禮拜六

王鈍根 等 編

十二期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禮拜六.2/王鈍根等編. – 影印本. – 揚州:廣陵書社,2005.10

ISBN 7-80694-106-1

Ⅰ.禮… Ⅱ.王… Ⅲ.文學 – 作品綜合集 – 中國 – 現代

Ⅳ.I2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12606 號

書　　名	禮拜六
編　　者	王鈍根等編
責任編輯	邱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 24–6 號　郵編　22500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glss@yztoday.com
印　　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　　本	850×1168　1/32
印　　張	410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94–106–1/I·27
定　　價	1950 元(全二十册)

凡廣陵書社版圖書印裝錯誤均可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1914 甲寅

禮拜六

第一百十一

THE SATURDAY
NO. 11

禮拜六第十一期小說目錄

霧中人面……迷眼
黑室驚鴞……天生寄庭
好男兒……劍秋
此中人語……指嚴
私塾……潛時
阿木林……馬二先生
天牢笙歌……海虞天憤
齊宣王問鶯……慕夸
閩中人語……是龍
可憐儂……林寒華魂
憧憧艷史……南郎
香草美人……小蝶

目次

猿猴偷些兒麻上來……一

霧中人面

（法國）小佛羅倍著　（瘦鵑譯）

一年吾搭著輪船「華拉」從紐約駛到利物浦去。搭客中有一位譚亞夫人出落得着實美麗。那彈得破的玉琴彷彿是致瑰花兩個藍色的星眸好似毋忘儂花所做的。他雖是生得傾國傾城却是多愁多病起先原爲了有病纔出來旅行不道病魔喜親玉人蕩澤戀戀不捨路上又生起熱病來這一場病十分利害過了幾個禮拜方始漸漸痊可正在這當兒慕地裏有一個消息傳來送入夫人耳中說他最親愛的丈夫犯了謀殺案了。夫人雖明知他丈夫斷不會做這勾當。然而人言藉藉不信又不得不信不覺歎了一口氣那謀殺案出在柏恩希司一時很動人聽聞不上幾天到處都已知道。被害者名兒喚做哈洛爾惠爾莫脫住在約克府一塊荒蹇的澤地柏恩希司邊上一所屋中雖是小小兒的沒有幾間却也幽雅宜人屋中並沒旁的人除了他自己外單有一個下人每天更有一個婦人朝來夜去替他預備食物料理一切瑣事。那「華拉」出發的幾禮拜前惠爾莫脫便踽踽涼涼獨自一人住在屋中那時就盛傳他和

脫的下人爲了父親辜世請假回去惠爾莫脫住在約克府一塊荒蹇的澤地柏恩希司邊上一所屋中雖是小小兒的沒有幾間却也幽雅宜人屋中並沒旁的人除了他自己外單有一個下人每天更有一個婦人朝來夜去替他預備食物料理一切瑣事。那「華拉」出發的幾禮拜前

惠爾莫脫陰險聰明天生一副伶俐齒牙譚亞豪爽穎慧天生一副坦白心腸兩人却都是多情種子不約而同的戀了一個又美麗又溫柔的女郎密麗生卡露女郎一雙慧眼早已瞧得親切那一個配做他的如意郎君便立了一個決心一夜在跳舞會裏兩人都向他求婚他竟拒絕了那富的哈洛爾惠爾莫脫允許了那窮的華爾透譚亞惠爾莫脫經這情場一蹶如何摺得下去外面雖裝着若無其事心裏早恨得牙癢癢地決意要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使那譚亞享不了那柔鄉艷福纔肯罷休有一回兩下裏偶然相遇又鬧了起來譚亞說惠爾莫脫是個卑賤的惡徒不齒於人類中間停言歸於好在兩個深坑上架起橋來後來見沒有效驗也只得聽他們了惠爾莫脫本是一個富家子平日不做甚麼事游手好閒過他的日子譚亞却在一家廠裏充書記做事勤敏頗受信用前途大有飛黃騰達之勢一天廠主和他說股東們要實行減政主義把他辭歇不用人來接手後來譚亞纔知道這一回的事實是惠爾莫脫從中攛掇所致不久雖又得了一個職司但是入敷不及從前豐富入不敷出一數多情夫婦幾有牛衣對泣之勢加着密麗生又紅鸞蜮似的弱不禁風時多病須得出去換換空氣無奈沒有錢可也沒有法兒想幸而來了一個好機

會原來他有一個閨友是個富家寡婦想要環遊地球願意帶他一同去譚亞同着他兒直好似魚兒在水裏如今忽地要做個勞燕分飛如何捨得只是醫生們說夫人必須出遊於病體上大有關係譚亞不得已只得做打了心腸放他去密麗生愛他丈夫直同生命原也一百個不願意離開他去後他免不得寂寞怎麼捱這無聊的光陰但是經不得他丈夫和醫生們頻番相勸沒奈何就答應了船兒出發後一路向東而行經過印度和日本到喀利福尼亞和紐約譚亞塊然寂處愿影凄涼一天忽而探得那惠爾莫脫又在那裏設法搖動他的新職司已有些兒頭緒了譚亞怒氣塡膺不能再耐這天晚餐後便大踏步向那惠爾莫脫的小屋去到了那邊那個婦人出來開門說密司脫惠爾莫脫正在裏邊只是晚餐後不見客了譚亞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橫衝直撞的跑了進去停了一會那婦人取咖啡到餐室裏去只見兩人對坐在火爐之前譚亞滿臉現着憤怒之狀那婦人回到廚房裏披了外衣戴了帽兒把後門鎖了預備走前門回去剛走到客廳中聽得他們倆口角的聲音譚亞大呼道你這惡賊奴你若是故故和吾做對頭將來總有一天叫你死在吾手裏那時正在晚上九點鐘時候第二天早上八點鐘那婦人照常到來先進廚房生了火然後入餐室開窗不道剛跨進門去脚兒絆在一件東西上幾何跌了下去低頭一瞧却見一個人躺在

地上一壁呻吟一壁在那裏勸婦人大呼一聲忙去開了窗放進日光來不瞧則已一瞧頭髮根根豎起只見那密司脫諢亞正躺在門裏邊不住的呻吟着右手握着一根挺大的鋼火棒上邊還黏着血和頭髮火爐前的氈上又躺着一人面目糜爛斗人無從辨識只瞧了他的衣服知道是主人婦人驚悸亡魂忙去報了警察警察們到時諢亞已復了知覺那婦人便把昨夜所見所聞陳述了一遍當下裏諢亞就被警察們捉將官裏去一場審過立定死罪那罪狀上說他先和死者口角但是並不用武停了一刻暴地裏聽得外邊澤地上有呼喊之聲便有一天叫你死在吾手裏的話一時怒氣塡膺便舉起那火棒來向死者猛擊死者面目糜爛足見他用力之猛接着他就想溜之乎也事有湊巧恰好絆在火爐前的氈上失足跌在地下正壓堅硬的東西壓將過去直至警察到時方始蘇醒鐵案如山還有甚麼話說諢亞力辨謹說他確曾和死者口角但是並不用武停了一刻暴地裏聽得外邊澤地上有呼喊之聲便一同趕將出去趕到門前不知道爲甚麼斗的跌在地上不省人事直等到早上那女僕家來時方纔回復知覺在於那人怎麼死的一概都不知道無奈他這一番話人家沒一個信他只得硬着頭皮等死期了密昔司諢亞聽得了這惡消息還有甚麼心緒去旅行即忙趕回來那時他在船上煞是可憐整日價不言不語不哭不笑兩眼直視着前邊一動都不動仿彿心碎的樣子有時在甲板

上也只呆呆的坐在艙角裏吾（自稱）便上去和他講話想趁此安慰安慰他密普司譚亞把兩個巨眼注着吾說道那些官中人怎歷如此不解事吾丈夫是何等人如何會殺人那是萬萬沒有的事吾只安慰了他幾句暗喚他不必悲傷將來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吾們一路回去兩天中天氣很好第三天上有些兒迷霧那知道霧漸漸加密起來船兒非常危險彷彿包在一件白白的大衣裏密不通風好不難受海裏邊便時有起火沈船的事鬼哭神號鬧得不可開交大霧迷迷漫漫了好幾天好幾夜不但目不能見幷且耳不能聽着實難過幸而一天午時霧慢慢兒的捲開去了船上搭客們都大喜過望在甲板上翹首望天連那淚枯心碎的密普司譚亞也微現一絲喜容大家正在眺望的當兒忽見遠處有一條黑線似乎是一艘六十噸的氣船開足了機向這一邊來「華拉」船上忙喊轉舵轉舵不一會那來的船便安然而過道時大霧初過淡淡的日光從雲中漏將出來大家猛可裏聽得甲板上一個婦人的呼聲破空而起道呀去見船長說道快停止那船快停止那船那人並沒有死好兒活着人家却說吾丈夫謀殺他不日便要處死船主請你快停止那船此時還有一些兒微霧沒有散盡那船已駛入霧中而去密普

司。譚亞。竟長。恐船長之前求他。設法。一面說道。吾並沒。誤認那惡。很很的面龐兒。暴的。笑樣子的。嘴唇明明。是那人明明。是哈洛爾惠爾莫脫。斷乎沒有錯的。只是他却沒有。瞧見那船的。名兒。有一個。船員說是。歐爾王。那黑色的。船身上。漆着白色的。字。瞧去甚是分明。無奈已駛了。倘不知所往。追也來不及。那船主原是個很仁慈的人。見這密昔司。譚亞。怪可憐的。便立刻通電到英。美各埠頭去。喚他們留意。歐爾王。汽船。又說明了。那惠爾莫脫的。容貌體態。俾便截留。吾們到了。利物浦。忽忽多日。華爾透。譚亞。就刑之期。一天。一天的近了。可憐密昔司。譚亞。懇着他。滿腔熱血。一顆。赤心。不辭手胼足胝。舌敝唇焦。想救他的丈夫。今日晉謁大員。明天拜訪法官。一面又上書國王。哈洛爾惠爾。奔走號呼。設法把那處刑之期。延宕下去。後來竟被他運動到了國王旁邊的秘書官。許他翻案。把指路曲。如今這手却又粗又笨。右手小指也一些兒不曲。明明不是他本身。從前許多人都堅說是。華爾透。譚亞。斷緩處刑。重行偵查。一時大家都咄咄稱怪。想那人敢不是哈洛爾惠爾莫脫。本身的。如今細細一瞧。也不覺疑惑起來。秘書官知道此中定有隱情。就下一個命。把

誰呢身上怎麼穿着惠爾莫脫的衣服又怎麼在惠爾莫脫屋中發見這可不是不可思議麼腦得不上幾天那哈洛爾惠爾莫脫已經捕獲解回起了一種悲慘的呼聲兩人都跑出去瞧是甚事譚亞斗的絆了火爐前的地氈重重的跌在地上脫見隱諱也沒用便直直截截的供了出來原來那夜他和譚亞正在口角的時候猛聽得澤地上失了知覺他却置之不顧自管跑將出去只見一個人影像飛鳥般一瞥而過地下躺着一人一動都不動低頭一瞧見面目已經糜爛似乎被鐵棒猛擊了幾下瞧那身材的長短肥瘦和他不相上下於是計上心來借此以報宿仇拖了那尸骸回到屋中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和一切附屬品和那人交換又把那兇器塞在譚亞手中這殺人之罪就穩穩卸在譚亞身上不論醒回來不醒回來總蒙着嫌疑他一面卽忙收拾收拾金錢要物穿了那死人衣服人不知鬼不覺的悄然而去究竟做了這忍心事心裏也懷着鬼胎到處怕被人察破廬山眞面日夜輾轉不安不久就改了安特路彼得的假名乘那「歐爾王」汽船潛離英倫幸而人家沒一個瞧出他是哈洛爾惠爾莫脫來直至當下宮中就把無辜的非爾透譚亞釋放重慈惠爾莫脫那一對多情夫婦從此益發多情兩下裏

黑室鴛鴦

（天生寄廬）

墨雲四佈雷電交集紐約郊外馬車一輛輪轔蹄得得時正疾馳於途車內坐夫婦二人適在敎堂行結婚禮畢現方往賃寓去也

新郎握新婦手探首問御者曰將至乎對曰未也尙有半里許新郎復問曰大雨前尙能抵乎對曰余亦不知也

猝然電光一閃屋舍倏現於眼前新郎瞥見精舍三楹列於其間乃大悅告慰新婦曰近矣

不料車衝石堦覺折其輪二人知不可再乘遂將車資付訖携手步行御者亦道歉而去

時烏雲更密雖咫尺間亦不能辨甫及門大雨傾盆下新郎急出鑰匙摸鎖穴啓扉入纔度檻狂風復怒來手未釋鍰戶已砰然闔矣

室內洞黑如漆新婦大怖厲呼乾克乾克則不應但聞窗外呼呼者風聲漸淅者雨聲聲聲入耳俄而電光閃爍室豁然新婦方見新郎正匍匐地上暗中摸索遂大怒曰何物湯姆竟以此鬼窟惜我儕作合登所乎余心惶惶不願居此

新郎慰曰有余在毋恐言次出火柴燃煤汽燈燈不亮再四燃之終如前大奇之忽聞新婦聲顫顫然又大呼曰乾克此何聲耶

新郎細聽之果於室隅有淒淒者作聲俟起俟止不覺訝曰此何物耶新郎附其耳低聲曰若鳥耳

時外間雨點稍稀雷電亦止新婦喘喘曰此間不可以久留余欲行矣

新郎勸曰外面雨未停點且黑暗莫辨方向不可造次

新婦曰余有雨衣在速借我行

新郎復慰如前曰此或蝙蝠聲勿懼俟余察之

行將半咪忽聞前途轆轤聲趨之果馬車也即駕之赴車站時末班火車正將開赴紐約忽忽登甫入座機聲軋軋車已行矣既抵即就旅館宿焉時雷電又作大雨如注二人復私慶幸於途也

翌晨天初明乾克即起身憤憤然赴其表兄湯姆處將與其間罪之師湯姆見之愕然曰清早來此何幹

乾克叱之曰。余非鍾馗不能爲汝捉鬼。故乘末班火車歸也。

湯姆曰。咦。其媒汽燈之不得開乎。余室內燈之總鍵。余每出必去之。免洩氣。余固忘以告汝。然曾假電話。語汝何汝不之答也。

乾克正色對曰。休糊說。任汝雖黃余終不信。

湯姆曰。然則汝聞鈴聲乎。

乾克曰。未也。惟聞細聲悉悉疑是魑魅作祟耳。

湯姆。頓足曰。是已。余常恐電話之被人竊聽。故將其裝諸室後臥房。又恐其鈴聲或驚醒睡夢。故將紙團塞其中。故雖響亦不震也。

乾克。乃頷首笑曰。我儕初以爲蝙蝠。余本尙欲加察。惜海琳不余從。此亦佳話也。容當告之。

時則一童子持信入。湯姆亟剖讀之。愀然顧乾克曰。若閱此信。竟有此巧事也。

乾克誦畢。目炯炯曰。汝屋果遭雷擊耶。余不信。

湯姆曰。爾等以何時離屋者。對曰。九時許。湯姆曰。擊時卽在十時。死生問相差只一句鐘已幸甚。幸甚。

乾克笑曰。然則汝知何物救我脩之命乎。湯姆登肩曰。此則未知。

乾克曰。即汝蝙蝠叫也。（不受酬）

（劍秋）

小俠情說　好男兒

夕陽如血。射玻璃窗幕而入。室中陰森之氣。為之一展。斯時也。乃有一少年軍官側其首偃臥於雪色之褥上。血濡濡自肋旁下。嗑其齒不作一呻吟語。旁坐一女子作看護婦裝束。一手撫創口。一手以白絲巾拭去肋旁之血。且拭且微歎。復時時以首貼少年之面。詢其痛楚狀。少年微搖其首不答。俄聞槍聲歷歷起自東北。忽遠忽近。少年乃張目問曰。我軍登山矣乎。女子答曰。登山久矣。我軍且追奔逐北也。若其毋虞。少年豁然微笑。此何地。紅十字會之戰地病院也。少年為誰。著者乃不得不追述其歷史矣。少年姓傅。亞俠其字。越郡良家子。畢業於優級師範。慷慨負奇氣。學問行誼卓絕時輩。旁坐之女子。則女界中盛名鼎鼎之朱婉娘也。二人少同里。長同學。及後又同肄業於上海。年既相若。舉業性情又相等。課餘及星期日。時時攜手同游。蓋各以未婚夫婦相視矣。既畢業。兩家父母以二人之才貌。乃天生嘉耦。萬無舍此而別締良緣之理。於是各遣冰上人正式訂婚。一段美滿姻緣。從茲成就。二人之喜可知矣。

婉娘無兄弟。其父母以僅此一女。不忍遣嫁。故亞俠乃入贅焉。成婚後。二人相得甚。翠翔亦寄寓未足彷彿萬一也。亞俠喜吟咏。尤善讀唐人塞上諸作。謂男子當爲甘英傅介子安能老死於三寸毛錐中與秋草同腐耶。一夕。三人方於燈下。讀至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正色謂婉娘曰。使我他日戰死。卿當何如。婉娘曰。君非軍人。寧有茲事。亞俠曰否。方今國勢衰弱。內憂外患。相率迭起。獷豺數年之內。必有大亂。屆時吾輩當投筆而起。爲祖國犧牲性命。卿其許我乎。婉娘曰。君能如此。有何不許。爾時當爲君祈戰。

亞俠以友人招。在滬上某校教席。婉娘則於家中設一女校。集女生數十。以破岑寂。遇星期六。亞俠輒自滬歸家一宿。一敘六日來之契闊。蓋滬杭雖相去遠。快車僅半日可達。往返固甚便也。一日。亞俠忽自滬歸。匆匆入門。手報紙一束。謂婉娘曰。吾輩已舉義於廣東矣。電音簡略。成敗不可必。然張督已抗者已無能力。吾輩當預備響應。恢復祖國。在此一舉。時哉勿可失也。言次。喜躍不已。婉娘亦憤憤曰。敗矣。復有何望。因自地上拾起。指謂婉娘曰。果不出卿所料。婉娘問何如。亞俠默然。翌晨。復購報紙閱之。讀未竟。遽怒擲於地。婉娘曰。張督雖遁。尚有水師提督在。事固未可料也。亞俠憤憤曰。敗矣。復有何望。因自地上拾起。指謂婉娘曰。

不見城門已閉黨人被執乎婉娘憾之曰君毋失望天下事敗者成之媒也今日之敗安知非他日之成乎吾輩但發憤自強而已亞俠憤稍已然怒氣猶勃勃也

桂花香裏詭軍特起白旂一片飛舞於黃鶴樓上數千年沈沈大夢忽焉驚醒青年志士咸奮袂而起乘其所學之學業投入武漢之學生軍旂下圌時上海已光復蘇州亦反正唯南京固守未下正陽關戰事方急亞俠歎曰此間需才甚亟男兒正有可爲何必僕僕焉遠適他方哉因與同志數人特別組成一隊號曰同志軍人數雖不多然皆慷慨敢死之士一面卽致書婉娘曰

吾至愛之妻婉娘粧次僕在此間已與同志諸君組織同志軍一小隊不日向正陽關出發聞彼中戰事甚急到達之日卽須準備作戰與敵人相見於血肉橫飛之下夫戰死榮譽也爲祖國而戰死尤榮譽之榮譽也僕此行不望生還併不願有馬革裹屍骨化青燐血濺白草軍人之天職亦吾輩之素懷也嗟乎婉娘僕今去矣本願與卿一訣行期在遲不敢以兒女私情誤國家大事如天之福殺盡敵人奏凱歸來爾時再與卿相見於凱旋門下未晚也倚馬書此不盡欲言

前書不云乎亞俠於星期六必歸乎自武漢舉義江浙響應滬杭二等車肉久不見亞俠蹤跡蓋已數星期不歸矣豈僅不歸且無一字問細君安否在尋常女子必責亞俠忘情願婉娘殊不然過致

授餘閱報研究紅十字會章程及戰地看護學日夕一編卷見者初覽測其用意所在一日郵差送一快信至婉娘讀竟即日遣散學生入辭父母先告亞俠從軍事次乃婉陳已志謂願入紅會作看護婦稍盡國民義務且與亞俠得時時相見並得以戰地實在消息函告二老左右其事乃勝於遠處內地將信將疑萬萬也二初甚愕然繼思婉娘之言有理遂許之

婉娘既得父母許可乃退自妝閣內伸紙磨墨作書兩函一致同學某女士之在紅會中者請其報名入會一致亞俠略謂來書已悉妾身爲女子不能執殳前驅爲祖國盡棉力至以爲愧今已請某女士介紹投人紅十字會担任看護君先出發妾當隨後蹤至戰地也書竟付鄰訖乃命侍女呼婢僕至諭以善事主人毋怠毋忽翌日天未明即起梳洗畢向堂上告別手攜革囊匆匆赴第一班快車行於時心急如焚不暇覩途中風景矣

午後抵上海下車後詢知亞俠尚未出發則大喜亟往同志軍本部訪之亞俠正與各軍官集議聞婉娘至即出見於接待處卒然問曰卿來何速耶既又縐眉曰僕得卿書已急電阻止戰危事也戰地危地也卿纖纖弱質寧能受此驚恐不如速歸婉娘不待其辭畢即止之曰君何出此言妾非國民耶君直接爲祖國出力妾不能間接爲同胞盡義務耶亞俠謝曰僕失言矣願卿見恕斯時亞

俠衣軍服。惡佩劍。黃金之紐。與鮮紅如血之肩章。輝映於日光之中。目爲之炫。亞俠乃益顯其英挺。不羣之概。婉娘注視不少瞬。亞俠指其軍服曰。僕服此何如。婉娘微笑曰。壯哉誠志士。服此乃益爲志士生色。願君無負此服。努力殺敵。亞俠曰。謹謝吾妻。僕當力踐此言。二人乃握手珍重而別。

某日拂曉。軍中下動員令。正陽關外。喇叭聲弗絕。我軍分爲數縱隊而以同志軍殿其後。俯拔有戰死沙場之志。今乃不得親臨前敵。意殊怏怏。因請於長官。願率同志數十人。衝鋒前進。長官壯其志。許之。維時敵人陣地。據一高峯之上。堅守弗動。緣此山橫亙南北。弗得即弗能越雷池一步。亞俠率其同志。直向高山進發。相去數百碼。乃伏地蛇行而前。敵人憑高瞭望。寂然如弗覺。迨距離既近。機關槍乃如雨下。亞俠冒死而上。山未及半。死者已十餘。同志中有請退者。亞俠叱之。願敵人之抵禦乃益力。亞俠大呼曰。今日進固死。退亦死。死一也。不如語未訖。而一彈至。洞左肋透其背而出。仆而復起者三。卒暈絕。亞俠既中彈。餘皆氣餒而敵人復由山顛疾馳下。幸援兵既至。乃得負亞俠。先徐徐退。著者至此。乃不得不述婉娘矣。婉娘別亞俠後。即投入紅會。隨陳明志願。求會長派赴正陽關病院。會長奇之。於時

亞俠已出發。婉娘乃水陸兼行。是夜馳赴正陽關。比至。則亞俠與敵軍激戰方烈。隱隱聞有槍聲。而已斯時。婉娘之心。乃如風中之紅十字旂。搖搖弗定。不知勝負奚若。幸而勝固如天之福。萬一不幸而敗。或更不幸而與尸歸來。將如何思。至此。乃自悔行程濡滯。不及與吾夫一語心曲而親送之於軍前也。既又自慰曰。婉娘爾何鰓鰓過慮。勝負何常之有。安見其不奏凱歸來乎。氣乃頓壯。俄而負傷者至。斷肱折股。僕然不一。婉娘初見頗駭詫。亟詢前敵現狀。則皆曰戰方酣。勝負殊未決。婉娘心怦怦然。讓者須知此非婉娘之餘也。戰場之上。子彈吁吁然自頂上過。非百戰老將。神色不變者蓋寡。況以弱女子初涉戰地。又有同床共命之心上人置身於硝煙彈雨間。與敵人爭生死乎。斯時槍聲愈烈。傷者絡繹。弗絕。俄有二人舁一少年軍官至。彈貫其肋。血點點流。弗止。婉娘見之大驚。伊何人。伊何人。蓋即同志軍首領亞俠也。親其顙。顙冰。按其手。手冷。全身呼吸已止。僅胸頭有微熱而已。婉娘歎曰。我固知君必死。然不料如是之速也。出師未捷身先死。豈非天乎。

軍中聞亞俠傷。爭來問訊。醫生拒不許入。斯時亞俠已僅絕。知覺盡失。越數小時。乃徐徐甦醒。回視婉娘在旁。遂執其手曰。卿非我親愛之婉娘耶。乃於何時至此。婉娘哽咽不能語。頷之而已。既而忍淚曰。醫生有命。二十四小時內不許發言。君其安睡。亞俠微笑曰。謹謝卿囑。卿在此。僕心安矣。顧

以。劍。蒲。甚。血。流。卒。弗。止。婉。娘。背。之。而。泣。亞。俠。憤。然。曰。男。兒。死。耳。何。泣。爲。且。卿。不。憶。嘗。日。所。戰。死。之。言。乎。越。一。晝。夜。創。乃。益。甚。亞。俠。知。不。能。起。乃。呼。婉。娘。問。曰。僕。死。卿。當。如。何。婉。娘。泣。曰。君。萬。一。不。幸。妾。唯。相。從。於。地。下。耳。亞。俠。正。色。曰。卿。誤。矣。僕。死。已。無。以。對。卿。父。母。卿。亦。有。父。母。然。僕。有。一。兄。二。弟。不。以。兒。女。私。情。忘。天。倫。大。義。乎。婉。娘。淚。落。下。霪。咽。不。能。答。亞。俠。忍。痛。言。曰。我。親。愛。之。婉。娘。豈。不。願。與。卿。携。手。於。地。下。乎。顧。權。衡。輕。重。卿。萬。萬。不。可。死。婉。娘。泣。曰。謹。遵。君。命。然。妾。雙。親。何。豈。非。須。護。守。吾。夫。以。盡。孝。道。乎。言。畢。亞。俠。乃。力。疾。握。其。手。曰。卿。能。如。是。僕。死。瞑。目。矣。遂。朗。吟。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之。句。含。笑。而。逝。軍。中。皆。歎。慕。不。置。曰。好。男。兒。好。男。兒。

（二名盜桃源）

小說家　此中人語　（指嚴）

盜。人。胸。襟。有。人。之。窮。而。無。行。者。也。古。人。謂。盜。亦。有。道。余。友。語。石。生。謂。余。曰。盜。亦。有。才。有。學。有。識。而。且。有。志。節。有。人。有。土。有。財。用。焉。子。寧。不。疑。乎。爲。荒。唐。滑。稽。之。詞。徒。撰。此。幻。境。以。譎。世。乎。不。知。乎。固。能。道。其。某。君。所。親。歷。而。曰。鑿。鑿。可。證。其。曲。折。情。狀。皆。余。脫。宦。某。君。梁。溪。人。也。少。失。怙。特。遂。輟。學。叔。業。農。於。山。野。地。隣。宜。興。之。張。渚。丁。蜀。黍。山。叔。以。其。文。弱。慫。慂。願。以。坐。食。爲。厭。乃。使。之。收。舍。牛。

而繩聽鄰兒讀欣然忘食致失其牛捐金贖之始返璧受叔痛撻幾斃乃使樵採薪足山徑間歸遲舉確荊棘叢刺脛踝往往流血或挾破書坐枯樹根迴環誦遇生字無人質問輒仰天號哭四山怪響林鳥悲鳴以應之既而日暮風蕭雲慘漸暝若有猿啼虎嘯令人心膽寒栗不得已荷擔自歸則薪芻不能盈握叔怒其怠輒不與之食忍飢終夜未明而起叔有女年略稚於某兩小無猜憐其悲泣時背父母分甘以慰藉焉某苦飢則就女訴衷臆女懷餅餌餐飩以進顧叔見之必大詬奪而飼女每乘父未起時私致之故某於晚間不得食則蜷臥草間不敢聲息遲曉光入戶乃逡巡伏雞埘下候女之來而索食焉以女職司飼鷄曉必啓柵放也女謂某盡勤猶採多所取則叔必稍喜或不聽君梏腹某感謝之顧終以好聽隣兒讀又貪看山景取薪輒不能多時某凡過村塾必徘徊窗外注意其講讀遇生徒出聒而絮問之雖受呵斥不顧又不敢徑問其師旋以積餘餅餌易得破書一冊益喜如士人之獲科第商賈之慶厚利者自是研摩益勤得薪益寡而敗里內村塾之門皆有某之蹤跡焉叔父知之怒愈甚嘱塾師俟其來痛毆之無使逭遁有某先生者長厚有學行憐某實無辜而好學於是勸其叔許某入塾允不取束脩叔笑曰田家大小須作苦安得豢養閒人且某無辜而好學於是勸其叔許某入塾允不取束脩叔笑曰田家大小須作苦安得豢養閒人且幾見牧牛兒能發迹欲考秀才作官耶先生如好意能使彼每日歸吾薪四束則他非所問矣先生

唯。唯曰此大易事他日作封翁還嘗一念老夫也遂收斂之且勉以勤館某學業大進而東薪多於往。時叔父亦大喜過望稍稍優待之某感師恩刺骨師家之擔薪汲水亦不勞他人也師憐其過勤轉勸以休息某終不肯少怠年餘已能書算文理清通師忽感疾不起殮殮之日某痛哭失聲幾欲以身殉衆勸其暫歸自是每日必至師寢擔薪汲水如故事畢輒持所習經書向師柩前讀且讀且泣聲淚俱下師母力勉之乃罷未幾師葬矣某躑躅墳前哭不可仰衆既散某猶徘徊不去將暮三年仿子貢故事叔父怒斥之某亦不辨至晚不歸途失蹤不知所之

叔既失某以為近日漸得用有希望頗遷怒師母指為獨匿幾搆訟師母恥之欲自戕兩村人和解叔老病死無子僅二女其一嫁堵亦不甚豐即懷餅餌餉某者也一倘幼叔母愛女甚恆私穀產錢幣以遺之族中爭為繼嗣瓜割其產殆盡叔母日夜號泣與幼女煢煢對影無何堵潦於博喪其田產從人他去不歸女苦姑惡遂與母相依自是母女三人作苦以自給倘不免族人子之欺一日有少年來村中衣履華潔姿態翩翩偏問某家無恙否今安在蓋所問者即某某叔父姓名而叔父屋故某覓而不得也村人指示之有舊相識者皆父之故宅已為族人子所據母女徙居祖祠旁小屋

驚曰子非某耶固尙在且富貴矣於是爭送致之母女處相見悲喜交集某又邀其師母至爭道契闊頷手相慶族人子亦自媿無狀乘間來獻媚道慇懃置酒宅中某乃出橐中縑帛及美麗之物相報且徧饋村人衆咸聞訊別後事某約略言爲貴家贅壻而已居一二日挈其叔母二妹及師母與其子去久之師之子歸始洩其始末於村人某亦時往來村中事益膾炙人口衆方慫恿之不暇求敢譏也某自謂師既葬忽忽如有所亡自視世界雖大無復已容身之處因思塵網束縛終不能自脫若守故轍又不能遂已之初願不如掃除煩惱歸根淸淨則佛燈禪榻間未嘗不可潛心典籍乃決計走空門拜長老求剃度披緇以了此生憶村之西有古刹僧徒數十百人生涯尙稱不惡試投之或不吾棄也於是踵寺門道來意長老以無家長允許還證不之允叩求再四則呼小沙彌送予歸問予知必遭叔父鞭撻執不可長老遂留予庵中助伙夫執爨予不勝苦似知山中古刹甚夥大可擇地而蹈既非好相識又何戀戀爲乃晨起遁山中山距予村約二十里許連亙百餘里其間重巒疊嶂絕壑奇崖曲折無盡予樂而忘飢時予已私剪髮辦棄之頭鬈鬈然面目黧黮絕似行腳野僧初得一庵問予非從師門受戒者不肯給食遂去之抵一寺又問如初予乃詭言某寺某長老剃度未及受戒而病作又被盜其資斧故倀倀無所之僧以爲然始得一飯大喜越日予乃露求

受戒盡僧以予無來歷終依違未決予乃復行時入山約已三十餘里矣落落無所合予思前途大抵可知心念惶悚志氣頓灰又遇土人言復進且有盜窟輒擄人勒贖誤入者非輸金不得出予初聞大懼卽欲返步既而思予反而境遇如此身世如此何所顧忌而畏縮且彼等有金故盜擄之而勒其贖我既無金何贖之有死生有命吾得深山古寺遂其初心固爲大佳否則盜而死者亦命也乃鼓勇前行巖壑阻深徑益逼仄長松蔭落落叢樹蒙翳蔽虧天日鳥啼猿嘯出其中人迹罕絕不覺心悸然終無退志久之忽得一洞門內頗窈折深黑試探之旁豁有光自後出但容匾極仄僅可側身藤蘿垂蔓鉤棘衣袂渾疑鬼怪捉人約數十武頓開一區域上漏天光下爲小石室室中有椅桌器用幷柂枷錡釜之屬多以石爲之似有居者然闃其無人轉視對面有大石當路方覓旁徑再進忽左方石門呀然開有二人出態皆雄猛以鹿皮爲短後衣手脚瘢露見予獰笑曰孩子來此索糖果耶予未及答卽牽予臂曳之入室中矛戟森然幷有火器槍櫈臚列盈架予視之心膽俱碎知土人言非無因然旣入虎穴明知甚怯亦無益乃侃侃言誤入之故請放還一人獰笑曰孩子頗白晳予數日來正患無惡藥具天送汝來供吾飽嘗異味不可空過也因挈予臂自後出予念彼殆食人者命盡於此則何如忍鞭撻之爲愈乎天殆怒予不孝弟故驅之死地耳嗟嗟叔父叔母暨余所

親愛之妹今而後安得復相睹耶時凶人曳余出後院則方池大竹雜卉繽紛風景之佳一如昔有天地遠而望之平陂曲徑方罫繡陛歷歷如畫余此時命在呼吸不復諦觀凶人謂予曰速入池沐易予不喜汝垢膩且可一顯玉體之柔潔也予不得已果解脫敝衣褲入池浴畢凶人視之面有喜色乃擁予就石上坐撫摩展視意極狎褻旋令予側臥將就淫之予驚呼伏地求免且曰乎淸白良家子亦嘗讀書識字者乎不妨姑試之大王正缺一書記員賤吾等訪覓云有重賞子姑舍之試不合格再易予不遲凶人始釋手則呼者已至前令余仍衣故衣訖曰從予來予知好事將至欣然從之出四山環匝綠樹如壁蔓然數武以往馳道縈互廣袤容車馬居民稠密樓閣迤邐雲更進則漸成繁市闤闠皆具平居服食養生送死之用無不備交輻地圖而已雖斗室亦淸潔忽憶門前有揭櫫署板出視焉則延賓室第十號六字也予意良慰謂彼固以賓待予者須臾呼者偕一人至其人衣冠頗華美狀類文士詢予姓名居處一一告之因令指一小室謂予曰爾暫入此吾自能相顧語訖而去予周視室中無他物惟几榻數事及壁間懸一幅地圖而已雖斗室亦淸潔忽憶門前有揭櫫署板出視焉則延賓室第十號六字也予意良慰謂彼固以賓待予者須臾呼者偕一人至其人衣冠頗華美狀類文士詢予姓名居處一一告之因令浴往來熙熙攘攘殊不知人世間有理亂事未幾至一府第闕觀魏峨槐棘森立儼然王者居門外則四山環匝綠樹如壁蔓然數武以往馳道縈互廣袤容車馬居民稠密樓閣迤邐雲更進則漸成繁市闤闠皆具平居服食養生送死之用無不備交輻地圖而已雖斗室亦淸潔忽憶門前有揭櫫署板出視焉則延賓室第十號六字也予意良慰謂彼固以賓待予者須臾呼者偕一人至其人衣冠頗華美狀類文士詢予姓名居處一一告之因令浴往來熙熙攘攘殊不知人世間有理亂事未幾至一府第闕觀魏峨槐棘森立儼然王者居門外則四山環匝綠樹如壁蔓然數武以往馳道縈互廣袤容車馬居民稠密樓閣迤邐雲更進則漸成繁市闤闠皆具平居服食養生送死之用無不備交輻地圖而已雖斗室亦淸潔忽憶門前有揭櫫署板出視焉則延賓室第十號六字也予意良慰謂彼固以賓待予者須臾呼者偕一人至其人衣冠頗華美狀類文士詢予姓名居處一一告之因令

予試作文字大都如書札式予既受某先生之教談以待約炊許予事已竣勢既至此亦遂無所覬覦坦然呈之文士閱罷有喜色曰雖不大佳然孺子可教也旋命呼者伴予彼乃入呼者向予笑曰子得所矣稍頃可見王者勿忘老夫推穀情也予立起長揖以謝旋見一人捧衣服至命上下易新袍褶紈袴生平目所未睹易竟復有人傳宣入見呼者乃辭去予再四謝之呼者曰勿爾他日煩君齒牙可耳予遂從宣召者行歷殿數重始得一便殿形階丹陛儀制尊嚴殿上傳呼入見予徹睨之中間設座如榻一人箕踞面南坐衣冠甚偉旁有書牘簡冊之屬積疊等身侍者分行鵠立至數十人殿之左右亦有几案積書牘如中央狀似分曹而隔間已廢跪拜禮但三鞠躬可耳予村野人不知鞠躬何物頃間又未閑習乃以意爲之拱揖至地如是者三侍者幾失笑王者問子來甚善年幾何矣予登殿將拜跪侍者忽傳呼曰勿爾此間第十曹記室方缺子可充之能引往殿隅席間坐几上案牘頗多心惱惱焉恐不勝任略一繙檢乃其文義淺顯已殊一一明瞭竊自喜益復徧覽大都皆命其黨屬運解鎪糧之語有勤厥職則懋賞當有加也予唯唯受命由侍者例得問第一曹其人倒屣試予之文士也如是者每日晨九時入曹十二時午膳午後二時

入曹六時乃退晚宿直廬所居宏廠而幽潔人各一院花竹羅如予此時以爲天上神仙不啻也且入學士之風予既受王者之寵獎乃益自刻苦讀書史輒夜分不寐精神頗況瘁王者知之又賜乃日廣居然亦能時發短論王者亟賞予敏捷謂院中人等宴談款以酒食或論古事或及時務予之見聞乃日一休息謂之來復休息日王者必邀予等宴談款以酒食或論古事或及時務予之見聞乃日一休息謂之來復休息日王者必邀予有才學有過予者予必師之有一長予必諄諄以節勞幷賜參茸補益之劑予感激刺骨益思得當以報凡諸曹中學業有過予者予必師之有一徑出入餘則層樓疊嶂鳥道盤空人迹所不能越也居民約百家土性桑麻穀稻俱宜惟交通阻礙類皆自食其力故貧瘠殊甚十年前俠盜十餘人至此愛其四塞可防守中且自成一區域遂與居民申約法施禁令據而有之居民頗得受其保護遂皆悅服於是盜黨漸集築宅鬻妻子天王之姪孫也祖曰洪大全死於永安州之難子孫世襲王爵及太平亡大善從其家人遁浙閩時一如平民初僅推一盜魁任規畫事參贊四人副之盜魁朱姓名大善自言明裔又曾改姓洪太平大善爲人偉岸有膂力豪俠敦篤好士如生命諸少年樂爲之死不甚識書而嗜文學閱武之暇輒集葛部入太湖爲盜慨然思有所樹立乃得此四山間隙地小試其創業垂統之經

暇手不釋卷能娓娓論古今治亂事曾中肯綮既得四山間地與諸參賀商榷定名曰會同鄉取奄有四海之義鄉方積約百里畫爲十區區各設正有議會有事務所區直接於中央府中央置統領一人即王者也其制略如君主而還公民之俊秀及畜部之有才德者四人爲總務處其大權則在議會總務處所辦文件分十曹即吾所補缺者其第十也此外無閑官十曹中幹業等研究會注重實驗敎育尤竭力推廣敎師取於鄉中不足則延聘於外不惜重金就事他方者仍據發達本鄉之義務且守秘密主義如背約則削其籍焉鄉中一切治理經費悉歸財政曹皆營業地稅所得若劫掠之財則別設內府曹以統轄之予所掌爲交通曹其事專在知外間劫掠盈耗情形內容頗鄙穢且他盜黨之不文者淫殺殘酷無事不與吾相觸接惟黨中人有犯淫殺者歸偵探曹稽察之有實迹則交法曹治罪焉全鄉凡士民百餘家盜黨移殖及諸曹務挈家來者約二百餘家共不滿四百家而治法悉備科條整密黨人與士民相親狎婚嫁往來線有禮意子女皆入校讀書求學蔚然文明氣象予既居此年餘文字之進步頗速公然能起草凝條敎發揮論議大統領見之轍賞歎不已又二年大統領乃謂予曰子之才此間人殆無與倫比乃境遇蹇蹭無家室奉養之樂吾嘗爲子成全之吾有內姪女會讀書明禮誼貌亦可人子如以爲然者吾當擇吉敎之侍子

巾。　楠予惑媿不勝唯唯稱謝遂於數日後行合巹禮大統領命賜一大宅奴僕器用具備賀者餽贈極豐予自是擁豔妻作富家翁矣予既得志思叔父母不已然此間例非公事不許出予乃求予妻設法始得托關查名義出山省親云某事既洩於衆有欲探險者輒迷其徑某時挈叔母師母等歸鄉祭掃衆習聞其山中情狀惟終無自由問津之權耳

指嚴曰賢有才者不能得志於當世乃退而甘心於盜某所遇者豈尋常綠林嘯聚者流哉無終之田疇扶桑之虬髯非直桃源避秦而已何物使君生吾並世

私塾

（設置小說）

（潛時）

困。人。哉。永永清晝不曾小年暑日炎炎侵人欲醉兀坐短窗下汗淋淋如泉湧忽微風習習自紗窗入。隱隱有聲迴繞於耳。若斷若續蓋鄰家有私塾二三童子讀日詩云子曰其中苦哉童子當此酷熱之天日與嚴師相對低吟高誦長日未能少休息因憶余舉爲童子時亦同一狀況至今思及猶似鬼魔之在前芒刺之在背也。

及。猶。其。膊。紅其。睛。黑其。肉。令人一望而知爲鄉間學究而童子對之則閻羅不曾也。塾師忽舉目見余素詫者。余於是出街。至窗下暗窺。師南面坐。盤其。

私。塾。與。余。家。僅一。牆。隔。其。窗。正。臨。街。而。塾。師。亦。余。素。

辮。赤。

余。曰汝乎趨入。夏間有何樂。覓不來就吾一談耶。余應聲入。師復顧其徒曰。去休。明晨當早來。書須熟。否者將打煞矣。諸童如奉綸音。咸歡忭舞蹈而去。

余坐曰。師熱乎。師曰。否。心靜自涼。熱云乎哉。汝失養性之旨矣。言已。揮扇不止。余笑而問曰。高足輩讀何書。師曰。是何必問。四書五經外。尚有何書可讀。如彼輩則四書將畢。今復授之以講義。惟童子爲其升堂然後再教以入室之法。言至此。作得意色曰。如吾之爲人。師者幾幾如鳳毛麟角矣。余笑而贊曰。然其形狀之怪言論之奇則猶不止此。移時忽謂余曰。汝以孔子爲何如人乎。余曰。僕不敏焉能知。師笑曰。是誠難知。蓋孔子乃一最無用之人。師之擴口張目伸頸聳肩無一不使人發噱。之爲人師者。怕死之人也。當其被執於匡人。則神昏智亂。無所措手。僅僅道出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二語。平日智能無所施。後顏回歸來。則曰吾以汝爲死矣。其爲此言。即所謂悲喜交集聲淚俱下者。謂其無用。謂其怕死。誰曰不宜。然孔子又有險狠與嫉妬二性。吾嘗觀彼見南子而子路不悅。彼則中心恨恨。故覓咒子路不得其死。其陰狠之性。顯而易見。至其嫉妬。則見季文子三思而行。彼則曰再思可已。子貢方人。彼又曰我則不暇。其不樂成人之美之處尚多。汝於書中細味之。當知吾言非誣。

言畢。復作恨聲曰。孔子誠小人哉。彼固云君子惡稱人之惡者。然彼於微生高則竭力破其隱揚其私。言行反復。君子固如是乎。無怪微生畝謂其爲佞是誠佞之尤者。汝意云胡哉。余此時笑腸將折。勉強又答曰。唯唯。師怒曰。汝何善唯唯而不文若是。余曰。師怒余。師言眞別開生面者。使僕五體投地。師果與孔子同時人。又將謂瑜亮並生矣。師喜曰。汝亦吾之知己也。吾所言固不苛。實卽吾所謂中之精髓者他人烏乎知。汝何幸而有此福誠不薄。余笑曰。與師一夕話。羅漢散熱度於十丈之外。直不啻清涼散一劑也。夕陽下矣。敬告歸師。起而送余。且曰。果時時來就吾而正焉。則吾固非吝者。汝之獲益當無窮日矣。余仍笑而唯唯。揖謝而出。

阿木林

小紀

某夜。某劇場。演某名劇。觀客甚盛。座無隙地。後至者不能容足。輒懊惱而返。

九時後。忽來二女客。隨一婢一媼。乘「摩托卡」駛抵劇場門。則昂然直入。案目鞠躬笑迎。似爲稔客。

二女客既入場就座。媼呼婢媼取衣包及水煙袋來。二人乃易衣。吸水煙既而案目又奉水菓兩大

盤。三炮台紙烟一包至而茶也瓜子也亦紛紛並至於是狹案之上爲之無餘隙。

此時一幕告終。電燈燦然通明。劇場看客神志略蘇。忽羣移其視綫集于二女客之座上。但見二女客一著氷綃衣裙。全身白色。若籠烟霧一著玄紗衫袴。花紋斑斕。文彩照人。白衣者梳墮馬髻。髻辮飾淡紅色絲結。飄飄若巨蝴蝶。以年卜之。二人雖有所閉。初不介意。既而幕開劇作。二人時複指點互相告語。若有月旦特語。音甚低。似人嘗在花信以上。而雙蛾淡畫。脂粉薄施。遠望之實不啻二八女郎。予是衆人有竊竊耳語互相猜擬者。二人雖有所閉。初不介意。既而幕開劇作。二人時複指點互相告語。若有月旦特語。音甚低。似不欲使他客聞之。致妨觀聽者。

俄而白衣者召媼來。耳語良久。媼便去。尋案目。亦耳語良久。案目旁謝曰。「此實不能爲力。余若爲而點首者再。遂返座觀劇如初。

而點首者再。遂返座觀劇如初。

之。必且見斥于管事者。不復能容足于劇場矣。幸爲我謝焉。」媼返命。白衣者復與耳語良久。媼笑而

劇終。看客紛紛散。二女客徘徊劇場門側。不即去。媼則獨後立扶梯傍。若有所待。久之。忽一少年自劇場內趨出。媼急尾綴與語。少年始則駐足聽詞。未竟。少年輒大怒。叱曰。「余不識若。乃獨以余爲無恥者。而敢以此種勾當相引誘耶。」媼色變。遑遽出小語曰。些子事。何便值得如此聲張作態。迭

逃趨出。至二女立所。牽裾同昇摩托卡。語隱約不可辨。但遙聞遠風吹送三數字至少年耳鼓曰。「彼……阿木林……不如……」

著者曰。「阿木林」云者。將謂少年歟。彼二女之所以語嫚嫚之所以語案目者。殆以「非阿木林」望諸少年歟。惟是彼二美者。力足以迴劇場內千百人之視線。而不能化少年之性使不爲「阿木林」則夫「阿木林」之所以爲「阿木林」者。殆非易遇者也。是不可以不傳。

（薄暮青桐數株翠竹千挺明窗四啓書籍橫陳此吟秋主人避暑所也主人卜居城中每遇春殘則偕一量徙處此鄉別墅以消長夏墅中花木宜人水石清潔南軒闢地寬廣綠陰蔽天夕陽在山主人則呼僮烹茗移小榻握葵扇踞執卷冊以徜徉此樹下又其南則一泓清水澄澈可觀池之東南隅綠樹叢雜一角紅樓不知誰家棲息所也北望青山雲態萬變俗慮消滌盡念不生主人益悠悠自得。）

天半笙歌

此中況味非城市人所可得者。

一日吟秋以恆例納涼樹下忽聞歌喉宛轉順風飄漾傾耳聽之似出於池南高樓中吟秋深居簡出初不審其鄰爲何如人驟聞歌聲知此中人必非俗客。吟秋固嫻于音律者。辨音按律知必爲女

于○所○歌○約半○時許○歌聲○頓止○樓窗○呀然○而○
吟秋●觀●此●景況○驚遽●而起○及審視○而樓窗○
惟時●夜●色●昏黃○樹影●憧憧○撲人眉宇○吟秋●
庭●花●木○生意●倍添○吟秋●則●攜卷●持扇○徜徉●
悠○揚○中則○紆緩○繼乃○急疾○驟聞○笑聲則窗○
自此●每●日午●後○吟秋●必●納●涼池南●高樓●中○
不○遽○閉○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殆吟秋○
一夜○吟秋●步月●過●前溪○忽有●一●英俊●少年○
亻亍●而●來○謂之●曰○君非●吟秋●主人●乎○夜遊●眞●難●得●也○吟秋●
詢●其●姓●字○則佥●劍●虹○卽池●南●高樓●之●主人●
克●令●君●來●吾家●一●晤●聚●也○吟秋曰○是鳥●不●
愛●歌●邪○明日●君來○當令●山妻●一●奏以娛●佳●
越日○吟秋●整●潔●衣●服○繞過●前●溪○至則●已有●
君●久●矣○請入○吟秋●振●衣而●進○劍●虹●下●樓而●
迎○聚●談●頗●快○移時○吟秋●倚●欄●北●指●曰○此
卽○余●聽●歌●處●也○劍●虹●曰○待●女郎●佇●立以●待○審●視●卽●樓●頭●揮●巾●人●
女郎笑言曰○

齊宣王問爹

滑稽短篇

虹曰予幾忘之矣當令山妻速奏也女郎則由內室取一留聲機置几上扳機舖片歌聲豁然劍虹曰此最新之片純歌而無樂音者余二人愛歌而厭樂乃出重價置得之吟秋曰余幾疑是君鑒眞也歌既畢女郎則以紅巾拂拭之轉向窗外揮巾不已吟秋曰是胡爲者女郎曰吾揮去其塵穢也歌也吟秋笑曰是非一日矣女郎曰然劍虹亦笑曰吟秋君謀矣三人皆大笑不已

（慕秦夸）

師事之故有心培植少年者咸遣子弟負笈而肄業焉

先生講於前小渚縈洄於後自朝抵暮無刻不聞吟哦之聲此何所乎閩清五都湯先生書齋也

青草平鋪人蘊藉多材多藝性嗜古非秦漢以上書不讀教授有方終年無倦容學子自而立以下爭

生讀在館與同鄉黃茂才長卿子君文相友善長卿者日新之莫逆交也

吳日新之人不嗜煙原唯先生書齋涼風習習毫無暑意騷人逸士遊其地者如縷不斷先

生均資之友之庚戌日新同長卿至暢談痛飲意欣欣如也

時嘗遊月炎蒸逼人不

長卿性狡黠喜諧謔雖摯友亦恩弄之以爲快閒啓元誦大學至苟日新句低聲問之曰學應乎啓

元博然長卿又曰嘗應童子試否耶曰侄年九歲足跡不及五十里外又焉知所謂童子試者乎長卿曰居吾語汝凡應試者遇廟諱均避而不書廟諱者天子之名也夫天子雖尊去吾疏遠呼而詈之猶知者矧僅書其名耶乃猶不可不避若夫令尊生而汝鞠育長而汝敎誨今于廣衆之前直誦其名其如禮何啓元曰唯唯敢問將奈何長卿曰子誠痴而不可訓哉盍以家父二字代令尊之名諾乃高聲曰湯之盤銘曰苟家父又家父朗誦不輟

姓湯乎縱其忘吾名亦不至自忘其姓名可諱姓何不可諱耶啓元絨默無語

時君文受先生命外出適返見其父與日新喜溢眉宇不知其父之戲弄啓元即啓元與其同學亦

日新聞之怫然而怒讓長卿之戲謔非時批啓元之頰告之曰子唯湯先生之言是聽可也先生非

平啓元曰諾乃高聲曰湯之盤銘曰苟家父又家父朗誦不輟

其名乎縱其忘吾名亦不至自忘其姓名可諱乎

之孰知者矧僅書其名耶乃猶不可不避若夫令尊生而汝鞠育長而汝敎誨今于廣衆之前直誦其名其如禮何啓元曰唯唯敢問將奈何長卿曰子誠痴而不可訓哉盍以家父二字代令尊之名

卿曰居吾語汝凡應試者遇廟諱均避而不書廟諱者天子之名也夫天子雖尊去吾疏遠呼而詈之猶知者矧僅書其名耶乃猶不可不避若夫令尊生而汝鞠育長而汝敎誨今于廣衆之前直誦其名其如禮何啓元曰唯唯敢問將奈何長卿曰子誠痴而不可訓哉盍以家父二字代令尊之名

元博然長卿又曰嘗應童子試否耶曰侄年九歲足跡不及五十里外又焉知所謂童子試者乎長

閨中人語

珠簾。不捲。寶鴨香溫。窗前芭蕉數株。綠葉紛披滿覆小小庭院。不使一輪炎日面其主人。可愛者蕉陰也。是屋之主人為一美少年時方擁其嬌妻喁喁私語少年嬉度頑臉笑逐顏開妻似意嬌聲膩語曰郎休矣終日尋花問柳不顧阿儂冷落床頭人又非黃臉婆彼心上人美麗若安琪兒只應天上難得人間遂使阿郎顛倒不復畏人之多言阿儂心碎耶然以儂所聞豈果天仙花兒不樂聞有厭煩亦祇一尋常女子貌僅中人舉止輕薄性情浮蕩此乃桃花柳絮阿郎何徵逐其間視同玉寶其殆世俗所謂情人眼內出西施乎言罷唏噓欲笑不笑纍其秋波微微斜少年面以待少年答覆

（是龍）

少年聞此嘲語柔聲言曰吾愛乎請毋妬我何嘗言卿貌不佳卿情不戀者彼石家小鳳果嬌小可憐。婢婢不如嫋嫋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弗着卿試思之此言何味哉凡為男子莫不樂人之溫存體貼慇懃小心此技實為婢妾輩所優為而為我愛卿所不屑至於脈脈含情心心相印若離若合可接而不可近者人必尤為之顛倒卿其易地思之當知我言非不確也

少年語至此妻卽笑而起曰郎愛恭維乎儂亦優爲之郎自不早言耳請自今始儂當事事出以溫存以博郎歡使郎評之阿儂果較小鳳孰若也少年大喜頻親其吻

夕陽西下燈火齊明天晚矣無何六街人靜夜色深沈少年自外歸忽一變其面目之路徑潛身踰步行至臥室窗外向內微窺其妻方挑燈理刀尺觀其態度狀甚幽嫻自得少年諦視久以指着窗輕彈數下其妻開聲回首向窗外大聲曰若爲誰何爲鬼鬼祟祟作此醜態曰我也曰郎耶既爲郎儂豈無戶者何爲舍之而不入曰我將由此入卿其啟此窗曰厭哉窗起少年入趨執其妻之乎

向耳畔低語曰累卿久待得毋以沈寂故怨我遲遲耶曰郎何日不如此者誰怨沈寂來絮絮何爲

儂室豈無戶者何爲舍之而不入曰我將由此入卿其啟此窗曰厭哉窗起少年入趨執其妻之乎

輕彈數下其妻開聲回首向窗外大聲曰若爲誰何爲鬼鬼祟祟作此醜態曰我也曰郎耶既爲郎

步行至臥室窗外向內微窺其妻方挑燈理刀尺觀其態度狀甚幽嫻自得少年諦視久以指着窗

夕陽西下燈火齊明天晚矣無何六街人靜夜色深沈少年自外歸忽一變其面目之路徑潛身踰

存以博郎歡使郎評之阿儂果較小鳳孰若也少年大喜頻親其吻

少年語至此妻卽笑而起曰郎愛恭維乎儂亦優爲之郎自不早言耳請自今始儂當事事出以溫

存以博郎歡使郎評之阿儂果較小鳳孰若也少年大喜頻親其吻

少年語至此妻卽笑而起曰郎愛恭維乎儂亦優爲之郎自不早言耳請自今始儂當事事出以溫存至此乃格格笑不可仰其妻異而詰之少年曰卿日間何云乎非謂自今始將事事出以溫存以博郎歡使郎評之阿儂果較小鳳孰若也少年大喜頻親其吻

少年語至此妻卽笑而起曰郎愛恭維乎儂亦優爲之郎自不早言耳請自今始儂當事事出以溫存以博郎歡使郎評之阿儂果較小鳳孰若也少年大喜頻親其吻

夕陽西下燈火齊明天晚矣無何六街人靜夜色深沈少年自外歸忽一變其面目之路徑潛身踰步行至臥室窗外向內微窺其妻方挑燈理刀尺觀其態度狀甚幽嫻自得少年諦視久以指着窗輕彈數下其妻開聲回首向窗外大聲曰若爲誰何爲鬼鬼祟祟作此醜態曰我也曰郎耶既爲郎儂豈無戶者何爲舍之而不入曰我將由此入卿其啟此窗曰厭哉窗起少年入趨執其妻之乎向耳畔低語曰累卿久待得毋以沈寂故怨我遲遲耶曰郎何日不如此者誰怨沈寂來絮絮何爲

隨手閉窗縱身入我懷竊竊道一日之思暮今朝卿力拂我意殊令人失興其較小鳳果何如哉妻乃笑曰儂已忘之矣當以明日始郎其許我乎少年笑而頷之

翌日之晚少年匆匆入房故履戶闥躓而顛其妻愠現曰郎有何事匆遽乃爾儕大年紀乃若小孩

謂。予。
卿。抑
不。何。
屑。可。
爲。笑。
少年。
躍而起。笑語之曰。吾愛汝不痛我。扶我。撫摩我而反譏我。小鳳。當不若此吾果
也其妻笑。少年亦大笑。
記者曰。今我國女子。竭力步武西方美人。苛賣其夫。彼使其夫獨於彼婦對於藐砧之柔情軟語
殷懃。貼。
勤。體。
貼。
不使心上人有一毫不快意者。漠然無動於中。如此而欲求一雙兩好。笑態盈盈。無或
無或一反目不葵難哉。余遊此。余蓋有遺憾焉。

嘘。天地無情誰憐儂！吾不料以一腔熱血澆灌女界自由之花竟結此酸苦之果我今日之死是爲我二萬萬女同胞於一情字上犧牲性命爲後者作殷鑒免我多數親愛之姊妹再沉淪於恨海中也嘘女媧你爲甚的天不補嘘精衞你爲甚的海不塡留這遺恨在世間任這情魔擾兒女那鴛鴦也會雙飛那樹枝兒也會連理可憐儂還不如世間一禽一木呀這紅顏薄命四字竟萬古不滅麼吾不信吾願死吾願速死化禽而啼平空的寫出這段文字來吾已無能爲力了諸君很爲詫異夫不知這就是可憐儂書中之可憐主人翁瀕危一段淒淒慘慘嗚嗚咽咽的寫了出來這是我們一個惻隱之心是我們一個惻隱之心知閱者諸君不要說奇拋掉數分鐘工夫聽在下慢慢的道遇着哀情之事陡然發現出來的道理請問哈哈在下著可憐儂平空的寫出這段文字來吾話說亞洲天都郡白鶴縣地方有一個熱心的女士名喚秀儷夫人素抱着一個拯救女界的心平日與他的公益到也不少如什麼天足會呢貧女教養院哩很有幾樁是久爲都人士所欽仰的一天忽想起白鶴縣這個地方風氣閉塞家庭教育一點也沒有就想辦一個女學堂替這女界中數

千年的黑幕掀開了放一線光明進去也好讓這些酣睡的姊妹們覺醒想罷打定
先生書房裏去告明了此事你道這先生是誰呢即是他最親愛的Husband姓俞
個熱心志士現充每校堂長他們夫妻間感情素來濃厚當時聽了他夫人一席話
的道能得夫人這麼熱心這不是那些女同胞福氣來了嗎但是一層我是個窮措
開辦經費狠爲難呢且這樁事不是我們二人可以成功的不如邀幾位同志來襄
想看那秀儷夫人聽罷沉吟了半晌道若說經費這一層嗎到不打緊妾處尚有點
妹們造福也就不管他拿去售了來作開辦費到是辦事這個問題眞狠難解決當
半天後來到還是他夫人想出說道那年贊成我們辦這天足會的王旭山金潛溪
你就忘了麼他聽着拍掌笑道我眞是古調翻新的終日裏爲着那些什麼ABCD溫禿師利夫
都關糊塗了不是你提起我覓一時想不出於今即寫幾封信去請他們來參酌你
部分事好了夫人聽罷退了出來

隔不到幾天那王旭山等就議定舉了本城一個碩儒姓洪名紫鏡的老先生做了
了管理兼修身國文教員還有一位潘女士充算術教員到是缺一個教務的主任
大家想了許久

都想不出。忽見那金酒溪跳出座來。高喊道。範畢業的於科學上都狠有點門徑手工尤爲擅長無奈是個文君新寡諸事就有點不便若論他的人品眞是冰清玉潔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沒個人去聘這樣個好敎員來呢。秀儷夫人聽着這道得了！我們同村有一位倪閨隱女士是申江女子師範畢業的於科學上都狠有點門徑手工尤爲擅長無奈是個文君新寡諸事就有點不便若論他的人品眞是冰清玉潔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沒個人去聘這樣個好敎員來呢。秀儷夫人聽着這道得了！我們同村有一位倪閨隱女士是申江女子師

稱允沒多幾天。這女校果與辦起來。內容規模一切到也完備。那閨隱女士乘此時候。果也來到。夫人。見着他那付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樣兒。就欽佩親熱到十二分來求學的女子天天的接踵而來。初進時衆人都各道既有此人才那就好極了。我即修函去聘請他。其餘的事還要望諸君幫助才好。彼時衆人都各

再說上文說的那王雪樓看官諸君你道這個人是誰呢呀在下至此竟不忍寫下去這就是此堂中主任翁的一個命中纏魔星他是個東瀛的留學生這個留學生却與別個不同若論他的才貌

是學富五車貌比衛玠襟懷磊落名士風流平日眼光是狠大的他常言道天下沒得個眞情的女子那紅樓閨閣就懷着一股驕傲之氣倚着父兄的榮貴把天下騷人墨士就視得如弁髦一般偶

然解得幾個字讀得幾部書就要模仿那千古美人的態度來對月長吁臨風短歎到以後不是鑽

穴相會就是踰牆定情漸漸的那醜穢名聲傳播出去弄得沒個好結果那小家碧玉或有一二好

的。又芝家庭教育亦經不免爲登徒子所誘引至於說到現在女學生身上那就更該死胸中懷着點皮毛科學就把世界上最寶貴的情字看低了下去只曉得什麼男女平權婚姻自由的話鬧個不休一種情絲隨風飄蕩甚至遇有晚間到馬路上去充作野鷄打打客人他以爲樂利雙收把平時校中所受的教育都忘了你說可成話嗎他抱着這個想頭放那兒女情關隱之後把以前的理想都飄到汪洋大海裏去了頓覺世界女子竟是不能一概而論怎麼就孤芳自賞呢想到這裏那腦筋內即現出總總的幻覺來一時這心就如劣馬奔騰樣兒跳個地裏各起了個變慕心不能發這愛情於言表又不能洩這心事於聲墨既不能我是個什麼意思我如紅樓中寶黛的結局了。自這學校開辦以來光陰似水歲月催人忽忽的已過了一月那時恰是杏花天裏雕寒食節不遠了。昨天早晨秀儂夫人正在房內看那些女生的工課忽見閨濕笑着走了進來道姊姊好勤呀這般這是後話不要去說他。

歷絕早的就在這裏理課了無怪外間人言姊姊熱心這麼看來真是名不虛傳我在上海多年也沒見過似姊姊這樣勤的老師夫人聽畢笑答道你不要過獎這是我們應盡的天職也不算一回什麼事我到要問你今日這麼早跑到敝齋來必有緣故請語我無妨閨隱欲言欲止者再四明日是星期天假去到先夫坟上哭……言到這裏那聲音就低了下去了心等歇晉你去好了校長跟前我自會說的閨隱聽着這句話道多謝姊姊憐愛浦命八誰感五中那眼眶就紅了出來那時夫人看着他這個樣兒就也替他凄楚起來言道好妹子你不必傷明日天晦路上行人跡稀空山杜鵑聲急惟有故城地方遊人仍是絡繹不絕於道這是什麼道理這是白鶴縣東鄉一個最名勝之地那上面有樓台水閣曲檻彫欄下面有楊柳千條桃花萬樹眞是一幅絕妙的武陵春色圖其間有一人憑欄自語曰時已不早盡歸呢看官諸君不曉得這個地方

那個中人。就。景。

惻惻哀生死縈。心傷腸斷杏花天。哭君。縱。有千。行淚。一點。難流到九泉。

自憐。薄命。似文君別鵠離鸞不忍聞。無奈。年年。寒食節。一杯。麥飯奠新。坟。

靈犀一點苦於茹。繞膝無兒悲獨居。薄命。世間留德。燿伯鸞地下痛何。如。

浮生若夢倘耶眞。寂寂光陰淡淡春。生不。同衾死同。穴何時重見塚中人。

這個人聽畢。忽低聲言道。呀奇怪！這個聲音。熟得狠。嗎怎麼竟想不出是誰來。呢莫不是我那意。

人麼。何妨去看看。復一。想道。不好。這桑。間陌。上。男女。究有點。瓜李之嫌。然心中。是。這麼。想。那。脚下。

就。不由。他。說。話。一步。步。的。竟將。近。逼到。那。女子。背後了。那個人。至此。已是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的。光。

臘炬。重。燒淚。已。盡。

春宵。再。繭恨。難。休。

（未完）

（不受酬）

慘慘艷史

敘言

吾友倦倦越中知名士也丰姿濯濯極似張緒當年人亦蘊藉和平毫無城府仕京某要職喜結納文人逸士每與友人談謔批風評月口角津津屢一遇粉白黛綠者流即矜束若處子絕口不道倦倦有時爲勢所迫虛而與之委蛇然自守極嚴從未越雷池一步人見倦倦屢有奇遇始終不爲倦倦所迷疑其曾經恨海風波飽嘗辛苦故能勒馬懸崖不肯輕身一試不知非也蓋倦倦內助極賢閨房之內琴瑟雖雖海上三山又有一神交之膩友情天萬里缺憾毫無故此外縱有天仙化身倦倦觀於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情以專用而始眞若倦倦者信人間之情種矣余與倦倦交最久夙知其底蘊茲略述其在京所遇之歷史介紹於讀者諸君之前當可証明倦倦爲今世之奇男子斷非好色登徒所能望其項背也倦倦眞姓氏例不能宣布至所遇諸人一一均用眞名草蛇灰線曲折可尋世有明眼人或能按迹以求恍然於倦倦眞面目爲誰某也

（一）

燕京花事消息靈通凡佳麗新自南方來各報例爲之鼓吹以發動耳目元年七月間都下喧傳有楚館者新樹幟石頭胡同長春班謂本一女學生不幸失足至此工愁善哭頗視清高市儈就範均不能得一垂盼吾友惜惜既飫聞之然未注意也七夕爲兩友所嬲偕作北遊駐車至石頭胡口造門訪焉粥粟雖瑣進既訖顧獨無楚館其人者坐候片晌始見一白衣人搴簾而入雙眉掩月圓臉生霞高髻雲堆長身玉立一種秀麗幽閒狀態迥非青樓中人詢之始知即楚館乃適應他客酒約回也惜惜既見楚館心頭鹿撞忐忑幾不能自持楚館視線亦專注惜身上二友瞥此狀乃推惜惜起曰吾輩倘俗無福享受此美人君與君既脈脈有情想三生石上早結精魂易速定杵臼交耶惜惜顧不願強之再始首肯乃移坐楚館室中二友皆諧談間作議論語喁喁喁詰其家世楚館慧眼早知惜惜爲多情人願二豪侍側不使暢言乃覷他人不注意時輕遞惜惜手中惜惜寤而瘞之而二友未知也

惜惜小史

惜惜得此矜秘如獲珍寶不肯示人既歸私於電燈下讀之其文曰

若非結緣在先何能一見如故儻固薄命郎必有情有萬縷愁絲非君莫解倘護花有意所明晚十

游獨臨寒軒以當細訴愁情諒有情若君必不以妾爲不可數也海儉学

惜惜讀既迄覺傾佩之意與愛慕之心一齊灌注腦海楚館之手紙雖只寥寥數言覺桃潭千尺不能抵此深情而才高詠絮字妙簪花幷深慕歐西女子海倫之名以示慕蘭其識見之高尤足令市儈何相見之晚耶設相逢在十二年以前則此一重公案不相逢未嫁時此詩特不啻爲我咏也

櫛才八一齊頫首惜惜乃喟然歎曰嗟嗟海倫倘何相見之晚耶設相逢在十二年以前則此一重公案不相逢未嫁時此詩特不啻爲我咏也

案易極解決今則休矣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詩特不啻爲我咏也

夕遵楚館約子身往訪惜惜此往知非爲情所迷蓋欲詳探楚館家世將設法挽救之使出濫溷

而登茵席也晤面後寒暄既訖彼此追問生平惜惜告以家浙江系出太原楚館聞此語色驟沮若

被觸電所觸者惜惜見此狀疑甚窮詰其故楚館卒不肯言惜惜轉詰其真姓氏則以姓張名漢民

對蓋楚館家本吳門望族累世簪纓惟家支不繁家道中落髫齡時先後失怙特依舅氏居不幸舅

氏於一年後病歿孥孥無依遂爲鄰人所誘賣墮入上海煙花隊中時綴十二歲耳楚館素沉默性

善哭淪落至此益觸景生悲紅燈綠酒之場往往涕流如縻龜鶉又時時虐待遍體鱗傷蓋天下無

告之窮人莫楚館若矣年十六遇杭州某公子一見心傾某亦憐其貞靜沈淪爲之脫籍惟某氏家

規至嚴不敢公然納爲愛室乃暫厝楚館於海上子身返浙冀先請命於嚴慈後乃挈之返楚館雖

將信將疑然自忖某公子情逾膠漆山海曾盟此行當不至誑我詎料王郎一去雁杳魚沈擲遍金

鍍遠人不返不得已乃親往武林偵聽延至一月之久始得某公子手書謂家庭專斷行動不能自由彼此情緣勢難復締前途珍重嗣善自爲謀楚函得此瞥知已絕望乃痛哭返滬自傷薄命紅顏生不如死一條戀帶途擬了却塵緣繼旁人勸匪再四始止嗣有女友數人憐渠境遇乃集資送入某某女校肄業朝弦夕誦孟晉過人歐文諳加科學鑽深而香妙心靈無不頭頭是道光陰迅矣瞬息三年昔時貧助之人風流雲散學費既已斷絕勢不得不離校他適乃借居芝眾路某氏處樓卑屋淺漏洩春光一般浪蝶狂蜂時時窺覷且客人籬下不能不作仰面梅花自由幸福幾於剝脫殆盡鎮日除以淚珠洗面外幾無絲毫歡趣後有人欲以強硬手段串同某氏劫楚爲妾楚探知其事遂深夜同侍婢某者潛赴京都先是楚有契客某供職京曹楚來京擬乞援手翼再入學校以竟所業詎楚館北來某已南下望門投止寄宿無人孤苦徬徨進退維谷此種凄苦情形雖木石心腸見之亦爲之濕透青衫一對雙人幾變爲一對淚人矣之亦當酸鼻飢來驅我不得不再落風塵楚館叙至此已嗚咽不能成聲直欲放聲一慟憧憧聞此讀紅樓夢常以黛玉自命一讀黛玉傷心事輒爲之流涕故粧台上紅樓夢一書幾爲漢民之情淚

憧憧既悉其歷史形迹自是日親每逢休沐日輒命駕訪既至非縱談時局即相對無言漢民素喜

所溫透惜惜常語楚館曰汝爲黛玉惜我不能爲怡紅公子奈何楚館聞此語作何解惜惜曰汝自知之吾此時亦不願向汝明言也

後自知之吾此時亦不願向汝明言也

惜惜旅京雖一載於情場風月恒視之淡然此非惜惜無情也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惟情之所鍾能專一乃爲可貴惜惜夙號情種如楚館之才之色且特遇惜惜如此纏綿懇摯覓不能動惜惜之愛情則知惜惜愛情之全部分已施於彼所尊愛之一二人更無第三人足以撞入堅城中掠奪其一部分之情而去則惜惜對於楚館其不願用情質有不能用情之原因在然其無情正是以眞情

牛月以後惜惜與楚館交益密深憐痛惜形影相依旁人不知個中底蘊者必謂惜惜將與楚館結不解緣向日業所寶貴不肯浪用之情已爲楚館魔力吸收盡矣然即情亦自覺楚館用情太墊設長此以往不表明己之心事匪特無以釋旁觀者之疑且恐楚館悞入情網之中日後益難解脫乃從容語楚館曰爾我相知已成莫逆惟我腑肺中有至誠質之一言不能不奉告想卿冰雪聰明必能見諒我自見卿以後覺卿之清才麗質足令余敬之愛之更無幾微不滿意處況承卿以青眼相待愛我之深質較他人有霄壤之別余非草木詎不知感第荅荅在上予實別有隱衷今余非

不愛卿實有不願并不能愛卿之勢此心只有空王諒難向如花說得明卿爲無語花嘗能明我心耳楚館閒斯言淚盈盈欲墮惜惜又繼續言曰男女愛情分兩類有儀式上之愛情有精神上之愛情一夫一婦伉儷和諧儀式上之愛情也男女間發於情而止於禮千里一方兩心相印精神上之愛情也然無論何類愛情可一不可分可專不可泛雖情係一無邊無際之物可以遍及萬類第用專注則自始至終具唯一之堅心雖迭經患難生死之交終不能奪其所愛予雖不能效古人之所貴之愛有所尊貴之愛情均已各有專注之處故我雖憐卿惜卿敬卿親卿愛情再施於卿之身我之言此固爲卿所不樂聞特我既合此苦衷勸慰至楚館有笑容始握手而別（不受酬）

（未完）

香草美人

海娜。衣。自與若儕理論。予力已盡。不能更飾。汝夫當式本奇與海娜語時。衆咸大怒。而妄者且復狂言。以爲阿父召我何爲。式本奇惻然如天人降。凡既至則向式本奇鞠躬曰。

言至此乃展輔而笑以手理其衣上佩瑞態度愈類天人飛見海娜天生莊嚴出語亦復鏗鏗亦已

已動乃復乘機言曰我訥也特村中之父老聽之當吾父召我時似聞有人告我謂將獻我於敵以

求和好然我固未嘗信此傖言蓋以我訥也特村乃爲有名之獅國雖三歲孺子亦知荷戈殺敵恥

人以彌賈袒其初蓋惑於諜今忽特遭此嚴詰則不禁大慚乃靈默然不語海娜見狀喧陡寂知意

言和我矧胡伯來亞乃爲我族之國仇方今皇帝蒙塵各處城堡盡已爲彼軍所攫滅父老不顧乎

今彼軍中之執役者鞨衣垢身形狀若鬼何莫非我土耳基種人而彼軍人笞之乃如笞狗戚且以

刀刃爲鞭策血涔涔下不之恤嗟乎父老彼細伯來亞人之待吾儕尚有人理也耶今吾土耳基人

已如殘燭受風不久且熄然尚有一綫之希望能使我土耳基種復放莫大之光明於地球上者其

唯我訥也特乎以我思之凡我父老當以國仇爲念弗聽彼諜使我阻國一旦淪滅吾人死苟有知

又何顏對我歷世之祖宗於地下言至此乃少息修眉微竪一若不勝其憤怒者於是衆復大噪山

谷爲震然其音浪乃與前次弗同此怒蓋怒仇也此時復有一最高之聲浪起自旨堦之下直欲破

空而飛曰衆父老無噪戰與守一言決耳衆視之乃士希爾也則衆口一聲咸曰戰戰戰士希爾曰

譬有再言和者衆人殺之衆乃高舉其矛呼曰願如白羽翻飛大似麥田爲風所吹漪如疊浪而矛鋒上轟則又如密箭之被春雷也查革使者本在衆中耶毋使之遁式本奇曰縱之可令歸告彼軍中之大狗謂周彼得大神泥甚行且喝茫蠻之血於是查革方默坐帳中以待消息見使者歸即曰若儕歸乎曰歸矣查革曰然則巳將香草美人來乎又曰若輩奈何血涔涔下也使者惶恐言曰主臣臣辱命甚乃爲彼訥也特人所創查革大怒筋虬虬突膚而起目赤如燻炭遽躍起以足蹴使者曰咄汝狗汝乃辱我命慢之當以軍法處爾言已左右顧令衛士曳出杖以軍棍不死且下獄使受苦虐顧怒氣猶弗息必欲踏平村堡盡屠居民以報弗獻香草美人之仇乃以軍符飛召潔而非令其出軍攻堡弗勝無歸於是濕而非領兵而出此時訥也特堡上戈矛已布滿爲日光所照爛然作異彩射人眉睫其中一人持巨斧而立儼如天神者望而知爲士希爾也士希爾在堡上望見敵軍即大呼曰衆視之彼軍來矣吾儕其待之耶言時排衆

之。弈。曰。盾。媼。濟　言　斧。
且　而。勇　之。軍。乃。時。果。柄。
出。歸。哉。軍。亦。如。果。見。目
令。士　濕。成　齊。斬。見。灼。灼。
曰。希。而。紛。聲。須　右。灼。
有。爾。非。數。而。至。四。翼。徵。
退。者。叱。之。月。向。後。而。退。遙。見。一。壯。士。跨。馬。遲。
似。之。曰。止。弗。見。英。勇。乃。如。昨。乃。撫。巨。
之。衆　各。敗。英。勇。乃。如。昨。乃。撫。巨。
衆。乃。大。呼。曰。吾。父。吾　誰。
濟。死。樂。也。士。希。爾。熹。揮。衆。
前。進。厥。勢。乃。如。疾。風。偃。草。

（未完）

斧。
柄。
目
灼。
灼。
四。視。衆。壯。士。乃。羣。呼。曰。吾。父。吾　安。
翼。徵。動。一。隊。黑。衣。之。軍。應。聲。而。出。
兕。已。下。堡。出。城。堡。上。壯。士。乃。大。呼。
曰。祝。君。聾。弗。生。還。吾。見。汝。濟。
盾。護。其。身。如。龜。之。負。殼。但
見。無。數。短。足。疾。趨。而。前。
能。待。法。當。前。撲。士。希。爾。曰。善。
然。則。格。來。纲。一。軍。先。出。

凡兒女之愛情過蜜轉因細故而失魚水之和心與心相距口與口相較朝反唇而暮又相昵愛之熱度乃展轉而增高如紅樓夢中之寶哥哥林妹妹是也而夢郎與阿萱亦復如是初恨會少離多芳魂飛而相思殊苦久別重逢之日歡愛輒逾常度今也終年厮守寸步不離於是關角鈎心漸變情出於矯也阿萱作奇語曰夫婦而相敬如賓者是禮勝於力之戰不復相敬如賓矣夢郎嘗作奇語曰夫婦而相敬如賓者是禮勝於

阿酸。慘。澹。之。兩。玉。蔥。麻木而顫。廢書而起。身如負重。足軟於棉。俯首撫。鴛鴦之枕。廢然而臥。淚花如雨。洗其

阿萱。首。書若干封。愛情之紀念物。如儂之影。儂之約指。須臾。見還也。書不盡言。專待來命。

舞。日之事。當一掃而空。如煙銷雲散。勿留些子愛情之渣滓。爲儂名譽上之汚點也。儂之詩若干。

夢。郎。汝其忘之耶。今將焉置儂者。嗟乎。阿儂到此。芳心碎無那。傳君尺素。書君果負心到底者。則

招。衆。目。恨。諧。矣。」如。是云云。儂聞之。熟矣思之。重思之。君之言。殆詐也。年來薄倖之。郎。必別有意中人在。

儂。自。恨。目盲。草草委身。錯成大錯。好尋已。非痴心。如昨。爲郎。憔悴於茲三年。迴首當年。携手留園。

不。諧。矣。」如。是云云。儂聞之。熟矣思之。重思之。君之言。殆詐也。年來薄倖之。郎。必別有意中人在。

相。思。之。苦。何。絕。無。一。語。重申。往。日之盟。而書中必叮嚀囑。儂曰。「勿以書報不幸而漏洩。春光事

阿。夢。汝太薄。倖哉。別數。年矣。儂身。自珍。如玉。猶爲。君守。也。君來書。歲不過。一。二。次。雖簡口說。

第。二。女。友。乎。嗟乎。溢用。愛情漫無。歸宿。是輕薄兒之行。勁也。夢郎。夢。郎。汝殆。怡紅。公子。後身。耳。儂常。

稱。者。汝。不。舊。力闢。一。夫。多。妻之。謬乎而何。以。口。非而心。違之。有所。謂女。友乎安知。題紅。而外。不更有。

試郎曰彼女友當念郎甚郎亦念之否郎輒掩僞之口愾然而變色以爲阿僞不知郎心乃妄以貳情疑郎也今竟何如者題紅之書胡爲乎來哉題紅舊來阿萱不可堪矣而就意越一日夢郎之又一女友曰秋梧者一紙情書恰恰與題紅不期而遇飛到萱娘莊閣矣其書甚長摘錄其旋動人之語如左

秋梧固題紅之女友也君樂得題紅而友之君亦知見而歆羨者有葉底春蠶之秋梧乎君秋梧秋梧則從題紅案頭省識個郎人面久矣秋梧拙於咏絮性却耽吟願得君而師之耳

莊重個女郎秋波太媚個女郎眉山軒軒巾幗有鬚眉之氣於是夢郎阿萱掩口笑於旁旋以喬粧廬山眞面也夢郎曰善因偕往兩媚果皆被欺則相與品評肥瘦曰個女郎身太苗條個女郎容不小喬饒有天仙化人態人間尤物也阿儂與菊郎孰美阿萱曰菊郎爲大喬君爲小喬而曰盡持此往示阿姑阿母老人目鈍或不能窺破也阿儂笑卿卿是男子必對此吻此畫中愛寵也夢郎曰遇莫郎又欺儂矣是非郎與菊郎之喬粧耶堂鬚眉乃商量好事者夢郎指點而笑曰左題紅右秋梧也阿影片中雙麗人携手並立而裙下雙鈎都爲芳草所小影猶珍藏於行篋中也萱曰盡以示我夢郎曰卿戲耶無端弄人欲戟指詈郎曰促狹兒亦算逢場作戲耶無端弄人欲絕書中添注三字改五字然否秋梧書中字之逸二書細勘之果如夢郎言跡其字則二書固出一人手一經道破果胎花手筆也萱於是破涕而笑卿如不信予爲汝背誦書中語萱曰誦之夢郎曰雖然予客吳中時誠得一二女友其小影片中雙麗人携手並立而裙下雙鈎都爲芳草所簇中也萱曰盡以示我夢郎曰卿果如夢言跡其字則二書固出一人手一經道破果胎花手筆也萱於是破涕而笑卿如不信予爲汝背誦書中語萱曰誦之夢郎又曰雖然予客吳中時誠得一二女友其小影猶珍藏於行篋中也萱曰盡以示我夢郎乃取以示萱小小影片中雙麗人携手並立而裙下雙鈎都爲芳草所簇中也萱曰盡以示我夢郎曰卿戲耶無端弄人欲戟指詈郎曰促狹兒亦算逢場作戲耶無端弄人欲絕書中添注三字改五字然否秋梧書中字之逸二書細勘之果如夢郎

告。二媼二媼復持影諦視則所謂個女郎秋波太媚者夢郎也個女郎眉山軒軒出櫚有翳眉之氣者。菊郎也則各失聲而笑

夢郎之賞鑑美人也有以異於人者眉不喜澹而不喜抹朱傅白衣不喜濃豔而喜淡素謂天然眉之轉失其媚美人之面自有異彩若借脂以紅借粉以白是抳美人耳至於裝束宜淡雅如梅花婢紫嫣紅皆足污美人色相者也阿萱自適夢郎後於是自頂至踵裝束悉主裁於夫婿阿萱生小喜衣絳嫁後仍衣之夢郎欲以雪衣易之阿萱不從焉然阿萱衣絳更饒妖媚則夢郎所謂詫紫嫣紅皆足污美人色相者乃一偏之見非確論也一日夢郎之戚某氏有老人蹙於堂阿萱隨胡媼往賀是日阿萱特地儇粧豔裹黛其柳葉之眉脂且粉其桃花之面非欲冶容也蓋其姑胡媼命之耳入喜慶之家不宜作淡妝素服須知俗尚誇張人競華侈裙布荊布不足以示儉徒足令人賤視

耳且阿萱每顧影自喜今日出門著意修飾殆欲與粥粥羣雌向鏡影花光中大家鬪麗看阿誰爲第一也時夢郎已先阿萱往有頃阿萱至見者皆竊竊指點曰誰家女郎美而豔或且偷目視夢郎亦忽忽言旋遽問萱曰今日胡忽冶妝如是豈以資人耳曰夢郎殊不喜纖且大慍見個郎目眈眈個郎曰灼灼夢郎皆以爲看阿萱也則竟怒人以目

餓。看。爲。樂。耶。萱曰。君言謬哉。人看儂。豈便攝儂影去耶。人有目看儂。儂非木。雖泥塑者。君豈不知避。

耶。且。君。不。嘗曰。方今世界開通。男女泯瓜李之嫌乎。今君乃於儂之面人之目。恨不設障以隔焉。甚矣。君。

君之開通也。至儂今日作此裝束者。承阿姑之命。非悅已而冶容也。夢郎窘於詞不能奪理。徑泣曰。怒雪妹時。

適繞人而鳴。蓋啼飢也。夢郎竟遷怒及之。賜之以足。幸未中雪妹知機脫然而遁矣。阿萱。

怒雪妹不嘗怒。儂也。儂何過。儂何過。夢郎怒方盛。則負氣登牀面臥。是夜阿萱往就阿母宿。且

嘗向荊人負荊。匏躬如也。阿萱撲嗤一笑。遂爲悔孟浪矣。詰朝。乃請阿母爲和事老。母乃挈夢

阿萱。殊。好。潔。衣。必。自。浣。濯。食。必。自。烹。飪。閨中一。席地。必自。掃而雙趺。聳。束。殊不。良於行。夢郎。見其。

踝。踝。腰。腰。步。步。可。憐。輒。嘵。嘵。饒。舌。止阿。萱。勿。操。作。謂有。婢媪在。何勞身親之哉。阿萱。不。聽。夢郎。思有。

洗。澣。烹。飪之。術。可以代。卿之勞。也。萱曰。羞。此豈。男子。事耶。被人。笑。煞矣。夢郎大。慚。乃不。復。蓄。此。

瑣。屑之。志。然閨。閫之。內。每向。阿。萱爭。壺。奪。帶而。洒。掃焉。阿萱。嘗曰。姑試之。苟不。稱。職。者。罰汝。長立。於。

以。分。其。勞。於是。萱。浣。衣。則。觀。其。浣。衣。萱治。食。則。觀。其。治。食。萱曰。何一。跬步。不離。耶。夢郎。笑曰。予欲。習。

閨。門之。外。夢郎。畢。覺。書。生。舍。咀。嚼。文。絕。無。他用。攏。鬟。雖。細。事。竟不。能。刮。垢。磨。光。俾。四。邊。淨焉。阿。萱。

曰。何。如。君縱欲分我之勞不可詎也。幸爲儂弄兒。或抱雪妹一臂之助。其在斯乎。夢郎曰。諾。阿萱好。動。曰。不之。願。曰。誰。敎汝身親瑣事。徒自苦耳。予數言之矣。汝乃逆耳而不納。夜乃以倦態向人。要郎憐惜。終日操勞。入夜乃有倦容。持踵曰。痛扶腰曰。酸。夢郎則亦持之扶之作入情之體。炙有時或負氣。耶。邊。予萱曰。君不憐儂之憊乎。夢曰。予欲汝息力積勞。正所以憐惜汝也。汝聞予語輒如風過耳。之。間。又闢。笑。無猜矣。

（未完）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已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簏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逕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界之蝨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應盡抄襲家一如前法

本週刊第十期勘誤表

第一版	第四行	歐喜菩薩	歐喜菩薩
第五版	第十二行	又	又
第六版，	第一行	又	又
又	第七行	又	又
第十一版	第七行	又	又
又	第八行	又	又
第十四版	第三行	又	又
第十七版	第十二行	又	又
又	第十三行	又	又
第十八版	第十一行	又	又
第二十三版	第六行	又	又
第十六版	第十行	又	又
又	第二行	又	又
第二十七版	第十一行	又	又
第二十八版	第一行	又	又
又	第九行	又	又
第二十九版	第十二行	又	又
第三十版	第九行	又	又

第十一字	歐誤爲敖	第十字	第十字
第三十二字	鬼誤爲寬	第十九字	第十九字
第十三字	屬誤爲寬	第十九字	第十九字
第十二字	之誤爲大	第十字	第十字
第二十五字	旦誤爲且	第十一二字	第十一二字
第二十六字	寬誤爲寬	第三十三字	第三十三字
第三十七字	泊誤爲箔	第十字	第十字
第七字	準誤爲正	第十五字	第十五字
第十九字	的誤爲時	第二十六字	第二十六字
第十九字	是誤爲時	第三十七字	第三十七字
第十字	少誤爲豪	第十四字	第十四字
第十五字	狂奴誤爲懋豪	第二十七字	第二十七字
第二十六字	遙誤爲遙		
第三十七字	析誤爲折		
第十四字	臨誤爲凌		
第二十七字	倩誤爲猜		
	騙誤爲戰		
	託誤爲托		
	疵誤爲疵		

誤讀表

第十二行	第五字	土誤爲士	
第十三行	第九十字	玩今誤爲近要	
第十二行	第八九字	玉人誤爲愛嬌	
第一行	第二十七字	追誤爲殆	
第二行	第三十三字	知誤爲面	
第十三行	第二十三字	覺誤爲覓	
第二行	第八字	待誤爲御	
第十一行	第四十二版	田誤爲日	
第四行	第四十五版	猶誤爲猪	
第三行	第一版	悄誤爲消	
第四行	第二版	補誤爲調	
第十行	第三十二字	喜誤爲善	
第十一行	第一字	徵誤爲徵	
第一行	第十六字	補誤爲補	
第九行	第五版	經誤爲經	
第十行	第一字	果誤爲固	
第十三行	第五字	果誤爲固	
第四行	第十九字	風誤爲猶	
第五行	第十六字	喜誤爲善	
第十一行	第十三字	予誤爲子	
第七行	第二十六字	經誤爲經	

禮典
THE SATURDAY

禮拜六第十二期小說目錄

天白……予爲皇帝……
惜儂……窮鬼……
是龍……黑兒……
野民……煙扦子……
劍秋……亞尼愛城記……
夢亞……鵝子……
夢亞……巡警捕盜……
葉甸……花鼓戲……
休寧華魂……博徒之兒……
南邨……可憐儂……
雙魚……惜惜艷兒……
雙魚……照着些兒麻上來……

戛巴黎城東北十里許嶼然一古堡荒廢殆百年矣寂寞空城祇有多情明月宵來相照殘磚廢堞景色淒涼似含情欲訴興亡恨者

堡外爲一廣場幽草青青白羊三五跳躍其上草際纔纔落微徑蜿蜒一村落紅瓦鱗鱗郊外小里聚也村之西偏綠陰濃翳中矗立二小樓構造古樸邁與殷堡相對每當夕照紅酣時樓上輒有一人憑欄遠眺伊何人斯即予魯意麥來也

閒乎名著輒疑予爲包本皇室遁胤然予之家世固士族也余年二十即卒業於巴黎大學曾執教鞭於阿羅夜府之中學校尋以母喪辭職歸巴黎性業耽幽寂遂卜居於耶士里村閉戶讀書罕與世接晨夕相伴者惟余之愛妻瑪麗蘭也

余妻爲華爾福公爵之女公爵本余父執五六年前余在巴黎常主其家一縷紅絲竟成眷屬余妻固不以貴族驕余然余性特狷介甚愛余妻而不樂與其華貴之姻族相款洽故不處城市而村居與委蛇寶寶叙邪諠之暄矣

余妻亦以僧隱爲樂不嫌村野寂寥也第歸寧時必挽余與俱余重違其意不得不與巴黎貴族盧

一日有餐室中四圍皆紅錦壁衣壁上懸意大利名畫貼地氈氈深軟可沒履電燈十數玻罩皆極新巧緋紅者爲薔薇花式淺碧者爲葡萄式几上茗具花瓶琉璃琅瑯璀璨奪目兩人對坐而食刀叉銀光燦然此蓋余來巴黎余妻之中表勑雷侯爵款余以京華珍味也

餐館主人以貴爵光降極表歡迎時饗巖鞠躬笑問酒味列否殽適口否侯爵笑曰汝店名爲巴黎第一餐館而殽酒殊平平辱我佳客矣主人傴僂表極歉之容答曰敝館庖丁固皆巴黎名手然惡能散郁廚之風味但小人有斗酒珍藏久矣味濃而性最烈一觴足以醉人亦不敢輕進也余笑謂侯爵曰鄙人雖無齊髡之量然滿腹牢愁正思佳釀一澆塊壘雖作中山千日醉亦樂事也侯爵顧謂主人吾客欲嘗君酒弗徒虛聲恫喝其速以酒來有頃主人親捧一磁甕而入磁色深藍高可一尺盎口重之詞曰此爲先朝路易十四帝在位時內府珍藏之品大革命後遺在人間輾轉入吾祖手吾家寶守者三世矣且僅存兩甕十年前俄羅斯大皇帝游巴黎臨幸敝館曾啓其一帝御少許餘分賜

從臣以杯計酬一杯甘佛郎小人蓋沐三百甘佛郎之賜也

侯爵素不嗜飲聞此酒性烈愈不敢嘗惟引杯近鼻微聞薌澤而已余舉杯細品酒味甘醇無比覺

進一爵愈覺甘美惟四體微增倦意乃離座就莎發椅小憩侯爵笑問君醉耶余未及答而玉山頹

睿之氣直達丹田一杯既盡亦無天旋地轉之變相疑主人果大言嘵人者余以代價過昂僅再

炎

蒙朧間余僕培爾忽息而入曰主人尚高臥耶吾法與英失和英戰艦已渡英倫海峽來犯哈佛滋

都城戒嚴城中富室紛紛遷避華爾福公爵舉家將避兵普魯士欲擊主人夫婦同行夫人及公爵

家衆皆遲主人於車站其速行培爾且言且掖余下樓余亦不暇詳問出門喚一街車向東方車站

而去

時禮拜堂鐘方鳴九下余自玻窗外窺見街上月光如水而行人已稀電燈亦似黯然無色與平日

英法唇齒何事失歡覓開戰釁殆吾法年來上下恬嬉雄風不振因以啓外侮耶慨自師丹戰後吾

士女連翩華燈炫采者大不相同知果有警象矣車行愈東地愈荒寂夜風一吹余腦汁頓清默念

國不競久矣普固吾仇讎也今國家多難余雖一介書生亦當投筆從戎爲國禦侮寧能伈伈睍睍

低首下心託仇讐宇下求活耶然執意不行將與丈人峯忤恐吾愛妻亦不堪思潮方旋轉如轆轤而東方車站之鐘樓已矗然映余眼簾矣

車既停余下車而策亦定擬勉瑪麗蘭隨其父母往普而余則留巴黎余方行過售票室前站長偕一警吏立門側見余匆匆過站長呼曰君殆麥來君耶余停步回顧應曰然君何事！曰君來遲火車前五分點已開矣夫人行矣留書囑余致君言次於衣囊中出書授余余就門前燈下拆函閱之則瑪麗蘭臨行匆遽以鉛筆書者詞極簡略

余侍父母先行君速附二次火車來余等遲君於美的車站瑪麗蘭念瑪麗蘭先行正合余意乃別站長告以巴黎尚有事未畢現車行時刻尚早姑遄返辦事畢再來余執書向東北凝望則淡烟一縷已在天末站長曰君姑入室稍憩不過三小時卻有火車開行余趁車仍曩原車載余回巴黎登車時聞站長笑謂一警吏曰此君未與夫人偕行茲又來而復返殆有所歡在巴黎戀戀惜別耶余不覺大笑車行過電報局乃發一電寄美的車站囑瑪麗蘭勿候並告以留巴黎之意遂返寓培爾意余將復往車站命車伺門外余以車資付御者趨之去培爾大異之見余面色甚莊不敢問而退

盡角鳴大旗獵獵余已戎裝跨馬作從征士矣余蓋請願於參謀部得部長之允許而參威野烈將軍之軍事將軍爲西方軍隊之總指揮親督師赴前敵大軍附火車西行甫抵路維爾聲電飛來則水師大敗哈佛港已陷英軍將沿西岡河而上余軍聞哈佛險要已失士氣大餒威野烈老將亦軍駐盧維爾爲余後援

厄爾補佛既乏天然險隘亦無堅固礮台余與將士又非素習形勢銷弱當此猛如雷霆疾如風雨之敵鋒不敗何待然余以一片精神激勵將士所幸吾法軍人富於流血性質居然誓死勿去衆志成城雖號稱第一天險之吉伯那塔亦遜此堅固那如獅如虎之大不列顛輕軍銳卒也無可奈何不能長驅直入尋吾國大西洋艦隊來援聲言進攻太姆斯河口英軍明知爲圍魏救趙之計然亦不能不分兵回救敵勢既分攻力遂懈余軍乘夜深月黑開關直壓英軍礮聲如萬霆齊發英軍方夢魂便歸天國礮火餘生不過百分之一余軍乘勝西追大軍繼進如雨後春潮勢不可遏英軍沿途敗退直至哈佛港恐被艦隊夾攻乃棄港登舟背遁哈佛港遂完全收復政府論余爲首功破格授余陸軍中將余之威名播於全國矣

先是瑪麗蘭接余電卽自美的歸巴黎而余已從軍行矣至是英以美總統居間與吾法言和是爲華盛頓條約大軍凱旋余與瑪麗蘭戰後重逢悲喜交集尋華爾福公爵亦自柏林歸爲余言普人野心勃勃邊患未艾也余笑曰此魯意雪國恥建大業之機矣公爵亦笑曰孺子好爲之余乃上書於政府請加增國中消耗品稅以擴張陸軍以革奢風而强國力政府然之卽提出議案付國會公決並派余爲委員赴議院說明理由請求其同意乃一般腸肥腦滿紮餐尸位之議員覓不知遠大之計輒以余倡議加稅爲苛暴當場否決至詆余爲西方之桑弘羊呂惠卿余仍侃侃抗辯三寸舌所戰勝余蓋第一次與神聖忤矣

未幾而普人以處置塞維亞事與吾法有違言覓以哀的美敎書致吾政府羅勒內沿邊一帶烽火徧天余遂受征普總司令之任督師向康美錫進發是時吾法兵力殊不敵普然吾國人呱呱墮地時卽有仇普之念在其腦中此次宣戰國人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婦勵其夫皆期以死敵余亦不望生還與瑪麗蘭訣別瑪麗蘭嚬眉余以堅余志蓋吾法軍中自大將以至小卒皆有死心而無生望然號稱神鷹之德意志又豈易敵耶血戰三年吾軍敗北最後之戰勝其結果使普償戰費六千兆馬克且以阿爾賽斯及鹿林二縣來歸大

仇既雪完我金甌凱旋之日舉國若狂歡呼萬歲新聞紙之頌余功德者至謂拿翁再世云
時余國改選總統國人皆謂非余莫屬而兩院議員恐余執政權成武人專制之局乃極端反對甚
至宣言有舉魯意麥來者當除其國籍余凱旋後即乞假養痾於瑞士時偕瀼麗蘭徘徊於山巔水
涯領略湖光山色塵襟俗慮蕩滌一空大有願老是鄉之意乃入山未深卒爲國人所戴令余脫黃
冠而加帝冕矣
余部下將士閉議院排斥余皆大憤怒且因國民不直議院遂於議員選舉總統日以兵圍之迫令
解散而此神聖不可侵犯之議員皆抱頭鼠竄而去諸將遂倡議復帝制尊余爲皇帝派專使四人
迎余於瑞士
汽笛一聲山容慘碧予乘火車離瑞士矣歸國行爲帝胡事黯然若蒙重憂瑞士風景雖佳此時寧
復戀戀蓋余同心並命之愛妻瑪麗蘭與余決別留瑞爲女修士而余踽踽獨歸也
瑪麗闌聞諸將擁戴大不謂然遂諫余曰千古帝王家無良結果路易十六可爲殷鑒吾法改民主
垂百年矣君有大勳於國胡不效華盛頓之功成身退而乃聽少數武人之邪說甘爲帝制復活之
戎首耶妾願與君偕隱雖幕天席地其樂無涯不願見君據孤危之帝座時有傾陷之虞也余願趨

其說而巴黎勸進之電如雨後風花飛集余几余以示瑪麗蘭笑慰之曰人心歸順天命在孤正正堂堂非簒竊可比卿僧余歸當加褘翟勿抱杞人憂也瑪麗蘭以爲余計已決遂請於余結茅廬於阿爾比斯山毀妝入道余勸譬再三繼以哀請而瑪麗蘭如天上安琪兒斬不俯允其最後之決絕辭曰君之不能強妾猶妾之不能強君也余此際心潮似尼嗄拉大瀑布觸地起落如沸羹而便臣不忍痛與瑪麗蘭別登車回望不禁涕泗琳琅遙知萬山叢綠中嘗亦有雨行情淚也

平野綠蕪桑陰冉冉葡萄之園葱翠弼目車行入法蘭西矣國中諸將因歡迎車窒乃起巴黎至東鄙沿途悉布重兵鼓角喧闐旌旗掩映鎗端刺刀森如密箐將士知翠華過此夾道歡呼余萬緒感此聲浪所斷車中顧盼此態態猛士大好山河羣隸屬於魯意一人之下不覺侈然自雄時乘回京之日欲皇自羅馬來將爲余加冕中途被刺幸而未殊蓋吾國議員失職怨望遂糾合姦人潛密黨會反對余之稱帝因有此無意識之破壞也同日於巴黎市中破獲亂黨機關鞠出陰

成一秘密黨會反對余之稱帝因有此無意識之破壞也同日於巴黎市中破獲亂黨機關鞠出陰

余回京之日欲皇自羅馬來將爲余加冕中途被刺幸而未殊蓋吾國議員失職怨望遂糾合姦人

漸入巴黎人視線無何歡聲雷動震耳欲聾火車抵巴黎車站矣

軋軋機聲愈行愈厲似汽機輪鐵亦知車轍所經爲余之傾土特加增其速力以媚余者縷縷風烟

絲遙爲此聲浪所斷車中顧盼此態態猛士大好山河羣隸屬於魯意一人之下不覺侈然自雄時

鄙沿途悉布重兵鼓角喧闐旌旗掩映鎗端刺刀森如密箐將士知翠華過此夾道歡呼余萬緒感

謀。彼等已重賂警部秘書勝立將俟余加冕日御殿受賀時雜朝班中擲炸彈弒余嗚此亂黨與余第一次宣戰也

余躡阼後延英召對首議改良警察添設偵探以偵察黨人任物色侯爵爲警察總監予之故人也肘腋之間固不虞有他變然宮車偶出則警蹕森嚴防衛周密如古代女郎一出門即須設屏障不能出入自由矣

余以武功即帝位戰普之役全歐震驚加冕禮成友邦皆專使致賀然此特外交上表面之周旋中心固冀不孤余之強也余本持幷兼主義終以國內亂機潛伏不便專力對外惟以武裝保目前之平和休養兵力以鎭撫內部故余爲帝後之歷史僅有對內之關係而已

歐洲君主與余善者惟俄皇尼古拉一日尼古拉來會於路昂城余館之於行宮兩隅一水關上面清波渡以小艇蓋特備此平安穩固之密室以款第一專制國之大皇帝而防其意外之變也乃石破天驚奇禍覓出人意表尼古拉帝降臨之第四日空中落下炸彈數枚轟轟一聲而水閘圮矣時尼古拉帝方在余宮中靜室密談幸未罹害余意此必俄法黨人聯盟謀逆欲延此兩皇帝同殞

龍去鼎湖也勃雷警監已派飛行隊追捕余與尼古拉帝五相慶慰帝因同病相憐遂授余以避險方法極爲秘密世說俄皇宮中御榻一夕數遷語果不謬蓋生長專制世家禍機難測不得不然耳像刺梨爲一雕梁畫棟櫛比雲連歷代經營蓋已三百餘載矣居是宮者低回往昔覺聖路易之雄圖拿坡崙第三在位時魯華宮成合條皎潔如銀景物清華足供宸賞惟是余當退朝之暇寂然獨處祇覺西宮南內無限淒涼天上嬋娟倍增人愁思茫茫碧落玉宇高寒偷藥姮娥當亦不無惆悵耳余臨御三年帝而繰也彩雲天末猶存故劍之思而迢遞仙山卒可望而不可即蓬萊日月徒費相思羣臣皆以內主不可久虛請早立中宮以重宗社再三奏請余遂以國際關係與意大利公主愛麗露結婚於華西路城華西路城離宮風景幽清爲全國之冠山巒叢翠低繞宮牆悲雅溪水流入御園碧波蕩漾溶溶淳爲小湖翠荇紅蓮點綴如畫湖岸四圍護以石欄上刻石蛙蠢蠢幾盈千萬咸哆口噴泉濺玉跳珠霏起如霧園中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金碧掩映疏密得宜本先朝避暑之所愛麗露生於山川明媚之意大利性嗜游觀愛其清麗遂與予留此度蜜月鏡殿霜花瑤台醉酒帝王行樂迥異人間愛麗露美

而文嫻於政治廷臣章奏常代余批答彤管琳琅臣下歎服余以威震一世之君王倘此慧麗無雙之佳婦雄名艷福冠絕當時此蓋余生之黃金時代也

愛麗霞好出游鳳輦宮車時翱翔於水邊林下香塵緩緩韻事宜人余常戒以國多亂黨須防不測而愛麗霞天性活潑不樂盤居宮禁且以出警入蹕爲煩時被微行或不余告及余知之切責宮監愛麗霞輒笑爲之請余亦不忍拂也一日余方臨朝聽政一內侍倉皇入告則愛麗霞游非色野鶴車行禁城之側忽聞砰訇聲絕世佳人竟死於無情爆彈之下玉容慘裂腸血啼紅魂而有知當亦自恨不辰嫁此專制帝王之夫婿千年碧海精衛難填矣

余大慟而曇恍惚見愛麗霞玉貌糢糊遍體浴血立余榻側嚶嚶哭訴慘死之苦余亦涕不可仰方欲致問一剎那間愛麗霞已不見則瑪麗蘭乃警察總監勃雷侯爵余急坐起責之曰卿爲警監職司禁暴乃令此禍及中宮卿何以對朕侯爵瞠目愕視既而大笑曰君醉臥一小時豈夢爲皇帝耶但皇后安居阿勇府中微臣不才敢保其無意外也余駭而四顧則燦爛華燈照眼生頗審視良久固非魯華宮中依然在烏克蘭街第一餐館之精雅室內一盞瓊漿三年玉座武功戰績轉眼空花憔愛麗霞玉

碎。花。殘之。幻影。猶亭亭。嵌余腦中也。

寓言小說 窮鬼

話。說。地球上東海濱有個窮島在這個島上住的都是一班窮鬼就是有幾個略該些家當的但是他。從。祖上傳下來的窮相窮樣仍然改脫不去若論起窮鬼的來歷講起來真真稀奇人所夢想不到的。他們的老祖宗原來是老大國一個化子身上的虱子這個化子喜行霸道真是窮兇極惡四處。到。人。打。了幾下受了一肚子惡氣又沒處發洩真是氣得眼中出火竅內生烟弄得滿面通紅全身發抖。宇。俱。全。向人討飯不是強要就是硬索一日因向人強討不遂他的意就動起武來誰知却反被那。的。人。強不。難受就把衣服解開來瞧瞧看見兩枚虱子在他胸前抓來抓去足足有黃豆一半的大小。好。不。難。

化。子。一。見。怒。道。我不犯。法。官府。尙不。能。欺。我。雞道。你。這。小。虱子。敢。來。吸。我的。血。吃。我的肉嗎。眞是沒。了。說。著。就把。虱。子。放。在地。下。想先。給他。吃。了。苦。頭再來打。死。他。那。裏。曉。得。這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把那兩枚大虱子吹去了。化子說道便宜。你。了。又不。知。你再去害。那。個呢。忽又想道。就是此。玉。法。了。說。著。就。把。虱。子。放。在地。下。想。先。給他。吃。了。苦。頭再來。打。死。他。那。裏。曉。得。這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把那。兩。枚。大。虱。子。吹。去了。化子說道。便宜。你。了。又不。知。你再去害。那。個呢。忽又想道。就是此。

劉。波。他。風。把。那。兩。枚。大。虱。子。吹。去。了。化子說道。便宜。你。了。又不。知。你再去害。那。個呢。忽又想道。就是此。丁。誰知。那。化子。這般想去。那兩。枚虱。子却不。是如。此。被風。吹去。後不。但不。死。并且。成了。人形。看。蚤的。

看到這裏。定要奇怪起來。爲什麼虱子可以變成人呢。難道是兩個虱精不成。其中有個緣故。因爲虱子吸了人的精血多了。自從被風吹了去落在一個荒島上。後來慢慢的得了天地的靈氣。受了日月的精華。不上幾十年工夫。就變成人了。可巧那兩枚虱子。是一雌一雄的。所以漸漸的變成人個個生來都有害人的心思。這也是難怪的。因爲他們的老祖宗是吸了那化子的血。所以各樣行爲。無一件不像那化子的。子這道眞是生理學上說的遺傳性的道理。雖是他們傳下了幾十代幾百代。但那化子的本性。實難改變的。所以現在他們國裏的人窮兇極惡四字俱全的。他們一生最喜的是銀錢。見了錢眼睛就紅了。眼睛而孔就不要了。無論什麼事情。人家以爲羞恥的。他們都不要緊。老着面皮便可不要了。還想要所以人家稱他窮鬼。若談起窮鬼國裏的情形。眞是苦極了。那班百姓住的都是窮極的緣故。大凡窮人見了錢。那個不貪想呢。做賊做强盜的都是爲了錢。但是這個國內的人。從沒有知足的日子。改變的時候。惟有這個國內的人有了錢也有改變宗旨。做好人的時候要了。還想要。所以人家稱他窮鬼。若談起窮鬼國裏的情形。眞是苦極了。那班百姓住的房屋。好像紙糊的一般。又低又小。又不堅固。就是倒下來。壓在頭上。皮膚都打不破的。那種房屋裏面也沒有桌子。椅子。櫈子。床榻。放着吃的。坐的。睡的。蓋的。都是在那地下。身上穿的也不分什麼褲

那老窮鬼來好像那目蓮救母破開了地獄門的時候放出那班冤鬼一般你爭我競的鬧個不了把

那的較用看和登要食年大皮子
老窮又的門眞岸的沒的吃就衫
大鬼是的件的是一的用呢算子
國來這般件的空望度都是褲子
睡好般睜皆值地看那窮窮鞋了
在像正有班方見裏像島島子吃
門那是較的守找那老大的的東
口目個了值着塊老國小地東西
的蓮極那班自來大的人方西一
百救好個的己住國富都窄一人
姓母的窮守却住的足是小年祇
關破機鬼着無主人無窮出到有
醒開會窮自日意都憂苦產頭一
了地窮鬼己無定在無慮的不從碗
幾獄鬼想眞夜睡了那慮熙緣多不飯
個門想到個睡去就裏熙故的見董
開的到這眼窮把把船樂他緣菜
眼時這裏睛鬼那向樂們故一
一候裏眞裏見些着的雖他年
望放有個滿了財老過然們到
看出什眼下這產大日這雖頭
見那麼睛血個交國子樣然從
前班好裏來時給的呢省是不
面冤的滿馬候他人他儉這見
無鬼一下上了們們們一樣那
數一般血回幾過過過年一裏
的般你來國個了了日的年像
窮你爭馬叫孩日子出的老
鬼爭我上了子到呢產出大
在我競回無呢了他還產國
那競的國數而晚們是還大
裏的鬧叫了且上過不是盆
要鬧個了無老睡了敷不大
錢個不無數大覺今衍敷大
要不了數的的起天衣一碗
地了把人人來一就食一的
索個把計從不想個想不塊

不了。也不了。的。體。鬼。睡。了。的。容。野。老。祇。倾。
當時。算什。好像。無休。無厭。要求。給了。他們。一塊。地方。開消了。幾百。萬幾。千萬。的銀。子省。得他們。在那。裏爭。鬧不。能安。心的。
發起。麼難。事但。是他。們都。沒有。睡得。足而。且窮。鬼早。已預。備好。了來。的拚。着一。個窮。命兒。狠狠。
火來。要想。把他。們窮。鬼打。死了。消消。氣若。論老。大國。的本。領就。是把。這窮。鬼勝。了這。一回。那這。了得。就是。
的要。老大。國割。地賠。款眞。是窮。人心。狠鬧。個不。了老。大國。的人。因爲。要想。安睡。就依。了窮。
裏曉。得老。大國。雖有。這樣。大氣。慨不。來同。他們。計較。但是。這班。窮鬼。從沒。有知。足的。時刻。得。
曉得。這塊。地方。是老。大國。的土。地權。柄却。在那。野鬼。國手。裏當。時。
奪了。去做。個門。戶那。裏曉。得這。塊。
尋着。老大。國有。個海。口生。的十。分險。要緊。緊密。非。凡他。
步一。步的。用起。工夫。來了。後來。
一尺。要了。一百。便想。一千。眞是。貪而。無厭。的行。去也。不退。後想。想看。見老。大國。的錢。來。
一寸。就想。一丈。容易。更是。一步。
一塊。地方。雖是。老。失國。的。土。地。權。柄。却。在。那。野。鬼。國。手。裏。當。時。
一樣。那裏。曉得。老。大國。不了。老大。國的。人。因爲。要。想。安睡。就依。了。窮。
一樣。那裏。曉得。老。大國。的人。因爲。要。想。安睡。就依。了。窮。
一個。地。方開。消了。幾百。萬幾。千萬。的銀。子省。得他。們在。那裏。爭。鬧不。能安。心的。
一塊

半殖下來的都是一班女窮鬼自從這一回勝了下來眞是喜出望外更覺得意非凡以爲地球上無敵的國了還把那老大國放在眼裏賜就作起威福來同那老大國再三再四的爲難當時老大國的人醒了轉來一定要尋他報讐到了那個時候恐怕窮鬼門頭窮姓命都要難保了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終日乾一國的力量實是難下手就去哄動一班烟鬼酒鬼饑血鬼油鬼野鬼兇鬼惡鬼來想把那老大國滅了免得後來受患但是國裏空虛自知外强中國的地分了你得一塊我佔一方就是百姓將來都醒起來也難拿回去了他們這樣念頭總算狠惡但是窮鬼貪心太過反被那班鬼國看輕起來一個個的離開了他各人在老大國從前的經營他們來心狠的反沒有弄到手急得眼睛通紅沒命的强拿在那老大國東北角上佔了一塊下來搬了許多窮鬼來居住做那鬼國的樣兒無日無夜的經營這裏挖個鑛那邊開條路把那老大國的土地開得不像樣子睡的百姓醒來一看望見地皮變了樣式急得大呼起來窮鬼知道老大國的利害不得不拍起馬屁來便使了一個詭計馬上認起同種來說什麼他們是那化子

的。後。這句話一出。有許多染了窮氣的人。倒被他騙住了。還有一班清爽的人。恨他們了不得。想做出什麼惡來吃他。把他弄住。還不曉得要多少苦呢。現在那老大國的百姓。恨那當家的沒用。把家當送給他人。就酌議起來。用了武力把當家的窮鬼不把他弄住。還有一班有擔當的有精神的人來看守剩下來的家業。窮鬼看門的值班的都辭歇了。另外揀了一班有擔當的有精神的人來看守剩下來的家業。窮鬼老大國忽然變到這樣地步。眞是夢想不到的。就漸漸的怕懼起來。不敢像從前那樣明目張膽的胡鬧。祇得暗裏用工夫。就將自己的國內振起商業來。效那煙鬼酒鬼的樣來與老大國通商。一番窮心思。招了許多窮股子。造出些丸藥與小孩的玩具來。運到老大國去做生意。但是這些東西不值什麼錢。抵不過進口貨的價值。就把國內的女窮鬼運到老大國去做皮肉生意。補那穿的用的賺了出來。還帶了一個大肚子回國。眞是一本萬利。所以他們就大宗了。

窮鬼說。我們的好生意人。財兩得稱得地球上獨一無二的生業。算得窮鳥出口貨的大宗了。所以他們就研究竭力的推廣。慢慢的運到那煙國油國去營生。安心安意的做下去。忽然看見老大國。起了風波。他的貪心熱度又高起來。乘了這個機會。想從中得些漁利。佔點便宜。就拚命的幫助。可巧那班起風波的人。也曾遊過窮島。受了些窮氣。味得了些窮心思。與窮鬼也狠合

小拾遺說

黑兒

前清乾隆時有王蘭泉先生者江蘇青浦人也由名進士出身官至侍郎曾奉命隨阿桂再定大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是龍）

黑兒年富力强兼精拳術然絕無少年浮燥之氣誠實敦厚一如長者事事維敬侍先生左右出入（是龍）

黑兒自認

少年亦遂以黑兒自認

少年敢將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先生愛其勇釋之留侍帳下以供驅策因其膚色黑呼之曰

黑兒

先生淡於利祿性耽吟詠自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

雅人深致殊可羨也

前清乾隆時有王蘭泉先生者江蘇青浦人也由名進士出身官至侍郎曾奉命隨阿桂再定大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

黑兒年富力强兼精拳術然絕無少年浮燥之氣誠實敦厚一如長者事事維敬侍先生左右出入

黑兒自認

少年亦遂以黑兒自認

少年敢將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先生愛其勇釋之留侍帳下以供驅策因其膚色黑呼之曰

黑兒

先生淡於利祿性耽吟詠自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

雅人深致殊可羨也

前清乾隆時有王蘭泉先生者江蘇青浦人也由名進士出身官至侍郎曾奉命隨阿桂再定大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是龍）

黑兒年富力强兼精拳術然絕無少年浮燥之氣誠實敦厚一如長者事事維敬侍先生左右出入

黑兒自認

少年亦遂以黑兒自認

少年敢將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先生愛其勇釋之留侍帳下以供驅策因其膚色黑呼之曰

黑兒

先生淡於利祿性耽吟詠自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

雅人深致殊可羨也

前清乾隆時有王蘭泉先生者江蘇青浦人也由名進士出身官至侍郎曾奉命隨阿桂再定大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是龍）

黑兒年富力强兼精拳術然絕無少年浮燥之氣誠實敦厚一如長者事事維敬侍先生左右出入

黑兒自認

少年亦遂以黑兒自認

少年敢將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先生愛其勇釋之留侍帳下以供驅策因其膚色黑呼之曰

黑兒

先生淡於利祿性耽吟詠自金川歸恆喜教黑兒讀黑兒頗慧越年餘居然能書札翹主僕為師生

雅人深致殊可羨也

未幾先生將解組歸不忍以黑兒之忠勇終老奴僕擬修書慮諸友俾得爲國家宣力稍圖建樹黑兒不允堅欲隨行固請繼以泣下先生鑒其誠乃携之南旋且藉以自衛計亦良得語云士爲知己者死彼黑兒何如人而能若此良足多矣

先生歸田後深居簡出偶或游山玩水黑兒必隨諸後居恆除侍先生盥漱飲食灑掃廳事汲水滌園入市買菜外他無所事惟手一卷不忍釋先生嘗諭之娶俾享室家之樂而黑兒殊不顧

如是相處者數年某日先生晨起竿頭旭日業已三尺矣猶不見黑兒入心異之因趨黑兒臥室以察其遲起之故纔及廳事而先生視線所及顏色驟變蓋廳中舖砌之磚已塊塊作檳榔紋矣入黑兒臥室則黑兒猶高臥未起聞先生足音乃躍起站立然視其面固因憊猶殊甚也

蓋昨晚夜半一賊越牆入爲黑兒所覺潛起捉之賊殊勇猛遂互鬬歷久各不能相下往來廳事中磚爲之碎黑兒不能擒賊而縛之賊亦不能避黑兒而遁黑兒負氣誓必生擒之以獻主人雅不欲致其命更不顧聲張召人助鬬賊亦自愧欲顯其能徒手相搏久之天將明賊勢漸不支急欲遁乃出其毒手游刃於黑兒之股黑兒猛然受創手足略懈賊即乘勢躍出黑兒猶不捨緊追之將及牆賊縣牆外而黑兒懸於牆內其懸相同而勝敗特異賊蹙身上躍黑兒亦繼之以手攫住賊髮于是賊懸

黑兒之懸空吃重在賊髮黑兒固無傷也賊之外觀其重心本向下擲斗爲黑兒攫住不特黑兒全身重量繫於賊髮且勢必向下猛拽賊在牆外又必用力掙脫故遂至髮禿而跌黑兒亦隨墜迨重肉視之駭然先生勞黑兒備至出藥封其創幷囑其安息焉

起躍出而賊影已杳矣先生叩其故黑兒乃詳述之既畢於枕畔出一髮辮以示先生髮根多帶血自是黑兒之勇鄉里咸知黑兒之能先生益佩佩之深惜之亦益深屢促其擇人而事勿作明珠之暗投而黑兒仍戀戀不捨某日忽一急足自遠來持函踵先生門幷携厚禮先生啓函視之乃知爲山東舊雨某君之書詢中云何則有可爲黑兒慶賀者摘錄如左

（上略）敝邑有張子振者義士也任俠好客有孟嘗風慕貴介黑兒拳術蓋世英偉絕倫擬爲子姪輩聘作名教師特備白銀千兩俾弟紹介籲思黑兒忠勇素爲吾兄所許蛟龍非池中物鸞鸞久居亦殊可惜兄能俯如所請不特張氏戴德小弟承情彼黑兒末來之事業俱出吾兄所賜其感激涕零當沒齒不忘況爲國家植人才本屬我輩分內事乎（下略）

先生閱竟以授黑兒黑兒讀畢泫然曰勤烏圖之破（乾隆四十年八月十五日）嗚爾厓之降（四

十一年二月四日）被虜者何止千人獨黑兒蒙大人之愛得以不死幷承公教得沐天朝文化之

美。此恩。此德。無世莫能償。請大人見憐。黑兒願隨大人終老也。

先生聞黑兒言。怫然不悅曰。黑兒。黑兒若之材。國家未來之棟梁也。老夫焉能私爲己有。若欲爲義士。而使老夫爲不忠乎。黑兒見先生怒。乃忍淚辭先生束裝赴魯。

子。一。姪。以弟子禮拜見黑兒。黑兒視之。年皆二十餘。狀貌顏英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黑兒之樂既至。張氏所謂子振者。乃一雛老之叟見黑兒甚歡。慰館以上賓奉之。維敬禮貌殊優渥。出三

黑　兒

殊出意料。乃修書達先生。略謂起居適賓主兩歡可以告慰。倘有不洽。仍當遄歸侍奉左右云。

弟子四。人才皆可造。惟一生禿。其頂大好頭顱。顏乃如牛山之濯濯。然其技較餘子獨精。黑兒以居停之

情重。教授不遺餘力。越半載。禿顱已盡得黑兒之長。武藝柔術各臻其美。一日。黑兒立廣場中。指揮

四弟子。演習長矛。禿頂者踴躍先起。餘三子屏立以視。飛舞久之。忽矛鋒起處。直刺黑兒之腹。深入

數寸。時禿者堅持矛柄。跪而請曰。師乎師乎。矛已入腹。不知吾師對此。倘有解法否。昔深夜禦賊。

禿賊。恨爲黑兒所窘。無以報。又艷其術。雖工計亦毒矣。黑兒聞言。始知爲賊所騙。然已無如

以墜。先生之信而使黑兒不得不墮其網中。術乃出其穿窬所積。輾轉冤得先生之友懇其修書紹介

嗟乎。

何。乃告之曰。汝心狠哉。然余雖死。汝尙未能活。蓋余之力。尙能於臨死時。制汝之命也。惟汝而死。則余余技將失傳。留汝命以留余技。余死亦目瞑矣。王公德我不可不告之。否則聞余慘死。勢必索汝速趣筆墨來。余將留一遺書。使汝親自送去。汝其願否。

余技乃失傳。留汝命以留余技。余死亦目瞑矣。王公德我不可不告之。否則聞余慘死。勢必索汝速趣筆墨來。余將留一遺書。使汝親自送去。汝其願否。

禿賊聞黑兒言。一時良心激發。凄然淚下。應之曰。弟子無狀。願爲師送遺書面王公師死。弟子誓當視若父持三年之喪。以贖此一矛之罪。師乎弟子已知悔矣。言時餘子已將筆墨至。幷移一桌置黑兒前。黑兒自腹中躍出禿賊跌出一丈。以外黑兒亦流血倒地。嗚呼死矣。事後禿賊果斃。以禮且爲掛孝。

料理既竣。乃持書來見先生。

黑兒之在張氏。月必有兩書來。問主人起居。近以間斷久。先生正思之甚切。忽聞有專差帶書至。乃大喜急拆之。覺字跡草率不類平日。其書云。

老大人座下。黑兒福薄不能長侍起居命也。何如張氏佳徒。即昔年劇賊既盡。黑兒之技遂制。黑兒之命。今之送書來者。即以矛刺黑兒之腹者也。然請大人勿加罪於渠。蓋黑兒之技將賴之以傳。否則人亡技絕。非黑兒之所深願也。恐勞垂念。用敢上聞。臨命書此。不盡欲言。高厚之恩。報諸

鷹既擊墜予頭亦乘風而下下時甚疾頃刻已及地球吸力之中予之頭果仍墜在美人之花園乎果如是則予無苦矣予頭落下時疾如飛鳥末後乃被颶風捲入驚濤駭浪之中隨波浮沈者蓋三日夜予既無術以自救惟瞑目從海波上下而已予平日素惡溺人之相令乃親臨之過三日覺頭漸既可得而復失予忽遽間復忘神名百思不得既無美人之援手又忘神名以自救則予之頭可不死則海水亦不足死予惟予頭無家可歸矣況海中鯨鯢之屬甚多設以予頭爲俘獲品者張鬣吻而吞之予頭既果其腹則予身亦將埋于荒煙蔓草之鄉思及此且駭且懼不覺大呼曰美人誤我予方作此幻想忽見壁立之中滑熘一線凌空直上一兵輪鼓棹而來予大驚喜以爲得救而海濤亦如予意捲予

首。漸。近。兵。艦。嗚。呼。予。乃。誤。矣。兵。艦。中。人。距。予。甚。遠。不。辨。予。首。爲。何。物。以。爲。敵。之。魚。雷。也。則。以。艇。上。短。
砲。擊。予。首。幸。未。中。忽。大。風。起。浪。頓。捲。予。首。去。離。艦。數。英。里。隱。約。猶。見。艦。之。烟。也。予。頭。乃。益。憊。久。之。腦。
經。全。失。稍。頃。復。蘇。則。已。在。網。中。一。漁。父。獰。目。而。視。予。予。得。援。乃。大。呼。漁。父。驚。甚。解。網。欲。棄。予。頭。于。海。
中。予。乃。挾。之。曰。子。無。然。予。爲。上。帝。部。下。之。神。力。能。禍。祠。汝。予。本。在。海。中。汝。乃。引。予。起。汝。若。不。以。香。火。
供。予。者。予。將。降。災。滅。汝。家。漁。父。聞。予。言。乃。驚。而。喜。引。予。頭。起。至。其。家。索。妻。子。而。拜。予。并。游。揚。于。城。市。
來。者。日。衆。漁。父。何。名。蓋。雷。曼。也。雷。曼。居。于。亞。尼。蒙。城。予。頭。至。其。家。者。匝。月。矣。某。日。一。
少。年。胃。然。至。漁。父。家。數。予。之。罪。指。予。爲。妖。曰。世。無。無。身。之。人。能。作。語。者。子。特。海。妖。耳。予。假。漁。父。而。惑。
世。世。人。受。汝。惑。汝。安。能。惑。予。予。頭。聞。言。大。悚。懼。機。思。先。發。制。人。觀。其。貌。頎。而。長。意。其。名。必。爲。湯。姆。而。
其。兒。橫。之。氣。平。居。必。嘗。侮。其。父。母。也。乃。應。之。曰。湯。姆。汝。嘗。侮。汝。母。以。予。爲。不。知。耶。汝。再。敢。如。是。者。予。
且。賽。汝。魄。少。年。聞。予。言。駭。甚。面。無。人。色。斂。足。遁。去。予。初。不。解。後。知。少。年。名。果。爲。湯。姆。而。承。歡。之。處。常。
有。惡。聲。故。徵。幸。爲。予。所。應。中。耳。少。年。去。後。予。名。乃。大。著。亞。尼。蒙。城。王。聞。之。親。詣。予。問。休。咎。漁。父。聞。王。
至。則。以。羣。蔽。予。頭。恐。驚。王。也。王。來。車。從。甚。盛。時。王。后。病。篤。王。問。予。予。詭。應。之。曰。王。欲。后。病。愈。者。須。請。
格。來。生。醫。十。予。初。飾。作。誑。語。王。歸。果。覓。得。之。至。一。藥。而。后。愈。王。大。喜。賜。格。來。生。爲。御。醫。而。以。小。金。鼇。

賜予命移予入宮予以久居漁父家不願易地而辭王王乃加予以神天無身大法師之號國人以王之尊予也均趨予若將矣王之太子素尚新學欲破國人之迷信諫王王不聽廷臣有冀萊者直梗之士也亦上疏略曰側聞雷曼以一介妖民竟惑聖聰惟陛下神聖文武君臨萬幾妖民之言何所禍福請付湯鑊以靖愚氓如其有靈刀鋸鼎鑊臣自當之近者邊陲多事臣愚以爲陛下宜早夜以勤國事至于龜筮之數凶者無憑況妖民之言尤爲荒謬請陛下除之以遏淫議臣不勝主臣惶恐之至王閱表大怒欲殺之賴太子力爲營救得免卒竄莫萊于海表廷臣自此無敢言予者予得安富尊榮者蓋數年矣一日王幸鼂家必欲觀予首漁父固辭王自率衆視予見予頭目動脣張王大驚歸得暴病次日王崩太子即位召莫萊還以爲廷尉莫萊爲廷尉則命武士捕漁父家戮之取予首至命取烈火積薪而焚予初乞憐不允繼恐之曰莫萊汝以予爲何人而欲焚予須臾有自救之術汝獨不畏死耶莫萊甚強項聞予言雅不慣意顧武士曰趣楚之武士相顧不敢進莫萊怒杖一武士武士乃取予首置薪上頃之火焰四合濃煙入喉作奇癢目不能開嗚呼鄒生之頭今茲將葬于祝融之國矣莫萊視火格格而笑予聞莫萊笑首乃大憤無何火漸及予頭予髮牛焦忽天際油然作雲牛空霹靂一聲大雨忽傾盆而下火頓滅而渤蘆谷之司馬乃安然無恙衆

烟扦子

說錢

（是龍）

（不受酬）

月。什。了。了。倒　一　不。快。我　　中。朧。咸。
我　麼。一。區　來。跳。像。活。今。　　自。聞。瞋。
天。不。天。區。做。就。那。但　當。　　鳴。而　瞋。
天。歡。船。原。這。過。些。想。了。小俠　鐘。予。稱。
噢。喜。便。來。去。低。肚。起。公。　　已敲。地。予。靈。莫。萊。愈。憤。則。命。武。士。取。石。曰。而。以。予。頭。置。其。中。以。石。杵。碎。予。頭。杵。及。予。首。將。寸。矣。朦
喫。呢。那。是。沒。三。篾。從。館。　　四下。球。上。之。遺。骸。手。乃。蠕。蠕。動。自。摸。其。項。知。予。頭。將。不。返。也。手。及。項。則。予。頭。仍。在。項。上。而。校。
飽。那。客。個。有。下。穿。前。裏。　　鄰坐。上。之。遺。骸。手。乃。蠕。蠕。動。自。摸。其。項。知。予。頭。將。不。返。也。手。及。項。則。予。頭。仍。在。項。上。而。校。
了。人。又。船。一。四。窯。的。頭。　　驚。。。

殺。已。想。了。唱。關。怪。被。我　糊。又　只。一。
却。架。得。連　歌。好。咧。上。便。的。不。顧。世。
你。在。出。自　不。了。我。的　輕。留。做。吸。住。
滅。你。在。我。頭。頸。裏。只　聽。得。大。聲。喝。道。毛。賊。你。既。知。道。我。的。勾。當。那。就。不。能。保。你。不。張。揚。出。去。不。得。不。
附。體。只　忙。着。連。連。哀。求。道。好。漢。爺。我。並。沒。有。知。道。什。麼。

住。在。我。船。上。我。就。喫。着。不。盡。了。後。來。忽。然。又。生。起。疑。心。來。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個。客。人。日。裏。頭。吸。烟。睡。覺。岸。上。去。游。覽。的。時。候。狠。少。到。了。晚。上。吸。了。三。口。烟。却。又。早。早。的。睡。了。帶。的。行。李。不。多。的。留。心。看。他。了。有。一。天。晚。上。我。從。睡。夢。裏。醒。回。來。聽。得。艙。中。寂。靜。無。聲。想。那。客。人。總。睡。着。在。那。裏。的。那。帶。來。的。錢。難。道。是。用。不。完。的。麼。我。這。樣。一。想。我。就。細。的。確。是。睡。熟。在。艙。裏。頭。並。沒。有。出。去。但。是。我。側。着。耳。朵。聽。時。却。總。聽。不。出。些。兒。鼻。息。那。眞。奇。怪。左。思。右。想。翻。來。覆。去。總。是。一。個。睡。不。着。想。到。天。天。喫。飯。的。這。一。驚。却。是。不。小。連。忙。把。那。客。人。的。一。套。衣。服。整。整。的。覆。在。上。面。揭。起。來。一。看。啊。呀。原。來。是。空。空。的。一。些。東。西。都。沒。有。了。後。艙。門。仍。舊。倒。身。睡。下。去。煞。是。可。疑。了。敗。露。的。時。候。恐。怕。我。靠。他。活。命。的。那。隻。船。就。要。充。公。了。到。底。不。放。心。又。起。來。看。了。一。回。纔。去。睡。覺。

請你饒了我罷那人哼道你不知道歷你揭了我的被窩還說不知道歷他這句話揭穿了我的病料想是賴不脫的了只得低低的哭求道客人我給你撐了三個多月的船了沒有露過半句兒口風也沒有得罪你的地方現在無論你怎麼樣我總聽你只求你饒了我的狗命罷那客人把刀整了一整忽又止住道你家中還有什麼人我急道沒有沒有一個都沒有他道這樣便饒了你的命但只以後須要聽我的命令不能離開我一步你這個人是我的了不能由你自己的便你若要逃除非上天入地總會取你的命我聽見他肯饒我的性命那就不管你的我的沒口兒答應了他看官們這一下子你道險不險我纔偷看一看他的被窩他就會知道他的賊本領可就不小了過了一天他便教我開船要東便東要西便西曲曲灣灣都聽他的指揮所過的所沒有經過的他雖坐在艙裏却不進是狠認路的足足搖了三日纔到一個村落他纔命我停船那船還沒有搖去岸上的人望見了早已跑到河邊都來歡迎他也有問訊的也有道賀的也有

屋狠多却不高大喫的用的色色都有一些也不少那些賊黨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少的也有老的

看起來大半都是有家小的男女都練習拳棒女子看家男子們輪班的一個一個出去偷些東西

回來絡繹不絕因此沒有窮困的日子好像世外桃源一般我既到了這個村裏不放我回去我便隨着衆人捻槍使棒學習些武藝並那翻高頭白龍掛腰菱洞種種進出的過門秘訣如此一連住了二年沒有輪着過一次差使有一天那賊黨的首領對我說道你的技藝已經練得很純熟可以出去試試了但是你須知道我們雖做這妙手空空的生涯却是倘俠重義偷富不偷貧偷不義不偷窮困的人還要周濟他些呢那是我們大衆立下的誓約你若違背了就不是我們的同黨幷且還要治你的罪呢我知道肯放我出去那時心裏頭眞歡喜得說不出話來當下便依着大衆發了一個誓取了些路費辭了衆人坐了一隻小船出了賊窩的境界便上了岸二步一步的出來原來他們的規矩出門時候不准多帶東西就是路費也只够三天的用帳到後來做着了一個釘子他祇要逃了做他的賣買倘若賊運不通碰了釘子他祇要逃了做他的賣買倘若賊運不通碰了一毫都沒有損失到了滿載而歸的時候那黨裏頭的船認得他的賊窩看官們你道他的佈置好不好那時我一個小鎮上那所帶的路費已經是用完的了想金剛經一處門牆又高又大但不

知是不義的呢還是慈善的便心生一計踱到道這家人家姓萬綽號叫做什麼老虎狠有幾個錢家中討着幾個小老婆有一個是賣解船上討的狠有些本領那萬老虎討他的意思原是要靠着他保護家產的我聽了這些話心上就老大的不起勁偷東西的念頭漸漸的冷了但是禁不得飢來驅我又是開山門第一次必須要發個利市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走一躺不料那萬家四面的圍牆都是狠高的祇有後面高牆外邊還有幾間小屋可以做搭脚却又隔着一條小河不能過去我看了這個進門法子如此煩難那賊星就嚇去了大半想這碗飯也是狠不容易喫的一個人踱來踱去正在自己向自己斟酌的時候忽的對面又來了一個人也是賊頭賊腦的向着萬家的高牆東瞧西望見了我便打着切口問我兩下裏一談知道彼此是同道我便告訴他進門的爲難并且曉得他們的小老婆狠利害那個朋友聽了却搖搖頭道不要緊不要緊難道我們兩個好男子不能服侍一個婦人麼停會晚上你若胆怯只要跟在後面做個接應便了我想這句話到狠不差便答應了他他知道我身上已是沒有錢的了便同我到一家飯店裏去飽餐了一頓札束定當候到二更時候各人帶了一把單刀渉水原來那對河的後面我想那個朋友必定教我一同游河過去的了不料他却不用

小屋的門前本來停着一隻擺渡船沒有繩索縛住祇用一小小的竹竿阡着那朋友便向身上掏出一根狠長的繩來一頭繫上了一塊小石頭用力擲到那渡船上去砰的一聲已把那渡船牽住停了一會聽聽沒有人聲便扯着繩的那一頭將那渡船慢慢的拖了過來我們兩個人便上了船划了過去那個朋友本領狠好賸身蹤了兩蹤就由小屋跳到高牆上去了我也一蹤一跳的跟上到了一個所在見那去尋了好幾進房子却尋不着他們的臥房不知那老虎洞藏在什麼地方後來找到一間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外面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美人組着酥胸橫躺在一張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窗還開着裏面有一個人井是狠大的還有幾顆高大的梧桐樹我便聽那朋友的命令輕輕的竄到樹上那個朋友伏在樓窗對面的樹枝上那個朋友伏在樓窗對面的牆上拔出刀來好像要撲入窗內的樣子這個時候那吸煙的婦人右手正拿一根扦子蘸了黑沈沈的烟向那燈上嗤嗤的燒忽見那婦人的手向着樓窗外的屋上那時我三魂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只落得簌簌的抖個不住連那樹葉也瑟瑟的作戰起來幸虧得一陣清風恰巧吹來纔混過了那婦人的耳朵沒有被他看破救了我的性命我便放輕了鼻息一刻一刻的從樹上扒出來尋着了那個朋友便向身上掏出一根狠長的繩來一頭繫上了一塊小石頭用力擲到那渡船上去砰的一聲已把那渡船牽住停了一會聽聽沒有人聲便扯着繩的那一頭將那渡船慢慢的拖了過來我們兩個人便上了船划了過去那個朋友本領狠好賸身蹤了兩蹤就由小屋跳到高牆上去了我也一蹤一跳的跟上到了一個所在見那去尋了好幾進房子却尋不着他們的臥房不知那老虎洞藏在什麼地方後來找到一間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外面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美人組着酥胸橫躺在一張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窗還開着裏面有一個人井是狠大的還有幾顆高大的梧桐樹我便聽那朋友的命令輕輕的竄到樹上那個朋友伏在樓窗對面的牆上拔出刀來好像要撲入窗內的樣子這個時候那婦人右手正拿一根扦子蘸了黑沈沈的烟向那燈上嗤嗤的燒忽見那婦人的手向着樓窗外的屋上那時我三魂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只落得簌簌的抖個不住連那樹葉也瑟瑟的作戰起來幸虧得一陣清風恰巧吹來纔混過了那婦人的耳朵沒有被他看破救了我的性命我便放輕了鼻息一刻一刻的從樹上扒出來尋着了那個朋友便向身上掏出一根狠長的繩來一頭繫上了一塊小石頭用力擲到那渡船上去砰的一聲已把那渡船牽住停了一會聽聽沒有人聲便扯着繩的那一頭將那渡船慢慢的拖了過來我們兩個人便上了船划了過去那個朋友本領狠好賸身蹤了兩蹤就由小屋跳到高牆上去了我也一蹤一跳的跟上到了一個所在見那去尋了好幾進房子却尋不着他們的臥房不知那老虎洞藏在什麼地方後來找到一間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外面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美人組着酥胸橫躺在一張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窗還開着裏面有一個人井是狠大的還有幾顆高大的梧桐樹我便聽那朋友的命令輕輕的竄到樹上那個朋友伏在樓窗對面的牆上拔出刀來好像要撲入窗內的樣子這個時候那婦人右手正拿一根扦子蘸了黑沈沈的烟向那燈上嗤嗤的燒忽見那婦人的手向着樓窗外的屋上那時我三魂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只落得簌簌的抖個不住連那樹葉也瑟瑟的作戰起來幸虧得一陣清風恰巧吹來纔混過了那婦人的耳朵沒有被他看破救了我的性命我便放輕了鼻息一刻一刻的從樹上扒出來尋着了那個朋友便向身上掏出一根狠長的繩來一頭繫上了一塊小石頭用力擲到那渡船上去砰的一聲已把那渡船牽住停了一會聽聽沒有人聲便扯着繩的那一頭將那渡船慢慢的拖了過來我們兩個人便上了船划了過去那個朋友本領狠好賸身蹤了兩蹤就由小屋跳到高牆上去了我也一蹤一跳的跟上到了一個所在見那去尋了好幾進房子却尋不着他們的臥房不知那老虎洞藏在什麼地方後來找到一間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外面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美人組着酥胸橫躺在一張大床上吸他的鴉片煙樓窗還開着裏面有一個人井是狠大的還有幾顆高大的梧桐樹我便聽那朋友的命令輕輕的竄到樹上那個朋友伏在樓窗對面的牆上拔出刀來好像要撲入窗內的樣子這個時候那婦人右手正拿一根扦子蘸了黑沈沈的烟向那燈上嗤嗤的燒忽見那婦人的手向着樓窗外的屋上那時我三

燕子

馬賊俗稱紅鬍子以東三省爲出產地擁衆結夥橫行無忌燕子卽其中首領也庚子拳亂後燕子目光而色不一日哈爾濱刑場斬一鉅盜盜未至人民觀者已如堵皆咨嗟歎息謂若個好男兒乃如此下場殊不值得一若忘其平日種種罪惡而深致憫惜之意者俄而兵士數百挾一大漢至其人身長面黑兩眼之怪物昂其首大踏步而前意氣軒然絕無懊喪之色而兵士則皆露刃實彈前後擁護惴惴焉若恐其脫械以去者鉅盜爲誰則著名馬賊燕子是也燕子卽其中首領也庚子拳亂後燕子一跟班的好飯碗看官們要曉得我的姓名歷那我倒有些難爲情恕不告訴了罷哈哈再會再會

（劍秋）

了漏了好一出友可憐倒在牆脚下已是死得直挺挺的了心口頭露出一些像粗鐵絲樣子的一件東西伸手拔出一看原來是一根烟扦子却從前心直穿到後心眞好利害的傢伙呢我便背了那朋友的死屍放在一個僻靜地方用刀掘了一個土窟把那死屍埋了一重一重的跳出來仍從渡船上渡了過去灑了幾滴眼淚可惜沒有知道他的姓名不曾給他做下一個標記那豈不是狠可憐的麼唉了這個大驚嚇便嚇退了不險不險我第一次發利市就喫了一路上討飯回來好在家鄉的人都沒有知道這件事情也不必更改姓名就尋着了這個

糾集黨羽數千人。稱霸於吉黑兩省。聞搜人劫物。戕官圍城之案。歲必有數起。復時時擾及東清鐵道中國防勇固視若無物。即俄國哥薩克馬隊。夙以驍勇稱者。亦往往為其所敗。因是而兩國官吏。咸恨之刺骨。誓為地方除此鉅害。然卒無如之何。

燕子有情婦居阿什河之東門內。月必微服往宿二三夜。然後去。人無知者。即知亦不敢舉發。懼其黨之報復也。一日燕子又往。尋舊好。由窗古塔隔頭等車票赴阿什河。挈從者二人。舉動豪侈。見者疑為達官。而不知即大名鼎鼎之綠林鉅盜也。既抵阿什河。逕詣婦處留宿。夜將半。燕子忽謂婦曰。此地不可久居矣。婦問其故。燕子曰。爾不聞門外馬蹄聲得得。往來弗絕乎。此間必有識我者。彼輩懼我勢甚。不敢動耳。稍遲則援兵至矣。明日。燕子乃易服行。仍由鐵道赴哈爾濱。甫下車。兵警突起。以黑索繫之。去蓋車未至。而阿什河之電先至。俄兵俄警已密佈車站左右。故燕子不及抵抗。束手就縛也。

哈爾濱雖俄地。然華人之商於此者至夥。故我國設有交涉局。局置總辦一人。委員數人。以辦理交涉事。燕子既就縛。即由某總辦委員訊問。委員年少氣盛。據案高坐。命提燕子至。拍案問曰。爾即燕子乎。曰然。爾知所犯之罪乎。曰燕子之罪。上通於天。下極於地。不

待人言燕子自知之委員曰好好一個人何爲不慶不工而甘於爲匪燕子正色曰我豈生而爲匪也因伸其頸以手作勢委員無奈乃囚於密室而命兵役邏守之

者特爲汝輩貪官汚吏所迫不得已而落草耳委員怒厲聲問曰聞爾黨羽不少現匿何處速供無隱燕子笑曰爾欲我賣友乎燕子男兒豈作此卑賤事不擒則已擒則砍頭可也

方燕子就縛時既在俄國車站而歷年所犯案率在東滑鐵路沿線又半與俄人有關係翌日復由某總辦與俄官霍某會審燕子械其手鐐其足鐵索聯瑞由兵士數十夾持而入既至立而不跪霍曰

也因伸其頸以手作勢委員無奈乃囚於密室而命兵役邏守之

命通譯傳語曰爾何不跪燕子曰我中國人也應向中國官長跪豈能爲黃鬚碧眼兒屈膝哉霍曰

汝做紅鬍子幾年犯案若干次燕子大怒曰我誠紅鬍子誠殺人放火無所不爲然人人皆可怨

我恨我黑我殺我獨汝不能霍亦變色曰汝言何爲者燕子笑曰汝不解我語乎

容身地汝知我輩爲匪所用之槍械何自來乎皆購之於汝國商人者也汝國野心勃勃無事則利用吾輩資以利器及地方稍稍不靖則又藉口於吾輩之騷擾調兵遣將以肆其蠶食鯨吞之計是

吾輩乃大有造於汝國者也汝豈當敬之禮之感謝之何得呼我爲紅鬍子燕子侃侃而談旁若無

人皆咋舌不止竊竊私語曰好男兒好男兒

霞至此束手無策擬設計以誘其供乃和其容婉言以詢之曰吾甚爲汝惜以汝之才前途大有可爲非碌碌無能者可比汝能直言無隱我當爲汝設法免一死須知中國官吏無敢不聽我燕子乃公固非畏死者兵役羣起阻之霞亦怒目示俄兵俄兵槍齊舉刃皆出鞘燕子仰天笑曰此豈足以懼乃公哉燕子橫行兩省大小數十戰槍彈如雨炮聲如雷轟曾不足動我心此區區者乃公子不待其辭畢遽瞋目怒吼曰汝何言汝爲外人不應廷辱我國官吏因舉手械直撲霞且曰汝識某總辦見霞被困恐激生他變急呼曰燕子汝來燕子則噭然應叩首伏案下慷慨述前案一一無所在則堅不吐實固詢之乃曰長官請毋庸窮究燕子厲然自若神色不少變將退忽凄然淚下旁萬劇決不作此不義事也讞定判處死刑燕子聞之叱曰汝何知燕子豈畏死而泣乃以堂上之七旬老母無人奉養耳臨刑袖出羌帖書千吊卽首謂監斬官曰小人有母請以此郵寄窩古塔某處以爲日後廿旨費又出五百吊遍犒兵役及行刑者乃從容引頸受戮

此事吾聞之黑省友人且言燕子精俄語方交涉局會訊時通譯某譯霞語庸謏燕子嗤之

曰。若曹。祇。會恃洋勢欺人耳。因以雷語譯華語。滔滔汩汩。熟極而流。雖老於皖者。弗及不知其何以能此也。嗚呼。如此奇男子。國家弗能用。而使觸刑綱。以死亦可哀已。

（夢亞）

巡警捕盜

小說篇 短事類

（夢亞）

距上海之某某鎮三里許。有葫蘆灣焉。灣之楊某。來土盜七八人。破門而入。但嘗手無寸鐵。望而知爲土著某。即潛出後門。奔赴鄰鎮之警局。求救援。巡警乃率十餘人。隨某往。挺胸凸肚。若奮勇赴前。敵然鎮人。莫不交口稱感曰。吾民蜗脂膏以養斯巡。今日見之耳。無何。行至牛郎廟。巡警忽止。一警吹笛數聲。鳴槍某急。乞憐曰。距家尙里許。已逃了。一某何。奈而返。及抵家。已爲盜飽掠一空而去。

夢亞曰。某處陸警誤賣瓜良民爲盜。致奔水溺死。葫蘆灣土盜七八人。手無寸鐵。而巡警固十餘人也。反縱之去。吾民竭脂膏以養斯廢物。何爲也哉。

姊姊！妹妹！今夜有花鼓戲！去邪否！

花鼓戲

巡警聞之私相慶幸約衆數十人三五成羣結隊前往混入衆中久之驚笛聲起大呼捕拿鄉人出不意鳥獸散巡警捕十五人拖拽到局若獲大盜然禁閉一夜不問聽者唱者各罰銀十金釋之去夢亞與警局相距咫尺每見其役購置食品絡繹不絕每晚收差必大沽酒肉月得約十元何以作福若此今觀於此而夙昔之疑團始恍然大悟。

小說會既　博徒之兒

余友章君掌教小學五年矣去今二年前曾訪其校見彼數十兒童活潑潑地眞氣彌滿粉頰紅顏彌復可愛或伏校園瓜棚後藉彼綠葉蔭蔽爲捉迷藏之戲或則二三小友聯坐於運動場側之椅共讀童話或兒童雜誌每有會意則忻然鼓掌笑逐四徹章君徘徊其間溫顏道貌藹然可親時一幼生趨前注其美麗之目振嫩喉語曰先生乎吾將聚吾哥哥弟弟站一大圈唱一支青蛙歌也章君則吻其小手嘆曰甚佳游戲以共同爲之爲樂滋厚此兒遂歡躍以去聚其小友余念小學校者殆即所謂極樂國土試思此數十兒童誰萌鄙客誰有憂思者未經社會之薰陶弗受人事之促迫直任性情是謂天眞余恨人也然一涉此境頓使如海穩愁亦以暫忘可愛哉小學校也安得返吾於童年爲一小學生耶。

（藥匈）

余訪章君在午後。未既。鈴聲作。兒童則魚貫入教室。教室中有參觀席。余思章君施教必精密圓滿。欲得寓目。遂入參觀席而頓有一事觸余眼簾。蓋二年級生座中。乃有一十五六齡之童子。挨諸學齡兒而察其容儀與專心實超其儕偶。整頓全神。以注學業。章君所授。殆無一語一字遺也。因即專注此兒。而察其貌。豐顏庭顧。頗類總兒。衣履雖敝舊。然極整潔。齡。是兒當爲中學生。何乃猶居小學二年級耶。察其貌。豐顏庭顧。頗類總兒。衣履雖敝舊。然極整潔。也。因益異之。及課畢。學童散歸。余乃以所見詢章君。章君曰。是誠佳兒。誠好學生。君乃賞識之眼力殊弗弱也。特是兒處境良堪傷歎。全校兒童。當莫逾其苦楚。請爲君述其歷史。君聞之必且欷歔憾歎爲之淚下也。余亟曰。願聞。願聞章君曰。是兒曰王根生。其父所業。乃在士農工賈而外。蓋所耽惟博耳。博匪業而根生父終其歲月爲之。不啻業矣。斯事之餘。則概弗問聞。博而勝。則酒壺自擁。陶然覓醉。或敗歸。則痛罵其婦若子。或竟益以扑撻其慭慭。婦則賢婦也。心非夫之所爲。時婉辭諫顧弗效。乃如豺虎。不可嚮邇。故根生顏面時呈創痕也。然其婦則賢婦也。心非夫之所爲。時婉辭諫顧弗效。雖進之於其歉時。僅免辱罵而已。然婦弗肯怨。自以操勞之餘。製香囊荷包之屬。令根生入市售之。略獲贏利。以置餐食。故父雖不事生產。而三餐之供。未嘗弗周。其時根生總十一齡耳。負囊叫賣。居然極整潔。

其性靈可不謂人世之至不幸耶然閱世漸深則感觸亦衆感觸所起是釀思想根生念他兒之父各有其業日暮歸來則出果於懷餉其兒女兒女則笑顏受之饒膝作歌以悅父母父母更爲之述故事講異聞使之多智試思此樂甫面不易回顧我家乃永未有此也更念鄰室之兒晨則挾書包唱新歌以赴學校歸則出其新課低回諷誦披其手工圖畫之作品則光彩爛然至可玩愛而吾雖欲從夢寐求之亦何可得蓋弗入學校固弗能夢爲學生也吾亦聞人之言曰人而無能弗克自立吾父不顧其家吾母手工所得數亦至微何能謂有恃而無恐而吾爲子者復以失學一無能爲終日向街頭負販奔走何從得益混沌終身人世所羞況吾欲求混混沌終身而不可得耶西舍李氏弟進小學三載已能作書昨見其投函郵局寄奉其父彼少吾四年也乃能爲此豈不令我媿怍欲死嘻吾必入學矣根生念此已決遂請諸母謂願節晨餐之半以爲學費母歎曰爾今十四歲矣負販年年胥春浪擲爾之入學我豈弗思徒以力弗能勝遂忍心棄負耳兒今既以爲言吾豈惡得弗贊成之學費之事爾且毋慮吾決以節之又節儻之然必不令爾減餐也根生感謝喜極不自禁其明日遂來吾(章君自謂)校其母送之語我曰此兒有父而父不顧致令失學及於今茲貧人世可憐生顧先生善誨之也言已淚暗下吾因改容諾之後洞悉其家狀況即免其學費其母特來致謝而根

生之爲學日益奮蓋其發勵之志與慈母之訓幷力以爲督責故學行恆越他兒且年究匪稚今在二年級爲高才生矣以此佳兒人且譽爲令子爲千里駒而獨見惡於父誠不可解猶記某日之晚功課已畢一兒忽來告王根生惰甚今將弗携書包歸也因詢王王無言淚珠逆出乃携入吾室和顏問之謂豈以課已盡記耶抑以歸後將負販故無暇温習耶若毋泣可語我以其故根生乃拭其悲淚悽然曰父不許讀也自我來校父亦弗置可否惟我夜讀則必逢彼之怒弗如犬吠清婉不及驚鳴爲此叨叨怒我孰甚昨夕我讀復逢父怒怒則擊我之背並以書投火焚之幸有阿母爲諸其手今復携歸者此書眞遺一炬矣語有頃續言曰每日功課苟有退步願受先生罰乞先生許之也吾頭首者再謂之曰以爾勤奮必弗致退吾許爾弗携書歸矣根生乃忻然去章君語至此顧余而歎余亦頻歎慨然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有之哉博徒儥是後余浪走京華與章君別復二年今年夏章君校中開畢業會余歸裝方卸暄既畢余急詢曰王根生今何如耶此屆畢業彼得最優等證書耶章君蹙額言曰誠然最優等也惟此兒厄運較前益深今歲所歷尤所難堪然其行詣吾敢謂當世士夫未必能過此兒誠非常人

也。前夕。方遭父撻。頑臥於床。今日此會。當爲其生最初之慶。母曰。乃弗得親與。受人讚美。良可歎息。余曰。根生近復何所苦也。父撻其常事。當有更甚者。章君曰。信如君言。尙有更甚者。此事言之眞堪悲泣。根生則時一過之。痛哭而昏醒。則復哭。以此形容枯槁。精散神越。乃父不諒。促之爲炊。事根生僅不能舉。則大怒。撻之無算。遂強起爲之。自怨曰。吾因奮力操勞。倍於母在之日。其時父矢賢助厥壯。母雖欲怒。已如柴。趾乃無肉。君更遇之者。必謂非前人矣。逮昨年根生父續娶新婦。素著暴名。爲根生憂。潛與米瑣屑濱其清。思驀中博資。時見挪移。顯輸出絕吝。一己之外。弗能飽根生。故此際根生骨立。

事。事事弗慎。又將煩我手掌矣。繼母趨視。佯驚良久。忽驟然曰。此毒草也。以飲其黑貓。貓立斃。乃大罵曰。小兒敢飲焉。入夜。父歸視菜中雜草屑。怒根生。曰。小兒安案有鹽茶油。然深碧念。當是繼母所陳。

根生。人。來。救父始釋手。明日根生蘇。但聞父母之。詈聲。與幼弟哭聲相應也。然復扶。疾操作。靡有怨色。前。徒手自苦耳。杖此。畜生。宜將此。也。父更。梃之。弗已。後鄰。之立昏繼母。復出。梃於門側。授父。曰。夕。其。父博大負以根。生洩其忿。撻傷兩腿。放。臥。疾於床。今日猶弗得來。也。

余。聆。其。章君言已。髮爲之指。其父。其繼母何。酷。無人道。一至於此。然一念根生。其服。勞。供養。受虐弗。懟。又。令。余。爺然起敬。乃瞑想其容貌。自語曰。若。此兒者謂之孝子。堪以無愧。其時畢業。會已開。章君。請。資。中。之。開人皆登臺演說。卒及余。余小子何。人。敢以當此。章君固請。弗獲辭。乃亦整襟登臺。取粉筆。大書於版曰。「本校之光。王孝子」。書。已。遂述根生之事於座客。及余下。臺。座客皆穆。然。斂。容。

欷。歔。大。書。

上回說的那王雪樓聞聲跑去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朝夕印在腦內的圭隱這一喜的喜的是佳人奇遇驚的是桑陌攸關欲前心怯欲罷不能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忽見圭娘回首轉身慕地覩着雪樓臉上登時泛起朵朵桃花一言不發雪樓被他打了個正照面更是萬分羞澀那時四雙烏漆漆的眼珠對着兩張白臉立在那碧綠樹陰中被那反射的光線照在臉上現出那五光來正如六角結晶體映在日光下一般煞是好看看官諸君以爲斯時這個景像是最好的了誰知彩雲易散好景難常這面立着一對淫人是誰呢也是個新婦寡婦來掃墓的後面跟着個情夫閘那女的哭道我的天呀你忍心拋下我這苦命人去了你教我以後的冷冷清清如何好過呢忽又聞那男的說道我的好妹子不要哭了那死鬼哭他何益以後的青春有我就不見得冷呢那女的聞着就嗤的一笑說道憎才這不過是虛應故事罷了你就這麼囉囉嗦嗦的倘被傍人聽着那還成句活嗎噫舊的去了那莊周鼓盆之歌亦是有感而作的幸喜還有先前的冰霜明月就可把後來的桃花流水

不好意思只得訕訕而出出至屏門後忽聞一人作問語道倪敎員到那裏去了聽一人答道倪敎員到那裏去了聽一人答道倪敎員到那裏去了聽一人答

是今天似猴有心事樣兒。上午好好的問我那條黃狗兒死掉了。你可知道麼。得半句。就不說了。我正摸不着是個什麼頭腦。又聽得先前的說道呀！他覺。如此關切我。致我何以為情呢。圭娘。這個時候。眞是進退維谷。說時遲那時快。他那個斗大的頭顱。覺要擡到自己懷中來了。圭娘至此已是問不容髮。忙連連的打了幾個咳嗽。急將身望後退了兩步。那個痴痴迷迷的雪樓也就被這咳嗽打醒了。抬起頭來。見圭娘羞羞澀澀的立在那裏。他知道了。圭娘聽到這裏。心中就一動。想要回身忽見屏門左首鞠進一人。低下頭來。自言自語的道。客廳中發起這一對可憐虫哀聲咳嗽。眞如空谷傳聲一般。又如秦腔中之梆子聲。可可不絕。煞是好聽。然而兩人第一個聲音雖發出了。這第二個聲音却狠難的。這邊是反舌無聲。那邊是噤口寒蟬。幸喜那時來了一個解交的大王。外間講堂中忽起了一種奇聲。道倪敎員不在這裏。你覺敢欺負我麼。忙跑出去了幾句。這個頑兒總算是解了。圭娘乘着這個大好的機會。就如魚出沸鼎。鳥脫樊籠。

情字的結果必無好的。情愈深。恨愈重。試看長生殿桃花扇紅樓夢諸書。有幾個畫眉夫婦有幾個

伯。德。燈。況。儂。已。是。薄。命。再何。能。忍。心去。誤。人。呢。倘苟。一。不。愼。被那。情。魔。所。縛。則不。僅。添生。者。益。更。

貽。亡者辱了。不如此刻想個法子使他外出立身人不在面前這情就無所用情無所用我就可以。

逍。遙。自。樂。懸。崖勒馬在此。一。着想到這裏打定了主意。即回到房中作了兩首詩兒。拿出來。放在那。

的。本。日。功。課。的誰知。竟不。出他所料。到。得。當。日下午。雪樓果來。看他。

七。絕。即念。道。翻開。一。看。見書中。夾着。一。紙。那字兒。狠寫。得秀。儷。知是。圭娘手。筆。急拿。來。一。看。是兩。首。

胡。生。課。本。中。曉得。雪。樓。天。天。要。來。看他。功。課。的。

逍。遙。自。樂。懸。崖。勒。馬。在。此。一。着。想。到。這。裏。打。定。了。主。意。即。回。到。房。中。作。了。兩。首。詩。兒。拿。出。來。放。在。那。

貽。亡。者。辱。了。不。如。此。刻。想。個。法。子。使。他。外。出。立。身。人。不。在。面。前。這。情。就。無。所。用。情。無。所。用。我。就。可。以。

伯。德。燈。況。儂。已。是。薄。命。再。何。能。忍。心。去。誤。人。呢。倘。苟。一。不。愼。被。那。情。魔。所。縛。則。不。僅。添。生。者。益。更。

雪樓看畢。曉得。雪樓天天要來看他功課的誰知竟不出他所料到得當日下午雪樓果來看他。

自歎道。咳。巾幗中有此種人到也難得。我雪樓阿彌陀佛也不知念了幾十世才修得到此想司馬。

相。如。當。日。那。般無。雙。艷。福。看來還不如我們這樣清高呢彼所爲肉體上的愛。

愛。情。精。神。上。的。愛。情。一。任。地。老。天。荒。永歷。不磨。肉體上的愛。情。則如過眼雲煙。雲時頓滅。故他們到。

後。來。卒。有。病。渴之。感。古人道得好。士爲知己死。冀說他是勉勵我規諫我。就是要我去。。。啊。我亦。

阿儂深愧答知音。辜負相如一。曲琴。雪裏梅花。樓上月。如何不自守冰心。

薄命儂如秋海棠。君家情重枉憐香。黃花自有凌霜骨。當與西風戰一場。

雪樓看畢。曉得。雪樓阿彌陀佛也不知念了幾十世才修得到此想司馬。

自歎道。咳。巾幗中有此種人到也難得。我雪樓阿彌陀佛也不知念了幾十世才修得到此想司馬。

相。如。當。日。那。般無。雙。艷。福。看來還不如我們這樣清高呢彼所爲肉體上的愛。

愛。情。精。神。上。的。愛。情。一。任。地。老。天。荒。永歷。不磨。肉體上的愛。情。則如過眼雲煙。雲時頓滅。故他們到。

後。來。卒。有。病。渴之。感。古人道得好。士爲知己死。冀說他是勉勵我規諫我。就是要我去。。。啊。我亦。

阿儂深愧答知音。辜負相如一。曲琴。雪裏梅花。樓上月。如何不自守冰心。

薄命儂如秋海棠。君家情重枉憐香。黃花自有凌霜骨。當與西風戰一場。

情●頭的。他正在這裏喃喃自語的時候。忽有一種蓬!!!。敲門之聲。達於室內。可笑●那痴雁似的雪樓。猶如●秋●風過耳●一●般。後來敲得愈緊。連連喊道。開門!。郵差送信!那時●秀●儷夫●人在第三層室內。都●聞●着●了。忙跑出來。見講堂中●雪樓兀自的在那●裏出●神●張着兩隻黑眼。翕動一●片紅●唇手兒好●似舞。陋●鈴。腿兒好似走馬燈●當時那付景●像若使丁慕琴先生看着繪出來。眞是一●絕●妙的滑稽畫。

秀儷夫人對着這個痴漢。忙笑喊道。王先生。你敢是在這裏夢遊麼。寒●可惜那嫦娥已被玉●皇喚去●吧。

去做花鳥使了。雪樓猛地裏聞着這句話。斂了神看是秀儷夫人到●大不●好意思起來。忙答道。不●●●●●●是。我正為一個算題兒想不出他的奧理來。到被夫人窺破了。夫人又道。是個三角題麼。

是測量路徑的遠近麼。斯時夫人問得一步緊上一步。可憐那雪樓答的一步退下一步。正如打了敗仗。只願逃命好。得那軍中戰鼓敵得緊急。敗軍就借此一鼓作氣回掩過來。正待預備對敵。及至聽並不是什麼戰鼓。原來是那二進大門被郵差鬧得震天的響。聽他聲聲喊道。裏面的人聽到這裏忙去開了門。見那個郵差滿口白沫喘若吳牛的說道罷!!若似這樣信兒一天送十封

人眞會要燥死拿去吧。言畢遞過一封信來。蓋了回單。匆匆出去。雪樓依舊把門拴好。回到書室中。

拆開一看。原來是他同學宋玉麟寄與他的。看了一會。對着這封信兒。好似遲疑不決的樣子。繼復說道。決計去罷！他那信上說什麼話。作者亦不曉得。但雪樓的行徑。作者是深曉得的。他就是那革命字號。老同盟會裏人物。估量着這封信兒上說的話。一定又是什麼秘密運動咳。誰知後來的事。覺不出作者這一料。看官諸君。曉得是箇什麼事呢。說起來要令人可歌可泣。就是二十世紀中大革命史上驚天動地最有價值的黃花崗一役。七十二烈士的英魂碧血。啼紅終古埋沒於黃花崗下。吾人知其名者不過寥寥十數人而已。余友王雪樓君不幸亦同遭此劫。這一封書兒。直是他的一道催命符。倘作者今日不說出這一代無名英雄大千莽莽中有誰人曉得。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雪樓看罷了書。知道是個絕好的機會。況他又勸我去幹功立業。假若不去。豈不辜負了愛我者之一片苦心麼。這一去。眞是上爲祖國雪恥。下爲蛾眉吐氣。俺雪樓是堂堂的好男兒。昂昂的大丈夫。世人爭欲先飲桑乾之血爲快。俺雪樓何事偏落人後。正是男兒當合泰山死。大好頭顱一擲輕。斯時不去。尙待何時。當夜打定了主意。卽在燈下作了一封書與秀儷夫人及圭娘作別。待到次日晨曦初上。你看他半肩行李。一劍龍泉。翩然向那槍林彈雨中去了。不到半月。已抵廣州。斯時同志都已雲集。大衆見雪樓到來。都個個精神百倍。他那個同學宋玉麟更是異常歡迎。於是大家

就提議那進行手續有的說就舉行爲妙有的說不如稍待裏應外合爲妙兼說紛紛不一看官諸君要曉得處事須剛毅果斷優游不決是誤事之機他們這一回事敗不在這四個字上頭歷機事不密到害成他們既稽延日久就有風聲漏洩出去那提督李準偵了這個消息吃驚不小當夜就調了巡防營去把他們那個廂所圍得水洩不通那時他們都已曉得內中有個人說道諸君此時不走尙待死麼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雪樓聽着這句話就氣極道此是乾坤何等時進是生路退是死路你敢說這些衰頹挫志的話麼一彈一個大聲喊道諸君快來呼！這正是我們一時千古千古一時的時候不可輕輕放過！於是大衆憑着一語之勇向敵軍猛撲起來這身輕如燕的雪樓反而退到後邊去了這是何故呢聽作者交代出來他正是爲着那圭娘的心事未了這正叫做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故古來大英雄大豪傑這情字關頭總打不開臨死尙爲情絲所縛呢你看他斯時東張西望的好似尋人的樣兒到後來果然被他從樓底下尋出個人來一看是個廚子他就道廚子哥我此時也無暇與你細說有一封信在此望你千萬替我投到郵局裏去這裏另外有銀元十枚與你拿去作爲賞錢了信兒卽忙送竇此時雪樓胸中除一死外沒有

印章。剛璇。終告。摸。獨。精打。友。王。軍。勇。福。臨。民。國。工。夫。對。準。可。憐。別。的。掛。墨。於是復。勇躍上前。去幫。衆。擊。敵。那時。夜已過。半星月無光。但見形。雲深。深。的。罩。着這。一。塊。土。砰確之。聲不絕於耳。無奈他們。究竟寡不。敵。衆。漸漸的。支持不。住。那時。忽然有。個。人把手。槍。有。一。種。敏。捷。好去消差。圭娘接着。順面一看。是雪樓。寄與自己的。那一喜。眞是心。花怒。放忙進。去。蓋了。個。印。章。璇出大門。見迎面匆匆的來了個郵差。遞過一封書來。道。這是雙掛號寄來的。望女士給我一個。圖。章。好。出。售。有。秀。儷。夫。人。曉。得。他。的。心。事。暗。地。裏。每。每。勸。慰。他。無。奈。人。間。的。藥。餌。治不。得。相。思。症。華陀。扁鵲。術。窮。秀。儷。夫。人見。徒。勸。無。益。亦只。得罷。了。一天薄暮。校課已完。圭娘正預備赴娘家去走一遭。

摸。索。着。這。一。塊。土。砰確之。聲不絕於耳。無奈他們。究竟寡不。敵。衆。漸漸的。支持不。住。那時。忽然有。個。人把手。槍。有。一。種。敏。捷。好。去。消差。圭娘接着。順面一看。是雪樓。寄與自己的。那一喜。眞是心。花怒。放忙進。去。蓋了。個。印。

單與他去後便翻過面來看是何日寄的不看猶可這一看見他那雙秋水也呆了那點櫻唇也白了那雙春蔥也顫了這是何故呢原來那反面信套上有五個血印縐紋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啓書看是一紙絕命書遂嗚咽而讀曰

我親愛之圭隱女士鑒此書付郵之日即僕絕命之時也願男兒生不成名死當葬身馬革與其忍辱以偷生何如殺敵沙場而死推倒虜廷是僕之素志雖死無所恨也所不瞑目者惟上不能爲祖國雪恥下不能爲知己吐氣引以爲憾焉雖然僕之此去以酬女士之詩嫉愧而去也則僕今日之死謂爲祖國死也可謂爲知己死也亦無不可嗚呼人生得一知已死且無憾況僕承垂青於女士哉紅粉憐才千古不易僕死無憾矣僕死可瞑目矣此書至日希女士勿爲僕悲當爲僕賀也人天永隔後會無期同心有約結以來生附絕命律句一首呈閱餘不宣

玉雪樓臨難上言

詩曰

話到中原劇可憐胡塵莽莽遍腥羶忍拋鄉井憑吹管不惜頭顱猛着鞭半局殘棋敲子夜幾回磨劍慨丁年裹尸馬革男兒事一度臨風一快然

圭娘讀罷淚珠兒已是滴滿蠻箋覺一股酸辛自脚跟直遞至頂門身子便咕咚一聲倒在床上晉

過去了。當下秀儷夫人聞着這個聲浪。急忙跑來。瞧着景況。直急得如鍋上螞蟻一般。忙把通關散塞在鼻內。然後用薑湯灌下。好容易才悠悠轉來。低聲叫了一聲道。可憐吾親愛之妹子。汝何自創至此。那人兒不久便可回來的。圭娘聽着柔聲喘氣的答道。姊平汝尙謂他可安然回來乎。棹上書兒請你試閱之。夫人聞言即將來書展閱畢。駭然言道。咳雪樓遇難了麼。爲國而死。畢竟是好男兒。你不見他信上叫你當要賀他的話嗎。你今若此豈不是背了知已的遺言麼。吾勸你達觀些。你是個懿心人。當聽吾所勸的是。狠危險的就想到他娘家去通個信。無如夜已將子。料來不及。只得去與他先生商量。隨道妹請寬些。我去卽來。茶水這裏俱備着。要什麼儘管告我好了。言罷。圭娘點首。夫人去後。圭娘自思道。不是我誤了他麼。雪樓今生不能團聚。妻子不能好合。姊妹不能言歡。手足折了。雁翅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一薄命人。既負亡人於先。又害良友於後。我要這條苦命兒留在世間何用。復想起昔日那二首詩內的黃花自是凌霜骨。當與西風一陣。索性連茶水都不

飲了。只是。求他早死。忽覩着窗前台上筆墨隨喚老媽取了過來放在床前就想拿起筆來寫可憐頭重眼花一栽身又倒了下去老媽忙道奶奶何苦呢病得如此還要作什麼孽快替我拿來老媽無奈只得拿到他枕邊圭娘即拚命的取了一張白紙那紙上迷迷離離的寫了一首七律微聲自吟道

儂今死去閱天公底事書生命易窮白盡灘頭悲逝水黃花崗上感秋風夜深慘斷聲蛾綠日暮飛來一雁紅太息君身爲妾誤有人地下慰英雄

圭娘吟罷喘若吳牛定了一回細思一生的逆境重重疊疊潮上心頭空抱着柳絮高才無處揮用弱齡喪父垂髫亡母彌月哭夫今又誤友想到這裏就嬌嗔一聲道罷了！天地無情可憐儂！我那親愛的雪兒說到這裏那雙盈盈的秋水兒就望上一翻那張可愛的鵝蛋臉兒就變了紙灰色那口似荷包的櫻唇兒就泛了白那十指春葱的玉手兒就僵了骨正是空魂一縷控訴離恨之天寃孽三生同瘞埋愁之地鳥啼月落夢冷三更此恨悠悠天長地久當下那媽子看着這個樣兒急呼道夫人！不好了！快來！快來！！快來！！！夫人聞聲急進撫尸大哭讀着圭娘胸前那首詩兒又哭道可憐個儂！作者寫至此亦不禁哭道可憐個儂！

（不受酬）

（完）

小說 情書 慣慣艷史

（續）　（南部述）

然楚館嗣此見慣慣匪徵不露冷落態情款且較前有加慣慣怪問之則曰前親某某二君同飲於陝西巷之醉瓊林記者亦在座時黑雲密布大雨滂沱京師路政素不治咫尺行人爲之斷絕來往某君忽道及楚館事笑謂慣慣何不招之同酌記者亦以絕未識荆爲憾從旁慫恿之願慮雨太惡不能必來姑以電話約焉楚館始未稔何人以雨辭繼知爲道上已積水盈尺行人爲之斷絕來往某君忽道及楚館事笑謂慣慣何不招之同酌記者亦以絕未識荆爲憾從旁慫恿之願慮雨太惡不能必來姑以電話約焉楚館始未稔何人以雨辭繼知爲親君者敬君也君當世眞有情之君子妾幸得爲君子所識願已足矣他又何求若亦在座時黑雲密布大雨滂沱京師路政素不治咫尺行人爲之斷絕來往某君忽道及楚館事笑謂慣慣何不招之同酌記者亦以絕未識荆爲憾從旁慫恿之願慮雨太惡不能必來姑以電話約焉楚館始未稔何人以雨辭繼知爲道上已積水盈尺行人爲之斷絕來往某君忽道及楚館事笑謂慣慣何不招之同酌記者亦以絕未識荆爲憾從旁慫恿之願慮雨太惡不能必來姑以電話約焉楚館始未稔何人以雨辭繼知爲親君者敬君也君當世眞有情之君子妾幸得爲君子所識願已足矣他又何求一日慣慣與友人

慣慣乃胃雨而至途中雖乘騾車然所衣粵絲衣褲均已淋濕楚館待慣慣之情於此可見而當時楚館唯一之意中人矣飲既畢慣慣呼車送之歸渠等坐車內記者偉列坐於車側時正三更許天黑如盤沿路二人語細不可辯又時吃吃作笑聲此一段光景記者迄今思之蓋猶艷羨不已也

金銀與盡供軍糈愛國從來屬美人民國成立以來財政困難司農仰屋軍政學商各界均提倡國民捐凡捐八大胡同之姊妹花亦聞風踵起某月日於湖廣會館開音樂會即以售票所入充國民捐凡捐多而踴躍輸脂南朝金粉例須登台獻技一試珠喉一時轟動全城萬人空巷顧到會者雖

將自認特別捐者覺無二有某某等妓登台演說洋洋數百言台下雖作拍手聲仍無一人肯解

慳囊者此亦足見北京社會之心理矣楚館是日亦到會目此勃然乃登台言曰吾知諸君今日非爲紓國家財政之困難而來乃仍挾一看花顧玉之目的來也不過平日之看花顧玉所得報酬甚微今日則番佛一尊可飽覽名花數百諸君心事盡於此至於國家之存亡固非諸君所計及矣妾雖青樓中人頗知大義請以向日所得脂粉金聊充國民捐以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未知諸君聞之無不面紅至頸至有逃席去者然場中經此激刺始稍稍有捐資之人是日得金雖不多然不可謂非楚館力也自楚館在音樂會演說後聲譽鵲起達官巨人聞名而訪者絡繹不絕憧憧往來是否又得一意中人耶憧憧曰余向以卿爲知己今聞卿言是卿猶視我爲朝秦暮楚見好愛好之人也古人云得一知已死無憾誠哉知己之難得也楚館聞斯言淚下急答曰儂過矣然既非如儂所言曷爲隔絕許久憧憧曰予之心迹早已明言昔日之所以數來者慮卿岑寂爲卿破愁悶耳今侍卿左右不慮無人又何必●●●憧憧言至此楚館急止之曰咄四郎四郎君謂知已難得儂確

語。但漢民不知君心僞也君不知漢民心斯乃實耳儂此次再入青樓實有所不得已近日來者雖多求如君之憐儂惜儂者百中不獲一而君又別有專注之人不肯分少許之愛情加諸儂儂惟有自傷不幸已耳儂日來賓沐慵施吞聲暗泣此種景況誰知之而誰慰之者儂初北上時以爲京師人海必不患無柔情俠骨如古押衙其人者拯儂於水火今忽忽數月憐儂者唯君惜儂者亦唯君然君既不能用情於儂儂雖有懇君求君之處亦不敢啓齒憧憧曰不然予不能愛卿是也然急八之難此乃人生天職苟有可以竭盡棉薄之處儂僕靡不樂爲請卿明告我勿徒作楚囚泣也楚館開握憧憧之手而言曰君眞仁人也儂子然一身來去可以自主惟茫茫大地欲去何之儂擬言止淚下女子醫學堂研究醫學爲日後自立計倘能代籌學費數年學業有成他日結草銜環自當力圖報答未知君能爲予一諾否憧憧曰此至易事上海某女醫院余所素稔當爲卿介紹至區區學費僕雖貧薄當可勉籌請弗以此爲慮言罷楚館正襟立對憧憧一鞠躬以謝之正語間一婢手一簡入憧覩之則封面大書王漢民女史惠展云云憧憧驚問曰汝纔謂姓張何以此函又書王漢民然則卿既姓王何以向以假姓誑余耶楚氏被詰粉頸低垂半晌不能作一語既而曰儂社用一番心計又何必明言憧憧叩之再三乃推憧憧起曰君非笨伯何僅此區區亦不解纔儂託言姓張

者。恐君。以。同。姓。爲嫌耳。愔愔。細。味。其言。大笑。曰。聰明。者漢民也。張耶。王耶。然。終。不。能。奪我之。愛。情負卿。之。處。尙祈。諒之。

閱數日。愔愔復往楚館。楚館曰。前承玉諾。代儂介紹某醫校。幷代任學金。盛意拳拳。且不朽。惟仔細思量。終有不便。處君拯儂一片美意。本極磊落光明。誠恐局外人。飛短流長。轉於大名有累。是以。翩然改計。決從某君歸。知君聞此。必不怒儂之無情。而儂所願爲君祝者。則君平日愛情上所專注之人。從此益加濃至。耳愔愔聞此。爲之嘿然。既乃與楚館握手別曰。卿有所歸。聞之滋慰。前途珍重。願善保千金。僕亦從此辭矣。

（完）

（不受酬）

蘇著些兒麻上來

夢郎。之。母。爲未。亡人者。六年。紅顏。大。老。白髮。將。萱而。倚於。睡裏。夢裏。懷其。所天。老眼。雖。枯。不。無。情。淚。
也。及。病。不。起於。彌留之。頃。媳婦。首內。向。似囈。似。笑。曰。郎君。無恙。今來。携。儂。去。耶。又掉。首顧。夢。郎。曰。汝
不。見。阿。父。否。曰萱。娘。汝見。阿翁。否。夢郎。阿。萱。時則。淚。痕。界面。送死。之。悲。不可。遏。矣。媳。曰。毋。予年。七。十。死
不。足。悲。九泉之下。得與。汝父。雙。棲。自饒。鬼。趣。所可。恨者。女兒。胎。花。知予。病。必。星。馳而。歸。然。歸。且。不。及。
予之。死。爲我。語。胎。花。善事。夫。婿。苟不。忘。我。則。年。年。今。日。携。其。兒。女。隨。汝。夫。婦。以紙。錢。麥。飯。供予。遺。
前。之。無。恙也。又戒。夢。郎。曰。汝父。平生。篤於。夫。婦之。情。未嘗。有。
像。送。外。好。汝亦。宜。然。萱。娘。誡。佳。婦。大堪。偕。老。予死。而後。汝曾。更。宜。和。好。否則。家。且。索。矣。
之。前。大家。羅拜。予死。有。知。當。樂。視。兒。輩。之。
慈。母。先胡。媳。三年。而。逝。渠夫。婦。自。美。洲。歸。後。旋向。春。申。江。上。同。營。教育。生。涯。未幾。介眉。喪。母。
慈。母。先胡。媳。三年。而。逝。渠夫。婦。自。美。洲。歸。後。旋向。春。申。江。上。同。營。教育。生。涯。未幾。介眉。喪。母。

長。仲。君。耳。夢郎。曰。鴛鴦。會。雙。死。儂不。放。卿。獨。上。夜。臺。也。阿萱。曰。儂鮮。聞。妻。死。夫。殉者。設。儂。明。日。死。恐。
乃。易。詞。而。說。曰。阿儂。長。壽。至於。百。歲。顧。阿。萱。乃。亦。作。不。吉之。讖。曰。恐。阿。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不。能。
妻。哉。夢。郎。嚴。之。曰。適。不。幸而。阿。儂。短。命。卿。其。殉乎。阿。萱。掩。其。口。曰。胡說。胡說。何得。作。不。吉。利。語。夢。郎。
起。年。許。阿父。又。物。化。而。其。妹。娟。娥。適人。未。久。遽喪。所。天。娟。娥。殉。焉。阿。萱。聞之。曰。娟娘。以。情。死。眞。好。夫。
慈。母。先胡。媳。三年。而。逝。渠夫。婦。自。美。洲。歸。後。旋向。春。申。江。上。同。營。教育。生。涯。未幾。介眉。喪。母。

嘗。阿儂。妻。時。你。反。疾。也。珠。兩。眉之父母死後遂遷重器以外家爲家。夫婦雙棲。與夢郎夫婦向愛世界中爭修。豔福遇春秋佳。

品。儂三復西廂記。最銷魂。看個儂一笑。嫣然。眼皇。雙佳偶輒同嘗良辰。醉月看花。聯吟拾句。其樂陶陶。情亦殊。翕翕。介眉夢郎相善。如兄弟。阿嘗。

足評頭拾詩料。於美人之身。五官四體。賦之。殆遍。然亦似畫工狡獪而故留缺恨。動人情處。不。

夫。非。也。者。如。目。慧。日。介。月。骨。
愛情意。風。夢郎有奇嗜。嗜口。抱闊氣。舌送丁。香。醬被酒。作歌曰。「吻之。味甘如醴。檀口。溫香。顯。

此。花。永以爲。好。敢有。故。態。復。萌者。以。蒲。鞭示。罰。從。此。

風。暴雨。容易。舊顏。有。時。勢。且。脫。輻。介。眉。則。

庭。前。合。歡。花。正。盛。開。乃。指。花。而。誓。言。有。如。

心。即。我。心。然。則。何。猶之。有。你。口。即。我。口。然。則。何。計。較之。有。於。是。與。阿。嘗。各。憶。從。前。猶。心。較。口。之。

舌。居。久。之。夢郎爲。彼。夫。婦。所。惑。化。則。慌。然。曰。吾。乃。今。知。夫。婦。必。相。敬。如。賓。愛。情。始。得。謂之。圓。滿。

而。夢。郎。與。阿。嘗。則。知。愛。而。不。知。敬。口。角。心。頭。每。生。牴。觸。嘗。娘。或。至。於。泣。夢郎。或。至。於。喃。喃。詈。幸。

間。言。一。雙。人。面。笑。態。盈。盈。未嘗。瞋。未嘗。怒。未嘗。一。反。

成。雙。

曾。描。菊郎。之妹。紉芳。遇人不淑。苦茹物溪。風味。紅顏。蓋憔悴。終夭無聊之極。百感迴環。心血。潮頭。不平。殊。

夭。甚。恆。窺。鑑自吊其影。曰。個儂可惜不圓。如意之珠。彼人無情。別種忘憂之草。覓鶼鶼。鵝。撇我而雙。

●嗟乎。天既生儂。天又何必生阿萱。阿萱者。儂之情敵。奪我意中人去者也。著者曰。所謂意中人者。意屬於夢郎也。夢郎者。愛之魔也。自夢郎婚後。紉芳覩此雙飛燕。如入梅林風。

人。者。●。酸。然而。夢郎多情。殊惜紉芳之情天誤戴。幾度相逢。每加慰藉。紉芳恆為之泫然而泣。且恨。恨。曰。

咪。酸。阿誰。誤。我阿誰。誤。我既誤。我於先。何必假。惺惺。惺惺。憐我。於後哉。在紉芳斷。鵲牽絲。心目中。常。珍。拾。夢。郎。

之。影。待。颺下。致。人怎。颺在夢。郎則既。偶阿。萱。逐目。特。粉黛。矧紉芳者。羅敷自有夫。夢郎而。棄。紉芳也。此非情。世界之妖孽。哉予書。至此。於是。乎。

個。儂。向眼。皮上。供養。勢有所。不能。使夢。郎而。棄。紉芳。也。此非。情世界之。妖孽。哉。予書。至。此。於。是。乎。

（完）

攔。筆。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者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已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簏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界之蟊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禮拜六第十三期小說目錄

冷豔……興熱
遙指紅樓是妾家……鬼窟求金記
六百文……鈍根遭擊
歐西風雲中之七歲童……花鞋
繡花鞋……二仙緣
二仙緣……酒碗池魚
酒碗池魚……香草美人
香草美人……雙妒記
雙妒記……梅郎
梅郎……小蠻
小蠻……犀然
犀然……侍仙
侍仙……覺迷
覺迷……華魂
華魂……乃
乃……南雀
南雀……餘生
餘生……瘦鵑
瘦鵑……豔

加○以○區○別○仲平曰○日前予嘗語○湘雲謂汝○馴如綿○羊未嘗少忤○觀于此○汝洵○不○媿綿○羊也○靜珠聞○言○

上○之○饒○趣○至○于門○次○啓門○含笑○呼曰○仲郎今○日○歸○何○早也○一西裝少○年○褰褰而上○徵點○其首○即折○向書室○去○

曰○仲郎○今日○院中○事○忙○否○休矣○曷少○息○仲平○倚○其身○于沙○發○冷然曰○今日○余○乃健○忘○竟忘○書室○門○

靜珠○碧然○若失○扼腕○徵喟○即返○身入○室○少選○復開○履聲○嚮○己室○來回顧則仲○郎○也○于是○大○樂○嬉聲○言○

趨○上○足○音○橐○外○垂楊○歸鴉○噪晚○聲牙○牙○然○似○相○嘲笑○殊不○察○樓中人○別○有○懷抱○也○靜珠○妝○甫○竟○斗開○樓○梯○

至○于○門○啓門○含笑○呼曰○仲郎今○日○歸○何○早也○一西裝少○年○褰褰而上○徵點○其首○即折○向書室○去○

上○足○音○橐○外○垂楊○歸鴉○噪晚○聲牙○牙○然○似○相○嘲笑○殊不○察○樓中人○別○有○懷抱○也○靜珠○妝○甫○竟○斗開○樓○梯○

者○而○橐○外○垂楊○歸鴉○噪晚○聲牙○牙○然○似○相○嘲笑○殊不○察○樓中人○別○有○懷抱○也○靜珠○妝○甫○竟○斗開○樓○梯○

生●胡●靜●珠○西醫●王●仲●平●之●妻●也○靜珠○且○理○其○妝○且掉○頭○徵○喟○若告○人○以○薄○暮○理○妝○實出○于○為○不○得○已○

玉○臧○栗○六○為狀○若○至○忽○遽○少○婦○貌○固○中○娄而○一○經○修○飾○乃○如芙○蓉出○水○娟○媚○動○人○彼何●人●斯○則女●學●

然○欲○垂○其專○制之○黑○幕者○小樓○中○電○燈○已○明○有一○少○婦○坐○玉○鏡台○前○對○鏡○理○妝○薄○敷○粉○頰○徵點○朱○唇○

夕○陽○如○血○下○小○樓○矣○遠○處○禮○拜○堂○鐘○聲○鯨○鯨而○動○鳴○六○下○暮色○徐○徐○四○合○若上○帝○怒○下○民之○輕○薄○赫

大。恒。然。力。抑。其。怒。婉。婉。問。曰。湘。雲。已。自。西。湖。歸。乎。仲平。曰。然。渠。於。一。星。期。前。歸。矣。其。容。色。較。曩。時。益。覺。娟。娟。似。帶。得。西。子。湖。秀。氣。歸。也。靜。珠。嘖。其。櫻。唇。牢。晌。無。語。仲平。又。曰。湘。雲。之。歸。余。昨。日。不。嘗。告。汝。乎。靜。珠。曰。郎。何。嘗。告。儂。者。每。日。與。儂。覿。面。幾。不。及。五。分。鐘。之。久。惟。晨。餐。時。或。相。共。晚。間。郎。每。不。餐。於。家。乎。靜。珠。曰。郎。既。不。贈。儂。花。尚。有。誰。贈。儂。來。儂。以。郎。好。致。瑰。花。不。將。成。爲。香。國。贈。此。花。者。誰。耶。靜。珠。曰。郎。忙。也。仲平。曰。然。大。忙。大。忙。嚮。此。閒。在。在。皆。致。瑰。因。羨。鄰。家。小。園。中。遍。植。紅。白。玫。瑰。色。既。鮮。艷。且。香。氣。襲。人。百。武。外。直。能。沁。入。心。脾。斯。爲。值。也。湘。雲。家。小。園。中。遍。植。紅。白。玫。瑰。色。既。鮮。艷。且。香。氣。襲。人。百。武。外。直。能。沁。入。心。脾。斯。爲。值。殊。弗。昂。儂。圃。兩。枚。耳。仲平。曰。爲。儂。幾。何。靜。珠。曰。郎。既。不。贈。儂。花。尚。有。誰。贈。儂。來。儂。以。郎。好。致。瑰。因。羨。鄰

十有五何云三十且湘雲已二十六亦作是醫郎其謂何仲平勃然曰余第言汝醫汝笑事言及湘雲汝自汝湘雲自湘雲初不相關且汝今日頰上何故戴以胭脂趣去之余見福州路上倚門賣笑者亦作斯狀令人作惡欲嘔汝奈何效賣笑之賤婦靜珠聞言幾欲泣下則力咽其淚月前璇兒以天花死郎不嘗言吾面色慘白嘗少少暈紅成玫瑰色耶仲平曰然吾初未嘱汝戴以胭脂也靜珠曰郎既不之喜儂即滌去之如何仲平曰余脫爲汝必滌去之特汝或好此殊不必勉從吾言靜珠廢然曰儂自知之遂至鏡臺前施盥洗盡滌其頰上胭脂滌已姍姍至仲平前自顧其衣曰是衣爲儂新製者郎以爲如何仲平曰領過高袖太短亦殊不稱吾意靜珠徵嘴無語退坐椅上移時遽起立曰仲郎儂購有一物贈郎郎想必好之是可縣之錶練其中且有儂之小影言時探懷出一心形之金墜以授仲平仲平接而納之衣袋中吐氣言曰是物良佳謝汝靜珠聞贈吾以物意特令日匪余生辰汝何事贈吾以物靜珠甕噫曰郎不念今日何日乎今日爲四月八日吾二人結婚之紀念日也仲平曰余但憶今日爲湘雲誕日遂忘却與汝結婚之紀念日然汝於今日早餐時胡不告余俾余贈汝一銀票任汝赴市以購心愛之物也靜珠捥腕曰多謝仲郎儂目中初無心愛之物心愛之物即郎君之心耳且儂手甕中尚有多錢無需銀票語時聲微顫仲平曰靜珠汝覺寒乎靜珠曰儂

初不覺寒郎安從知儂爲寒者仲平曰無他余聆汝聲微顫耳今晚出時衣宜加厚紅靖蜒弱不禁風也靜珠曰仲郎儂未嘗夜出此門一步郎誤測矣仲平曰汝今日靚妝華服粲粲如天仙故疑汝將出言至此探懷出金時計視之曰嚮七時十五分矣絮絮良久浪擲吾光陰不少余且出矣靜珠亟起立曰郎無事急急易餐于家晚餐久不相共偶一爲之其味殊永且儂知郎嗜山雞已辗轉託人購得今方在烹飪中也仲平曰汝幸恕吾昨日溺于彼許萬萬不能爽約況余今晚八時餐于湘雲家湘雲約余今晚八時餐于彼許萬萬不能爽約況余今晚八時餐于湘雲家之川冬菜遠矣余且出汝亦不妨往新劇社觀劇自遣衣錦夜行已屬可惜衣錦不出更可惜矣靜珠曰今晚新民民鳴劇都不惡儂頃于報端見之新民爲棄舊憐新民鳴爲儂薄命然儂殊無此心緒剛身劇場也仲平曰既不出則可早眠余今晚或不歸亦未可必語既自沙發上一躍而起吹唇作聲匆匆而去靜珠悵然起立闔其門返至玉鏡台前對菱花鏡痴視良久已乃尪電燈伏其首于案紅淚浪浪不絕如綆靡哽咽且言曰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儂情熱于火渠心乃冷如冰也

熟

紅樓一角中有美亭亭曼立于明燈影裏雙波如水注窗外之明月月光爲之立踠全身爲燈光所

映。直覺。儀態萬方無可比喻。以頰比桃花。則桃花無其嬌。以唇比櫻花。則櫻花無其艷。則蛤蟆無其白。以腰比楊柳。則楊柳無其柔。然則何以稱之。稱之曰絕世美人兒。此絕世美人兒者。望月移時。徐徐俯其粉頸。視其玉纖上之金剛石指環。香脣暈爲淺渦。嬌羞態少選。斗有聲起于後。曰湘雲。如何晚餐備未。余來踐約也。湘雲回首一顧。卽啓其櫻唇。嚶嚶言曰。仲平。汝亦太孟浪。幾令儂胆嚇破。然八時過矣。儂餐已竟。汝豈猶未餐耶。仲平微笑。其眉卽曰。是無傷。余猶未飢也。湘雲曰。卿其恕吾靜珠。眞可恨。煞人。余綰回家便。絮絮纏吾逐致來遲。嚕囌。今日乃挽作是髻。大佳。大佳。益曼妙。如天上人矣。顧一令靜珠作是髻便。愈形其醜。直類毋夜叉。湘雲仍以雙波注月冷笑曰。汝爲事每來必揚儂而抑汝。妻儂滋弗解。日來靜珠如何。仲平掉頭曰。是懊懷之物。殊不必道。嚕湘雲卿今晚美艷甚矣。一襲碧羅衣。直似出諸天孫之手。且滿身珠翠。珠光寶氣。映澈一室。似此盛飾。殆爲余耶。湘雲又冷笑曰。奚必爲汝。儂之美艷與否。似亦無與汝事。仲平微微却退。默然半晌。旋復笑言曰。湘雲今日匪卿誕日耶。余特市一紅寶石指環。贈卿聊表微意。已耳言時。出一紅色小合。授湘雲。湘雲啓合一視。卽返之仲平。搖首曰。此寶石之紅色。殊不鮮妍。當是贋鼎。汝可歸貽靜珠。兄儂今日新得一鑽石指環。不啻是也。仲平開言如受

婦。弗。情。曰。爲。初。以 呼。原。志。舊。指。猛。
儂 能。之。卿 人。未。目。曰。是。成。同。環。上。則
羅。受。仲平。泣。然。曰。忍 哉。卿。也。乃。下。逐。客。令。
嘴。其。唇。言。曰。吾。儕。可。勿。言。此。卿。既。欲。嫁。吾。固。弗。能。梗。卿。

低。其。首。以。小。合。徐。徐。納。之。衣。囊。中。私。
念。今。晚。湘。雲。殆。以。余。來。遲。故。作。嬌。嗔。設。朋。日。早。來。更。以。
者。則。必。笑。納。無。疑。矣。心。遂。釋。然。既。而。又。曰。湘。雲。卿。猶。憶。一。人。否。其。人。名。沈。志。成。余。三。年。前。之。
學。卿。亦。與。之。相。識。者。湘。雲。略。迴。其。面。玉。
線。摩。弄。其。鑽。石。指。環。答。曰。儂。一。見。其。人。便。
不。忘。然。沈。
業。歸。矣。居。然。得。碩。士。學。位。是。實。出。人。意。表。湘。雲。曰。志。成。
碩。士。何。云。出。人。意。表。言。時。回。首。注。視。嫩。旨。上。之。銀。鑽。嬌。
大。舞。台。觀。劇。去。矣。仲平。聞。言。立。變。其。顏。嘶。其。唇。
然。則。卿。今。晚。不。往。大。舞。台。矣。湘。雲。悄。然。曰。儂。
強。顏。曰。不。從。吾。往。耶。不。從。吾。往。耶。湘。雲。曰。仲。
平。實。告。汝。儂。且。
良。久。始。顯。聲。言。
木。立。弗。能。動。狀。如。黃。歌。浦。畔。之。銅。像。
婦。矣。今。晚。儂。未。婚。夫。偕。儂。往。也。仲平。聞。
卿。竟。忍。心。斷。此。情。絲。乎。湘。雲。立。迴。其。面。正。
色。曰。仲平。此。情。慘。二。字。作。何。解。儂。與。汝。
湘。雲。湘。雲。頓。曰。勿。絮。絮。脫。再。與。儂。言。情。
請。出。此。室。儂。殊。
受。仲平。泣。然。曰。忍 哉。卿。也。乃。下。逐。客。令。
然。吾。殊。不。欲。出。此。室。湘。雲。怒。曰。咄。是。何。言。
汝。使。君。已。有。
嫁。吾。固。弗。能。梗。卿。

心○鬧　仲　落○轉○耳○自○果○嫁○平○大○事○
慈○聲○平●　花○真○儂　由○有○誰○眼○呼○惟
●●●

子。以。後。須。稍。稍。謹。愼。勿。作。爾。許。莽。夫。態。頃。者。子。不。言。今。晚。或。不。歸。耶。今。九。時。方。過。如。何。便。勿。勿。
仲　平。及。復。佯。笑。曰。餐。館。歌。場。中。殊。令。人。麻。煩。欲。死。故。勿。勿。歸。來。擬。一。嘗。山。雞。風。味。耳。靜。珠。冷。然。曰。非。味。
殊。不。平。及。川。冬。菜。且。子。來。太。晏。晚。餐。已。於。一。小。時。前。撤。去。矣。仲。平。曰。是。良。足。令。余。失。望。余。滿。擬。與。卿。非。
此。一。頓。晚。餐。早。歸。一。小。時。寤。匪。大。佳。事。今。已。無。及。矣。嘻。此。沙。發。良。溫。軟。余。欲。坐。卿。側。卿。許。吾。否。靜。珠。
微。動。其。身。曰。子。欲。如。何。則。如。何。可。耳。奚。用。問。予。爲。仲。平。含。笑。坐。沙。發。上。微。語。曰。不。得。卿。許。吾。滋。弗。敢。
浪。言。次。出。一。雪。茄。然。之。又。曰。卿。許。吾。吸。煙。否。靜。珠。曰。請。吸。一。枝。幸。勿。多。吸。蓋。予。一。聞。煙。氣。頭。且。立。
仲。平。立。投。其。雪。茄。于。地。以。足。踐。之。柔。聲。曰。卿。何。不。早。言。脫。早。言。者。余。必。力。屏。雪。茄。弗。吸。靜。珠。吾。愛。
痛。孟。微。此。殊。仲　子。
卿　須。知。余。爲。死。不。肯。令。卿。有。一。絲。之。不。適。也。靜。珠。曰。頭。痛。尙。能。忍。所。苦。者。心。痛。耳。仲。平。曰。然。余。親。卿。
今。晚。精。神。良。佳。閔。嘗。乃。無。倦。容。靜。珠。吾。愛。卿。亦。知。余。何。事。遽。歸。平。頃。者。方。行。至。中。途。斗。念。及。卿。獨。處。
一。室。予。獨。寧。不。舉。寂。且。今。日。爲。吾。二。人。結。婚。之。紀。念。日。烏。可。等。閒。虛。度。因。疾。馳。而。歸。靜。珠。曰。謝。子。垂。念。願。
者。之。重。要。也。仲　平。曰。吾。愛。汝。言。行。都。與。頃。者。異。矣。靜。珠。曰。然。剎。那。之。頃。變。化。至。速。子。不。見。玫。瑰。之。花。頃。
者。尙。趨。奉。吾。

如神明今茲乃嚴重如不可動且言語中都挾譏刺何耶居頃之仲平欣然曰卿服茲華服在此燈光之下娟直同仙姝且頭上之髻作堆雲托月之狀亦至新奇動人今者夜猶未央曷偕吾坐廖托卡往大舞台觀劇去靜珠曰予頗不思出擬十時即寢然子如堅欲予往則予亦惟有曲從不敢違夫子命特任予終以爲子不如往就湘雲爲得妻曰靜珠吾不圖卿乃能出斯言夫婦之情安在若靜珠合其手中書仰視仲平狀至沈着曼聲言曰仲平子不能尤吾三月之前予葬吾璇兒今晚乃葬此夫婦之情予之心已爲子擣爲微塵不可復補愛之花已爲子摧殘無餘不能復開予不尤子不尤湘雲亦不肯自尤殆同爲彼造化小兒所播弄數小時前子尚爲吾至愛之仲郎今則但爲吾夫已耳仲平嗤嗤曰靜珠盡於是矣今而後予但努力爲子妻盡吾爲妻之責子之命予弗敢違譬諸今晚必欲予往劇場則予立從子往是特盡吾爲妻之責靡有其他其他俱化爲微塵葬地下矣仲平憮然曰靜珠仰首曰往湘雲家耶仲平曰否入吾書室澄心一思此冷與熱之變化靜珠曰佳願子恣來安適詰朝仍予九時晨餐沸慽者無川冬菜耳仲平掉頭不消之積雪耶其維蘇

遙指紅樓是妾家

哀情小說

（痩鵑）

維○亞○火○山○中○噴○出○之○餘○燼○耶○一○刹○那○間○冷○與○熱○乃○立○變○晚○鐘○動○矣○朝○日○之○光○絲○絲○自○雲○罅○中○漏○出○照○遍○簷○牙○屋○角○如○敷○金○枝○頭○葉○底○宿○鳥○啁○啾○弗○已○似○相○約○迎○朝○日○小○學○校○教○師○柯○蓮○豁○然○而○覺○放○幃○視○桌○上○鐘○欠○伸○曰○八○句○鐘○矣○吾○其○起○乎○遂○起○高○喚○聾○嫗○以○水○來○盥○洗○竟○即○進○食○食○已○始○出○柯○蓮○者○吳○人○也○以○六○月○生○貌○復○如○蓮○花○父○母○遂○呼○之○曰○蓮○蓮○生○而○慧○七○齡○入○初○等○小○學○卓○犖○異○常○兒○年○十○六○入○一○高○等○學○校○越○三○稔○已○畢○其○業○校○師○僉○歎○其○才○調○不○可○爲○國○用○也○顧○蓮○目○睫○宛○途○龍○鍾○誓○不○欲○以○此○清○白○之○身○蝕○其○間○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投○身○入○一○高○等○小○學○校○執○教○鞭○焉○雖○月○止○三○四○十○金○亦○足○奉○老○母○甘○旨○以○是○頗○自○得○初○不○以○爲○非○校○去○家○可○里○許○每○日○八○時○蓮○必○乘○電○車○赴○校○風○雨○無○間○學○生○聲○俱○嘖○嘖○稱○柯○先○生○勤○是○日○蓮○既○出○站○車○停○乘○客○上○下○如○潮○湧○斗○見○一○女○郎○翩○然○上○携○一○藤○書○篋○玉○手○摻○摻○如○柔○荑○芳○齡○可○十○八○九○楊○柳○之○隨○風○裊○娜○時○方○七○月○女○御○薄○羅○衫○子○一○雙○粉○臂○作○舞○鳳○堆○鴉○狀○而○纖○腰○一○搦○尤○如○波○盈○盈○直○類○中○天○明○月○朱○唇○艷○比○櫻○花○若○將○嬌○然○而○笑○

氷肌。膩約可見。瑩潔直如璧玉。曳碧羅裙。裙下雙跌著西方美人之小蠻靴。光澤可鑒。蓮乍觀天。姿至。如受電攝。不覺神爲之奪。時女曲一臂以纖手斜托香腮。凭車窗上。雙波注窗外。似涉遐想。厥態乃中。探首痴望。已而車又過一站。蓮一點靈犀方縈繞於彼美之身。兀坐如罔覺。及覺則車已越校過。站女振衣起。姍姍下車去。蓮目送其苗條之倩影。徐徐至於弗見。猶在車窗。中見彼美斜托香腮。又不能不思。夜來入夢。則覺此身猶在電車中。彼美在因自笑其痴。顧又不能不思。夜來入夢。則覺此身猶在電車中。見彼美斜托香腮。仍乘電車赴校。至第二站。彼美復來。乃大歡忭。彼美衣飾仍如昨。惟小蠻靴光澤可鑒。蓮乍觀天。姿至。如受電攝。不覺神爲之奪。時女曲一臂以纖手斜托香腮。凭車窗上。雙波注窗外。似涉遐想。厥態乃中。探首痴望。已而車又過一站。蓮一點靈犀方縈繞於彼美之身。兀坐如罔覺。及覺則車已越校過。站女振衣起。姍姍下車去。蓮目送其苗條之倩影。徐徐至於弗見。猶在車窗。中見彼美斜托香腮。仍乘電車赴校。至第二站。彼美復來。乃大歡忭。彼美衣飾仍如昨。惟小蠻靴光澤可鑒。蓮乍觀天。姿至。如受電攝。不覺神爲之奪。時女曲一臂以纖手斜托香腮。凭車窗上。雙波注窗外。似涉遐想。厥態乃中。探首痴望。已而車又過一站。蓮一點靈犀方縈繞於彼美之身。兀坐如罔覺。及覺則車已越校過。站女振衣起。姍姍下車去。蓮目送其苗條之倩影。徐徐至於弗見。猶在車窗。中見彼美斜托香腮。

籠。衣。故。第。遇。笑。念。熟。能。情。去。車　車。
一。裳　耶。二。女。於　似。燼。飽。綢。恍　已。又。
金。淺。紅。羅。裳。足。上。羅。鞋。亦。作。絳。色。明。眸。
剛。石。指。環。光。芒。四。射。生。歟。忖。許。久。
不。見。故。今。日。特。以。靦。顏。悅。吾。耶。遂。大。悅。既。
見。此。金。剛。石。指。

將。抵。一。站。女。盈。盈。起。生。遂。詢。女。家。何。
止。女。含。笑。下。車。去。車。行。蓮。回。首。望。之。
若。登。仙。耳。中。猶。聞。彼。美。嬌。聲。知。此。身。
乃。偏。偏。日。日。相。逢。在。此。電。車。中。遞。傳。
抱。雲。英。顏。色。然。彼。美。之。鍾。情。與。否。初。
有。時。歸。途。不。遇。彼。美。心。恆。悵。悵。車。過。
意。良。得。電。車。中。日。日。相。逢。者。凡。匝。月。彼。
翌。日。復。然。乃。至。三。日。五。日。七。日。十。日。
站。時。必。悵。望。一。角。紅。樓。相。思。無。已。私。
恨。無。彩。鳳。雙。飛。翼。飛　入。紅。樓。一　視。玉。
美。眼。波。眉。黛。一　一。深。鎖。蓮。心。蓮。之。樂。乃。
人。無。恙。否。又。越。數。日。乃。復。遇。女。而。爲。狀。遽。
無。極。一　日。忽。不。見。彼。美。芳。蹤。豈。病。倒。瀟。湘。館。中。
耶。抑。別。有。他。遷。一。變。衣。淺。紅。羅。

環則又大疑念是得毋結婚指環耶且遍體淺絳衣裳厥狀亦大類新嫁娘也乃大弗怡坐茲電車中彌覺踧踖欲與女語而女雙波第注窗外初不及己且一若不知己之亦在此車中者蓮益悵悵自艾笑事作此不祥之夢翌晨入校又不遇女越數日仍不遇知彼美已不復作數師矣一日爲星期日蓮偕園散步以自排遣則見芳塍草碧綺陌花紅萬樹叢陰鳥語花氣侵衣意少適顧此朶朶玫瑰似一一現爲彼美玉容慼慼恩乃復勾起方低徊間忽見綠楊樹下一絕色女郎與一美少年聯臂而來悄話喁喁芳悄脈脈如有所訴信步所之斗至彼美曩日遁指紅樓是妾家焉仰首一望則一角紅樓仍歸然兀峙叢綠中似猶聞吾夫吾夫之聲郤羅敷果有夫矣遂大慟惘然馳歸翌日便病病兼旬始痊可悶去蓮耳中似猶聞吾夫吾夫之聲郤羅敷果有夫矣遂大慟惘然馳歸翌日便病病兼旬始痊可悶甚因出遊信步所之斗至彼美曩日遁指紅樓是妾家焉仰首一望則一角紅樓仍歸然兀峙叢綠中面徑過碾入綠陰中去車窗中似有並頭雙影顧弗能辨爲伊誰少選紅樓之窗閉然而開一美少女郎同時現於茜色窗紗之後女郎翹其玉葱指點景色笑語盈盈溫存萬狀蓮斯時若有

鬼窟求金記

小說怪

（餘生）

萬○箭○飛○來○直洞其心成爲粉碎美女郎○蓋梁紉蘭也蓮木立○如痴幾化爲石○人初不知其身方在電○車○軌○道之中時適有電車飛馳而來聲鎗然蓮乃如弗聞車亦不及停呼聲起時而憐之柯遂○

已●●●●●●

開車●河○河水●●匯酉溪深不●過十●丈○非河●也○直山溪耳○然土人習呼●爲河○故河●之名●乃大●噪○竟無●名●以溪●者○即過●客●亦●沿●呼●曰●洞○忘其●爲溪○河之●中●多巨石●橫●橫○疊○峙○如獰鬼○如豚○獸○如奔○馬○如●門●牛○咸○棲○此○其●間●星○羅○棋○佈○其●勢●甚●驕○既梗於○石○則●怒○激○成○瀑○噴○沫○如○雨○竭力與○石○戰○其擊○殷○殷○如○雷○作○車○鳴○故有○關○車○之○號○至○灘○名○之○多○繁○如○秋○暴○舟行○者○望○而○胆○落○而危○石○勉○起○如○鬼○臉○輒○礙○舟○行○少○不○愼○即○遭○觸○毀○嗟夫○此急○湍狂○瀾○汨○汨○終○古○而人○世○遷○移○已不○知○更○迭○幾○度○波上○往○來○人由○黃○晝○而白○首○拚身○命○時力○日○磯○磯與○此○險○灘○惡○浪○敵○險○口○腹之○養○其傷○亡老○死○者○正○不○知○有○若○干人○故午夜○維舟○聽○灘○聲○隆○隆○似○雜○千○萬○口之○哀○訴而○出○過客○於○此○憑弔○茲○來○嘗憶○一○綫○碧○流中○涵泳之○歷史○乃○無限○也○彼中●有●鬼●灘●者則尤●爲險●絕○一季●覆●舟於●下●者●必以●十●計○榜人●惡●其不●祥●則訛○曰○龜○灘○龜○灘●之●歷●史○尤●殷●夥○其噴●濺●衆●口●者○則

（完）

以金鴨事爲最金鴨事述之者最多而皆不若王得福之詳得福居於金村村在金砂灘之浜人烟尙稠盛篷戶約七八十皆業舟或農得福素以操舟爲業技絕精爲鬧車河中之名舵工凡河中繁如秋星之灘得福莫不詳其名悉其歷史知其險要之所出春漲秋涸之形勝奇岩危石之數名一一如觀紋於掌稱道如誦書故雖灘河險惡有得福在無恐也得福技雖精然甚貧又酷嗜酒不能自蓄舟率爲人作嫁包送客船計灘論酬謂之送短水得資則付村西酒肆中廚無宿米囊無餘錢得福殊晏然不經意酒酣則歷歷談鬧車河甲事如數家珍涎沫飛越如雨村之貧人則爭喜聞金鴨事咄咄泥得禍語禍得非甚快意又殊不易以此事告人秘鑰沉沉究無竅以探其所以然得居福奇愈甚則聞者泥之愈大凡苟得福抵掌一譚則衆皆聳肩側耳聽莫敢擾以嗽咳顧金鴨事卽甚奇又何勞贅述而不厭此則令人莫解者矣所謂金鴨之奇迹者據得福云去今五十年前有東粵珠商探寶來此土挾資甚鉅舟行至龜灘觸礁立沉舟中人皆溺死者半珠商至重之黃白物亦偕其靈魂入水府次日屍浮而金銀竟惰眠不起畢生經營卒之相隨者無銖厘血肉遺軀亦不復如當年之見重於人迎風颺日無人過問而相率探沉金於灘下者則日必數十

起。嗟夫。人賤而金貴也。然某商因有此沉金故探取者亦不畏險阻繩而降。降輒不得底。入約八九丈許。水藻密布。如網礙人。不得前手足。

潭深且黯。夾岸皆危峯。非亭午不見日影。水黝然作深碧色。幽靈窟宅。令人望之悚然。當日因有多金故探取者亦不畏險阻繩而降。降輒不得底。入約八九丈許。水藻密布。如網礙人。不得前手足。

金故探取者亦不畏險阻繩而降。降輒不得底。入約八九丈許。水藻密布。如網礙人。不得前手足。

伸舒輒爲纏縛而怒濤上震耳痛欲裂故探金者抵此即憚不敢進衆意苟能犯藻層再下必達金所蓋以繩計之深不過二十尺耳此言一出當時皆以爲確願雖有重金又心悸鬼物不敢躁入方人衆嘻嘻間一少年躍起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諸公想作富家翁乃首竄如此詎燦燦照眼物可以唾手致之耶衆皆瞠不敢辨少年遂入衆則列坐沙磧中俟紛紛論少年此行之減否預測其能得金與否衆口嘈嘈多謂此金必不可得而詛少年者則力稱其妄謂少年入久未出必已獲金致移徙費時耳中怯者則聞言而悔自詛其無膽致多金爲他人物而非少年黨咸不服則大呼而起卒之詛少年者人寡遂閉口不敢聲然當日力稱此金爲必不可得者豈必俱有成見良以人情多忌人之成惡己之禍故一唱而衆和之非少年黨乃報讎歸也未幾河光浮白山黛斂青飛鳥啾啾秋日暮矣入水之少年迄未出衆知有異皆噤不敢聲乃燃火於岸結伴坐伺相戒不許離以覘究竟星馭馭唯聞濤聲如雷驚人魂夢而已天既明殺光仍杳然乃復覓灘左近隨流而

下約半里得半身於沙泓中察之某少年也皆悚極欲奔以爲潭下有靈物必爲所呵護妄求則禍且立集遂相率鳥獸散無敢再以身試迄今忽忽數十年金氣久鬱結精成形幻狀如鴨至肥腯無倫羽毛燦燦作黃霞百步外光令目眯予嘗於清夜破曉一見之方其神波泳游則自龜灘而東必先行其幻身自能識主每出必至其主翁所在地今金鴨既沿金砂溜而東則吾村中必有其主人特不知爲同座誰氏耳嗟夫金鴨何其魔耶言已口輔動搖若咀回味而咻然興壯氣旺人人有富翁望四肢憊張噸忘身世飛中一人則尤注意此語意得輒力吸其菸如戰勝之鵠貲烟紋自口鼻外溢迷滿其面喉中嘓嘓作聲雖菸爐斗中嘶然作蟬鳴未嘗少止大似暴君臨民敲髓雖百庶哀號而征斂之政不少弛也是則爲李百德村中省呼之曰李德李德嗜聞金鴨舉乃如命家於金村之南宅去金砂溜不過百步有茅茨一椽小園方可一畝蔬以糧菜爲生所業甚菜皆甘腴可口人樂購之故李德之生計亦未甚窘澀夫唱婦隨勤苦終歲口腹之養可以無憂居不禁喟然神往時村中盛會或神祀富家賽屬華粧出觀衣白綃衣躡花蠻履盈盈如春葩

混。霧。神采。照人。李德亦不覺魂靡。比歸而妻則蓬首鶉裘面黃瘦如枯腊。手足皆龜裂。土滿其上。愧喪心乃大熾意念人生世上。金錢即父母。富而可求。雖靡身可也。嗟夫。李德子言妄也。果無汝身。則金錢又何用大廈千間。夜眠不出七尺。一人食前方丈。日食不外三餐。苟能安貧守分。食力樂天。則李德亦村中之好民耳。顧其人乃不能。既歉富豪之侈。華逐日思致多金。爲巨室而荒陋僻野中。一餞之。成之。大。乃如一。金。李德一。賣菜傭耳。一旦欲獲巨金。距非夢寐且無事夫以萬不可遏之慾。逐萬無可。夕。將成。就。吁。愚矣。然茫茫塵。芸芸衆生。又幾人而非李德哉。是則吾不暇獨哀李德也。李德既存。妄。念。亦時。思。致。富之方。晨起。擔蔬入村。衢。青青者。盈筐。歷門起。粟。日上。歸來。計所得。才百十文。其所業。如此。則欲求美衣鮮食。皇皇作富翁。自度殊無成理。心輒因之。灰落。既而轉念幼時。聞人言村中。大戶。則磅礴老槐下。枕肱而歌。歌方酣。突有兩白兎。掠足而逝。即停聲。逐之。抵林叢而沒。發積草。現巨甕三。衆。采。皆。白鑞。因之起。家。築華屋。置良田。巍然。爲村中冠。然大戶。當年。乃不我若。詎我獨無得。吾之一日耶。譬之。鳥雀之逐。稻。粱。稻粱隨。地。有。要當飛。逐以趁之。藥公好。龍。龍卒以。至天下事所患。

無必耳拳總既念及此則大樂以爲窘必可得得存心亦至堅鋤圖之餘則隨地剌探冀得藏金之穴
行道中俯首如病牛目灼灼視地客從迎面來不相肘趨不之知也親舊呼之亦皆漫應不暇一回
首蓋悉一瞬之間窘精遞出則所慼大矣村人知其故或時以冷語譙之李鏞不歉其妻進勸言則
笑謂曰嗟夫吾妻汝質麗也特未能藻飾故襤縷落如斯白綃之衫繡花之履不日加汝身則汝出村
中人必且涎艷不已彼吳家小雛又安有顏色耶言已格格而笑厥狀如瘋婆大慚悖奔避而去
黃金山之勢緩斜體皆黃壤爛然如金泥高不及百尺蓋西來諸山之尾脈也山後有伏流聲潺潺
如金鳴環即金砂溯之上源溯水繞山左出環村而西匯開車河於鬼灘下水勢甚急挾泥沙而下故
絲年渾渾揚黃瀾每屆春秋陰雨山潦暴發則溯盛溢洋洋瑤氣象甚驕逮冬晴源涸細乃如帶紆
曲自砂磧潛流初望乃莫識其處諦聽之如病者呻楚於床沿岸皆浮沙沙中有金砂大如粟米注
水法洶可得一二百文村人無擧輒率其子婦業斯村中多種榆柳楓梧陰翳深沉舉望不見屋
宇日既午閉竈聲喈喈乃知有居人在居人多瘠貧結茅枕山至富室二三亦雜此茅茨中高甍重
門願乃反不相類譬之戎裝劍佩本屬雍穆今乃雜之黃冠草履之行勇武反一變而爲偷俗矣然
此亦不過以詩人證史之眼光而言若彼短褐椎鬟人依然嘖嘖以爲貧家男不及富室犬也嘗高

秋。九。月。玉露下。零木葉頹黃。與山色掩映爲一。夕陽西來。光射林表。全村皆澄澄作黃金色。故金村之名。乃大槁村人既生此黃金世界中。窖藏之多。隨地皆有。於是人人有暴富之希望。惰於其業。其貧未聞有誰氏子。得窖藏而躋此雲表者。後進之秀。亦漸冷落。視斯知妄念。乃無益多返求本業。獨能安分守素。不爲輟耕之嘆息者。十室僅得一二。第村中七八十戶。悠悠數十年。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爭奪殊無。濟法。朝興夕息。仍仰給於一擔青蔬耳。村西有酒肆。主人劉姓。人皆呼之曰老劉。老劉業排衆難而不顧。不可謂處心之不勇。然用心雖至誠。而事此萬馬俱瘖之際。振聾長鳴。唱此絕響。排衆難而不顧。不可謂處心之不勇。然用心雖至誠。而事此萬馬俱瘖之際。振聾長鳴。唱此絕響。

夕陽枕山。則野老于于來。鳧集於老劉酒肆。喁喁作拉雜談笑聲。四徹。老劉間亦加一二語。久仍默。劉何佳。小兒掬笑。容餉客。客笑甚。至不辨眉目。客或讚酒佳。老劉必遜謝。遜謝必曰。客佳耳。老劉之釀何佳。老劉勤苦一如故。沽者來。老劉必起迎。兩頰緋赤如。共茂發。及今乃有茅屋二五房一。家漸裕。饒而與老劉同長逮。樹梢拂檐。而老劉之父死矣。老劉起而踵父業。克紹其家聲。店務亦與當門之佳。木市賈寂落。僅茅屋一椽。老劉於草龍竹馬之餘。則掘門前地。植樹。樹既植。得春而榮。遂亭亭。

然似示人以謹愿者一日爲八月之下弦村中人皆舉行吃新吃新者田禾既熟薦新祖宗幷以牲酒祀社士告一年農功成也家人父子亦藉此酬神之杯以自澆耕耡之勞苦雖貧溥之家未嘗或廢故每屆吃新則村人皆煦煦有春氣李德雖爲圃亦沿俗行之晚餐畢薄酒微醺蒼顏熟黃雲彌望微風徐來渺無畔岸而稻香沁園中之菩菟挾烟斗踉蹌田門循田陌踽踽行田稻皆熟黃雲彌望微風徐來渺無畔岸而稻香沁脾肴人神爽村塵多植豆田阡插竹爲籬引蔓上栖葉交覆如翠障紫花累累迎風而顫顫蜻蜓蛺蝶晚風吹聲至清歟無倫高枝之巔時時聞哀蟬曳響而田蛙閣閣亦答和有聲常人際此必且眷賞時飛旋左右留戀此香色殘陽既沒餘霞麗天天光澄黃襯此黃金村中如望畫幅於黃琉璃屏外風物逸情世外願李德乃滿腔傖俗又爲金銀氣所充塞故其懷想亦大殊拇膺嘆曰時易主因指山左一頃曰此田殊不佳旱年收只八成每挑八千文可耳更及其上一頃曰彼田則更惡雷公田也即五千錢一挑吾亦不欲糍而又回身面平疇疇稻交風攤紋如泡不覺讚曰似此乃不惡彼吳大戶直以十千錢之賤價取得殊未歷田主心今我荷倍值購之則不患不爲我有此良田則雖旱潦凶年吾無憂矣言已意甚得若茲事之在旦夕而心中已徐徐籌購置之道幷計其需價共若干方癡神間忽草聲颯然田水皆飛越李德大震以爲窘精現矣急持烟斗披禾叢蹤

跡所之乃巨蛇一昂首趁田蛙吐舌熊熊如火德大驚返身急奔暮色蒼蒼亦溜然而至李德既及大道心乃少定卽出菸吸之以慰恐悸星光滿天依稀可辨水石行行重行行抵酒肆矣肆中箕踞者叱曰誰氏旋聞老劉作聲曰必李德耳李德曰然公今日醉甚矣卽處此黑幕中耶劉曰似忽有聲如馬嘘兼以爲李德必且見呵責繼而竟聞然則老劉其讒愿之常度矣忽有笑聲味然發於座隅兼皆鵝願柳根一少年曰李德汝近狀何似窘務纏身耶吾聞王得福云金鴨比日出沒益數且常飛旋於君宅願君努力大富之餽汝躬矣惟勝如夏狗語出糢糊不可聞頑痰塞滿其喉則力咯咯且大呼語音乃衝此痰關而出漸琅琅上口按其額似力納此良言於腦海防其躍出者得福語既解之惨狀聲色動人李德因之心冷悸如垂死捲耳不欲聞座中知其恐則故引申之刺刺無已李

鵝大窘乘衆不備拔足急遁而北斗闌干罩露如雨肆中人知夜深亦起身散去

李德既歸則其妻已歷熟摸索床頭亦悄然就寢臥久乃不成寐心緒紛來一一取日間事思之如極而起以手探之則其妻方引足作蚯蚓狀心乃少安遂輟田不思而默念王得福頃取繩而忽憶趁蛙之巨蛇則大悸頓覺身旁思極亦昏然入夢夢中似身在金砂溯畔彳亍獨行曉霧迷漫中忽見金鴨溯流來頭上鳳翔蘧起所談金鴨事蠕蠕有物驚視園園編樹似鳴其肥腩四覘身臥破規模井井儼然已之采邑惟鴨之蹤跡已不知所在方踟躕無計忽耳畔作雷鳴開目籬中飢蚊嘯嘯逐人而飛其妻方詛詈語含糊不可辨久亦寂然回思夢境心動不已乃潛起開門則涼露橫空虫聲匝野村鷄喔喔啼天光曙未幾山霧紛來遠視金砂溯側風景一如夢心花怒發悠然遂往及聞呼聲乃快快歸則其妻方倚門以望村中人亦陸續起李德不得已又撐其菜園佳轉眼成幻恨人無術不能久處夢中果黑甜鄉許人終老則天下美無倫事當不難常有矣然世之達人好爲通談之論雖蹤人羣濟濟中彼且視之若夢則夢境迷離又何足完

解。嘲。哉。但李。德。則。不。然。欲。彼。視。其。瓜。蔬。世。界。等。之。夢。中。則。彼。亦。無。不。可。如。欲。其。視。茲。夜。來。佳。夢。仍。在。
夢。中。一。一。如。昨。既。覺。則。起。赴。金。砂。溯。力。索。金。鴨。之。朕。兆。雖。筋。疲。力。竭。未。嘗。言。已。如。是。者。約。半。月。漸。疲。罷。不。
能。支。出。門。恆。懷。如。病。狗。則。長。日。偃。臥。不。事。事。業。業。乘。夜。乃。起。鬱。蔬。之。筐。搦。之。屋。隅。已。層。層。結。蛛。網。小。園。
中。而。心。神。仍。逐。逐。於。長。夜。之。魂。夢。及。夜。甫。臥。而。夢。境。又。呈。
其。中。則。彼。必。大。不。甘。心。故。李。德。雖。操。業。日。
中。又。不。見。李。德。之。蹤。跡。鋤。灌。既。疎。則。惡。草。即。蔓。生。據。之。以。爲。殖。民。地。向之。葱。蒨。繁。茂。之。瓜。蔬。一。一。皆。
憊。爲。奴。隸。作。亡。國。可。憐。色。李。德。亦。無。暇。顧。日。食。不。給。則。稱。貸。鄰。家。以。爲。金。鴨。一。得。則。區。區。者。皆。不。
足。計。其。要。無。所。事。遂。逐。村。里。少。年。遊。李。德。憒。憒。在。睡。鄉。未。之。間。也。

戶。無。閉。人。獨。李。德。則。柴。扉。深。扃。長。臥。終。朝。若。此。悠。悠。日。月。都。無。預。於。其。事。荒。園。中。草。深。已。可。沒。人。而。
玉。露。溥。溥。涼。秋。早。至。金。風。一。拂。世。界。遂。日。就。清。涼。木。葉。蕭。蕭。隕。黃。如。雨。村。中。收。穫。正。忙。碌。打。稻。刈。黍。
足。計。其。要。無。所。事。遂。逐。村。里。少。年。遊。李。德。憒。憒。在。睡。鄉。未。之。間。也。

歸。駭。極。氣。幾。嗌。其。喉。視。天。地。頓。爲。狹。小。忽。有。拊。其。背。而。呼。者。大。驚。意。必。村。中。人。強。思。染。指。者。則。力。抱。
之。以。示。絕。不。分。惠。於。人。而。呼。者。乃。愈。急。石。步。皚。礫。倉。卒。不。能。前。焦。灼。如。蟻。在。釜。覺。額。上。汗。點。點。滴。簪。
踵。則。壓。胸。一。破。葵。扇。有。老。者。立。於。榻。前。呼。聲。尙。未。止。諦。視。之。債。主。也。大。驚。而。起。僞。問。曰。丈。何。事。

老者脫帽笑曰粲逋耳比開自南雀歸者云猪子之賤一頭僅值三百文苟能畜二三頭臘際獲利必倍蓰且當新粱既登糠頭米屑猥藉大可惜亦宜畜牲口以資消納明日集期予將往趁一覘市況惟收穫甫終農中儲錢皆爲備耆耗去不得不理吾舊債然汝假我資亦已過久今且三月餘屢來不歸令人意懣但予苟能自全亦不欲迫人於危惟今日不得則我且失巨利是何可者故走視汝請速檢之畀我尚有他行不能久濡也言已以手中菸斗叩楊緣震震有聲若亦以非得資則決不善已者李德大懼囁嚅久乃曰丈仁者詎不諒予予室實如懸罄何來牢文苟丈萬不貸則陳器物請以作償其妻坐門陬聞言即曰丈聽之楊也櫃也案也梳妝台也竹籠也皆妾嫁時物不能濫以充償以我殊未嘗負丈資也餘物則任丈取之可耳然室中除是而外僅瓦盆二三蒲團五且裂地質先爲蠕動者旋以目注李德大震立臥以避其鋒老者乃大怒叱曰李德汝太無禮是豈對長者之道當日假資時言甘乃如蜜今忽以此一身不值之什物搪塞竟賴則老夫惟有以鍊手報汝汝須知蜜甘固適口辣辛亦頗饒回味也速以園契償我否則予將以人來縛汝高竿之巔俾汝視金鵝容易也李德悸極幾暈不得已乃出園契破籠中以上老者老者檢視無訛從容納之

大袖中面上頓和藹煦煦易慈祥之色徜徉出門去出門時猶以於斗擊門扉逢逢如鼓若奏凱旋之樂餘韵猶令李德殷粟不已及老者去已遠乃喟曰佳哉好夢直爲老賊所驚破彼洶洶如是者何須知汝童李德之外府不三月爾之田廬且我鵬一紙圖契詎能爲汝殉葬物耶言已意稍平以目睨枕呵聲又作正倒頭欲臥忽蛙然有聲愕顧室隅則其妻掩面作若不搖身則咒且不成者喉中有聲如噎若石匠以破鎚磨碑銳響令人齒冷而哭狀乃似甚哀且哭且言力劓李德之過失層層如剖蕉幾於身無完膚謂身無立錐地何必娶其人須知床頭人自下嬪以來無日不在辛勞中非我之賢則汝早殺殺作孤寡今事已至此夫牖鬼於餓鄉以汝貧薄骨妄思暴富則金村中將無窮人而後可言矣復力詆金鴨李德帖耳如羊不敢重息遽妻言既終亦嗢噦曰馬前潑水何會云收知之否耶嗟夫蒼天白綃之衣寡我云客彼自無福耳昔格格在喉際似不欲人聞而徒以之解嘲者而其妻耳乃絕聰固已一一悉憤甚拂袖起執鑾火杖力叩夫脛李德夠然作豕啼乃輟擲杖出門而去甫踰閑即捨格格闢笑聲兩目乃精瑩如秋星絕無淚影或疑是人者胡爾時哀哭如彼而秋波仍盈盈無遽意必哭甚哀蓋哀極則腸斷而淚亦枯也

自夏入秋旱潦時作鬧車河漲落乃日三四易舟行者窘困欲死而鬼灘之下覆沉者已有四舟溺斃七八人來船未至輒鬧而胆裂比抵灘涂則危懼如臨辟囚神魂失所故覆舟者益日多龍頭之名擱頭某亦失事於此人咸驚悸以爲如某擱頭且不免則龍灘必有鬼刼造物不仁舛狗兒聾非人力能勝也某擱頭嘗失意中聞此言大慰是之幷藻飾其言謂鬻漪夜見披髮戴角之鬼自源中出以白壁遍塗灘上下船首塗者明日必無幸予舟當日亦與其列心惑不能解今乃恍然嗟夫此沉沉深潭直鬼窟耳擱路之言既出於是言妖訾者如鯽非至慘厲怖人勢且不已而金村居民爲流風所靡皆震慴不敢過鬼灘晨昏必結伴行意披髮戴角之鬼出亦可與之一戰也獨王得福以操業之故力闢其言安謂某擱頭之播此言欲飾其過耳胡鬼窟之鬼久不出獨今出耶其言殊警嘗然畏鬼者乃不以爲是而得福亦內慴特貌爲强項耳其誠能强項不少屈者厥爲李德以其長日高臥不預世聞如桃源居人雖秦漢久殊而仍渾然若太古其妻既去日久不歸李德亦不思次意以爲可引目視屋山天光沈黑瓦雀喑喑覓巢檐際遠星已閃爍穿破壁而來遂起身詣金觀劇場中所演崔氏逼嫁事因疑己之不獲藏金必妻無福故妻既行則買臣得志時矣又思嘗觀劇場中所演崔氏逼嫁事因疑己之不獲藏金必妻無福故妻既行則買臣得志時矣又思嘗觀劇場中所演崔氏逼嫁事因疑己之不獲藏金必妻無福故妻既行則買臣得志時矣

砂。乃久。僵。其。升。萬。思。一連。遲。言。狀。
溯。復。出。故。沉。盛。平。日。至。克。毛。狗。
仍。不。聞。是。中。或。自。生。王。夜。午。髮。以。
孜。孜。理。其。故。業。風。寒。露。重。不。敢。少。安。怪。梟。夜。啼。如。鬼。輒。震。慴。失。所。潛。身。沙。際。如。蝟。遍。覘。無。他。
度。曉。日。未。明。即。匿。伏。於。家。踪。跡。乃。若。鼠。而。村。西。酒。肆。中。已。
常。度。曉。日。未。明。即。匿。伏。於。家。踪。跡。乃。若。鼠。而。村。西。酒。肆。中。已。
人。之。音。咳。村。農。夜。起。看。田。水。守。晚。糧。者。每。於。殘。月。曉。風。中。見。瘦。影。頎。頎。背。柴。色。蒼。疾。走。如。
李。德。也。蓋。李。德。之。神。久。死。矣。人。過。其。廬。聞。冷。乃。如。墟。墓。或。疑。爲。凶。宅。故。人。跡。不。窺。乃。未。知。
夢。也。然。世。事。如。潮。盈。虛。互。易。而。岸。傍。沙。石。亦。因。此。而。時。有。
中之。富。翁。彼。又。安。能。逃。此。刼。行。且。不。暫。而。況。沈。沈。夢。
翁。彼。又。安。能。逃。此。刼。行。且。不。暫。而。況。沈。沈。夢。
此。弈。流。之。日。月。於。暴。劉。率。混。混。與。貧。賤。憂。慮。庸。同。歸。一。邱。回。
棄。失。笑。而。沈。
乃。至。此。
爲。至。此。
所。爲。
英。雄。一。世。者。亦。殊。無。力。少。留。
激。浪。撼。搖。捲。流。他。去。則。亦。如。人。
凡。處。此。造。化。洪。爐。中。雖。位。高。千。乘。富。享。
老。死。之。棄。其。故。巢。
大。富。家。翁。方。臥。得。佳。
有。未。來。之。絕。
尚。有。
俯。
人。
者。則。
聞。是。
久。不。
僵。屍。
其。中。
升。沉。
萬。盛。
思。平。
一。日。
連。至。
遲。弗。
言。毛。髮。
狀。狗。以。手。
砂。溯。仍。孜。孜。理。其。故。業。風。寒。露。重。不。敢。少。安。怪。梟。夜。啼。如。鬼。輒。震。慴。失。所。潛。身。沙。際。如。蝟。遍。覘。無。他。
乃。復。出。故。其。勞。困。至。烈。神。思。亦。因。之。改。常。度。曉。日。未。明。即。匿。伏。於。家。踪。跡。乃。若。鼠。而。村。西。酒。肆。中。已。
久。不。聞。是。人。之。音。咳。村。農。夜。起。看。田。水。守。晚。糧。者。每。於。殘。月。曉。風。中。見。瘦。影。頎。頎。背。柴。色。蒼。疾。走。如。
僵。屍。者。則。李。德。也。蓋。李。德。之。神。久。死。矣。人。過。其。廬。聞。冷。乃。如。墟。墓。或。疑。爲。凶。宅。故。人。跡。不。窺。乃。未。知。
其。中。尚。有。未。來。之。絕。大。富。家。翁。方。臥。得。佳。夢。也。然。世。事。如。潮。盈。虛。互。易。而。岸。傍。沙。石。亦。因。此。而。時。有。
升。沉。或。爲。激。浪。撼。搖。捲。流。他。去。則。亦。如。人。老。死。之。棄。其。故。巢。凡。處。此。造。化。洪。爐。中。雖。位。高。千。乘。富。享。
萬。盛。自。命。爲。英。雄。一。世。者。亦。殊。無。力。少。留。此。弈。流。之。日。月。於。暴。劉。率。混。混。與。貧。賤。憂。慮。庸。同。歸。一。邱。回。
思。平。生。所。爲。至。此。乃。不。禁。失。笑。而。沈。沈。夢。中之。富。翁。彼。又。安。能。逃。此。刼。行。且。不。暫。而。況。沈。沈。夢。
一日。王。得。福。爲。人。逐。短。水。船。主。固。得。福。故。交。舟。過。幸。平。安。乃。置。酒。請。得。福。飲。飲。且。話。情。極。酣。洽。遂。留。
連。至。夜。午。遽。村。雞。再。鳴。乃。蹑。蹈。言。歸。沿。洲。行。砂。石。縱。橫。步。履。至。弗。便。而。得。福。又。宿。醉。脚。軟。乃。如。棉。遲。
遲。弗。克。進。狀。顛。頓。如。笨。車。行。山。徑。傾。仆。不。寧。口。中。噫。氣。而。歌。以。避。鬼。物。然。聞。灘。聲。如。雷。忽。憶。攔。頭。者。
言。毛。髮。皆。戴。遂。竭。力。銳。進。步。履。忙。亂。中。突。有。物。礙。趾。嘶。然。而。顛。怒。且。怦。則。破。口。詈。語。稽。不。可。聽。聲。如。
狀。狗。以。手。支。柱。起。身。欲。行。忽。覺。觸。手。有。物。如。棉。撫。之。則。赫。然。晃。也。衣。裳。已。濡。濕。如。起。於。水。者。心。頭。已。

冰大驚宿醒爲之半解嘗口至瘡返身欲遁遁有木葉聲鳴鳴自溪口來村人三五負筐往掘薯趁早涼而行呼福叱曰誰鬼窟老眚乎抑梁上君子也吾儕窮人視身命直鴻毛無懼公理曷就我囊中有新菸上公也得福聞聲笑曰張氏昆季耶起何早幸勿作雅謔令人難堪也張氏昆季亦笑失聲曰不知爲王阿哥罪甚矣幸勿爲意君方送船回耶胡沉滯沙際不即行想又洪醉矣得福顧聲曰黃金之毒烈乃至此哉一席虛言即足殺士則苟來視是光寒微中諦視死者則李德也乃共嘆曰能揚其徽而據其實者其顚倒世界又何如是以眾昭昭白日無異於漫漫長夜貪富不均世界之亂亦無已也傷哉李德也然皆冀悉其致死之由相率嗚之村童村叟檢視無他狀又乏屍親遂藁葬焉爲事後議詮乃至紛岐不一或謂李德之死必以貲趁金鴨見嫉於披髮之鬼致爲所擊斃又疑其精力已竭魂霾久亡或茶罷致道死或則以爲必失足墮水溺斃後爲回浪所推移故陳屍沙洲然衆論雖多獨老劉則僉不謂然以爲李德胥行必跟生緬慢他物爲金鴨絕流逐之竟忘冰深及既溺乃力泳求岸而流急力微卒爲所引經鬼灘爲激浪所推乃得登陸然氣力俱竭遂竟逝去老劉聞恐又生其牛喘也私擷其短不過不使老劉之言發自以爲揭酌極嘗而二三老嫗則仍喁喁私擷其短不過不使老劉聞恐又生其牛喘也

六百文

晉程小民

然自。中頗能。是之後。人人皆曰。金鴨爲不。祥無敢。談雙字。王得福。恐遭禍。亦閉口。如啞。酒酣。耳熱。同踞。酒肆。客。之籠中久矣。茲而錄之。藉博閱者之一粲。

謝大。人賞呀！謝大。人賞呀！！謝大。人賞呀！！！一片。聲。款呼。雷動。打酒。哼。買菜。呼。亂紛。紛忙。得與。高。彩。烈。俄而酒餚。陳列。衆人。略一。謙讓。入座。豪飲。各席。拇戰。之聲。紛然。大作。酒過。數巡。忽有某甲起而人道。什麼事。

年不。賞銀。元鈔。票。忽改。賞銅。元。然而。銀元。鈔。票也。要。換作。銅元。用。還也。罷了。所最不。解者。這個。六百。文的。數目。將謂。大人。從省。呀。大可。每人。五百。一千。文可。賞兩。人。將謂。大人。恩寬。呀。何妨。就每。人一。千。傷。傷。本多。不少。每人。賞個。六百。據兄。弟看。來這。其中。必有。一個。原故。話言。未了。座中有。一位。善記。先

生接口說道。此事小子已猜得一二。但不知是不是。若是猜得是諸位自當遵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衆人道。不錯不錯。那書記又道。此不過就六數的字面而論。若照六字的因數講起來。其中倒有深意的呢。衆人道。我們都是粗人。不懂什麼叫做陰數陽數。請你快點說了罷。那書記道。一六。如六那是已經講過的。不用說了。二六一十二。二六一十二。二六一十二。著月數也是暗含今日年終之意。三六一十八。俗語云十八根頂線放風箏。穩得狠。是要叫我們各人做事都要朝穩裏做。四六二十四。道是說的每日夜二十四小時以內我們分班守衛。不可疎忽的意思。五六三十。孔子曰三十而立。立就是站是要叫我們還天到晚不離他老人家左右。那書記說到這裏。忽然停頓道。那一樁不能說。衆人道。這麼許多樁都說了。又何獨這一樁。快說罷。我們還要吃酒呢。那書記被衆人糾纏不過。起身探頭向門外左右一望。然後低聲對衆人說道。六六三十六。三六十八。三六十八。三六十八。是走他老人家恐怕將來遇有不測。要想諸位奮勇保護。所以今天纔有這個賞號。所以今天纔有這個六百。

閱的。拜禮六鈍根造孽竟不禁點首稱是曰有。。。。不特滑稽挑捧腹直可當着一篇禮拜六第二期明日將出版今晚各書肆中便供談論起來說明朝一曉便要有人來買現在差的。大事紀。余亦有閉見數則。未知許以刋載否。

禮拜。多印好了。打發學生趕緊去配。那學生便飛也似的領命而去。欣欣然負着數百本的禮拜六。急急的趕回來吃夜飯。心中急了。足就走得快了。剛剛到第一樓門前。恰巧碰着了一塊西瓜皮。滑跌了不得。說道今日這是鈍根造孽。

將下去兩手一鬆。就把那禮拜六像雪片似的在馬路上飛舞。路人大家歡喜的搶禮拜六。熙來攘往。正熱鬧的時候。却來了個老學究。便高聲朗誦道。斯文掃地。吓。禮拜六小說的封面期期五彩石印。多是美女。就是有一期是個少年男子。還繪的是背影子。是女界同胞大為不平。說是現在男女平等。什麼只繪美女不繪男子。他豈不曉男女一樣的心理麼。火氣重的。遂悶出了肝氣病。醫生診了脈。說病勢不輕。至少要半月一月。活潑潑的忽然奄奄床褥。姊妹。

某甲。性極鄙吝。却是喜歡看小說。但他家裏到有好幾部老小說。已是多年的古書了。蛀的蛀破的。破日日拿在手裏對他看看。從不作興出幾個銅錢去買部書看的。聽見禮拜六小說人人道好。他也隨得跟眼癢起來。剛巧雪亮的一塊洋鈿買了一本禮拜六就此拆散到了半夜想着銅錢難過起來。來點了燈看那小說。歇了一歇說道還要我添油費呢。這是鈍根造的孽。

日夜要數十次。覺臭不可當。手執一卷禮拜六就連臭都不覺着了。一時偶不小心便把禮拜六同屎一起落到糞坑裏去。撈多撈不起來了。說還不干我事。那個叫他做得這樣好的。這都是鈍根造的孽。

可以。嘗嘗醫藥生痢疾的。本來狠吃力的手一卷禮拜六就忘其所以。有一個姓李的。寫得頂利害。一禮拜六小說。人道好。他都說禮拜六。這本小說甚好。不特可以長智識。並且可以醫病。這是鈍根造的孽。

禮拜六。出版的時候。海上痢疾流行。病者甚衆。都說禮拜六。這本小說甚好。不特可以長智識。並且可以醫病。這是鈍根造的孽。

來。點了燈看那小說。歇了一歇說道還要我添油費呢。這是鈍根造的孽。

也。隨得跟眼癢起來。剛巧雪亮的一塊洋鈿買了一本禮拜六就此拆散到了半夜想着銅錢難過起。

破日日拿在手裏對他看看。從不作興出幾個銅錢去買部書看的。聽見禮拜六小說人人道好。他

遲遲。着一個多情人。看聊齋本來已經看得要發痴了。聽得人揄揚禮拜六的好。他就買了一本見

綠格子。少年的奇遇。他說與聊齋一樣的滋味。美事美人可見現在並非未有。只是偏偏我遇不着。

想來想去。好生氣惱。忽然道。西方美人碧眼柳腰也是狠好的。想來鬼頂多情便一溜烟就跑到外

國。收山上去。被那看坟山的打了一頓。家人俱忿忿道。這是鈍根造的孽。

臨時小說

歐西風雲中之七歲童星

余日來讀滬上報章。爲奧塞戰爭一事。時盤旋於腦中不已。正恐彼歐西風雨。自覺可笑。間或握管欲寫一段小說與諸君消遣。百思而不可得。殊悶甚。遂投筆外出。一吸新鮮空氣焉。

是日下午。金風滋動。暑氣全消。老樹蟬聲。哀鳴振翼。一抹斜陽。掛柳稍上。作淡金色。余乃胸襟覺爲之展。忽憶及余友酒廬君。有三日未晤。對此大好晚景。曷不登門過訪之。意既決。遂匆匆去。余友居城之南。於是過新北街。穿得意里。繞培角場。乃登門叩關入。時余友方與其七歲愛子作絮絮語。余笑曰。吾老友今日西風緊怪吹。貴客來請坐！毋作戲語。並以手指其子曰。此兒甚奇。余聆言睇視。彼童淚痕滿面。兩片可愛之嬌頰已色作烈花。余謂不解。急詰余友。余友曰。君試飲此茶。吾爲君述之。俄聞余友言曰。

吾兒名志遠。現年七齡。性和慧。生時彌月。即解語。以是吾益愛之。前年方就學於某幼稚園。今年入高初等小學。二年來。獲益頗多。日昨課歸。忽問余曰。父乎。先生今日演倫理。謂兒童當有愛國心。此三字兒不甚了了。請父爲兒解釋一遍。余聞斯言。覺有興味。乃曰。愛國心者。吾人一心對於國家。

當。特別誌意。以表其愛誠也。國家或衰弱也。吾人思如何濟救之。彌補之。國家或強盛也。則吾人又思如何惕勵之。鼓吹之。如兒今日愛玫瑰花。終日輸灌。然培植。然他日若能愛國。如愛此花者。斯美。矣。兒聞言。喜躍歌而去。曰。吾愛國。吾愛國。他日當如愛此玫瑰花。噫。老友乎。余斯時之樂。有何憾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余聞言。乃呼之曰。志遠。志遠。來。汝腹中隱憂。盍聞言。默然。余友促之曰。兒能解汝憂。盍良久泣曰。叔父。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不聞吾中國供給。有何愁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余聞言。乃呼之曰。志遠。志遠。來。汝腹中隱憂。盍聞言。默然。余友促之曰。兒能解汝憂。盍良久泣曰。叔父。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不聞吾中國供給。有何愁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則此一點愛國心。又烏乎用。兒是以悲。兒是以哭。

力說無森張之能口無常山之舌。身無子房之錐。所自信者。此一點愛國心。誠恐將作奴隸之。不遑。

政部矣。如此中國財政。瞬息將不堪設想。繼彼黑奴紅種之後者。有日矣。兒今方七歲。手無縛鷄之。

恆告貸于銀行團乎。今日聞先生言。輿塞啓戰釁。有。

平彼父友也。兒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

余聞言。中隱憂。盍默然。余友促之。曰。兒

中夜何如。兒兒聞言。喜躍歌而去。曰。吾愛國。吾愛國。他日當如愛此玫瑰花。噫。老友乎。余斯時之樂。有何憾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余聞言。乃呼之曰。志遠。志遠。來。汝腹中隱憂。盍聞言。默然。余友促之曰。兒能解汝憂。盍良久泣曰。叔父。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不聞吾中國供給。有何愁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思。如何濟救之。彌補之。國家或強盛也。則吾人又思。如何惕勵之。鼓吹之。如兒今日愛玫瑰花。終日輸灌。然培植。然他日若能愛國。如愛此花者。斯美。矣。兒聞言。喜躍歌而去。曰。吾愛國。吾愛國。他日當如愛此玫瑰花。噫。老友乎。余斯時之樂。有何憾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余聞言。乃呼之曰。志遠。志遠。來。汝腹中隱憂。盍聞言。默然。余友促之曰。兒能解汝憂。盍良久泣曰。叔父。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不聞吾中國供給。有何愁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何。如。兒。聞言。喜躍歌而去。曰。吾愛國。吾愛國。他日當如愛此玫瑰花。噫。老友乎。余斯時之樂。有何憾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余聞言。乃呼之曰。志遠。志遠。來。汝腹中隱憂。盍聞言。默然。余友促之曰。兒能解汝憂。盍良久泣曰。叔父。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不聞吾中國供給。有何愁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突。兒聞言。喜躍歌而去。曰。吾愛國。吾愛國。他日當如愛此玫瑰花。噫。老友乎。余斯時之樂。有何憾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余聞言。乃呼之曰。志遠。志遠。來。汝腹中隱憂。盍聞言。默然。余友促之曰。兒能解汝憂。盍良久泣曰。叔父。叔父也。有奚愁。遽告之。叔父。謔者。不聞吾中國供給。有何愁也。方盤詰間。而君已至。彼胡愁乃爾。君問之可也。

默然不開淚潛然而落。余不知天眞爛漫童子之心。

默然。不開淚潛然而落。余不知天眞爛漫童子之心。

默。然不開淚潛然而落。余不知天眞爛漫童子之心。

默。然不開淚潛然而落。余不知天眞爛漫童子之心。

默。然

泥城橋。韻猶存。婀娜婷婷坐黃包車向靜安寺路而去夜分乃歸歸必以今宵夜花園中游人如何好聽幻術如何離奇新劇如何優美語其如意郎君口講指畫歷歷如繪郎君則又手傾耳而聽神爲之往一若自恨乃公太忙不得攜手同行馳懷游目一種快快之態極現於顏色

一日者。海中者。今夕其庶幾如願以償矣既抵家歎門入而閨房寂寂闃無一人蓋其夫已於五分鐘前出門去矣。

晚涼無事獨坐寡歡彼郎君亦卽徐步向素所傾慕之夜花園去既至則游人絡繹如入山陰道上惟此數十百人影中獨不得其夫人之倩影心竊訝之而同時乃發起一種特異之感觸蓋見游人之三分之二乃向樹陰深處踽踽獨行徘徊久之覺青草叢中隱約有聲疑神疑鬼毛發爲悚前行數武似有物然觸及其肢俯身拾視之乃一女履如襪至寶急置之懷返身出卿踰園中者又久之出

戲時計。夜已過半。遂忽忽出園而返。

歸則其夫人已高臥床上。鼾聲隆隆。呼之不應。語以拾得女履事。則更轉身向床內伏。似惡聞人聲。然蓋斯時正睡魔戰勝情魔時也。否則似此偶儻之夫人。豈有不立起其身作長夜談以研究此履之來歷及此中之眞相者乎。

明日晨起。盥漱初畢。彼郎君出視其拾得之鞋。審之固一完好之繡花鞋也。然針黹精美。絕倫勞緻。出自床頭人手。而其長度亦復與床頭人適合。暗中盥其刺決之力。則固明明夫人物也。因注視床下。及其夫人之足。而其面色亦隨視線之移轉而變更。若有算學家在當。能推測其如何之比例矣。

斯時。夫人覩郎君狀。紅漲於面。如受日光之映射。不置一辭。踉蹌向房外走。既出。頓其足者再。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小說情報　一仙緣　（待仙）

冶遊者。熟諳溫柔鄉花史。尙憶十四年前之飛雲閣。十年前之聽雲仙館。其人乎。其名似更遠矣。然吾知諸君老於花叢。道其名勞駕其人。必且忘近而不遺於遠。恍然飛雲聽雲。

即雲仙之化身矣雲仙之歷史較長故雲仙之名易悉人物與歷史關係如此其重述美人之遲暮追憶雲仙之豔歷史也閱者諸君或尚有司香舊尉可記而證吾之說乎

十七年前歲維戊戌侍仙方在弱冠時代年華慘綠行樂及時狹邪之游靡嫌遠近覽秦淮之風月則畫舫輕移擷津水之煙花則飄輪迅發而淞波一剪香海千尋金粉膩脂往來選勝其中如金小寶以畫著李金蓮以詩名胡玉梅以善歌聞莫不狎香國之盟入叙小之志然而紅顏相對知己無多青眼不逢歡場易散此僅足解相如之渴而不足移成連之情也

是年秋友人阮君麗江招飲曲中開筵坐花遍徵骰錄事遊逅桑者送以秋波曼脉夷光勝其淺笑目成心醉幾不自持是何尤物有如是之魔力乎則我有情有緣可親可愛之袁雲仙也雲仙梁溪

盧其名曰絺其字曰大捨未免唐突古人閱者諸君恕之恕之

翌日訪其妝閣於東尚仁里峯巒而入含艷相迎侍兒以茗甌進傾談移時略詢身世清詞憂玉吹氣若蘭轉有相對忘言之致然而徘徊不忍去遂命備嘯侶呼燈張筵一時裙屐翩翩履舄交錯嫣花靨柳各擁所歡銀燭光中玉屏風裏飛釧動鬢態萬方而雲仙終席目注余亦不覺黯然而

醒。是夕也。淳于一石。雖未滅燭。固已倣閨薤澤矣。
自是。花晨月夕。過從漸數。雲仙稔余。余亦昵之。甚每入其室。便如天然玉合。美滿不可言其間詠香
矗而定情。擲纖頭而買醉。兩情繾綣。一無瑕玼。從不聞弦管聲中譜丁娘十索歌也。日月不居。歡娛
苦短。屈指閱四月餘。歲云暮矣。始相與珍重而別。以此四閱月最短之時期。所享豔福。有爲人數十
年得未曾有者。則嘗學作新婦。親入廚下。調羹餉余。余知余嗜食何物。必預儲以待余。從而尼之。則又
不使余知。敷敷以進。此樂何極。此福是幾生修來。宜寧當時之流連忘返。而今日猶津津有餘味焉。
明年春。移棲香之室。於迎春三弄。余復爲劉阮天台之游。重依簾幕。續飯胡麻。情好既深。即仙家鷄
犬亦相習相忘。蓋其假母名大阿彩。姨母名小阿彩。皆雲巢之監史。而仙窟之夜叉也。不知何以遇
余。輒剔余出入帷闥中。迄無禁制。且或伊人不見時。就余作款款談。余以是知雲仙之性情。舉動彌
群。以彼性情。似乎雲仙之外所契者祇一侍仙。察彼舉動。似乎侍仙之外。無復有雲仙心坎。兒上溫
存之人矣。而抑知不然。而雲仙與侍仙乃於此不然之中。由合而離。由離而合。若離若合。不合不離。
春之以至今。十有餘年。嗚呼奇矣。

二月夏之夜。余亦嘗與雲仙窺言出遊。看龍華之桃花。品味純之佳茗。曾偕內子同乘。挈雲仙以

然　墨　倡○初●南　　日　不●余○擬○斯　　從○
則　仙○香　學●亭●　　見　許●小　有　時　　內
雲　雲○名○彈●固●覽　游　蔣●妮●蔣●湎　軟　子●
仙此時其巢以火中寄蓮自樂其爛熳乎抑將以鵜茵墮溷悉聽之運命乎前與蔣公子之

仙畢覽可兒

戲報紙載故友南亭亭長贈雲仙之詩詩曰

裳法曲筵前譜洛水明妝夢裏痕若使美人學論世千秋巾幗合推袁

不輕易品題者而余亦夙未聞雲仙善譜此詩嘉其色並譽其歌撫揚備至詞繼而聆其曲直有空中鶴唳水上龍吟之致方欲造物賦才於雲仙不淺雲仙亦經此提

盼矣然非雲仙之騖也實其聰明而入於悔悟之境也

來問津於是桃源洞口始漸無鍾山尉開來巍侗矣余亦褰裳返里冬閒復來游謎如故一

滇佞游之盛猶未至如近今之濫也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雲仙乃爲紛華所誘入覊沙之

公子者璧人也每嘗夕陽在山公子必翩然而至至則青驄並駕驄中宵大阿彩霄投告

子屬意此人久矣欲與之盟以終身老身期期以爲不可且戒其同車彼不聽扑之始止並

紅塵裏趁斜陽蠻影香時衣亦香更喜後車聯碧玉林家卷隱謝家娘

輒有我見猶憐之歎記有一絕云

一段風流小史其爲邪魔外道已耘忘於無何有之鄉乎是皆不然余每與之清談宛轉以脫離苛合自任成其良緣商之大阿彩約星期挈雲仙遨游園不與婢嫗僧大阿彩坦然許之及期與雲仙驅車安增第茗盌既具乃倩卉夫持雲仙名刺往速蔣驚此之際余意中以蔣非宋玉衛玠亦翩翩之流亞也非溫柔敦厚之稱予亦雍容華貴之人物也故彼美屬意久而不渝又私念以雲仙之識之接旋招余互通姓氏其人也眉目清揚顧而行不敢謂失之子羽然望之似非雅流周旋有頃及雲仙身事余覺無所可否蔣以余爲素昧生平不欲拂眥雲仙以余處嫌疑地位不樂與言而孰知談次已巳近黃昏乃相與別去臨別時蔣以一寶石戒指出贈雲仙蓋以爲訂約之證也雲仙歸欣然誇示其假母謂今日不期而遇蔣以此贈值可五百金其假母怒以目若不見也漸漸有喜慍變併之色大阿彩以余在前寔要入逸房坐語災定間不知何故其態甚惡

小阿彩伴余。亦竊竊語雲仙與蔣有奔畀故事。其聲亦漸揚。蔣不能安。婆巡辭去。余如閒古樂然。僮甚。東方既白。不知錦。惡之。橫陳在抱也。

翌晨。余歸旅寓。復酣睡至日暮。周君攜香。治具於沈桂雲家。招余筵座。雲仙居與桂雲比鄰。就近飛召之。少選扶婢而至。見其顏色慘阻。舉止有異。詰之。脈脈無語。堅叩之。則雙淚盈睫。請已。飲芙蓉。嘗嘗。嘗瓊漿玉液矣。而遺其侍婢阿金送之歸。並以告大阿彩。延醫灌救。幸獲無恙。蓋猶因隔宵之勃。豁然發生此變。故此殊為社會小兒女無意識之惡習慣然實雲仙好事折磨之第一幕也。洎余有鮮台之行。余友釣叟攜香先後以函電至。則其第二幕之慘劇現矣。釣叟書中有（文姬贖身徒存。虛顯彩雲易散。仙骨難成。）數語。語焉不詳。攜香之電亦簡略。惟末有雲仙獨惓惓於君。以不能乞援為憾之語。余急乘汽船返滬。走訪兩君。始知蔣假強有力者。欲為沙叱利刼雲仙以去。先為大阿彩設樹子之生涯。亦大受其影響。時值歲尾。詬誶不忍聞。余賴其母女雙方之調護。始漸和好如初。嗟乎。蔣固一市井少年。設鐘表肆於南京路。雲仙乃誤用其情。兩遣魔難。亦大不幸矣。然而雲仙非聰明人耶。聰明人往往誼不足而情有餘。千古紅顏為情所誤。

又豈獨雲仙一人然耶

青樓習例遇時節必有邀動而鶯燕更代亦於其時大阿彩遂別營一寓於鄭公山下使雲仙往居之迎春坊則舉之代表曰賽雲仙雲仙既至甬豔名藉甚顧與余念舊勿衰青鳥傳書頻通款曲嘗多不備述記有一聯云（三生石上欲聯無盡之緣九曲屏中常繞相思之夢）纏綿悱惻足見一斑秋間余特往訪之重拾堅歡覺其半年來不見鴛羽頗稍享自由之樂因留作平原十日飲瀕行貽以百金竟悵郤不受多情乎哉余故曰雲仙可兒

入冬雲仙亦返滬飛雲閣之標幟始發現於此閱者諸君亟是當有憶及者明年春數數過之於張愚雨園出帕照見贈是秋余在逆旅中雲仙恆就余訊問起居余漸有茂陵秋雨之感泥余移榻妝櫳爲余謁醫乃至稱藥量水連夕不倦甚至擁髻懷然此景此情不易得之於家庭而乃於北里姊妹得之結知己於美人消受多矣及今思之有餘媿也而余亦感此不樂冶游雖人面桃花不爲崔謎不知者幾疑爲忍人知之者又疑入悟境實則余亦不能自道其痛癢也逾兩年復於法關西租界遇雲仙坐人力車而來急招余寒暄詢余旅況大有車笠重逢故交慷慨之意歸即以百金貺余回思昔日之酬酢而見卻也理不當受亦惟其却我於歡樂之中而復貺我於患難之際則義不容

辭不然豈有侍仙而反輕於取與哉

斯時也雲仙歸爲某公子遊寶已一載餘矣居派克路昌壽里余旋亦卜與爲鄰以鄰誼往來習相見也又一年某公子還其故鄉雲仙複遭紈扇棄捐定戚不得已重抱琵琶而再改其名曰駿雲仙館於是乎雲仙三化其身侍仙又作一年之別無何侍仙以被陷入獄雲仙子身來視效古丈夫褚金棄饘並力籌束矢鈞金期脫羅網當時心如割淚如縻今逃此事猶覺手欲顫而掩面欲泣也嗚呼雲仙不負余矣未數月聞雲仙嫁作商人婦得最後良好之結果斯亦可見造物之不負雲仙也近數年中曾兩過之綠陰已成青衫猶溼俯仰今昔爲雲仙喜耶爲侍仙悲耶蓋不得而知矣

（犀然）

研磨！研磨！研磨！研磨！

此何聲也胡爲乎來哉溯其聲浪之所由來踪跡之其聲細碎煩囂含有北里殺伐之意味於時明月麗天正盈盈十五之候紅杏在牆花陰滿地涼颸驟起香陣陣而襲人衣袂願此奇聲異浪復陣陣入耳鼓若斷若續胥語雖啾唧不可辨度非一人則可決言也細譯之隔牆蓋某寓公棲息之地作無量數个字余生平好奇喜異廣

搜。博。探。必欲。聞人之所未聞。因踪。足。酒。蹤。跡。東家。牆。覓。西方。草。隱。身。花。底。權。使。偵。探。術之。破。題。兒。第。一。遭。

第。見。小。亭之上。杯。盤。羅。列。肴。核。既。亂。面。頰。而。桃。花之面。龐。紅。遍於耳。目。灼。灼。閃。閃。縱其視。線於此。小。亭之方。寸。地。歷十數分。鐘。曾不少。瞬。而面北。座。一。少。年。滿。臉。堆。着。慈。祥。和。靄之色。含笑。相勸。此二人者。果如何之人耶。時予未及細偵。則家。一。字。一。句。必費。幾。許。推。敲。探。討。者。留此。實。貴之時。間以為。吾執。筆焉。爾。

以行文之便。姑假定之。名面南之中年。爲趙甲。而號此少年。爲餞乙。倘屬盾目清醒。原不必效考據。

趙甲曰。此事非君之所知。予於彼。美。交不。尋。常。而願。坐。令人。割。我。靴。耶。咄咄。妮子。恨恨。言。時。氣。若。不。勝。憤。復。繼。續畢。其詞。曰。他人則可。老八。胡。為。者。老八。割。靴。彼胡。為。聽之。南方之。姑。娘。咳。北方之。姑。娘。究不。若。是也。決不。能。懷。抱琵。琶。又復。向。諸。老八。也言時。目復。睜。睜。視。地上。記者。隨。其目。光。以偵。察之。則滿。地。燦。然。金光。綻。彩。如寶。山。如庫。藏而。細。譜之。則一。宣。德。窯之。青花大。酒。碗。已如。粉。碎滿。地。光。怪。陸。離。初非。他。物。嗟。嗟。酒。碗。覺為。甲。餞乙。則形。色。從。容。含笑。告之。曰。童台。走。馬本可。等。諸。水月。鏡。花。當前。即是。過後。皆空。斯亦。胡可。認。眞。

者。老八。愛之。老八可招呼之。君愛之。君亦可招呼之。殊塗同歸夫。奚不可者。君何事氣苦爲。且彼美室中。生張熱魏往來憧憧者。知有若何人。即不啻有無億量數之。老八在君亦安能日日爲之憤憤也。果爾則愁城怨府。直將爲君之安樂鄉矣。是胡可者。快毋氣苦。快毋氣苦。

甲方將有言。壁間之電鈴聲鏘鏘然鳴。則蹙愁眉而起視之。間之曰。恁那裏答辭則隱約不可辨。繼聞甲曰。余不來。有老八。玉將毋同。繼復曰。老八怎麼會沒來。別騙我罷。又曰。叫我來。躡就來。來。來。來。來。不來。不來。如是者既久。而余倦欲歸。自茲以往。非余之所知。

究之。此事之原起。如何。余非能知之。以其所聞。證諸所見。而撮其要。總不外與三禮拜六點鐘有不可脫離之關係可斷言也。他不具論。嗟嗟。酒碗李代桃僵。吾爲爾寃煞矣。

查革此時方立土山之上以鞭梢指揮衆軍額筋暴突目炎炎如熾炭顧其屬將作鴨視騃聲言曰若儕小視之不三分鐘彼衆當盡殲衆忽大呼鬨然四竄查革亦驟俯視山下則一英挺少年揮斧上山以斧啄人疾如鷹集望而知爲土希爾也土希爾既驟馬上山查革舉斧立下查革趨查革舉斧立下則已遁去十矛之外土希爾立收其斧大呼下山直追查革查革馬劣馳乃弗驟竟與土希爾之騎相接土希爾方舉斧欲下忽於日影中見一巨椎之影直壓腦蓋而下土希爾亟回其斧旋身以格其椎椎斧既接查革乃乘間而逸回顧運椎之人蓋濕而非也查革既得脫復繞道上山桴鼓以招其軍助濕而非戰士希爾被圍三匝顧亦無懼神斧出沒與椎影競彩且時復迴其斧背以啄人顏去馬五矛之外死尸乃如山積此時天已漸暮土希爾之軍已漸殲盡所存惟精悍與殘廢者數人而已懲前騰遞呼殺弗少却土希爾亦大呼應之且曰兒郎勿退吾儕死佳也衆亦抗聲應之曰吾父死同積也願雖如是實已力乏而土希爾尤甚乃以神斧緊護其身馳馬欲突圍而出顧圍極厚力乃弗遂復退如是者三土希爾乃大呼曰吾儕死矣然當自裁勿令彼儕以刃加我頸也此語既

出。衆亦大呼上帝臨我我來依上帝矣言已乃爭以刃抹頸而死。士希爾舉其斧曰勇哉吾訥也特少年。吾隨若儕往矣言時方欲舉斧自殊忽見查革後陣大亂殺聲四起則有一老將浴血而來矛影閃閃如神龍盤空士希爾乃止斧剪啄大呼曰吾父救我式本奇應之曰壯哉吾兒趣從我行入。初不慮式本奇竟以勁旅逕攻其背式本奇揮矛入陣士希爾舉神斧應之夾攻濕而非濕而非乃敗遁去軍中既失主將圍乃立潰無復行伍訥也特士氣乃復張盡視矛影斧光為其進退血雨橫空而飛與空氣相薄作奇嘯忿戰久之查革軍乃盡退式本奇亦引衆歸堡曠野之上頓忽寂寞。冷月照積尸上為霧氣所蒸乃成血海此輩出時倘見日出乃不復見日入亦可傷矣。是役也訥也特雖幸轉敗為勝然元氣大傷堡中壯士所存者已僅十分之四而士希爾之聲譽亦因此銳減。然士希爾之敗倘不僅此一次。其後竟為查革軍所俘。士希爾時正傷病乃置之兩馬間。絡而盛之以行。士希爾作佯死睨其旁一裨將騎良馬毛赤如炭。士希爾乃大呼遽躍起整勝而上其騎。奪其械。戮之鞭馬突圍而出。招復餘軍與查革軍薄肉而戰。斬其上將十二人而還。顧所失亡多。聲譽乃大減。且堡中糧絕。人爭煮草根而食。弗堪更戰。乃守堡弗出。如是者七日。堡中大亂。衆勢

洶洶。爭赴別墅。必欲令式本奇獻海娜。斬之始已。是日蓋爲查革軍入堡之前一日也。明日則全村盡成瓦礫矣。

蓋查革攻堡弗勝。乃變其計。令人入城。間其村人。謂海娜已與濕而非定謀。準月杪之日。爲細伯來亞內應。放濕而非入堡。蓋以海娜因與濕而非有素。間因易入也。此語既傳入堡中。村人果大憤。以爲吾人拋捨妻子。至於灑血弗卹。溯其原因。何莫非因海娜而起。今乃爲其所賣。吾訥也特村中。何可有此妖星。則羣赴式本奇別墅。令出海娜。以謝村人。

今吾儕當叙海娜矣。海娜此時。方與格來齊。立露台上。修蛾愁鎖。指點堡外戰雲。與格來齊。喁喁而語。格來齊曰。女公子試觀此堡下時。恐不出三日外矣。言時緊蹙其額。若不勝憂者。海娜咄之曰。阿姆何懼。人孰無死。然死亦有重輕。吾人異能用此而死。則其死正復榮幸。特慮不得可死之機會耳。言時露微笑。影格來齊正欲有言。忽聞露台石級。登登作響。聲至雜沓。格來齊詫曰。嗟乎。此何人哉。何事至此。方格來齊語時。衆已蜂擁而上。咸願海娜作獰視曰。在是矣。海娜視狀。初猶以爲細伯來亞已攻堡而入。來者蓋敵軍也。顧其服式。則又明明爲村堡中人。聲勢洶洶。一若挾有無限忿怒。海娜此時。盲然乃如墮重霧。百索莫得其故。無已。則抗聲言曰。衆父老至此何爲。海娜之語未已。衆已

大噪。咸雜譁海娜且曰。速殺此豕。吾誦也特村中。安能有此。衆中有一少年曰齊爾司。尤桀驁。嘗向海娜求婚弗允。且爲土希爾所賚。蓄憤於心。至是乃斜其目。以視海娜。既復迴顧衆人。作鄙聲曰。嗟乎。吾誦也特村人。已太半死亡。今妖星尙灼灼吐其光燄何也。此語既出。海娜乃大怒。兩頰赤如朝霞而格來齊且痛其老手。直前欲毆此妄言之少年。顧爲衆人所擠。乃扑於地。衆亦弗理。惟向海娜言曰。孺子狂妄。女公子可弗之理。請卽隨吾儕行。裁判官自有公論也。海娜聞語大駭。卽曰。裁判耶。吾殊弗解。吾人初未犯罪。烏用諸父老爲我裁判。海娜詰未畢。衆益忿怒。且冷笑曰。無罪耶。吾不知爱其所歎。至甘獻其全儕之生命弗卹。汝誠無罪。誠然誠然。吾輩但奉命取汝。弗知其他。曲直是非。姑娘可庭辨之。言已。立促海娜往。海娜乃知辨亦無益。轉以訕笑答之。遲遲從衆人而至議事之所。議事所中。列桌成圈而缺其一隅。蓋以議事之時。便於互相顧問也。此時村中二三長老。衣褐色之衣。據案而坐。默然俱現憂容。式本奇則環甲上坐。時時以手按其佩刀作怒容。然亦弗語。海娜既至。式本奇卽自座間起立。顧左右曰。吾女通敵。在律當斬。願諸君勘情定案。幸毋以我老儉稍存私曲。言已。復歸座。於是海娜乃與裁判之人辨論。顧衆口一詞。咸以海娜通敵爲言。非斬弗服。裁判官亦以衆心如此。非死海娜。必不足以寧服衆心。行且釀成內亂。乃以證據確鑿論斬。讞既定。衆乃大悅。

爭畢其矛。高呼酣鬥也。特萬歲。遂有武士。竟擁海娜而去。式本奇目視海娜去遠。不禁大慟。聞。咸若陰風慘氣。花人肌膚。乃頹然就椅而坐。口中尙微呼曰。吾女行矣。汝爲家國而死。寧云非幸。九原嘗自慰也。蓋式本奇未嘗不知海娜此舉爲冤。願以衆心激忿。莫可挽救。乃始忍心割愛。藉以之台。蓋立雲牢。其上有名花一莖。慘無人色。雲鬟爲風所吹。亂被其面。心知爲海娜也。則復大笑而醒。凡人身嘗極悲慟之際。其心已死。轉覺漠然。特其親愛之人。覩此現狀。寸心痛楚。是實有逾於身。當寸磔者。矧式本奇乃爲海娜之親父也耶。則又無怪其征衣之上。濺滿英雄老淚矣。式本奇自睡眼矇矓中起視天末。忽見堡外火光大熾。爵藍之天。盡作紅色。喊殺之聲。直與堡中哭聲相應。則大驚。詢司乃降查革爲內應。竟獻吾堡。大酋豈不聞堡中哭聲外事如何矣。衆聞語。且喘且言曰。敗矣。齊爾耶。彼細伯來亞。豈已佔領吾堡。言時。突見廣場之上。有數人奔入。式本奇急大呼曰。汝衆何來。堡耶。式本奇斥曰。吾子獅兒。豈甘降賊。今事急矣。大丈夫當轉戰而死。何得退縮。衆願隨我往戰者。可袒右臂。於是衆盡右袒。以拚最後之一死。式本奇計其人數。弗滿三十。此時堡中已四處火起。

哭聲震天。廣場之外。復有多人擁入。矛鋒燦火光中。射眼生纈。爲首一人。即查革也。式本奇乃復大呼曰。來視我。我必殺彼首領。言時。揮其佩刃。直撲而前。猱進取查革。查革兩退。令偏將四人。夾攻式本奇。式本奇以刃纏之。轉瞬立決其一。已而三人亦死。回視村人與戰者。則已倒地不起。乃仰天呼曰。吾勃愛笛兒大皇帝。臣力悴矣。此語既畢。遂乃自刎而死。查革既得村堡。天已平明。即下令命村人獻海娜。久之弗得。乃大怒。命盡殺全村之人。村人始懼。爲言昨以死罪論斬。繫之斷頭台上。顧以刑時未至。倘縛而未殺。後以堡破。全村蜂赴戰。留守台上者僅一牧師。併行刑者二人而已。弗知其他。查革乃使人往探。歸報。則謂高台之上。伏尸者三。然皆男子。非海娜也。異哉。海娜豈爲天上安琪兒。化身天謫。既滿已肉身飛昇歟。否否。彼海娜者。蓋已不上天堂而已入人間之地獄矣。讀者疑吾言乎。則請追叙海娜之事。以告讀者諸君。

（未完）

第一章　割股與解甕

却說去年今日杭州城裏某街某客棧內有一老者骨瘦如柴呻吟床褥看這病勢狠是不輕榻傍站着一位女子年可十六七歲雙鬟縣玉容慘淡不住的把那淚眼向着老者哀啜道爹你覺好些麼你心上覺怎樣女子這樣的叫喚可憐那老者只是不則聲糊糊塗塗似睡非睡的躺着咳嗽嗚呼死了一切喪葬費用把他牢牢的裝殮淨潔用個盪淨的家的開銷又不省接着夫人一場大病幾年癆局差司祇因他爲人誠實不會營私舞弊祇落着些月俸度日性又慷慨不客鋪下生的把他父女兩口兒的飯碗無端打碎只得回轉故鄉過他窮苦的日子挨了一年把所有貴重值錢的東西漸漸也變賣盡了俗語說得好坐吃山空海要乾世界上究竟是沒有喝風吸露可以度日的呢仲翁瞻前顧後的一想沒有法兒度他的骨肉養他的愛女只得領了女兒來到杭州下了客棧慢慢的找幾個朋友求他們攜帶一個吃飯

地方無奈那時政界上的人物都是一般少年後進沒有要好的在裏頭就是找到一兩個老友也是合着俗語一句話天然几改做了燒火凳當個小小的差司沒有用人的權柄仲翁奔走了一個月連月得十幾塊錢的事情也找不到兩口兒天天的房飯錢反積欠了許多那時又氣又急便急出了一場病來只苦了那女兒紅玉衣不解帶的日夜服侍他沒有錢使便典銀珥質衣服給他父親請醫免藥奈仲翁是年老血衰的人禁不得加上這許多的窮愁病勢便一天天着重起來醫生來診了脈總是搖着頭道這病是不起的了請小姐置備後事罷紅玉聽了醫生的話只苦得背地裏流下淚來又不敢向着父親哭恐傷他的心添出病來女兒家本來沒有什麼法子想又沒有人幫他忙只得向着泥塑木雕的神佛哀哀求告那知依舊是一些兒沒有效驗後來想着老輩裏有割股的古事只要誠心那蒼天也會哀憐他賞他的願紅玉便去買了一灶香暗暗的當天點着跪下來向着嫩皮膚上吱的一響小小一塊肉已掉在碗裏頭了那臂上臙脂一班的血淌個不住滴在碗裏覺着分外的鮮明可愛看那創口好像擦爛的豬血似乎盡行併到臂上流了出去滿臉變成灰白色的樣兒右手抓

了。一把香灰抖瑟瑟的敷在創上斯下一片手帕輕輕的札綁好了要想站起身來不
主覺着一陣眼花頭暈撲的跌了下去停了好一會纔醒轉來定一定神忍着痛站起
來的肉煎了湯送到父親嘴邊叫道爹呀請你呷些湯這是女兒求的仙丹咧咳可憐
呀可憐他父親那知覺沒有一些都不知道女兒心上的痛苦那不是人生最不幸
的事麼當時紅玉見他父呷了幾口湯便暗暗的歡喜以爲上帝保佑不日便可應着古事漸漸
的好起來了

花如玉女兒臂上的一塊肉呢若在沒有病的時候看見女兒手指上着了一個芒刺也便要
了老花眼鏡細細的給他拔出來還要軟軟的撫摩一番現在覺把他臂上割下來的一塊肉煎
了湯一口咕都咕都的呷下去一些都不知道女兒心上的痛苦那不是人生最不幸的恨事麼
日夜眼睜睜的望着他父親那知覺沒有一些兒轉機外邊的棧主知道仲翁病勢狠重恐怕他
脫在棧裏是狠不吉利的況且房飯錢又被他欠了許多想不趁這個時候去索取等到他死了
女子更加沒有錢了教我向那個去取呢難道也要我吃倒賬不成便一口氣跑到仲翁房內抬眼
一看只見紅玉已哭的像淚人兒一輩仲翁直挺挺的躺着看這形狀料得到不久就要死的了心
上到軟了好些忽有轉了一個念頭道一個多月的房飯錢不是要二十多塊錢麼爲數不小呢豈

不禁 供給 恐怕 樣的 道好 我到 樣的 忍氣的說道 他逼出棧去 見他父親神色不好 的有病故 了棧裏頭 病不方便 的好我們做生意 可輕易易丟掉了這筆 一向也沒有開口現在請你小姐照數算給我 便向着紅玉道 你們的房飯錢也欠得太多了 我知道你們老爺病勢怎樣可以走動 能值幾個錢的東西 你也知道的 都已典盡了 奴是個女子 你逼着我 還是求你行個方便 借貸呢 還是求你行個方便 罷紅玉嗚嗚咽咽的說着 棧主早又沈下臉來 大聲又恨又急 胸前一股氣 斗的往上升起來 回不下去 頓時被老婆塞住了喉嚨 格的一聲 兩眼

一。嘲。嗚呼。哀哉。往鬼門關上去了。紅玉見父親渣然長逝。兩足亂跳。極聲呼喚。哭得死去活來。棧主。還。是不肯放鬆逼得分外的急。立即要紅玉把屍身移出棧去。紅玉也不去理會他。只顧親爺親爺。的。哭。得淒慘動人。這個當兒早已驚動了同寓的許多客人。有兩個油頭滑臉的少年。胃胃失失奔進來問長問短看看紅玉瞧瞧棧主嘴裏與棧主搭話眼兒只不住的向紅玉臉上射去。棧主冷笑。道。張三哥李四哥請你們兩位評評理看。我是生意人將本卜利。那有欠了一個多月的房飯錢不要。償還的。還把這個老頭兒死在我這裏。你想可惱不可惱。接着。顧語紅玉道。你這女子好沒知趣。快些兒算了帳給我滾出去罷。這裏不是你們府上容不得你這樣的痴哭呢。紅玉聽着棧主口風。越逼越緊。看着父親又直挺挺的躺着。越逼越急。殯殮他怎樣好。算個人呢。自己的身體那是斷然顧不得的了。主意一定。便向棧主道。老班可憐。奴。身體償還你的錢。你同奴留心着。那個肯出錢料理的。奴就跟他走。只是這個人要双自己對意。不能由你做主的。說着又號啕大哭。道。奴也是好人家女兒。現在爲着父親送終的大事。顧不得羞恥。請你哀憐。奴通融這一朝。罷棧主笑道。我同你要錢。你不給我。反要我墊錢和你辦喪事。那是沒

有這種便宜我先去同你找個主顧罷張三李四聽了這些話各自暗暗歡喜便牽着棧主到外邊帳房裏去張三道這個女孛明明是一顆搖錢樹我出一百塊錢給我領去罷李四道我還沒有家又是胆怯又是怕羞呆呆的只是答不出話來棧主着急道姑娘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那婆讓給我加五塊錢張三曬道我話在先李四你不要插我的掃帶兩個人你要我要棧主到不得主意了便去喚紅玉出來教他自已去揀還喫道樣滑頭少年那裏入得紅玉的眼但是當着面個出錢多便算那個的我來給你們主婚罷話聲未了張李兩個人已一哄的爭奪紅玉手舞足蹈女兒家又是胆怯又是怕羞呆呆的只是答不出話來棧主着急道姑娘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那要我要棧主到不得先李四你不要插我的掃帶兩個人你要我要棧主到不得先李四你不要插我的掃帶兩個人你要我要棧主到不得先李四你不要插我的掃帶兩個人你

得這個少年姓金字志良是城中一個富戶年方二十二歲曾畢於日本體育專修科父字海樵經商香港也時頗頗有名的當下便鞠着躬陪着笑道少爺這不是我的不是睛弗怪我沒有餞自己發了這個願賣掉身體殮他父親志良道算了算了不用多語我在外邊早已探得明明白白該你的錢一個都不要少說時一手向衣袋內掏出一卷鈔票來湊了一百二十塊錢交給棧主道速去買口好好的棺木幷一切應用的衣服來殮好了再說罷那棧主接了鈔票飛也似的去了不多幾時便亂哄哄的棺木也來了衣服也來了還有那些土作呼樂人呼脚班呼幫閑的呼擁滿了一落棧紅玉又號號喝喝的痛哭起來咳列位呼李仲翁在簷前清時代也是一位賞帶花翎欽加五品衔候補知縣官兒此時丟掉了伶仃弱女客死他鄉連一切喪葬費用都要仰給他人除了紅玉外竟沒有一個相識的來到靈前執紼奠酒三盃你道紅玉追前顧後的一想要傷心不傷心呢一會兒土作殮了棺那班樂人便大吹大擂的隨着脚班一路送到那柩停妥了回來覆了志良志良便一照例開銷下去他們到也有些良心並不爭論却說志良忙把雙膝一跪叩下頭去道先生是奴家父女的恩人今天受了這般大德教奴如

何圖報呢可憐奴已是無家可歸的了請先生收爲婢妾罷說時兩行珠淚簌簌的落個不住志良連忙扶他起來道婢妾兩字不但不敢當幷且還要被那張三李四笑我呢女士既無家可歸姑且認我爲兄住我家暫住慢慢的再想妥當的法子罷紅玉聽了志良的話眞是感激到一百念分便又叫下頭去羞怯怯的叫了一聲哥哥志良大喜隨卽給了房飯錢雇乘小轎送紅玉往自己家裏去去了一會紅玉在水盡山窮的時候遇着這位多情多義的救命星君那也可算得皇天不負孝女的果報了但是世間不少李紅玉陌路難逢金志良在下寫到這裏那得不爲普天下孤寡鰥獨無告者同聲一哭呢

（未完）

本週刊第十一期勘誤表

第七版	第十三行	實誤爲富	
第十版	第二行	業誤爲棘	
第二十四版	第十二行	雜誤爲指	
第二十五版	第十三行	義誤爲誼	
第二十六版	第一行	惟誤爲祇	
第二十八版	第二行	依均誤爲倚	
又	第十一行	容誤爲客	
第三十三版	第十二行	王何誤爲何阿	
第三十四版	第四行	皮誤爲度	
第三十五版	第三行	平誤爲年	
又	第六行	手誤爲乎	
第三十六版	第三行	役誤爲彼	
第一版	第七行	夫字衍	
第二版	第三行	某誤爲每	
第三版	第五行	果字下脫一然字	
又	第六行	來字衍	
第四版	第九行	先生誤倒	
第六版	第六行	種種誤爲趙趙	
第五版	第九行	雖然誤爲彫	

勘誤表

本週刊第十一二期勘誤表

第二版	第十一行	第七字	菜誤茄	
第五版	第七行	第二十一字	有誤脫又	
第七版	第十行	第三十七字	胡字下脫一同字	
第八版	第十三行	第二十四字	探誤入採	
第十版	第十三行	第五字	踢誤爲補	
第十二版	第八行	第十一字	若誤爲各	
第十三版	第九行	第八字	密誤爲蜜	
第十四版	第十行	第二十五字	叙誤爲初	
第十五版	第十行	第三十七字	踢誤爲跋	
第十九二十字		不痴誤爲痴不		
第三十五字		弗誤爲勿		
第十八字		訣誤爲決		
第十八字		踢誤爲蹴		
第三十一字		造誤爲趙		
第二十三字		爬堝訣作抓		
第二十八字		蹴誤爲想		
第十九字		器誤爲氣		
		猥誤爲猶		

又	第十六行	第十六字	概誤爲慨		
第十七版	第十一行	第十九字	泄誤爲油		
第二十版	第一行	第二十七字	落誤爲捷		
第二十三版	第二行	第七字	消誤爲滑		
第二十六版	第十三行	第十二字	悄誤爲愀		
第三十一版	第一行	第二十九字	扞誤爲汗		
又	第九行	第十一字	扞誤爲扦		
第三十二版	第二行	第十字	扞誤爲扦		
第三十六版	第二行	第二十字	捆誤爲綑		
又	第九行	第五字	無誤爲何		
第三十七版	第一行	第二十八字	警誤爲誡		
第四十一版	第一行	第二十六字	日誤爲曰		
又	第九行	第四字	勿誤爲弗		
第一版	第十一行	第三十六字	話誤爲活		
第二版	第一行	第十七字	語誤爲諸		
第四版	第十三行	第二字	已誤爲亡		
第七版	第三行	第二十六字	則誤爲到		
又	第四行	第十五字	準字下脫一得字		
第八版	第一行		念誤爲圖		
又	第八行		鳴誤爲嗚		

目錄
張普陞兒痲　上來　第三版
又　第十一版　第十一字　鳴誤爲嗚
又　第十版　第三行　第二字　噴誤爲津
又　第九版　第三行　第十二字　試字衍
又　第十一版　第五行　黃花崗三字疑誤
又　第十一版　第八行　第二十字　空誤爲特
勘誤表　第十一版　第二十字　鄧鬼誤爲鄧魂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己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而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篋去書詰實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種人物永遠吐棄以免敗壞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銀聯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下陳

拜年

THE SATURDAY

禮拜六第四期小說目錄

不知情……指嚴
愛國血……頑石生
蘇州城內之四馬路……黑子
抄襲家……海鶴
雙妒記……梅郎
魯格塞……蝶仙
苦命尼……離離
香草美人……小綠

辛亥春間余嘗訪友於上海某學校談次有兩生趨而過皆美秀而文甚有儀表友指謂余曰此雙駒也他日成就必有可觀余問其姓名并家長履歷友笑曰此本學生而今已異姓且不知其父果爲誰余甚怪其語近譎欲詳詢之適有某君以課事來謁遂中止余因故辭去瀕行友續之曰事頗離奇險怪當於酒之餘爲君抵掌醜綴也余唯唯既而晤故人某於他所某亦教師也余未忘前言因漫詢之某色變驚詫堅詢某君作何語余以實告彼意不爲然他顧而咦曰彼實中表何學生也何所隱秘而謂離奇險怪未免橫造黑白矣余悚然而止逮秋間革命軍起各校皆輟課余乘汽車赴金陵適與某友聯座乃大快復及前事友色然曰是余之過也夫不先告子以其人乃令子與狐謀皮適得其反蓋與兩生之家屬有關係而所謂離奇險怪之活劇其登場之正角即此公是也余過矣余過矣然益迫余不得不告子以情子好文苟肇之於書亦足揭道學之假面而警夫世之行僞而堅者且闡幽表俠功不在聾狐下速爲之余縶詢曰學生事與此公有關係乎曰否否兩生自爲兩生絕無關係君弗躁靜俟余言余復唯唯

（指嚴）

之新運命於是女子恍然覺古昔之所謂禮教者不復足以束縛已身而別求意想中之自由天地於是從交際自由而入結婚自由從家庭自由而入社會自由最難堪者則前此一夫多妻之陋俗身爲嬖妾者終不足齒於匹配敵體之列俯仰隨人而平權新義卒苦未達一間悵然校飭聞新說自由平權等語滿貯其腦海中同此血氣同此心思才力烏得不躍躍欲動因是畫中之愛寵無不欲自居於案上之齊眉甚者且欲爲前席之上賓焉爲之夫者或不能堪則提出離婚不同故當其仳離之後亦多擇木之遠志惟眼界過高事實不足赴其所望則反得不良之結果者比比然也至此而百怪叢出不可道矣兩生母金姓梁溪農家女幼慧美冠其姊妹行十三歲父衣食不給爲其叔鬻於毗陵之唐姓家唐固宦裔年少漁色姬侍頗多金姬既慧黠綺齡玉貌獨擅奇寵性又好學出自天然生長蓬門目未睹書聆而嫁唐後偶從夫主繙檢小說彈詞便能識字年才及笄已能爲其同儕講解詞曲中故事因是亦自矜異釋弓足而革履散蛇髻而束裝目鏡皮囊力疲時髦唐某常戲呼之爲女學生不意姬豔其名欲成事實乃畢力慫恿其夫遂已入校會因事至滬居鄰某女校姬覓自由報名負笈肄業焉夫初以其好學不忍拂也聽行其志姬嘗以其學理

歸說於閨中議論縱橫語頗侵其夫夫固執袴而學殖荒落者也慚沮而禁遏之姬平權獨立之眞諦家庭間遂時起齟齬且姬固好結納同學時來入幕呼朋引類互相徂庇夫轉處於孤掌難鳴之勢寡甚一日大婦書來促夫歸商諸姬姬大不謂然引繩批根悉數人大背公理至是其夫始不復能忍奮起與辨幷大言斥其謬妄姬自數年來迭受凌辱乃亦張慍河之口戟指振臂勢不相讓夫知不可敵反引避之自是兄又灌輸新說豈能當此挫辱乃亦張慍河之口戟指振臂勢不相讓夫知不可敵反引避之自是姬益擴其權力奴視其夫至不屑與之同寢食夫困苦不堪適將入都營幹遂聽姬去姬時已有孕夫去未匝月遂擧生二子即今蘭玉雙翹者是也姬既蔑其夫遂不從其母姓而又其一則贈諸友異哉友者何人楊灶巨賈倩姬爲女師敎其二女因而相識蓋楊固至十餘姬探得實遂躊躇未決且亦將俟夫歸用正式之離婚手續而後進行未幾楊業置室家於粵不復問姬事而唐某亦久不南旋姬知男子輒二三其德頗作厭世想賃廡一室撫養雙雛暇則研究科學以自娛高尙純潔絕非時流徵逐者可比離婚之念亦漸淡矣無如魔力

之。來。又促。成其後牛幅之軼事。以掮露其頭角焉。

唐某有中表陳姓者亦紈袴而狡黠。游蕩甚於唐。夙蘊金。姬微聞夫婦勃谿事。以爲陳某反以唐媚於姬之左右。陳遂久淹於滬。時爲金姬料量家事。姬亦假以詞色。然稍涉游戲。姬輒莊語冰之。陳無奈何。又欲與北去。陳知姬曾失身於楊賈。非貞潔者可比。託他詞詆之。姬含怒相詰責。詞色加厲。陳始婆娑巡去。自是怒不可力促之去。姬不允。陳情不能已。多方挑逗。一日。偕姬觀劇歸。陳以夜深欲假楊姬之隱匿。且言其面首頗夥。欲使唐某聞之。有以制姬。居無何。姬亦不復囑以事。陳恨甚。逢人輒道

今得意中所欲偶之人則又二三其德若離若合令人不可捉摸天之不可知耶抑人之不可知耶

於是仿文人學士自號之法命名曰不知性本好學既已投閒置散無與爲歡那思廣研各種科學以自娛暴在校時頗嗜理化學之旗密足以耐人探討今不如尋此生活以遣時日願一時安得此相當之敎師吾一輩獨處之婦若招致男子爲講學之友無論事過新穎好事者且必橫造黑白汚我名譽我固不畏是然亦何必多生枝節乎倘求女敎師類多程度淺陋不足以供質難無已其老者乎獨此等新科學五十以上之男子無有習之者是猶求文繡於裸國也正沈思不得計忽舊同學某女士過訪因以此意商之女士固滑稽多智者乃曰凡男女之感情大都因色而動故諺諺亦因之古人所謂冶容誨淫也屈原亦言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今子之美固無可施矣然苟無少年美男子亦必不足以動子心而有自成之事此固理論上可斷言也循此意求之則子欲避斯迹象惟有求奇醜之人而又性情古拙遷戇者則謠諑可免而學問徵實矣金姬鼓掌不置笑曰妹果女諸葛也願安所得奇醜者而師之耶女士曰子誠好機會吾意中偶憶及一人竟可中選且子之鄉人也金姬急問爲誰女士曰子猶憶去歲理化傳習所開游藝會有一試驗硫酸變化者偶一不慎玻璃瓶突然炸烈因微傷頭面爲衆所睹笑之事乎金姬曰憶之果有此事當日

吾在旁顛狂誕且效劇場中故事喝倒采以辱之是其人於此道未必精也女士曰否否彼於學業最專一見地最堅卓所短者手勢拙劣動輒致覆餗耳然學說之純熟同人中鮮能道之前在某校教某班生余曾受業半載衆亦心折焉所謂才有一日之短長未可因噎廢食也吾以爲其人最相宜子意云何金姬且頷且笑曰焚噲裂眥之目郤克登堂之足謂之奇醜洵無愧色女士曰此外當有特長即衣必韋布語操土風是也且有王公翁發奇臭故人必避之若得是人子可取信於當世矣金姬蹙額曰佳則佳矣其如奇臭何女士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子奈何不智之甚金姬狂笑而止女士曰吾能爲子招之來彼現在某校任教席過此亦不遠當無不允也金姬頷之女士遂去越日女士果與其人俱來垢面敝衣傻然如村丐金姬忍笑迎之幷致殷勤仰慕意其人沈毅無語若有所思金姬先知其古拙不復疑駭爰陳己意且訂明每日晚間教授二時月致束修若干其人始正襟色然語曰吾輩道義交何爲屑屑論財利不言束修之事可也金姬亟是蓋知其人果高品心嚴憚之私擧得人自是其人必按時造金宅與女士俱或獨至且以授課餘間爲姬論家庭教育家政學等學生子漸蒙其惠爲之紹介入某校肄業姬德之甚以爲果古聖賢也其人亦儼然非禮勿蹈不獨貌之醜怪而已且性亦端方嚴正凜然不可犯姬遂安之

無何。姬所鄰近多小家。見奇醜男子之日往來也。頗造蜚語而其人又疏慢輸誤。剝啄他人之門。戶復不善世故。卽知其誤。亦悻悻不致謝。鄰人屢遇之。因指目之曰。鐵拐三。蓋混俗惡薄。喜作詼病。新語競爲譚笑。下流社會幾成口頭禪。凡人少不如意。卽詈之爲猪頭三。比人於畜也。今仿其法以詼金姬。姬之師誚其足不良。曰。鐵拐簡縮猪頭。字曰三因而鐵拐三之名。徧騰里巷。金姬聞之。固不屑與較。一日。鐵拐三甫入而衆鄰譁詬於門外。姬詢其由。則有婦置矮几於門外上。置鍼綫具。方背坐作履。鐵拐三遇之道狹。不及回旋。誤蹴其椅身頓傾側。欲仆撐於壁而止。然矮婦座婦不可支。手據地仆旁及兩小孩。亦置矮几方飲食。盡碟器皿盡傾且碎。婦人大怒。力挾起載指詬厲斥。鐵拐三爲有意。鐵拐三不敢辯。足高低疾行。婦之夫聞聲而出。倉猝以爲三調其婦也。追而欲搏之。且詬且奮臂以前。時當清季。尙垂髮辮。婦之夫卽得其末梢。三爭脫髮斷。其一綫則金姬之門已啓矣。三聞然而入。鄰之夫婦困加惡詈。無不極其穢。金姬出諭之。謂事出無心。鄰人反斥其不知恥。姬知不可理喻。閉門入而心快快。然鐵三對姬自責以爲德不足以化人。姬喟然曰。此間所謂互鄉也。不可久居。無已。其遷地爲良乎。鐵三以爲然。遂卽日遷於近校之某里。姬從容進曰。人之多言以爲師。無室家而我又婦人也。若挈師母居。此則吾兒不潔之名矣。鐵三初不允。強之至。再始

許之三逐擊妻子來滬所居與姬比鄰便三之朝夕過從於姬也三既以理化授姬日從事試驗姬慧甚往往三所苦思而得者不及姬之一索三舉不絕口動言青出於藍因呼之以姊姬不敢當蓋姬年小於三且十齡也三雖奇醜而善媚姬自歷經挫折覺男子皆好行其專制驕矜之惡性卽不然又多有所圖而狡詐非出於至誠惟三以古拙之本色而有眞情篤愛出於其際如老樹着花如村姬掠鬢愈見其天然美質姬之愛情略有所動自來滬後與姬一次相見外三嚴加禁錮不令與姬通問訊終日閉置小樓中無床榻無桌椅席地而薦食食惟疏糲鹽藘每殘限以菜價不得過十錢妻性柔淑且自田間來恐此間人笑其蠢隨亦不顧厥窺室外事夷然處之不以爲意也有子一六齡矣三自携之出入肄業校中頭角岐嶷卽其丰貌態度已能跨竈見者無不譽之與金楊二子較猶覺厚重勝於佻巧也姬見三妻雖樸素而貌甚可人長眉秀靨稍加修飾決不在膚脂俗粉下因語三以有妻如此亦大足樂胡不令與之同學得夫如君而余昨詢其識字與否竟不能辨之無此何說也豈君之天性喜舍近而圖遠耶姬蓋以語試三也三笑曰彼一村婦得嫁爲士人妻已大幸尙何福與學問事彼僅知米鹽針黹耳卽苦教

之。亦何益。吾嘗謂此等人。天使之充男子肉慾耳。他何所知。如卿者。則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語罷。意甚自得。以爲姬必嘆已之諛獎。豈知姬之爲人。生有特性。謂鋤強扶弱。人之天職。凡人有可憐不忍之態。必當竭力調護之。居恆常以爲已任。及讀書聞故事。益崇拜俠義。慕奇節瑰行。不置故聞人之被欺壓而柔在不敢抗拒者。必爲之代抱不平。擗然義形於色。今聞三待其妻語。絕輕薄不覺根觸。故智因勃然曰。先生之言殊不然。男女平權之原理。先生平素爲人。娓娓言之。今猶在耳。然則彼女子豈能生而具知識裕才學耶。亦必賴教育而後成。彼既不幸生於鄉曲幼無家庭教育。遂致塊然蠢然。已極可憫。既得先生爲之夫。此何等幸事。而乃相待若此。不亦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更加一等耶。先生休矣。吾覩師母之天姿。必非愚魯不解事者。貌雖樸而含秀。語雖不文而和婉。實美質也。先生休矣。速施以教育。爲佳。吾敢爲之請。三聞姬言。不意其責以大義。內媿忽萌。頸汕漸發。支梧漫應曰。吾實爲課務所羈。無暇及此也。今而後。當從卿說矣。姬知其謾。已乃娶之曰。聽彼來此。可乎。三曰。本無不可。但余家不雇傭媪。門戶龔殘。無人立持。奈何。姬曰。無害。每日午餐後來。此二小時。余尚能忝爲。量子師代先生易地而教。門加扃鐍可也。三唯唯越二日。三妻仍不來。姬自往促之。由梯登樓。蓋樓下別有一家。無煩啓門也。及梯頭樓門。雙扃姬因加剝啄內問。爲誰。姬告以故。三

妻語曰門已自外下鍵余夫恐余浪出故也且此間歹人多不可疏忽此皆余夫所命余不敢不遵夫人誠美意奈余夫之不允何前日彼曾言夫人有令我讀書意余鄉人實無福多謝夫人勿選余而余夫又四壁蕭然僅有炊具狀如准徐水災時飢民野處時之攝影不堪厲目姬心大惡因思三奇醜奇險妻婉順若此而彼加以酷虐是何肺腸耶因曰此鍵無患吾家有同式之鎗可啓師母師母訝而心具之怒也姬聞言已忿極且聞三妻語帶泣聲乃從板隙中窺之則三妻兀坐地中敗絮上手拈縫衲或拭淚或長吁或嘆息姬既而鐵三至姬辭以小恙不願聽講三遂用意溫存撫寒詢燠姬詰以妻事且言胡禁錮不釋余敢一語虛架欺姬大譁曰天下寧有是人三妻哀之曰幸弗告吾夫多一重枝節也苟能婉加勸導令其創未平也余稍辨難彼即以革履撻余肩余略得自由如天之福吾甚願從夫人游也姬唯唯而退既歸書空咄咄自恨不能識人鐵三終非令求學三力辨其無謂彼托病不肯出幸弗信瀾言姬變色曰前此吾信子今則虜已在吾目中子耶有所見耶姬

面壁不應三快而去自此三日不至姬不能忘三妻復自往視至則門下鍵如故呼之聲細不可聞似呻吟欲絕者因問師母有恙乎答語亦函胡因出巳鍰欲啓其鍵忽樓下異遂從之至樓下婦乃低語曰姊與此家相稔必能知其爲人吾初居此常聞其夫夜中必怒斥其婦婦默不語然恆有鞭撻聲絕不聞抗拒語但嚶嚶啜泣而已晨起則夫挈其子出而閉婦於一室炊爨便溺不下樓逮晚始縱其婦出棄瀉掃之塵垢及穢具明日則又閉置如故且其夫爲人詭異凌晨必伏水管口(俗呼自來水龍頭)徧澆其身晚歸不食米飯屑麪包與藥則裸體席地以書冊蔽其身颺颺作字是果何等人而詭異若是或遇其婦問之輒涕泣不敢告人觀其狀絕冤苦果何爲者今其妻巳扶病三日據云夫强以一種藥末投之致胸脘酸痛腹脹而不能泄下殆毒之乎疑不能明也姊盍入視之姬頷而挈樓下婦俱登啓其鍵則三妻臥敗絮中顏色萎黃奄奄一息見人身不能動呀語不可出但淚潸潸下而已姬問所苦三妻指頤中物姬取視之則化學中一種毒質能使人於數十小時內脹悶而死者也以三曾教及巳故識之乃大憤曰此人誠所謂喪心病狂者矣幸吾知其解法當歸取以救之乃颺樓下婦善視三妻自歸檢取篋中解藥以往因令三妻立服之神氣稍清漸能言語泣言夫人之惠大矣如吾夫知之必怒何姬力言有

我在必無妨且言事夫固當婉順然亦不必恃弱至此寧有甘心就死而不一抗者乎三妻歎曰此殆寃孽不可解也吾不能日挨鞭撻不如死之爲愈故亦直受不辭夫人固厚我然一時之惠無補於終身之累也奈何姬曰吾既言之必不聽其如是吾自有術師毋弗疑又曰吾當兀坐於此以待其歸既而三妻大泄腹轆轤然能起坐宛轉謝姬之德謂如再生將爲奴婢以報姬止使弗言未幾鐵三歸見欄門大啓縱聲詬厲謂誰敢啓此門者不賢婦將死而尙思遁耶姬起而迎之曰學生在此先生何忿鐵三色頓變媿不自答因支梧謝不知言彼有疾不知靜養故恐其妄出耳卿來固大佳寒舍醜褻乃爾妄能辱芳躅耶姬如不聞忽正色指鐵三之面而數之曰爾行爲如此尙覬顏爲人師耶吾初敬子之德行佩子之學問視子若聖賢豪傑乃家庭之內刻毒如此虐待不已且設計欲害其命子當有人心耶吾已窺破子之鬼蜮子勿復以假面具向人今日請與子約以子妻付我聽我之飲食敬誨以及一切待遇皆須如我之規定則吾不以子事宜揚於外否則吾且登之報章看汝何顏置身於敎育界耶汝願從否鐵三戰慄失措不覺雙膝之頓屈聲言願聽卿之調度姬復怒曰汝尙敢輕薄呼我爲卿耶以後不嫂稱我者吾亦必宜揚子之隱慝鐵三崩角請如命姬遂與鐵訂保證條約每日須檢視其妻兩次設有虐待情事卽日絕交行最後之對付鐵三唯唯自是

鐵。三。始。不。敢。取。奴。囚。其。妻。而。姬。之。愛。情。亦。日。濃。三。頗。悔。挈。妻。之。非。計。因。詭。言。家。族。欲。促。妻。返。里。意。欲。避。姬。也。而。姬。不。聽。久。之。三。亦。厭。姬。之。猛。鷙。因。挽。他。親。戚。迎。其。妻。去。然。後。邀。徙。隨。之。所。居。距。姬。遂。遠。故。態。復。萌。一。日。姬。自。往。探。之。重。門。未。鍵。姬。剚。然。深。入。則。三。方。裸。體。斜。坐。手。執。卷。口。啜。粥。妻。侍。立。垂。手。問。添。粥。之。多。寡。語。稍。不。如。意。厲。聲。斥。之。姬。怒。而。入。曰。曾。幾。何。時。夜。郎。復。自。大。耶。三。大。驚。急。起。覓。裩。不。得。盤。旋。室。中。妻。掩。羞。持。裩。與。之。三。忘。所。以。對。姬。頻。揖。謝。無。狀。不。知。已。身。之。寸。絲。未。掛。也。姬。亦。面。壁。却。顧。口。中。詬。責。不。已。見。者。莫。不。胡。盧。自。是。三。待。其。妻。漸。篤。姬。以。懲。於。三。故。自。誓。獨。居。敎。子。以。終。老。三。亦。絕。迹。不。復。往。惟。三。妻。恆。數。白。一。就。敎。已。能。讀。書。識。字。事。姬。如。事。姑。嫜。云。

指。嚴。曰。篇。中。所。謂。奇。醜。鐵。拐。三。者。常。有。一。語。流。傳。朋。輩。中。曰。吾。不。知。情。爲。何。物。居。無。幾。何。而。見。金。姬。不。有。躬。且。至。欲。爲。吳。超。所。爲。以。媚。之。雖。然。不。知。者。非。不。知。不。知。之。情。乃。眞。知。情。犧。牲。已。之。愛。慾。以。徇。他。人。之。愛。慾。俠。哉。惟。其。不。知。乃。爲。眞。知。而。自。謂。不。知。情。者。媿。死。矣。嗚。呼。金。姬。誠。一。代。快。人。若。問。以。妬。之。一。字。直。答。之。曰。吾。不。知。也。

軍事小說 **愛國血** （頑石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郎巴德獨立之戰。（郎巴德爲意大利北部之總稱）法意聯軍既勝。奧軍於

曼笛羅山那時正當六月天氣有一天早晨的時候有一位意軍大佐並一位士官帶了一隊騎兵徐徐向敵軍方面進發一路偵查各處村鎮有無奧軍蹤跡正行時只見前面一叢深林碧沈沈不見一些兒日光那時全軍的眼光早已注射在此深恐林內有敵軍埋伏漸趨漸近却見有一所小小屋四圍都是大樹綠葉扶疏亭亭直上屋簷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站着手中拿着一把小刀正在削一根手杖那房子的窗上高高的懸着一面三色的國旗屋內却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原來鄉民雖掛著意大利的國旗心中又怕奧兵來蹂躪所以都逃往別處去了大佐見這孩子在那兒幹什麼你爲什麼不和你家中一塊兒逃走呢那孩子見了大佐忙丟下手杖脫了帽子行了一個禮原來這孩子長得很可愛英氣勃勃的面孔黃金似的頭髮秋水似的眼睛穿着一件小衫子露出胸脯只見他回答道我因想看看打仗所以沒有逃走大佐道你看見有什麼奧兵麼道自從那天我媽媽與我十數枚棗子我即躲在牆脚用以擲那與我祖國爲仇的奧兵誰曾一中其面奧兵則不知我所爲嗣後即不見復來算來已有三天了大佐含笑點了點頭跳下馬來走進屋內爬上屋四面眺望不料這屋不十分高在這屋上僅可望見鄉間小小的部分稍遠一些可就不能望見了大佐一面下來一面說道這

可要爬上樹了恰好屋的前面便有一株極高的槐樹隨風擺動顯顯作聲這大佐看看這樹又看看自己的兵回頭對孩子說道小孩子你的眼光可好孩子道我麼我能見一英里外的雀子大佐道你可會爬樹孩子道這顆樹我不消半分鐘便到樹頂了大佐道你上去之後可能把所見的告訴我麼什麼奧兵哪馬哪濺濺的人頭哪閃閃的刀光哪你都能告訴我麼孩子道我大佐又道你游這一回事你要什麼賞呢孩子聽了微微一笑道你問我要什麼嗎我不要什麼隨他說什麼我是不上去的我是郎巴德人今是爲的我們自己的事大佐說道可愛的小孩子你上去罷孩子脫了鞋子緊緊了褲帶把帽子丟在草地上雙手爬住樹猿猴也似的爬上去了大佐回頭向他的兵吩咐道留心着前面那時這孩子早已爬上樹巔兩條腿盤住樹身他那黃金似的頭髮映着日光襯着綠葉格外顯得黃澄澄的分外可愛只聽得下面大佐喊道看前面孩子聽了伸出右手遮住日光看了一會回過頭來把一隻手放在口邊對大佐道那邊路上有兩個人騎在馬上大佐道他們走動麼答道站着不動大佐喊道你看右邊有什麼孩子向右邊一看說道在那叢墳旁邊好像有什麼東西光閃閃的狠像刀劍的樣子大佐道有人嗎答道沒有恐怕他們埋伏在稻田裏罷話猶未了只聽得嗤的一聲一彈飛

起空中落在屋後去了大佐喊道我的孩子你下來罷我不要你再看了下來罷孩子不忙的答道我是不怕的大佐喊道下來罷你再看看左邊可有什麼答道是的孩子回過來正待看時只聽得半空中又是嗤的一聲一驚口中罵道魔鬼你們當真朝着我放鎗了大佐忙喊道下來罷答道我要下來了但是我這裏有樹遮住呢請你不要駭怕你不是叫我看左邊嗎大佐道是的但鎗彈愈迫愈緊你還是下來罷我不叫你看了那孩子仍靜踞樹上把身子伸向左邊然後喊道那禮拜堂後面我看見嗤的一聲又一彈丸從空中飛來只見那孩子急急的下來倘未到地一個倒栽蔥跌下樹來大佐見了喊了一聲趕上來只見那孩子仰臥地上四肢挺直可憐那一縷愛國熱血竟自胸前流出那馬上的士官和前面的兩個兵也跳下馬來大佐俯躬解開孩子的汗衫只見那彈丸已深入左肺了大佐喊道死了士官道還沒有死呢大佐喊道唉苦孩子好孩子眞是勇敢大佐喊到二字的時候只見那孩子好像心滿意足便自瞑目長逝魂歸天堂受那無窮的清福去了大佐面無人色眼睜睜的對了一會在地上檢起孩子的外衣抱起屍身徐徐的放下那下馬的兵丁和那士官也是慘然相對其餘的兵士都朝敵人方面望着大佐一面喊道苦孩子勇敢的孩子一面走

進屋內取下那面三色的國旗蓋在那死孩子的身上雖非馬革裹屍却比那呻吟床蓐而死的榮耀多多啊那士官便檢起地上的鞋子帽子小刀和那根小手杖都放在孩子傍邊大衆又默默無言的站了一會那大佐對士官說道這個孩子死的和軍人一般應該我們軍人來葬他大佐說着低下頭去親了死者的手回過頭來發令道上馬大衆都上馬飛馳去了

那天下午日落的時候太陽紅的和那般愛國男兒的鐵血似的風吹樹葉聲和那倦鳥歸巢聲聲相和一若歡告吾伊大利有此勇敢絕倫爲國殞軀的孩子那時意大利的先行隊全軍向敵軍進發那路上密密層層的擁着一隊大兵這都是前幾天把他們的熱血洗了曼笛羅山的好男子那時這孩子爲國而死的消息早已遍傳全軍他們行到這條路上第一隊的人遠遠的望見那槐陰之下臥着那孩子的屍身身上蓋着三色的國旗這一隊的軍人都朝着他舉起鎗來行了軍禮內中有一士官便向旁邊小河的岸上採了兩球花鄭重到那孩子的身上全軍的人們走過他身邊的時候個個都朝着他行禮口中喊過「勇敢的郎巴德！永別了！我的孩子！光榮！呼！永別了！」有的人把自己的金牌擲到他身上有的人走上去親

親。他。的。額。那花。朶。便雨。也。似。的。搬。到。他。脚下。搬到。他。流。血。的。胸。前。並。搬。到。他。那。黃。金。也。似。的。頭。髮。上。

那　孩。子。睡。在。地。上。臉。上。微。微。含。笑。好。像。他。心。中。覺。得。這。爲。祖。國。而。死。是。很。快。活。的。呢。

（黑子）

蘇州城內之四馬路

（世說小勳）

吡。　蘇。州。那。得。有。四。馬。路。吡。蘇。州。城。內。更。那。得。有。四。馬。路。

黑　子。曰。公。等。少。安。毋。躁。且。聽。我。道。來。

進　某。城。門。四。五。里。而。遙。有。某。巷。焉。是。巷。卻。與。蘇。城。之。私。衙。小。巷。有　特。異之。點。卽。覓。閭。清。潔。是。蘇。州。

街　道。非。所。謂。極。狹。窄。齷。齪。者。乎。偶。有。轎。馬。往。來。還。得。行。人。站。班。恭。候。若。遇。地。上。有。穢。物。過。客。也。要。一。

停。屐。齒。諺。云。（菅總望裏鄉。）我雖。蘇。人。獨於。此。却不。能。爲。吾。蘇。諱。臂只。好。望。外。鄉。了。

獨　我。所。記。之。某。巷。則異。是常言道。街比。巷。閭。該。巷。雖不。能與。觀。前。街。閭。門中。市。大。街。比。然以。寬。闊。論。

什　歷。皮。市。街。學士街。恐怕。還比不上。哩。巷內。桐。葉。叁天。綠蔭。匝地。朝南。一。帶。都是些高廳大廈。雖非。

畫。棟。雕。粱。望而。知爲。大家。也。對面空地。原係照。牆。後此大家家道中衰。漸把照。牆空地。租與別人。故。

現　在朝北。一帶。也有房屋兩三所了。此一。條。巷。彷彿。是此。大家之。殖民。地。巷內。人家既少。自無人。踏。

踢。故清。潔。亦。與別。巷不同。

我說了一篇空話。想諸君必等得不耐煩了。然爲諸君預備打野鷄。不致迷途計。則此一篇地勢却不能不先告訴諸君的。地形既講過。然後四馬路之正文來了。

此大家之姓氏。我却要守着秘密。總之爲蘇州之望族而已。却說此大家內有姊妹花二枝。容貌如何。我却不敢以沈魚落雁閉月羞花等諛辭來恭維他們。不過姑藤牌子較揚州商標稍爲好些罷了。此一雙姊妹花自小未曾受過家庭教育。又母又不加管束。故驕奢放浪自不能免。嗤女子無才便是德。陷盡中國女子於陽間地獄中者。皆此七字之格言有以悞之也。

蘇州女子有一種極危險之流行病。世世相傳無或更變。故亦可謂之遺傳病。此遺傳病維何。卽家家少女戶戶閨媛。或美如西施。或醜如嫫母。每於金烏西墜玉兎東升的時候。十家倒有七八家。打扮得花團錦簇。呼姊喚妹來立門前。此一雙姊妹花却也得了這一種的傳染病。引得那一輩慘綠少年。三三兩兩。躡徘徊此巷向本清靜。如今有了這二個活商標。一到金烏墜與玉兎過渡的時候。便變成鬧市了。或則一鞭殘照。冀射雙雕。或則安步當車。各思問鼎。總之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各人有各人的目的。我也不用說了。可惜當時沒有人攜得一副攝影機器。將各人的尊容一一攝來。恐比在樓外樓哈哈亭內還要好看哩。可惜又沒有人帶得(光線約機器照照這一輩慘綠少年各

人的心裏究竟怎樣一種現象眞眞可惜了故該巷自有此二個尤物天天晚上其地雖無汽車馬車人力車往來之盛而聲得得履聲橐橐甘向美人伺眼波者實大有人也

此一雙姊妹花却又抱了社會學家的（自由戀愛）主義博施濟衆者不拒又有一般各部總長有事要達總統須先見了這位國務卿總能有效呢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於是實行家也有觀光團也有眞有門前人常滿街中客不空的景象

了

巷之東端其盡處有石橋在焉橋之堍有猛將廟爲該橋橋頭輿夫之俱樂部此十餘輿夫固日日睜其雙眼而作壁上之觀者焉視此怪現象咸緘縢私語曰蘇州有了四馬路了蘇州城內有了四馬路了馬路了曰四馬路者言其醜也不敢高聲者恐觸此大家之怒也可憐好端端大人家女兒竟博得一（野雞）之徽號有女兒者其諦聽望勿視在下這一篇小說爲信口亂道掩耳而走曰（勿見得都是實梗賤骨頭格）則在下幸甚

然而此一雙姊妹花難道無父兄的歷何以一些都沒有聞見這却不明白了大約年老的（父）則一概橫陳領略那福壽膏的滋味年少的（弟兄）或則呼朋喚友共去打麻雀之牌或則獵艷尋芳

也想吃天鵝之肉不知轉人家念頭者家中亦有人被人家轉念頭這叫做一報還一報哩

某月某日此一雙姊妹花盛裝艷服向鄰近某廟觀熱鬧去蓋某廟神爲該處之境主所謂土地是也是日適境主誕日善男信女妄冀神佑者無不持一顆檀香兩枝紅燭叩之呵謹而祭堂清音十景戲法名曰敬神則號召觀客耳蘇州人一窩蜂擠得廟內人山人海擠無隙地此一雙姊妹花在人叢中又故意搔首弄姿賣弄風騷一副慘綠少年早已聞風而至於是有向姊妹花談笑者有擲錦帕於姊妹花者有故意踏入目之事竟施諸於大庭廣衆之間毫不知羞我不禁爲吾青年道德前途哭矣

然人目豈瞽者無賴翟遂乘機而思吃白食忽聞一聲打！但見逃者逃追者追呼喊聲脚步聲小兒喊爺娘聲父母呼子女聲老太婆念阿彌陀佛聲雜然並作緊鑼道鳥更不必說了後經巡警到廟彈壓始免巨禍然此皆一雙姊妹花之作祟也

此一雙姊妹花自經此次風波後始猶稍稍斂迹未幾又復故態種種穢史傳遍一街頭我雖耳聞未曾目覩然總逃不出（雖則查無實據然而事出有因）二句之批語矣

曾幾何時姊妹花之父忽傳有病矣某日之夜竟嗚呼哀哉了當易簀之際家中人正急忙忙看護

病者料理後事誰復顧及此一雙姊妹花及死後家中人不見此一雙姊妹花在父屍前舉哀於是造其繡閣則閨其無人即尋遍宅內亦人影俱無家中人胸中固雪亮而知彼等乘人忙迫之際雙雙走矣不得已囑婢媪輩秘而不宣然紙老虎終有戳穿之一日久之人皆知某宅內姊妹花已跟人逃走矣然此一雙姊妹花究竟跟何人逃走此亦一疑問也

姊妹花之宵遁想諸君必以爲被一輩慘綠少年所誘孰知彼竟跟一老媪遁乎三姑六婆淫盜之媒此語是不錯的某宅內有此一雙姊妹花則此等人之走動亦意中事有某媪者三姑六婆中之一也不知以何甜言密語哄姊妹花夜遁而兩朶姊妹花又不知如何竟上某媪之鉤某媪遂爲設計約於某夜雇舟在水後門等候此兩朶姊妹花早已席捲珠寶預備作遠走之計適是夜大漸遂不顧親生父之憤屍床上而從某媪遁

二朶姊妹花偕某媪究遁至何處後經福爾摩斯報告謂某媪自哄出兩朶姊妹花後即施其狡獪手段將此一雙姊妹花活活拆開分離之拱入火坑從此姊妹不相見矣

以久居再哄之作武林遊及至武林某媪即知蘇地不可久留即施其狡獪手段將此一雙姊妹花後知蘇地不可入火坑從此姊妹不相見矣

宸橋勾欄院中一雙姊妹花活拆開分離之拱入火坑從此姊妹不相見矣

大人家女兒是嬌養慣的勾欄院者一活地獄耳鴇母志在金錢妄顧人道朝鞭夕笞此一雙姊妹

花。那堪消受早知今日悔不當初然已晚矣。記得前人有句云他人道是鴛鴦偶我作哀鴻一例看。

我因此一雙姊妹花事念到此聯又要惹起我的感慨來咧。

某甲者與某宅略有親誼者也因事赴杭偶涉足平康忽與姊妹花中之仲者相遇。仲者遂泣告某甲曰阿兄並乞某甲援手謂如返吳門千祈寄語阿兄妹自知罪無可逭然阿兄若猶念同根之情請即援妹出此火坑一副賤骨頭固不能再入家門然得一見親人則雖死亦無憾云云其辭哀其心苦矣某甲詢以長姊何在則言自分離後杳無音耗不知又在何處吃苦也。

某甲遂到處偵探冀有所遇然踏遍六橋三竺間那有蛛絲馬跡耐人探索想早遷地爲良矣。

拱宸橋一帶固所謂兒家門巷密邇無雙者也某甲返里告諸姊妹花之兄其兄則謂賤婢自討苦吃我家台已毋盡初擬不之理後經某甲再三箴勸謂彼等雖無行然阿兄忍令其在外作賣笑生涯設他人知之亦似於君家門楣名譽有關兄感其言後設法贖其仲妹歸惟長妹至今尚不知聽流何處耳後某宅親戚有入某宅之內室者出而洩於人謂曾見自杭歸來之某小姐敝衣蓬髮幾如一寵下婢蓋姊妹也而不啻奴隸之矣後某宅擬捉某媼官裏去經人以家醜不可外揚諫之而止。

滑稽小說

抄襲家

惟此一條四馬路自經此挫折後現雖風景不殊然舉目有蕭條之異門前冷落車馬稀一輩慘綠少年過此舊遊之地恐不免都要想起前情惻然神傷而四馬路三字亦如歷史上之過眼陳迹僅留一已往名詞映人腦際供人談資耳然而知之者鮮矣

吾述是篇吾顏汗矣雖然吾又何說所懼者過去之四馬路已如明日黃花不必論矣惟大一蘇州城恐現在之四馬路未來之四馬路不知凡幾也有女兒者其速送入女學肄業俾納其身於軌物之中不致放浪性成貽人口實則吾草是篇之心爲不虛矣

黑子曰吾述是篇吾顏汗矣雖然吾又何說家庭間教育之不注意社會上女學之不信仰吾又何說所可懼者過去之四馬路已如明日黃花不必論矣惟大一蘇州城恐現在之四馬路未來之四馬路不知凡幾也有女兒者其速送入女學肄業俾納其身於軌物之中不致放浪性成貽人口實則吾草是篇之心爲不虛矣

某生者腦腦少年也鼻架金絲邊眼鏡足穿大菠皮革履衣服麗都丰儀秀美一望而知爲新學界之新人物顧某生美秀其外而茅塞其中也

某生者腦腦少年也鼻架金絲邊眼鏡足穿大菠皮革履衣服麗都丰儀秀美一望而知爲新學界之新人物顧某生美秀其外而茅塞其中也

繡花枕爲某高等小學校之初年生每逢作文則專事東抄西襲有時教員蓋被瞞過居然大圈特圈生則欣欣然喜慽其同學有時爲教員揭破則面紅耳赤羞惱萬分久之其抄襲之名大著於是

繡花枕爲某高等小學校之初年生每逢作文則專事東抄西襲有時教員蓋被瞞過居然大圈特圈生則欣欣然喜慽其同學有時爲教員揭破則面紅耳赤羞惱萬分久之其抄襲之名大著於是

（海鴎）

同學咸稱之曰抄襲家而編花枕之名轉以是取消矣

桃紅柳綠鳥語花香二三月之好時光也某高等小學校學生遠足郊外登山涉水關草拈花舉行校外教授焉遠足既歸令學生各就所聞作遠足記於是抄襲家出其抄襲之絕技錄焉東坡之而呼之曰東坡先生抄襲家以爲其譽已也孟洋洋自得抄襲家平日之笑柄甚多大率類是

之遊赤壁賦一篇以呈諸師且鳴鳴吟誦以誇示於同學同學知其抄自古文觀止也咸嗤之以鼻

光陰迅速歲月如流未幾而學年將終校中舉行學年考試於是乎抄襲家抄襲之時機又至矣非抄襲講義原文即編閱鄰生之作

鄰座生章某者惡抄襲家之庸襲己作也思有以侮弄之某日試驗歷史共有十餘題其一爲「何謂五霸」試舉其名」又有一題爲「孔子何時人其學術若何」章生故於稿紙上大書曰「五霸孔子爲前清康熙時人故諺云清朝孔夫子其學術甚者即孔子諸葛亮秦始皇孫文白狠是也」

博能做八股文章詩歌詞賦悉稱專長一章生寫畢置之案頭聽抄襲家之抄襲也

抄襲家大得其意一一錄之於試卷不更一字各科試驗無不若是抄襲家心頗德章生焉

考試既竟不數日考案揭曉衆皆爭閱則某某也名次最高某某也總平均分數最多而抄襲家則

徒呼負負。名次列第四十。」全級學生四十人總平均分數僅得二十分有半。云分數既不及格下學年不能升級以是抄襲家遂爲某高等小學校之老一年生。

自六月六日小說週刊禮拜六出版以後抄襲家嘗購一冊閱之。見有徵文條例。於是欣然出其抄襲之量力。覓欲次文學大家。」徵文條例中有閱本週刊者多文學大家「二語」之列。且寫寫自喜曰此篇三千字即列入甲等可得十五元。彼篇五千字即列入乙等亦可得二十元也。」徵文條例甲等每千字四元。乙等每千字五元。

於是每逢禮拜六抄襲家必親往中華圖書館發行所購禮拜六。翼登錄其抄襲之小說也。既知編輯者非無目者也。按得抄襲家之小說稿。惟棄諸字簏而已。抄襲家固未之知。猶日望其登錄也。

一日又往賭禮拜六及歸甫展第一頁。忽見有敬告抄襲家五字。心大奇之。細讀一過。目瞪口呆。少趣。無趣。無趣。

第二章　嫉妒與憐惜

志良的住宅離這客棧不遠是一座仿照西式的洋房既高且大華麗異常內中一切陳設物件和家用器具大半都是西式的東西太太王氏爲人慈愛不要說合家上下人等沒有說過他的不好處連那前鄰後舍也都敬重這位太太性情慷慨好像菩薩似的一般因爲太太好像舊施鄰近一帶小戶人家到了手頭周轉不來缺柴少米的時候只要跑到金家見了這位太太說上兩三句窮苦的套話那太太就情情願願服服貼貼的借給他們不要等到他們自己開口得他這樣的體諒人家也從不和這些借錢的人計較因此慈善的名聲漸漸大了合城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姓金的是大慈善家呢那日志良領了紅玉回來進了門先去拜見了太太太見紅玉寶髻慵梳花鈿不整眼含淚暈頰穉紅潮已是十分的憐惜他志良又嫌嫌的告訴他母親道這位妹子姓李常州人沒有兄弟姊妹祇有一個父親叫李仲翁是前清的候補知縣被革命推翻了沒有差司窮得了不得繞携了女兒到杭州來找個朋友謀些事情做做不料碰不到朋友找不到事情病倒在棧裏頭欠下了許多的房飯錢今天早上死了身後一個錢

都沒有主又逼着要錢這位妹妹沒有法子便要賣掉身體發他父親那時就有兩個低三下四的流氓想要賣他回去孩兒敬他一點孝心不忍見這千金弱體淪落泥塗便代他料理了後事償清了房飯發領他回來母親孩兒是沒有姊妹的就把他做了孩兒的妹子罷你看好不好志良把紅玉的家世說明白了那太太便執着紅玉的手細細的看了又看覺得紅玉身上雖祇穿着幾件的粗舊的衣裳却是生得眉如遠黛腰似垂楊目比春星神同秋水那一種嫵媚輕盈的態度眞是我見猶憐又知道他也是官家女兒不免有些兎死狐悲起來想着自己一家人家也祇靠着丈夫一個人掙了這許多的家私纔能够吃着弗愁安安穩穩的度日少年人沒有了爺娘那眞是可憐得狠呢想到這裏面上現出着實痛惜的意思來問了紅玉的年紀紅玉答道十七歲了太太又感歎了一回便教了丫頭翠蘭講出志良夫人來見了禮志良夫人連忙取了幾件配身的衣服送給紅玉替換又另外置備了一間房間教紅玉進去休息原來志良一家人口不多他父親一竟住在香港經理店務一年之中回家的時候不過一兩個月除母親之外只有夫妻兩口兩個丫頭一個十六歲了名叫翠蘭是服侍太太的一個纔得十一歲名叫碧桃是服侍少奶奶的還有兩個老媽子一個粗使的老媽子阿福金貴志良夫人杜氏一向實慧狠稱太太的心見了紅玉也甚歡喜他如自

已親妹子一般常常把自己所用的東西拿來送給紅玉紅玉●這個●時候不是交跌到青雲裏麼但是紅玉當着太太志良杜氏面前隨着衆人有說有笑背地裏却時時的長吁短歎想着父親死了自己親生的女兒因爲靠着人家度日沒有給他披麻帶孝祇能上路燒些白色的頭繩旁的一些兒都看不出像個帶孝的那寄存在丙房裏的柩不知什麼時候纔得陪了回去和他的母親合葬着臂上的刀口又時時作痛在着人前又不好意思露出來這種暗中的痛苦那是看官們斷然不會知道的呢幸喜得志良十分憐惜他不時的和他談天說地騙他歡喜有一天紅玉剛正在房中啓視臂上的刀口突被志良闖進來看見了當是生的什麼瘡不覺呆了一呆接着便問他的痛苦紅玉知道瞞不住了只得把割股的事情說個明白志良聽了又驚又喜急忙奔出去告訴他的母親那太太知道便也來到紅玉房中看了紅玉的創口道好早些告訴我不醫治是要爛的呢好女兒你有這樣的孝心那得不使我愛敬你我往常祇聽人家說割股療親的故事今天纔第一回親見呢說着便喚丫●頭們●傳話出去教當●差金●貴去請了個醫●生來●敷了●些藥太太又親手撫摩了一回自此以後太太和志良格外的憐惜着紅玉不道這個當兒便惱個人你道這個人是誰就是那太太身邊伶俐俐乖乖巧巧的翠蘭原來●翠●蘭●

服侍太太狠殷勤狠小心太太的性情却被他看得明明白白太太要這麼樣還沒有說出來他已領會得給太太置備好了老人家沒有不喜歡趨奉的久而久之太太便入了翠蘭的牢籠倾心的愛着他又因自己的媳婦來了五年還沒有生過一個男女便有把翠蘭收房的意思有一天和着志良閒談說起了翠蘭太道翠蘭這個婢子眉目到也清秀心地也狠聰明年紀也不小了我是一家人家我就狠不便也覺着不放心我看還是遲下一年半載你就收了他罷當時太太這樣的說志良却沒有做聲似乎有些不願意的樣子那知這一番說話早又被翠蘭聽去了以後當着太太志良奶奶的面便分外做出一副殷勤小心的樣子太太志良奶奶的舉動杜氏看見太太喜歡翠蘭暗暗得意自己看着自己好像穩穩能是志良的未來如夫人了當着老媽子當差的面便試驗他姨奶奶的舉動姨奶奶的身分那些人暗地裏着他還當他們是恭維他做姨奶奶眞有姨奶奶的福氣不日就要開去婢女的缺升授姨太太志良奶奶又一窠兒的愛着紅玉翠蘭見這情形就不能搖動他翠蘭已是根深蒂固一時也不能搖動他翠蘭太太寵幸紅玉的閒話無奈太太跟前隱約有不滿意紅玉的閒話無奈太太的不起勁暗暗的怨着紅玉志良到紅玉房中去他必躲在窗前簾角偷瞧他們漸漸的在太

見。做。弄。不。上。只。得。在。志。良。跟。前。殷。勤。獻。媚。
圖。着。風。流。倜。儻。旋。嬌。艷。動。人。却。是。一。個。多。情。多。
易。改。變。雖。經。翠。蘭。脅。肩。諂。笑。的。趨。奉。他。不。但。
心。中。以。爲。自。己。原。是。志。良。的。未。來。妾。志。良。心。
手。段。來。不。怕。不。依。舊。愛。着。我。他。一。心。一。念。的。
爲。太。太。愛。他。也。便。較。旁。的。婢。女。看。高。一。些。兒。
志。良。既。厭。惡。着。翠。蘭。便。格。外。的。覺。得。紅。玉。好。
神。志。昏。迷。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爲。紅。玉。自。他。
了。這。個。時。候。紅。玉。臂。創。已。愈。却。又。生。起。
病。根。到。得。金。府。後。又。時。常。想。着。他。的。父。親。
丁。病。根。到。得。金。府。後。又。時。常。想。着。他。的。父。親。往。往。在。睡。夢。裏。啼。啼。哭。哭。日。間。看。着。翠。
蘭。那。副。不。應。不。過。分。便。種。下。病。來。時。寒。時。熱。
蘭。那。副。不。應。不。過。分。便。種。下。病。來。時。寒。時。熱。
孔。面。又。不。由。得。不。憂。憂。鬱。鬱。自。傷。薄。命。那。伏。在。裏。邊。的。病。魔。便。趁。着。
孔。面。又。不。由。得。不。憂。憂。鬱。鬱。自。傷。薄。命。那。伏。在。裏。邊。的。病。魔。便。趁。着。
似。熱。的。孔。面。又。不。由。得。不。憂。憂。鬱。鬱。自。傷。薄。命。那。伏。在。裏。邊。的。病。魔。便。趁。着。
冷。似。熱。的。孔。面。又。不。由。得。不。憂。憂。鬱。鬱。自。傷。薄。命。那。伏。在。裏。邊。的。病。魔。便。趁。着。
似。

笑。他道少爺這種授湯授水的殯屑事情是我們做了頭老媽子的門分什麼也要少爺費起心來。
那不怕煩麼少爺的身體是差弗起的還是自己保重着讓我們來侍候罷說時又攢眉弄眼的
瞧着志良現出那一副嘲笑的面目來志良聽了翠蘭的冷語知道他是有些妒忌偏偏的不理會
他幾眼依舊挨在紅玉床前問長問短勸他吃口稀飯養養胃口紅玉起初因爲自己異鄉異
落舉目無親幸而遇着志良沒有受着飢寒的苦楚乃忽的又生起病來想照這樣的命苦以後
不知要弄到怎樣一個地位不如早早死了免得吃苦便橫了心不肯吃藥後來兒着志良這樣
的情他覺是體貼得無微不至不由得不心中感動想着在客棧裏的時候倘然沒有志良這個時
候不知要受那惡少怎樣的踏蹋呢他這樣的多情仗義難得有第二個的了我還不知感激他報
他的恩反累着他勞心勞力擔驚受嚇的看護我若死了是辜負了他一番的厚情他不知要怎
樣的傷心呢想到這裏便開顏強笑勉力的吃些東西進去說也奇怪那紅玉心中寬暢了吃下去
的藥也便有了效驗病勢也漸漸的減輕了只是兩人眉目之間一縷情絲已是雙方的牢牢縛着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覺得天地間沒有再美滿愉快的事情了可憐眼睜睜的翠蘭只得在傍瞧着
沒法奈何他呢

（未完）

魯格塞

魯格塞居道倫里第一號。屋宇幽邃。距市甚遠。門前冷落。有類鄉僻。而魯居之怡然也。魯蓋素性慳嗇。利此屋賃價極廉。故樂居之。且弗雇僕。獲擬有多金。平時出入。必扃其戶。以鑰授之屋主。托爲保管。意蓋深信之也。且恐有人乘間掩入。轉得竊成於屋主。每一他出。則不一時而返。返則檢視櫝笥。一一殆遍。又甚恐有些微之損失。故魯格塞自居此室。未嘗有一夕不歸。獨於兩星期前。破曉而出。以鑰授其屋主。屋主乃在睡夢中接其匙。時魯衣外套。冠旅行之冠。僅露其鼻。徒手弗攜行李。匆匆而去。詢以何往。則謂與忒門君同赴倫敦。一行耳。庸知一去至今不返。人生孰無旅行。此守財虜朝暮且必省儲金。今乃舍而遠去。絕無顧慮。寔不謂其此行爲怪。究其何往。是何秘密。著者於洛勃爾企痕者。利舌善辯。談鋒輒驚四座。一日與諸友競談異聞軼事。以消長日。其次當及企痕。時企痕方口雪茄一支。乃徐徐吐其餘烟。顧左右曰。就吾生平所知。殊無足爲諸君道。願諸君弗復徵余言已。仍引手吸其雪茄。昂首他顧。同坐中有駱尹者。笑曰。君言殊未足信。吾聞君嘗游歷各國。足

跡幾遍全球且君不嘗至黛西亞爾乎企痕凝眸不答徐應曰然

時門外鈴聲冷然一少年昂然而入企痕乃擲其殘烟而起曰伊門君來何晏也

君來請以雅言一解諸人之頤伊門笑曰雅言乎還以讓君言次置帽於案與諸

痕而坐檢新聞紙眄目而視寂不作一語駱尹曰伊門君至好詼諧何今日亦作寒蟬仗馬耶伊門

聞言乃置報紙起曰否否諸君亦知魯格塞事乎企痕卽屬言曰固知之此守財虜乃忽舍其生命

一去不返是大怪事夫魯格塞者無生命其生命卽財產也以鄙意度之必已客死無疑伊門曰然

余初亦必以爲其客死而孰知今日者又來歸矣時駱尹方呷勃蘭地聞伊門言不禁駭異曰歸來

乎斯眞異矣企痕點首曰此事殊可異吾人好奇之心諒有同情余必欲造其廬一詢其故諸君盍

同往伊門曰善駱尹君亦頗好奇明日盍與我儕俱乎言時迴顧駱尹則已早去企痕曰毋庸吾知

渠日來大忙彼必不願往也伊門曰諾乃申約別衆而出

曉星欲墮殘月在地禮拜寺鐘聲鏗鏘正鳴六下曲巷盡處有二少年貿貿然來至魯格塞之門外

一人遲遲其鈴伊何人斯讀吾書者必知爲企痕與伊門也時企痕復按其鈴門乃呀然闢則一短

而且壯之老人應門而出髮跣曲如羊毛目陷而碧絡顋之髭蒼蒼然一手握門紐其指碩大無倫

見企伊二人似頗歡懽急怯退而以身障其戶伊門進曰公非魯先生耶老人且咳且言曰是必報館訪事去去去毋擾人言時語音甚微僅能辨其聲耳企痕出其不意雀躍而前捉其臂曰魯先生但語猶未完老人怒奪其臂縮入門內時門適爲伊門之趾所抵急遽不得闔乃舉足以蹴伊門痛楚其足始退門乃砰然而闔企痕視門大笑而頻點其首伊門方俯撫其足聞企痕笑聲即昂首問曰君有所得乎企痕笑曰然惟一端尚不解言時急向巷左而行伊門隨之曰君何往耶企痕且行且語曰行且自知今可弗問伊門乃默時企痕已覓得一戶乃換身而入伊門亦入其中屋基特高有梯數級拾而登之叩其門無有應者企痕乃出一物撬而開之既入招伊門亦入室不甚廣四周桌椅陳設甚整企痕俯仰久之似有所獲乃囑伊門曰請君反扃其門面窗而立設魯格塞家有人出者速告予伊門如言乃探首窗隙時復廻視企痕則方自地窶中匍伏而出伊門曰此中殆爲窖金之所企痕曰否否毋多言請弗他顧但視守錢虜出門否伊門曰渠已出巷矣企痕突然起立曰敗矣敗矣速去急捉伊門臂拓窗令躍下且曰請君速往蹤之余事畢即來途中可散布碎紙爲號伊門聞言即拓窗躍下展步而趨狀至僑健不數武已見魯格塞在前踽踽而行則不禁精神陡長行亦陪速沿途扯日記簿碎而散之魯似已覺身後有人追躡則即疾馳前行既而至

一衙。屋宇均凋蔽。似無人居者。忽伊門身後。亦有人疾馳而至。喘息言曰。果是渠耶。伊門知爲企痕。

乃回顧答曰然。僅此一瞬。而魯已倏忽不見。企痕急曰。速追之。渠出巷尾矣。乃折左而行。遙見魯格

塞入一宅內。門亦乍閉。企痕訝曰。此駱尹室也。彼倉如何入此。卽前捶其門。久之無有應者。企痕頓

足曰。彼已遁矣。且奈何。語未竟而門復開。一纖弱少年。翩然而出。企痕急前握手曰。駱尹君早安。賊

入君室矣。駱尹聞言駭曰。賊耶。余方在寫字間。未聞有聲響。伊門急曰。企痕君。吾輩盍一索之。企痕

曰無及矣。遁矣。言時已至會賓之室。喘息方定。企痕乃劃火柴吸其雪茄。且以贈二人。時愠色

盡去。伊門乃徐徐問以今日所偵得者。企痕搖首曰否。老人。余乃亟捉其臂。則此老人之生死。尙未可決。故偕君沿左而行。覓其後戶。則見梯級塵封已滿。而窗戶洞開。其窗

上鐵柱且有手跡。余知此室必有異徵。及入其室。則觸目者。地板有異。去板卽泥土。殊濕濘。余乃自

其中得之。伊門問何所得。企痕曰。嗟乎。魯之尸耳。駱尹聞至此。乃靨言曰。然則兇手果爲誰歟。企痕

曰。此必爲僞裝之老人無疑。言時顧駱尹笑曰。君處有密室否。余欲作書致警廳。請君導我入。可乎。

駱尹領之。乃導企痕入其內室。頃之。駱尹復出。笑謂伊門曰。君輩大幸。苦矣。然而無事也耶。伊門笑而不言。目灼灼視駱尹。駱尹爲其目光所射。則不禁有偏促不安之態。」（醉鬼撰玉此）

有頃。企痕持函出曰。駱尹君。乞勞侍者爲予投之警廳。駱尹笑曰。侍者乎。久已僻我而去。然君亦太好事。函中作何語耶。企痕曰。吾來時已先舉告於警廳。度必往驗。而此僞老人者。已如鴻飛冥冥。警廳必需偵探。吾願承其乏耳。駱尹願伊門而莞爾曰。企痕君乃能爲偵探耶。吾儕誠當刮目相視。伊門曰。茲事誠足以滋吾之疑。彼僞老人既已殺魯格塞胡乃不自韜晦而復僞裝老人入主其室。豈不慮其屋主識破此其用意殊不可解。企痕曰。以吾度之。其人當有未竟事宜。故復僞裝而至。其必有所取攜。吾心好奇。故吾必欲窮其究竟。駱尹君既不肯倩侍者爲予投函。則吾惟有躬往警署。以求委任。言已。即自手其書函。舍伊門而去。比至警署。則此案已委任其友人克蘭沙特矣。企痕與克蘭素稔。因即造訪請願。甘以義務自任。爲之助手。克蘭曰。吾友誠精細過人。能爲予助於事當有神。頃吾謁其屋主。據屋主言。魯格塞之爲人。生平寡結納。造其廬者亦寥寥。惟一小友曰武門者時相過從。企痕曰。武門何人哉。克蘭曰。屋主亦不知其里居。檢查戶籍。則姓武門者實繁有徒。孰即爲此小友。尙在調查。茲姑弗論。魯格塞平日之舉動。汝當已有所知。今吾詢之屋主。則有可疑之點甚夥。

警既富有多金獨不蓄一臧獲平居輒反扃其戶不知作何秘密雖屋主過訪亦必隔戶詢明乃始餘徐啓門納之則其書案間必濯濯然無一物也一若冥心靜坐以消長日者每騰則由屋主送往餐閒製鈴以當通報頃之往收饌具亦不一面其人期年以來得書晤對者亦僅耳企痕曰然則搜惟壁次煤爐中紙灰充塞惜均不能辨認蓋其灰燼悉其亦有秘密之書件否耶克蘭曰無之惟秘密必有極秘密之行爲畏人知耳企痕曰其他諸物已採作細屑碎如鏖粉足知其平時用心之縝密必有代予檢之惟其銀箱則已空無所有彼兒手復扮僞老人而至實爲攫其儲金耳企痕恍然亦有足供研究者否克蘭曰室中儲書甚多衣物器皿散滿一室頃猶未及細檢君既願爲予助徐當殊不解屋主既爲守鑰何以向取之時絕無覺察克蘭曰屋主謂其來時其早彼亦在臨朧睡夢中與之耳特聆其聲則又確與警格塞無異惟昨夜則未他出當夜靜時猶見其室中有焰痕則知此刃尙有外殼當爲同一之材料所製乃鹿角耳今在警署徐當取以示汝苟得其殼亦大有濟惟老人既爲僞裝今必復其廬山眞面而此僞衣飾要必不能泯其無跡企痕曰然吾適追蹤

玉駱尹之家而此僞老人者明明入此室處乃忽不見吾意駱尹殆即爲僞老人也第吾已搜其室殊無痕跡可徵果使駱尹爲此則其規復原裝亦無如此之易故吾之意此室必與駱尹身自爲之則其人必爲駱尹所縱而此僞裝衣飾或猶密藏於駱尹之家惜吾殊無權力能搜查之耳克蘭曰非有確證豈可據行搜捕汝與駱尹既相識汝當切爲注察今吾當赴警署一行汝則且往魯格塞之故居細爲檢視遺物蓋亦必不可少之手續也言時以鑰授之企痕二人者遂聯袂而出克蘭自赴警署企痕乃趨魯格塞之室則見書報衣物充滿其中一時轉無着手之處姑以衣物逐細檢視絕無足資研究之物書籍亦然因姑舍是起而審視屋宇左爲餐間中爲梯室登樓一望則見屋主之宅乃在東隅可望而不可即相去可五十步此樓析爲三間其左則爲魯格塞之寢室室後有門接一明梯綠梯而下達一幽室則即發現魯格塞之尸所也此室與魯之餐室可通特已堵塞苟需達此則必自樓盤於而下不能直接意必爲魯之秘密室也然既以此室爲秘密室胡又擇此臨街之屋窗戶且矮假使有人接扉而升即可盡窺其秘則有何秘密之可言因復啓鍵外望則即晨間與伊門掩入之所此間乃一小巷別無人家門戶佇立久之亦無行人繞巷而東則魯格塞之前門也與其屋主衡宇相望出入必爲所見因而恍悟曰是矣魯必與一人有秘密之約其人

殆於夜間由此而進而其秘密會話之所則又必非此室殆必在魯之寢室間故此室之設備整齊無少移斜足知其必不在此小憩也因更細審室中陳列則陳几椅外皆爲不適於日用之物並茗具亦無之開其扉櫥則皆空無一物積塵已可染指試捻壁間之壳克電燈亦不能明乃知已其鈴碗已卸苟接之者惟能顫動其齒輪發爲特特之聲已耳意蓋惟取自警而不欲爲他人聞知也由是觀之則其後戶專爲此人而開其餐間之門又專爲此人而埽此人果何如人以意度之必爲婦人否則朋友往來又何必避人之眼目耶然此婦人又必與屋主相識否則卽從前門而進人之秘密魯格塞之不蓄臧獲者亦以此耳思念至此則不禁輾然自喜竊自頌曰吾人之思想敏捷世殆無與我匹既而又毅然曰此婦人者吾又敢斷爲小友弍門之家屬或其妻也殺魯格塞者必此婦人之夫又可無疑惟既入此室處殺而埋之矣且復喬裝爲魯格塞從容以赴屋主之宅授以鎖匙而去則此越窗而遁者又爲何人由此推之則兇手必有兩人一則由此躍出勢必有攫取之物則胃爲魯格塞以匙授之屋主使其不疑而此兩星期中彼人必復由此窗戶而入搜

其蓋僂。握其現。金火其往來之書函又可必也。思至此。則覺頭頭是道。已可決其必然。既而忽生疑障。蓋魯格塞之儲金及其證物。既得由此而入。料理淨盡。胡又忽於昨日復向屋主取匙。而進。即有未盡事宜。則昨日之日豈猶不及了之。直至今晨乃猶盤踞此室之中。倘非我與伊門至。者度彼猶自坦然居此。天下豈有殺人者自投法網坐以待人之逮捕者耶。此其用意。纔因之愈想愈迷。趨以己意往告克蘭克蘭方在化驗室中大施技術。玻璃器皿與夫藥品酒燈之屬。羅列滿案。似已化驗告竣。手一玻盂中盛液質。可一盎斯色紫而黑。以紅藍色紙先後試滲。復以此液質頃入玻瓶中。更以他液反復試驗。意似頗有所得。企痕見其凝注甚殷。亦不敢以一語捕問。即已位置楚楚。復爲原狀。而以盛液之兩瓶塞之。極緊庋之藥廚中。乃向企痕笑曰。魯格塞之案。汝有所得歟。企痕曰。愈因愈迷。因以己意悉告克蘭。克蘭以手撫衣袋間。凝眸側耳。細聆其說。意頗許其能事。既而曰。汝之所料。當不大謬。然則其人昨日之來。誠可怪矣。要之必有一事。不能不。胃爲魯格塞者在。然其事爲何事。則非得本人自承。殆無人能知其旨。今茲惟以偵得兇手。究爲何人爲第一主要。苟得其人。則疑團當可盡釋。不煩吾人爲之揣度矣。企痕不禁失笑。蓋其初以爲克

蘭殆有宏論不謂乃以詼諧語爲歸束也因曰適幾化驗者亦有關於本案乎曰然魯格塞之死雖由於刃然其胸次毫無血液解而視之則皆凝爲氷塊所謂殺人不見血者吾於今日創見之因以血塊及其餘瀋細爲化驗乃始知其妙用痕企曰是何藥劑乃能如是克蘭曰是不可以宣言苟言之則未有之化合的劇毒劑耳今且審知其刃亦爲特製之奇品其柄握手之處有一極細之眼刃尖亦有二細孔蓋此刃者實爲改良之注射器耳但以一指掀其上之細孔則毒液自刃尖噴射着人肌膚則血液立即停滯而知覺亦失方於警署以犬試之僅一滴而犬立倒但不久復甦故魯格塞者不免於飲刃耳但吾又由此刃得一脫兆蓋此刃實爲雨蓋之柄大抵此人往過魯格塞時必攜雨蓋出其不意遂於柄中抽出此刃射而殺之迨後刃乃挾無柄之雨蓋而去惟屋主不見有雨蓋要之爲越窗人所攜去耳吾儕於偵查間不可勢必另自配製或竟銷燬以無形亦意中事也雖然敬受教益吾當識之遂辭克蘭而去

（未去）

苦命尼

尼生至今已歷有三十七週之寒暑蓋已中年矣顧無立志入空門也則年僅一十有八正猶好花乍放時鳥初啼天天桃李增東風人面之思嚶嚶燕鶯動吉士春遊之感假使宜家早賦相婿多才不必玉食錦衣克享夫人之福即便釵荊裙布亦傳內助之賢且此二十年來苟瓦璉並弄闌柱膏芳固不僅盈盈子女繞膝呼娘相共戲舞老萊氏之綵衣一博堂前歡笑或者含飴弄孫已得娛此晚年之樂夫亦人生至適之境也尼乃不然負此至可寶貴之歲月而甘寂寞於蒲團坐拜之生涯蓋其爲尼實抱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觀念而知爲尼以前實水深火熱輾轉號啕困苦顛連於人生地獄中矣吾述之吾甚爲之慳其事終沉沒而不彰也吾於是嗚淚吮筆而述其言曰。

余年十三而余父見背余父固善醫兼知內外方脈夏秋之交暑濕中人病瘧及瘡者日候診於余父之門余父以是計每年所入而指六七八九月間爲入款旺月平時歉收則率以是貲揖注而余家終歲衣食得不告匱乏而余更於是時乞余父賜錢珥置零星物件余父每笑從之蓋余父喜余

喜余季也凡父母之心莫不愛子女而尤於幼小之子女則倍篤其親愛之情故余父余過於余之大兄二兄及姊爾時大兄年二十四已娶嫂顧氏余呼之曰大嫂二兄年十九聘王氏未娶而悼亡余姊字嚴氏嚴氏婿又先余父一月而逝余姊嚶嚶啜泣枕席間遍牘淚痕余每於無人時潛窺之且微勸姊姊貲余余亦祇忍受嗣婿父來言不幸子亡兩家婚議自作罷但聘禮須檢還之蓋猶世俗之見余父乃一一擲還之獨金瑣二存余姊處余姊嘗竊吞以圖自盡旋遇救得不死余姊雖弱女子顧性剛烈頗抱從一而終之義然卒格於父母之命滋弗能從其所志及余父死余姊日夜哭泣至雙目赤腫不能見天日余年雖幼余之悲痛益不自已喪事一切賴大兄二兄在外主持余惟與姊隨母朝夕守父屍猶眈眈望父或者天憐余父俾手足攣動回氣得更生追父屍殮畢入棺余惟與姊隨母守父靈座尤殷殷痴想且望父之靈魂或返俾見一見也如是者幾經年矣余之痛始稍減而執意更有增余之痛者則蒼蒼然白髮之老母覺復一病不起而棄余長逝平

人生至痛莫甚於垂暮夫妻而忽遭死別之慘余母於余父之死其抱痛之深蓋有非余所知者余惟見余母於父死後日未嘗啜有盈盂之飯夜未嘗就有安枕之夢目且茫茫然而無所見耳且

憤憤焉而無所聞衰髮不搔而自落老淚已枯而尤彈風燭殘年遂有朝不保暮之勢余與余姊泣訴於母前曰父死兒等已失所恃倘母再有不測兒等孤子弱女將誰依賴幸母毋自苦當念兒等母泣復數行下曰兒休矣余恨不與汝父同行也余死已晚兒其各自愛汝兄爲兒擇婿當不謬兒而母即於是日上牀臥不復起矣余母素善葉子戲余父在日嘗圍圞桌坐作平日手談余父余母勝輒以小銀圓畀余而余之兄與姊皆弗得故使余邀鄰嫗余必欣然往鄰嫗或辭以紡織事未了不果來余必强挽鄰嫗以至余家余且暗祝阿父阿母勝也自余父死余母不復爲此戲余姊見母憂鬱恐益以增病嘗邀鄰嫗來擬藉以解母憂而母見物生情泣然涕矣蓋人亡物在不願重視之也余母病在牀余及余姊侍母病奉湯藥侍診然蓋余家世業醫大兄曾學於余父而二兄所學者程序尙淺故復隨大兄學冀業成可出而問世也以是余之大兄二兄不能常侍余母病牀之側晚上無事輒來母房以日間事絮絮向母言而母必教促其早睡恐夜間失眠明晨必遲起致侍醫者或怏怏也余之大嫂則甫生女孩怡週月乳哺事勤且又須理家務自不及侍奉余母之病自母病以至死奄息牀褥者幾六閱月此六閱月

中余蓋深悔余年尙幼小無知覺不能盡余爲女者事母之天職而恨蒼蒼者竟若此無情奪余母余於手而去也憶母病劇時値黃昏余蜷臥於母足旁方朦朧間陡然若有人與余母細語隱約可辨聞其語曰汝大限已至雖有孝女奈無可挽回何余起而尋視余姊已不在室余母正欲枕若入睡余此時之驚恐殆難言狀余擬出聲呼姊又恐驚母醒乃急躡履至外廂倉卒間倒穿其履外廂左壁間設一方形炭爐爐上置藥罐蒸氣蓬蓬然罐上置一鐵剪蓋狃於余鄉習俗謂病家煎藥每有惡鬼瞰其旁須以鐵氣鎭壓方免惡鬼之侵犯而氣不洩走藥乃有效余至外廂姊又不在余乃疾聲呼姊須臾姊自籬間來面色蒼白重有痛苦狀衣扣上下顚倒若解衣乍御者右手袖上擯彷彿佛持一方極薄且銳之小刃向左壁桌屜中一插意甚防爲余所見而余已見之左手則復以一物疾置藥爐中即返身至窗前貯水小缸內洗手余覺有異而先時之驚恐反夷然若忘因急呼姊曰姊如何矣姊曰妹何輕離母側母睡安否幸謝上帝我知吾母領此藥後明當霍然愈矣余魄既定乃與姊返母室見母尙欹枕臥遂述朦朧彷彿聽聞之言姊聆余言其色若重有憂者復謂余曰汝囑余善視母出至外廂視藥熟未旋聞母咳聲姊問曰母已醒否醒則藥正熟可飮也余見母微睜

其曰點首作欲飲狀余因喚姊以藥近用匙飲母藥且盡無何母神似稍清目澄定視余及余姊斷續其氣而言曰汝姊妹可憐傷哉既悲失怙將又悲失恃矣余聞母言失聲哭姊急止余且慰母曰母病今後當有轉機幸賴上帝必垂救母弗自傷感也母則徵歎不語姊因語余曰妹運日少睡體大憊盍少休此間有姊在可弗慮妹醒則來替姊余乃仍蜷臥於余母足側嗚呼孰意此漫漫長夜竟爲余母與世永別之時乎由今思之余痛滋甚而姊氏割股愚孝一片至誠竟未能格動鬼神返母命於垂危彼蒼蒼者何竟憒憒耶幸母垂絕時余之大兄二兄及余嫂均在側母手指余及姊向余大兄徵領其首而遂口噤目瞑矣其意蓋深以弱妹屬長兄也嗚呼痛哉余母情於余及姊其生前之愛余及姊也可知詎意余命不辰父死母死而於五六年間余大兄二兄竟亦相繼奄然而化爲異物此則余子然孤立立志遁人空門雖百折而不返而一念及此又余生平所引爲至痛大憾銘心鏤骨而不能忘者也

余姊於余母之死哀痛較余益甚且臂創破烈茹苦不肯言余乃徵語之於嫂嫂爲兄言皆大悲曰爲子不能毀身以救親而使吾妹若此余等之罪上通於天矣因咸自悔責幸大兄亦知外科親爲搗藥敷傷處旬日而獲痊嗚呼是蓋天憐余姊孝既苦其心不欲重苦其身也余遭母喪夢魂中猶

哭泣兩目昏昏患赤幾失明大兄二兄及嫂見余如此轉強來慰余而余痛豈能自解殆所謂以傷心人勸傷心人其傷心必更甚也時大兄以重遭父母之喪家事萃於一身平居無恆產僅賴醫以自活余父醫道佳遠近爭來就診故所入倘豐大兄之業雖不弱余父但善醫之名不及余父傳聞之使太平無事則一家數口布衣粗糲余與姊及嫂夜佐之以紝織所入差亦足以自存然余父死而衣衾棺槨之費一無所出經親友竭力張羅始草草就棺殮余母之柩復與余父同厝於祖墳余家祖墳在松郡橫雲山麓去余家可百里余家祖居天馬山鎮倘有先人之廠廬在玉余父及大兄寓醫於崑山之于墩因逐貸宅以居大兄以償臺高築避之無地不得已以天馬山鎮祖遺之房屋售諸同祖叔某得銀五百圓藉以掃除余父余母兩次喪事之積欠而余家遂蕭條四壁片石無儲矣昔人有言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余家家運之不濟此二言若爲之寫照余既痛余家之遭敗而尤有一事其苦痛若剜余心以去者則於余母七七初終而余姊嫁也先是余母病未劇時有雲間李氏子央余母舅爲媒妁求婚余姊余母知李氏子家清白又世業儒堂上雙親俱在終鮮兄弟姊妹余姊嫁彼能事夫子奉翁姑必可安享清閒之福故遂慨然應允業成約矣顧以母病纏綿致行聘延期迨

余母死。姊家翁姑。望抱孫切。且謂余姊赫萱失蔭。伶仃孤苦。兄嫂照料必多不周。莫若卽於母喪七七期後。從吉成婚。要媳但求淑女毋慕厚奩。彼翁姑固深服膺朱氏家訓者。苟余家許姊卽嫁。則一切粧贈均無須置備。大兄以其言頗中理。且恐余姊在家念親哀毀過當。或釀他變。又以家貧如洗。即遲嫁二三年。衣服首飾之需。萬難齊措。今彼既以不索嫁奩爲言。倘不俯允。是重拂彼翁姑之心。則吾妹一生幸福不將因是而有所妨礙。故決意後來新娘作嫁或因此芥蒂不能如水乳之相融。則吾妹一生幸福不將因是而有所妨礙。故決意許之。此事余姊約略有聞而未悉詳細。迨遣嫁有日。余姊乃號泣於余父母靈座之側。謂欲嫁余須俟母服終。猶猶然且謇大兄爲賣妹大兄乃長跽於余姊前。哭不成聲。嗚咽而言。妹聽兄卽救兄命。二兄暨嫂亦涕泣苦相勸。余姊意稍轉。自千墩至雲間須行水道。乃雇舟送余姊下舟。時余姊尙滌衣白。鄉里來觀者無知其爲將作新嫁娘者。舟甫抵雲間泊城外。明日卽爲吉期。乃講余姊易綵服。余姊大忿。一剪而投諸河。大兄等咸失色。因重購新者及新婿來迎。余姊始勉強登轎以去。嗚呼。世間最不幸之女兒。當莫如余姊矣。余姊初望門而寡。一受未亡人之痛。以母意許重嫁。卒奪其志。而迭遭堂上之喪。未終其服。母死僅二月。乃遠適異地。其隱微抱痛。余姊固別有難言之苦衷爾。時局外人猶謂姊之怨嫁。或因夫嫁奩之未備。抑亦以尋常兒女之心淺之乎識姊氏。

矣。余余僅十三余母棄余僅十四余如失乳之兒願有姊在余尙得有所依附今余姊遣嫁而悲格於世俗不能親至姊宅一視余姊哀痛之狀爲何如然余心激刺一如萬箭相攢射始而憤怨終乃槁然若死灰志念亦益冷覺余姊如此余將來之命運亦可知人世間一切喜怒哀樂年冬月中旬鴛鴦同命尙不克享半年之久余姊三七而孀余知余姊於婿氏之死其哀痛當益甚月難圖何期婿氏歸未及三月而倏以瘵死聞也婿氏年二十小余一歲姊嫁時年亦二十爲去姊此後之歲月得拔之悲感苦痛之餘而投入快樂喜歡之域則余爲余姊幸矣嗚呼好花易謝明

餘淚嗟乎吾妹是豈姊心哉余聞姊言卓爾癡癡立覺余姊此時有喜而憂復有憂而喜或者天憐余至歎失所惟時念吾父吾母輒不禁泣然以淚婿氏且從旁婉勸姊懼過拂婿氏意則勉強以巾拭見待亦不惡姊自今或不云云圖後余姊更私語余婿氏性和平能婉曲聽姊言室上翁姑婿氏夙有略血症日來正復發服某名醫藥九略見痊可云云圖後余姊更私語余婿氏性和平能婉曲聽姊言室上翁姑婿氏夙有略血症日來正復發服某名醫藥九略婿言凹而面削清瘦如不勝衣余以詢姊姊言婿氏夙有略血症日來正復發服某名醫藥九略婿氏及余姊偕婿氏來歸余竊窺余家期爲時不遠則若心有所稍慰然自顧子然乃益無聊賴及余姊偕婿氏來歸余竊窺余乃惆悵如有所失日惟癡坐夜則啜泣大兄恐余病屬嫂伴余余厭小兒啼哭煩轉不樂屈指計

樂之象有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變幻至不可捉摸余入空門之想實基於是時余今再述余姊婿氏家可慘之歷史婿氏以世服儒業至婿父學儒不成乃改而習商中心鬱鬱常引以爲憾婿氏思幹父之蠱誦讀絕勤應童子試縣府輒前列是年春仲學試按臨松郡婿氏乃益發憤冀以一索而即膺青衿之章壻父望子成名心切故督責益嚴然壻氏咯血之症則未嘗知也壻氏院試既歸形容枯槁殆無人狀壻父毋見而大驚詢得其實則且責余姊以不早告堂上之咎余姊受壻氏切囑諱莫如深亦祇嚶嚶啜泣唯唯承受而已婿氏臥牀不及旬日重以氣血兩虧復涸腦嘔心受相繼撫視子屍一慟而絕傷哉父子同殞僅遺兩代孀姑想當孤燈相對闇然腸斷世間最慘最痛之事有復過於此乎婿母夙嬰癱瘓坐臥需人姊性素剛烈至是慨然露頭面不復效兒女子態因擇族中兒立之以爲婿氏之後父子既同殯余姊復爲之經理葬事畢乃奉病姑撫繼子以卅紡績自給田園所租入藉供一年菽米之用有餘則濟族之貧者於是余姊賢惠之名喧傳戚鄰中殆阿私於其間也然而余姊之遭遇苦矣逼余姊以家無外人乃時邀余至余姊家是蓋余所目擊余姊之行爲而揣爲余姊稱揚者非有所

（未完）

游戲雜誌特別徵文

本雜誌原定月出一期以各處來稿遲延致編稿付刋每每欲速不能本社主任實深抱歉茲特提前已將第八期全稿乘第七期未出版以前卽行付繼排印並請天廬我生駐館分任編輯自茲以往當可按月發行惟諧文材料獨鮮佳搆爰擬特別徵文附題於後如有作者謹當擇尤刋入八期之首照章酬報或有自撰之好題目僅得不限體裁亦不拘限於後列各題一經選錄仍照向章辦理願勿吝惜楮墨肯賜珠箋多多益善本社主任謹啓

第九期徵文擬題如左

壽頭麻子壽序　虞美人誄　代白居易辯訴狀（原訴狀見本雜誌第三期諧文欄）

香草美人 （七續）

海娜既爲衆所擁出。自知去死已近。顧雖所懼。然一念及此身。乃抱不白而死。死且負惡名。則不禁大哉。○淚珠垂其素面。慘然如海棠無其凄艷也。海娜乃於糊糗淚眼之中。回望其父。則此老人者。方痴然佇立於廻廊之下。雙眉微蹙。雖矯作怒容。而老淚縱橫。亦已寨眶而出。額上皺紋起如波疊。海娜乃微呼曰。嗟乎阿父。汝可憐之兒。從此長離膝下矣。幸海娜語時。聲頗微細。乃老人所聞。否則聞此嬌啼。且立暈矣。顧雖如是。而海娜則已悲痛塡膺。失其知覺。但見有無數金星。飛空而舞。久之久之。幷此金星而無之。眼前洞黑。諸無所覩。而一縷柔魂。已自顱門冉冉而出。隨風飄墮。不知落於何處。渺弗自覺。已歷幾千百萬年。乃始徐徐而醒。醒則此一身。已在一後台之上。

牧師御褐色之衣。圓光之上。氈氈之髮。已禿其半。手一紙。口內喃喃不知作何語。聆之。蓋宣己之罪狀也。而行刑者則方夾立左右。眉宇間軒軒露殺氣。有時撫厥其刀。作調語曰。刃汝渴乎。然汝今夕當餐大脯矣。言時。顧海娜作鴨視而笑。海娜弗堪其虐。乃俯首而視臺下。時牧師宣誦已畢。合掌爲海娜懺悔。臺下聲乃大噪。爭以鮮花之朵。遙擲海娜。妙香五色。繽紛如天女散花。於九天之上飛落下界。蓋村俗然也。海娜此時自知生機悉絕。萬念皆空。則移其愁思而爲纏綿虛無之想。似見天女

無數方亭亭立於雲牛以手相招則不禁移其美目以視天末此時夕陽已隱人睡嵫巇纖霞一抹妍紅乃如美人抹胸之綃而斜月一灣則又如綃上之銀鉤矣廻光反射臺下人面盡頳如染胭脂則覺有萬丈光彩直射霄漢而臺下諸人亦復爭仰其面現爲笑容熙和之境似忘此身已在危城之中乃至罷鞚其業來此以觀慘戚之活劇實則堡外攻戰正劇喊殺之聲幾震動天地時有流矢直穿堡而入墮於臺前則略一盼眙願不一秒鐘間即又如前一若堡外之攻戰與已絕不關痛癢者設亦弗能爲之深責也海娜覩茲現狀殊覺惹厭則回首向牧師聞語乃立輟其誦謳答曰未也行刑之期蓋在今夜丑時三刻今尙黃昏耳言已復閉其目喃喃誦不已

時不我與此沉沉無情之天明知祇剩一個黃昏乃亦不肯多捱一刻轉瞬之間天已沉沉黑月鉤高掛天空慘然適射海娜之面晶潔如銀行刑者顧海娜笑曰姑娘俟之此月痕移而至於姑娘之足邊者姑娘事了矣海娜乃慘呼曰天乎死則死耳奈何使人受此零星之磨拆吾何惜者言時遽以其首觸臺上石柱行刑者大驚趨前抱持牧師亦罷其誦趨奔而前則粉額已傷糢糊之血被頰而下狼藉如經雨之桃花試探其氣蓋已死矣

海娜既死。乃弗自知為死。但覺茫茫如墮雲霧之中。開眸徵睨。則一老人方在己前踽踽而行。視之。蓋式本奇也。則大哭。踉蹌而前。牽其衣角而泣。泣迫仔細諦視。則不禁羞絕。其人蓋非式本奇實為少年英挺之濕而非也。則立放其衣。糢糊之間。似憶我此次之上斷頭台。推源原因。何莫非因濕而非已。則濕而非者。蓋為人妖。必將禁人至死。今如何矣。海娜之手。發溫婉之詞曰。吾妹。汝受驚矣。吾不嘗謂彼其手而泣者又一變而為士希爾矣。海娜此時大似章甫入蜀。迷離惝恍。不知何謂。既而自思。當一秒鐘之前。吾身尚在斷頭臺上。為萬人所指謫。奈何不轉瞬間。已是脫然無累。縱游行於自在之天。且吾人固未嘗聞有赦刑之詔。則以理衡之。此身殆已化為異物。舉凡所見。皆幻影耳。思至此。則轉色。然而喜。以為吾人之身已脫軀殼而歸離恨之天。此後當無煩惱。方思維間。忽覺此身已為士希爾所抱持握其素手吻之。則又大怒。竭力拒之。惟用力過猛。立乃弗穩。復為罡風所吹。直自雲端跌墮而下。但覺滿耳風濤呼呼作聲。耆然一聲而飄忽之。乘魂遂復與其軀殼相合。然風濤之聲猶洶洶也。風濤聲中復雜以嚶嚶之哭聲。細乃如蚊。海娜此時已如夢覺。聆此嚶嚶之聲。初猶以為牧師誦禱。猶未已也。及諦聽之。則又辨其非是。嗟乎。此身命運。已途紙薄。尚有何人來救中郎之哭。以理度

之。殆吾父耳。然堡中戰事方劇。勢安得暇。來此而爲伏屍之哭。且辨其音息。固迥然非式本奇也。然則固何人歟。要之爲格來齊也。乃啓雙眸以視其人。則伏地而哭者乃一英武少年月光照其背上。曰。嗟乎。銀甲盡染血鏘已泛紅而殷矣。少年見海娜手足微動。亟昂其首以視海娜之面。海娜乃失聲呼曰。君初歟。宜少言爲佳。傷上事。吾已委諸齊爾司爲之主矣。吾以吾妹故。雖赴湯火。亦所弗卹。遑論區區言時。以手指臺口曰。吾妹試觀彼三人者。乃欲候時之至。以取吾妹之脰。爲邀功之地。吾盡以斧啄之死矣。海娜隨其所指之綫而視。則見五步之外。伏屍者三。碧血殷地。狀至可怖。蓋卽二行刑者與牧師也。海娜乃大懟曰。嗟乎。汝乃殺牧師乎。設爲村人所知。且奈何。言次。凄然以視士希爾之面。勞瘁。故居別墅中偃息耳。海娜曰。然則君何來。堡上無主。不且大亂。士希爾愀然曰。妹弗操心至是。吾妹飲此。痛當少愈。海娜凄然曰。吾何生哉。吾父如何矣。士希爾曰。阿父今日未嘗至堡。諒以連日軍持。就海娜之唇曰。君能言矣。吾甚私慶。言時。出一軍持。啜其。夢乎。抑汝死耶。士希爾見海娜已能言。眉梢之上。喜色然而戚容之容。乃益顯耳。因蹙額曰。區。言時。以手指臺口曰。吾妹試觀彼三人者。乃欲候時之至。以取吾妹之脰。爲邀功之地。吾盡以斧啄之死矣。海娜隨其所指之綫而視。則見五步之外。伏屍者三。碧血殷地。狀至可怖。蓋卽二行刑者與牧師也。海娜乃大懟曰。嗟乎。汝乃殺牧師乎。設爲村人所知。且奈何。言次。凄然以視士希爾之面。啄之。殆吾父耳。然堡中戰事方劇。勢安得暇。來此而爲伏屍之哭。且辨其音息。固迥然非式本奇也。然則固何人歟。要之爲格來齊也。乃啓雙眸以視其人。則伏地而哭者乃一英武少年。月光照其背上。銀甲盡染血鏘。已泛紅而殷矣。少年見海娜手足微動。亟昂其首以視海娜之面。海娜乃失聲呼曰。君初歟。宜少言爲佳。傷上事。吾已委諸齊爾司爲之主矣。吾以吾妹故。雖赴湯火。亦所弗卹。遑論區區言時。以手指臺口曰。吾妹試觀彼三人者。乃欲候時之至。以取吾妹之脰。爲邀功之地。吾盡以斧啄之死矣。海娜隨其所指之綫而視。則見五步之外。伏屍者三。碧血殷地。狀至可怖。蓋卽二行刑者與牧師也。海娜乃大懟曰。嗟乎。汝乃殺牧師乎。設爲村人所知。且奈何。言次。凄然以視士希爾之面。勞瘁。故居別墅中偃息耳。海娜曰。然則君何來。堡上無主。不且大亂。士希爾愀然曰。妹弗操心至是。吾妹飲此。痛當少愈。海娜凄然曰。吾何生哉。吾父如何矣。士希爾曰。阿父今日未嘗至堡。諒以連日軍持。就海娜之唇曰。君能言矣。吾甚私慶。言時。出一軍持。啜其。夢乎。抑汝死耶。士希爾見海娜已能言。眉梢之上。喜色然而戚容之容。乃益顯耳。因蹙額曰。區。言時。以手指臺口曰。吾妹試觀彼三人者。乃欲候時之至。以取吾妹之脰。爲邀功之地。吾盡以斧啄之死矣。海娜隨其所指之綫而視。則見五步之外。伏屍者三。碧血殷地。狀至可怖。蓋卽二行刑者與牧師也。海娜乃大懟曰。嗟乎。汝乃殺牧師乎。設爲村人所知。且奈何。言次。凄然以視士希爾之面。

耳。則不禁盡洗其從前憎惡之心。而爲感激。今聞其無故殺牧師。牧師乃村中主教。雖大會亦且聽其節制。今乃斃於神斧之下。設村人一怒。則士希爾亦且辭此神斧。而往阿鼻之獄。海娜思至此。乃益聽轉不寧。凄然凝視。以待士希爾發言。惟士希爾絕無懼色。毅然曰。吾妹何憂。吾以斧啄此三人時。臺下已無一人。彼三人者。祇以行刑之時間未至。格於例。故在此相守耳。吾妹不親此如鉤之月。已斜向斗柄。如此深宵。又安慮爲人所見。海娜曰。然則明日之日。衆人既見牧師爲人所殺。又安能禁人弗疑及君。士希爾高其聲曰。然則遁耳。海娜曰。汝一人遁耶。士希爾曰否。吾當偕子而遁。言時。立促海娜起。且曰時迫矣。吾妹弗更疑慮。妹有恆言。凡人有一綫之希望者。卽當爲。何猶豫於是。士希爾乃以一手挽海娜之臂。一手則杜其神斧作杖。徐徐歷堦而下。海娜精神既復。乃隨士希爾行。逕趨北門。此時壘中男女。盡出赴戰。途中亦無問者。四顧探視。知無人在。蓋查革泥於兵法。以爲攻城必缺。故以全軍圍其城堡。而獨留北門弗攻。今乃以爲海娜逃生之隙。海娜亦天幸矣。士希爾既上城堡。引首外矚。雖有二三營壘。願燈火弗明。刁斗且垂寂。以理度之。營中將士。迨已盡入睡鄉。士希爾乃解其縶纏之帶。裂作數條。復接續之。成一絕長之繩。以一端繫海娜腰間。縋之而下。度已及地。己亦攀繩一躍而下。頗用力過猛。乃跌陷於壘軍

之間。幸草深。亦無傷。否則臂折矣。然以倉卒之間。乃失其斧於壘上。土希爾方欲復上取之。而刁斗之聲已漸擊漸近。恐爲所見。乃曰行矣。於是遂與海娜偷度營背而行。

曉星既隱。霧氣蒸海。茫茫幾不辨人。海娜新創未愈。額間且時時作痛。行乃憊極。踞一山趺而坐。土希爾則蹲身溪次。拔其佩身之刀。就石上磨之霍霍。既而忽驚呼曰。吾妹趣行。追騎至矣。言時已見矛鋒三四。高出山背。顧爲霧氣所朦。不能細辨。海娜乃嬌呼曰。阿兄奈何。吾儕死耳。土希爾急曰。妹弗急。吾儕可度溪橋而遁。此間地狹。弗良於戰。土希爾之語雖如是。顧溪流湍急。且無橋梁。而追騎無數。已自山麓而下。土希爾乃大呼曰。吾妹。事急矣。吾儕惟揭流而渡。海娜雖已憊甚。顧當此生命呼吸之際。則亦不遑他計。遲與土希爾一躍赴水。幸水弗深。不過沒踝。勢乃驟激無比。浪沫噴濺。高幾及頂。且時作山立。直壓人頂而下。既至中流。水勢益急。幾不可自主。方惶急間。土希爾忽大呼曰。吾妹速渡。彼輩已趨下流。蓋覓淺灘耳。吾儕必無俾免。土希爾且語且忿。力與水爭。久之。始得登岸。回顧海娜。則尚在旋渦之中。水勢力推海娜之身。使之下沉。海娜已無人色。土希爾大驚。而以佩刀斫一絕長之樹枝。以一端入水援海娜。海娜得援。氣乃立奮。土希爾助之。遂乃登岸。此時追騎亦已渡溪而來。且行且呼曰。逃奴乃欲何往。汝肩不復戴汝首矣。土希爾聞聲亦弗怒。但

回首向海娜曰。吾妹趣以豐草自蔽。毋使爲彼傖所見。來者蓋細伯來亞軍也。

土希爾見海娜已去遠。度不致爲來軍所見。乃拔佩刀。直迎來軍而戰。讀吾書者。神勇。戰此羣狗。初不過如狸狌之捉鼠。而孰知土希爾竟爲衆人戰敗。蓋土希時直至於今。爲期且一月有餘。轉戰未嘗少休。土希爾之有神斧。亦猶吾人之有筆耳。設吾人一日與此筆相離。當然不能作此紙上之談。今土希爾乃失神斧。則又安得不敗。

（未完）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已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之字麼去書詰實或先予揭登此輩爲著作界之蟊賊永遠吐棄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發行所啓

禮記六藝

十五

禮拜六第十五期小說目錄

翻雲覆雨……瘦鵑
菱角西施……雙熱
牀底鴛鴦……離離
救命符……華魂
雪裏紅……韋士
魯格塞……蝶仙
苦命尼……離離
香草美人……小蝶

翻雲覆雨

（英國維廉勒格著）

（瘦鵑譯）

倫敦•苪•立司街•是個各國國事犯和大奸巨猾的逋逃藪那街道又狹窄又骯髒雖是六月裏大白天•吾定要動身往美洲去咧女郎嬌呼道怎麼你竟要丟吾如今

天•風光•明媚也覺得陰森黝黑不類人境到了十一月裏晚上黃霧密佈把道街密密罩住景色益發幽暗彷彿是個鬼窟這所在正在歇夫脫司白來路和奧克司福街之間各處犯過罪的人要逃

過•警察們的羅網都逃到這裏來做個安樂窩且說道街上一所小屋的第一層樓上有一個少年坐着把眼兒望着火很憂悶似的那樣兒像是外國人年在二十六歲左右身長微黑面貌倒也不

惡衣服甚是粗陋似乎不甚在意那面上却現着沈思之狀把下頷擱在手上一百個不快他的旁邊一個苗條女郎兩個灰色的眷瞳流露出一派溫和之色那玉容非常美麗眞個是華屋艷

神仙遣地方委寓難得見的一襲外衣這時正掉在地上四邊緣着貂皮却是法蘭西最時式的服飾玉指上幾個指環在這黯淡的燭光下閃閃作光他一壁把玉手擱在那少年肩上一壁俯下柳

腰去摟着法蘭西語嗾嗾說道保羅你爲甚麼不肯留在這裏這裏是倫敦萬分穩妥的了少年搖着頭黯然答道留在這裏很不穩當明天吾定要動身往美洲去咧女郎嬌呼道怎麼你竟要丟吾

去麼可是吾何等愛你怎忍和你分手說時把玉纖理着少年的頭髮少年微喟道咳愛婷吾如今

直在愁城苦海裏頭挨着執了女郎柔荑放在嘴唇上恭恭敬敬的親了一親兩下裏都不語了一會忽聽得近邊禮拜堂鐘聲鏗鏘響着女郎斗的說道呀七點鐘了今夜吾請幾個人在旅館裏用膳立刻須去咧請你允許吾別離這倫敦留在這裏包管穩妥你還怕些甚麼少年道那些警察正踏跡吾如何放心得下女郎道你不必擔憂吾們還能設法打敗他們明天午後四點鐘吾再來瞧你大家商量商量保羅你聽了吾心裏放寬些別自尋苦惱啊說着把朱唇湊將上去和少年親了一個吻少年道愛婷你眞是吾最忠信的好友吾竈東竈西也眞麻煩極了想墨西哥和那倒是個安樂之鄉女郎決然道你別去你別去吾們萬萬不能分手一面提起那外衣來

街中少年悄悄地立着聽那小蠻靴窸窣之聲直到聽不見了使長歎一聲撲的倒在椅上只向着火瞧

夜半時候那女郎愛婷獨坐薩伏愛旅館裏一間幽靜雅潔的私室裏頭把那一雙蓮足輕輕擱在火爐邊上讀着一本小說身上已換了一襲寬博的珠灰色絲衫一頭香雲披在兩個玉肩上那副姿態好不美麗不一會他的侍女躡足走將進來問道姑娘還有甚麼吩咐愛婷從小說上舉起

那雙星眸來瞧着侍女說道尼奈今夜沒有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銀紙烟匣裏取了一枚紙烟點上了火倚着椅背吸將起來眼望着那繚繞青烟現出嬌惰之狀過了約摸半個鐘頭兀是在那裏想他的心事猛可裏聽得門兒開的開了回頭瞧時卻見一個中年人把門鎖上了冷然答道正是吾確是莎洛維夫參將你是誰吾也不消說得自然是馬丹愛婷奧洛夫斯基也是吾皇上的道正是莎洛維夫參將那中年人把門鎖上了冷然答着呼道莎洛維夫參將你是誰吾也不消說得自然是馬丹愛婷奧洛夫斯基也是吾皇上的人衣冠楚楚的立在那裏女郎跳起身來喘着呼道莎洛維夫參將你是誰吾也不消說得自然是馬丹愛婷奧洛夫斯基也是吾皇上的丁約摸半個鐘頭兀是在那裏想他的心事猛可裏聽得門兒開的開了回頭瞧時卻見一個中年人把門鎖上了冷然答着椅背吸將起來眼望着那繚繞青烟現出嬌惰之狀過了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銀紙烟匣裏取了一枚紙烟點上了火倚着椅背吸將起來眼望着那繚繞青烟現出嬌惰之狀過了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星眸來瞧着侍女說道尼奈今夜沒有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星眸來瞧着侍女說道尼奈今夜沒有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星眸來瞧着侍女說道尼奈今夜沒有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

那○雙○眸○來○瞧○着○侍○女○說○道○尼○奈○今○夜○沒○有○甚○麼○事○了○侍○女○道○了○一○聲○晚○安○退○將○出○去○愛○婷○從○一○雙○

銀○紙○烟○匣○裏○取○了○一○枚○紙○烟○點○上○了○火○倚○着○椅○背○吸○將○起○來○眼○望○着○那○繚○繞○青○烟○現○出○嬌○惰○之○狀○過○

了○約○摸○半○個○鐘○頭○兀○是○在○那○裏○想○他○的○心○事○猛○可○裏○聽○得○門○兒○開○的○開○了○回○頭○瞧○時○卻○見○一○個○中○年○

人○衣○冠○楚○楚○的○立○在○那○裏○女○郎○跳○起○身○來○喘○着○呼○道○莎○洛○維○夫○參○將○那○中○年○人○把○門○鎖○上○了○冷○然○答○

道○正○是○吾○確○是○莎○洛○維○夫○參○將○你○是○誰○吾○也○不○消○說○得○自○然○是○馬○丹○愛○婷○奧○洛○夫○斯○基○也○是○吾○皇○上○

的○百○姓○愛○婷○玉○容○慘○白○嬌○軀○微○顫○咬○緊○了○銀○牙○從○衣○裏○掏○出○一○枝○明○晃○晃○的○小○手○槍○來○莎○洛○維○夫○把○

兒○按○着○愛○婷○玉○臂○說○道○別○鬧○這○頑○意○兒○快○把○這○撈○什○子○放○開○了○你○須○知○道○吾○是○駐○英○秘○密○警○察○的○

人○豈○不○難○爲○你○的○愛○婷○怒○道○你○半○夜○裏○莽○莽○撞○撞○的○超○來○到○底○

做○甚○麼○事○莎○洛○維○夫○道○吾○趕○來○並○不○要○和○你○作○對○實○要○做○你○的○朋○友○愛○婷○怒○呼○道○哼○吾○的○朋○友○難○道○

即俄國間諜的領袖莎洛維夫惡很很的笑了一聲說道吾是間諜的領袖你是虛無黨你是殺人犯吾的美人吾要問你你可還記得一年前你丈夫的居宅外邊一百碼中發見的屍身不是在伏司拿生司高廣場他的手沒有莎洛維夫道如此你還沒有忘却吾也沒有忘察可不是吃

糧不管事的人早探了個明白如今已發出提單咧愛婷忙問道拿那一個涉洛維夫道拿一個婦人就是謀殺他丈夫的兇手名兒喚做愛婷與洛夫斯基愛婷大呼道拿吾這是那裏說起涉洛維夫笑道你不必這樣恐怖請坐下來吾要和你講講話愛婷不住的嬌喘隨倒在最近的一把椅兒上夫從桌上取了一枝紙烟坐了下來點上了火悄然說道你們的密探到處都是便是這旅館的外邊也有三個警吏在着預備拘你愛婷道吾甯可自殺決不落在他們的手裏涉洛維夫笑道很好很好快些兒死吾瞧着你愛婷道你簡直是沙爾食人的獵狗追蹤着吾到此此刻吾已中了你的奸計雖是無辜也無從辨白甚麼人道咧仁慈咧也都不足和你說的涉洛維夫道正是這提單原是本國內務部所發喚吾拿住你交給英國警察明天早上一經審訊吾便引渡你回國不久就可以壯遊西伯利亞去了如今你聽着吾把你的罪陳述出來你做那謀殺的勾當涉洛維夫道你承認和丈夫口角麼很好此外又有一事吾已探出你的分兒愛婷大怒道好個惡毒的賊奴百端誣陷你自己肚子裏明白事已至此快些兒回心轉意別執

迷不悟好在以後吾還要探那黨裏的種種陰謀你倘能助吾一臂便甚麼事都沒有了愛婷道吾並不是黨裏的人怎能助你莎洛維夫道你遮遮掩掩沒用的只爲吾很可憐見你一個有才有貌的女子却到西伯利亞氷天雪窖裏去討生活姣嫩肌膚如何禁受得起因此想這一個法兒把你維夫道呵呵吾可沒有錯你原是黨人只不必害怕雖做了吾的密探仍能脫身黨中但須隱慎一些別露一絲破綻若能時時把黨中的計畫報告於吾那報酬可就不薄呢愛婷默然不語想這厥倒是個勁敵現在吾已被他挾制住不能擺脫那謀炸冬宮的計畫確有其事情人保羅但尼索夫便爲了道事亡命逃出俄羅斯現在他已安安穩穩那裏知道吾却入了人家的掌握正在這樣想忽聽得莎洛維夫催促道你意下如何快些兒決一決定吾等着你呢停了好一會愛婷幽幽的嘶聲說道吾答應你就是可是你把這個做吾自由的代價吾怎能拒絕呢莎洛維夫聽了很滿意的說道如此你總是個明白人要知道吾們的沙爾實是一個寬宏大量之主以後你若忠心從事便幸福無量并且你或遇了患難吾們也能保護你馬丹吾們握握手兒賀這一回事兒成功愛婷悻悻的立起身來說道莎洛維夫參將吾不願和你握手這回的事並不是出於吾的心願參將

願你晚安莎洛維夫取了帽兒鞠躬道馬丹願你晚安再見有期說着返身開了門走將出去愛婷聽不見了他的足聲纔咬牙切齒的說道今夜吾總算輸在你手裏以後却要加倍報復你叫你也一年以後莎洛維夫參將被召回國做聖彼得堡秘密警察的領袖這一年裏得成績很好倫敦巴黎的虛無黨覓被他破了不少一半兒却賴着愛婷之力如今回國去便也拉了愛婷一同去喚他住在他丈夫的遺屋中愛婷辦事十分盡力很得莎洛維夫的信用一天便要求他准許保羅但尼徒索夫回國取消前罪莎洛維夫先還不肯答應末後纔答應了於是這腳跟無線如蓬轉的亡命徒覓安然回到聖彼得堡來和他如花似玉的情人把臂他那裏知道愛婷已做了警察的鷹狗黨中的的奸細愛婷怕被他奚落也不敢告訴他只在暗中使他翻雲覆雨的伎倆且說奈夫斯基廣場八十七號是一所三層的小屋外觀甚是敝舊下邊的窗都緊緊關着仿佛是沒人居住的樣子最上層的一室陳飾得似是起居室莎洛維夫參將租着作爲密議之所愛婷時時到這裏來和參將相會可憐那無數爲民請命的虛無黨人的生死都在這一間小室裏解決斷頭台上濺其碧血西伯利亞埋彼鐵骨眞是可憐生呢早春的一天午後愛婷獨自一人立在這室中雙波注在窗外若有

所思看官你們別道這美人兒有錢有貌占盡人世幸福其實他生平多遭不幸委實沈溺在苦海之中十七八歲時就和蘩斯科大學的學生保羅但尼索夫相愛深深的種下情根無奈母也天只覺把他嫁了一個和王族有關的富商奧洛夫斯基亞奈多情女子不談金龜之婿憑他富屋白玉爲床也不希罕心裏念念不忘的是情人結婚了兩年毫無雙宿雙飛之樂兩人之間彷彿隔着一重厚膜一夜他丈夫忽爾在外邊被人狙擊而死愛婷便做了新寡交界心中不免面却又竊喜此身從此可以自由保羅知道他丈夫已死便登門相訪一雙安慰安慰他一番愛婷不忘情人把這將絕未絕的情絲又牢牢的接了起來保羅從前早投身進了虛無黨拚着此身爲平民求自由一向奔勉從事簡直是黨中一個健將愛婷別嫁之後皆知起奸細來自問良心上很過不去不覺自怨自艾起來此刻他立在窗前追念舊事想脫去回助吾把墨斯科的大陰謀報告吾的事歷愛婷滿臉現着不寧之狀悄然不答涉洛維夫又道吾

睡榻上坐在中間桌旁的一把椅兒上向愛婷道你也坐了吾有話兒和你說你可還記得你第一

涉洛維夫的羅網還他自由之身立了幾分鐘只見那涉洛維夫已來了把帽兒和手杖丟在一隻

們。仗着你的大力拿住了十六個黨人都發往礦中懲役皇上鑒你忠信特地喚吾賞你說着從袋裏取出一張五百盧布的銀票授給愛婷愛婷接了玉容立刻緋紅怒聲呼道莎洛維夫參將你可是又來辱吾麼難道吾竟墮落到這般地步把吾同志寶貴的性命來換你們這區區五百盧布麼上以後留着盧布賞旁的人吾用不着這東西如今你瞧着吾如何對付這皇上的你去告知皇上賞說時把那銀票撕成粉碎撒在地上莎洛維夫見了甚是駭異說道馬丹你畢竟是個富人吾可舉不起手來把五百盧布的銀票撕掉呢愛婷道委實和你說你今天辱了吾以後吾不再做你的傀儡那黨中的秘密萬萬不報告你了莎洛維夫道馬丹請你恕吾別這樣急急的棄吾而去吾已探出三日後皇上在彼得霍夫大閱時黨人又有一個陰謀將不利於聖躬幷且你也有分兒的愛婷吃了一驚說道這事吾決意守着秘密莎洛維夫又道這一回的事眞非同小可比從前益發利害你必須助吾假如不助吾吾便把你和保羅但尼黎夫逮捕從嚴治罪請你再三想一想愛婷呆了一呆玉指彷彿拘攣似的弄着那衣上的羅帶兒莎洛維夫把肘兒擱在桌上注着愛婷的臉說道吾替你一方面想還是助吾的好愛婷道吾一方面一無所恤活就活着死也死得吾做你的葬送到西

伯。利亞去麼。愛婷遲疑了好一會心想保羅但尼索夫實是吾心頭之肉吾怎忍聽他吃苦如今要使他自由沒有旁的法兒想只得把同志牲犧了想着蹙緊了雙眉長歎一聲道咳事已至此還有甚麼話說爲了這一個情字只得又要賣朋友咧莎洛維夫微笑道吾原知道你決不拒絕吾的愛其如今吾確是落在你手中被你挾制着將來或者有一天叫你落在吾手中被吾挾制着也未可知呢莎洛維夫冷然道別生氣只告吾那些陰謀家的住處罷莎洛維夫道你可知道那清不歇的明天夜中十點鐘你到底在那裏愛婷半晌不答正在那裏籌畫救他朋友的法兒一會突然說道你可知道那不是今天夜中麼愛婷答道不是明天夜中莎洛維到有一個很大的廚房的下邊有一間小小的地窟裏頭有十二個男女圍着一隻桌子坐着桌子的中間有一張紙牌用一把象牙小刀子剌着那兩枝蠟燭放出濛濛的光來照在那十二個陰謀家慘白的臉上都現着一種堅決之色內中坐着一個少年即是保羅但尼索夫首座上是一個年長的人似是黨中的首領面有一個便夫便到那邊去莎洛維夫掏出手冊記着一壁問道不是今天夜中麼愛婷答道不是明天夜中莎洛維凡亞皮店麼就在那考末立格爾銀行對門下邊有一個很大的廚房的明天夜中十點鐘你到那裏愛婷半晌不答正在那裏籌畫救他朋友的法兒一會突然說道你可知道那清不歇的莎洛維夫冷然道別生氣只告吾那些陰謀家的住處罷莎洛維夫道你可知道那不是今天夜中麼愛婷答道不是明天夜中莎洛維夫道你決不拒絕吾的愛其如今吾確是落在你手中被你挾制着將來或者有一天叫你落在吾手中被吾挾制着也未可知呢

前擺着一張彼得洛夫的地圖口講指畫的在那裏演講講了一會莊容向大衆說道如今吾們要拈鬮殘除一個奸細剛纔初開會的時候吾曾說起過的可是害羣之馬不得不除呢說罷四下裏寂然無聲首領右邊的一人使裁了幾張小紙條摺了起來首領取了一張寫上一個名兒一起放在一隻小箱子裏喚大家各取一張誰取得那寫着名兒的紙條便去殺那奸細旁的人却沒一個知道的拈畢便宣告散會明天夜中再行開會第二夜九點鐘時保羅但尼索夫神色忽遽直入奧洛夫斯基家中到了大廳向一個下人道吾立刻要見馬丹快領吾進去數分鐘後他已沿着那一帶棕櫚夾道的廻廊走去穿過金碧輝煌的跳舞室入到一間陳飾精麗的小室之中那時愛婷正坐在一把安樂椅上玉指纖纖做着他的針線聽得脚步聲便微抬粉頸一瞧却是情人即忙立起身來嬌呼道保羅你從那裏來面色怎麼如此難看保羅關了門斷聲說道愛婷別聲有人告發你愛婷喘着說道如此吾的秘密已暴露了保羅吾承認是奸細確有其事不過吾爲來爲去只爲了救你咦快聽有甚麼聲音來了這時門外果然有一陣子人聲不一會門已開的開了只見兩個偵探似的人和幾個灰色號衣的警吏直闖而入劈頭

一個偵探走將過來大聲說道保羅但尼索夫吾們爲了大皇帝特地來逮捕你快快就縛

格爾湖以東各地的總督好不煊赫只可憐那許多黨人正手胼足胝的在納欽司克的挨爾加企獄中去他也沒有甚麼旁的希望只等死期罷咧一天他在礦中已做了十四個鐘頭片刻沒有停一會那監守的兵士來了喚他回獄去他就丟下鐵耙長歎一聲頹靡立將起來那糢糊暗澹的燭光照見他已老了許多當下他跟着那兵士上了梯子出了礦穴腳上鎖着鐵鐐一路走去不住的鏘鐺響着只見一隊罪人立在一間木屋之前許多哥薩克兵荷槍守着預備回獄保羅走將過去列入隊中那時寒風尖厲刮面如刀地上雪深沒踝噌噌一白旁的一間木屋前邊停

和北克洛夫斯基銀礦中作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邊原是西伯利亞最荒寂的所在近蒙古邊境離開聖彼得堡有五千浮斯脫四下裏毫無人影既沒有一棵樹也沒有一根草但見白茫茫地一片積雪人家也沒有只在那北克洛夫斯基的進口處有一間堆放開礦一切器具的屋子一間哥薩克兵住宿的屋子又有幾間小木屋給那些略略和順的罪人住在裏邊其餘各處都矗立着哥薩克兵日夜在那裏防守使囚人們無從逃逸那時哥薩克兵尚的小屋東也一間西也一間哥薩克兵站崗的保羅但尼索夫眞是可憐極了從前好一個剛剛少年早已鳩形鵠面變了個草草勞人大清早起來就在那溯濕不堪的礦中做工整整的做了一天便在雪地裏彳亍而歸回到那陰森幽暗的

着一輛雪車駕着四匹馬兒大家見了都很詫異想這寒風雪霰之中是誰豪興却到這裏來旅行正在這當兒忽又見一輛雪車疾馳而來前邊有兩個哥薩克馬兵似乎是護衛的樣子那車兒到了這許多舉人面前就停了車裏的人揭掉了蓋着的毛氈走將出來霎時間大家都脫帽歡呼保羅却立着不動原來那人正是總督莎洛維夫將軍身上裹着貂毛大衣佩刀露出在下邊拖在雪中一步步慢吞吞的到哥薩克兵統領之前說了幾句話那統領便返身呼道罪人但尼索夫在那裏快出來保羅就走將出去莎洛維夫見了向統領說道正是這人就是但尼索夫吾在聖彼得堡時認識他的他是個非常危險的人以後儘着禁錮在獄中別放他到礦裏去你可明白麼統領忙答道將軍小可理會得保羅接着啓口說道吾並沒有違法的事爲甚麼●●●莎洛維夫厲聲叱道別響快回到隊中去保羅剛回過身來忽的斜刺裏走出兩個人立在他跟前一個帽上嵌着皇家鷹章一個是個婦人密裹着毛皮外衣保羅一見便認出是愛婷即忙把他玉手握了一握却一聲兒也不響那個穿着宮員制服的人邁步走將過去向那哥薩克兵統領道甲必丹文託斯納夫莎耶谷京吾們從前並沒相見過在下便是大皇帝御前的一個傳令官名兒喚做伊文託斯納夫君吾認識你爲了甚事從聖彼得堡遠迢迢的赶到這裏來

滿。回首。那氷天雪窟裏的生涯。彷彿隔世呢。

（完）

（雙熱）

苦情小說

菱角西施

之。首。罪。便。夫。命。遍。把　發。幷　一。託
回　之。人。多。控。令。又　遣。了。卽。通。斯。
首。盟。一　塊。兒。安。安。逸。逸。的。住。在。挨。開。企。盆。松。
那。氷。天。雪。窟。裏。的。生。涯。彷。彿。隔。世。呢。
林。裏。的。一。所。別。墅。之。中。花。前。把。臂。月。下。並。肩。甚。是。美。
堡。研。訊。明。白。判　你。發。往。礦。中。終。身。懲。役。數。點。鐘。後。那。
回。聖。彼。得。堡。去。不　久。兩。人。就。締。了。同。心。之。結。訂。了。白。
洛。夫。斯。基。在　路。上。殺。害。他。的。丈。夫。後。來。馬。丹。拒。絕。你。
托　斯。納。夫。答。道。近　來。由。你。的。同。謀。惡。奇。曷。司。白。拉。諾。
便　向。莎。洛。維。夫。道。莎　洛。維。夫。將。軍。下　官。奉。着。皇。帝。的。
你　快。取。去。瞧。瞧。甲　必。丹。耶。谷。京。受。了。開　了。封。讀。了。一。
耶。谷。京。道。甲　必。丹。耶。谷。京。在　下。奉。着。大　皇。帝。的。命。令。
夫。將。軍。終　身。懲。役。莎　洛。維。夫。大　呼。道。怎　麼。說。你。可。是。
命　令。甲。必。丹。耶。谷。京。立　刻。釋。放。罪。人。保。羅。但。尼。索。夫。
了。一。件。煞。風。景。的。事。兒。來。的。說　着。從。大。衣。袋。裏。取。出。
夫。冷。然。道。莎　洛。維。夫。將。軍。在　下。實。是。爲。公。文。來。又　道。這。是。吾。大。皇。帝。陛。下。的。上。諭。
納。夫。却　不。理。會。他。又　向。甲。必。丹。耶。谷。京。道。甲　必。丹。耶。谷。京。在　下。奉。着。大　皇。帝。的。命。令。
斯。納。夫。却　不。理。會。他。又　向。甲。必。丹。耶。谷。京。道。甲　必。丹。耶。谷。京。在　下。奉。着。大　皇。帝。的。命。令。
了。託　斯。納。夫。却　不。理。會。他。又　向。甲。必。丹。耶。谷。京。道。甲　必。丹。耶。谷。京。在　下。奉。着。大　皇。帝。的。命。令。
狂。了。託　斯。納。夫。却　不。理。會。他。又　向。甲。必。丹。耶。谷。京。道。甲　必。丹。耶。谷。京。在　下。奉。着。大　皇。帝。的。命。令。
子。狂。了。託　斯。納。夫。却　不。理。會。他。又　向。甲。必。丹。耶。谷。京。道。甲　必。丹。耶。谷。京。在　下。奉。着。大　皇。帝。的。命。令。
上。諭。交。給。你。這　上。諭。實。是。大　皇。帝。的。親。筆。
道。上。諭。交。給。你。這　上。諭。實。是。大　皇。帝。的。親。筆。
遣。上。諭。交。給。你。這　上。諭。實。是。大　皇。帝。的。親。筆。
又　向。那。皇。帝。的。署。名。和。鈐。章。細。細。瞧。了。一。瞧。
向。那。皇。帝。的。署。名。和。鈐。章。細。細。瞧。了。一。瞧。
向。那。皇。帝。的。署。名。和。鈐。章。細。細。瞧。了。一。瞧。
拘。捕。你。莎　洛。維。夫。大　聲。道。犯　的。是。甚　麼。罪。
捕。你。莎　洛。維。夫。大　聲。道。犯　的。是。甚　麼。罪。
捕。你。莎　洛。維。夫。大　聲。道。犯　的。是。甚　麼。罪。
你。說。你。是。個。殺。人。犯。爲　了。娶。馬。丹。奧。
說。你。是。個。殺。人。犯。爲　了。娶。馬。丹。奧。
說。你。是。個。殺。人。犯。爲　了。娶。馬。丹。奧。

紀元前二年春蘆時予雇一葉扁舟到姑蘇臺上半途遇大風大雨舵工不敢冒險行乃撥舟入一小港中泊在一株大樹下這小港係「吳灘」之支流吳灘人不稱爲港稱之爲「菱角灣」灣形果如一菱名凹凸好二個瓶風處也

風雨大肆天威暗鳴叱咤了好半天及雨止風停已是上燈時候浮雲撥盡明月出來月兒鑽入人也麼哥只索高枕而臥那知屢轉反側睡港中多漁舟一片漁火或遠或近閃了風映了月含了雨似人間煞有如鬼火即捕魚之鸕鷀啼聲霏霏果然似老人咳且笑者如此境地眞個凄清悶煞人聲忽如烏飛鵲噪「果然有人落水」「是一女子

驚小怪道阿誰落了水怎不呼救是時鄰舟之人聲忽如烏飛鵲噪「果然有人落水」「是一女子

一聲船身如搖籃兒亂擺那舵工却甚機警早從睡夢中一骨碌爬身起急忙推窗看什麼忽然大

中無更鼓不知夜如何其我閉目養神約莫過了半夜好容易打個呵欠有些兒睡意忽地撲通

人也麼哥只索不來聽那舵工鼾聲齁齁睡味甜如蜜菱角灣

雨氣綠慘慘有如鬼火即捕魚之鸕鷀啼聲霏霏果然似老人咳且笑者如此境地眞個凄清悶煞

鄉如釣魚鈎驚動水中魚潑剌潑剌一陣躍港中多漁舟一片漁火或遠或近閃了風映了月含了

風雨大肆天威暗鳴叱咤了好半天及雨止風停已是上燈時候浮雲撥盡明月出來月兒鑽

一菱名凹凸好二個瓶風處也

小港中泊在一株大樹下這小港係「吳灘」之支流吳灘人不稱爲港稱之爲「菱角灣」灣形果如

紀元前二年春蘆時予雇一葉扁舟到姑蘇臺上半途遇大風大雨舵工不敢冒險行乃撥舟入一

驚小怪道阿誰落了水怎不呼救是時鄰舟之人聲忽如烏飛鵲噪「果然有人落水」「是一女子

一聲船身如搖籃兒亂擺那舵工却甚機警早從睡夢中一骨碌爬身起急忙推窗看什麼忽然大

中無更鼓不知夜如何其我閉目養神約莫過了半夜好容易打個呵欠有些兒睡意忽地撲通

人也麼哥只索不來聽那舵工鼾聲齁齁睡味甜如蜜菱角灣

雨氣綠慘慘有如鬼火即捕魚之鸕鷀啼聲霏霏果然似老人咳且笑者如此境地眞個凄清悶煞

鄉如釣魚鈎驚動水中魚潑剌潑剌一陣躍港中多漁舟一片漁火或遠或近閃了風映了月含了

風雨大肆天威暗鳴叱咤了好半天及雨止風停已是上燈時候浮雲撥盡明月出來月兒鑽

巧姑娘姓毛名巧珍十七八好女郎也菱角灣中人居於陸者多種田居於水者多捕魚人而常在

巧姑娘姓毛名巧珍十七八好女郎也菱角灣中人居於陸者多種田居於水者多捕魚人而常在

菱角灣裏人多稱之曰「菱角西施」巧姑不纏足

菱角灣裏人多稱之曰「菱角西施」巧姑不纏足

倘無志氣「阿呀這不是巧姑娘嗎」

倘無志氣「阿呀這不是巧姑娘嗎」

黑醜巧姑亦農家產貌潔白嬌好菱角灣裏人多稱之曰「菱角西施」巧姑不纏足

亦能荷鋤擔糞治田辜農忙事巧姑之頭晴裹青布帕雨戴竹笠隨其爺娘向田間作工鄰田之丁男望見巧姑都目灼灼似賊手中鋤往往落地踏車者往往失足亦有一見巧姑精神頓增十倍操作竟忘其勞者而在巧姑眼底看低多少男兒「醜哉彼等乃一羣之黑鬼」是故一羣之黑鬼得未曾賺得巧姑一盼也巧姑之母每語人曰他日當爲阿巧擇一標緻郎君彼癩蝦蟆乃妄想天鵝肉耶

鄉間兒女多早婚往往在襁抱中亂訂婚姻待到兒女長成而性格之好歹容貌之美醜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那家兒如何却又昨日今朝大不同於是悔者悔賴者賴十家八九皆如是相習成風毫無足怪巧姑之父母却不肯把菱角西施妄許凡夫俗子兩雙老眼一些兒不盲眼巴巴覓得個好女婿踏遍菱角灣十男九黑醜安得白面如書生者哉而毛氏有啟何氏者居於鄰近之「草橋浜」一那一年浜中人因蝗蝻爲害乃賽猛將會以驅蝗扮演種種賽會乘串戲大觀也何氏邀毛喪於是巧姑到草橋浜此是第一遭何媼見巧姑笑曰姑娘千嬌百媚眞個西施也貢粱熟後掃蛾眉輕點臙脂扮王昭君出塞却也似千嬌百媚的巧姑娘馬上假美人對巧姑娘嫣然一笑巧

鑼聲鏗鏘猛將會從何氏門前過有所謂土地社者喬裝扮雜戲中間有一美少年騎馬抱琵琶淡

姑低頭不敢望顏色而何媼指馬上人語毛媼一個郎姓朱因其面貌有女相故姪也阿雌今年十七爲裁縫其父母尙健有田十餘畝自耕自食甚自任阿雌少年老成尙未對親可惜老身無女兒不然我早招爲女婿矣」玉成一劉好鶩不敢忘德巧姑亦私心歡喜喜得郎如意不至彩鳳隨鴉也巧姑年十五阿母死矣母死骨未寒其父便繩繼娶阿巧謂他人母無限傷心繼母陶氏甚悍潑素阿巧已許人矣雌虎瞪目曰已許人不可賴耶只此一聲虎嘯巧姑之父唯唯諾諾不敢不從是巧姑又許爲茂郎之妻矣然而巧姑未知也雌虎既携巧姑至其姊家命巧姑以巧姑許其姊之子茂郎遂不復虐待之平時聲色俱厲此時變換一副面目覺甚和藹可親巧姑大喜又大疑繼母之不測有如風雲之變幻前後如出兩人也未幾雌虎携巧姑至其姊家命巧姑以巧姑許其姊之子茂郎遂不復虐待之平時聲色俱厲此時變換一副面目覺甚和藹可親巧姑大喜又大疑繼母之不測有如風雲之變幻前後如出兩人也未幾雌虎携巧姑至其姊家命巧姑以巧姑許其姊之子茂郎遂不復虐待之平時聲色俱厲此時變換一副面目覺甚和藹可親巧姑大喜又大疑繼母之不測有如風雲之變幻前後如出兩人也未幾雌虎携巧姑至其姊家命巧姑以巧姑許其姊之子茂郎遂不復虐待之平時聲色俱厲此時變換一副面目覺甚和藹可親巧姑大喜又大疑繼母之不測有如風雲之變幻前後如出兩人也未幾雌虎携巧姑至其姊家命巧姑以巧姑許其姊之子茂郎遂不復虐待之平時聲色俱厲此時變換一副面目覺甚和藹可親巧姑大喜又大疑繼母之不測有如風雲之變幻前後如出兩人也未幾雌虎携巧姑至其姊家命巧姑

之。被。看。恨。愁。辣。中。巧　汝。姑。面。放。姑。
假　打。會。恨。一　貨。巧　姑。妹。急。目。汝。呼。
恨。後　那。的。時。我　姑。居。家。而。可。也。母。
煌。煌。問。什。麼。巧　姑。不。答。再。三。問。不。答。於。是。雌。
虎。面。目。又。變。一。個。矣。則　拍。案。罵。巧。姑。「我　好。好。問。

來。由。要。教。彩。鳳。頭。鴉。一　見。阿。雌。淚　珠。兒。益。發。連。綿。錯。落。既　歸。家。兩。目。盡。腫。還　只。是。哭。雌　虎。見。

來。看。了。父。親。一　面。可　可。的。那。俏。寃。家。阿。雌。迎　面。而。來。打。了。一　個。照　面。可　憐。巧。姑。自　從。

起。頭。來。看。了。父。親。一　面。可　可。的。那。俏。寃。家。阿。雌。迎　面。而。來。打。了。一　個。照　面。可　憐。巧。姑。自　從。

的。抬。起。頭。來。看。了。父。親。一　面。可　可。的。那。俏。寃。家。阿。雌。迎　面。而。來。打。了。一　個。照　面。可　憐。巧。姑。自　從。

時。都。化。爲。眼。淚。只　是。羞。人。答。答。說。不。出。心。中。苦。鳴。鳴。咽。咽。中。僅　說。得。一　句。曰。我　寧。死。說　時。未　免。

那。天。識。得。阿。雌。面。目。後。今　朝。算。是。第。二。次。見　面。咧。個　郎。無。恙。丰　韻。更。饒。嫵。媚。了。阿　巧。福。薄。鴛。鴦。

「遲。早。是。我。妻。」茂　郎。之　言。有　因　也。於　是。萬。恨。千。

茂。郎。送。巧　姑。乃　不。敢。復　言。歸。去。陳　媼。乃　呼。茂　郎。送。

父。來。失　聲。哭。牽　衣。隨　阿。父。家。去。途　將。汝　另。許。茂　郎。陶　氏。潑。

見。父。來。失　聲。哭。牽　衣。隨　阿。父。家。去。途　將。汝　另。許。茂　郎。陶　氏。潑。

巧　姑。欲　歸。陳　媼。必　呼。茂　郎。送。巧　姑。乃　不。敢。復　言。歸。

父。笑。慰　之。巧　姑。欲　歸。陳　媼。必　呼。茂　郎。送。巧　姑。乃　不。敢。復　言。歸。

茂。郎。每　於　無。人　處。向　巧　姑。調　笑。巧　姑。必　聲。張　而　走。避。茂　郎　曰。遲　早。是　我　妻。何　必　巧。

如　是　者　數　次　矣。巧　姑。蓋　已　爲　陳　家　之　童　養　媳　矣。所　謂　阿　姑　者　果　愛　巧　姑　甚　惟　甚　愛　汝　不　肯　便　此　阿　姑　甚　愛　汝。不　肯　便　此　阿　姑　甚　愛　汝。不　肯　便　此　阿　姑　甚　愛　汝。不　肯　便

之　茂　郎　每　於　無　人　處　向　巧　姑　調　笑　巧　姑　必　聲　張　而　走　避　茂　郎　曰　遲　早　是　我　妻　何　必　巧

父。笑　慰　之　巧　姑　欲　歸　陳　媼　必　呼　茂　郎　送　巧　姑　乃　不　敢　復　言　歸　去　陳　媼　乃　呼　茂　郎　送

見　父。來　失　聲　哭　牽　衣　隨　阿　父　家　去　途　將　汝　另　許　茂　郎　陶　氏　潑　巳　將　汝　繼　母　巳　知　汝　之　可　可　阿　巧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打　了　一　個　照　面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月　畢　竟　阿　父　仁　慈　不　忘　阿　巧　乃　往　視　之　巧　姑　見　父　來　失　聲　哭　牽　衣　隨　阿　父　家　去　途　將　汝　另　許　茂　郎　陶　氏　潑　巳　將　汝　繼　母　巳　知　汝　之　可　可　阿　巧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打　了　一　個　照　面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居　陳　家　十　餘　月　畢　竟　阿　父　仁　慈　不　忘　阿　巧　乃　往　視　之　巧　姑　見　父　來　失　聲　哭　牽　衣　隨　阿　父　家　去　途　將　汝　另　許　茂　郎　陶　氏　潑　巳　將　汝　繼　母　巳　知　汝　之　可　可　阿　巧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打　了　一　個　照　面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奈　何　他　不　得　巧　姑　聞　父　言　乃　恍　然　大　悟　「遲　早　是　我　妻　」茂　郎　之　言　有　因　也　於　是　萬　恨　千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苦　鳴　鳴　咽　咽　中　僅　說　得　一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我　也　奈　何　他　不　得　巧　姑　聞　父　言　乃　恍　然　大　悟　「遲　早　是　我　妻　」茂　郎　之　言　有　因　也　於　是　萬　恨　千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苦　鳴　鳴　咽　咽　中　僅　說　得　一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貨　我　也　奈　何　他　不　得　巧　姑　聞　父　言　乃　恍　然　大　悟　「遲　早　是　我　妻　」茂　郎　之　言　有　因　也　於　是　萬　恨　千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苦　鳴　鳴　咽　咽　中　僅　說　得　一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中　巧　姑　居　陳　家　十　餘　月　畢　竟　阿　父　仁　慈　不　忘　阿　巧　乃　往　視　之　巧　姑　見　父　來　失　聲　哭　牽　衣　隨　阿　父　家　去　途　將　汝　另　許　茂　郎　陶　氏　潑　巳　將　汝　繼　母　巳　知　汝　之　可　可　阿　巧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打　了　一　個　照　面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辣　貨　我　也　奈　何　他　不　得　巧　姑　聞　父　言　乃　恍　然　大　悟　「遲　早　是　我　妻　」茂　郎　之　言　有　因　也　於　是　萬　恨　千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苦　鳴　鳴　咽　咽　中　僅　說　得　一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愁。一　時　都　化　爲　眼　淚　只　是　羞　人　答　答　說　不　出　心　中　苦　鳴　鳴　咽　咽　中　僅　說　得　一　句　曰　我　寧　死　說　時　未　免

恨。恨　的　抬　起　頭　來　看　了　父　親　一　面　可　可　的　那　俏　寃　家　阿　雌　迎　面　而　來　打　了　一　個　照　面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看。會　恨　的　抬　起　頭　來　看　了　父　親　一　面　可　可　的　那　俏　寃　家　阿　雌　迎　面　而　來　打　了　一　個　照　面　可　憐　巧　姑　自　從

被。打　那　天　識　得　阿　雌　面　目　後　今　朝　算　是　第　二　次　見　面　咧　個　郎　無　恙　丰　韻　更　饒　嫵　媚　了　阿　巧　福　薄　鴛　鴦

之。假　恨　後　來　由　要　教　彩　鳳　頭　鴉　一　見　阿　雌　淚　珠　兒　益　發　連　綿　錯　落　既　歸　家　兩　目　盡　腫　還　只　是　哭　雌　虎　見

煌。煌　問　什　麼　巧　姑　不　答　再　三　問　不　答　於　是　雌　虎　面　目　又　變　一　個　矣　則　拍　案　罵　巧　姑　「我　好　好　問

汝汝裝聾做啞叵倘有我在眼裏耶」阿巧忽然收淚開言道阿母勿怒女兒因一時腹痛極發昏今愈矣雌虎道原來如此便向阿巧問陳家短長嗚呼阿巧陳家事何堪說眼淚又來矣巧姑於是捧腹作不勝痛楚狀趨入閨中臥床放淚一寸芳心自悲自苦自商量咳還好商量甚麼來死死死待到家人入定夜靜更深悄悄開門百步外便是河流巧姑到得水邊再也不堪回首只一躍而菱角西施遂作凌波仙子矣然而巧姑遇救不得死巧姑哭曰救我者實害我耳或泅曰好死不如惡活姑娘正妙齡來日方長我等今送姑娘歸去願凡事忍耐些兒莫再輕生也巧姑遇救甫歸後不知後事如何明日予舟離菱角灣而行矣

今年五月我家新來一傭媪姓李家人即呼之爲李媽李媽「野長涇」人（距吳灘四五里）渠有一女適菱角灣葉氏菱角灣裏之雌虎無恙耶今可以問李媽矣

巧姑娘自投水遇救後十餘人前簇後擁送巧姑娘巧姑之父方與雌虎同夢開聲驚起十餘人中有勇男子名三脚貓者平日喜抱不平以一雙拳頭替人伸冤雪憤因大聲嚷曰不歡喜娘也不愛憐弄得他尋死覓活是何道理此時毛氏之左右鄰亦拽唇拂舌以羣口攻雌虎雌虎不服出口惡言道一家不得知一家事巧姑之死活關你們屁事三脚貓大怒揚拳打雌虎雌

期　五　十　第

倘不知巧姑另許人及投河事自搶親之事喧傳然後明知就裏何媼曰呸一個女郎那有吃三家虎方才殺威大呼救命衆人袖手歡呼曰好打好打是時巧姑娘滿面淚滿身水以雙手攀三脚貓而分揮之臂大哭道你敢打我阿娘嗎我和你拚個命罷三脚貓道巧姑直恁孝哉乃放雌虎起向多人一揮手闃然去了三脚貓忽復來指雌虎曰你要虐待巧姑茂郎親事一時權且擱起而巧姑心裏惟有阿雌好事不成謇拚一死然自巧姑投水雌虎大殺雌威不敢十分虐待巧姑茂郎親事一時權且擱起而巧姑心裏惟有阿雌好事不成謇拚一死然自巧姑投水雌虎嚴密提防巧姑雖欲覓死不可得也未幾巧姑之父忽暴死雌虎不安於室夫喪未終七而後與東鄰鰥夫王大福結合野鴛鴦雙宿雙飛儼然夫婦王大福有螟蛉子阿松年綫十三耳大福已許人何得再許茂郎哉陳媼大怒而去曰看汝賴得成上船此所謂「搶親」鄉間往往有之將上船而撒潑之雌虎強有力之王大福盲從之男女若不知巧姑另許人及投河事自搶親之事喧傳然後明知就裏何媼曰呸一個女郎那有吃三家虎方才殺威大呼救命衆人袖手歡呼曰好打好打是時巧姑娘滿面淚滿身水以雙手攀三脚貓而分揮之臂大哭道你敢打我阿娘嗎我和你拚個命罷三脚貓道巧姑直恁孝哉乃放雌虎起向多人一揮手闃然去了三脚貓忽復來指雌虎曰你要虐待巧姑茂郎親事一時權且擱起而巧姑心裏惟有阿雌好事不成謇拚一死然自巧姑投水雌虎嚴密提防巧姑雖欲覓死不可得也未幾巧姑之父忽暴死雌虎不安於室夫喪未終七而後與東鄰鰥夫王大福結合野鴛鴦雙宿雙飛儼然夫婦王大福有螟蛉子阿松年綫十三耳大福已許人何得再許茂郎哉陳媼大怒而去曰看汝賴得成上船此所謂「搶親」鄉間往往有之將上船而撒潑之雌虎強有力之王大福盲從之男女若不知巧姑另許人及投河事自搶親之事喧傳然後明知就裏何媼曰呸一個女郎那有吃三家虎方才殺威大呼救命衆人袖手歡呼曰好打好打是時巧姑娘滿面淚滿身水以雙手攀三脚貓而分揮之臂大哭道你敢打我阿娘嗎我和你拚個命罷三脚貓道巧姑直恁孝哉乃放雌虎起向多人一揮手闃然去了三脚貓忽復來指雌虎曰你要虐待巧姑茂郎親事一時權且擱起而巧姑心裏惟有阿雌好事不成謇拚一死然自巧姑投水雌虎嚴密提防巧姑雖欲覓死不可得也未幾巧姑之父忽暴死雌虎不安於室夫喪未終七而後與東鄰鰥夫王大福結合野鴛鴦雙宿雙飛儼然夫婦王大福有螟蛉子阿松年綫十三耳大福已許人何得再許茂郎哉陳媼大怒而去曰看汝賴得成上船此所謂「搶親」鄉間往往有之將上船而撒潑之雌虎強有力之王大福盲從之男女若不知巧姑另許人及投河事自搶親之事喧傳然後明知就裏何媼曰呸一個女郎那有吃三家

茶者（吃茶卽許婚之意蓋俗語也）今巧姑之父母既然都死巧姑是我乾女兒不如接他家來與阿雌成其好事於是也號召親朋乘船到菱角灣媒敎去者曰船到那邊可先與三脚貓商量之必能拿得巧姑娘歸也衆人從媒言三脚貓爲巧姑娘誦阿彌陀佛且道我近日生了鳥病不然那雌虎早被我打個半死矣去去我導你們去時王大福正與雌虎成雙坐飲自釀之白酒巧姑娘想在廚下烹炮彷彿有鱸魚香味到堂前雌虎見三脚貓率衆直入急起立揹矣讓坐勸進一杯酒三脚貓爲巧姑娘誦阿彌陀佛且道我近日生了鳥病不然那

家。爲。幾。百。乃　所。白。閉。房。閉。人。女。
殷。阿。度。遂。語。聞。之。聲。中。力。急。兒。
勤。雌。夾。傳。阿。而　宛。相。來。推。忙。我
向。所。又。入。雌。絕　其。聞。何。不。解。知
何。得。曰。巧。曰。巧　夜。也。媼。開。巧。汝
媼。於。王。姑。汝。姑　巧。是。問。何。姑。寃
問。是。大。娘。願。之　姑。夜。寂。媼。地。也
寒。一。福。之。戴。婚　見。朱。留。急。上。朱
問。肚。一。耳。綠。巧　朱。媼。宿。呼。者。媼
暖。皮。箭。遂。頭。姑　媼。神。何。阿。是。曰
而。都。雙。傳。巾。之　神。色。家。巧。誰。好
心。是。雕。入。乎。婚　色。不。與。巧。急。媳
上。醋。飽。巧。入。巧　不。良。何。兒。以。婦
人。無。鴫。姑。言。姑　良。早。媼。不。竹。我
兒。可。風。娘。如。見　早。知。同。答。聲。也。
巧。則。味。之。是。朱　知。來。寢。應。兒。知。
姑。造。雌。耳。巧。媼　來。意。忽。於。不。你。
娘。作。虎。遂。姑。神　意。隔。聞。是。答。果
得。惡。大。傳。之。色　隔。窗。有。夜。應。然
幾。言。鵰。入。婚。不　窗。竊。大。朱。於。寃
回。敗。巧。阿。巧。良　竊。聽。聲。媼。是。枉
斷。壞。姑。雌。姑。早　聽。果。從。留。兩。那
認。巧。小。之。見。知　果。然。巧。宿。媼。造
甚。姑。鵰。父。朱。來　然。嗚。姑。何。寃。謠
得。名。也。母。媼。意　嗚。呼。雖。家。媼。的
意。節。漫。初。神。隔　呼。巧。有。與。急。定
也。謂。天。猶。色。窗　巧。姑。百。何。呼。不
而。我。撒。將。不。竊　姑。雖。口。家。阿。得
陳。與。誑。信。良。聽　雖。有。難。同。巧。好
茂。巧。人。將。早。果　有。百。伸。往。兒。死
鄰。姑。便。疑。知。然　百。口。不。何。依。死
聞。當。說。繼。來。嗚　口。難。得。家。舊。後
菱。日。一。而。意。呼　難。伸。已。與。一。當
角。已。傳。被。隔。巧　伸。不。春。何。聲。入
西。春。十。謠。窗。姑　不。得。風。媼。兒。地
施。風。十。言。竊。雖　得。好。媼。備。不。獄。
畢。媼。傳。所。聽。有　好。死。備。遁。答。
竟。　　惑。果。大。　　死。後。遁。　應。
　　　　信。然。聲。　　後。當。　　急。
　　　　以。寃。從。　　當。入。　　撥。
　　　　爲。枉。巧。　　入。拔。　　開。
　　　　眞。那。姑。　　拔。舌。　　窗。
　　　　。造。欲。　　舌。地。　　子。
　　　　　謠。投。　　地。獄。　　揚。
　　　　　的。繯。　　獄。　　火。
　　　　　定。自。　　　　　入。
　　　　　不。盡。　　　　　巧。
　　　　　得。氣。　　　　　姑。
　　　　　好。未。　　　　　房。
　　　　　死。斷。　　　　　房。
　　　　　後。而。　　　　　門。
　　　　　當。繩。　　　　　緊。
　　　　　入。斷。　　　　　閉。
　　　　　拔。時。　　　　　巧。
　　　　　舌。朱。　　　　　兒。
　　　　　地。媼。　　　　　不。
　　　　　獄。亦。　　　　　答。
　　　　　　　　　　　　　　應。
　　　　　　　　　　　　　　急。
　　　　　　　　　　　　　　撥。
　　　　　　　　　　　　　　開。
　　　　　　　　　　　　　　窗。
　　　　　　　　　　　　　　子。
　　　　　　　　　　　　　　揚。
　　　　　　　　　　　　　　火。
　　　　　　　　　　　　　　只。
　　　　　　　　　　　　　　一。
　　　　　　　　　　　　　　擬。
　　　　　　　　　　　　　　倒。
　　　　　　　　　　　　　　媼。
　　　　　　　　　　　　　　道。
　　　　　　　　　　　　　　咳。
　　　　　　　　　　　　　　嘖。
　　　　　　　　　　　　　　赤。
　　　　　　　　　　　　　　身。
　　　　　　　　　　　　　　露。
　　　　　　　　　　　　　　體。
　　　　　　　　　　　　　　羞。
　　　　　　　　　　　　　　人。
　　　　　　　　　　　　　　答。
　　　　　　　　　　　　　　答。
　　　　　　　　　　　　　　媼。
　　　　　　　　　　　　　　好。
　　　　　　　　　　　　　　羞。
　　　　　　　　　　　　　　人。
　　　　　　　　　　　　　　答。
　　　　　　　　　　　　　　答。

巧姑娘勿介懷準備鴛鴦枕今年八月團圓與阿雌成親者

彼雌虎自巧姑去後田事家事便覺忙亂頗冗因此不能忌巧姑也再醮於王大福既生子便虐待螟蛉子阿松彼三脚貓行逕近無賴嗜酒好賭博一日於賭場中遇陳茂郎貓不識陳陳亦不識貓也茂郎入

然而三脚貓真俠客哉以爲阿松可憐則又打雌虎打王大福

男王大福者一年一索得

前批其頰叱咤一聲道胡說我知巧姑娘是貞潔女郎你平白地誣鱸人我倒要問你倘水落石出

賭場巳散三分醉意徐又信口開河爲菱角西施揚名譽說甚春風幾度說甚

實並無其事我酒後胡塗醉話作不得眞饒了我罷三脚貓又批了茂郎一陣頰茂郎帶痛負傷踉

一路兒說一路兒揉手無情拳打茂郎接二連三如放連珠箭這一頓打出氣

蹌而去從此三脚貓名聞遠近好事者編了似通非通的歌兒滿口兒胡唱道

三脚貓打盡不平事拍手哈哈笑貓打虎(雌虎)頭髮拉一把貓打狼(茂郎)十記大巴掌」然而

三脚貓有功德於巧姑當坐上坐飲歡喜

酒吃個酩酊大醉也

中秋佳節明月團圓今夕何夕非巧姑與阿雌之婚期乎那知天上之風雲不測人間之禍福無常

彼新郎阿雌忽然疾病起於前度月圓時候匝一月而勢且不起巧姑早知之已趨庭背人向月下焚香爲阿雌祈禱時則鴛鴦之枕已繡成一半無故忽斷綫預兆固不佳也既到婚期阿雌已危在旦夕安能向紅氈毯上成雙而拜行結婚禮哉阿雌之母猶抱一片癡心道阿雌得巧姑作牀頭待疾或可減去一半病也於是請於何媼何媼衣巧姑娘以嫁衣裳鄉間無屑與則以紅帕子蔽巧姑頭面兩媼左牽右挽而行既至乾宅扶巧姑娘直到阿雌床前朱媼乃強扶阿雌拜床上而令巧姑拜於床下樓宜結婚謂之曰「冲喜」拜畢朱媼更爲阿雌易鴛鴦新枕此時巧姑爲新嫁娘不免羞人答答偷覷雌郎口氣一絲已無生理則嚶嚶而泣何媼附耳戒之曰莫哭莫哭大不宜於病人也巧姑娘乃忍淚但覺心兒作痛鼻兒酸是夜阿雌竟棄巧姑娘而長逝矣可憐夫婦新婚不曾雙宿便爾分飛朱媼大哭何媼亦哭既而何媼罷哭勸朱媼忽詫曰巧姑娘那里去則一路呼阿巧阿巧尋遍屋三椽巧姑終不見朱家距河遠且少人煙門外有井井上無欄何媼尋至門外聞井中隆隆有聲知巧姑不妙矣大呼求救無如夜深人睡去惟聞犬吠耳何姑呼益急良久良久有鄰三人來繩而下井曳巧姑出巧姑腹彭享身冰冷氣絕久矣可憐嫁衣裳猶未脫也

雙熱曰一再悔婚亂招女婿夫死再醮容易夫妻彼雌虎者眞不可爲訓者也然而鄉下人家悔

婚再醮之風所在都有雖虎正可爲大多數之代表也至於巧姑娘之殉夫三脚貓之行俠一個是烈女一個是快人不可以風世哉予聞之李媽云阿雛死年十有九巧姑死年十有八三脚貓姓孫名大根年四十許耳今年（紀元三年）春患白喉風死矣阿雛巧姑之死則在去年之八月十五夜云嗚呼紅顏薄命俠士短命天道眞憤憤哉吾又聞之李媽云三脚貓性暴跳人多畏之爲所窘辱者聞貓死無不稱快而菱角西施死無論何人多爲之惋惜予憶昔人有題詩於虎邱山畔之眞娘墓上者云「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推此例也則菱角西施之死宜乎留後人之紀念而三脚貓之義聲人乃不遑道也噫

牀底鴛鴦

宜情小說

（離離）

黃昏月上某村之衢人靜而戶閉俄聞開道之鑼鏗鏗乎自遠及近各家男女咸拔關出佇立堦上見牌傘對對喤尾並行後邊花轎緩緩而至轎中新娘徽聞泣聲或曰此大喜事中心必歡悅假惺惺維時鼓樂喧天花轎到門大郎妹小姑靚粧出堂上行開轎門之俗例賓贊美聲一時並作其意則皆在小姑而不在新娘蓋新娘貌如何面紅裏尙在糢糊也小姑年十五聰慧秀逸姊妹花咸歎

不及顧崔屏待選倘来得可憎才消受此生艷福難娘若兄豈即才貌絕俗年歲
屬意之而月下老人倘待紅之絲繫彭郎小姑偶得覘面亦稱人意心心相印而已

無何新郎新娘交拜既覓洞窗友某某二君衣冠簇簇頂珠纍纍手各執花燭
鄰兒以漫塗其兩眼作滑鏡狀復束稻尾爲翎毛掛其帽上觀者各發音笑新
有時力弗能退則以齒囓其唇滑音家復鼓其吹螺之氣小嚇喉洋盆耳熱鬧
而後已可樂哉此蓋人生第一樂事而未來之新人良不免有見獵心喜之態
則何如

小姑若曰此事羞人答答儂爲女兒他日必難免此惟新娘面嫩尚有紅巾遮掩
得面龐至新郎則赧然露頭角旁觀嘲笑殊何以堪幸大郎顏厚悉不爲所動若
早歷潛匿牀後一聽新婦言明日催粧時當以隱言嘲嫂嫂嫂嫂如何發付小姑
一朵紅雲添上頰矣然彼新婦固亦以弱女子作新嫁娘不知今夜對於阿兄如
事面彭郎未知也

彭郎若曰小姑美麗甚與我良有情我當懇阿母與姨言婚事必無阻他日以奢人作新人其美麗

種　諸　惟　小　之　潸　蜓　酒　也　而　隱　中　嘗
因　初　聞　姑　波　言　點　闌　此　不　諱　之　盞
結　無　床　上　啷　啷　噥　纏　綿　雲　雨　而　已　夫　世　間　之　最　難　爲　情　者　莫　如　鑽　穴　相　窺　盡　得　慾　情　之　隱　在　當　局
果　固　有　主　張　良　不　能　爲　彭　郎　小　姑　踰　閑　蕩　禮　者　也　爾　時　彭　郎　情　急　身　顫　一　沙　如　注　小　姑　則　若

草●結●束○鹿○撞○耳○明日之晨○畢○向舅●家請●早安且詢●小姑○則小●姑尙●高臥○阿娘●隔●房呼●曰○嫂嫂○來○日已○竿○矣○宜速○起○理○梳洗○陪●汝○嫂○嫂○午飯○也○顧小○姑○嬌○懶○甚過於平○時聽阿○娘○呼○乃勉○強○披衣○出○梳洗●既●竟○而校●中●急●足●至○謂後●即躡●足由小門○拔關而去○忽促○間演此一○齣○秘○戲○神鬼○無○知○惟小○姑○回房○心頭○忐○忑○尙如○小○昨夜●新●人●何●倉●卒○竟未●暇●顧此●耶○無何○新娘●曉●粧●畢○向舅●家●請●早●安●且●詢●小●姑○則●小●姑●尙●高●臥○阿●娘●隔●房●呼●曰○嫂●嫂○來○日●已○三○竿○矣○宜●速○起○理○梳●洗○陪●小●姑●父●母●亦●以●彭●郎●之●失●蹤○原●由●吾●家○關●係●所●在○不●容●坐●視●尋●人●之●廣●告●遍●貼●於●通●衢○喧●傳●於●各●處○而●小●姑●在●校○尙●茫○然○

登●舟○尤●快○快○無○歡○容○父母○以○小○姑○爲○戀○家○笑○曰○小●妮○子○强○要○讀○書○今○怕○讀○書○矣○畢○竟○讀○書○樂○耶○未○幾○彭●郎●之●父○携●扁●舟●來○欲●接●彭●郎●歸○小●姑●父●母●堅●謂●彭●郎●已●歸●去○蓋●彭●郎●家●去●此●尙●隔●十●餘●里○陸●路●可●通○然○不●如●水●道●之●便○衆●乃●咸●疑●郎●彭●必●於●中●道●有●變●故○於●是●小●姑●父●由●陸●路●訪●尋○彭●郎●父●由●水●道●搜●索○追●會●於●彭●郎●家●而●彭●郎●之●踪●跡●仍●杳●不●可●得○彭●郎●父●母●憂●急○殆●不●可●名●狀○而●小●姑●父●母●亦●以●彭●郎●之●失●蹤○原●由●吾●家○關●係●所●在○不●容●坐●視●尋●人●之●廣●告●遍●貼●於●通●衢○喧●傳●於●各●處○而●小●姑●在●校○尙●茫○然○

彭●郎●之●父○携●扁●舟●來○欲●接●彭●郎●歸○小●姑●父●母●堅●謂●彭●郎●已●歸●去○蓋●彭●郎●家●去●此●尙●隔●十●餘●里○陸●路●可●通○然○不●如●水●道●之●便○衆●乃●咸●疑●郎●彭●必●於●中●道●有●變●故○於●是●小●姑●父●由●陸●路●訪●尋○彭●郎●父●由●水●道●搜●索○追●會●於●彭●郎●家●而●彭●郎●之●踪●跡●仍●杳●不●可●得○彭●郎●父●母●憂●急○殆●不●可●名●狀○而●小●姑●父●母●亦●以●彭●郎●之●失●蹤○原●由●吾●家○關●係●所●在○不●容●坐●視●尋●人●之●廣●告●遍●貼●於●通●衢○喧●傳●於●各●處○而●小●姑●在●校○尙●茫○然○

日夜思彭郎甚乃致彭郎書曰
彭郎愛鑒妹誓以此身屬彭郎矣曩昔之夕邂逅定情殊乏歡趣祇增驚悸耳彭郎行想或有故妹決不以薄倖人貴彭郎也願惜青年早盟白首妹父母愛彭郎甚彭郎其速告堂上以媒妁來事必有濟百年之好在此一書肺腑之言幸彭郎察之辱愛妹小姑能悉其端倪因急雁舟至小姑一家正驚慌萬狀蓋彭郎之屍已出現於新人之牀底時方春仲天氣尚寒故屍經六七日尚未走腐惟穢臭之氣已微微觸人鼻孔新娘疑床底積有鼷鼠喚僕婦搜視於是始發視彭郎之屍彭郎父母痛彭郎之死實係小姑之嘗乃執謂彭郎之死小姑父母或大郎之新婦及其父母所爲藏屍不密卒以被露遂具詞向縣署請求昭雪縣令以案關人命不敢輕視乃定翌日卽下鄉親視檢驗遠近喧傳詫爲奇事而大郎之洞房且爲萬千人公共蹂躪之場大郎則皆以嫌疑而被看管於里保之手矣嗚呼是亦意想所萬不料之事也
驗屍之所環而觀者幾萬人縣令方升座聞見一女子自投案下曰彭郎之死罪實自我請釋父母及大郎與新婦因歷歷道當夜事不少諱言已袖出利刃疾刺其喉血流如注倒地而絕一時觀者

皆。譁然。呼曰。此秦氏小姑也。時小姑左手尙持有一紙。縣令乃取而視之。則爲一絕命書。其言曰。

彭郎。我而在兩小無知。遂犯非禮之事。我先彭郎已歸去。故一玉梭中卽寓書彭郎。初不料彭郎竟因是而殞也。我此身已屬彭郎。彭郎而出冀明日面彭郎。要托以終身。而彭郎不獲見我。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我之死。罪實由我。兄大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意。我。彭郎之死。罪實由我。兄大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命。尤。死。意。我。彭郎之死。罪實由我。兄大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之。有。我。彭。而。郎。之。死。罪實由我。兄大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烏。餘。當。郎。在。之。罪實由我。兄大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死。懾。隨。於。兩。事。實。兄。大。新。婚。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或。耳。彭。地。小。我。由。大。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能。惟。郎。下。無。先。我。郎。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生。望。父。以。知。彭。兄。新。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連。我。母。報。遂。郎。大。婚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理。父。生。彭。犯。哀。郎。之夕。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之。母。我。郎。非。哀。新。我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枝。生。劬。於。禮。父。婚。竊。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天。我。勞。地。之。母。之。欲。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上。劬。此。下。事。養。夕。聽。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人。勞。身。以。我。育。我。二。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間。此。已。報。父。之。竊。人。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會。身。矣。彭。母。恩。欲。作。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再。雖。願。郎。養。請。聽。何。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相。死。未。哀。育。於。二。語。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見。此。能。父。之。彭。人。乃。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此。心。報。母。恩。郎。作。潛。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身。不。我。生。請。父。何。匿。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雖。死。父。我。於。母。語。於。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死。矣。　秦氏小姑絕命書。　母。乃。彭。養。乃。床。後。不。料。彭。郎。覓。先

此。心。父。育。郎。潛。後。不。料。彭。郎。覓。先

心。不。母。之。父。匿。不。料。彭。郎。覓。先

不。死。生。恩。母。於。料。彭。郎。覓。先

死。矣。我。則。養。床。不。彭。郎。覓。先

矣。願。未。生。育。後。料。彭。郎。覓。先

願。未。能。不。之。不。彭。郎。覓。先

未。能。報。能。恩。料。彭。郎。覓。先

能。報。我。爲。則。彭。郎。覓。先

報。我。父。同。不。郎。覓。先

我。父。母。能。覓。先

父。母。養。爲。先

母。養。育。同。

養。育。之。

育。之。恩。

之。恩。則

恩。則

則

哈哈。好靈藥。救命符！眞起死回生之功。較之韋廉士之紅色補丸。五洲大藥房之艾羅補腦汁。

十　游戲小說　救命符

村。於。小

北。彭。姑。

高。郎。父。

陽。之。母。

阡。死。見。

合。實。小。

葬。由。姑。

之。自。自。

日。取。戕。

四。於。一。

方。是。時。

來。陳。趨。

觀。請。救。

者。縣。不。

咸。令。及。

曰。此。乃。

床。底。之。

鴛。鴦。也。

復。爲。之。歌。曰。

彭郎死。得小姑歸。

（休寧朱華魂）

德普。兩博士之仁丹。均有過之。無不及也。斯何藥。吾知閱者必有一語詰余曰。禮拜六是新出之一種說部也。胡謂爲靈藥。胡稱爲救命符。余應之曰。誠哉！曰禮拜六是。

余友王生酒廬一血性男子也。其對於社會。桑梓上之公益事。靡不熱心贊助。其對於邑中之惡豪。酷虐。則視若仇讎。每遇不平。輒憤氣填胸。必極力臂助。使受屈者得伸而後已。然盛怒之下。一聞姊姊之噩耗。急往視之。甫入門。即見一短髮蓬蓬。汚穢滿面。狀如驅鬼之鍾進士者。手執雪亮匕首。一日余閉病榻。急往視之。甫入門。即見一短髮蓬蓬。汚穢滿面。狀如驅鬼之鍾進士者。手執雪亮匕首。跳躍出見余。突狂呼曰。汝惡人！汝是惡人。胡某余必刃汝。言時一刀直向余胸前猛刺。余急側身。英雄柔之。姊妹妹之。嫣音即又如白雪之沃紅爐。拔山舉鼎之項王。瞬化爲柔情媚骨之寶哥哥。斯所謂剛爲。酷虐則視若仇讎。每遇不平。輒憤氣填胸。必極力臂助。使受屈者得伸而後已。然盛怒之下。一聞姊姊之噩耗。急往視之。甫入門。即見一短髮蓬蓬。汚穢滿面。狀如驅鬼之鍾進士者。手執雪亮匕首。跳躍出見余。突狂呼曰。汝惡人！汝是惡人。胡某余必刃汝。言時一刀直向余胸前猛刺。余急側身。肩轉至背後擊落其刀。言曰。君丈夫也。何恩怨不分明耶。余華魂也。君至友也。何視余爲仇耶。彼聞今年春友人某爲鍋臭胡某冤陷獄中。彼即仰天狂呼。俯地流血。恨無力拯知已於水火中。繼又聞友人某爲人爲胡某所奪。乃益增恨怒。怒無可洩。恨無可埋。日惟效殷浩之咄咄書空。未幾而竟成狂。

余●言○凝神●良久○若腦中似●覺●悟●也●者○忽曰○汝華○魂○君耶○寃哉○！君我○好友也○請速○爲○余覓○余仇至○余
聞○言○知其神●經●深●受外界●激●刺○乃亦不●復與●辯○急答●以●唯●唯●而●退○
歸○後○思有以治之○乃遍●訪良●醫●往治○迄無●效○余亦●無●可●如何○日前○承鈍根惠下禮拜六說部數冊○
披○覽之餘○覺大千變化○無不悉載○陡思余友之病乃心疾○胡不試以此治之○法武侯之○錏○周○瑜○先治○
其○氣○氣平○則○疾○自愈○意既決○即挾○禮拜六○以去○入門○又○如○癡狀○余急○以左手○舉○第三冊○封○面上之○好○
女○郎○對○彼○高呼曰○汝妹妹○在此○汝安○敢○無禮○又以○右手○舉○第七冊曰○汝姊姊○在此○汝安得發狂○彼聞●
言●睇●視良●久○急奪●去展●覽○於是而●一而●二而●三及●其●七半●晌●覽竟○伏案●假●寐●少●許○忽舉●首●對●余曰○吾
病●癒矣○此書○是○當○頭棒○是○警世鐘○吾○當○禮之○吾○當○拜之○吾○當○禮拜而○六之○余視之●覺●無●恙○乃合●掌●笑●
曰○好○矣○！傍侍者亦曰●好●矣○！
此○一○片○歟○呼之聲浪○直達○入重○閨○一時○父○也○母○也○妻○也○姊○也○妹○也○弟○也○皆來○向○余稱○謝○余曰○弗謝○余○
謝鈍○根○之○禮拜○六○於是○大○小○頂○禮○謝曰○好○禮○拜○六○好○救○命○符○鈍○根○菩薩○菩薩○鈍○根○阿彌○陀○佛○！

（韋士）

雪裏紅。青浦吳氏婢也。長身苗條。肌膚瑩白。兩頰紅似玫瑰。以此得雅名。天性摯篤。沈靜不輕言笑。幼經喪亂。父母相繼亡。其嬸氏恐其委溝瀆也。又無力撫養。乃鬻之吳家。纔五六齡耳。見主人家歡業輒痛哭。念家不止。曰。世非身受者不知孤兒之苦也。老主人吳翁器之。異常婢。吳翁固長者。入世久。宦途習染深。嫡配早歿。姬妾環侍。爭妍而效嚬。雪裏紅雖卑賤。意志殊高潔。仕歸宏其宅第。以樂暮年。吾家頑僕。僕爲吾言伊年少時。曾過青浦。見吳氏宅危垣峻壁。高及數仞。事少姬某氏。騰忤姬旨。且斥逐矣。吳翁少子憐之。令給事其妻。薰若立品高待人厚。雪裏紅始云。吳翁有二子。少子忠厚善屬文。長子好揮霍。逾年翁死。家婦承家。姬妾星散。長子如庶馬驟釋。繮勒則奔逸。江浙間不復箝束。家其婦亦放肆脫略。雪裏紅每與薰若言而歎之。謂老主人墳土未乾而巨宅已呈衰相。棟折垣頹。行有日矣。薰若以告其夫。相共太息。是年值秋闈。因思努力青雲。用振家聲。乃試畢道病歸。未半月。卒。遺孤名馨兒。纔三歲。薰若處此。欲死不能。祇得忍痛撫孤。當其夫彌留時。憑枕囑曰。雪婢血性女子。幸善視之。必不負我二人也。每薰若哭。雪裏紅亦欷歔不置。知己之感。悱惻不能自已也。時年甫十六齡耳。

蕭落興嫂某氏不相謀嫂常歎蕙若蕙若不以爲意曰遺嫠孽子不豢矜恤理所常也嫂好博鄰里少年群集如蠅逐臭宅內擾擾無虛夕雪裏紅每憤之曰大好廳堂爲若輩汚盡矣蕙若曉子令勿預閭外事自是日日汲水于井爨薪爲炊佐主婦調護鞏兒不遺餘力

多日某夕蕙若哭未止雪裏紅百計勸慰不得且嗚咽曰雪婢吾命苦也自幼伶仃慈親棄養身弱多愁幸延殘喘得來吳家執箕帚已爲始料所不及而欣戚交幷者自念終當先歸地下爲吾夫驅除狐狸胡圖伊竟先我而逝乎遺我未亡人踽踽人世血枯淚竭身瘦似柴哭踊餘生旦晚且填溝壑遺兒倘幼哺乳需人一有疏忽吳氏之禋祀不幾絕乎吾將何面目以見吾夫于黃泉雪裏紅不克覓語解慰則置鞏兒於母懷赤子何知拳毆肩以小手摹母眼蕙若自見嬌兒愁愁則立止其悲引手掖其衣抱之親頰雪裏紅因曰今晚倘須婢子領鞏哥睡否蕙若曰無須矣聽窗外北風號嘯曰夜已深雪婢可歸爾室雪諾

三四

鞏兒大哭蕙若呼使返曰兒不悅留此去傍雪姑睡可耳雪裏紅乃抱鞏兒及門蕙若又呼着寒也又親鞏兒吻倚門目送之始入入時淚痕猶溶溶然

也止之付一白花紱甚曰今夜冷勿令兒

蕉若家居巨宅之東半雪裏紅臥室在東廂南鄰廚室雪裏紅既歸寢尙聞西廳喧笑聲大門開闔聲下鍵聲知傅場甫散也聚兒呼呼睡却婦爲人忠厚而收場若此平於已身斷梗飄蓬更不知將墮落何許天道報施其有不可信者耶睡魔既不來則竭力閉其目以佇之閉久偶開窗紗上已着紅光私疑天已大明胡未聞雞聲此時宜起備早餐遂胃寒着衣猛嗅得焦氣大驚急裹粮兒超推窗望則正屋火已熊熊西偏尤厲火焰破屋高不可攀大門已延燒不得出無策可謀雪裏紅自思己身不足惜如舉兒孤子何忽憶及廚室牆側有井因奔達井邊汲綆聚兒膺及臂縛綆端于鉗垂兒井內自慶得策欣喜真能狀乃舉兒大啼始憶舉兒猶生將無人撫育復奔廚室取柴薪繩聚已腰亦入井繩短頭離井圈只尺許圈又窄狹幸邊能容舉兒在下哭不止乃頻呼其名以慰之是時煙焰四迷知廚室者積薪方然止能觀天待燼不自知爲吉爲凶未幾即有炎栱墜井上幾灼及繩雪裏紅大懼謂繩斷必墜墜者皆死矣一髮千鈞間轟然大聲發蓋廚屋牆傾碎瓦殘磚塡井有餘則積井面成巨堆

群曰吳家火發造屋時圖牆尙高厚至是乃無可救處守門人見火奔出火卽隨塞

其門數十健男子持鋤鎚穿鑿園牆成洞斗大東方已明火亦熄邑令聞巨紳家灾蜚玉勘驗午後命人檢視吳家長幼死十數人殘骨皆枯黑如炭只能隱約就骨堆所在辨別爲誰至廚室側忽聞兒啼去堆見井拾出磚石漸現血跡面目糢糊血凝頤煙出之雪裏紅也已死嚮兒則白花絨氈裹之無毫髮傷宮見雪裏紅死狀推知其事泣然曰義哉婢也可以風世次固命吳氏族人撫養嚮兒及長爲名孝廉有聲江左云

讀者諸君。當知偵探小說之通例。其間必佈許多疑陣。而以疑似之人。迷離惝恍。務使立於嫌疑地位。而後出人不意。被獲眞兇。幾成千篇一律。此書原本則克蘭疑其小友忒門企痕疑其摯友駱尹。費却無限心力。而終於弗是及至破案亦非偵探之力。故吾以爲殊無須乎縷述也。則請揭而過之。

此時忒門與駱尹。均以發現疑似之證憑。認爲嫌疑犯。逮繫於獄。忒門之證物爲一巨大之手套。其中。棉絮充塞。明明爲僞裝老人之飾物。而忒門則謂曩於雪夜。往過魯格塞。歸途風雪甚。厝因持兩手凍。欲裂。乃借此以爲禦寒之具。驗其兩蓋。則普通製品耳。無所特異。惟駱尹有一兩蓋其柄。爲新配製者。試去其柄。則斡部中空。適容刺魯之刃。詢其來處。則爲侍者蘇密德所遺。蘇密德者。役於駱尹之家。已半稔。一日忽辭去。考其時日。正魯格塞被殺之翌日也。所遺兩蓋本無柄。此柄爲駱尹所配製。此柄之人爲梓匠雪彼式士詢之雪彼。則果不誣。因繫兩人於獄。待緝蘇密德。蘇密德與伊門追躡之時。此僞老人乃入駱尹之室。研究其所之而偵探之術。亦於是乎窮。

遽釋然而蘇密德之行踪。則已渺飛冥冥。杳不知其所之。而偵探之術。亦於是乎窮。

日。君。企。痕。方。在。克。蘭。之。家。閣。著。以。鄧。函。進。審。其。寄。發。之。地。則。黛。西。亞。爾。也。克。蘭。曰。異。哉。吾。於。彼。間。殊。鮮。交。游。此。何。人。之。嗇。耶。因。即。剖。視。誦。其。首。行。曰。密。司。脫。克。蘭。企。痕。同。鑒。企。痕。曰。吾。不。往。黛。西。亞。爾。已。以。偵。稔。矣。孰。則。存。問。於。我。耶。因。趨。克。蘭。前。則。克。蘭。已。踉。蹌。而。起。亟。呼。企。痕。曰。讀。之。讀。之。其。文。曰。二。君。夙。有。不。欲。爲。曖。昧。之。舉。吾。人。天。良。具。在。雅。不。欲。爲。近。復。累。及。無。辜。吾。人。已。脫。塵。網。而。去。則。不。妨。以。既。往。之。事。置。之。度。外。此。書。到。日。吾。人。已。脫。塵。網。而。去

電燈已明蓋鋼機而明也予急奪而得之餉以利錐吾錐蓋不可出出則血必湧溢故留之於時吾心中頗爲張皇頗欲返身而遁則其後戶已鍵搜其身畔之鑰則柄杓不入似閉室後窓窣有聲予乃悚手電燈線杜而上拓窗而遁及歸已室則吾母之屍猶未歛也忽念魯屍能迷偵探之手何若藏其屍身覩其衣服胃爲魯格塞而於清晨授鑰而出則待屍腐而後發覺吾人已自高飛遠舉豈不佳妙吾乃仍復踰窗而進此第二層窗上之鐵櫺乃致稍曲而吾人出入之路則在上層通氣之窗又非二君之所知也企痕笑曰此人乃矯健如猱是亦可兒克蘭曰且弗議論因即縋閱其文曰予既復入欲以魯屍埋之地中庸知此屋距地高可五尺其中固空空如也抑若魯於生前特營此城以爲異日之佳城者予乃覩其外衣推而墮之其中中有鬆散之泥沙魯尸甚重陷入頗深予乃大喜縱身而下盡取四旁之泥沙掩而踐之居然泯迹乃躍而起尋赴寢室搜其鑰匙則吾母之手跡頗多並有銀行往來支簿一冊則署吾母之名爲雪娜字樣此銀行乃在黛西亞爾蓋吾父母之邦也審辨存根字跡皆爲吾母手書是知此項儲金實爲吾父之遺特不知其爲數若干耳惟吾母之圖機固在吾家則吾得此一冊吾產殆可恢復而乃存此銀冊於魯格塞處是何用意則吾初百思不解及搜現金則存儲甚少併而計之不及百磅而其紙幣則皆爲黛西亞

爾銀行所出吾乃頓悟蓋魯格塞之資財亦併存於此冊中也繼復覓得存簿一冊審查絡繹收數之乃至二十萬磅有奇吾乃狂喜因即衣魯格塞之衣冠悉將吾母與其往來之書札付之一炬而長夜無聊則將紙灰揉爲團粉一以消遣時光一以滅其醜跡比及天明吾蓋稔知魯格塞之冠悉將吾母與其往來之書札付之一炬而長夜無聊則將紙灰揉爲團粉一以消遣時光一以滅其醜跡比及天明吾蓋稔知魯格塞之衣冠魯格塞之資財亦併存於此冊中也繼復覓得存簿一冊審查絡繹收數之乃至二十萬磅有奇吾乃狂喜因即衣魯格塞之衣冠悉將吾母與其往來之書札付之一炬而長夜無聊則將紙灰揉爲團粉一以消遣時光一以滅其醜跡比及天明吾蓋稔知

一小鑰則其印文又較小矣此蓋後戶之鑰也因念同式之鑰既有其二前門之鑰巨而後戶之鑰小意必寢室或銀箱之鑰耳乃向室中環至終夜上至承塵下至地隧覓猶未終而企痕與伊門突至吾方屏之於前門而孰意其已從後戶而入吾於樓頭望見度必爲其所偵則不得不立時趨遁然而此行亦誠多事舉以告君得毋啞然失笑蓋此不大不小之鑰固已早在吾人之身畔然亦非徒爲不虛行倘爲吾父之邸舍故吾稔知其落閉之法得以繞越而遁惟吾此行實守財虜之細心過人耳吾自回至黛西亞爾馱體守財虜之心思乃我粗心之故致不覺察其實乃守財虜之細心過人耳吾自回至黛西亞爾馱體守財虜之心思乃知此鑰必在衣之夾裏或帽襯之中乃悉折而驗之無有也更折手套終而至於毀其革靴則一偶觸手間靴底之革忽有一層突然跳起其中一層洞其中部嵌有一物則非值此二十萬磅之鑰片而何然吾之殺魯格塞者非欲得其資財吾仇已雪吾產已復吾命且垂盡今吾以吾固有之十萬磅助入慈善事業而以魯格塞之十萬磅歸之公家吾已作書并附此鑰以達警署駱尹與忒門皆因吾人而受損害不可不有相當之賠償餘金二萬磅則以贈之彼二人惟二君爲此鹿鹿已可匝月乃不獲有寸銖之酬吾人殊抱歉忱于二君耳書不盡意聊博一粲克蘭閱竟乃與企痕相顧失笑而警署亦已得警與鑰特不識其人究爲何如人後乃訪之銀行而銀行中亦只知此存戶爲

魯格塞耳故吾書亦只能名之曰魯格塞或疑其人即蘇密德然乎否乎又非吾人所能臆斷之矣

（完）

苦命尼

余大兄自連遭父母之變家境日益窘東湊西補久乃不支然性頗耐艱苦且與親友交際凡涉銀錢往來總不肯有苟且徒負之事以是繩上之名譽甚爲一鎮人士所信用苟有所周轉則一言既出百金立致在不知余家內容者且謂余家固富彼大兄之愁眉不展斤斤以生計困難爲言是蓋僞也惟余知大兄之苦幸嫂氏能甘貧賤二兄亦離大兄至鄉間設醫廬所得雖微藉資添備冬棉夏葛衣服之用余自十四以至十七完全三年間得自然感痛苦之餘怡怡然依處兄嫂安貧食淡覺亦有生以來已所不可多得不能再遇之境而以復種種之苦腦且直逼余身而來蓋人生處境最難堪然果實處于貧困則人或相諒怩內有貧困之實外不居貧困之名無米之炊賁若烈火燐膏出於人所不能自覺日牽月累而精神竭矣余嘗乘大兄暇時從容進言謂人世貧富天命有定兄應善自保攝毋或鬱鬱過思且無謂之勞不宜妄操放時之餐亦當勉進大兄輒笑頷之似甚嘉余言之不謬然太兄終不肯一踐余言嗚呼昔人有言食少事煩豈能久世大兄負余余負大兄矣大兄嘗曰吾母臨終以吾妹囑吾對於大妹却甚疚心衾影屋漏滋引爲大痛吾當偏

憊。內。有。余則復。身。實。爲。阻。迎。姊。相。
耳外。所。大。余。乾。萬卒。乃大。將。婿。天。
中。裏。措。兄。他。右。時。卒。兄。有。氏。下。士。必擇。享有。福壽。兼全。相者。以婿。吾二。
事。悉。意。既。日之。眼。過於。行。行。日。余雖。屬旁。觀實。挾有。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及余。大。兄爲。二兄。擇婿。即聘。里中。朱氏。女親。
如。事。今。瞑。所。服。自刻。而。大。時。炎。暑。鄉。患。疫。漸。瀕死。以扁。舟來。載。大。下。鄉。就。診。嫂氏。方。
擂。余。乃。然。遇。幾。之。歸。兄。當。問。疫。氣。大。盛。有。某。鄉。農。
鼓。則。事。罔。安。爲。所。即。一。面。余。姊。由。松。郡。至。則。大。兄。已。一。棺。附。
目。量。無。覺。敢。之。瞻。致。病。而。死。蓋。疫。之。中。人。每。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稍。米。復。乃。必。然。想。也。二。日。而。死。之。中。人。每。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近。計。余。以。其。余。覺。兄。得。疫。人。以。將。死。而。求。我。而。我。坐。視。不。救。世。間。又。焉。用。此。醫。生。
燈。薪。姊。千。不。余。余。急。之。以。將。死。而。求。我。而。我。坐。視。不。救。世。間。又。焉。用。此。醫。生。
光。爲。以。斤。更。至。姊。耗。肩。兄。不。願。聞。蓋。鑑。于。余。
則。一。家。重。事。是。所。歸。與。少。更。事。遂。遊。鞠。凶。
淚。日。事。擔。迭。凄。遇。即。病。共。不。事。遂。遊。鞠。凶。
簌。三。未。擱。遊。楚。如。病。一。日。而。死。蓋。疫。之。中。人。每。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簌。餐。嘗。置。之。之。中。是。稱。死。蓋。疫。之。中。人。每。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下。之。暫。不。中。凄。冷。之。冷。永。兄。之。中。人。每。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然。事。入。復。前。觀。爲。隔。肩。轉。每。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悲。余。夜。顧。此。之。永。二。存。乘。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欲。則。手。余。家。想。隔。兄。一。人。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哭。量。足。二。事。覺。永。少。稱。虛。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反。米。疲。兄。未。余。隔。不。冷。弱。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無。計。乃。乃。嘗。姊。肩。更。觀。之。體。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淚。薪。接。入。悲。氏。二。事。之。想。大。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矣。爲。應。夜。痛。日。兄。遊。前。覺。兄。致。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余。一。門。手。嫂。夜。少。鞠。此。余。一。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姊。日。診。足。氏。啼。不。凶。家。姊。死。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以。三。對。疲。日。泣。更。前。事。所。蓋。之。由。固。由。于。染。疫。亦。
家。餐。付。余。夜。余。事。此。未。遇。鑑。由。固。由。于。染。疫。亦。
有。之。外。家。不。家。事。嘗。又。于。固。由。于。染。疫。亦。
病。痛。事。事。復。事。未。如。余。由。于。染。疫。亦。
姑。不。余。悉。顧。入。嘗。是。終。染。疫。亦。
不。能。則。置。余。夜。余。如。日。疫。亦。
能。一。量。不。二。手。家。所。夜。亦。
一。日。米。復。兄。足。有。遇。不。
日。離。計。余。乃。疲。病。又。夜。
離。俟。薪。姊。接。家。姑。如。
俟。爲。以。應。有。不。是。
一。家。門。病。能。
日。有。診。姑。一。
三。病。對。不。日。
餐。姑。付。能。離。
之。不。外。一。俟。
毒。能。事。日。
入。一。余。離。
夜。日。則。俟。
手。離。量。
足。俟。米。
疲。計。
薪。
爲。
一。
日。
三。
餐。
之。
毒。
入。
夜。
手。
足。
疲。

大兄襄事畢乃大哭登舟而去余家僅二兄及嫂與余暨四齡之女童耳此四齡之女童不知其阿父已死猶依依其母膝下

而苦問阿父今安在嫂聞此言復嗷然而泣余乃引女置至門前誘之以買糖果然余爲是余心碎矣余大兄之死喪費一無所自出賴天馬山鎮余同族中立有義莊得告貧乞資助余家以百金嫂復百計羅掘典質殆盡始得草草具棺殮有謂余嫂曰死者已矣子罄其所有與若女將何恃以活嫂曰嗟乎吾夫一生辛苦足未嘗踐綾羅體未嘗被文繡口未嘗飫膏粱目未嘗味奢以異地下他日子以畀地下他日子

嘗染聲色今乃奄然以化是區區者而猶斷斷以予死者即無知生者其何以爲情耶余聞嫂言惟益以涕泣不能置一詞嗣復家用無着二兄狀焦急然不肯爲余等言余每脫簪珥質錢以授二兄燃眉之急二兄席父兄之餘業治醫雖不精而門診尚不絕以是得免于凍餒計孤苦度此寂寞之光陰蓋又將一年矣一年中見嫂無端而哭則余必陪雙淚以端爲日用必需之品寢饋而外無時不以淚洗面而余之兩目因是以生星星之不復見左眼則昏昏無神矣嗚呼余家若此余身且不暇顧尙何暇顧耳目之微哉

余二兄聘里中朱氏女親迎前已有日猥以大兄之喪乃倩媒告中止忽忽歷一年餘無力謀迎娶

蹉跎。復蹉跎。未賦。標梅之句。迨延。至翌年之冬。問實覺有無可再延之勢。彼采氏所生僅此一女。愛逾掌上珠。對於承繼之兒婦則意見枘鑿。已析居而自炊。朱氏惟母女相依。以不願嫁女至外方故。故俯就余二兄貧賤之婿。二兄少年老成。半生雖煙酒亦不肯一沾唇。鄉黨稱譽。謂其行事篤實。克肖余父及大兄。朱氏以女妻二兄。固亦自謂為相婿有術。及二兄是時托媒道定期完姻之意。朱氏則顏招贅二兄且言一切惟朱氏整備無煩。二兄稍措置蓋以愛女之故。推而及於愛婿。朱氏之於余家。其用情不可謂之不厚。余家于重重哀感之餘。所尚有一線之希望者。惟二兄今二兄完姻。有日余父余母及大兄死而有知。當亦含笑九泉。幽魂為之一慰。固不僅余及余嫂所當忍痛而強為歡笑者也。余姊以病姑累牀第需人侍湯藥。屆時不果來。余嫂留家守門戶。余乃隨二兄往。是不啻余二兄為新婦余為小婢。隨新婦而陪嫁者也。嗚呼。合巹之夕。親友方酬酢。問孰意有意外之奇變。突迎其來。則朱氏新娘忽失常度。目斜視而手足狂舞。口發異音曰。余得請于上帝。帝矣阿嬸（指朱母）不念余母臨死托孤之言。乃凌辱余以至死。且苶余之產。余以怨詞訴于上帝。帝十五年來。弈一准今幸上帝憫余之冤。而許余以報其讎。余與余妹（指新婦）固無怨。但阿嬸思得余妹成人。余固有權足以奪其命而不予也。親友聞變。咸集新婦室。細審其音。有似朱氏大房已故

之女是女父母雙故時僅十齡依于嬸氏待之甚酷未幾女以痛死聞此一段因果嘗時無有知者時朱母懼甚跪而請曰吾知罪矣幸釋吾女當求高僧超度冥鏹百萬不惜也新娘乃續言曰惡昔年阿嬸奪余食以與余妹余負氣不復食阿嬸乃覩余外衣鞭余無算余遂臥床阿嬸覺不一問余坐視余死此事阿嬸想亦記得余今來此不要索阿嬸命只要索阿妹命敎阿嬸老來苦也言時與舆諸女親乃力抱新婦之身而納之木椅之上飲以薑神鎭氣之丸時新房已備祭桌一燒紙箔無算朱母更叩頭如搗蒜但言乞命新婦復大聲言曰無益也余訴狀已准含冤十五年此番決不放過但余此時亦甚倦當暫休息去言已新婦神氣似稍清爽然已憊不能支有叩以前事則茫無知乃其舅昇之於牀親友始稍稍散余謂二兄曰新婦既歸余家則已爲余家人適聽鬼所附言乃朱姓冤相報之事余聞人鬼一理二兄盍往求城隍神一請伸雪乎二兄頗以余言爲然乃具衣冠至廟甫伏拜罩即聞鐵索之聲鏘然擲地余二兄陡覺衣角四周有物重壓急欲起立如荷千鈞而隨往諸人見二兄匍匐不起情知有異乃相與扶歸已昏然不復省人事一天歡喜修變爲慘霧愁雲新房內對臥一雙病人均若勢將垂絕余此時驚惶之極手足無措幸余嫂聞信即來與余看護

余○二○兄新婦則自有朱氏親人看護無煩余等余遇醫來即期期問醫余二兄可保無恙否醫皆搖首○不答惟言怪事怪事但能多做善事或者可以挽回耳余細按二兄脈似覺微動胸膈間亦復微有氣息惟目定口呆知覺全失意必爲中邪乃時時與嫂念菩薩且呼余父余母余大兄冥冥中當有回生之望噫亦險哉余與余嫂商先舁二兄回余家俾得盡心侍湯藥靜調養一俟余二嫂獲痊當再使圍聚朱母愛女疾甚亦若病痴聞余言固無不可者余乃偕余嫂扶二兄以歸歸未享有杭儷情但破釜沉舟爲是入贅之舉重以吾家貧乏不克親迎今事已大成而彼無情之歸未三日而新婦之惡耗已來時余二兄體倘健聞之甚悲痛曰噫是天不欲與吾家也吾與新婦雖有端譬解且曰二兄宜自保重俗諺有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此言雖小足以喻余家余家今所賴者惟二兄二兄倘不自愛致傷損何以慰父母及兄於地下乎因相與對泣者良久二兄強扶病起至朱氏視新婦既殮而歸余因爲鐵索聚吾頸曰城隍不在不理此案係歸閻羅王就理汝有訴詞當前往質辨倉卒間已隨之乃謂余曰吾疇昔之夜往禱城隍初伏跪間即覺有物壓吾衣四周甚重吾力欲起立即似有人以鐵索聚吾頸曰城隍不在不理此案係歸閻羅王就理汝有訴詞當前往質辨倉卒間已隨之

行沙漠濛灘風雨潑潑似所經之路非人世間所有旋至一處人烟稠密中見吾何爲來因告之故吾父卽謂其人曰此不關某事當是朱氏家族報怨速放回生凡事俱有余在牛頭馬面之人如衰鬼弄人之言爲變故心中忽忽若時不切無微不至也然則二兄之自戕其身毋乃不孝之甚歟惟余二兄復經此家中瑣屑擧更不復稍爲措念踵門來問醫者輒疑二兄有痴疾相率裹足余家所賴以爲餬口之資者因是一無所掊泩然余不憂家之貧而惟憂二兄之疾朱母以二兄之疾原因於彼家其問余二兄之病明知其爲必死余寧娘澄心力冀以人謀挽天意苟非余心力所能則必多方百計救之即余亦視爲必死之症余最親之人今祇此二兄五六年來水深火熱問頻來視問至夜

計委曲周轉務得二兄之快適而後已此則余當盡之義務亦欲於此有限歲月之中得稍效力于余至親骨肉今尙留殘喘于人世間之一人而以報余父母生余之恩夫余固亦一待死之人也二兄心悸之疾愈發而愈劇未及年期卒亦不起喪中料理諸費均賴余族義莊爲之維持蓋余家至此已將絕滅義莊對於同族固有此卹養之條余固可以無感余自二兄死復日夜悲泣右眼瞳至此乃失明左目亦茫茫不能辨九色徒覺一股酸痛直貫心肺人世間一切都可唾棄余因圖自絕其命者屢矣余嫂苦勸謂人生難得好死不如惡活且防余至周苦不得間繼乃有所覺徹曰余此生已矣當向觀音大士皈依作弟子懺悔此生即以祝來生耳余更自念身體髮膚凡父母之所遺皆當寶貴日後萬一得一塊清淨土余以此身完全歸之地下則余于地下見父母夫亦可以無忝且親友見余爲尼必多以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余若更削髮則親友益將詫爲奇事余反不如帶髮修行之爲愈也余念既決乃買舟至雲間暫依于余姊家余姊知余亦不復止余且爲余托人向城東大士庵與主持尼定慧者言余願至誠頂禮皈依作弟子余是時年十八是爲余入空門之始嗣復余父母及兩兄之柩賴族中義莊以爲之掩埋于祖墳之側余嫂亦得族中義莊以爲之贍養與其髫齡之弱女相依爲命然僅得免于凍餒余姊奉病姑而居雙雙孀婦於蓬

嗚呼尼於來世富貴之家俾尼得完全享有父母兄弟夫妻子女之樂則不枉尼之頂禮膜拜此一生也

尼相訊日祝彼慈悲大士當鑒尼此生之苦發大志願施大法力待尼圓寂時灑一滴楊枝甘露托生

尼之家淨推之恐亦嫂與姊之續耳吾爲尼幸吾深爲尼悲吾且與今世文人學士名媛嫩質心口

耳尼早能徹悟脫彼煩惱之鄉入此清寂之境遠者尼之永年其賴有此不然縱不化爲異物尙以

其嫂所遺女其運命較母及姑通塞何如也嗚呼尼之一家至此已喪亡淨盡子然僅存者惟此尼

定然知其無恙也至尼之幾及姊則已均作故人惟嫂所遺女爲族中撫養成人亦已嫁矣第不知

將二十年其言猶歷歷在吾耳吾偶返里於親友間詢及尼狀皆曰九峯三溯間孤雲野鶴棲止不

平悲苦事吾一一聽而印諸腦繼思一一筆而著諸書願吾文弗能及則亦已耳由今思之雖時隔

嗚呼吾流尼言吾蓋滋痛嘗其辱尼吾年正志學吾與尼猶有葭莩親尼嘗來吾家爲吾母述其生

牟尼串珠記數誦經而已

鳳苦雨中長度此無可奈何之天余則百念俱寂惟朝夕向觀音大士前供一柱香繼一聲磬手捻

（完）

游戲雜誌特別徵文

本雜誌原定月出一期以各處來稿遲延致編稿付刋每每欲速不能本社主任實深抱歉茲特提前已將第八期全稿乘第七期未出版以前卽行付續排印並請天虛我生駐館分任編輯自茲以往當可按月發行惟諧文材料獨鮮佳搆爰擬特別徵文附題於後如有作者謹當擇尤刋入九期之首照章酬報或有自撰之好題目僅得不限體裁亦不拘限於後列各題一經選錄仍照向章辦理願勿吝惜楮墨肯賜珠篋多多益善本社主任謹啓

第九期徵文擬題如左

壽頭麻子壽序　虞美人誄

本雜誌第三期諧文欄）代白居易辯訴狀（原訴狀見

此時霧氣已清朝暾尙匿雲背霞彩燭天照地如塗膏血平原萬綠中鳥聲啁啾似含樂意不知此雪影迴旋左右乃如雨後之風飛吹花片但見人影遶隨刀影而倒土希爾既稍稍得勝顧來騎甚衆勢力仍弗減圍土希爾三匝土希爾益怒目幾外突瞋瞋作光引刃四出如蝮如毒蛇之斂其舌取人之脰收其刀而來面上乃無人色土希爾方疑訝間則已有大聲起自叢林之中廻空遨氣乃如晴天之霹靂震而來人人咸作戎裝爲首一人狀尤華貴長髮不椭披其腦後而以金箍壓之燦然作黃金色與黑髮競麗且復左右顧盼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土希爾追也言時方回步欲行忽見追騎復抱頭而奔聲呼曰狗狗弗懼乃公事冗弗暇

閉語。咸曰。大酋格迭司氏聽之。此男子誠壯。吾儕於林隙外窺。嘗見其以刀尖啄人。乃如鳥之啄米。格迭司曰。壯哉。彼乃以一身而當衆軍耶。當格迭司足下。崩角乞命。格迭司怒。以足蹴之曰。起起。吾葛闌司村。弗屑有此。吾但問子。今願更與彼男子戰乎。抑願歸乎。然汝歸必不能。儕汝頭而歸。以汝衆人而攻彼一人。殊非法也。衆乃大懼。咸顏聲答曰。至尊貴之大酋聽之。吾儕戰佳也。格迭司悅。撫其斧言曰。善。今日之戰我爲政。有遁者。殺無赦。要惟自彼男子刀影之下遁者。吾乃赦耳。士希爾方以手撫其刀背備戰。及聞讚己。則大喜呼曰。葛闌司之大酋格迭司氏聽之。大酋果能以手中所握之神斧。假我片時。則我卽當立殪彼奴使聞言大悅。眉軒軒舉。顧士希爾曰。男子語壯哉。然吾非然者。予當以予首幷斧而歸大酋。格迭司正渴欲啄人之顱門而噬其血。今卽以之假子。子可偕彼飲也。毋使失望。士希爾得斧。如驟雨之得其珠。大悅。則以己之吻而親斧之吻者再。面作紅酣色。一若不勝其愉快厥狀。乃大似跳舞。既得斧。威乃大振。斧影着人立死。日尙未晡。而衆已盡殲。惟見碧綠如氈之草。至此盡作殷

紅之色。格迭司方凝眸而覩。且獎士希爾勇。士希爾亦喜。則復以其吻。吻此。血漬。糢糊之神。斧舉而歸之於格迭司曰。謹上大酋。斧渴已止。吾且行矣。言時。適有人自林外至。向格迭司方拭其斧上之血。聞語。卽曰。然則。殺之可耳。毋庸更告我也。士希爾陡聞此語。知爲海娜。則大驚。頭趨而前。言曰。願大酋。此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然衣服濡濕。亦殊堪憫。格迭司方拭其斧上之血。曰。彼酋弗下此旨。吾弗殺可耳。此時衆人已偕海娜至。生綃之衣。着水裹身。作細皺而螺。鬢雲髻凌亂。不堪水點綴其髮上。如綴珍珠。態逾可憐。然此時之海娜。已非疇時訥也。特廣堡之中。乃汝妹耶。然則可召之來前。吾弗殺可耳。此時衆人。僉雲髻凌亂。不堪水點綴其髮上。如綴珍珠。態逾可憐。然此時之海娜。已非疇時訥也。特廣堡之中。乃汝妹耶。然則可召之來前。吾弗殺可耳。此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草際。弗意爲大酋所見。願大酋赦之。格迭司曰。彼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草際。弗意爲大酋所見。願大酋赦之。格迭司曰。彼士希爾亦喜。則復以其吻。吻此。血漬。糢糊之神。斧舉而言時。適有人自林外至。向格迭司方拭其斧上之血。聞語。卽曰。然則。殺之可耳。毋庸更告我也。士希爾陡聞此語。知爲海娜。則大驚。頭趨而前。言曰。願大酋。此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草際。弗意爲大酋所見。願大酋赦之。格迭司曰。彼士希爾亦喜。則復以其吻。吻此。血漬。糢糊之神。斧舉而言時。適有人自林外至。向格迭司方拭其斧上之血。聞語。卽曰。然則。殺之可耳。毋庸更告我也。士希爾陡聞此語。知爲海娜。則大驚。頭趨而前。言曰。願大酋。此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草際。弗意爲大酋所見。願大酋赦之。格迭司曰。彼

士希爾曰。男子聽之。汝來。此已牢。日然。汝果何名。汝妹又何名。敢士希爾又言時。格迭司方拭其斧上之血。聞語。卽曰。然則。殺之可耳。毋庸更告我也。士希爾陡聞此語。知爲海娜。則大驚。頭趨而前。言曰。願大酋。此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草際。弗意爲大酋所見。願大酋赦之。格迭司曰。彼士希爾亦喜。則復以其吻。吻此。血漬。糢糊之神。斧舉而言時。適有人自林外至。向格迭司方拭其斧上之血。聞語。卽曰。然則。殺之可耳。毋庸更告我也。士希爾陡聞此語。知爲海娜。則大驚。頭趨而前。言曰。願大酋。此女郎爲余之妹。因覩戰而暈。遂匿草際。弗意爲大酋所見。願大酋赦之。格迭司曰。彼

剿老獅之腹則汝之舉上通天矣言時顧左右曰縛之此狗乃吾仇也趣殺之毋使逋衆人聞言乃始回其視海娜之視線以視其酋閑然一呼直前撲士希爾

士希爾初不虞其有此一着猝弗及備且轉戰一日力已盡乏遂爲衆人所禽而地上積尸則且星其笑容以賀格迭司之成功此時大酋巨影之後忽有一人躍而出曰大酋聽臣彼逃奴殊弗足汚我葛蘭司村人之刀斧致我周彼得大神見怒蓋周彼得大神者嘗其生時初未嘗戮一逃人而爲蘭司村人夙嘗崇拜其人故以戮逃人爲恥耳格迭司曰吾奴言當然何以處此狗並彼妖星言時以手指海娜而怒其人乃曰至尊貴之大酋聽臣臣意已定果以蜜蠟塗其身而置諸蟻穴斃則不久即良心自見矣格迭司曰忠哉吾奴此策佳也於是衆乃擁海娜並士希爾而入一低溫之石穴

士希爾此時已不復與海娜同居蓋海娜之艷麗實足以魔崇諸人故其待遇遂較士希爾爲優士希爾既入石穴悄然回顧熱念潮起但見四壁爲霾氣所蒸瀰然潮濕如淚若歎士希爾生世之佗傺而起繞穴壁而行且頻以手撓其髮狀如中魔此時穴口天光陡黑一壯願之夫塞身而入天光復

明。面士希爾之精神遂亦隨此天光而復原。此時設非是人入者則一秒鐘後士希爾且眞狂矣。

士希爾乃立鎭其精神舉其灼灼之眸子以視來人則又不禁大愕蓋來者非他即獻策於格迭司氏謂以蜜蠟塗其身則良心自見之人也士希爾乃握拳透爪向其人作獰視言曰若來何爲敢辱我者則吾拳猶能辱爾言時舉拳欲毆顧鐺鄉鐵榮繫其雙臂不良於動則大憤以上譯之蓋予受君之囑其下唇向來人作獰視其人視狀乃不怒而反笑曰爲慰藉之詞曰將軍毋怒予來初無惡意君當知彼大非宜言之時徵我則君早已離此塵世而去矣然將軍居此亦正不必（鬱悒）蓋予受君之德未嘗能報故無論如何必當竭我之力救君出險凡人於絕望之中忽聞此語在勢必且喜極而狂而彼士希爾者乃竟不喜而愕且面露猶豫之色曰嗟乎汝言何謂哉吾素弗識君何有於德其人依然曰余名列克福得嘗自將軍斧影之下得其餘生至今未嘗敢忘將軍乃忘之耶士希爾昂首沉思久之乃始憶及疑於訥也特堡外以神斧手殪葛蘭司老獅之時嘗有一人自此神斧影下匍伏而出顧於倉卒間殊未審其人耳士希爾乃點首曰是矣余誠憶之然汝今滋老矣將軍亦非復疑時形狀然將軍之小影嘗深嵌於吾人心坎之中故能一見即識之耳士希爾曰止此可弗論今但問吾妹已如何矣汝能救之出險否予此身所餘者惟鋒鏑之餘創即

死。之。而。名之進。股之行。列斜。節。裂。而。許。
都無所惜。汝可不必顧我。但能爲吾妹籌劃者。則予且感大德。盡士希爾語既。乃忽大哦。英雄
之淚。然。泣而進。而慰之曰。君毋泣。君妹雖在禁錮。然待遇殊優。且臣力足以脫其羈絏。士希爾
泣耳。嗟乎。臨難猶念其祖國。其殷殷之心。天下有幾人哉。列克福得。觀此現狀。則亦不禁灑其無
淚。然列克福得。又何能知士希爾英雄之心。以爲士希爾者。殆爲己之生世或海娜而泣耳。則
其夫有外遇。以其夫每與神爭相觀。乃移。其。而。俟。穿。彼。陽。照。樹。杪。羣鴉。磨空。而。飛。如潑墨點。列克福得既別士希爾。乃曲折而出洞口。蓋此洞至廣。士希爾所居。不過爲洞中之一小穴耳。此時。

者。天母既姍姍自林際出適與列克福得相值。歆乃立輟而列克福得則且俯其身以額親土。向天母而行早安之禮。天母乃含笑蹴之起。曰列克福得聞語乃益蹙額言曰。至尊貴之天母聽之。臣何敢以愁容見君。天母愛列克福得聞言知已有機可乘。則遽言曰。天母聽吾奴胡爲作此窮愁之態。豈汝大酋乃簪汝耶。列克福得乃答曰。臣何愁乃爲天母憂。天母曰。吾奴詞令佳哉。然吾何憂。乃勞汝憂。列克福得聞言知已有機可乘。則遽言曰。天母聽之。今晨有一鵝也。特之村狗攜其女妖來此。然此女妖艷麗。獨絕娉婷之身。高如蘆葦而其姍娜之態。又正如蘆花之受風而顫。雖然蘆花當也。彼名非海娜耶。當彼受囚之日。予固嘗見之矣。然又何足以方此女妖。天母曰。吾奴言過。之蘆花耳。又何足以方此女妖。天母促之則曰。嗟乎。天母乃咀嚅而不言。天母促之則曰。嗟乎。天母乃未之知耶。此蘆花者。吾大酋將以移植於上苑。恐將奪天母之崇號而尊彼妖爲。天母相並。然猶不祇。此奴窺大酋之意。得之語未終而彼天母者已若猝中狙擊軟坐於樹根之上。既而復躍起。曰列克福得乃頓首者再。低聲言曰。臣頭只一。惡敢誑天母。天母聞語乃復一躍而坐。手張目瞪如中狂。克福得冷然曰。天母將何以處彼。天母呼曰。殺

之而已何庸議列克福得曰然則天母嘿然頃之曰吾奴列克福得吾誠弗如彼然則奈何列克福得夷然答曰臣固知天母之弗如也言時又其手而仰視天末一若深自幸其言之中者天母此時不可更耐則大呼曰列克福得今予將赴訥也特求救於虎頭將軍查革使彼來挈此女妖而去列克福得初不料天母竟爾出此計畫則不禁私心竊喜即猝然答曰天母此策善也列克福得此時寸心之中但以救土希爾爲念以爲查革一至即足以脫土希爾於縲紲而不知彼查革者實爲土希爾之仇讎又且海娜之魔星也則此冥冥之中殆實有造化爲之捉弄而非人力所可挽回矣嗟乎天母劃策既定遂即毅然改裝別列克福得逕向間道赴訥也特後自以爲功高不可一世而其所部將士猶復暴厲焚掠無所不至往往聚衆而天母亦以妬情之故引狼入室吾葛蘭司無噍類矣吾更何顏以見大酋顯天母已去遠無可挽回遂乃觸樹而死君子曰列克福得以私而忘公雖死無所取也

查革自破訥也特後自以爲功高不可一世而其所部將士猶復暴厲焚掠無所不至往往聚衆而博以千金作孤注敗固無所卸勝亦弗喜追負責既多則指所坐之地以爲償債之代價蓋彼輩自以爲功高如此凡茲尺寸土皆得裂而爲己有也往往有因此之故而爲鬥毆者查革亦弗之禁是

日。查革方怒。下令屠全村之人。殺盡。血尸積地。如山。查革始喜。顧謂濕而非曰。日來。驚烏號饑。今當飽矣。濕而非方欲有言。忽有將卒一羣。擁一婦人入。且向查革鞠躬曰。大帥聽之。此婦爲葛蘭司村人謂將有事白大帥。查革乃舉其殘忍之目光。以視其全身曰。汝來。乞血耶。汝果何人哉。婦人曰。余名安那而。爲葛蘭司之天母。此來。欲乞吾夫格迭司之血。幷香草美人海娜之血。查革遽自座間躍起曰。香草美人。乃倘生耶。安那而曰。不特生也。且挾其妖媚以蠱吾夫。行且奪予之位。故予特來哀。懇大帥以天兵臨吾村。斬予屠主。並此香草美人。則感大德且無量。大帥須知。予村牲口至多。大帥果能克吾村。者則此種種不且盡爲大帥所有而珍寶尤如恒河之沙。查革聞語。督曰四視。既而又爲納也。特之獅然予視之。亦殊無勇。蓋不數合。即已成擒於吾村人之手。查革乃默然久之。又曰。汝來。乃忠爲吾謀。然汝固挾如何之希望而來。趣言之。予必能如子之慾。安那而乃頓首曰。婦人安有奢望。願爲葛蘭司之大酋足矣。且長庇於大帥之麾下。查革聞語。格然作獰笑曰。希望。廉哉。予安敢。辜爾美意。言時。顧其左右曰。來。可趣送此妬婦赴地獄。使爲森羅殿之大酋。安那而乃大驚。哭曰。大帥赦我。我不敢。更叛。予夫矣。然查革此時。殺焰已熾。不可復遏。令武士牽之而赴斷頭之台。此妬

婦。之。來。初欲以鴆毒之。奠飲其夫者。並以飲香草美人。而今乃自飲矣。查革亦可人哉。（未完）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已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稿投稿後或乘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界之蟊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蒙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禮拜六第十六期小說目錄

此恨綿綿無絕期……
眼兒媚……
兩偵探……
管家婦……
風流孽報……
美人面……
波臣腥聞……
香草美人……
小蝶……
指殿……
野民……
華魂……
天生寄廬……
雙影……
痴儂……
瘦鵑……

此恨綿綿無絕期

革命之戰雲消散垂五稔矣當戰雲漠漠時吾夫宗雄亦身列戎行仗刀殺敵凡二閱月春閨夢裏雄之人幸未作無定河邊之骨創于背而歸醫生謂是癱瘓之症他日或且侵及心臟嗟夫可憐之宗雄吾至愛之人今晚汝雙眸炯炯注於火爐之中果何所見者其見當年大戰時沙場上血飛肉舞慘狀耶抑見當年結婚時洞房中香溫玉軟之美景耶嘗躍馬出戰時郎年廿七妾廿五汝面直良類之蓮花潘安衛玠見汝或且失色猶憶結婚之後兩月正四月艷陽天綠陰罨霄芳華滿眼景色良復可人紅窗風月夜樂事至多郎鼓枇亞那妾唱定情歌或則盈盈比肩偎倚窗前指點天上春星猶測測娟娥心事新婚燕爾伉儷之情彌篤連理枝兒一處栽並頭花兒一處開紅樓翠幙中光陰大好也汝今猶記之否耶就意是年桂花香候戰雲斗起阿郎英英原是漢家健兒覺不顧兒女之間私情化惰長嘯上沙場而去後匝月杳無隻字貽吾予朝朝暮暮相思無極征婦淚洒向玉闌干晚妝懶對菱花作望夫山天下大苦事莫閨中人思夫若也復閱月餘郎歸矣予大雀躍逆之於門外幾欲步而與之親吻尋扶入閨中頒問別來無恙否郎然曰吾妻予雖未作沙場之鬼然創于背成廢疾矣予曰藥雲彈雨中原無安樂土且阿

郎○吾夫●聲長○日綿蠻不斷地特幽蒨類隱者居屋後小園中萬綠如海間着嫣紅燦爛如錦蓋身其間如處○
蓮○花之面亦滋消瘦弗類曩日玉鏡臺畔人也因相與慨歎者久之○
來神仙福地屋前百數十武外有球場芳草平鋪軟茵襯足夕陽紅抹時碧眼紺髮者流恆呼鞏嘯侶○
不○過○此○擊球吾夫杜門習靜以書自造或與予絮語或坐安樂椅上臨窗觀球於意滋適戚睨故舊初
被○體○珠翠盈頭金剛石纍纍然大於戎菽風日明媚之辰輒翱夫壻挾阿母同坐靡託卡地駛南京○
路○上○其疾如飛阿母於此老懷彌適笑口靡有閉時那復念及屏居野外之賤女貧壻耶而愛予如
掌○珠之老父則已作古人予身遂成孤露然予性恬淡了不羨阿妹之嫁得富壻以爲有錢不爲富
夫○婦○間必富於愛情始稱富耳吾夫蚤失怙恃父母逝世相去僅三日予上無翁姑凡百都如吾意
匪○富○夫○愛○吾每唯唯不加可否蓋天下有嬌妻者萬事體貼入微未嘗敢少拂妻意生其嬌嗔予家本
間○清○福○波○富○翁○走○覺○其○銅○臭○薰人浴不可耐耳○

曰。噫。宗雄吾夫。汝目耽耽。耽然注於窗外。殆有所見耶。噫有誰來踱踏耶。吾夫吾夫。予見其首矣。是汝至友洪秋塘君也。吾夫阿春方出予其下櫻啓關延之入乎。吾夫點首曰可。舊雨來。吾良懌也。洪秋塘君者。吾夫之舊同學生平肝胆交也。丰度翩翩不亞於吾夫。予予歸時三日新婦屏角窺人。見之於新說部中三字上每冠以玉艷花嬌等字。予遂以爲是殆西方美人一日。吾夫告吾。謂是英文第一卽引予見是人。渠有母老悖不近人情。妹數人。俱便娟如天上安琪兒。妄琪兒三字。予恆言天使也。舉以狀美人。猶吾國作家所謂姑射仙人。洛水神。姝耳。予唯唯。唯吾夫。凝視吾良久。遽笑而言曰。紉芳。吾愛汝。亦大類安琪兒也。予低鬟艴絕。曼聲陔之。謂阿郎今日乃亦調侃吾。吾夫。後卽與吾夫促膝閑談。予剔坐吾夫後。側耳而聽。吾夫談甚樂。笑弗聲。絕爲平昔所未有也。

秋塘君年三十吾夫三十一。而予則二十有九。秋塘猶未娶。蓋其眼界高。視羣雌粥粥。無當意者。他無所好。第好讀書。目中所見。殆千種一日市。市上新出版之說部及雜誌十數種。遺吾夫。茶熟。呷溫。無所好。第好讀書。目中所見。殆千種一日市。市上新出版之說部及雜誌十數種。遺吾夫。茶熟。呷溫。

注予面頰輔問徹珠笑容然以長日槁絕弗克自由行動極生惱怒怒極則自咒速死嗟夫吾可憐

之宗雄夫當未從我以前汝實溫馴如綿羊未嘗有片晌之惱怒者也

一月中秋塘君時來吾家風和日朗之辰野遊歸來輒來款關吾夫頗喜其人時望其來一聞門上

有緩聲予或在他室吾夫必揚聲喚予曰紉芳吾愛趣下樓啓關秋塘來矣秋塘年已三十猶有童

心謔浪笑傲雖有已時昨日渠來時予以茗進渠遽起奪水潑予手予低聲而呼渠急曰余乃偷甚

水灼君手乎予言時以目注予目中乃呈異光此光予常於吾夫目中見之

今日午后秋塘之母夫人來矣往年予嘗數數遇其人性暴戾多言如鸚鵡年五十有五矣猶靚妝

華服粲粲如妙齡女郎淺笑輕顰作老美人之嬌態來時且挾一少年郎與俱時時流目送盼如母

之愛子愛子實則子僅秋塘一人此少年郎不知是誰氏子自是予益鄙夷是媼念予他日誓不作斯態

也吾夫雖深愛秋塘顧亦深惡其母幾欲斥之爲人妖特以秋塘故仍遇之以禮弗敢少加侮慢媼

背窗而坐目灼灼視吾不已繼私語吾夫謂予從何處得來駐顏術玉貌花膚猶似十七八少年時

也夫以語予予一笑置之須臾秋塘來邀吾二人於星期三日往彼家晚餐予初弗欲往而吾夫殊

躍躍吾愛吾夫烏忍使之弗懌渠欲往則予亦往耳

星期三日吾夫歡笑如孺子見吾夫樂則亦太樂薄莫時秋塘以馬車來迓予翻篋出新衣服之對鏡顧影者良久似較平日少有風致吾夫則在寢室中屬阿春助之更衣秋塘方與吾夫語居頃之斗聞足音蹜然向予室來予審爲秋塘心不期而微躍予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一仰首則見秋塘已入手紅玫瑰一巨束花皆撲人欲醉含笑謂予曰君爲狀如白玫瑰故吾以紅玫瑰來以爲點綴語既以花授予受花木立如痴不知應報以何語秋塘微睨予遽曰紉芳君得毋怒吾乎秋塘已本稱吾爲嫂邇來則紛芳予蓋從吾夫命也予復默然者移時始足恭答曰儂感且弗遑烏得怒君遂二枝綴于襟上時吾夫入見狀笑曰美哉吾妻今茲嬌滴滴越顯紅白矣

秋塘家客可十餘人以女賓爲多席間吾夫雙眸了不他矚但注予不少瞬似驚予艷予幾欲啐之曰阿郎底事作爾許痴態長日相處儘汝飽看豈猶不識阿儂耶然而予亦時以眼波睞吾夫看煞衛玠覺其丰度仍不減當年他人都不之及良以今夕盛服故爾爾也餐後秋塘諸妹競操批亞那以悅客冷冷然直如天半笙歌令人聽之意遠諸女郎歌竟吾夫心曠神怡意得甚囑秋塘操琴命予歌予歌是歌蓋新婚彌月後吾夫所作悉用英文語語都纏綿予美後嘗譯以示予其名曰「吾愛吾愛汝」然止能歌之閨中不足登大雅之堂琴聲起時

予雙頰都絳霞然不能出諸口吾夫見狀立悟因囑予歌海天風濤之曲予乃引吭高歌不復羞澀抑揚疾徐盡吾能事歌已掌聲四起秋塘則朗吟（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以褒予大窘立逃至吾夫側吾夫笑而顧予曰吾妻胡猶嬌羞如許紅雲被兩頰如當年作新嫁娘時矣予低首之面壁而坐居頃吾夫似已僊罷以悅吾夫而吾夫神志似不屬第以雙眸注窗外娟娟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娘時矣予低首之面壁而坐居頃吾夫似已僊罷以悅吾夫而吾夫神志似不屬第以雙眸注窗外娟娟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週刊曰「禮拜六」者選其一二篇朗聲讀之冀以悅吾夫而吾夫神志似不屬第以雙眸注窗外娟娟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明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娟好明月若思甚深者嗟夫吾夫汝果何所思耶

秋塘僧其母返故鄉蘇州去矣遂不復來吾家光陰之逝直如電擊星馳轉眴已交冬令玉瓶中插數枝如瑤台仙子鉢衣疊雪如洛川神女羅襪凌風予與吾夫俱愛之小園中寒梅破蕾入晨夕焚爐閒予輒扶吾夫來窗前觀梅覺彌望如一片香雪海也

水仙亭亭四五枝如瑤台仙子鉢衣疊雪如洛川神女羅襪凌風予與吾夫俱愛之小園中寒梅破蕾入晨夕焚爐閒予輒扶吾夫來窗前觀梅覺彌望如一片香雪海也

舊垂垂著花疎疎密密整整斜斜如千百淡妝美人星其素面芳姿微颺乍動每挾纖纖幽香遂小窗而臥素樂遲來不省何因恆鬱鬱雙眸中時含愁意一夕皓月飛光寫梅影於窗上梅受風搖曳吾夫目中似微含淚痕下注予面一手則頻頻撫予

吾夫素樂遲來不省何因恆鬱鬱雙眸中時含愁意一夕皓月飛光寫梅影於窗上梅受風搖曳

影亦微動吾夫囑予以小椅坐其側相偎無語吾夫目中似微含淚痕下注予面一手則頻頻撫予知其中心悲也欲慰之顧百思不得一的當之語嗟夫吾夫汝果何悲

髮予知其中心悲也欲慰之顧百思不得一的當之語嗟夫吾夫汝果何悲

春光●又玉矣○寢室○中之碧紗○窗外有樹○亭亭○葉已○蔥翠○四覆○如蓋○小鳥○無數○隱其○中上下○啁啾○以相○告○語○嚮○春○光至○矣○一日○有雙○燕比○翼來○簷下○啣泥○營巢○頃刻○而成○凡一○星期○許猶○未去○則○同○歸○予○恆好○臨窗○觀之○覺其○雙宿○雙飛○正與○吾夫○婦同○也惟○渠○已有○雛吾○儕○嘗不○如○鳥○耳窗○間○日○反○覺○弗○怡而○吾○夫亦○有同○情○蓋值○秋○冬之○際○寂然○燈○特早○夫○婦同○坐○火爐○之側○目注○火中○熊熊○然似○有○雀飛○集○三三○五五○啾啾○弗已○若相○口角○予乃○惡之○以○爲是○篤鳥○中小○人也○予○大○慙○每○當○春○光○頓○覺○滿室○舍○樂意○外○間雖○寒○風雪○霰○滿○物○都作○黯澹○可憐○之色○而吾○二人○心中○乃釀○釀出○一片○春○光○之○長○駐○而吾○儕則○願○春○光之○速○去○天乎○汝能○年○年不○畀○吾以○春光○耶○

中○春○氣○如○酥○予○每與○吾夫○互爲○種○種之○游○戲○或○操○琴○或唱○歌○或猜○燈○謎○或鬥○紙○牌○其樂○乃○萬○狀○人○望○昨日●秋●塘●有●書●予●吾夫○略○謂●居●故●鄉●心●欲●死○行●且●買●棹●返●春●申●江●上○重●與●良●友●把●臂●云●云○吾夫○揚○聲○朗○誦○誦已○徵○喟○遽○詢○予○曰○紉芳○吾○愛○汝好○洪○秋○塘否○語○時○淚○盈○其○眸○予急○正○者○曰○阿○郎○胡○作○斯○言○儂身○屬○郎○儂心○亦○屬之○郎○耳○遂○各○把○臂○默○坐○無○語○洪●秋●塘●歸●矣○予●滋●弗●欲●見●其●人●因●引●避●他●適●往●一●女●友●家●歸●時○吾●夫●告●予●謂●秋●塘●來●訪●且●垂●詢●及●予○予頎●首●無●語○後此○吾夫○之愛○予益○摯○幾不○聽○予片○刻○離○其○側○予遂○晨夕○伴○之坐○每○曼聲○低○唱○「吾○愛○

汝。越一時。許吾夫。醒矣。勉強起。坐堅執予手。太息言曰。嗟吾夫。妻予命殆在旦夕。行與寸心且爲汝碎矣。行再相見。行再相見。予第頷之以首。初無一語返身欝欝者家去。

曰。郎烏得遽以稱予。日來陰雨雨腳如繩。長日影影

秋塘來。佇立於十武外。目中似有憂色。顫聲言曰。紉芳。吾之安琪兒。予此來與君別也。脫再居此者。

相合寧匪良緣。予聞言泣下。伏牀上嗚咽曰。郎豈不予愛耶。奈何忍心出此言。儂始終爲陳家婦耳。

吾夫亦泣然曰。余惟愛汝故爲汝計。將來紉芳。吾愛汝當知吾心。予且泣且曰。阿郎出甫出門斗見。

家人死作陳家鬼也。且天相阿郎烏得死者郎其少須。儂當往延醫者來。遂拭淚而出。

汝便成寡鵠。襟覺安託秋塘至可恃汝其委身事之無須爲予守節使君本無婦羅敷已無夫兩兩

曰郎烏得遽死。不祥之言令儂心碎。吾夫曰。吾背創甚痛。徹心厥爲日殆無多。惟予死後。

時積雨初霽。小園如洗。日光弗耐久隱力穿雲罅而出。綠葉上猶帶雨珠。受日光如入睡。像忘其所。

苦。弗停雨聲入耳。令人無歡。今日午后。吾夫背創作劇痛不能起坐。眠於床上。予撫之如鐵石杜鵑。

啼於綠陰深處。一囀二囀三囀而未已。杜鵑乎汝其勿聲。吾阿郎方睡也。杜鵑吾友。曷少靜。阿儂感

吾愛汝。」一之歌以悅之。吾夫恆點首微笑。把予手以歌名。遝以稱予。日來陰雨雨腳

嗟。爐。趣。宗。終。
夫。看。醒。郎。屬。
天。汝。儂。宗。之。
●●●天乎天乎吾阿郎死矣。
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諷刺小說）

眼兒媚

（痴儂）

知道那裏來的晦氣歡歡喜喜的出去却是垂頭喪氣的回來可怪那歷樣的一個人兒偏出我的眞性反同瓊花那東西去丟眉弄眼的咲世上的人什麼都只顧那面子上的好看

你道是那一個却原來是某某女學堂中的一位女學生這住女學生生得身材高大體魄强壯雄而且步趨矯捷說話的聲音也洪亮那瓊花那裏趕得上他的年紀說老也不老說少也不少恰恰的花信之數他的名字在下可也不能宣布在這裏不過那易容術

沒有學過罷了
花的一同出去
髮兒的柳葉眉
小小兒的櫻桃口更加着一身打扮飄逸異常任什麼人見了他都要注一注目的
好似吸收鐵屑的磁石一般目光過了他自然而然的射上去了他們兩人走去却遇着了
一個俊俏郎君這位游龍女士不由得半個身子酥了那人兒也知趣得狠不即不離的跟在他們
後面游龍以爲這一定是看上了我了便
走去他却忘了同他一起走的還有個瓊花呢當時他雖說是眼睛看着鼻頭挺着胸脯裝作個正經
樣兒大踏步向前
空當兒偷覷他一二眼那知不看猶可一看時便將一天的快活霎情銷滅不覺
倒豎一股酸氣從脚底心直透腦門可惜身邊沒有手鎗不然兩粒西洋衛生丸
除却目前之恨看官你道是什麼却原來那位俊俏郎君貌靈心蠢不能領略游
同那瓊花做眉弄眼的用着那最新發明無機無線電報暗通消息這一氣如何
也使你們親熟不來便脚底用力突突突的向前飛奔瓊花雖不願意沒奈何也
那一個兒不學過罷了
花的一同出去
髮兒的柳葉眉
小小兒的櫻桃口更加着一身打扮飄逸異常任什麼人見了他都要注一注目的
好似吸收鐵屑的磁石一般目光過了他自然而然的射上去了他們兩人走去却遇着了
一個俊俏郎君這位游龍女士不由得半個身子酥了那人兒也知趣得狠不即不離的跟在他們
後面游龍以爲這一定是看上了我了便
走去他却忘了同他一起走的還有個瓊花呢當時他雖說是眼睛看着鼻頭挺着胸脯裝作個正經
樣兒大踏步向前
空當兒偷覷他一二眼那知不看猶可一看時便將一天的快活霎情銷滅不覺
倒豎一股酸氣從脚底心直透腦門可惜身邊沒有手鎗不然兩粒西洋衛生丸
除却目前之恨看官你道是什麼却原來那位俊俏郎君貌靈心蠢不能領略游
同那瓊花做眉弄眼的用着那最新發明無機無線電報暗通消息這一氣如何
也使你們親熟不來便脚底用力突突突的向前飛奔瓊花雖不願意沒奈何也
那少年想追隨着究屬不雅便也揚長而去本書開頭的幾句話便是這位游龍女士返校以後想

着剛才情形沒發洩處自言自語的話兒了
「瓊花那東西人家都說他貌美據吾看來也不過如此吾的面龐不過比他肥一些兒眼睛大一些些兒口闊一些兒同樣的沒麻沒斑怎見得我就不及了他呢要講起身體來我比他強壯得多他那風兒吹得起似的希什麼罕若說瘦的比肥的美那學堂中體操一科又何必呢唉不過同他走回已是掌燈的時候不多一刻又晚飯了吃過了飯游龍回到房中依然是想那剛纔的事却是越想越氣正在氣得不得開交忽然校役拿進一封信來一看信面曉得是父親來的眼睛一瞥又見那校役手中有一封粉紅色信封的信連忙喚了他回來將這信抽出一看你道是誰郤便是美麗看他具名處郤祇得名內詳三個字曉得這是美夥對頭有名美貌的瓊花的那信封煞

脚步向那房裏走去到得那裏便聽得隔壁有兩人說話的聲音一個便是瓊花一個卻是瓊花學校中也是數一數二了遊龍息聲靜氣的聽了一刻哈哈你道他們講的什麼原來是女學堂中最要緊的一種美術學

「湘姊你今天到那裏去的」

「瓊姊我沒有到那裏去不過到大馬路買了一打絲巾狠便宜六塊錢就肯了」

「啊我的絲巾也快完了下禮拜我也要去買呢」

「什麼你的絲巾快完了你不是前個月買了一打麼嗄我知道了用你絲巾的可真是不少呢」

說着就吃吃的笑了一陣

「咦你什麼取笑起我來了用你的也狠多呀你還能瞞得過我麼」說着兩口兒又吃吃的同笑了一陣

「瓊姊我今天看見一個新式的髻好看得狠可是梳起來也費事得了不得」

「要好看那裏會不費事呢你看吾們這些同學到了禮拜這一天那一个不要到吃飯時候纔能

「其實我們學堂裏頭這妝飾一道雖沒有列入科學倒也是很要緊的并且這成績也比各科學好一些兒你看不是學界中的人妝飾起來誰也沒有我們那樣的顯逸就是那些堂子裏頭的狐狸精在濃粧上面略覺好些實在也還及不上我們呢」

「我的意思妝飾是淡的好越淡便越能引動人的注意濃的雖然觸目總是俗氣薰天貌美的還稱得起一個麗字醜的便不堪了不若淡妝的美的越顯得天然之美就是醜一些兒也還不惹人厭呢」

「稱厭湘姊你贊成那一項兒」

「不差不差我也是贊成淡妝的據我看來我們學界中凡是研究過這種學問的都是贊成淡妝的你看十個倒有九個不喜濃的可見是多數通過的了只有那些蠢才生了一個鬼怪似的臉死命的要好看便妝得像那廟中的土地夫人一般我一見了便要作惡」

「你不要說我們同學裏頭也有一個呢」

「那一個」

「除了游龍還有誰呢」他裏頭可是輕描淡寫的說了這句話却不道那旁聽的游龍直氣得手足如冰險些兒暈了過去

「其實游龍的容貌也並非什麼樣的醜不過肥些兒他自己又喜濃粧便鬧得不成個樣子了瓊姊你今天不是同他一起兒出去的麼」

「是的我同他出去瞎走了一回兒遇見了一個小滑頭面龐還看得過正想同他講幾句話不那游龍忽然發起痴性飛也似的走我沒奈何也同他一起趕回來了」

「咦那個姓楊的什麼好久沒有看見了」

「在家裏生病呢剛纔有封信來說病好了過兩天就可以來了」

「我看你同他也不過如此他待你可是眞心實意呀」

「什麼眞心實意背了臉還不是同旁人去親熱麼他們男人看我們女人是玩物也當他們爲玩物了」

「那姓楊的一雙眼珠子可是水汪汪的實在可意得狠」

「也不過一雙眼睛罷了講他容貌還不及那姓汪的呢」

「這雙眼睛可是最要緊的不要說男人便是我們容貌好了妝飾好了若沒有這一雙圓轉流利的眼珠子可是個泥美人兒也不能動人若是容貌平常有了圓活的眼睛便容易好得多

了。」

「所以美人的美總在一顰一笑上那眼珠兒一轉輕輕的一笑簡直說是勾魂攝魄的符使……」

正說着一陣脚飛又進去了兩個從此把他們的話頭打斷了游龍也便輕輕的走回房中想着剛纔的話原來是我濃粧的不是這也容易我學他們淡妝就是了又想着那「眼珠兒一轉輕輕的一笑」這句話怪道呢吾看見他人看我我總是眼睛看着鼻子裝個正經樣兒原來這就錯了呢我此後却不可不練習練習下個禮拜見那表兄就可以實地試驗了

話說他那表兄是個留學美國的留學生此刻是畢業回來了他的父母有心把游龍許給他就是那表兄的父母也貪游龍的妝奩富願意教兒子娶他不過那位留學生變了文明的潮流一定要自由結婚並不是有什麼意中人却是聽得女學堂裏的腐敗有些兒靠不住所以要親自過目決定才能說定

自從游龍聽得了一大篇的秘密美術講義裝束上便力趨於淡的一方面幷且逐日對着鏡子練習了一天比一天好容易六天已過便預備着回家了這天身上穿的眞是

緣。故。他。也。知。道。的。呼。難。道。他。不。願。意。嫁。那。表。兄。麼。
不　一。刻。兒。表。兄。來。了。人。物。也。算。軒。昂。舉。止。自。然。瀟。灑。寒。暄。了。一。會。不。免。從。上。到。下。把。
番。又　笑。嘻。嘻。的。向。遊。龍。看。了。一。看。這。時。遊。龍。想。蓋。會。來。了。我。鍊。了。六。天。多。的。工。夫。今。天。可。以。實。驗。了。
急。忙。將。眼。珠。兒。一。轉。却。不。道。轉。的。忙。了。些。兒。竟。變。成。瞪。了。一。個。白。眼。并。且。把。微。微。的。
表。兄。覺。着。沒。趣。便。搭。赸。着。同。他。父。母。講。話。去。遊　龍。也。覺。得。這。一。轉。轉。的。有。些。不。靈。活。
微。的。一。笑。也。沒。有。做。什　麼。我。沒。用。到。這。般。田。地。竟。這。樣。上。場。昏。起。來。唉。豈。有。此。理。好。
兒。的。一。樁。事。

濛。遵。父。母。的。訓。諭。哩。父　母。以。為。可。女　兒。可。不。敢。違。逆。哩。那　二。十。四。孝。中。可　又。要。添。成。二。十。五。孝。了。
呢。連　忙。提。起。筆　來。颼。颼。的。寫。了。一。封。復　信。眞。是。非。常。的。冠。冕。堂。皇。說　什。麼。父。母。在。上。哩。女　兒。只。知。道。
裏。禁　不。住。突。突。的。心。跳。起　來。兩　朶。紅　雲。直。升。到。鬢　兒。裏。去。忙　又。把　那。信。看。了。一。遍。這　有。什。麼。不。願　意。
半。截。兒。便　結。了。這。樣。的。美　果。了。若　使。全。個。兒。做。了。那　不。知　道。有。什。麼。現　象。呢。怕　不。立　刻。想　到。這。
兄。來。求。婚。了。問　他。可　願　意。不　願　意。這　一。喜　直　喜　得　非　同　小　可。心　想　那　秘　訣　的　效　驗　實　在　利　害　剛　做　了。
明　天。游　龍。依　舊　到　學　堂　裏　去。心　裏　頭　非　常　的　懊　惱。却　不　道　隔　了　一　天。接　到　父　親　的　一　封　信。說　是　那　表

婚約已定便擇着冬假的檔兒結婚忙忙碌碌免不得有些要緊東西預備起來學堂裏却依舊是天天去這是那個表兄知照的結婚之後還是要去呢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早又是隆冬天氣閉眼兒就是冬假了到那結婚的一天游龍裝扮得花團錦簇自有一番熱鬧且不必說却說結婚之後雖沒有按着歐西的規矩出外度蜜月然而這家裏的蜜月已經是甜美異常了游龍心裏快活得什麼樣似的追想起來可不能不推那瓊花爲功臣不虧他說出那秘訣來我道丈夫保不住也不能愛我了呀

一天朝暾初上積雪漸融游龍同他丈夫倚着闌干瞧那雪景一陣陣的梅香從牆角邊颺過來他突然的詢游龍道「吾愛我聽說你們女學界裏的品行狠多不堪的呀難得吾愛竟一毫也沒有染着可是你們學堂裏頭個個都同吾愛一樣麼」游龍赧然的答道「那也沒有一定隨便地方不能都壞也不能都好呢吾們學堂裏吾可不敢說一個也沒有壞的不過我不學那些大是大非小節無虧的事情就是了」吾愛我狠敬服你我那一天初見你的時候見你衣裳樸素得了不得我就知你是個輕薄子呢吾愛可是這樣麼游龍還沒有回

答。恰巧。原來如此。痴儂曰。痴儂草此篇唐突女學界甚矣。然而果唐突耶。抑非唐哭耶。痴儂極願負唐突之罪。惟不識女學界中認我爲唐突否耳。

滑稽小說

兩偵探

（雙影）

一日。爲新秋之午後。警廳之大時鐘。長短針正指三時十五分。作聲鏘然。其時清和巷口之樂天酒肆二人相偕入。前行者着白羅衫。品質頗不惡。而襟袖間穢膩甚厚。若久不洗滌者。其顏童然。而不冠。面目之可憎。如其衣之垢膩。後一人則衣大布之衣。髮髯髯不加櫛沐。二人者既入肆。擇屋角一間一案而坐。坐時解其羅衫。則有黃色之綢一小方。自其襟間墜砉墨爛然似有文在其上。其人乃坐二人之對案二人。方對飲無語。既而一人低聲曰。施占廣汝得其居址耶。施答曰然。其居在安善里之中。雖非大廈。然殊堂皇也。吾且探之於其鄰人。乃無有知其所業者。亦殊不一。有華服者。其補峯君。目視二。急俯拾之。納之囊中。遂呼肆人以酒至。肆人噭應去。時肆外又來一人。白衣玄褂。薪然絕新。入時以

有短褐者時戚與其人偕出一次吾伏其宅之左近見其人挾一紙裹出時時以手譜之似其中藏有重要之件吾方欲尾之行其人至巷外得一人力車遂乘之去吾倉卒乃無車可雇步行又不能及遂不知其所往詹曰汝辦事殊機敏遂舉杯而飲方二人言時後入者佯爲欽酒實側耳聽二人之語顧語聲極微微久聽乃不能辨一字俄詹又曰汝今日宜更往力伺勿懈必得其情實而後已然事宜秘密勿爲他人攘功去施曰是何待言吾當盡力爲之後入者仍竊聽顧僅隱約聞秘密二字則微點其首曰是矣是矣飲有頃詹施二人付值而出後入者疾起以一銀元授肆人曰汝且收此吾有事當急行少頃與汝計算可也且言且出肆門見二人尙在前途遂疾行尾之既而詹與施分道行其人略一躊躇卽捨施而尾詹詹步亦步詹趨亦趨如是者可半里入閘市矣

後入者其人單姓字亥明與詹施非舊相識其尾之行也蓋受他人之使使之者姓魏名曰龍仁其使單尾詹也不自是日始是日既入市中忽見詹入一劄字鋪單卽趨至鋪之對面僞爲立而待人也者實則注意詹之所事見詹自皮夾中出一紙其上有字作蝌蚪文付劄字人語良久似論值既而出資付之遂揚長去單復尾之見詹入茶肆啜茗相識肆中折行至劄字鋪僞稱詹也僕者謂劄字人曰頃吾主人囑劄一圖章茲

恐。其文有誤。囑吾來視之。汝試以字樣示我。刻字者不之疑。出字樣與觀。見所書爲古篆文。曰浙江巡撫部堂之印。問曰。此何如是。其不易求耶。曰。此物殊鮮有之。唯洋鐵製者耳。今之施既已足報命。吾今日可不復尾汝矣。遂徐步返。

至巷外。其人乘人力車行。施竟他車不可得。則頓足曰。吾又失計矣。遂悵悵歸其寓所。籌思竟夕。乃得一策。則大喜自語曰。汝尙能遁耶。明日午後有膠輪之人力車停安善里某宅之門外。車夫斂衣赤足。着草履。然其股際之膚色殊白晰。似非久於苦力者。停良久。宅中人出見車。一躍而上。叱行曲折三四里。至僻處有破屋。在焉。屋中雜陳舊敗之鐵器無數。皆求售者。其人下車。問曰。有舊鐵。否。君欲生鐵鑄而厚且重者。非特鑄不可。曰。汝能鑄耶。曰。吾屋後爐錘墨具焉。不能鑄。曰。是則甚善。試爲我鑄斤餘重者三式。如普通之洋鐵罐合用者。吾尙續須。曰可。曰。鑄時宜愼勿爲警士所見。曰。先

生休矣此間烏有警士者特先生須厚我值耳曰是唯汝所欲遂出兩銀元付之曰取登車遂返既至出錢囊取資付車值車夫視其錢囊中之名刺署曰魏龍仁其人付資訖遂入車夫仰天笑曰半日之功乃偵得如許秘密今若復奚遁者然吾足苦矣遂挽其車行至平樂坊詹補家報告其一切車夫爲誰蓋即施點廣也

署派警兵隨某往捕否則黨人且遁去長官聞報即草草書一紙鈐印其上付其人曰汝持此往最近之警署索警兵十人偕汝往毋使亂黨得逸其人唯唯疾趨而去同時警察廳之廳長室中有自稱某偵探者持軍府公文求見文稱本府偵探某偵得亂黨在某處設有機關着該廳長密派警兵協同往拘廳長聞事涉亂黨則大惶急立命以警兵一小隊供其人指揮於是此二人者各發一自警察分署出發分道揚鑣各不相顧自警廳出發者疾行至平樂坊令警兵四人守某宅自警察總廳出發者疾行至平樂坊令警兵四人守某宅帶無數呢服革履氣概凜然之警兵銷納以彈刀出於哨二人則口警笛手短鎗一自警察總廳出發者疾行至平樂坊令警兵四人守某宅帶無數呢服革履氣概凜然之警兵銷納以彈刀出於哨二人則口警笛手短鎗一自警察總廳出發分道揚鑣各不相顧自警廳出發者疾行至平樂坊令警兵四人守某宅之前後戶牖餘人入內翻箱倒篋大施其搜檢見物飾之珍貴者四顧無人則納之囊中既而搜得之密函數封廢舊之手鎗兩支

兩偵探

則大喜疾呼證據在是矣唯案中要犯已被逸則蹤繫其家人並挾其所得証物而出自分暑出發者則赴安善里之某宅破關直入大呼捉賊人既自密室中搜得炸彈三枚亂黨之室白委任狀十餘紙及函件多種而主犯則蹤跡渺然知已聞風遁去乃將其人之眷屬婢僕一一加以鐵索驅之而行而諸警兵之衣囊則飽滿異於來時行至中途二人者忽相遇其一眼疾見其妻孥皆銀鐺被體由警士守之以行而被逸之亂黨乃揚揚若無事雜警兵隊中時與其妻女相謂笑則勃然指其人大呼曰犯在是是即詹補峯亂黨之要人也而彼詹補峯者亦疾呼曰若即魏龍仁即吾儕所捕之要犯速捕勿任其逃兩隊之警兵相顧詫愕既而互起執之二人者皆就縛詹大怒曰爾爲偵探也孰敢誣吾爲亂黨亂黨汝耳且言且自衣囊中出其黃綢之符號赫然書偵探補峯其上所蓋印則某司令部也彼一人亦大怒曰咄狂奴乃敢黨人我若試視此何物者則亦出其符號有某軍府之印在其上大署曰偵探魏龍仁於是二人者始而怒繼而疑終乃大笑警兵知其故則微哂曰二公因公受累今已恍然吾儕無以復命今請先釋眷屬歸二公則至警廳一行可乎二人雖不欲然無可辭遂相率至警廳爲廳長述其故廳長聞之絕倒既而曰二君之因疑成誤固矣然若印章若委任狀若手鎗炸彈等何自來耶二人相視微笑既而同聲對曰公解人不妨爲公明言凡此

種種皆吾輩製造黨人之利器耳苟無是二人去爲偵探如故

小家庭說 管家婦

（天生寄廬）

大佐諸立之管家婦既別其主人與余而睡去大佐乃謂余曰此婦甚能掌余家務井然有條使余而無此婦則余家當不知變爲何如矣大佐之管家婦名閣筍夫人夫已謝世多年夫人髮花白年近半百顏上白嘴角至右額有一刀痕常藏藍晶眼鏡顧身材窈窕擧止輕盈遙望之無異三十許麗人也時余在大佐之書樓蓋大佐以寂寞故慶招余爲伴焉余父爲律師因年邁退隱令余承其衣缽余辦大佐現年五十有二余則少大佐二十歲大佐於八年前自印度返國娶父產居開的村美儀容爲人又和愛鄰人莫不稱之後於倫敦遇女優佛來恩一見傾心遂定情焉嘗結褵之日余亦曾赴賀時大佐年四十七而來恩嘗告大佐曰其父爲商船船主後以病去世既而母氏亦相繼故家計困難乃不得不與其弟各出謀生以其性情與戲劇近遂去而學優其弟則在英國北省某銀行充收支員此外無親戚矣大佐夫婦如膠如漆相安於家庭者五載在此五年中夫人產二女一家融融其樂不可言喻一日

大佐出獵偶感風寒回家後忽寒熱大作其夫人則親舉湯藥不分晝夜衣不解帶守於床畔推大佐之病日見其劇至第六日晨醫生來余即下樓問大佐之病勢詎料醫生所告者乃出人意表醫生曰余於昨日在病人床頭見玻璃杯內麥液之色有異即傾少許於空瓶取歸驗之其中果和有信石也余聞言大驚曰奇哉何自來耶醫生曰大佐之飲食其夫人所親調且夫人常臥於大佐之前不假他人越雷池一步此必其夫人屢於半夜人靜時赴樹林深處與一美少年私會乎外間已嘖有煩言矣余曰余素稔夫人之陰謀無疑矣余曰君言余實不信得毋誤會乎醫曰余固執不言而去余於下午六時詣其寓所醫生則復告余曰藥不信有此等事醫生見余固執不言而去余於下午六時詣其寓所醫生則復告余曰藥然則夫人晚間所會之少年究爲誰耶夫人遂掩顏而泣俄而曰余固無罪然余如捉將官裏去余必見捕奈何夫人喘喘曰捕余乎誣余毒余親愛之夫乎余曰汝速湯藥何以不知明日當飭偵探來詰責爲誰耶夫人晚間所會之少年究爲誰耶夫人遂掩顏而泣俄而曰余固無罪然余如捉將官裏去余必見捕奈何夫人喘喘曰捕余乎誣余毒余親愛之夫乎余曰汝速湯藥何以不知明日當飭偵探來詰責

因無可如何乃擬作汗漫游以自解遂先登報招一管家婦後有大佐某同寅之夫人介紹一婦婦至幷贅其能大佐其操作甚勤撫養二女慈愛如己出大悅於是數日後大佐即將成行矣此婦至入夜既即婦者即其蘭筍夫人也

深大佐乃導余至客房此室爲大佐昔時養病處而幾被毒斃者室內已經蘭筍夫人收拾

內獸炭熠熠櫃上各酒具備又有開水一瓶酒杯數隻大佐與余道晚安去後余遂飲皮酒

衣就臥未幾而入黑甜鄉矣朦朧間忽聞脚步聲啓目視之則一白衣女子顧顧而來余大

躡踵至余床畔取桌上酒盃作置畢遂飄然而去時余驚駭不可名狀惟余仍凝神

往女子至櫃前即開門入余頓憶及大佐病中被毒往事知此女子必係當時置藥之人現

迷其心常驅之顯此詭計此必夢中行走之舉於是急自床上躍起追之啓其戶則又一臥

桌有煤油燈一余即趨前撥之以照其面則一三十左右女子也女子即驚醒思爭脫舉余

燈應手瀉油流滿地火焰漫延一瞬間焚及床帳室內通紅余乃驚女子乎往門外大聲呼

火！俄而大佐與僕人先後至余曰失愼矣大佐即囑僕人曰速取水具往客房中救火余

通余房之隔壁室內也大佐曰可通他室乎余何不知耶余遂掘其壁往其地大佐訝曰此

何處耶何余末之前知也復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先出告衆人余須先往觀余二女汝可往蘭筍夫人處告之余乃往蘭筍夫人臥房叩其門曰宅內火起夫人速出夫人不應余遂力憾之門倒蘭筍夫人則衣睡衣立室中正對鏡理髮見余入愕然不知所措時余心亦大奇蓋年近半百之老婦忽一變而爲二十許之美人矣顏上刀痕已去花白之假髮及玉晶眼鏡則均在妝檯之上余定睛觀之美人即大佐夫人佛來恩也夫人見余已知其隱乃問余曰余夫余女平安乎

幸哉幸哉火已撲滅而前此之悶葫蘆亦於今夜一朝揭破矣此白衣女郎者名馬利大佐女僕之一也知事已敗露遂直言不諱曰彼曾悅一少年後因少年益貧大佐之慮被大佐察出訴諸公庭將少年拘禁二載焉利痛恨於心常思報復一日偶見已之臥房櫃前有一板活落移之則可直達大佐夫婦睡熟後輕啓其戶匍匐前進證信石於大佐盃內蓋此宅之建已逾大佐養病處於是俟大佐夫婦睡熟後輕啓其戶匍匐前進證信石於大佐盃內蓋此宅之建已逾二百餘年故雖大佐亦不知有此暗門也衆僕聞之始如夢初醒見其女主人天外飛來更喜盈於色大佐則瞠目結舌執夫人手問曰汝之在此余何不之覺也請速告余以情夫人曰初余有一弟因用空銀行公款來商諸余恐人譏見遂於晚間會余於林中時麥液內之毒質適發現醫生誣余

余思余如欲有所白必先說明與余私會者爲何如人願如是則余弟不免被逮抑且與汝名譽有

關故遂於晚間作翩鴻之飛去後見汝登報招管家婦余乃央某夫人爲介紹夫人知余爲無罪即欣然允諾余作數鞏獻書將遂出余化妝之手段甚高魚目混珠暗中保護二女且與汝日日相見然余私出後余弟已得友人之援暗將該欵彌補畢未破余當時本擬即歸體恐我夫欲追余底蘊則余弟之弊名又將受損故欲行又止現證毒之原人已猶余屈亦已直矣然余之傷未愈去人必疑我有問余以故書將何以對耶余曰唯唯否否余爲府上法律顧問有此以進者請其來余處可也

（休寧華魂）

小說世界 風流孽報

佛曰欲知今世因前生作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吾三讀斯言而後知業果之關因一切有定也雖然孽由人作果由因生種良因則給美果收孽果緣種惡因此千載不易之定理繇世遣孽首易乎淫而冥冥中一若最惡最惱最注意者亦惟乎淫迨必施以相當之果報而後已諸君不信即請一讀是篇

天都古郡有山曰三天子陰秉天地鬱磅之氣歷古今虫沙之刼遂爲生一極大淫人又非若紅樓中所謂精神之淫乃實際上之肉淫也噫淫人伊誰！曰張天水是

張生居郡之南家小康上有重闈下有頑弟生少有衝玢之目善脩飾固風度翩翩絕世之佳公子也然美於外而醜於內世有贅寶玉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是草莽二語可轉贈於彼且又喜狎邪遊終日舍蠻花折柳外無所事事父母以溺愛故不之禁遂益壯其胆而祝恆不歸矣

一日春光大好而生亦春意正濃方自溫柔鄉歸道經碎月河河爲郡名勝地中有亭曰留春彫欄畫檻窮極精工百葉窗開風來四面左有樓曰太白右有軒曰迷芳數株弱柳點綴其間兩岸桃花爭艷斯時也假令渠見之又不知魂消幾許詎知此一幅絕妙之天然圖畫中時又現一螓首蛾眉之玉人微露其半面濃粧而濁物至矣而五百年風流孽固種下矣生駐足太白樓前目灼灼如偷兒直注於留春亭畔口中喃喃言曰留春！今年果留得春住矣吾曷不迎春去！言時忽進顧亦不問唐突西施果抱歉何如者及至則空然一亭并無所謂美人焉生懊喪欲死但聞綠楊陰裏啼曰春歸遍訪而不可得悶甚覺躑躅之路柳牆花皆不若彼美之娟致舊果兒慣食之殊無甚味急欲一嘗時新奈計無所出徒恨恨而已囊盡秋兒見主人終日斂眉頭知有異遂進言曰主人又爲誰家姑子撩心事耶曷不問計於王媽生如言而悟欣然曰速爲我請王媽來汝主人他日倘得稱心

當以桂香（婢名）妻汝秋兒聞命喜躍去
王媽者花叢中之媒介也於紅樓閨閣絲窗蓬門靡不熟悉聞生召急往生見之曰西王母瞰臨矣
請速爲余招許飛瓊至媼笑對曰老身久不帶看花眼矣誠恐有辱公子命模樣兒請試爲老身述
應銷魂無怪痴公子情急煞生曰媽既有此芳鄰亦能令余一親香澤乎媼曰大難！彼姝嬌且羞
之生於是口述而手畫一遍媼曰止！是爲鄰家三姑子公子眼力果不差老身若是男兒見之亦
玉趾不易外涉若……生解語意遂出百金置案上曰區區權爲媽媽壽容後再報補也媼見金
一副鷄皮老臉笑容可掬對曰無功安好受祿憑老身三寸不爛舌試爲公子說之言畢目溜溜顧
金不已生聆言喜欲狂忽以金納其袖中媼
明晨生方起秋兒至前低諸曰媽才遣得人來請公子下午三句鐘去生聞言頷以首自忖曰畢竟
錢可通神百金買得人心動彼姝瞬間非我甕中物哉忖已探時計出視之時方己初覺距佳期甚
遠殊無耐遂手持一卷背窗作假斯文嚼嚼如蚊鳴究不知斯時彼心中呈何懇念也未幾又出時
計視之繼而再視之繼而三視之幸表殼是銀質者否則已爲掏爛矣好容易盼得過午遂拋卷起
曰時將至矣！於是衣高領之衣易博士之履梳拿破裔之頭上凡士佘擦雪花粉妝罷臨鏡顏覺

顧影自憐翩然若穿花之蝴蝶因風飛去矣

太白樓頭斜陽一角其下立一媚一姝嗚嗚不已時數十武外有一慘綠少年舉其輕提之步飄然而來媚以手指少年謂女曰彼張家大公子也個郎頗解溫柔三姑他日倘有壻如此老身羨煞矣女聆言赧紅雲與兩岸桃花一色不及答生已至頻送以目女急低首媚曰公子今日甚風兒吹得到此生曰東風吹我入天臺彼誰家好女耶耶抑媽家親耶媚笑曰非也是吾家芳鄰三姑子名秀娟生遂進揖曰得覩芳容艷麗匪淺秀姑曷不一舉首手世界文明男女自由奚用羞爲女閨言默然拈帶媚作吃吃笑半晌聞女曰天云暮矣媽歸休生曰正是人約黃昏後歸云乎哉於是遂與媚姍之歸

至是女乃暨其術中而所謂神女襄王已暗度巫山十二峯香小洞竟認作熟路桃源嗚呼世之三姑六婆陷人實非淺鮮此亦可見其一斑矣久之事爲生弟所覺一日生父召生問曰我幾半月不汝一面日究何事忙乃爾生正無以答其弟忽嘻嘻對父言曰爹乎我昨見哥哥在王媽家與李家三姑作和合戲生斯時惟恨無地竄藏身切齒怒目以對其弟父聞言大怒曰咄！孽子胡作此勘心事吾家世德爲汝喪盡矣彼李翁我友也倘事發何辭以對今後吾羞見汝吾亦不願有此種

孽子去！生無奈哭訴於母母固愛生然老人盛怒之下卒不能進一辭無何生遂綑禁於家焉。

生自被錮後經月不得出顧亦頗自慰藉此可以却彼美惟不幸之秀娟遇此薄倖郎得寸進尺竟視妾作沾泥之絮矣日愈久而二人之感情益愈渡而生聯內之一片美人影亦消化於烏有之鄉無何女許字於郡北之宋生生亦是婚於郡南之劉姓羅敷有夫使君有婦室家成宴孽巢幃俄而玉漏三轉又滿城風雨節近重陽生亦涓吉焉屆期之日六親盈門皆急欲一覩新人爲快有頃鼓樂大作衆譁曰新人至矣啓輦矣新人出矣夫婿交拜矣忽新人昏倒呱呱者墮之落衆

風流擊報

花燭之夜新郎於燈光下覩新人兩頰飛霞狀若中酒益爲之神蕩遂強攜手而入幃俄而玉漏三轉又滿城風雨節近重陽生亦涓吉焉屆期之日六親盈門皆急欲一覩新人爲快有頃鼓樂大作衆譁曰新人至矣啓輦矣新人出矣夫婿交拜矣忽新人昏倒呱呱者墮之落衆

是年秋梧桐葉落桂子飄香七香蓮興載得花歸彼郡北宋家見新人如仙子大喜賀客爲之鼓掌沈溫柔鄉裏有人訝曰破罐子！壞矣！明日新郎絕早出父母問曰新人稱意否新郎曰休！新人乎舊人耳父母問故新郎告之所以一家聞之唏噓母曰木已成舟徒恨無益不如聽之可也生於是與秀娟反目秀娟日以淚珠洗面惟呼輕薄兒害我不淺時有一貌娟嫗膩膨膨之女郎在傍勸曰嫂毋悲儂亦個中人誠恐將來之悲不僅如嫂嫂也噫斯何人！斯卽宋生之表妹劉家之嫡女張生之未婚妻也

對。皆。嗤。之。以。鼻。且。曰。新人。如此。殊不。雅觀。袁扶入新房。再作計較。乎。生父母稱善。於是新人頭。蹶。逝。新郎。從。此。始。安。望。與。郎。聚。氣。入。

郎。聚。氣。入。

月。生語。婦。曰。事已。如此。吾亦。不。責。汝。責。汝。亦。徒。然。惟問。大錯。是誰。鑄者。速告。余。婦聞。言。良久。低聲。我表。●●●●●生急。曰。止！汝不。必。表。汝。假愛。情。余亦。不願。與汝。表。愛。情。婦泣。曰。儂至此。安望。與郎。聚。

我。表。●●●●●生急。曰。止！汝不。必。表。汝。假愛。情。余亦。不願。與汝。表。愛。情。婦泣。曰。儂至此。安望。與郎。聚。

家。風。水。好。哥哥。生。兒。毋。須。已。弟。弟。今。日。喜。有。姪。衆。

家。風。水。好。哥哥。生。兒。毋。須。已。弟。弟。今。日。喜。有。姪。衆。

若。木。雞。堂。下。觀。者。哄。然。散。其。頑。弟。忽。進。曰。吾。

若。木。雞。堂。下。觀。者。哄。然。散。其。頑。弟。忽。進。曰。吾。

之。頗。末。婦。蹙。然。曰。君。淫。人。婦。妻。爲。人。淫。翠。因。惡。果。報。應。何。如。以手。指。生。曰。懸。崖。勒。馬。懸。韁。郎。從。此。始。

之。頗。末。婦。蹙。然。曰。君。淫。人。婦。妻。爲。人。淫。翠。因。惡。果。報。應。何。如。以手。指。生。曰。懸。崖。勒。馬。懸。韁。郎。從。此。始。

之。東。廂。床。乎。婦。曰。然。生。曰。噫。我不。淫。人。婦。誰。人。淫。我妻。是。余。之。風。流。孽。果。報！　與卿。冤。冤。相。報。何。時。了。婦。謂。故。生。

之。東。廂。床。乎。婦。曰。然。生。曰。噫。我不。淫。人。婦。誰。人。淫。我妻。是。余。之。風。流。孽。果。報！　與卿。冤。冤。相。報。何。時。了。婦。謂。故。生。

表。之。若。木。雞。堂。下。觀。者。哄。然。散。其。頑。弟。忽。進。曰。吾。

表。之。若。木。雞。堂。下。觀。者。哄。然。散。其。頑。弟。忽。進。曰。吾。

夕。陽。西。下。紅。樓。一。角。樓。中。紗。幕。低。垂。幕。內。時。有。美。人。影。徘。徊。其。狀。丰。姿。綽。約。蓋。傾。城。絕。世。之。妹。也。而。

短篇小說　美人面

子。葬。生。告。之。表。曰。彌。郎。皆。對。

夕。陽。西。下。紅。樓。一。角。樓。中。紗。幕。低。垂。幕。內。時。有。美。人。影。徘。徊。其。狀。丰。姿。綽。約。蓋。傾。城。絕。世。之。妹。也。而。

子。葬。生。告。之。表。曰。彌。郎。皆。對。

作。殷。鑒。可。耳。　（不受酬）

作。殷。鑒。可。耳。　（不受酬）

（野民）

（野民）

樓下則常有徐生之跡焉
徐生者翩翩濁世之美少年也平日素以貌自許八歲時讀西施傳艷之告其母曰兒他日必得西施矣生少時美丰姿及長而更美惟癡於情蓋非西施不足爲其婦也生父早沒生母惟生一子視若掌上珠不忍過拂其意生家故望族富家艷其貌竢其門楣與生論婚者以百數輒不當生意未果生年十七矣母甚憂之將強娶生志而未發也

施爲婦母笑其稚也輒誑之曰兒聘得西施矣生少時美丰姿及長而更美惟癡於情蓋非西施不足爲其婦也生父早沒生母惟生一子視若掌上珠不忍過拂其意生家故望族富家艷其貌竢其門楣與生論婚者以百數輒不當生意未果生年十七矣母甚憂之將強娶生以就學移居金陵

施而有情人終成眷屬蓋紅絲月老已繫三生矣

生在校時初以靈慧麼列上等既見女形神莫屬每至甄別時輒多疵謬生母聞之怒生之不學也

令出校家居讀書每自督之生跬步不能出門戶而紅樓縹渺遠隔雲山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時輒推窗露其半面俯首下視烏雲半鬟雙波盈盈眉峯之間似有情亦似無情生初見女寸心忐忑如何而得此佳

生校距家一里許生以走讀每至散課時必經紅樓之下而樓中美人乃有無形之感覺每見生過

無何生以就學移居金陵

貌嫂其門楣與生論婚者以百數輒不當生意未果生年十七矣母甚憂之將強娶生志而未發也

而絕世徐郎遂朝朝暮暮享此牢面佳人之艷福

新人乃知生爲誤會蓋新人右牢面似天仙美人左牢面如夜叉羅剎殆東施西施相合之化身也

詢生媒氏燕爾晨光熹微照枕上作貢金色生於枕上偷視新人之面諦視良久忽大呼以爲受譴戟指大作

置媒婚燕已至新人以紅巾覆首生欲一覩容貌不得見一幅紅巾眞似蓬山萬里矣

新婚燕已至新人以紅巾覆首生欲一覩容貌不得見一幅紅巾眞似蓬山萬里矣

之日興已軒既出生徘徊庭中待至日昃久不見至心房乃跳邊不已入夜彩燈輝煌忽聞鼓吹大作

學已軒既出生徘徊庭中待至日昃久不見至心房乃跳邊不已入夜彩燈輝煌忽聞鼓吹大作

王某翠娘也生初習於

某娘也生初習於

聞言知意欲行新式結婚禮而婦翁則頑錮特甚生以婦之艷也不忍拂翁意乃一一悉如舊式親迎

言知意欲行新式結婚禮而婦翁則頑錮特甚生以婦之艷也不忍拂翁意乃一一悉如舊式親迎

衷生乃泣下以情告母母聞之憐其痴也曰痴兒此易事胡不早告阿母使早告著今且爲新婦矣生

生乃泣下以情告母母聞之憐其痴也曰痴兒此易事胡不早告阿母使早告著今且爲新婦矣生

病益篤母憂之百計延醫而病無起色適生中表兄王某來視生疾就榻握手苦詰隱

病益篤母憂之百計延醫而病無起色適生中表兄王某來視生疾就榻握手苦詰隱

（不受酬）

予嘗謂朝鮮賣國奴李完用乃師法緬相庚敘猛齋今閱波蘭亡國秘史乃知緬奴又師法波蘭督臣白爾烟斯噗奴隸離覩腥穢之衣鉢竟至不絕於天壤間此仁人志士之所以扼腕而痛恨者也夏暑鬱蒸夜不能寐若有悵觸悲來填膺署光熹微矣起就窗下抽毫伸紙取斯事曲折肖其人以志之檥杌歟殷鑒歟願國人勿視爲齊東野語也

波蘭地居勾奧之北與强俄接壤介乎波羅的海黑海間地方廣拓國勢强固於中世紀數歐洲大邦嘗首屈一指自十六世紀中葉王位創公選之例每立一新王率取諸外國貴族藉是爲逐鹿場而比隣之奧普瑞德法等皆啓其覬覦焉俄之野心爲尤甚至十八世紀初因宗教問題起俄人益肆其初普奧頗持正議旋見波勢日衰國人意見紛岐貴族與平民之水火不能融化而暴俄有蠶食之決心勢如飄風驟雨不可遏抑於是亦變其主張爲染指分肥之計斯時國王曰士達尼斯拉曾朝於俄女皇加他隣之面首不羞由是一以媚娥爲政策貴族官吏罔不風靡於是有奴隸之渠魁者出甘心蓄意百出其計以亡其祖國爲己任其人即白爾翻斯是也白幼即穎敏求

學於德通德俄兩國文字語言及入仕途練達有幹才且長於吏治於是貴族王公皆欲令彼出己門下白本貴族之裔胄美丰儀善諧笑既游學各國熟知外情措應無不宜在外交家中爲後起之秀甫登仕版即擢升卿貳一時獻才自喜標榜時務者趨之若鶩白會建言波蘭爲五國耽視之鵠的非外交得手無以立國至若內政及軍務等皆須辦外交之馬首而行外交苟不得訣雖有伊管之後愛國黨未出之先聞者莫不延頸舉踵以望白氏之偉略至譽之爲十八世紀之外交英雄白又與俄貴族女結婚女亦明艷豁達多與各國貴族交游益足爲白氏之援助凡俄國之內情秘密消息無不靈敏時俄使臣之間因俄女皇有慶祝事派白氏爲專使赴俄道賀且表聯絡之意斯行爲白氏馳騁於外交場中之第一幕舉其治麗質貴之斯拉夫美人錦車持節氣象莊嚴道途兒者咸嘖嘖歎賞以爲波俄之兩美璧合實於是乎寫其小影頗有詩家歌詠其事小說家裝點之以播佳話落既抵俄於是用其要導引之力施展其善與人交之才幹深得俄人水乳之歡顧白之爲此非有愛國之宗旨挾爲國爲民之主張以俱來其私心所希望揣摩強國之心理專爲保一己之地位與目前之榮譽及權利而

已故不屑屈體忍辱行其狗苟蠅營之故謂俄果挾雷霆萬鈞之力加之於波則已雖欲藏忠祖國徒勞無益不如取巧藏拙外示高讓之名日委蛇便給於權勢貴族之間仰其鼻息乃得俄與普奧等國秘謀之底裏而後甘心為亡波之妖內剚酖酒婦人之實若猶有可斡旋則誰不好名孽天拄國之羨譽樂得而擾之以是白使俄年餘因謂白曰俄廷之決心如是環顧波蘭人心紛糅如一盤散沙而欲抗此潮流正如以卵敵石是亦天使然也雖天者昌逆天者亡若是智者當知大勢所趨為自全之計古人所謂明哲保身君果何以自處白曰吾初震於波蘭大國之盛名乘吾年少氣盛漫不更事之才略以為雖有艱鉅何難孜孜為利為名不先割其肥恐禁臠之女皇以波終為各國之俎上肉而已不好名孽天拄國之美

曼聲而歌以寫其先知先覺之愉快蓋白夫人固長於音樂者也自是白氏日事亡國大夫之計俾任既滿遄反波都哇沙而是時適虎視耽耽之俄普奧三國使臣提出分割條件令波王盡數表決通過遂成鐵案會散而列汀踉蹌至已無及矣於是向院門痛哭呼詬

曼聲而歌以寫其先知先覺之愉快蓋白夫人固長於音樂者也自是白氏日事亡國大夫之計俾任既滿遄反波都哇沙而是時適虎視耽耽之俄普奧三國使臣提出分割條件令波王盡數表決通過遂成鐵案會散而列汀踉蹌至已無及矣於是向院門痛哭呼詬

乃決之於國會議員會中方謀推議長俄使臣聞白氏歸亟言於波王國會議長非推白氏不可波王盡諾白氏乃令警吏扶之以出

王以此權關係乘選不肯擅主俄使大不爲然乃半由運動半以壓力強使白氏爲國會議長全院大譁然畏俄使之勢力或不敢昌言反對惟列汀者與其徒黨十餘人挺立指斥不稍寬假於是白氏天良偶發羞恧欲引退俄使及波王俱不許之相持至月餘不能決雖以波王之命令勉強

議員大譁然畏俄使之勢力或不敢昌言反對惟列汀者與其徒黨十餘人挺立指斥不稍寬假於是白氏天良偶發羞恧欲引退俄使及波王俱不許之相持至月餘不能決雖以波王之命令勉強

提出分割案而衆議員受列汀之忠義鼓吹憤氣塡膺不容稍有假借卒無若何之結果是時白氏

夫婦受俄人之重賂無以報命乃日夜設計以圖列訂但得擒賊擒王則其附和盲從者自無勢力

敢抵抗於是廣布爪牙多與金帛冀行離間議員之計奔走數日殊無效果白氏憂心如焚騎虎難

下心幾灰嬾欲遂去矣忽夫人遣婢密報今日列汀已醉臥不出席議會方開乘此時機表決此大

問題也曰氏喜力疾促駕馳往議場列汀果未至諸激烈分子亦大半缺席白氏遂用剛柔兼妙

之手法使議員多數表決通過遂成鐵案會

此支離怪誕之議決案處列汀以調虎離山之法其中寧無鬼蜮伎倆邪久之議員有知其事者乃慨憤述於人先是列汀性激直清剛絕俗而嗜酒好色此亦史家所謂英雄本色也初似無害於大局會分割議案起列汀力主抗拒日夜疲精勞神與同志奔走呼號悲憤愴痛月餘以來幾忘寢食飲興更無心提及矣然竭心力絞腦漿震動振搦寥既久亦思一抒積鬱一夕偶沽濁醪小飲有友人排闥入曰盍往某爵邸觀跳舞會列汀曰吾無心於此且明日有表決會大事不宜貽誤也友人曰迂哉表決會在明日之下午一句鐘而子即懺牲今宵之樂以爲有益於明日之事猶可於明日於明日之事固絕無關係也庸何傷迂哉且子亦知某女士登場乎久別重逢此機會寧可坐失列汀聞言怦然心動蓋某女士固列之情人幾有婚約而未成又數十日間久廢室家酬酢之樂今夕又幸無事不覺酩酊又奔走國事以來兒女私情久不縈其懷抱一旦蛾曼盈前復有此多情人色授魂與心有所懈乃擲杯而起曰吾將借此一澆塊壘盡行乎遂與友人偕入某邸至則酒綠燈紅花團錦簇衆賓正興高采烈往來翩躚如蛺蝶穿花如鴛鴦戲水列汀循例入局而所謂情人者已與一貴族子相偶頗自恨來遲之誤忽一麗人珊珊初遊貌似斯拉夫美人辨所操語音則又係波蘭貴族口吻列汀悅其妖嫻不覺從之進退跳舞方罷繼以宴飲麗人曲意留情殷勤勸酒列汀久疏杯杓不覺酩酊又奔走國事以來兒女私情久不縈其懷抱一旦蛾曼盈前復有此多情人色授魂與

獲。立。白。波。列。入。天。日。翻。此。人。六。於
十。身。氏。王。汀。臥。遽。痛。斯。蹉。以。時。是。
萬。最。之。欲。與。白。氏。以。首。相。之。職。白。氏。固。辭。願。就。某。部。總。督。以。慎。固。邊。圍。爲。己。任。波。王。不。得。已。許。之。實。則。
金。圓。狡。謀。有。非。外。人。所。及。推。測。者。蓋。波。既。國。勢。阽。危。當。國。者。尤。詬。讒。集。稍。自。愛。者。不。肯。就。職。白。氏。
至。滑。安。肯。當。此。要。衝。乃。避。重。就。輕。爲。一。方。面。自。全。之。計。畫。又。某。部。爲。波。國。最。膏。腴。之。地。年。可。
三。十。萬。金。不。等。苟。任。三。五。年。則。立。致。數。百。萬。金。他。日。從。容。爲。長。樂。老。足。供。澆。裏。而。有。餘。

獲十萬金至三十萬金不等苟任三五年則立致數百萬金他日從容爲長樂老足供澆裏而有餘

於是愛戀之故態不覺復萌及筵席既散而玉山頹矣時過夜分始馳汽車而歸鼾然渴睡歷三十
六時始醒則已越日之下午矣恍然知爲人所弄議場既大變急邀友人家將責其賣友之罪則友
人此時出游英倫矣列汀猛憶前後情事悟爲美人計而已數年之經營一月以來之名譽因
此人爲誰則固盛名鼎鼎之外交大家國會議長白爾
人也列汀乃日挾手鎗欲得白爾夫人而甘心然終無下手之機會憤極失
北望海潮翻斯而歌當哭沈酣已甚又復傾瓶不已同人或勸列汀乃白眼向
人俱起奪之扶

因與夫人約五年中保俄人勿於此部內滋事令白氏收取娛老之資則異日分割事起白氏必致死力以相助夫人深然之爲之通密訊於俄廷俄人遂認白氏爲外臣許坐鎭某部五年絕不與之一外交才也信任之不復疑視爲西北保障即有彈劾其姦者皆以爲黨人攻訐之辭置之勿問且恬然泰然即有齟齬無不立解遂以爲白氏果第然搜括取盈五年之間擁資數百萬悉以其金存於俄國銀行而於是波勢益衰三國將復行第二次之分割白氏所督當在割中乃先行辭職波王挽留再四白氏去志已決且示痼疾已深不堪任事狀波王無如何而聽之白氏乃挈豔妻及寵愛之子女移居波羅的海濱其地接近俄界近水樓臺以爲得月之易也又其地風景絕佳築別業置園林大可爲後半生之福地擇既定三窟就成白氏儼然爲此間紳士凡席豐履厚避地爲佳者數家白氏皆得與之沆瀣一氣而耕以庇護安堵盜賊無影匿不驚者則俄人之勢力是也年餘波政益亂財用大絀一切新政興舉幾於無米爲炊波王因欲令各大臣捐輸巨金以濟國用有勉人毀家紓難之意夙知白氏富厚首遣人邀之諭以儀納若干萬白氏以空無所有答之且請查檢波王徧向本國銀行果無寸金尺帛爲白氏之私

產。後知。悉存俄國所設之銀行畏牽引交涉唔不敢問也白氏遂得不拔一毛安享素封之樂自以爲得計無逾於此未幾白氏所居之地劃入俄領版圖既易戶籍自殊白氏遂儼然爲俄貴族之新

婿。焉。波民無愛國思想者咸企慕不置

波自節二次分割後日蹙國奚止百里其蠶食魚爛之勢不待識者而知爲無可救藥願血氣心知

人所同具而羞惡之良卽厲其間焉彼昏不知爲利欲所汨沒知有富貴不知有國家如白氏者固

甘爲亡國之妖孽若其他羞惡未泯者安得謂偕大波蘭覺無其人於是國中之血性男兒因外侮

之激大生其抵抗反動力綿一二志士租織成團名曰愛國黨此黨中人皆以救國存種爲標識

不肯隨政府之指揮甘受列強之魚肉列強大憤欲借政府之力鋤滅之黨人因仗義與之抗對於

是不爲憤激俄人因指爲亂黨遣兵平之有哥修士孤者波之豪士也篤爲白爾斯部將勇銳

適基督復活日將屆愛國黨及公民必盡集於教會俄使乃謀簡軍

置。千。以。適。俄。不。之。甘。人。波。婿。爲。產。
委。八。號。倫。人。肯。刺。爲。所。自。焉。得。後
員。與。令。後。尤。隨。激。亡。同。節。波。計。知。
使。俄。各。不。爲。政。大。國。具。二。民。無。悉。
定。兵。部。善。憤。府。生。之。而。次。無。逾。存。
處。守。東。白。激。之。其。妖。羞。分。愛。於。俄。
愛。哇。南。之。俄。指。抵。孽。惡。割。國。此。國。
國。沙。數。所。人。揮。抗。若。之。後。思。未。所。
黨。者。部。爲。因。甘。反。其。良。日。想。幾。設。
之。大。亦。辭。指。受。動。他。卽。蹙。者。白。之。
酷。戰。爲。職。爲。列。力。羞。厲。國。咸。氏。銀。
刑。愛。普。退。亂。強。鋤。惡。其。奚。企。所。行。
適。國。奧。隱。黨。之。滅。未。間。止。慕。居。畏。
基。黨。二。白。進。魚。之。泯。焉。百。不。之。牽。
督。獲。國。亦。兵。肉。黨。者。彼。里。置。地。引。
復。全。所。尋。平。列。人。安。昏。其。問。劃。交。
活。勝。據。去。之。強。因。得。不。蠶。焉。入。涉。
日。於。愛。督。有。大。指。仗。謂。知。食。白。俄。晤。
將。是。國。任。哥。憤。揮。義。偕。有。魚。氏。領。不。
屆。俄。黨。哥頗。欲。廿。與。大。爲。爛。遂。版。敢。
愛。人。徒。頗在。借。受。之。波。利。之。不。圖。問。
國。目。益。在野。政。列。力。蘭。欲。勢。易。既。也。
黨。爲。大。組。府。強。鋤。覺。所。不。戶。易。白。
及。悍。憤。織。之。之。滅。無。汨。待。籍。戶。氏。
公。匪。決。黨。指。力。之。其。沒。識。自。籍。遂。
民。迫。意。徒。爲。鋤。黨。人。知。者。殊。自。得。
必。令。奉。欲。白。滅。人。於。有。而。白。殊。不。
盡。波。哥。挽。爾。之。因。是。富。知。氏。白。拔。
集。王。修。回。斯。黨。仗。國。貴。爲。氏。一。
於。發。士。國。部。人。義。中。不。不。遂。毛。
教。逮。孤。恥。將。皆。與。之。知。有。儼。安。
會。捕。爲。及。勇。以。抗。血。因。國。然。享。
俄。之。總。俄。銳。救。對。性。外。家。爲。素。
使。詔。裁。使。國。於。男。侮。如。俄。封。
乃。旨。合。據。存。波。兒。白。貴。之。
謀。又。兵。哇。種。之。因。氏。族。樂。
簡。迫。得。沙。爲。豪。外。者。之。自。
軍。常。四。

中之精壯者僞衣波蘭軍服似近衛軍狀雜教會之守門兵中一方面使俄軍却掠武庫及火藥庫燬之不備而實行之幾陷於大危險之地位幸有市人憫林斯吉者狡黠而喜任俠知俄人密謀乃約先期舉事攻擊俄兵別隊直據武庫及火藥庫俄兵猝不及防軍火遂不濟近劇戰俄罷死亡被擒者幾五千人愛國黨僅傷亡百餘人而已越日又戰於公使館前俄人大懼乃以計嗾波蘭王下急詔令愛國黨停戰愛國黨稍逡巡則俄軍乘此間隙漸與普人聯合斯時一着之錯皆娟俄無恥之波王所貽誤而愛國黨義戰之聲嘖嘖一時國中問風興起皆舉義旗以相應惟餉糈已竭後源未繼因謀求諸貴族舊臣之貲助於是衆咸以白爾爾斯爲言哥修士孤曰吾知白氏好取寶權而不慈等卑辭以求資助彼必不動不如以統制之權讓彼吾輩背受其指揮彼必喜吾輩之恭順而任事苟得救濟時艱終獲全勝則同爲波蘭國人官僚與志士何擇且既入吾輩牢籠彼雖欲爲外人之虎倀而不可得設不然者吾輩亦得以黨法對付之突衆以爲然乃修書往于白氏略謂「近歲天不祚波樞軸皆非其人內治外交日益紊亂宗社之傾旦夕間耳國家之憂卽吾輩

之憂君當亦同此憂也吾輩如寃禽墳海雖不必有其力然事不獲已正擬一乃心力共奬王室安內攘外各抱至寄之願倉猝圖事苟慚疎薄以毅有斷又洞悉邊務倘蒙俯體下情則當以戎事相推戴侍衞軍若干人敢死軍若干人同仇隊若干人歸節制公爲國事奔走休戚與國共之榮辱與國共之公其有意乎三軍皆枕戈環甲以待一書去意言一書去僕不與聞國政已十餘年前塵涉涉套如隔世亦自知不容於清議幸得保全首領以沒世耳誠不料僕之去後國事翻變至此壯不如人老將安用諸君子不取國中之豪傑與之上下議論而乃下願於僕將謂吾國無人乎僕自顧不暇安能從諸君子後以鄙謬之見貽誤大局望諸君子好自爲之若得轉危爲安令老夫如鳥羅小草得附松柏以長存受賜多矣」

語氣決絕且兼慫憤

狡而猶而有之異哉此老覓人心已死不復以國家爲念於是愛國黨人莫不此目裂臂爭欲得白氏而甘心焉小謀大力小任重非有偉才易其克濟惟君沈謂有特無恐不知猛犬之蹈伺其後彼昏不明又何足論但吾輩挾腹從事無米爲炊而彼生擁厚資一毛不拔吾輩豈能聽之吾當再說以解囊之利與遏糴之害必使破其慳吝而後已諸同志以

爲何如衆皆贊成乃推愷林斯吉爲專使往說白氏愷使馳往波羅的海部兩日夜而返則僅得陳粟百斛破爛衣服數十笥而已蓋白氏逆知愷使之往預飾爲貧狀脅其豔妻嬌子於僕悉從之往僅留羸老應門座中索逋人雜入羅爲之滿狀似屋宅已將典質者愷至幾不能具婢妾百計掩護僅供草食籃縷多不可衣哥修士孤大憤勃然曰賣國奴稔惡至此乎彼產寄頓於俄郡凡臧獲僕僕出跽於堂求援頻始已白氏見愷使憂容慘色令人不忍久睹語言恍惚支離無可捉摸僮供主人又不敢外出迓迎逡巡以書入主人僞令老僕請愷自後園入索逋者大譁聲震堂壁老僕出愷使之往預飾爲貧狀脅其豔妻嬌子

奴皆得遂其徵倖之計安享富貴以歿是天道無知人心之不平熟有甚於此者吾黨似不宜坐視

維時有死士齋傑周斯吉者挺劍起曰吾願往取白氏代天誅惡以平人心哥氏頷之及猶君往白

氏果已舍宅為希臘教會堂而遷俄都之新居矣齋君復追躡焉白氏新邸在海濱之風景佳勝處

也宅之前後俱以哥薩克兵守之嚴密逾恆白氏及其夫人乘車出入亦必陳衛兵齋君無可措手

尾之約半月一日白氏為子娶婦賀客盈門陳設極麗新婦亦俄貴族女妖冶之容盪逸之盛一時

無匹然其門內防守極嚴非有紹介者不得入閒觀之人僅遙立相望而已齋君乃走謁俄人某君

願與觀白氏之盛事蓋某君固齋君舊同學友而不知其曾入愛國黨者也笑而許之且謂此係貴

國第一紅人又能見機故得享今日之幸福君之欲瞻仰者殆亦有效法之意乎齋君知其悔己唯

唯而罷俄而與某君同乘往投刺覓入齋君已易名姓某君不知也無何使者肅客入高堂廣廈錯

綺交羅人列如仙花香似海齋君身入其間幾為所眩主人竭意娛賓設跳舞會以鼓雅興白氏夫

婦亦蹀躞堂中為小夫婦紹介與諸賓晉接明鐙初爛賓隊咸來或如穿花蛺蝶或如戲水鴛鴦正

在五花八門踏搖捉搦之際忽砰訇一聲下自地底上至屋瓦無不揭起霞動衆賓如聞驚雷如起

地火咸向壁隅四竄或互相扭結或擂跌階石下猝不知起攀之所在門外哥薩克守兵聞巨聲心知有異咸舉鎗向內然不敢遽入以俄法殿不奉宣召不可入也約逾五分鐘家人臧獲趨集始少有頭緒則主人僅受微傷主人婦傷稍重乘實傷重死者二人蓋爲至猛烈之炸彈所擊也然尙未得主名於是傳呼守門禁人出入就諸賓中一一搜檢身畔而於是襲擬餘彈及有秘密書之白氏覓醫治獲痊其妻延十餘日乃斃子婦家室無恙噫天道禍淫其有時而不信也耶

函之主名於是傳呼守門禁人出入就諸賓中一一搜檢身畔而於是襲擬餘彈及有秘密書之白氏覓醫治獲痊其妻延十餘日乃斃子婦家室無恙噫天道禍淫其有時而不信也耶

得有頭緒則主人僅受微傷主人婦傷稍重乘實傷重死者二人蓋爲至猛烈之炸彈所擊也然尙未

有知有異咸舉鎗向內然不敢遽入以俄法殿不奉宣召不可入也約逾五分鐘家人臧獲趨集始少

地火咸向壁隅四竄或互相扭結或擂跌階石下猝不知起攀之所在門外哥薩克守兵聞巨聲心

於俄且知愛國黨所爲乃亟思撲滅此仇敵以爲掃除廓清之計乃問白氏以下手之策白氏謂愛

自白氏幾遭暗殺之案譁傳於俄波二國間俄吏及白氏之報告迭上於俄廷俄女皇知波人有憾

國黨所特一哥修士孤而兵財兩窘羅雀掘鼠已月餘矣今借貸俱窮乃聞其作殉肉補猪之計將

與吾俄背城一戰臣意不如乘其未合遣一全權大臣提

與二國使助己咯以重利厚酬拚與

同情於是普軍四萬突入克拉哥伯爵領地而與志哥西尼之俄軍聯合普王非迭里威廉欣

然。自本國來躬爲諸軍指揮是時俄普聯軍風雲變色行見愛國黨之厄運達於極點波蘭絕命之慘劇羅網密布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而飲刃沫血百折不回之哥修士孤尚未之知也

當齋君暗殺不成之報於愛國黨哥氏正爲作戰計裹創流涕演說忠義衆皆奮臂大呼願爲效死

又恃普軍之許爲後援膽氣益壯簡料兵數一萬六千而弱又益以義勇農民一萬而强進防克拉

哥將與普軍爲犄角之勢也忽偵探報普軍變易旗幟狀哥氏大驚然業已鼓行勢無他顧乃以孱

國一部分之民兵與兩强國之制兵鏖戰初進小勝繼進而敗再進而大敗尸橫血溢幾不可支一

般志士爲之奪氣於是黨中之暴烈分子忿無可洩聽偵探之言以爲兩次之敗皆由內應之故而

內應者前日所縱之獄囚所爲於是人人作斬除禍本之論哥氏諭以宜少安毋躁姑待詳查密

察處以正當之誅罰國勢如此不可復以鹵莽失人心諸暴烈者不察擅提諸獄囚掠治隨所指爲

作姦者肆意駢戮之負冤者號泣震天人心怦怦皆議黨人之酷虐農民稍稍引去波王及羣臣之

反對者以爲口實轉受俄普之嗾使竭力解散愛國黨於是黨人之命運幾如雪中之卉風中之燭

黨人因濫誅之惡名頓感衰落之現狀於是莫不思磨厲振作以爲一雪此恥之計有司豆永吉者

好談兵出奇計乃獻策於參謀長布魯斯吉謂今欲勢力回復必有震驚耳目之事計莫如擁波王入軍如挾天子令諸侯故事且波王在俄人掌握已數年同室操戈隱樹之敵卽波王亦嘗心悔之徒以肘腋戎心羅網密布欲脫而不得脫耳今俄兵之擁波王於哇沙者數不過二百且波王每夕必返宮道經某某林中吾輩苟乘其不備擁之歸營然後與俄人爲戰和之交涉如是則震驚耳目之計成吾輩之前途必大改觀有魯斯吉信之是夕果邀波王於林中事垂成矣忽諸壯士夜行迷失道波王乃陷大澤中與黨中勇士哥辛斯吉俱留王意大忿責哥辛等之謬誤聲氣俱屬哥辛氏大不慊於黨人日夜謀報復是日聞波王仍返哇沙宮哥辛氏竟囁嚅不能言且叩首自稱俘虜於大爲氣懾不敢復言擁駕歸營事王乃哥辛自陳始末哥辛氏又起矣彼自受借債與暗殺之逼迫大不慊於黨人日夜謀報復是日聞波王仍返哇沙宮哥辛氏竟囁嚅不能言且叩首自稱俘虜於大爲氣懾不敢復言擁駕歸營事王乃哥辛自陳始末哥辛氏又起矣彼自受借債與暗殺之逼迫大不慊於黨人日夜謀報復是日聞波王仍返哇沙宮哥辛氏竟囁嚅不能言且叩首自稱俘虜於大爲氣懾不敢復言擁駕歸營事王乃哥辛自陳始末哥辛氏又起矣彼自受借債與暗殺之逼迫大不慊於黨人日夜謀報復是日聞

由。以。情。復。之。白。無。挈。棄。進。心。國。侮。
然。自。慾。有。下。氏。救。彼。浪。波。解。者。而。
自。娛。聲。色。之。樂。窮。極。侈。靡。先。是。俄。人。縣。波。漸。加。以。酷。虐。束。縛。之。法。律。白。氏。以。俄。羅。獨。不。與。故。頗。自。
俄。婦。亡。後。於。俄。京。之。社。交。上。勢。力。頓。衰。既。而。與。白。最。暱。之。某。大。臣。退。職。與。白。相。稔。之。某。將。軍。

其。危。於。內。訌。則。可。必。矣。王。既。親。歷。此。次。之。變。則。可。知。所。謂。志。士。者。皆。貪。如。狼。如。虎。之。惡。魔。所。謂。救。
皆。甘。如。飴。密。之。鴆。毒。蟠。然。思。所。以。對。付。之。正。在。今。日。對。付。奈。何。曰。非。操。絕。對。無。上。之。權。力。以。決。
之。忍。而。亡。數。千。年。之。古。國。有。徐。矣。是。時。俄。普。合。軍。舀。
下。詔。指。愛。國。黨。徒。爲。亂。黨。於。是。士。效。死。於。戰。場。渠。魁。受。縶。於。黑。獄。曾。幾。何。時。如。風。掃。落。
之。適。俄。人。所。得。波。蘭之。俘。虜。列。爲。貨。而。廣。售之。白。氏。乃。出。金。購。女。子。數。十。人。悉。充。下。陳。令。習。歌。舞。
之。莫。予。毒。也。於。時。俄。婦。已。亡。白。氏。思。縱。其。
目。的。又。自。恃。俄。貴。族。之。增。得。肆。然。陰。庇。於。強。國。
愛。國。黨。之。援。亂。爲。之。也。

波。以。白。氏。對。於。波。蘭之。亡。非。特。無。所。悲。感。且。以。爲。已。達。
白。氏。窺。覦。白。氏。竊。喜。以。爲。子。孫。萬。世之。計。屹。若。長。城。今。而。後。莫。予。毒。也。於。時。俄。婦。已。亡。白。氏。思。縱。其。
慾。適。俄。人。所。得。波。蘭之。俘。虜。列。爲。貨。而。廣。售之。白。氏。乃。出。金。購。女。子。數。十。人。悉。充。下。陳。令。習。歌。舞。
聲。色。之。樂。窮。極。侈。靡。先。是。俄。人。縶。波。漸。加。以。酷。虐。束。縛。之。法。律。白。氏。以。俄。羅。獨。不。與。故。頗。自。
俄。婦。亡。後。於。俄。京。之。社。交。上。勢。力。頓。衰。既。而。與。白。最。暱。之。某。大。臣。退。職。與。白。相。稔。之。某。將。軍。

波。以。白。氏。對。於。波。蘭之。亡。非。特。無。所。悲。感。且。以。爲。已。達。
白。氏。窺。覦。白。氏。竊。喜。以。爲。子。孫。萬。世之。計。屹。若。長。城。今。而。後。莫。予。毒。也。於。時。俄。婦。已。亡。白。氏。思。縱。其。
慾。適。俄。人。所。得。波。蘭之。俘。虜。列。爲。貨。而。廣。售之。白。氏。乃。出。金。購。女。子。數。十。人。悉。充。下。陳。令。習。歌。舞。
聲。色。之。樂。窮。極。侈。靡。先。是。俄。人。縶。波。漸。加。以。酷。虐。束。縛。之。法。律。白。氏。以。俄。羅。獨。不。與。故。頗。自。
俄。婦。亡。後。於。俄。京。之。社。交。上。勢。力。頓。衰。既。而。與。白。最。暱。之。某。大。臣。退。職。與。白。相。稔。之。某。將。軍。

下。世繼之者。皆後進少年。不以白氏所行爲然。因是漸見侵侮。然白氏之性本喜依草附木。狐假虎威。一旦失所憑藉。勢力無如後生少年終不能堪。方思行賄運動以恢復其勢力。無奈路鬼揶揄。情不能堪。白氏怫然。肯與白氏捉水乳往往受其賂而一笑置之。絕不答覆。即或答覆。亦貌合情離。白氏情急智昏。日暮途遠。乃下與輿僮皂隸爲伍。有園人某者。使給謇伺主人意。既而爲新督分威公者所賞。白氏即讓之園人。未忘故主。時來同甘苦。白氏甚德之。實則與其某妾有私染者。而白氏不知也。常懇園人紹介。已意於分威公藉求保護。稍稍祛無賴之見辱。既而曖昧事發。白氏懼。園人勢力竟助以奩飾而贈之。然俄之貴族時向白氏索賄贈及女樂不能給。分威公之力拒之也。一日。忽有高車踵門。豪奴二五人。持函入。白詞氣傲岸。立索主人允諾。白氏剖函視之。則黎斯將軍其人者索第二十三。

房妾飛爾密者。去限三十分鐘內交出也。白氏大驚。白念前此索賄求贈紛紛。未已。然爲隱忍求安。計輒割愛忍痛與之。今乃及此乎。飛爾密爲波蘭國色。家姬五十人中之冠。其色其藝。此間無與匹者。且吾得此尤物時不知費幾許心血。害幾許生命。非若俘虜女子之持金可致也。安得憑一紙書即藥如弁髦哉。意逡巡遲回。欲不即許。悍僕態雖而前曰。奉主人命。逾三十分反報。即得罪。兵甲已具。將自來攘取。亦不憂汝之不許也。若能見幾而以速自裁。決爲美白氏爲所逼。憾於黎斯將軍之

威名不敢少出惡聲欲與商榷少緩則悍僕凌轢愈甚不得已乃遁飛函密靚妝出悍僕篋笥奩具捆載而去白氏不敢置一詞也無何白氏之子乘騎誤傷俄人幾抵償家僕小過犯責之僕投俄員府第告主有不軌事幾興大獄又購物之僕與俄兵爭釁至譁噪入白氏邸輒藉分威公之圍人排解圍人自以功多漸不遜忽而索白氏之女公子配其豚兒白怒欲不許白女雪梨反以勢力不敵勸其父竟委曲出涕甘爲圍人子婦焉白既失勢如此居恆頗鬱鬱方思使其子爲已作壽觴聊以慰情正肆筵設席之際忽警吏數十入室令卒閉前後門盡縶白氏百口付警署白氏既成定讞乃與子婦及諸妾赴法場行刑之劊子大駭問犯何罪警吏不以告曰往自知之私睨指揮中有一人即扑責之舊僕也悽然下淚曰吾其危矣逮至警署乃問私通匪類謀戀治妄罪白氏極口呼冤然於邸中起出證據無算即舊僕所栽誣耳俄例凡告謀叛者不事審鞫即處死刑白氏閉目垂淚撫膺而歎曰吾死晚矣亦波蘭人也持牛飛白氏晚之乃前愛國黨首領哥修士孤氏求救乞餉書也不知彼何自得之白氏閱春秋晉梁亡傳以爲魚爛若波蘭者非魚爛耶願逐臭之夫日營擾於鮑魚肆中以自賜得意猶以爲彼雖爛而吾則自若人之無良一至於此長樂老鼓吹太平陳叔寶全無心肝向謂史

家。點。染。乃縱。覽。近。百。年。間。家。國。興。亡。事。此。聲。蹤。跡。終。不。絕。於。天。壤。天。之。所。壞。不。可。支。殆。必。有。爲。之。假。者。盛。其。間。耶。噫。嘻。此。其。所。以。謂。之。魚。爛。也。

波臣跋

游戲雜誌特別徵文

本雜誌原定月出一期以各處來稿遲延致編稿付刋每每欲速不能本社主任實深抱歉茲特提前已將第八期至稿乘第七期未出版以前即行付綴排印並請天虛我生駐館分任編輯自茲以往當可按月發行惟諧文材料獨鮮佳搏爰擬特別徵文附題於後如有作者謹當擇尤刋入九期之首照章酬報或有自撰之好題目不限體裁亦不拘限於後列各題一經選錄仍照向章辦理願勿吝惜格墨肯賜珠篋多多益善本社主任謹啓

第九期徵文擬題如左

壽頭廐子壽序　虞美人誄　代白居易辯訴狀（原訴狀見本雜誌第三期諧文欄）

查心查
革時革
既即初
殺有非
天一不
眥人欲
脈越自
之牆往
中壁顧
乃中忌
暴出士
灼撫希
目其爾
睒劍助
睒光彼
四爛葛
視如蘭
作沃司
驕雪村
聲而人
曰扉者
誰角則
爲之敗
前柄績
敵纍殆
踏纍可
葛刻操
蘭小劵
村畫顧
爲蓋查
平所革
壢紀語
耶殺曰
蓋人查
查之革
革數之
也也
特

查革既殺天眥脈管之中血乃暴灼目睒睒四視作驕聲曰誰爲前敵踏葛蘭村爲平壢耶蓋查革
革汝此劵固士希爾舊物然使士希爾倘守此城者則雖至今日大師又何能遽入此城查革乃大聲
查曰曰大握劵抑何甚似訥也特獅兒所握之劵耶蓋查革之爲人至爲陰毒初不願心中隱事爲人所揭今彼
革之爲此語蓋爲遁辭則不禁驕矜之氣溢於眉宇曰左右盼幾有不可一世之概以爲左右之
查曰汝乃爲齊爾司耶爾勞苦而功高竟不得上賞英雄末路吾殊爲汝憐之齊爾司耆鈍人耳弗知
革曰此劵固士希爾舊物然使士希爾倘守此城者則雖至今日大師又何能遽入此城查革乃大聲
查曰曰大師亦當憶及破城之時嘗有一人掬其誠心開門以迎大師之軍大師乃忘之耶言時復撫其劵
革既殺天眥脈管之中血乃暴灼目睒睒四視作驕聲曰誰爲前敵踏葛蘭村爲平壢耶蓋查革
查心查
革時革
既即初
殺有非
天一不
眥人欲
脈越自
之牆往
中壁顧
乃中忌
暴出士
灼撫希
目其爾
睒劍助
睒光彼
四爛葛
視如蘭
作沃司
驕雪村
聲而人
曰扉者
誰角則
爲之敗
前柄績
敵纍殆
踏纍可
葛刻操
蘭小劵
村畫顧
爲蓋查
平所革
壢紀語
耶殺曰
蓋人查
查之革
革數之
也也
特

輩。吾直可以叔而叱之矣。於是復進言曰。大師言臣何敢當。且臣自獻堡之後。曾無尺尺之功。今既葛蘭司不臣。臣願假一旅之師。夷其種族。並取齊爾司之言未畢。查革顧自座上躍起。大聲叱曰。狗。勿聲。汝功高乎何敢汝勞。且汝復以前次對我之法而對彼葛蘭司耶。人者則且。奈何。汝須知彼村之大象也。言時顧左右曰。來。可令彼隨葛蘭司村之天母往彼之忠愚與否。可令彼自時。血管正灼。又何能遏其殺人之心。鼓掌張唇上下動。令衆人拽之出。而此竇國求榮之齊爾司。覓隨彼妬婦天母之踪跡往矣。於是查革悅。復據座議軍事。命濕而非以褊師征葛蘭司村人殺之當盡。惟婦孺牲口。則當載之歸。以爲班師時獻俘之地。言時復以齊爾司所握之斧。斧本土希爾物。今將軍往時可仍歸之土希爾并令彼衆此斧親吻勉之汝毋負吾軍令也。濕而非領令知查革欲己生致海娜並殺土希爾耳。心雖勿悅。顧重以上將之令。則又不敢不遵途以五千騎行。

濕而非既奉軍令乃連夜進薄葛蘭村途中景狀至慘忍可怖。廬舍全墟。蓋訥也特村自遭查革焚掠後久已緘子無遺。即或有人能自虎口之中得其餘生。亦且汲汲緻移他往。以爲更居此者。將如

米之受礮行且立碎濕而非覩此景狀不禁太息久之乃下令今跨溪而屯溪中水勢亟急伏流奔海大似人生之奔向墓墟蓋即昨日之夕土希爾與海娜分襳之處也立營既定天漸平明日光絲絲自灰色之天外射入似天使之將發曉箭射人令醒雲氣爲其所薄作桃花色已而則深紅如殷血矣此時忽有游騎數隊蠋蠋自曉霧中出人盡作葛蘭司裝蓋葛蘭司村本無城堡故消息靈耳濕而非知去戰已近乃下動令列陣以待矛鋒耀日色未上而兩軍已接吾嘗述戰事過多讀者行且厭之故吾於濕而非之戰即略而過之矣濕而非之行軍初與土希爾弗同不仗實力而純用詭謀故日色初西露其金面於山背時濕而非已大朦村人衆乃狼竄濕而非運其椎作大環舞揮衆直追如風掃地迨至前軍報勝而軍中忽失濕而非之踪跡偏覓弗得於是衆乃大亂幸而葛蘭司村人賸已無幾否則且大敗矣於是衆乃爭舉行軍副將暫攝將印屯壁以待濕而非之歸

異哉濕而非豈以軍敗而遁耶然濕而非之軍固明明勝也讀吾書者必欲知濕而非之踪跡則吾之筆又不能不如神龍之掉其尾迴顧其前蓋濕而非方在陣中酣戰之時忽見對陣一人方運斧面戰神勇至無倫匹濕而非大疑回身詢其從將則知此握斧之壯士蓋葛蘭司之大酋也乃舉雄

大呼。招其隨身之兵。可十餘騎。直入前陣。搦格迭司戰。格迭司亦怒。舉斧以格其椎。巨影霍霍。蹙爲之迷。格迭司雖勇。戰乃勿勝。且視己軍已大半死亡。於是落荒而遁。斧乃弗能更舉。濕而非既得勝利。氣益奮張。椎影一揮。從者十餘騎。蕞隨之行。直追格迭司。此時。戰場之上。衆聲盡寂。惟馬蹄蹋地。作聲。幷矛鋒蕩空。氣中咻咻然。作響耳。濕而非之騎。追蹤久之。回顧大軍已在五十矛之外。騎衆忽大呼曰。將軍。彼鼠隱矣。濕而非聞言。前望果已不見格迭司踪影。然四周皆山。彼又何能飛遁。濕而非乃詫呼曰。異哉。彼人豈能土遁也耶。要之此間必有山穴。於是復揮衆前行。則見穴。鞍之。馬果倘。蹋躪於山趾之上。濕而非乃攀山而上。去不數武。得一穴口。彷彿若有微光。穴口平地。可容數十人。濕而非既爲將。惟我先耳。衆曰勿可。將軍既爲吾人領袖。何可遽爾冒險。以探不測。於是衆中一人出而呼曰。在矣。吾人趣入。衆曰。誰先入者。此洞口狹。恐未能容多人耳。濕而非曰。此何必言。吾奚懼爲。衆愀然曰。設彼鼠黠。伏而噬汝之吭。則又奈何。其人乃大怒曰。吾豈怯者。語既。即伏身蛇行而入。衆乃靜俟穴外。屏息而聽。初聞穴中刀兵相觸作聲。已乃寂然。以意度之。必已死矣。衆乃徵哨曰。哀哉此人。而今而後。當不復見穴外之天光矣。方衆語時。復有一人蛇伏而入。然穴中既已有

備。則又何能告功之成。不一刻間。復寂寂而無聲矣。濕而非乃躍然起。授其權於從者之手。秉斧。蓋爲土希爾之物。長僅四尺。犀利無比。以形度之。甚利步戰。濕而非乃杜斧言曰。衆聽之。今彼二人。因探鼠穴。喪其命矣。然彼鼠之聲。實在此洞中。又安能坐視彼逃。今惟我入耳。然當我入時。衆可繼入。否則亦當守此。弗令巨鼠逸出。濕而非言時。衆咸大呼曰。顯吾父勝利。橫而非亦橫其斧曰別矣。於是遂入。然濕而非蛇行入洞之時。即見前入之人。橫臥隧中。洞口既狹。勢不能跨尸身而過。濕而非乃負其尸於已身之上。尸氣之冷。乃沁心脾。然濕而非竟負尸而行。蓋以爲如是者。則格迭司之斧雖下。亦必着尸而不着身。蓋洞中之人。初必不料已。死之尸。乃能伏而行也。此時尸身已漸出隧道。格迭司正持斧怒目而立。見尸伏行而進。則曰。爲一香草美人。又第三人進矣。言時斧影遽中死人之背。在格迭司之心。滿擬此斧下時。此人雖銅筋鐵骨。亦且僵死無疑。而孰知乃竟不然。此被斧之人。竟突然躍起。直撲格迭司。格迭司方欲揮斧與戰。忽覺腦後冷然。神乃遽昏。王爲此死尸所撲。直壓地上。異哉。豈此死人乃不甘死於格迭司斧吻途耳。蓋格迭司方用彼全力以劈此死人之時。乃不知死人之下。尚有一人方閃其斧光。以爲一擊計。復顯其靈應。出其神怪之手段。以戮彼仇也。耶雖然。彼陳死之人。又何靈哉。不過彼身之後。乃有倀

耳。其人爲誰。蓋濕而非也。於是此大象死矣。

濕而非既以詭計殺格迭司。神采乃百倍。振喉而呼。傚穴外之人聞之。以示不死。濕深入山氣溟人。涼欲沁骨而天光一綫自山頂裂處下射。作純白色。濕而非徘徊久之。忽聞有歎息聲。容一人側入。顧爲荊棘所塞。乃弗得路。濕而非怒曰。鼠。汝縱能匿。然予鼻至尖。一嗅可以致汝於死。之聲出自山壁之中。濕而非乃大異曰。此中尙有人耶。於是用圍細視。果見山壁之上。尙有小洞。可容一人側入。顧爲荊棘所塞。乃弗得路。濕而非怒曰。鼠。汝縱能匿。然予鼻至尖。一嗅可以致汝於死。汝又奚遁。言時。立揮其斧斬其塞洞之荊棘。荊棘爲神斧所撥紛紛立墮。洞中溺濁之空氣遂冲穴而出。而一綫之天光亦即與此空氣奪門而入。濕而非藉此光線內矚。則不禁大呼曰。嗟乎。若非士希爾乎。奈何狼狽至此。士希爾自目送列克福得出穴之後。神志昏迷如墜霧中。蓋士希爾蒼獰也。平素惟鋒刃之是親。見血則樂。今乃囚諸暗無天日之處。則又何怪其顏喪如喪家狗矣。此時忽聞有人呼其名者。則不禁張目外視。顧洞中寂黑暗。今一旦大明光線射入眸子。痛乃如刺。而又閉。目言曰。呼。我者何人耶。予目外盼。茫茫然。惟見綠暈實勿能見汝也。濕而非乃俯身入穴。倚斧於壁。低聲言曰。士希爾聽之。予乃濕而非也。士希爾聞語顏色立異。赫然現爲怒容。叱曰。咄。濕而非。來者乃爲汝乎。吾妹以汝之故。幾遭慘死。汝乃勿愧。尙來見我也耶。濕而非曰。士希爾聽之。予寔爲救

海娜而來。海娜恩我。我又安敢背之。將軍不聞山穴之外。戰鼓嘈嘈者。即予與葛蘭司之鼠戰也。今彼巨鼠已授首矣。士希爾聞語。忽現為凄切之容曰。嗟乎。濕而非。汝言良使我生感。當予前日之日。尚在訥也特村堡主上軍。持我神斧。鵰突於萬騎之中。掬彼血雨以浴我身。其甘乃如天醴。至今思之。心猶躍躍。雖然予今已喪其家矣。濕而非曰。士希爾毋悲。汝言喪家誠然。蓋自汝雕堡之後。汝村中之奴曰齊爾司者。以汝之家獻諸我軍。乞我高大之麾影。以庇汝家之屋脊。汝果……濕而非之語未畢。士希爾遽張其目。瞪視濕而非曰。汝果如何矣。濕而非曰。式本奇老人。已殉堡而死。汝之窩巢已獲。歸亦無幸。士希爾愀然曰。嗟乎。吾父大呼曰。降乎。此何語者。辱我甚矣。然我亦未始不可。降惟我之降。乃與他人有異。吾之生氣苟有……存者。吾必逞。吾之刃以剸。查革幷汝。鞿細。伯來。亞癩狗之腹。汝亦願。吾降乎。嗟乎濕而非。今吾生趣已絕。我乃甚欲死爾椎影之下。凡人而得為壯士所殺於死樂也。言時顧濕而非曰。來。趣殺我。吾無悔也。濕而非悄然自思。念士希爾之為人。實至強項。留之必為他日心腹之患。願一念及昔日友誼。則又不禁猶疑。縱目外矚。顧士希爾已不可耐。則大呼曰。濕而非。汝殆以為我方在縛。殺之非義。不知汝能殺我於汝實大有名也。且彼香革美人者。亦將屬之於汝。彼查革鼠耳。又何能奪予之愛。

溫而非乃橫其心曰國事重也吾何敢以私
憩然而顧士希爾曰士希爾曰吾心初非
但作猶笑既而曰神斧速來親我之頷斧應
之曰着則此蓋代之英雄殊矣濕而
中心惘然乘斧出洞而去此斧本士希爾舊
希爾死後士人惜其勇乃幷其斧葬之穴中
前其後士人相傳每於月白風清之夕輒見
燭然依然與其面色競白時復以斧鋒下指
地間耶然吾書不暇爲之纚纚述也

（未完）

THE SATURDAY

NO. 17

禮拜六第十七期小說目錄

杏兒別傳……
瑤光情淚記……
黑梅夫人……
情海禍水……
孤店村……
雙妒記……
香草美人……
靠士……
天白……
棄匈……
遊鴻……
吶公……
梅郎……
小蝶……

杏兒別傳

杏兒秦淮妓以色藝名所出不能攻鴇媼譖言之或曰宦裔也父母客死杏兒遂墮落溷有詢杏兒者杏兒不言但嗚咽人言或確也杏兒既不樂愁色時形眉黛間輒於當筵高歌時嗚其抑鬱歌哀聲色俱絕雅人聽之輒悲愴然動身世之感也時在清中葉世方承平江南人士競崇侈傖荒耳傖荒但叫絕雅人聽之輒悲愴然動身世之感也時在清中葉世方承平江南人士競崇趨杏兒家馬櫻樹下絮滿遊驄杏兒某舍記室抑不自聊溺於飲飲必醉醉輒長歎投筆棄襦豪邁逸宕傲嘗嶙峋不因人熱蓋年猶少也某歲春沈生以事來寧爲親朋延飲招杏兒歌杏兒歌聲遏雲曲終杏兒去未嘗知座上有沈生與否也而沈生已神往次日即造杏兒家往來月餘兩情日密沈生天性沈摯悃不以妓輕杏兒杏兒感其意投合樂乃無懺情苗日蔚茂如春初芳卉似無枯瘁之期願沈生不富非豪商吾思因果之說終不可信不然何至墮落青樓中日伍傖荒於今思之得識一情義殷渥之沈郎殊風儀遭逢輒久離家里四顧無親已者忽於風月場中得一知友志意投合樂乃無懺情苗日蔚茂如春初芳卉似無枯瘁之期願沈生不富非豪商是幸事或猶是前生行善之報也沈生僕僕風塵遭逢輒久離家里四顧無親已者忽於風月場中得一知友志意投合樂乃無懺情苗日蔚茂如春初芳卉似無枯瘁之期願沈生不富非豪商

巨官比杏兒用度宏月逾千金自識沈生應酬疏嬾外間議論已蠭起鴈媚數責杏兒杏兒不顧以
彼幼卽伶仃生平無人問其寒暖得一沈生推誠相與正顚倒情愛中又胡能遽爾疏別蓋情緣纏
人如偏叟承蜩既着蜩翼卽永無解脫之日杏兒平時思前惕後不知擔幾許深愁熱惱此時盡渙
然氷釋但存歡悅原知聚合難久瞬息卽有波瀾顚夢幻泡影有一日且樂一日後此茫茫只可悉
付天命杏兒前生行善蒼天或祐杏兒也
朝曦射茜紗窗幔上屋詹下懸銅鈎棲一綠鸚鵡鴻張喙整其羽翮影着於幔隨風而動室內杏兒甫
醒慵髻半偏披衣擁繡被坐時正日注鳥影門闢一侍兒入雛髮覆額秀麗端重杏兒呼曰芙玉吾
今日起乃特遲昨夜輾側不成寐彼沈公子尙未來耶芙玉曰然公子飲胡太守寓今午當可來此
玉曰尙未杏兒曰痴婢子餓煞鸚哥毋怪鸚哥鳴也芙玉出杏兒晨粧竟沈生剛剛入室杏兒笑迎
之殷勤詢昨夜歡飲事杏兒曰胡太守何如人沈生曰若何健忘卽前日來此高鼻深目者杏兒曰
彼人貌似誠厚中具城府沈生笑曰何據言然杏兒曰吾觀人多故知之沈生曰彼待我頗好似是
良友也杏兒曰幸甚君有良友吾心慰矣杏兒又指瓶中花謂沈生曰桃已華瞬息且屆寒食春光

殊。易度也。沈生曰。然。言念及此。令我增歎。吾青年乃寄人籬下。沒沒無聞。時光駒逝。他日將自慚老大。杏兒曰。君何至驟老。少年具壯志者。如馳馬康莊。前程修長。目不能及。但見遠樹含烟。直接雲際。沈生曰。卿勉我極善。惟論吾性格。必不能見用斯世。世人重資格。十年磨挫壯志消盡。資格始稱老練。時論隨而賢之。而彼人亦隨世浮沈。與時俯仰。瞬息躋高貴之域。若頭角崢嶸。傲骨猶存者。只能終身伏櫪下。誰復過而問者。予知交每謂予曰。某某均貴人。以君才名。投拜門下。何愁不附驥尾。予思男兒胡爲乞他人唾。如婢委布衣。菜根糲甘之。耳杏兒點首。沈生又曰。吾性情如此。寒運伴吾終身。自意中事。惟凡事退一步想。則自然知足。且無往非樂。優遊家園。亦可以沒世也。杏兒歎曰。君倦遊後有歸宿。若吾身者。如弱絮飄蕩風中。不知將吹落何處。今茲恃吾色然朱顏如好花。烏能久榮不謝。一朝色衰。昔日繁華去。如春夢。能作商婦。猶是幸事。吾恐身陷泥滓。終身莫由自拔。鬱鬱終耳。沈郎吾每念及身世。未嘗不淚濕枕衾也。吾之逢君。緣法至奇。吾愛君之意。似得諸夙根。久蘊心坎之內。今茲始歎歎傾吐。私心希望。非奢苟能長侍君肩側者。即已十足。無論如何顛頓。吾均甘之。沈生曰。吾感卿卿言句句沁入吾肺腑。吾母仁慈。吾妻賢淑。吾家有屋三十間。有田百畝。吾先人所遺也。何憂飢寒。吾近年備力少有所得。再往家中略事屏擋。當可爲卿贖身。家中本有一小軒。他時

當更於軒外闢地三弓種以時花與卿長日渝茗花下享受清福杏兒曰不然惟是吾且度耶夫人也此時二人情熟已至極度沈生脫玉指環授杏兒杏兒亦以金約指套沈生指上沈生以唇親杏兒頰曰杏兒吾永愛汝也杏兒淚瑩瑩然滿眶低聲曰皇天鑒吾血誠沈郎沈郎無論天長地久我永爲郎君侍妾也

杏兒曰杏兒吾家入不敢出矣索債者盈門舊交絕跡新知某日鴇媼胡氏命芙玉召杏兒閑談竟鴇媼曰杏兒吾家不敢留客沈公子來此旅五六十日而吾家債臺已高於頂再數月者吾儕不幾幷敗絮而無之乎彼沈公子財力能否濟吾家貧吾不敢決惟吾思之兒能待他客如待沈公子者則他客必不至如是落寞兒素性冷淡獨垂青沈公子吾不知果是何故吾謂沈公子必善一二句間頗倒吾家杏兒變其性格又能於一二月間盤驅吾家出門舊交絕跡新知世無不擲纏頭而可以走馬章臺者鄉村窮措大便當蟄伏破屋下擁黃臉婆作樂奔走繁華場中多見其不自諒可笑實甚杏兒不待語畢躍離座氣梗不能語久之始曰自吾居君家君家待有今日郎恐將攜破盞作官已幾何尚不知足層層貴備貪纔無已設吾於數年前死却耆若家得有今日郎

道。劣。乞。丐。也。吾近日。倦。於。接。待。賂。屬。休。息。亦。不。爲。過。不言。兩。月。三。月。即一。年。兩。年。耆。亦。當。由。我。矧。沈。
公。予。亦。好。少。年。胡。得。加。以。譏。詈。前日。亦。曾。具。五。百。金。爲。母。壽。母。今日。乃。詆。之。爲。窮。措。大。沈。公。子。何。負。
於。母。母。乃。銖。銖。求。無。厭。母言。數。月。無。客。誠然。我今。劣。性。發。客。皆棄。我。我亦。樂。客。母何。不。逐。我另。覓。錢。樹。
吾。孩。阿。狗。尙。幼。吾待。汝。不。曾。待。吾女。也。吾家。負。債。乃。賓。事。昨。吾計。之。數。巨可。駭。吾。今。病。脫。巨。夕。死。者。
子。吾。當。睜。目。看。若家。富埒。王侯。也。鴉。媪。見。杏兒。怒。乃含。笑。言曰。吾兒。坐。母。老。言乃。無。擇。吾自。幼。撫。汝。
此。債。豈。不。累。汝。故願。早。償。之。汝年。長。終身。事。大。一。朝得。佳。偶。債。清。則。脫。縲。亦。易。杏兒。冷。笑。曰。謝。庇。母。
乃。有。暇。爲。我。計。劃。脫。縲。事。鴉。媪。又。曰。昨有。人。告。吾。吾謂。新。潞。司。且。蒞。任。其大。公。子。告。知。交。謂。久。聞。汝。名。
汝。豈。欲。貧。困。終。汝身。耶。至。汝。與。沈。公。子。交。情。吾。亦。不。阻。汝。但。分。一。半。心。緒。應。客。吾心。已。歉。更有。進。者。
抵。寧。卽。先。召。汝。汝。再。謝。客。者。大。公。子。慍。炎。禍。且。至。且。公。子。初。娶。尙。無。側。室。此千。載。一。時之。機。也。杏兒。
凡。事。何。能。迂。執。汝不。思。謝。客。久。沈。公。子。知。汝。窘。不。接。濟。於。心。不。安。接。濟。彼。家。錢。來。不。易。多。金。納。袴。子。
藉。父。兄。餘。蔭。浪。擲。纏。頭。始。無。足。憐。惜。彼。沈。公。子。文。士。其。先人。必。以。清。介。自。持。胡。來。多。金。供。彼。揮。霍。汝。
愛。沈。公。子。何。爲。但事。嬉。憨。一。不。體。貼。杏兒。凝。思。久。之。不。覺。點。首。曰。母言。然。吾明。日。應。客。矣。杏兒。謝。鴉。
媪。後。細。思。前。語。覺有。餘。昧。因。念。沈。郎。愛。我。至。欲。回。家。屏。擋。爲。我贖。身。彼。所。言。屏。擋。者。無非。變。產。之。謂。

我固脫繯囚而彼家先禱且喪其牢兄脫繯非易事橫生波折在所難免若事不幸而告宥於其先人即令百事如意彼家又母慈妻賢一不寶備而蔵入已絀日用又縈彼簪困失家庭融悅之樂吾愛彼反貽彼憂感吾德不慕重耶鴛媚固貪然願願藥業得倘吾有現金者則明日不難償沈郎返慈谿惜前時於錢財不甚重貴謂積貲無有用至今毫無私蓄悔恨莫及惟吾欲之者則財來亦易納袴公子多善揮霍吾略假以辭投贈源源不屑與浮浪少年徵逐今必盡反前態清夜撫躬良覺慚愧繼念我沈郎不糈其產我雖屈降志氣日作假態向人於心亦願自是杏兒門車聲時笙歌喧沸無有虛夕杏兒得暇必侍沈生沈生亦常慰杏兒曰卿應客殊如我意我為我有杏兒本思以衷曲陳沈生曰沈郎吾應客為沈郎也使沈郎不以我故而耗產安沈生愛憐杏兒殊甚又性直摯苟知杏兒心懷者將感否兒至於極地或且奔回蹙豹然立恐沈生不以貧胡能視卿應客如鴆毋意耳

以娶杏兒故杏兒但謂沈生曰吾之應客如逆旅長卽從父執輩出入青樓曲巷間性本穎悟故於選色徵歌之技能不煩教誨已精逾前輩是以已身未入瀋城而令名已先騙入杏兒之家矣不得賂長卽從父執輩出入青樓曲巷間性本穎悟故於選色徵歌之技能不煩教誨已精逾前輩是以已身未入瀋城而令名已先騙入杏兒之家矣不得賂長卽從父執輩出入青樓曲巷間性本穎悟故於選色徵歌之技能不煩教誨已精逾前輩是以已身未入瀋城而令名已先騙入杏兒之家矣不得賂長卽從父執輩出入青樓曲巷間性本穎悟故於選色徵歌之技能不煩教誨已精逾前輩是以已身未入瀋城而令名已先騙入杏兒之家矣不得賂長卽從父執輩出入青樓曲巷間性本穎悟

彼瀋司大公子者生而慣繁華膏粱文繡無求不得賂長卽從父執輩出入青樓曲巷間性本穎悟

何而公子至矣於是杏兒之門朝有報者曰公子卸行裝矣及午又有報曰公子媳於是大忙曰公子不來我家何往乃促杏兒粧粧成公子不至沈生來杏兒與言公子宴友家召他妓矣其奈何杏兒漠然曰不來亦佳鴇母慍杏兒曰彼不來我家召他妓矣其奈何杏兒漠然曰不來亦佳鴇母慍杏兒曰彼不來來耶然杏兒之言殊不驗其次日竟有人掖公子來矣一兒杏兒即日吾游跡遍江南北未見有如杏兒者也及聞歌則曰此勝我矣蓋公子亦擅歌開時徵妓但令侑觴不聽其歌以歌皆劣也彼公子之歌喉宛轉纏綿誠爲常妓所不能及與杏兒不甚差也其曰勝我者謙詞耳夫公子既不喜讀書則其歌之精也殊宜惜但精歌耳然尙有一長亦難能而可貴哉然則杏兒待公子如何者如其素態漠漠而已雖漠漠然公子日日來半月未間斷也

一日沈生偕胡太守過杏兒家杏兒大忻樂謂沈生曰胡數日不來令人鬱甚沈生曰吾不來何妨若自有侶彼大公子不甚佳耶杏兒曰郎心如是耶是則我之罪矣然郎當諒我誓猶在也我豈忘郎者沈生笑曰且勿言吾數日亦頗念爾故今日來若不者今日胡踐若閾且挾玉友同過杏兒謂胡太守曰彼好負氣一語不投輒三四日不見其蹤幸良友有以寬譬之胡太守諾曰以後彼當常

常。來。乃飲。杏兒。殷勤。勸進。且歌。以佐觴。沈生。樂傾壺而醉。胡太守。尤豪正喧。歡聞。婢笑。玉入白。滿司。

大。公子。至。杏兒。曰。芙玉爾好。好謝。公子。謂吾病乞。公子。恕芙玉去有頃又入。曰。公子。吾兒。爾。

頃。間。聞。歌聲。胡云病鵠媼。亦入。曰。杏兒。不然。公子。怒吾家。毀矣。時胡。太守。已。被酒而。醺。厲聲。

往。侍。彼。小。兒。者。則。杏。兒。視。沈。生。眞。不。値。一。錢耳。沈生。非懦。庸。謂。彼。能。隱。忍。甘。之耶。沈。生。不。語。俯。察。各。

曰。何。物。賤。嫗。敗。我。清。興。彼。乳。臭。小。兒。乃。欲。與。我。太守。競。耶。既又。曰。杏兒。云。與。沈。生。善。苟今。日。破。席。而。

人。態。狀。公子。聞。有人。詈。已。爲。乳。臭。小。兒。則。大。怒。力。撋。其。椅。而。擲。百。物。璇。碎。鵠。媼。掖。杏。兒。曰。杏兒。乃。起。謂。沈。生。曰。爾。我。交。深。恕。我。略。出。即。返。沈。生。但。笑。領。之。胡。太守。怒。極。至。落。其。帽。氣。巒。不。能。

作。語。沈。生。含。笑。以。慰。太守。曰。老。友。乎。歸休。去。蠅。逐。臭。妓。逐。金。我。輩。窮。便。當。讓。彼。小。兒。樂。也。天。下。事。皆。

如。此。況。在。妓。寮。炎。涼。世。態。於。杏。兒。何。責焉。蓮。戀。眼。觀。察。可耳。不屑。怒也。乃。掖。胡。太守。返。於。是。沈。生。自。

歎。曰。經一。番。周。折。則生。一。番。閱歷。世。情。皆。僞。耳。吾。前。痴。至。欲。棄。吾。產。幸。未。妄。動。於。今。自笑。矣。天。下。人。

外。貌。愈。與。我。親。密。其心。愈。不。可。問。勾。搆。中。人。焉。有。眞。性。情。吾。何。恕。也。今。其。歸。吾。家。乎。顧。杏。兒。贈。已。之。

約。指。尙。在。手。因。曰。彼之。設。詈。或。如。背。熟。書。凡。爲。狎。客。例。皆。一。致。耳。因。脫。約。指。下。命。人。即。致之。杏。兒。且。

命。告之。曰。今。歸。家。去。矣。以。後。不。來。寧。也。次。日。沈。生。辭。其。居。停。登。舟。即。行。一。帆。風。順。直。抵。慈。谿。矣。白髮。

慈母正倚閭瞻望見而色喜妻見夫歸歡笑承迎沈生戲述杏兒事其妻曰夫子惝惝情興勾欄中人彼輩輕狂只知隨風播曳耳沈生居家數月另他往就職前塵影事付之一笑矣

胡太守耳大公子之父乃潘司胡太守所自辭也亦日胡太守暱沈姓友赴杏兒家耳胡太守頓足曰其奈何既而流淚曰吾作官二十年外出家人曰太守偕沈姓友赴杏兒家耳胡太守頓足曰其奈何既而流淚曰吾作官二十年夜曾外出家人曰吾夢耶抑昨歷嘗艱難苦始得今日之榮乃以一朝細故自斷其前程之路孺子害我此孺子非敢再斥大公子也

沈生戲述杏兒事其妻曰夫子惝惝情興勾欄中人彼輩輕狂只知隨風播曳耳沈生居家數月另他往就職前塵影事付之一笑矣

胡太守耳大公子之父乃潘司胡太守所自辭也亦日胡太守暱沈姓友赴杏兒家耳胡太守頓足曰其奈何既而流淚曰吾作官二十年夜曾外出家人曰吾夢耶抑昨歷嘗艱難苦始得今日之榮乃以一朝細故自斷其前程之路孺子害我此孺子非敢再斥大公子既受我罵必訴其父吾其危矣胡太守乃籌思補救之法既而

之。爾。杏 各。訴。卽 欲。倘。一。杏 圖。下。也。
患。悲。兒。償。者。朝。從。何。生。兒。報。官。本
吾兒過太守乃清晨來謝胡太守卽曰賢哉大公子下官過聚公子不安幸早倘公子登門者下官折殺矣乃去其實潘司之子因胡太守知過故怨之者胡太守遲者早訴其父而
得沈生約指歎曰沈郎胡不諒我苟沈郎不行者何事不可言說雖然亦我過今奈何吾飄零
得一知已而又失之豈薄命天定不能以人力挽耶前此所以忍辱含垢者為彼耳今彼行吾
望因泣泣久又念心誠必能成事今我心永不棄彼後此或終有團圓之日又曰彼歸家耳我
之者胡不直往其家其家在慈谿城西吾固知之彼云彼妻賢嗟乎不賢亦何害吾受苦深矣
夕受大婦笞倘勝今日萬萬吾身居此服非食美強作笑顏然心中之苦楚實無止境誰可告
自是杏兒遂定策於數月中料濟各事畢卽赴慈谿投沈生蓋杏兒近者得資頗裕力能濟
私謂婢芙玉曰芙玉爾侍我五年爾誠慤吾極信重爾吾每自悲日後不知
吾輩今茲倘無苦然十年後當冷落孤零不如從早各尋枝棲擇人而事勤
我今擬嫁沈生事之成否未可知然嘗以死爲之繼汝將如何從我耶我事不成恐將累爾
也。

如吾未行之先嫁爾爾以爲何如芙玉曰吾亦有此志久萍浮水面無根也風吹則四散有根始安請從命先嫁杏兒曰爾有歡否芙玉曰富貴家鞿不入鄰家有業米商恭其子顏貌能守業弗替且事母至孝斯人也勝於富豪子弟多矣杏兒曰彼悅爾耶芙玉答曰然母又病而彼日夕隨天使錫嘉福俾有情人早成眷屬杏兒又以綠鸚鵡付芙玉曰此靈禽頗慧五年主婢情且吾輩皆墮溷花宜互相憐惜爾今得所我尙不自知願後此無相忘芙玉曰畢世不忘大德以後當日夕隨天使錫嘉福俾有情人早成眷屬杏兒又以綠鸚鵡付芙玉曰此靈禽頗慧爾亦擊之往好飼之芙玉諾彼鸚鵡亦似戀別者對杏兒鳴不已杏兒曰往矣鸚哥日後再相見也又謂芙玉曰往之彼家必敬必戒芙玉曰謝姑娘訓遂行杏兒歎曰彼有依矣我誠不如彼也

沈生離篋後三月杏兒始以往從沈生事告鴛媼鴛媼初聞而駭既而杏兒曰母年幾何矣曰四十杏兒曰母幾歲矣曰八歲耳杏兒曰母但圖目前而不爲日後計母能操此業終母生乎母耿耿知此中甘苦此豈樂事耶窘爲丐勝此多矣母兒懸何不致之成材謂勾欄中乃爾鴛媼曰吾頗有此意顧赤手空拳胡以立業杏兒曰吾今有金頗足爲母償債其餘即均奉母吾將從沈郎甘藜藿用釵飾珠玉胡爲亦

以。與母。母再變賣。家中陳設。彼市人。均謂我家華麗。舊之必得巨資。以是計之。母不能得萬金耶。從此。收局。在母殊為得計。鴇媼首肯曰。然則爾行以秘耶。杏兒曰。不秘亦無妨。然恐多周折。以秘為宜。我行後。母但作懊喪態。謂吾遁。人必不疑。母或且哀母諸客中。惟大公子為有勢力。然吾一抵慈谿。後數日。杏兒行矣。荊釵而布裙。容髻不飾。雖令鄉村美女。而非艷名滿。彼筏鞭。雖長亦何能及於馬腹。鴇媼曰。善。然則定乎。杏兒曰。然。吾將冒死為之。昊天祐我。或能如願也。秦淮者。杏兒先由芙玉家行。芙玉夫為賈。熟舟。令載杏兒往慈谿舟子。妻母皆受芙玉託事杏兒。極謹。杏兒入沈生家。室整潔。誠雅人居。沈生母白髮而慈煦。沈生妻端莊和愷。杏兒拜且述。已意。沈生。母。妻大悅。又見杏兒秀麗勤懇。不存習氣。大忻樂。惜沈生寄食外省。沈生妻乃致誓。告之。杏兒自。後數。日。杏兒行。以秘。我行。後。母但作懊喪態。謂吾遁。人必不疑。母或且哀母諸客中。惟大公子為有勢力。然吾一抵慈谿。杏兒入沈生家。室整潔。誠雅人居。沈生母白髮而慈煦。沈生妻端莊和愷。杏兒拜且述。已意。沈生。母。妻大悅。又見杏兒秀麗勤懇。不存習氣。大忻樂。惜沈生寄食外省。沈生妻乃致誓。告之。杏兒自。雖自陳。罪。然安知不挾嫌慫恿。或匿之。據為已有。乃授意於僕。使告胡太守曰。太守。愼之。胡太守。此等事多。此中必有播弄之者。鉤稽。欲得其人。苦索不得。久而大公子悟。曰。彼胡太守前者與吾兢。者。議者。但為杏兒幸。曰。娟娟此豚。不似溷。圊中人。今從良而去。得其所哉。惟大公子。殊快快。曰。吾見。杏兒。既。去。寂。城大噪。鴻飛冥冥。思為弋人者無算。迄莫得端倪。鴇媼曰。假沈翼人哀憐然。終無哀之。

惶。懼。如聞霹靂。曰。我何德。僕曰。杏兒之逝。實太守致之。今大公子鬱鬱無以爲懽。矣。胡太守曰。必有以報太守其愼之。胡太守蹶然不能作辨。但曰。吾必竭吾力尋回杏兒。以蓋我德。願大公子足下。僕諾而去。曰一月後不相貸也。胡太守懼。禍心切。不惜金帛。命人四訪。或有蹤消息者。曰杏兒歸沈生家耳。胡太守悟。立命人往慈谿設法致杏兒。杏兒逃忘己恩義。又見杏兒近日病態大不悅。且其矣。玉容憔悴似病。其實受迷藥致此。大公子恨杏兒。其所命人頗譎詐。又曾爲掠賣之盜。胡太守許以重酬其人。曰必不辱命。無何而杏兒竟來寧。杏兒其所以必致杏兒者。非愛惜杏兒也。特借杏兒欲以辱胡太守耳。時胡太守已得承審員職。大公子遂以杏兒爲逃妓。發交胡太守懲在大公子意。若曰胡太守乎爾。愛杏兒。吾今以杏兒與爾。吾且試目視爾待杏兒如何也。能不撻之乎。若遊之。非撻杏兒。乃胡太守自撻耳。彼胡太守殊不同此意。本恨杏兒次骨。曰爲爾故。我幾失歡於上司。又承大公子旨。念虐杏兒。即所以媚大公子。嗟乎。以此因原杏　杏兒逐備受慘酷之刑。矣。述者不能言其細細受苦之狀。居獄半月後。但見杏兒身已骨立。儘延殘喘面瘠如鬼。孰知當時歌喉宛轉之麗人。今茲至於如此。城人微聞其事者。不知其中曲折。但咸可憐可憐耳。然亦無人細究其事而加以救拯。其後幾死矣。胡太守乃報大公子曰。

任彼。爭買。杏兒。以後。當即樂境。杏兒漸痊。見芙玉夫婦。至是始得見杏兒於獄。市人集聞杏兒芙玉夫婦。和樂念已。苦始流淚而悲。以前但知痛耳。鵡鵡猶識其主人。之身。今則已釋束。縛之身。今則已釋束。雖然前時爲受。縛之身。今則已釋束。人可從。吾志而適一。首乎。吾毋吾妻待。杜鵑聲曰。不如歸。

杏兒。病容幷奔去。如恐不及。曰此何名。人玉鈎斜內枯崗耳。芙玉卒出重金以。受苦如。在夢中也。今何得至此。芙玉慰之曰。今大難已過。

不。心。久。眠。正言。問。沈生。自。外。奔入。作泣聲。曰。杏兒方自撫其背上鞭痕。自語曰。當時鞭着身皮縷縷脫。血流如水。沃背至今。餘痛尙存。終夜不。

去。吾。猶。能。日。勒。喃。以。杏。爭。任。

鄂王城中盤紆蒼翠者。蛇山也。山麓有幽境。曰叢花林。巖壑窅深。卉木陰翳。清泉瀲灩穿林而流。萬

小說 瑤光情淚記 （天白）

顧俱寂時與泉聲相應答者惟數聲清磬出自一茅庵中游人過此輒流連風景俯仰徘徊悠然忘塵囂矣

庵亦名曇花深隱叢篁中寂寂禪關長日靜掩院內蒼苔佈滿杳無人蹤惟春殘落花顦顇其上慘碧嫣紅掩映作可憐之色第庵主優婆夷亦已白頭侍空王座下數十年心如枯木寒巖對此春光亦不知人間有傷感事也

佛堂之左有空舍一楹窗外棠梨兩株花已落蕊綠陰繁細蔭覆一室沈沈不露日影室內陰森逼人赫然一靈櫬陳于中央總帷黯淡棺上積塵厚逾陀羅經被一幅以琳宮爲殯舍者殆不知幾年而彼漆城漠漠中之長眠人則吾書之主人翁是已吾嘗之主人翁此時已骨皚皚而齒巉巉耑啓其長閉之關而親炙之將掩目卻走之不暇然使當年於花間陌上遇之亦將目眩魂銷伏地膜拜願得一親五步內之香澤雖從此一瞑不視躬化爲絕世之女郎也

女郎之美吾庸劣之筆不能狀其萬一譬之於花蜀中之海棠吾猶惜其無香也姑射之梅吾則少其太冷也擬之於古代美人飛燕嫌其瘦玉環嫌其肥李香嫌其短水潛中之一丈青則嫌其長蓋

至尊萬能之上帝集合世界之名花折中古今之艷質取所長而棄所短以成此完全無缺優美絕艷之女郎而又將異之以慘痛獨絕之刼蓮蕊爵茫茫誠令人不解矣

女爲某太史之次女公子母夫人素信佛誕女時恍惚見大士拈花賜之手甫接而花片片落墮青泥中大驚而寤則女呱呱墮地矣夫人以告太史太史惡其不祥名之曰懺花稍長已秀美無倫且絕慧隨姊共師讀授以詩誓一遍卽琅琅上口十歲而能文亦好吟咏得句輒清麗可誦師嘗詫之於太史謂謝家咏絮才不是過也太史歎曰是兒吾固知其聰慧但慮其福薄耳

爲大婦下閨房之內時起勑豁太史遂別營金屋以貯之是時女之姊已嫁一室之中惟母女二人而已女十四五齡時夫人年已四十矣尙無子遂勸太史納小星逾年產一男姬美而悍生男愈驕恣不

營營相對夫人意絕塵緣長齋奉佛女旣悲阿母之不辰又自傷其孤特遂亦潛心內典般若華嚴

朝夕諷誦夫人偶趺坐蒲團女輒合掌侍其側戲爲龍女狀夫人愛女若第二生命不之禁也夫人

自獨居後戚串亦稀相過從門庭清寂殆如荒寺有爲空谷足音者則城西某庵尼懃邀講夫人之方

女之參禪繡佛也蓋有託而逃而其愛好之心出自天性化粧梳掠皆極意經營從不草草夫以天

外交亦卽懺花女郎之禍胎也

然之麗質加以修飾之功詢足以傾倒一世每曉粧初罷攬鏡流連輒顧影自欷女固自惜其美而亦深有身世之感矣

去鄠王城東三四里許有高塔矗然塔下宮闕巍峨金碧輝映鄠州之著名巨剎洪山寶通寺也四月八日寺中設浴佛會香花燦爛士女如雲方鐃鼓喧闐笑語雜沓時忽音響俱寂衆人視線齊注殿閎中央如萬矢之爭的蓋吾書之主人懺花女郎至矣女郎衣裳上下純碧風髮霧鬢玉貌亭亭若秋夜碧天嫦娥現其盈盈之倩影客光一照大地通明不特善女信男歡喜贊嘆大師侍者鐃鼓亂敲即西方聖人當亦展眉含笑謂散花天女無此莊嚴也

浴佛節之次晨宮門街一邸宅前有一少年徘徊門側少年長身玉立華服翩翩搖曳丰神仿彿似當年張緒然俯首蹙眉似重有心事者且容顏憔悴宵來似失眠也

重宇沈沈罕有人出入少年躑躅至午紅日當空直射少年之顱額上汗涔涔如熱餡上之蒸汽遇冷而下滴幸有古槐一株鄙邸門相對綠陰濃罩可避驕陽少年佇立其下森如博物院中之石像而此烈烈可畏之日偏從葉隙露光曝此少年之面其紅艷乃如夏果迨古槐之蔭漸斜向東少年之影始渺

由是某邸之前日有少年足跡廻翔門之左右皆不逾數十武輕如燕掠疾如鷗鑑似驚鳥之偵取食物者是街本僻靜行人頗稀警吏亦罕步玉趾否則見者將疑爲閭戶之偷兒捉將官裏去矣邸中偶有僕婢出門購物少年以無素不敢通款洽一日天將晚少年方廆然欲去見一中年女尼自邸內出大喜急起之蓋尼卽城西某庵庵主慧蓮尊以奠緣一至少年之家因識其面隨行百餘步轉入深巷內少年呼曰師何來尼回顧合掌致敬曰老衲近日大忙久未趨謁罔無日不念太夫人也今日前街太史家夫人延余談經未畢一卷日已旰矣明日尙須續來稍得暇當造府叩起居師固常往太史邸中乎尼曰太史夫人最信佛法與老衲如方外交數日不往必遣使相招雖餅以冗不獲也少年曰聞賀剎極幽靜久欲奉訪奈途生不辨仙源今日師能爲余導引否尼復合掌致敬曰老衲近日大忙久未趨謁罔無日不念太夫人最信佛法與老衲如方外交數日不往必遣使相招雖當造府叩起居少年曰聞賀剎極幽靜久欲奉訪奈途生不辨仙源今日師能爲余導引否尼復花堤爲城西勝境清溪曲曲淳爲小湖湖中遵葉初露水面鮮碧可愛微風一吹清芬撲人鼻觀油然神爽堤臨湖南灣如新月堤上柳陰濃綠中露一角紅牆水月菴也一日暮鐘初動夕陽如血紅合掌極表歡迎之態曰荒庵僻陋得貴人光降榮幸極矣夕陽在山卽請同行遲則暮色將合也照禪扉一少年匆匆自庵中出門內一人鄭重致謝辭曰公子佈施厚受之殊愧赧如不嫌荒寂望常來隨喜老衲當掃花以俟也少年回首笑應曰必來必來遂逡巡向柳陰中而去

庵本滅　世界險　飢渴女　蓮誕辰　越數日　主伊誰　久少年　至庵主　姝爲若　委任也　渴死宗　第聞少　花影沈
庵本滅　世界險　飢渴女　蓮誕辰　越數日　主伊誰　久少年　至庵主　姝爲若　委任也　渴死宗　第聞少　花影沈
庵本滅　世界險　飢渴女　蓮誕辰　越數日　主伊誰　久少年　至庵主　姝爲若　委任也　渴死宗　第聞少　花影沈

沈墟烟裊裊水月庵佛殿中有一少年與庵主對坐喁喁細語若有重要之事秘密提議者
沈墟烟裊裊水月庵佛殿中有一少年與庵主對坐喁喁細語若有重要之事秘密提議者
沈墟烟裊裊水月庵佛殿中有一少年與庵主對坐喁喁細語若有重要之事秘密提議者

余自遇彼姝靈魂卽隨之而去忘餐廢寢者十餘日矣阿舫隨下惟余一人設以相如
余自遇彼姝靈魂卽隨之而去忘餐廢寢者十餘日矣阿舫隨下惟余一人設以相如
余自遇彼姝靈魂卽隨之而去忘餐廢寢者十餘日矣阿舫隨下惟余一人設以相如

宗祀將絕大師慈悲能不一援手耶庵主目視杯茗徐徐答曰茲事殊重大老衲力薄擺不
宗祀將絕大師慈悲能不一援手耶庵主目視杯茗徐徐答曰茲事殊重大老衲力薄擺不
宗祀將絕大師慈悲能不一援手耶庵主目視杯茗徐徐答曰茲事殊重大老衲力薄擺不

脫少年搔首狀至焦煩力吸口中之菸烟縷縷繞其頰既而輟吸曰注庵主矮笑曰師不
脫少年搔首狀至焦煩力吸口中之菸烟縷縷繞其頰既而輟吸曰注庵主矮笑曰師不
脫少年搔首狀至焦煩力吸口中之菸烟縷縷繞其頰既而輟吸曰注庵主矮笑曰師不

云徙是兒固暱就余然太史女也且公子已有婦奈何少年離厝也庵主前作膜拜狀庵主笑掖之起少
云徙是兒固暱就余然太史女也且公子已有婦奈何少年離厝也庵主前作膜拜狀庵主笑掖之起少
云徙是兒固暱就余然太史女也且公子已有婦奈何少年離厝也庵主前作膜拜狀庵主笑掖之起少

年長跪不肯庵主笑曰公子癡耶乃低首附少年耳細語良久少年笑諾而起庵主受之拍少年肩曰事若成毋忘襄修也少年笑諾而起庵
年長跪不肯庵主笑曰公子癡耶乃低首附少年耳細語良久少年笑諾而起庵主受之拍少年肩曰事若成毋忘襄修也少年笑諾而起庵
年長跪不肯庵主笑曰公子癡耶乃低首附少年耳細語良久少年笑諾而起庵主受之拍少年肩曰事若成毋忘襄修也少年笑諾而起庵

主前作膜拜狀庵主笑掖之起少年長跪不肯庵主笑曰公子癡耶乃低首附少年耳細語良久少年笑諾而起庵主受之拍少年肩曰事若成毋忘襄修也少年笑諾而起庵

慧蓮強勸之盡一觴而玉顏紅暈益增其艷慧蓮嘖嘖稱贊曰女公子眞天人香癡之紅桃花也女笑曰弟子不勝酒力矣慧蓮復笑曰以女公子絕世容華不知誰家郎君有此艷艷且推之曰阿師亦醉耶慧蓮撫其背袒極親愛之容曰阿師愛汝殊甚奈忍相謔惟汝百年大事師常念念於心不覺宜之於口尊府家庭乖舛太夫人日在憂患中阿師殊爲汝悲命蹇惟朝夕稽首慈雲祝汝得佳婿而已女聞言低首微喟忽庵門閧然開有美少年翩然遝入女驚起斂避少年微睨之笑謂慧蓮曰不知今日有女菩薩降臨鄙人適來唐突甚矣慧蓮邀之坐少坐酹酌而去女亦與辭曰與師深談不覺日晡阿母盼儂歸矣慧蓮攬其袂曰女公子鎮日家居亦無個事今日老衲賤辰既蒙光降何妨少留芳蹤挑燈煮茗作竟夕談乎太夫人知老衲款留諒不見責也女素親其師亦不罔却慧蓮乃謂女之雛婢曰汝歸報夫人老衲留女公子夜談汝明日乘車來迓女公子不需汝也女時已被酒微有倦意慧蓮遂扶之入房

庵主雖近中年而雅好脩飾薰香對鏡結習未忘房中陳設精雅頗似閨閣禪榻上錦衾燦爛芳氣晚間有老衲侍女公子不需汝也女時已被酒微有倦意慧蓮遂扶之入房

襲人女醉中復聞妙香玉體益嬌惰不勝斜倚榻上眞個杏眼微餳香桃帶赤似一幅美人春睡圖

慧蓮見之且喜且愛庵中僅一小女沙彌慧蓮命之汲水烹茶自坐榻旁與女頻頻閒話詞源四溢

因談及遘閒升堂之少年女曰此少年阿師亦相識耶慧遠鄭重其詞曰渠亦歲佈施爲檀庵歲入之半渠爲某太守之公子太守攝篆外郡夫人及公子倘留寓省垣夫人亦最好佛滕下僅公子一人夫人素多病公子又最孝常來庵中爲夫人祈福故與老衲相稔渠玉貌翩翩郎得偶此佳婿老衲殊羨其幸福也言時微睨女女之雙頰愈增紅暈脈脈不語時夕陽西下返射素紗之窗紅艷作臙脂色似與懺花女郎之芙蓉面爭妍門外著少焉明初放忽聞款關聲蓋前度之少年至矣

女次日歸極道其師款留之盛意夫人深信慧遠且感其愛女之忱謂佛地清淨流連信宿固無妨也而女自歸來容光煥發其美麗又迥異前時仿彿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如西廂記所云別樣風流者且幽閨獨處似難消此如水流年變變若有所思纖腰肢漸覺清減夫人疑其有疾撫詢備至女答言無他惟心頭煩悶而已夫人命延醫來彼金錢主義之醫家固將飾無病爲有病張皇附會以發病家之聰俾其常常延請燦然之銀幣可以源源入其橐中至其肘後之方雖不至如胡庸醫之劑用虎狼藥亦大似王道士之胡謅妒婦方獨恨其常服無效而又不似陳皮秋梨湯之不苦口耳矧女之病本非藥石之所能奏效耶

慧蓮聞女疾來省視夫人告以服藥多次未見有功慧蓮因曰近日溽暑天氣陰晴不定濕氣蒸鬱易生疹癘且府中舍宇稠密少空曠之園林足以暢呼吸女公子之疾職是之由荒庵臨湖多樹空氣較爲清潔若女公子不嫌冷寂下榻養疴當速占勿藥也至於看護之職老衲亦優爲之固無須他人矣夫人曰小女極頗親師範老身亦深感高情但病人弗潔擾師清淨殊弗安也慧蓮笑曰老衲常沐夫人厚賜女公子亦雅誼殷拳爰爰細事何是掛齒夫人亦笑而許諾

嗚呼上方淨土天下之罪惡多假汝地以行此莊嚴清淨之水月庵竟爲情天主者勅賜作雙飛寺矣女自來庵中不藥而愈彼翩翩絕世之少年亦無日不至請蓮座下朝朝開並蒂之花紫竹林中夜夜宿同心之鳥女既樂而忘返少年亦頤終老是鄉愛河之波深且無底蓋郎才女貌眞如一對璧人倘眷屬終成情天中亦可謂美滿無憾矣第女雖居處無郎而少年已使君有婦泛泛孽海誰引迷津野鴛鴦他日寧有良好之結果耶

皓月不長圓彩雲容易散女玉體既健勢難久留及女歸而少年亦將行矣蓋少年之父眞除郡守接眷赴任少年須奉母前往不便獨留任所距省垣二千餘里汽舟可達僅三日水程然太守已延師於署中將課其子讀猴兒上鎖不能如襲自之自由矣瀕行之前二日女來庵中與少年話別爾

情。凄。惻。慘不。成。歡月落。窗。紗。枕上。猶。噥。噥。私。語。萬千。離。緒。匆匆。亦。說。不。盡而無。情。曉。鐘已催人。離。別。

此。時。兩。人似化身西廂記中演長亭一。齣。情淚。琳。琅忍痛而別。少年。猶珍。重約期。圓再相見。詎知。姻。緣。簿。早已勾銷三疊陽關竟成永訣矣。

女。自。少。年別後。幽。院。看花小樓。望月皆覺無限凄。涼而雨地相思。惟。鯉十。幅。蠻箋。爲傳。導。器。焉少。年。來。書不能直達女所。之錦。字。亦不。便。假婢。媚。手以付郵。筒向作。蜂。媒之。慧。達。今又易而爲。鳥。使。水。月。庵。遂。爲兩人秘密通信之機關。魚。鴈流傳。禍機即發於。此。矣。

玉。露。生。涼。金風。薦。爽。韶。華。迅。速。倏忽。新。秋。太史。夫。人。道。僕。餓。瓜果。於。水。月。庵。適。慧。達。他出。僕。坐。蒲。團。上。以。待之。小。沙。彌亦出。滌。衣。於。庵。後。小。溪。囑僕。爲。應。門。適。郵。者。以。一。函。至。僕固。識。字而。點。視其。函面。心。疑。之。蓋有。人。致。其女。公子。書託。庵主。轉致。者。時小。沙。彌猶。未。返。緘啓之。則少。年。致。女之。書。也。書中。情。詞。濃。郁。萬種。相思。錄爲。文。字。第此。中人。語。能爲。外。人。道。耶。葉底。春。光。既爲。僕所。窺。破。大喜。過望。急。納。之於。衣。囊中而。慧。達已。珊。珊入。

次。晨。庵中。忽。聞。噩。耗。則女。於。夜。來以。暴。疾。死。矣。蓋僕。執。是書。乘。宵。深。人。靜。踰垣。直入。女。公子之。室。時。女。方。挑。燈。作。書。寄。少。年。晚。粧。猶未。卸。也。僕以。書迫之。將肆。無。禮。女抵。死。不從。大呼。婢。媪。僕駭而。遁。出。

戶。時。猶回。顧曰。女公子。勿悔。余將以是書白。主人矣。婢媪既集。女諄稱有賊家衆乘燭大索亦杳無。

踪。跡。及飛。皆歸寢。女之一縷芳魂。遂颺然尋。少年去矣。

深秋九月。蛇山草木黃落。風捲敗葉。如潮湧。景物清凄。已生人悲感。曇花庵中。佛堂左側。階下紙灰。

隨風旋起。片片作蝴蝶飛。女郎柩側立。一少年撫棺大慟。而呼曰。懺花懺花。余負卿。

中之淚。如鳴艇清波。瀉而出。哀慘動人。觀者詢之。老尼老尼不答。良久微喟曰。罪過罪過。吾徒懸

天白曰。女郎之死。死於惡僕。死於少年。實死於懸。蓮也。推原禍始。皆夫人佞佛信牽。緇流之過。先哲

有言。三姑六婆。乃淫盜之媒介。近多以爲汪闊而忽之。甚或決去防閑。恣其出入。遂使香閨艷質。玷

於髡奴魔窟中。而不覺悲夫。

小奇情說　黑梅夫人

（應千澄譯）（葉荀重譔）

余工愁多感。時以不幸之病人爲念。而精神病者。則尤惹人憐矣。念我並世此其人亦正不少。則悒悒然而悲。愀然弗樂。若聾沈沈惡夢。神志全喪。慘目傷心。日籠罩於愁雲慘雨而莫克自拔。耳聞目見。

靡不逸乎恆軌。別開新奇境界。業力糾纏。幻相顛倒。所謂眼前地獄者。非耶。暇日無俚。因赴瘋人院。

游覽醫士待余至謹參觀畢語余曰盡少駐君一趣事何如余曰諾醫士導余入室一麗者坐巨椅中引玉腕舉一手鏡端詳顏面弗已余望之雲鬢霧鬢綽約多姿醫士語余麗者年事已四十許佳人半老猶駐紅顏爲之一快麗者見余俯入驟起立疾趨而始顧余俯微揚其手意似肅客入者醫士首詢麗者曰夫人今晨何如麗者默曰殊弗佳痘斑方日增而未已也醫士辯曰否否夫人特自欺耳麗者即趨醫士前小語曰否否我決無誤今晨臨妝我曾親數計多十點蓋右頰多三點左頰多四點前額多三點也噫我容憔悴矣鬘我容如綫放之致使然耶泛臉嬌酣欲醉令遂如名花曝日依焦斑生矣噫嗣後非惟不能面我兒並弗能面他人醫士即坐麗者亦溫語相慰曰夫人盍令我視察之我知廬山眞面目將永錮此一重面罩之內隨我命運之末日也我已矣我之痘斑點點者爲烏有去瑕玷而返於白璧也麗者第搖首弗語醫士凝爲束手無術矣麗者嗚嚥言曰然我誠願以智取因即縮手俟其驚魂少定復語之曰夫人固知我夙嫻此術爲夫人除此斑者亦歷矣診後脫面幕手才舉麗者則緊抱其面舉雖指爪深入肌膚爲創都弗之顧醫士知瘋人弗可以力勝當

示。君第不欲君之客共瞻我之穀觫耳醫士續曰彼亦擅秦越人術者技最高妙實勝於我示之當爲夫人祛請勿疑也麗者始徐去其面羅狀頗羞澀梨渦紅暈粉頸露飛時廻旋作左右顧以避余之目光然余乃矚之不轉睛平視有頃自疑異蓋自稱憔悴之彼嫉其容顏乃極光潔明豔何來白皙修潤消瘦如玉梨帶雨菌荅羞媚我見猶憐惟面圭之玷耶含羞帶媚我見猶憐惟面余低首弗能仰良久赧然語余曰我此惡症得之於看護我兒時兒雖愈我容乃不變向之美麗消瘦如玉梨帶雨菌荅羞媚風十分憔悴而已麗者旋側余低首弗能仰良久赧然語余曰我此惡症得之於看護我兒時兒雖愈我容乃不變向之美而無餘雖然我得盡母職良適然於懷惟弗克暴此心於天壤不無微憾知我惟天乎時醫士自其衣袋出一畫筆語麗者曰試容我診之將見點斑盡祛玉顏如其朔也麗者曰試容我診之將見點斑盡祛玉顏如其朔也麗自讚美濁世婦女目光如鼠惟美貌與安樂二事蟠踞靈府靳之惟恐弗得夫人亦斯類也故

生矣謹謝先生醫士起立謂余曰我儕去乎遂別麗者攜余偕出反手闔其室門曰我今將語君以凝神注矚似狐疑滿腹未遽輕信將吹毛以求疵然者少頃徵哨曰第不如前此之顯著而已勞先下頷最後及前額既畢事呼曰夫人試鏡之潔白無瑕矣潔白無瑕矣麗者即攬鏡自視狀絕駭異指右頰醫士即舉筆徵拭之如畫師作畫輕描淡寫惟恐顏色之弗勻神情之弗合然次左頰次

亦頗自讚美濁世婦女目光如鼠惟美貌與安樂二事蟠踞靈府靳之惟恐弗得夫人亦斯類也故

有所思思何以美我容有所慮慮我美之或有徵缺若洗而盥手漱口之事皆所以維持美麗者勤誠從事雖致弗厭餘事則無足攖其思慮者矣夫人早寡膝下止一子美好如其母掌上明珠庭階玉樹真喻其愛也雙丸迅邁歲序催人愛子則由孩而童由童而長夫人亦朱顏就老漸減嫵媚晚妝初罷對鏡生愁一縷菱花不照常年此固千古之恨事而夫人生長綺麗於此尤深悒鬱於是因無生有認幻作眞隱約見如花玉貌突顯細玼無算顧其玼如海上神山迷離莫可指跡他人當此未必遂留意興軀殼同其生滅方見生才至意既異之而中道奪之無乃弗忍乎天乎天乎何厚於以美麗宜令少年而溘夫老歲也夫人隱憂未已外界之禍患乃踵至時夫人年華三十有八其愛子則十八齡矣一日其愛子猝患劇病纏綿床笫莫悉所從致病並莫知其何所苦侍湯藥者爲一僧侶子之師傅也愛夫人子逾恆須臾弗離左右今當疾病則廢其宵眠自任將護至夫人者僅以晨昏一詢愛子病狀而已朝霞初散好鳥弄喉夫人則衣其鮮服整其雲鬟對鏡者良久然後凌波微步赴其子臥室麝香蘭氣溫馨可愛甫及室門即婉轉問曰喬治今晨少安也未喬治本佳兒頃傾無倫今則面龐頹腫如已腐之桃實寒熱迭攻昏沈迷惘第聞母語必引喉答曰母親今日覺少佳也夫人盤

桓。室。中。取藥瓶。視之。旋即棄去。櫻唇微動。意似鄙其無顯效者。繼乃自警曰。噫。斯要事。我乃忘却言未已。勿勿自去。入夜復來。而留時彌復匆促。夫人席豐履厚。僕御當前。徒以愛好修飾。遂致勞碌如厮役。故夫人者。實終歲無暇晷者也。夫人衣袴衣嬌唉噯噫。如鶯囀問曰。今日醫生作何語。師傅則答之曰。醫生殊模棱也。一夕師傅忽更其辭調曰。夫人乎。天女散花點點着公子身矣。夫人聞語如墮五里霧中。乃如電震然復弗得寐。嗚咽號哭。以消永夜。夫人此際。眞淚枯腸斷時矣。次早平明。即詢侍女以愛子病況。苦不得好消息。恐怖之心。久而益熾。遂弗敢遠臥室。一步蹉。於爐烟籠罩。室。如。如經痛擊。突然長號狂奔而去。翌晨侍女入夫人室。聞焦糖之臭。直刺鼻觀。夫人則木坐床緣。張目乎。公子。殊。未見佳也。夫人聆此。頹然偃臥。至亭午。始起。祇進雞子兩枚。清茶半盞。盥眼眶深陷。精神恍惚。如怪。鴞顏色。慘白。戰慄不已。殆終宵未眠也。夫人見室門關。樓聲問曰。喬治何如矣。侍女答曰。夫人。慾蓋亦戚然病矣。旋即勿遽出門馳赴藥肆。購防止天花之藥。徜徉公園馳道間。弗敢遽歸。遷日落。漠淵天垂黑幕。乃弗得弗歸。手提憊懸。無非藥瓶。大九盒。到家。即自扃於臥室。取諸藥一一嘗之。猶恐。藥力弗敵天花蟲。則一一嘗而再三嘗之。如是者良久。遂往餐室。見師傅。先在似相候已久。不禁齒牙。震。顫。股栗。不止。顫聲問曰。佳乎。師傅曰。噫。不佳。醫生且亦束手也。夫人大哭。弗能食。侍女遂扶之歸。寢。覺其嬌軀。乃如電震。然復弗得寐。嗚咽號哭。以消永夜。夫人此際。眞淚枯腸斷時矣。次早平明。即詢侍女以愛子病況。苦不得好消息。恐怖之心。久而益熾。遂弗敢遠臥室。一步蹉。於爐烟籠罩。室。

伸指自視幾莫能辨識蓋以爲藥力所弗到即天花之根據地也此一星期中覺日日撮案痴坐一無所事惟於下午閒來戶外散步藉納新氣然已如窮荒探討胃天下之至險總一徘徊復自幽於愁城矣惟每一小時恆隔窗一詢其子之病而傳來答語惟聞垂劇夫人每聞此則神搖心碎如臨劇第十三日之晨師傅忽踵夫人室神容慘沮若有深怖夫人蚤之坐不理黯然曰夫人乎公子病危矣渠願見夫人也夫人泣數行下長跪於地曰上帝乎上帝乎我烏敢冒此至險耶帝多慈愛帝其佑我師傅續曰醫者智竭技盡無所望需治則延其瘦細可憐之顏盼我夫人也言已師傅自去越二小時復來聆夫人猶在祈禱反復呼曰我殊弗欲我殊弗欲我懼之若斯我何敢師傅乃進以利害其音乃壯其膽略汪廻悟而夫人之冥頑竟有甚於鑿石良言儻論非特弗能挽其心志轉令神經紊亂歇哭即緊抱匪懈行之惟懼醫生進言亦同師傅之絕無效力醫生念第一策既無成當決行第二策即緊抱夫人纖腰迫之赴其子所方及室門夫人運其全力堅握戶樞厥狀如重囚之獸轉多神力醫生固壯健此際乃亦沒如之何因即釋手夫人用力過猛所倚騏去立仆醫生足下嬌軀委

地。乃弗暇辨其痛楚第合十求醫生恕己免遭至險口痞神啟恨地無罅隙不獲潛身其際恨身無
雙翼弗能高飛遠避師傅醫生圍立左右視之乃如萬惡之魔鬼若將吞己而甘心則閉目弗視如
待刑俟夫以窈窕纖質而受此鐵雨金風雖其多疑善恐有以致之而其憔悴可憐之態含生之倫
見之莫不共爲灑一掬酸辛淚也旋聞夫人呼曰彼不死君亦謂我彼不致死乞君寄語我兒我愛彼
甚弗忍覩彼死也其時需治之臥室沈寂異常如在墟墓聲息弗聞乃饒鬼氣而需治之靈魂漸將
謝此軀體適彼天國願必欲一覩其母與之永訣人之將死其神思縛滑明料事審物有非常人所
可比及者時需治願其左右曰脫我母弗敢來前可請我母來我窗下俾得一見慈顏死且含笑於
黃泉矣醫夫人與公子有一窗之隔容色無遮而空氣互絕於夫人實無危險詰即行矣夫人意首肯持嗅鹹一瓶承於鼻管毅然向其子窗下來行三步猝復駐足欷歔歎息雙手掩面曰否否我何得冒險以視彼●●●●何敢●●●●太窘我矣●●●我慴之若斯我何敢●●●●否
醫生與師傅即合力曳之行夫人大悸遽攀窗上鐵楞牢握不釋暴躍呼號至於聲嘶力竭而垂死
之需治目瞪瞪直注窗外翼與其慈母之倩影爲最後之覩面乃覺弗可得地平日落暮色入幃咫
尺天涯望眼穿矣則回首內向默不作聲逮夫村雞催曉朝暾將升一杵寺鐘似呼靈魂兮歸天些

偵探小說

情海●●●●禍水

（捜閻譯）

而活。潑。英發之。少年。喬治遽爲長眠人矣。夫人即於其次日發瘋云。

話說一天倫敦市上街頭巷口聚着無數的賢報童子抬着頭舉着手掀着鼻子張着口振着那銅鈴似的聲音喊着（請看謀殺案）（請看謀殺案）那新聞紙上印着第一號挺大的黑字跳進人家的眼簾上邊寫着道（結婚與謀殺）（從神壙而至墓田）這鋪張揚厲的新聞紙一出頓時轟動一時大家嘴上都挂着一個露珊慧文的名兒說起這露珊慧文却是一個年青貌美的女郎他父親已在七年前作古遺下一份豐厚的財產和一所幽雅的屋子同着他姑母一個老處女住在揩恩城的玉貌又正當纖纖素的妙年自然有許多怡紅公子慘綠少年來奔倒石榴裙下臣事紅顏脫一處幽靜所在養花種樹過他們瀟閒的光陰倒也覺得其樂陶陶露珊既具了這一副傾國傾城的玉貌又正當纖纖素的妙年自然有許多怡紅公子慘綠少年來奔倒石榴裙下臣事紅顏所以芳齡不過二十早已情郎列隊面首成行雖不及孟嘗君食客三千却不下孔夫子高足七二

內中有兩個年少郎君都是他親族關係極遠的表兄弟並駕齊驅做那情郎隊的大將面首會的人是兩個一模一樣的貌比羅梭才同康德同是奧克斯福大學的畢業生運面龐也有些兒相像要辨別不出是兩人一個喚做白屈姆屈生裘是個喜歡做事的人法律界上着實

有些時望一個喚做却利麥克司惠爾是個專心游蕩的人紅粉叢中却也聲譽藉甚他們倆同戀這露珊有些悉稱一乘至公不道賽跑到後來屈生裘竟落在後邊一失足成千古恨麥克司惠爾却一躍而前果然奪得錦標歸兩人既然是一時瑜亮怎麼斗的分勝敗來呢其中只爲了一個女郎這女郎是露珊惠文的愛婢菲勃道生嬌小玲瓏惹人憐愛一天屈生裘求婚於露珊已得露珊的金諾不料道消息吹進了他情敵麥克司惠爾的耳朵兩天以後就使出鬼蜮伎倆來了那天他不動聲色依舊和平日一樣不露些兒怨恨不平之色露珊故意的戲他道却利吾知道你這雙賊眼睜睜的注着菲勃呀先生你不該撥開那女孩子許多假話把個露珊騙得憤氣塡滿了粉肚末後又道今夜十點鐘時他們約定在你更衣室中相會哼哼好個白屈姻覓做這樁玉偷香的勾當露珊忙道這個怕不足信白屈姻爲了一件要事今天已往倫敦去了妳忌他所以假造了

那許多話兒來哄吾吾一句也不信你怎麼敢到吾跟前來信口雌黃胡言亂道說着玉容含怒悻悻的走了開去這一天夜中九點半鐘時露珊正在他寢室之中心裏甚是不快十點鐘時忽聽得門聲輕輕的一響即忙把隔着的繡幔揭開了些兒望將過去只見菲勃像夜遊神般躡足走進更衣室不一會就有一個男子偷偷的來了露珊伏在幔後瞧得分明頓時花容失色嬌軀亂顫原來這男子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心上人意中人白屈姆屈生裘那邊雖是燈光黯淡但是瞧他行路的態度頭髮的樣式和衣服容貌色色都像是屈生裘這時露珊又是怒又是羞兩頰緋紅得像朝霞一般只見他們倆互相偎抱着檀口香腮不住的斯摟一壁喁喁私語一壁相視而笑一會又聽得那彼此又偎倚了一會攜手出室而去露珊伏在暗中好似萬箭攢心千刀剮肉當夜就寫了一封信寄往倫敦結屈生裘取消婚約幷且說以後不願意再和他講話第二天早上竟負氣把千金玉體許了却利麥克司惠爾把個白屈姆屈生裘一得了那封訣絕書大失所望自已也不知道爲了甚事

個禮拜天外飛來一個惡消息說却利麥克司惠爾已和露珊惠文結了婚了屈生裘心灰意懶一情海渦水

百二十個不快踢天踏地覺得這英倫三島上無處可以涉足便想飄然一身往澳大利亞洲去那一對新夫婦却正樂得不可開交準備着往巴黎去度蜜月那一天可巧英倫海峽中起了颶風不能過去駕駛只慣穩住芳塘那肯冒險飛度風波因此在一家密屈波爾旅館中過夜晚餐時兩下裏似乎有些兒不快郁默坐着老不開口那新郎有時輕輕的和新娘說一句話新娘立刻回轉頭去給他一個不理會兩口兒也並不同宿一房賃了兩個房間那新娘早早進房去了新郎却呆坐在那裏一壁喝酒一壁沈沈而思直到夜半纔罷不道還旅館中的一夜纔得過去明天那些賓報童子口中的（請看謀殺案）（請看謀殺案）的聲音就嘵徧倫敦市上了據那蜜屈波爾旅館中一個使女說夜中十二點鐘剛過他走過新娘的房間猛聽得裏頭有呼救之聲接着硼的一聲彷彿有很重的東西倒在地上的樣子他抖了好一會動彈不得末後纔掙扎着掏出鑰匙開了那門飛也似的衝將進去只覺室中電燈通明眩人目睛半晌瞧不清楚甚麼東西停了會兒纔見那新郎伏在地上一把象牙柄的刀兒插在他脊梁中間那新娘躺在他旁邊羅襦半解鬌澤微聞那雪白的衣上濺着血花星眸緊閉玉容慘白可憐這一對鴛

驚覺成同命之鳥這使女馬格萊脫道勃生原是個很有胆量的婦人當下按住了驚魂想把新郎扶將起來無奈那死人身軀過重用盡了氣力只一動也不動手上却已染滿了血那新娘只量了過去並沒有死然而僵臥在那裏也好似屍骸一般馬格萊脫向四下裏一望不見有甚麼人更向床下帳後和床前放着的一隻大箱子四面一瞧去那裏有兇手的踪影於是跑出去把門下了鎖帶了鑰匙赶去找經理找了約摸十多分鐘方始找到連忙把那慘史和他說了經理鎮定了心守着秘密不使客官們知道悄悄地打一個電話到蘇格蘭場使同那使女匆匆走向新娘的房間來說也奇怪剛纔明明鎖了門取了鑰匙去的如今那門却並不鎖着幷且有一個鑰匙插在鎖穴裏室中一切仍如前狀新郎依舊伏在地上血兒被電燈照着紅色變做黑色新娘依舊躺在他旁邊像死的一般不過此刻新娘的身旁却多了一條白肩巾又污又皺彷彿用來拭手上血痕似的那床前的大箱子剛纔關着去的如今却開着使女一面瞧一面咄咄稱怪正在這當兒那新娘忽爾蘇醒了把一手撐着地瞧了瞧旁邊的屍骸高聲悲呼道呀吾的上帝吾殺死了他了

第二天黃昏時候白屈姆屈生裘在掃桑墩正要上船慕地裏來了一個賣報童子屈生裘就買了一張晚報立在鐵闌干旁邊翻開來瞧斗見第一張上邊印着幾個黑黑的大字道（結婚與謀殺）

屈生裘忙把下邊記着的那段新聞讀了一遍立時吃了一驚丟了行李返身就走這時恰好有一個中年人同着他夫人向着船兒走去那樣兒甚是閒散屈生裘却並沒瞧見他們自顧飛步向前那中年人忙把手兒按在他肩上欣然呼道哈羅屈生裘往那裏去面色怎麼如此難看屈生裘抬頭一瞧喘着呼道咪羅培克培克道你這樣如醉如痴的到底爲了甚事可是遇了鬼麼屈生裘不答取起那晚報來指着（結婚與謀殺）的那段新聞給培克瞧培克瞧了一遍便道這個干卿底事呢屈生裘答道吾愛他不論有罪沒罪吾總愛他吾們原已訂了婚約的了不知爲了甚麼吾正要動身往澳大利亞洲去却不道來了這一張晚報吾既知道了不得不救他你便是助吾的人好久不見却在這時慕地相逢分明是上帝賜吾的培克你瞧上帝因爲拙荊要到奈泊爾司去旅行他立定了決心便不能搖動的說着向那婦人揮了一揮手似乎和屈生裘介紹的樣子培克夫人不說甚麼從他丈夫手裏取了那新聞紙瞧了一瞧便轉身向那脚夫道你不必把行李挑上船去吾們今天不動身了他們三人就坐了下一班火車回到倫敦立刻喚一輛馬車坐了飛也似的赶往密屈生裘介紹的旅館去但是露珊惠文早已不在那邊被警察們帶往警察署去了旅館裏却擠滿了許多訪

事拈着。兒執着手。冊兒忙得個發昏。培克道。
接着向他老婆道。拉吾愛你可要定個房間。
着同屈生裘勿勿赶往警察署去。先在警察長。
文監禁着的所在去。只見露珊呆呆的坐在一
前陳述一切十分鐘後便由一個警察領往露珊惠
將起來一見了屈生裘便退縮到壁角裏去張
着前面那兩個玫瑰也似的玉臂白得可憐又
屈姆你別把指兒來觸吾的身體你別把眼兒
然說道露珊你聽着不論怎麼樣吾愛你的心
法救你露珊道吾並沒殺他不知道是那一個
把那時的情形約略說給吾聽露珊遲疑了半
生裘急道吾愛他怎樣哄你吾早已料到了只
吾的事和你說明那事吾起初並沒知道結婚
恥一生兒爲了悲痛差不多要發狂了吾聽了
他的話憤怒已極立時去責備那厮他却只是磔磔

的。笑。說。用。情。好。似。用。兵。出。奇。方。能。制。勝。吾。沒。奈。何。他。只。恨。當。時。粗。心。被。他。哄。騙。那。夜。他。和。菲。勃。在。更。衣。室。裏。幽。會。的。時。候。吾。只。道。是。你。他。的。面。貌。像。你。他。的。衣。服。像。你。他。說。話。的。聲。音。也。像。你。吾。爲。了。一。時。之。氣。就。寫。信。來。直。直。截。截。的。拒。絕。你。竟。冒。冒。昧。昧。的。嫁。了。他。屈。生。裘。道。吾。可。憐。的。女。孩。子。露。珊。道。可。是。吾。既。知。道。了。他。們。的。陰。謀。所。以。結。婚。時。吾。和。他。約。定。只。做。名。義。上。的。夫。婦。他。也。當。着。聖。經。立。誓。應。允。不。道。昨。夜。他。竟。要。呀。吾。不。能。說。了。吾。不。能。說。了。屈。生。裘。道。你。只。須。明。白。告。吾。吾。殺。他。的。畢。竟。是。誰。露。珊。道。吾。不。知。道。那。時。吾。一。面。抵。抗。他。一。面。呼。喊。說。你。倘。然。不。放。吾。吾。便。殺。死。你。正。在。這。當。兒。窓。然。間。來。了。一。個。黑。影。接。着。聲。見。一。雙。臂。兒。高。高。的。擎。起。刀。光。在。眼。前。一。閃。那。厮。早。伏。在。地。上。不。動。吾。也。暈。了。過。去。吾。所。知。道。的。已。盡。於。此。白。屈。姆。你。可。信。吾。麼。你。可。恕。吾。麼。屈。生。裘。道。吾。信。你。吾。恕。你。吾。更。把。心。坎。裏。所。有。純。潔。的。愛。情。愛。你。吾。愛。你。別。害。怕。吾。已。請。了。一。個。世。上。最。聰。明。的。偵。探。來。救。你。這。時。保。羅。培。克。插。口。道。少。年。你。倒。說。得。容。易。吾。怕。愛。莫。能。助。咧。露。珊。轉。身。瞧。了。瞧。培。克。星。眸。中。現。着。恐。怖。之。色。說。道。吾。無。須。偵。探。世。人。沒。一。個。能。殺。救。吾。培。克。道。吾。總。盡。力。做。去。拿。住。了。那。正。兇。方。始。罷。休。說。時。返。身。向。門。外。走。去。那。可。憐。的。女。郎。已。偎。着。他。情。人。嚶。嚶。啜。泣。起。來。屈。生。裘。安。慰。了。他。幾。句。也。就。走。將。出。去。兩。人。回。到。密。屈。波。爾。旅。館。中。只。見。那。些。人。還。兀。是。不。散。屈。生。裘。不。想。休。息。也。不。想。進。食。只

想。救。他。的。情。人。培克。便向。他說。道。你既閑。着沒事。請你到。倫敦大學去。見大學教授。密梯奈。你大。約。
也。知。道。這位老先生。他簡。直是近世界第。一個分析大家。吾本想打電話去。的只怕。累了。
你。替。吾。行。請他明天到。這裏來有事兒。託他。這事於你很有裨益。可是吾總要生生。
手。呢。屈生。裘去後。培克便到私室裏去。見他老婆。態度安閒。似乎心上一些兒也沒有甚。
點。心。總把。剛纔到警察署去。瞧那女郎。的事說了。一。遍。他老婆聽得十分注意。等他說。
女。郎。出。落得怎麼樣。你可瞧清楚麼。培克道。那監禁的所在。雖是黯黯。吾却瞧得一清。
身。材。苗。條。亭亭玉立。出落。得着實娟好。星眸宛像點漆。香雲好似。鴉羽。看他樣兒。想他。
個。玲。瓏。活潑的女郎。只如今差不多像個鬼物了。夫人道。你對於此案可有甚麼。端倪。
沒。有。端。倪。剛吾前面彷彿立着一。堵高高的牆。吾恰和這牆兒撞個滿。懷。可是那嬌。滴。滴。
必。會。做。這殺人的勾。當。然而又想不出正。兒是誰。夫人道。保羅你眞是個笨伯。培克道。
這。雅。號。夫人道。保羅你怎麼知道。嬌滴滴的女郎不會做殺人的勾當。你們男子家。那裏知道。吾們。
婦。人。的。事要知。貌艷於花心毒如蝎的着實不少呢。你倘要知道那兒手是誰。快把耳朵湊過來。再。
和。你。說。培克。即忙把耳朵湊過去。他老婆輕輕的說了一句。培克歡呼道。着啊。着啊。你猜得沒有錯。

橫豎不久便能水落石出你瞧着好了這一天晚上和第二天他只在旅館中並不出去一壁探一壁問罷一壁想從那使女馬格萊脫口中便探明一切那新郎被害後躺在那裏新娘又躺在那裏如何開着裏邊有沒有東西培克一一問那使女記得還有旁的事歷不論大小儘和吾說使女道先生旁的事沒有告訴你的價值了使女道如此吾還有一件事告訴你那時吾從門口走到箱子那裏去開了那大箱子見地衣上有一個痕迹吾起初道是血痕俯身一摸纔知道是水壺中濺出來的水你別笑吾還有一件微有灰色的痕跡似是泥痕旁的却沒有甚麼吾發了一回呆纔想起那使女的話說道哇先生吾還有一件小事情和你說剛纔忘却說了那衣吾發見裏頭都是些婦人衣服上面的一二件小兒鎖上鑰匙也帶了去不道同着總理回來時門上的鎖穴中整整插着一個鑰匙一摸吾自己身邊剛纔的鑰匙好好兒在着這一個分明是旁的人的將來培克聽了面上頓時一亮說道正是正是此刻你快把你的鑰匙插在鎖穴裏吾藏着這一個將來

倒是一件證據呢

兩天以後警察署的法堂上擠滿了許多人萬目睽睽都注着那花兒似的女郎見他把粉臉一會兒紅一會兒白的玉臂倚在罪人席的鐵闌干上俯着那蜿蜒之領又是羞又是怕叫人看了也可憐憐的一聲兒也不響有時只微微的一笑馬克萊脫上堂陳述一切旁聽的人於是益發疑那女郎是個殺他丈夫的兇手保羅培克却悄悄地坐着一聲兒也不響有時只微微的一笑馬克萊脫退後堂上把那兇器瞧了一會縱宣言傳菲勃道生那時菲勃正在旁聽席裏面上蒙着絕厚的面羅當下便坦蕩蕩的走將出來徐抒玉手把那面羅輕輕一揭四下裏頓時起了唧唧噥噥的聲音原來他那玉貌也着實美麗只香腮鉛紅修眉蹙翠滿面現着不快之狀兩個蔚藍色的星眸中露出一種神光朗然四射培克瞧着他牢瞬不聲抵着唇皺着眉一會縱問道你可是愛却利麥克司惹爾的歷菲勃慘白的臉道吾恨他培克又道俗語說得好愛極翻成恨你大約是愛得他過熱所以變做恨麼菲勃默然不答培克道可是嫁你情人的就是你女主人他既棄了你情人你恨他不恨他那時全堂都寂寂無聲屏息而聽菲勃却依舊老不開口培克道這個吾姑且不問只問你你可記得那謀殺案發生的一夜麼菲勃道記得培克道你女主人房門上的鑰匙先時在你手中麼菲勃道正是

培克道後來到那裏去了菲勃道吾不知道怕失去咧培克掏出一個鑰匙來問道是不是這一個菲勃取在手裏瞧了瞧答道吾不知道接着那法官插口問道密司脫培克這是甚麼東西培克答道是那旅館裏房門上的鑰匙使女發見尸骸後出去報告總理回來時在那鎖穴中得着這一個鑰匙上邊也有血痕說着又掏出一塊小小兒的灰色之物問菲勃道你可瞧見過這東西培克道官長這是一塊洗手用的浮石在下在這證人的面盆架上尋得的後來細細一驗見那一個個小孔裏都含着血分明是用來擦過血手的接着回頭向菲勃道你可知道擦這血手的是誰菲勃低聲答道不知道培克便又取出一方手帕來高高的提在頭上指着上邊一個一寸見方的灰色印兒問道你可能和吾說這手帕上的印兒怎麼來的菲勃又低聲答道不知道這時他的聲音益發微細幾乎聽不出來又踏在那瞧來這印兒彷彿是脚底那個人定然是脫掉了靴子踏在潮濕汚穢的地衣上後來培克道據吾瞧來這印兒是不是你的手帕上因此有這印兒菲勃悄然無語培克朗聲說道菲勃道生死關頭便留着那染着血的鑰匙沒有帶去吾可去報告時你不是曾匿在那大箱子裏等那死去時麼殺死他後便依舊匿在那裏末後等那使女出去勿促間便留着那染着血的鑰匙沒有帶去吾可

孤店村

圖險小說

（吶公）

行路難　行路難　這三個字是隨便什麼人都知道的却說有一位老叟他自己道二十年前在河南的時候一日要到一什麼地方去偏了一輛車子走了七八日沒有走上三百里路那時節天又下雨一步都不能行又沒有換車的地方只好慢慢的坐在車裏任他慢慢的一步一步去走那知傾盆的雨越下越大贓愈的贓越走越慢赶車的鞭子也打壞了及走到了一個村落已是漆黑的時候了叟着一家客店即將這車子開發掉打算第二日天晴再走誰知這雨一連下了三日方纔住了那時節道路泥濘難行又沒有車輛可換只得又僱了車子走了一日纔到了一個大鎮上投了一個大客店住下這客店裏的人見叟的車子裏裝着許多的貨物道生你快從實和吾說你可是用了這刀兒殺死却利麥克司惠爾的麼一面取起那象牙柄的刀來向着菲勃此時四邊都圍其無聲幾乎連大家呼吸的聲音也沒有菲勃斗的跳將起來那刀大呼道吾承認吾承認一壁說一壁把明晃晃的刀兒用力插入酥胸鮮紅的血像噴水將出來揉碎桃花落紅滿地可憐的菲勃道生竟做了愛情的犧牲萬喚千呼不轉來了

見住無看一在看他讓可後坐二
有的一不對八除說他雇一了天
另外僱一輛再走那知這村子裏並無雇車的店第二天又下了一天兩個悶悶的在這店裏閒
一日到得晚上便與店主人商量借一個腳計錢三天挑了我的行李什物步行前往大雨之
路很不好走的然而尙比那騙子走得快些兩日走了九十里聽說再過去五十里便有車子
不意那挑行李的忽然不肯走了於是赶忙進了一小小村莊一家小客店內就給他五百錢
回去我生平是不願意出冤枉錢這等人你一勉强了他他便要高抬聲價任意需索的所以
要走我就開給他走好在不遠就雇得着車子倩個人挑五十里也還不難進了客店之後一
上下大約就是這店的主人又見一個瘸嘴皴皮的老嫗年紀在六十開外的光景看來是
老夫妻我坐定之後便彼此閒談起來那知此地除了這一家客店外別無人家來時因天黑
清楚糊裏糊塗的歇下聽了此話不免有些恐怖轉念一想除却一對髮白如銀的老夫妻別
人這怕甚麼呢豈不是多心麼於是安心住下鋪開鋪蓋抽了幾口烟一個人橫睡着心裏不
亂想想到年輕的時候聽老輩常說孤村客店的事不覺十分恐怖一會兒正要吃飯時忽看
一人挑了一擔炭整進來亦是投宿的看那樣子是個做小買賣的誠實商人心中都不知不

覺的輕鬆了許多便與他兜搭起來請他坐
墾的便也進來見他吸了一雙破鞋含了
彼此就閒談起來敬他的烟他說沒有吃夜飯吃過之後我便進房抽煙
後面我住的房也不甚大兩個鋪蓋都容不下兩人閒談了一會他便呼呼
是側渾樸天眞的好男子談了半天我覺忘記問他的姓名忽覺有些風聲抬頭一看原來這個房
床上出力的人辛苦到這般田地也不便叫醒他遂將我一條單被替他蓋上床鋪又小兩人橫睡
間與後而的房間頂上是通的房門上面的土牆又塌了一大塊賣炭墾的還是呼呼的橫躺在我
件小夾衣悄悄的開了房門怕驚醒他及至到他房裏一看只見一張空舖並無衣褥除了一擔炭
實在擠得難過偶然想起他的舖豈不是空的他既睡的不醒我何不睡到他房間裏去於是穿一
墾之外不但無別的東西連三個人站的地方都沒有了幸得天氣尚未過足烟癮那賣炭
歇在那空舖之上不知什麼道理睡了約兩個鐘頭眼皮兒並未合一合此時店中已寂靜無聲約
摸將近四更天了心想這半天與那賣炭墾的談談已將初進店時恐怖心解去於今天快亮了幸
得平平安安的想到此處心略定些便不知不覺的睡着了俄而砰然一聲把我驚醒仔細一聽又

聽不見什麼東西忽然又有脚步聲打我房門口經過於是汲水聲擦鍋聲打火聲有兩人扛物的脚步聲心中正在躊躇或者鄉下人起得甚早等候客人起身忽然又閉的一聲猶以爲是那買炭擊的醒了看不見我開門出來然那開門的聲音不像是由裏而自然開的像個在外面撬開的心裏尙未想好猛然一聲嚇得我幾乎跌下床來隨又扛物聲汲水聲在我房裏響起來追想那很大很怕的聲音也是我房中響出來的此時的心裏已茫無主宰了忽覺很低的我那房頂與我的房頂是通連的只得大着胆子立起身來站在床上一望這房是通連的那六十開外的老婦人拿着一塊極大的麻布在一個木圓桶裏浸了又在我床上抹個不住抹了一會連我的褥子一齊取了放在桶裏再留心看那老者只見他將一塊一塊的東西向一個罐子裏亂丟丟得我四肢顫個不住一會兒兩人抬了那罐子往後面去此時我只好急急的想個對老不死的夫妻進我那房子老婦從地上抬起一隻破鞋仔細一看現出一種吃驚的樣子我已逃命法子回頭過來兩隻眼恰與一個窟窿相對不知不覺又回過頭來向我房裏一望又見那一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便從那窟洞中往外一竄出了窟洞離地面還是很高的幸天不絕人之路

那地是一片青草鋪着的那日記得是四月二十七日四更五更的時候恰恰有一輪月光便趁着
此天然的火燭沒命的奮身一跳也無心慮到道跳的聲音屋裏聽得見聽不見
扒了起來不問東西南北的亂跑跑了約十餘里看看後面沒有人追來天色已大亮了便在一破
廟中歇歇脚那時身上還是穿着一件小夾衣滿身的灰塵却是不少左肩上不知在那裏又撕破
了一個洞我有一塊摸摸腰包裏大約還有十幾兩碎銀子那個時候洋錢還沒有通行走路的還是用銀的時代
地方去却無心替那賣炭鑽的叫苦走了半日約摸已下午兩點鐘的光景方才到一個小小的市
鎮一問方向那知已走錯了便在一家客店坐了一會尋着一家舖子買了件長衣一床單被並日
用的零物雇一輛車吃過飯又僕僕的長行起來此時心魂已定坐在車子裏亂想胡思的一會反
睡着了從此走了八日已到我要到的那地方赶忙將自己的事辦好已一個月了託着一位朋友
在外面草地上挖起一雙鞋子却是眞憑眞據的賣炭鑽的收害那地方尋着鑼子却是裝的水也有裝酒的後
來一齊交付那公差次日便着那一對老夫妻隨着

悄。兩●
沒。個●
有。差●
人●前●去●了●這●孤●店●村●也●算●是●除●了●一●害●不●過●糟●掉●了●一●個●賣●炭●墊●的●古●樸●渾●沌●的●好●人●又●可●問●他●的●姓●名●吃●了●我●一●頓●夜●飯●替●我●代●去●了●一●條●命●今●日●想●起●尚●覺●心●有●餘●痛●呢●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己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不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藥之字簍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界之蟊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罰抄襲家一如前法

雙妒記（再續）

小說世界（梅郎）

第三章　設計與離家

却說翠蘭見志良和紅玉愛情日密遂視紅玉像寇讐一般只面子上沒有做出那副讐敵的樣子來罷了那知翠蘭益仇視紅玉志良也格外的厭惡翠蘭受了志良的厭惡不知道自己的壞處反說是紅玉唆使的便暗地裏恨得咬牙切齒只礙着太太的面沒法去擺佈他只得把一口酸氣慢慢的咽了下去但一見了志良的戀愛紅玉的溫柔斗的又觸動了他的醋意恐把那儘先補用如夫人的優缺被紅玉活活的奪了去不由得眠思夢想整備對付的方法却也虧他想着了一個聲東擊西借刀殺人的妙計把志良和紅玉怎樣的娶好怎樣的戀愛一一告訴了杜氏幷拍着杜氏的馬屁道少爺和奶奶向來是狠要好的現在冷淡了許多了少爺眞沒良心擺着這樣如花如玉的一位奶奶不來親熱反去和那沒爺沒娘流落在客棧裏頭的一個女化子要好那女化子自被少爺領了回來他已是沒福消受慕地裏生起病來少爺還沒日沒夜的憐惜他奶奶雖然器量大不和他計較但那生成苦命的女化子怎能够擔當得起呢翠蘭這樣的說料想杜氏聽了一定要河東獅吼醋海興波和志良鬧一個不得開交自然

會。把。紅。玉。趕。出。金。府。去。便。稱。了。自。己。的。心。了。那。知。杜。氏。比。他。更。乖。心。裏。雖。然。滿。滿。的。含。着。一。包。酷。意。
聽。了。次。把。紅。玉。要。想。發。作。因。恐。旁。人。恥。笑。太。太。知。道。了。說。他。不。賢。討。一。個。沒。趣。沒。奈。何。一。天。天。的。忍。耐。着。如。今。
翠。蘭。道。好。了。頭。少。爺。和。我。總。是。夫。妻。不。曾。有。什。麼。的。只。是。苦。了。你。你。知。道。麼。你。平。日。服。待。太。太。太。
老。爺。又。不。在。家。直。指。望。早。些。兒。抱。孫。伴。我。的。暮。境。媳。婦。你。
老。人。家。盼。望。我。看。翠。蘭。這。個。婢。子。到。這。有。良。心。不。如。效。志。
他。收。了。房。倘。得。生。下。一。男。半。女。接了。我。們。金。氏。的。後。代。也。是。你。我。的。福。氣。你。可。知。道。志。良。心。裏。
願。意。嗎。太。這。樣。說。我。本。是。狠。歡。喜。你。的。有。什。麼。不。贊。成。呢。便。回。覆。太。太。道。那。是。狠。好。的。事。情。
主。張。做。兒。子。的。諒。不。敢。違。拗。的。況且。志。良。也。沒。有。甚。麼。不。願。意。的。只。要。婆。婆。太。
翠。蘭。我。和。太。太。說。的。話。你。可。相。信。麼。巨。耐。現。在。時。局。大。變。少。爺。痛。愛了。紅。玉。了。連
就。沒。有。望。了。不。是。苦了。你。麼。翠。蘭。聽。着。杜。氏。的。一。席。
況且。太。太。有。意。抬。舉。翠。蘭。教。志。良。收。房。他。自。己。也。曾。
聽。得。的。便。深。信。着。杜。氏。覺。得。杜。氏。的。器。量。倒。狠。寬。大。非。但。不。和。紅。玉。喫。醋。反。而。憐。惜。于。我。倘。

若將來少爺要把我收房時奶奶一定不阻擋的了便嘻皮涎臉的央求杜氏道法子怎樣的使少爺回心轉意纔好杜氏笑道丁我奶奶的好處翠蘭紅着臉低頭笑道我原說奶奶是好的那裏敢忘了奶奶的好處翠蘭我法子是有的但是事體成功了你可不要忘我恩德封信到鄉與去給我家太太我有一個姪兒年紀十歲了請太太敎老爺寫封信來敎紅玉到上海去那時你可串通了你見丁信不由得不去待少爺出了門我便推說少爺有信來敎紅玉到上海去領他出門竟到堂子裏去逗可以拿得幾個錢那你可不是像心了麼翠蘭聽着喜的跳起來道啊呀我的好奶奶這計策再好沒有眞是我翠蘭前世修來得着你這位好奶奶阿彌陀佛謝你翠蘭說着心中想道我這一着棋子下得狠不差呢那知杜氏心中也在那裏暗笑翠蘭翠蘭志良從外邊歡歡喜喜的跑進來告訴杜氏道妹妹的病好得狠快不日就可全愈了你爲什麼不要緊的明天須得囑付廚子另做幾樣可口的菜給妹妹開開胃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什麼去望望他呢杜氏忙笑道你來得眞巧我正在和翠蘭說小姐病後身體還沒有復原飲食上的調理是不錯的

好。翠蘭。接嘴。道。這兩樣菜再清爽是沒有的了。盼着少爺想得出呢。我便去關照廚子。教他用些心好好。
菜來。請你替我想了罷。志良。道。厚味的菜也狠不宜。就教廚子添做一碗鮑魚湯。一盆胡桃罷。
之後。好兒。做了送進來。說着就一溜烟跑了出去。心裏兀自暗暗的歡喜。準備着做姨奶奶呢。紅玉。病愈。
待。又見翠蘭也小姐長小姐短的恭維着。不似從前。心中便也舒服了。息心靜氣的跟着太太和杜。
氏。談今論古有說有笑。有時和志良研究些文字。家庭之中到也融融怡怡。沒一些兒不快意的事。
情。一天正在合家團聚的時候。忽見鄧差送進一封信來。信面上寫着嘉興杜發志良接着。知道是。
岳。父給他的。即忙拆開觀看。那時杜氏和翠蘭。各懷着鬼胎。露出一副尷尬面孔。又似得意。又像驚。
奶。的計策。杜家太太依不依。呢。若是依了。這封信不要說得是。教少爺到嘉興去的。紅玉的厄運便。
到。了。我就可以預備着做事了。倘然太太依了。老爺不依。反把這件事盡情告訴了。少爺。那就不得。
了。呢。想到這裏。不由的心驚肉跳。呆呆的站着出神。這時志良已看完了信。授給他母親。道。這是岳。
寄。來的。信上要教孩兒到嘉興去呢。翠蘭。聽得這句話。纔把心上十五隻吊桶。放了下來。回頭見。

太太將信箋鋪在桌上念道。

志良賢倩。如晤。久未通問思念滋積遙想起居諒均如意。令尊有無家信。近狀若何。令堂當康健猶昔。愚夫婦幸均粗適可慰注念。小孫馨兒讀書三年。悟性尚可。不幸渠父早死。愚又年老。教養時虞不周。惟以嬰齠獨子。不忍使之離鄉求學。蓋留侍膝前。亦差堪慰茲暮境也。乃拙荊望孫過切。艷海上幼稚園之名。堅欲遣之使往。俾得早日成名。不致光陰虛度。事屬正當情難過拂。但愚年來足疾漸深。殊以遠行爲苦。想賢倩家居無事。務煩代愚一行。誼屬至戚。諒不他却。倘能早日來寫。愚夫婦感惠多多矣。小女如肯。偕來盤桓數日。尤所盼望。手此。順問近佳。

太太念完了。信便問志良道。你心上怎樣。什麼時候去呢。志良道。馨兒年紀尚幼。杜氏又祇此一子。也要教他到上海去讀書。幼稚園裏的保姆看護孩子們。固然是很周到的。但離得太遠。家族不能够時時見面。孩兒心上很有些不贊成。想還是寫封回信去勸勸岳父岳母。就近替馨兒尋一個好好的小學校送他進去。也不見得便沒有進步。自己照應着便當得多了。杜氏道。那是我母親的意思。你總須走這一趟。你若阻止他。將來馨兒瞧書倘或沒有進境。要怪着我們的。還是依了他的好。我爹爹肯寫這封信諒來已經是商量妥當決計要送去的了。你好心去勸他。他或者當你是不願

良。着。忍。作。不。去。逆。意。
絕。志。沒 主。願。告。他。代。
見。身。奈。見。意。別。慈。勞。
早。已。模。紋。的。了。好。像。預。先。知。道。從。此。一。別。後。會。難。期。了。志。良。此。時。心。中。也。老。大。的。不。
起。來。帶。着。金。貫。辭。了。母。親。趁。着。滬。杭。頭。班。火。車。嗚。嗚。的。向。嘉。興。而。去。

（未完）

香草美人

（小蝶）

濕而非之殺士希爾。初非不悔。乃怏怏竟出山穴。揮其衆令歸本營。己復攜椎入洞。意在得海娜也。

此時暮色漸暝。洞中光綫。乃作黃色。射人眼欲暈。然濕而非殊勿因此少却。益復摸索而進。寒氣襲人。肌膚生粟。而洞中石路。時時起突作波磯。人足趾。濕而非乃以椎緊謹其身。俯行而前。讀吾書者。當知濕而非此行。實乃至險。設有一人狙伏路側。乘濕而非之不備。遽下其矛。則濕而非之胸腑且立洞矣。然濕而非此時。胸中祗有海娜一人。更不復念其他之危險。美人。魔力。輒能使人出生入死。

彼濟爾司斥之爲妖星。謂能禍人。初非譫語也。然海娜未嘗有求於濕而非。而濕而非自願爲之效命。則我又何責於海娜哉。濕而非俯行既久。忽有白色之光。直射衣袂。爛然如銀。濕而非乃微昂其首。則見巖月一鉤。正界於蔚藍天色中。似仙人特伸其長爪。掐此爪印。以示人間。且示濕而非已出山背矣。顧仍不得海娜之踪跡。則不禁悄然而疑。拄椎於地。叉手四望。則見叢林之背。微露燈光。顧乃爲風所吹。閃滅不定。厥狀大類夜螢閃光於蓮房之中。而四圍高嶺。則蓮花之瓣也。濕而非因自念曰。此間亦有人家歟。以意度之。則殊不類。蓋以四周皆山。初無通行之路。若以此屋而爲囿圍。乃始嘗耳。顧濕而非雖作如是設想。然其雙足已爲心之所使。逕向前行。蓋濕而非之心。以爲海娜

必在是也。

必在是矣。則即跨石室而進。則有少年壯士一人。此洞而燃此燈耶。言念及此。私心躍躍。以袋海娜知海娜於萬般潦倒之中。得見其素所親愛之人。在理宜如何悲喜。而爲殷勤之慰問。熟知海娜。

湿而非既握椎而前。見有石室。適當山坳。燈痕即自室中射出。特是闃無其人。必有所然。蓋以今日之午。彼葛蘭司人。又安能更入此洞。而燃此燈耶。言念及此。私心躍躍。以袋海娜

夕所然。蓋以今日之午。彼葛蘭司人。又安能更入此洞。而燃此燈耶。言念及此。私心躍躍。以袋海娜

然以服式度之。則決其爲少年之壯士耳。濕而非見狀陡驚。疑爲預伏以擊已者。則即運其巨椎。以

擊其盾。然嘗巨椎未下之時。乃有一種可憐之呼聲。直探此壯士之喉而出。已使濕而非之椎不能

逐下。遍體之骨絡。似爲榛檬汁所浸。酸乃澈肺。蓋此呼聲入濕而非之耳時。即留一影響至於億千

萬年之後。亦不可以更滌。久之久之。濕而非乃始顏聲言曰。壯士聆汝之音。何乃不雄而雌。使人愕

詫。壯士曰。吾固雌耳。不過形式之間。飾爲壯士。來者非吾兄士希爾耶。音吐抑。何似也。濕而非聞語

頰乃遽赤。如鉛之經烈火。久之則全青矣。乃囁嚅答曰。否。吾濕而非耳。姑娘非海娜耶。此僞壯士者。

糊乃徐下其盾。容光照人。如上蒞仙葩。惟額上潰血成瘢。而色乃愈艷。果海娜也。濕而非於此燈光糢

知海娜於萬般潦倒之中。得見其素所親愛之人。在理宜如何悲喜。而爲殷勤之慰問。熟知海娜。

者。於濕而非握其素手之時。乃竟却退而立。且發爲疑問之詞曰。嗟乎吾人豈已死耶。既而曰。人所見者幻耳。蓋海娜此時神經盡震。遂不自覺覺爲此語。濕而非乃進而言曰。姑娘非幻也。彼葛蘭司人敢無禮於姑娘。今彼盡嚮吾軍之矛鋒矣。海娜聞語則大驚曰。汝軍乃已得吾堡耶。不然胡能至此。今吾父無恙乎。言時聲音急而如珠之淚竟已奪眶而出。讓吾書者當知海娜之爲人。初不欲爲無名之淚。自在訥也。特堡雖爲吾人所得。將不過變其管領之主權耳。至於堡別其老父而上斷頭台後。此爲第二次淚矣。濕而非見之陛下矣。而乃尙在人間耶。濕而非曰。姑娘毋悲。今能隨我行乎。海娜曰否。此何能哉。當予來時。實有一人並予之肩而入。此洞今其人又何往哉。吾行且覓之。背之殊勿祥也。濕而非聞語。知言土希爾夫則雙頰立赤。深悔不應逕逕推影以蔽土希爾之胸。今又何詞以對久之。乃始囁嚅言曰。姑娘毋悲。今能隨我行乎。海娜曰否。此何能哉。當予來時。實有一人並予之肩而入此洞。今其人又何往哉。吾行且覓之。背之殊勿祥也。濕而非聞語。知言土希爾夫則雙頰立赤。深悔不應逕逕推影以蔽土希爾之胸。今又何詞以對久之。乃始囁嚅言曰。姑娘言也。蓋予當入洞之時。即見

二。尸。其一。爲。葛。蘭司之大。酋而其一。則即。士希爾也。以予意度之。似爲妬。著者曰。濕而非此時之眞性。已盡爲愛情之光所掩。故不惜作此種種謊語。以欺海娜。甚且誣之爲妬殺以冀自蓋其嫌。吾於以知。凡人之心。實至純潔。初不可雜以纖子之微垢有之。必且顯露於面。汝不。覩濕而非之。雙頰。倘於濕而非之臂上。蓋已暈矣。讀吾書者至此。當疑海娜之情變矣。以爲海娜自斷頭台上。得其餘生之後。何乃覓一變其宿昔之爲人。今聞士希爾死。甚且厭然而聲。雖然。此又何能責海娜。哉。感恩之心。人皆有之。且士希爾固嘗救其餘生於萬險之中。今聞其死。乃不少悲。但以得見濕而非爲樂。則其人者。亦且不成爲香。艷美人。吾又何樂爲之傳哉。

一燈如豆。照及石室之隅。鬼氣森然。摽人毫髮。時方有二人。喁喁而語。聲細不可聞。然其中有一細弱而微顫之聲。則固知其爲海娜也。海娜曰。濕而非君乎。汝奈何必欲以予之身。獻之查革。濕而非雙眉之上。實含有無限之愁難也。既而乃始答曰。然。此實非吾之初心。然彼查革所命。推其原意。亦不過欲得君耳。海娜聞語。初不遽答。但翕其唇。噫氣作微聲。然果有人能從吾字縫之中而見此濕而非者。即當見其彼其號令。吾人又安能不從。姑娘。嘗知吾人之來。實爲查革所命。

乃大呼曰。嗟乎。然則。吾人。死矣。且予之身。本爲鍾鎛之餘。卽死亦無所卹。但求以吾之椎之影者。勝於見查革多矣。言時慘然四顧而案上之殘燈亦且吐焰熒熒之光。一若助長其精神。

曰。然則吾隨姑娘逃可乎。海娜曰。否。君身既爲三軍之主。又安可偕婦人而逃。是負國也。將軍不言也特耶。但能賜我骸骨歸見吾父者。則吾感德無量矣。濕而非囁嚅曰。姑娘乃獨行耶。

吾父尙在訥也。特耶。此何可哉。予之初意。本爲救姑娘而來。今乃殺姑娘耶。言時頻撫其椎。

蓋濕而非之心中。初固未嘗不知老人之已死。特不敢更爲海娜言之。以海娜之性。至孝且烈。若聞

此耗。必且自殉無疑。則復續而言曰。姑娘勿急。君父雖尙健在。然已不在訥也。特而在

以城破之後。無可棲身。故遂如我之請。僑居於予家矣。著者曰。濕而非之爲此言也。蓋

更起廻瀾矣。言念及此。則不禁目灼灼以視海娜之面。惟恐其現爲不信之色。顧海娜

切。遂亦不復更辨其眞僞。遽曰。吾行矣。行再相見。濕而非無語。乃與之相偕摸索而出

其時洞外壯士。已盡歸本部。惟有一人。鵠立而侍。顧以膽怯。乃不敢入洞探索。倘極則

濕而非既與海娜偕出。遂殷勤致別。海娜逕向山後而行。行乃極速。轉瞬之間。卽已絕

非乃不禁私歎曰。壯哉女郎。誠巾幗之英雄矣。然當濕而非語時。必中不無自慮。以爲此女郎子身而行。何矧吾家司戶之黑奴。考巴度。又復年老而神昏。設竟拒而勿納。則彼零丁之身。不將風餐而露宿。而行。雖嘗指示逕徑。并吾家之門巷。然以少艾而胥行。爲兆質乃至險。設使竟爲宵小所刼。則又奈耶。讀吾書者。當知此人之私計。實乃至有見地。初不能張其朦朧之睡眼。以覘彼二人之所爲。私心竊計。以爲此縛裝之壯士。奈何音牝而聲雌。聆其所語。如轉鶯簧。然覩其人。則固糾糾之裝。抑又何耶。讀吾書者。當知此人之私計。實乃至有見地。初不能謂爲無謂。無謂之評量也。

濕而非既引此守洞之卒。而歸大軍之本營。其時葛蘭司村中。已全成瓦礫。所賸者。惟赭色之頹垣。與夫零星之破灶而已。景況既寂。遂亦不復久居。竟拔寨而還。然此一般得勝之軍。氣乃益揚。每每向其同儕作鴨視以爲我功高也。濕而非之軍既歸。訥也特。查革乃親至堡外受俘。並以酒勞濕而非而以猩紅之綃裹一鮮花。簪諸濕而非之衿畔。然濕而非生平。祇知與其椎影相親。一旦簪花。狀頗顧盼。顧彼葛蘭司之牛。瘠而多病。但吾椎一動。輒紛紛倒。乃不類顧國俗。既然濕而非亦遂不以爲醜。而且以爲榮焉。勞軍既已。查革乃向濕而非言曰。將軍所得之俘虜并牛牲凡幾。濕而非曰。夥頤。

鏖。今惟。得有母牛幷雛。犢歸耳。言時則舉其椎。四顧衆乃。
厥狀甚爲可憫。而檻車之後則雛以牛牲則又如河漠之駱駝矣。查革臉視既已。微作冷笑。回顧濕
而非言曰。將軍功高。精神憊矣。然不當匿一囚徒。言時聳其山肩。格格而笑。濕而非聞語豚曰。將軍
濕而非方欲有言。忽見卒伍中有一人越衆而出。逕至查革之前。儳言曰。大帥之言非也。此上苑之
謂何人耶。查革曰。予謂花圃之匠人携鋤入園。乃拾名花。勿撷而摘扶疎之。大葉耳。言時笑不可仰。
名花。實已早爲提足者所先得。大帥能恕予者。予當爲言究竟。查革聞語。色乃梟變。呼曰。言之。吾之
麾。影。能蔽汝身。勿懼彼濕而非也。此卒乃頓首言曰。當濕而非殺格迭司於山洞之時。既出而復入。
並令衆人退歸本部。予已疑之。遂請於衆。留守洞口。藉得偵其隱秘。於是予乃乘其不覺。匍伏入洞。
洞既深。隧。陰氣逼人。予但及其洞腹而止。見有兩尸橫陳。即大象與夫獅兒是也。然僅賸其遺蛻矣。
查革曰。吾奴。士希衲乃已死耶。卒曰誠然。然予所見。猶不止此。蓋於出洞之後。方在石上假寐時。復
見。此。濕而。非者。與一。美。人。携。手而。出。顧此。美。人。乃作。雄。裝。然在。予。倦。眼。觀之。則已確。辨其。爲。僑。裝。蓋
其。聲。雌。而。腰。細。且。其。梨。花之。面。爲星。光。所。映。神彩。煥。發。嗟乎大帥。此非。香。草。美。人。而。何。然而。遁。●●●
此。卒。之。語。未。畢。濕而。非。已。暴。跳。而。起。胸。前之。花。紛。墮。於。地。濕而。非。亦。勿。顧。但。緊。握。其。椎。言曰。狗。汝。乃。

香草美人

狂。吠。
固。果
勿。何據哉言時椎影已遷及此卒之頂查革以刀格之曰濕而非汝謂彼語謊耶。特汝。謊耳。汝
僧。吾嘗令子見香草美人如何。

（未完）

禮
了凍溫自大陸數

禮拜六第十八期小說目錄

兩全難……
嗤嫁奚……
貴胄飄零記……
鬼新娘……
嗚呼慘哉……
韋士……
雙影……
率公……
迎龍……
丁生……

某處公花園某星期日下午春光明媚花笑鳥鳴蹁胡亭內坐一少年及一女郎年約十七八秀髮如雲髩潤而澤衣桃灰色夾袷美乃不翅少年亦儀度翩翩與女人携手映於紅花綠葉中神態如仙少年取釣竿理其釣絲既畢以授女郎女郎擇柳陰下一奇石踞而坐垂釣入水少年則探袋出小說倚柳樹之幹立而閱之且閱且引目視女郎女郎動女郎乃不之覺少年因笑曰蕙妹魚受釣矣起竿當有得女郎起竿魚逸女郎回首笑少年曰槐哥何誰我魚何在者又曰此處胡不能得魚前日妹觀哥釣哥拾魚如引芥何今日久釣不獲少年曰妹勿急急徐待之苟能耐坐炊時許者當載活潑潑之魚四五尾女郎笑曰哥乃言定魚數倘不符數者哥當釣而償我少年笑女郎又低語曰妹不釣矣四五尾之魚不可得反累哥久倚柳幹而待哥足苦矣言時不以羞顏向少年但向水中少年之影而語言既出巾拭一坐旁之石去其塵灰意蕭少年坐少年遂就石坐言曰妹巾猶潔也因出手以巾示少年無意間執女郎手女郎頓因曰哥視之一小魚曳餌光塵少吾巾潔乃用以拭石今汚矣女郎視巾巾仍淨

逝。也。少年釋手。女郎曰。槐哥。桃謝矣。不觀湖中有浮瓣耶。少年曰。然。春光易度。幸吾二人皆在青年。不然。且感慨系之。然青年如花之嘅。實當且確。今見桃謝。吾自幸又自惕矣。女郎曰。花落則桃結實。在夏如人壯年。年華似逝水。少時樂事過如幻夢。雖回首追思。徐味津津。又胡足悲。少年曰。

徹且。掉。尾。逝。久。又。低。語。曰。槐。哥。妹。亦。願。有。此。日。也。少。年。曰。妹。既。得。母。命。則。此。事。成。否。在。吾。母。矣。

母。愛。我。必。無。不。允。理。女。郎。曰。是。所。願。也。時。日。已。西。匿。魚。亦。沈。不。吞。餌。少。年。乃。理。竿。女。郎。起。時。晚。風。微。

顫。一。柳。葉。吹。落。少。年。肩。上。女。郎。在。後。以。指。撥。落。之。少。年。未。覺。而。柳。葉。上。一。雀。忽。噪。女。郎。因。面。顧。低。首。

自。理。衣。角。少。年。回。首。曰。雀。兒。勿。噪。爾。安。爾。巢。吾。儕。亦。將。歸。矣。顧。女。郎。曰。慧。妹。行。乎。

少。年。既。別。女。郎。遂。返。家。朝。其。母。母。年。約。三。十。餘。蓋。少。年。之。後。母。也。少。年。入。時。母。正。爲。少。年。縫。一。新。衣。

既。少。年。曰。槐。兒。爾。歸。耶。今。日。胡。遲。遲。累。我。久。待。矣。少。年。曰。兒。與。友。人。游。園。耳。母。曰。飢。乎。後。數。日。即。寒。

食。吾。碎。糯。成。粉。和。作。湯。圓。吾。知。爾。嗜。糖。煮。者。今。下。午。煮。成。爾。未。歸。今。猶。在。鍋。中。惟。恐。冷。却。耳。少。年。乃。

往。廚。室。取。出。與。母。同。食。母。細。詢。少。年。一。日。中。所。得。學。識。蓋。少。年。爲。中。學。校。學。生。其。後。母。知。書。者。也。食。

畢。少。年。撤。食。具。就。燈。下。讀。母。則。坐。其。側。縫。衣。有。頃。母。曰。兒。今。漸。長。此。衣。較。爾。現。着。者。加。長。寸。半。吾。思。

必。能。合。身。槐。兒。來。試。着。之。少。年。果。就。母。試。衣。脫。舊。者。置。母。膝。上。而。易。着。新。者。果。合。身。乃。仍。服。下。摺。而。

還。母。母。執。舊。衣。覺。袋。中。有。物。取。出。見。是。橢。圓。白。璧。因。問。少。年。曰。此。何。物。胡。來。少。年。因。具。曰。母。此。慧。妹。與。

我。者。兒。今。本。擬。與。母。言。一。大。事。蕙。妹。母。常。見。之。彼。家。世。母。亦。知。之。詳。兒。愛。蕙。妹。前。以。

以。問。其。母。其。母。悅。蕙。妹。以。璧。與。兒。表。明。願。婦。我。家。兒。未。定。姻。願。母。憐。兒。志。而。許。兒。少。年。言。時。心。惶。恐。

舉顏乃不能續淚且隨出言完直視其母候母訓母乃言曰槐兒吾頗不意有此事兒雖未定姻然實有已定之故兒亦知吾家歲入幾何乎爾學費胡來少年曰假之自方姓翁也母曰兒既知之則方姓翁胡爲以學費畀爾爾當猶得爾自十一歲就學今幾年矣年費幾何共費幾何爾可計而知之凡此數皆吾家假之方翁者方翁有女欲壻爾爾不得彼家助又何能求學問與門外賣零物之赤足小兒埒耳爾少孤吾憐珥盡毀力不能致爾於學校不得已得方翁助吾家吾以爲兒必能諒我姻事雖未明定而實則較明定爲堅兒今乃妄訂他姓女兒試思之兒可對培檀爾之方翁否可對爾苦心孤誼之母氏否此時母執璧於手因事出意外心不免微慍思此物吾一聲而璧已碎而爲二少年見璧碎念非佳兆因哭曰使父在兒何至無力讀書仰人鼻息受人羈兒不兌天乎哭久母見狀憐之因近少年以手撫少年曰槐兒勿哭事當深長思爾既有所悅而不能如願則爾誠苦第一爾當諒爾父爾父一生以筆糊口凡作教書生涯者烏能積金滿籝用貽子孫先人歿無以繼吾無策戚戚終日幸方翁重爾爾父思歸

姻我家託人述意願教爾成材爾入學校以來不幾費去千金乎母手鈍針黹不足易錢然爾校中零用皆吾供給爾薰妹固好女子婦我家殊當惟方翁培植爾數年爾今學略有進即棄及於心何安爾前年拯一幼貓於雪裏喂之肥且碩而貓逸去爾恨悔數日夜此事得毋相類古人謂羽翼成則高飛不下者皆負恩之蠢方翁不責言爾亦當內愧況彼一旦索償又將如何爾能善策者則母慰矣且爾生母逝時嗚咽以爾託爾父我歸爾家未一年爾父瀕危又以爾託我與爾耳爾若不能得一同心合意者爲偶爾苦矣即我亦何樂爾細思之當有佳策爾細思之我衰颯之家惟我與爾若不能運思我雖未生爾然撫養鞠育皆吾親之爾幼時夜哭我失睡至病目爾病我跪天吾實愛爾爾當明吾心少年曰母愛兒兒久感母兒當細思善策以體母意也我則頑鄙不能運思我雖未生爾然撫養鞠育皆吾親之爾幼時夜哭我失睡至病目爾病我跪天吾實愛爾爾當明吾心少年曰母愛兒兒久感母兒當細思善策以體母意

次日爲星期一少年仍入校心緒轆轉上課時耳不知教師所講爲何事目不辨粉條所書爲何物午後散課少年挾書返家路中與女郎遇女郎曰槐哥歸乎少年昏沈覓曰然一聞女郎嬌聲則神思立清因曰薰妹妹非亦歸耶少年見女郎遂授包少年挾二包又恐少年苦乃曰哥挾二包且墜墜則

路人且笑哥包薄而輕盍讓妹爲哥挾少果以己包與女郎女郎接包視少年微笑繼而頼乃挾之我臂膊力能勝也女郎遂授包少年然見少年挾二包又恐少年苦乃曰哥挾二包且墜墜則與我我爲妹

低首徐徐行女郎曰妹校中放節假矣哥校無假耶少年不能答女郎笑曰槐哥太勤不似吾儕好嬉之學生長日盼假期也少年始恍然曰散課後吾急於行校中有條告吾未及見耳女郎曰槐哥何事忙碌少年低聲曰吾何忙吾不自知心中思誰耳女郎默然垂首繼而曰至矣吾儕且分路行也願哥晚安少年乃惘惘與女郎易嬉包歸家歸則與母默對籌策姻事少年曰母乎兒思婚姻大事一有差池畢生賚恨凡事當權輕重苟有策於一時有損而幸福乃長久者兒謂宜甘受一時之損不有顧惜母意不然乎母曰兒試言之少年曰兒與慧妹自幼投合回憶兒年七八歲時全從東鄰嚴先生學耳鬢廝磨兩小無猜後兒入學校慧妹亦入女塾雖暌隔而旬月必見每來復必通愛翰母不嘗語兒謂除彼女郎外兒幾無友母乎兒除彼女郎外兒不欲娶他氏女也兒身弱吾家又衰宗使此志不遂兒罪能假爲歉悅以慰母之先母嘗諒兒幷宜乞兒父兒祖之宥兒思受人惠者當思遨報兒得方翁恩千餘金矣苟舉金償之則吾家無憾然千餘金胡來兒家不有薄田三十畝耶售之或可得如其數兒當斟以與方翁且拜而謝曰小子受翁惠久矣今幸己及冠年翁與先君子善今見其遺孤成人又略能問其所以不委溝壑者皆翁力也翁亦嘗忻悅矣十年來年受學費若干今小子且娶娶者某姓女與小子

幼相親而長相愛者也小子既成人矣不能不報翁惠謀養母命變產得資致於左右翁其鑒納之宿債既償則兒心安而母亦可得佳媳兒家布衣蔬食自得至樂無負於人無愧於己兒雖不肖脂膏潤之具必不乏我家母以爲何如乎母曰吾思之久矣欲如爾志策祇此耳惟是祖先遺產一朝售罄能無痛心家有恆產猶樹之有根也根既拔棄大風起樹折矣產售後爾勞心勞力以養家或能爲繼設使一朝有人事之變或有天灾人力不足恃而根基已無則又從何置之難也若不記鄰家某氏子乎彼業農以其牛亦孳助吾耕今彼無牛而田以荒則爾輕棄其固有以翼後日之復原無乃類是槐兒爾當細檃輕重也少年聆語默然此默然中少年心中之思慮變幻百千曰吾揣計深遠以保我家斬絕情縷以前疑其熒熒之目光以視少年而少年之志立決以前兩端之想悉如驟風吹雲頃刻而盡念無論

如何必達志願始止乃謂母曰兒思財產乃身外之物能得精神上一分滌快較據百輕重兒謂百頃之田輕也兒生太晚使早生十年者則父母俱存何至寄人籬宇受其蔭庇少年言之田驍爲至此其母心有所思目汪然欲淚少年因止語不續曰兒無狀逆母意致母悲母言如聽在今世親愛兒者惟母耳母曰槐兒我思爾父爾母死時也爾父臨危謂我曰家少不可廢學也我泣誌之未敢忘又爾父逝爾死母之言曰兒幼失恃恐不育苟幸育矣彼無母之兒今繼彼者我耳爾既欲毀產以娶爾歡吾止爾是不憐爾也兒乎兒今學我未嘗負爾父也此事吾亦當允庶不負爾母之託吾身習苦慣貧賤也甘之如飴兒貧也少年聞言嗚咽不能對因自言及死母恐母氏之允非出本意惶恐失措泫然年泣則掖少年拭少年淚曰兒何哭乎吾允爾矣且以至誠允爾兒速乾兒淚鄰兒笑兒矣少年感母氏撫慰之慈一時不能驟止其悲然又不能不止以傷母心始收淚而坐母曰策既決吾今且言辦法吾家田產爲爾父老友周翁所司周翁治事一毫不苟爾明晨往周翁託周翁司售田事周翁老而閱歷深且近日米貴治田者出息頗佳我家田云者腴壤爾先以此意述之母曰善以善價得之今或能仍得善價爾好圖之少年乃曰兒明日即往見周翁母曰善

周翁之家臨溪溪上有楓樹蔭地方數十尺某日清晨周翁坐楓樹根際授一幼孫讀授完俯瞰溪流中之魚見小學生群挈其書包上學去周翁出己煙管然火而吸其孫則輟讀而聽瀲瀲之溪聲兒必入學校而在家自習者雖敎者勤學者奮而人不以爲可彼入學校者又意氣囂張毋復成材周翁嘯嘯自語曰老朽生六十年學制之興革也應而未有及今日之奇小習染深與六十年前醇厚之風大反言時遠遠見一白袷少年翩翩行抵己家口張如呼門乃命幼孫往答之須臾少年行近周翁悅而立曰若何來盍同坐樹下若試觀彼溪中小魚方逐隊而游吾方授吾孫以儒伯諫觀魚之篇故挈孫來此讀若等學堂中所謂質地敎授者意不過此吾孫才八齡耳若試聽之彼口齒非頗清利耶少年不對但笑而點首周翁樂自拂其鬚曰吾雖老苟所謂學堂者塾不必暮年吾能使全堂學生悉熟左傳以吾之敎法佳也因謂孫曰客來盡止誦孫聞命急捲書而弈弈速三步蹉石踣落其書起拾書回首一視其祖兒祖方聽少年談未視己跌則又狂奔去少年與周翁談蓋卽售產事少年初嘯嘯不能出口厥後見溪中魚遊因憶及湖邊共釣時乃鼓氣暢言周翁初聽而疑訝其後但笑少年詳陳既畢周翁掀髯曰世昆兄不必過慮安爾心神可也歸告若母老朽有法可以了此不至破祖產也少年狂喜跪請曰小子計之久矣破產可

以得賢婦一家歡然不破產則可保業勿替以慰祖先然二者不能兩全也今翁有策是吾家受賜亦吾祖先受賜乞翁勿吝 翁周翁久不言少年久乞之周翁忽正色曰若何舉動失常忽而笑忽而喜忽而愁若言竟欲以一女子故毀爾祖業人生世上姻緣自有天定聽天安命可也奚必反常是曰狹迷心府苟得璧先生者與我年相若能醫若素拘謹今驟富我須知頗者實不宜悔老人之言若歸語若母以慰若母望苟若頗甚而不能傳吾言此耳若歸奚少年大懊喪幾怒曰小子何頗眞情耳翁不信者請試之周翁曰佳甚吾且偕往若家天下頗者每自曰不頗而痴者每自曰不痴即爾類也今翁有策是吾家受賜

往面吾母周翁曰佳甚吾且偕往若家天下頗者每自曰不頗而痴者每自曰不痴即爾類也今翁有策是吾家受賜

者吾飯後且以璧先生方藥一劑則疾且立愈吾法如此耳若歸語若母以慰若母望苟若頗甚而不能傳吾言

得璧先生方藥一劑則疾且立愈吾法如此耳若歸語若母以慰若母望苟若頗甚而不能傳吾言

棄產以競天吾頗若耳吾村有璧先生者與我年相若能醫若素拘謹今驟反常是曰狹迷心府苟

跪忽而喜忽而愁若言竟欲以一女子故毀爾祖業人生世上姻緣自有天定聽天安命可也奚必

亦吾祖先受賜乞翁勿吝 翁周翁久不言少年久乞之周翁忽正色曰若何舉動失常忽而笑忽而

以得賢婦一家歡然不破產則可保業勿替以慰祖先然二者不能兩全也今翁有策是吾家受賜

無并此棄去其何以立若日後回思當不河漢我言若祖先置產不易今乃一朝捐棄老朽竊爲若

因一時血氣之剪剛謀一事欲其必成不惜毅然破家產然其後不悔者鮮若家產薄然薄猶勝於

意若家驟至於此當吾老友歿時伊豈計及此乎乃謂少年曰少年聽之老朽閱世事多凡青年人

母曰吾兒非頗也吾母子繆商數日矣彼所告翁皆吾母子全意翁不以爲然乎周翁歎息曰吾不

悔則頗鬼且久踞其靈府不去斯疾無瘳時若前日尙好好何驟至此可憐哉有頃抵少年家少年

疾深矣吾不送若返者恐若中途尙妄作惟吾衰力弱幸勿肆狂力竊我須知頗者實不宜悔老人

往面吾母周翁曰佳甚吾且偕往若家天下頗者每自曰不頗而痴者每自曰不痴即爾類也今翁有

者吾飯後且以璧先生同造若家診若若歸矣少年大懊喪幾怒曰小子何頗眞情耳翁不信者請

得璧先生方藥一劑則疾且立愈吾法如此耳若歸語若母以慰若母望苟若頗甚而不能傳吾言

棄產以競天吾頗若耳吾村有璧先生者與我年相若能醫若素拘謹今驟反常是曰狹迷心府苟

跪忽而喜忽而愁若言竟欲以一女子故毀爾祖業人生世上姻緣自有天定聽天安命可也奚必

亦吾祖先受賜乞翁勿吝 翁周翁久不言少年久乞之周翁忽正色曰若何舉動失常忽而笑忽而

以得賢婦一家歡然不破產則可保業勿替以慰祖先然二者不能兩全也今翁有策是吾家受賜

家痛之矧家重乎抑兒女之情重乎古人有毀家紓亂以助國者謂國重於家也吾謂若當棄私情而保祖產蓋家產之重於男女之情有如千鈞之與鴻毛比若其細咪吾言吾且晚且就木特悉若父託若家興吾見之以暫若家棄產吾不忍見也產本非我有若母子必欲售者請先還產若家老朽見孫輩碎一磁碗氣爲之鬱及碎碗爲修皿匠補成則歡然喜蓋惡破壞而好守成生性如此及老尤甚吾不詆爲若家作售田傭也言已憤然欲出少年掖止之少年母曰翁兒既不欲不報方翁德又不欲娶其女則售產亦萬不能免者且吾家寡婦孤兒久受方翁之惠非福也世尚有敗子壞其家者今吾兒之毀家與敗子同然又可稍加曲諒況吾兒早失怙恃已苦吾頗憐之若我爲後母者不從其願逼之與不相悅之女爲婚則吾心中殊不以爲適我母子疏於世事非翁司變產專者則受損更巨願翁諒我苦心即兒父在地下當亦感翁此可憐二字不知憐少年耶抑少年之母在理周翁必不憐少年其意若曰彼母太賢矣不幸爲後母故不得不勉從子志以博家庭之歡雖由中人之家遷入窘鄉亦云樂往可憐實甚周翁憐歎之後又沈思久之乃作無可奈何狀而答曰事既如此老朽當效微棉然當紓徐待機會急切不能得善價也少年及少年母同聲曰謝翁賂綏毋妨也

少年既託事周事樂不可狀淸明之節屆則携香楮往掃父母墓掃畢歸見踏靑者遍四野稟其母曰兒少年則迎出郊外賞春光母允之少年信步行不知何故已抵女郎家女郎母於樓上遙見少年詢少年母氏起居且笑曰槐哥久未來我家今何光降少年曰家慈囑來致問耳女郎聞少年笑出略致詢問卽於室隅盆水中潔其皓腕女郎母曰伊近日頗解操作方在廚下作午餐女郎見女郎卷袖達肘臂白如玉雖布衣弗飾而嫵媚天成因曰蕙妹近來大能幹少年聞言視女郎曰親調鼎鼐女郎曰哥言令我益羞前日治湯適東家老婆子來嘗湯而笑謂妹客不肯用鹽而昨日則吾母又謂菜味鹹苦則妹豈解調味者女郎母曰且勿絮絮鍋中雛雞熟未今日尙須留槐哥膳苟又失味者則槐哥且再不來女郎笑曰槐哥不來始佳若來則吾拙庖屢貢其醜且爲槐哥笑言已姍姍入廚室去少年則起視四壁張設就爲畫片熟爲繡片皆女郎之手工品也少年嘖嘖贊爲精緻女郎母曰彼近日專心致志於是等功課晨興晏臥勤作不休所作尙不止此彼小書室中堆砌幾滿矣因掀西室之簾指女郎書室中淸潔無倫花香馥郁女郎母示少年書室中淸潔無倫花香馥郁女郎母曰彼近日專心致志於是等功課晨興晏臥勤作不休所作尙不止此彼小書室中一指書卷示少年謂若者吾老眼殊不以爲佳若則尙堪入目少年東西注視應接不暇時女郎亦入笑謂其母曰母乃引槐哥視此劣品好令槐哥笑我槐哥能畫畫比此高若倍也女郎母曰吾等

無事吾不欲槐哥枯坐故入此今餐具耶女郎曰具矣三人仝出就席女郎母曰勿假態多飲吾知若弗能蕙兒爾試酌槐哥杯乾不再可耳女郎酌槐哥面紅矣少年乃以手自摩其頰且視女郎女郎因少年一視不覺低首四野遊人衆矣女郎母問少年欲散步否少年曰當預備往游也乃入室去女郎則以杯箸等送之廚下少年憐女郎忙乃分女郎勞取碗皿代送入廚中途與女郎遇女郎曰哥試以碗與我廚室煙塵積且汚哥衣少年曰吾家蕙姑至今猶嬉我家蕙姑長大今彼嫁與若以長大今彼嫁與若當確我乳蕙姑撫佳少年出則女郎母曰佳耶老媼曰吾近日殊佳少年出女郎母曰何懌乃入廚廚下一傭工老媼笑謂少年曰若來耶若今長矣吾幾不識若與我家蕙姑至今猶嬉少年曰妹足不勞耶女郎曰哥客乃爲此耶少年曰妹足不勞耶女郎曰哥試以碗與我廚室煙塵積且汚哥衣少年曰吾欲登屋後千幹山遊苦無伴侶今得槐哥來殊佳女郎母曰善哉吾嘗預備往游也乃入室去女郎則以杯箸等送之廚下少年憐女郎忙乃分女郎勞取碗皿代送入廚中途與女郎遇女郎曰母久言欲登屋後千幹山遊苦無伴侶今得槐哥來殊佳女郎母曰善哉吾嘗預備往游也乃入室去女郎則以杯箸等送之廚下少年憐女郎忙乃分女郎勞取碗皿代送入廚中途與女郎遇女郎曰母及膩面上之暈色與少年之醉色似矣食畢女郎母曰勿假態多飲吾知若弗能蕙兒爾試酌槐哥杯乾不再可耳女郎母曰槐哥面紅矣少年乃以手自摩其頰且視女郎女郎因女郎母問少年欲散步否少年曰四野遊人衆矣女郎母曰善哉吾嘗預備往游也乃入室去女郎則以杯箸等送之廚下少年憐女郎忙乃分女郎勞取碗皿代送入廚中途與女郎遇女郎曰母久言欲登屋後千幹山遊苦無伴侶今得槐哥來殊佳女郎母曰善哉吾嘗預備往游也乃入室去女郎則以杯箸等送之廚下少年憐女郎忙乃分女郎勞取碗皿代送入廚中途與女郎遇女郎曰母及膩面上之暈色與少年之醉色似矣食畢女郎母曰勿假態多飲吾知若弗能蕙兒爾試酌槐哥杯乾不再可耳女郎母曰槐哥面紅矣少年乃以手自摩其頰且視女郎女郎因女郎母問少年欲散步否少年曰四野遊人衆矣

若。登。此。山。槐。哥。見。遊。女。戴。花。效。之。短。髮。絨。絨。幾。爲。花。掩。及。下。山。而。見。者。盡。笑。吾。簪。及。之。今。爲。槐。哥。言。

耳。少。年。問。言。但。掩。口。笑。曰。幼。年。事。今。日。回。思。覺。有。餘。甘。也。女。郎。母。曰。然。當。時。吾。身。最。健。次。年。卻。病。以。

後。末。登。此。山。今。日。重。來。則。若。二。人。均。長。矣。女。郎。母。又。曰。數。年。久。樹。木。俱。長。大。不。似。舊。時。獨。巖。石。則。齒。

齒。猶。皆。指。一。石。曰。獨。此。石。寬。平。可。坐。耳。乃。近。石。石。光。潔。可。坐。十。人。爲。橢。圓。形。而。中。分。爲。二。有。遊。客。刻。

篆。書。破。緣。石。三。字。坐。石。上。可。舉。目。四。矚。閭。閻。悉。在。足。下。炊。煙。冉。冉。而。升。女。郎。曰。野。適。暢。極。何。吾。日。日。

言。登。山。而。母。不。允。女。郎。母。曰。遊。須。有。伴。苟。但。吾。母。女。來。者。今。日。又。胡。樂。少。年。則。正。以。遠。鏡。遙。望。山。上。

然。亦。殊。有。用。女。郎。曰。然。少。年。因。授。鏡。女。郎。窺。而。悅。曰。山。上。寺。舍。如。在。目。前。也。又。有。叢。松。少。年。曰。

隱。約。見。廟。宇。女。郎。問。少。年。遠。鏡。自。何。購。少。年。曰。此。校。中。獎。品。今。日。適。在。袋。中。此。物。價。昂。吾。何。至。購。耳。

有。平。阪。植。松。約。千。幹。皆。可。合。抱。此。山。之。所。以。名。也。女。郎。曰。吾。儕。盡。行。而。造。巔。乎。繼。又。轉。曰。否。自。

至。此。已。數。千。步。母。不。疲。乎。少。年。窺。女。郎。母。喘。乃。曰。今。日。且。留。末。盡。綠。爲。異。日。重。遊。地。步。女。郎。母。

山。頂。女。郎。曰。毋。言。然。也。少。年。則。指。記。家。廬。舍。示。女。郎。女。郎。視。之。神。爲。之。往。思。異。日。且。作。婦。斯。家。因。想。

煥。燦。善。足。至。此。山。上。有。平。阪。植。松。約。千。幹。皆。可。合。抱。此。山。之。所。以。名。也。女。郎。曰。吾。儕。盡。行。而。造。巔。乎。繼。又。轉。曰。否。自。

曰。山。山。然。躁。言。篆。齒。後。耳。若。

像日後之樂面頰頰然已不自覺女郎母見二人相依細語則亦爲之歡然久之女郎母曰吾今者
心中殊憮快爾二人相得如此吾無兒而爾二人猶兄妹也則吾有兒矣槐哥吾頗欲以蕙兒相託
意然否少年對曰吾母亦已允矣母謂不日且以媒氏乞蕙妹女郎母曰聞人言若家與一方姓女郎有婚
豁與先父爲好友人或疑及之耳女郎母曰如此更佳蕙兒今得所託吾心亦略放下矣蓋自彼父
離世後吾無日不思爲彼擇相當之配甚不欲以蓬門弱質上事高門但得學優而性情相近使和
樂終身則於願十足惜我家中戶恆產不纍槐哥得毋謂我貧乎少年曰何至於此吾家近日可曰
負郭有田然焉知日後不漸漸而盡至斯時能不嫌棄我家者已受賜多矣女郎母曰槐哥勿謙彼
此非外人比吾家母女二人耳戚族不甚過從閒居頗苦寂願今後槐哥仍常來此勿拘拘於
形跡一俟秋收後新穀登收得田租當賂備布疋爲蕙兒作嫁時衣明年春或能裝使出閣歸若家
奉巾櫛倘能博令慈歡者則吾更慰矣此時女郎但能俯首無法以自掩羞容則拾地上樹枝畫土
作花然無意間樹枝又蜿蜒作字字成自視則又與槐字哥字相類乃益赧棄枝而弄巾角
女郎乃隨母及少年行少年亦羞與女郎言女郎低首

不平視其實低首殊佳蓋下山路滑苟仰面而鋤趾者一蹉碎石跌矣及抵女郎家門首少年欲別女郎不能不於此時一舉其首謂少年曰槐哥再見願槐哥安語時聲琅低潑然少年聞之覺軟風醉心也少年歸以一日事稟其母母曰善彼女能勤親手治餐他日來我家賢婦也我家何修得此周翁者世之頑固守舊人也然性剛毅持重不失爲正人言事必稱述先祖而於產業則尤主保守不忍棄失己身雖代少年家理田事在勞爲客然因與其父善又見少年幼其母寡視田事幾如己事而愚乃以婚姻小故甘破其家又憐其母以繼母故姑慈少年不阻其妄念然恨憐之餘又思我周翁痛惜之情且甚於少年及少年之母乃日夜思有以保存之閒時則則恨少年年幼不諳事艱難之深也然周翁固老然壽年時行事頗有計略又何妨再試吾謀略於鑿鑱之年且彼父死時以田事相託吾尤不思挽回一如孺子愚嫩之意於是終日沈思思時必以長大煙管然艸狂吸煙繚裊繞周翁顧髮邊竟日不散斯時有鄰人見周翁狀笑調周翁曰翁老矣非復少年剛腸時何思之深也然周翁仍運用其老健之腦筋不止在周翁暮年本無所事雖沈思亦不爲廢時失業然周翁之煙草則耗費多矣殊可惜也一日周翁忽狂躍起煙管墮地作大聲煙縷猶自其鼻際外出張其無齒之口笑曰吾得之矣此易易耳此計行在吾可以對死友在彼家可獲安全仍不失產吾不意垂朽之

之年吾神智尙佳至於如是

女郎家賓各良鮮卽彼少年非星期日亦不來一日向午有客多髯而執煙管以入女郎母見卽謂之曰此老人少年家之司田租者也心中自念得毋卽媒妁乎得此老人爲媒殊佳以老人岸然道貌顏爲鄰近崇拜也時女郎適在家女郎母命之治茗款老人且曰彼老人乃自視哥家夲女郎聞言心中竊歡悅治茗本女郎擅長今茲則尤矯揑頃刻卽成或因欽重周翁之故周翁初細細談紙關係事女郎則坐簾後傾聽漸開周翁言曰老朽與夫人家本戚然疏故未屢來且吾忙爲吾老友家司田租亦無多暇今彼家兒子長矣且謀娶媳而老朽亦老早晚卽將舉田事還諸彼家使老朽得優遊世上以樂餘年女郎母曰如此方佳翁高年雖精神健旺然究宜休息也周翁曰雖然吾類憂彼家不以爲是彼家福恆產所入既少吾爲彼家役盡吾能以取於佃人年所入纔數十石粟耳而少年又好入學校學校費繁無所出前數年尙負債債家彼少年剛決能斷其母亦賢然老朽終不至失學則吾殊佩其母之善居積及細究之則覺非彼少年父死時所欠須續續而還然少年竟不

是蓋其母假資於人以培植兒子讀也女郎母曰誠然彼家不欺吾知之稔也周翁曰今此債亘矣且及十年年百餘金皆少年學費也延而欠之則愈積愈多趨而淸償非千金不可老朽主張延欠

容再思調停之法而少年必不可諸歲內必清償嗟乎夫人試思彼寡婦孤子之家舍售田外復從何得貲女郎母曰彼家竟欲售田耶周翁曰然彼少年初向我言吾疑其顛及後其母之言亦如是吾尙何抗嗟乎吾未早死故目擊吾老友家自盡其產以入困窘之鄉盡彼家所有始足淸債債淸者非彼家祥也彼少年只可特力以養其母恐媳尙無力以娶設一有意外則樹已無根經風必倒以後苦兄老朽亦不能代彼家設想以老朽幼年曾經喪亂至於無告不欲憶及舊時事也女郎母曰無論如何彼家不宜驟盡其產周翁曰夫人言然夫人乃爲明達之人彼少年母之慈乃無人能及彼言曰吾兒孝吾兒言如何者吾必從吾不忍拂其意吾則言此母非慈也特姑息耳然尙有故者賞稱其有才略何於此事未加深思周翁曰夫人謂彼未深思然也世固有於小事極了了而於大事反昏然者彼少年乃欲於俄頃間淸償舉債其實殊可暫緩胡事汲汲且不汲汲如翁言極佳翁盍詳言其法彼少年與我家頗相親我當敦誠勸之周翁乃舉其煙管敲地作聲去其陳灰實以新菸徐徐續曰彼家債主姓方富也與少年父相知以百金供少年學不有吝色且不言償彼方翁好義殊可

嘉也女郎母曰此人直是三代上人少年父何幸得此託孤之友周翁曰雖然彼有所企也所企亦正當無可議者女郎母曰謂欲得其產耶恐非是周翁曰否彼不企產夫人知彼家乎女郎母曰略知之周翁曰彼人有女乎女郎母聆至此默然不答周翁來意洞澈於心周翁亦止言不續女郎在坐椅上久之久之女郎母始詢周翁曰翁尙何言周翁曰吾老輒代破產之家悲想夫人家今老朽老朽致日後母子飄零無以爲家則必有以教老朽乃流淚厥思先償方翁償然後使老朽爲媒遣夫人允再來亦難變產事如箭在弦不能不發且必能成則老朽即以此行爲盡媒氏之職若夫人允之彼家以卸老朽責女郎母曰容吾籌之久之言曰吾家本貧吾女能安貧也周翁曰善即以此一言爲定老朽請辭歸即復命女郎母急曰否倘有轉語彼少年毅然捐其家以締我姻婭翁試爲我家設身處地以允許爲佳乎周翁曰佳女郎母曰彼母氏能勿怨乎周翁曰否彼母賢且愛其子必不怨女郎母曰彼少年能毋悔乎周翁曰否女郎母曰然則我心安乎周翁曰是在夫人或不妨以爲安女郎母曰然則吾女之心安乎與少年相

悅。利。因。絕。而。過。吾　即。女。一　女。耳。意。
可。似。我。而。哭。家。女　郎。不。日　郎。郎。外。
也。刃。而。女　人。郎　母。然　者　殊　即　則　則
然。立。貧。郎　愛。母　俯　者　爲　苦　問　肅　舍
使。時。乃。母　彼　俯　首　尼　吾　曰　然　命
少。揮。掀。俯　家　首　視　破　老　遮　謝　自
年。之。簾。首　深　視　女　菴　淚　日　哥　珍
因。以。出。視　不　女　淚　亦　幾　佳　問　攝
此。斬。抗。女　欲　淚　點　所　爲　乎　頗　不
故。情。聲。淚　害　點　滿　不　之　女　佳　如
而。絲。謂。點　之　滿　於　惜　霧　郎　然　意
破。其。其　滿　也　於　女　周　眶　曰　心　女
家。意。母　於　得　女　郎　翁　出　謝　煩　郎
適。若　曰　女　翁　郎　額　合　矣　哥　亂　曰
所。曰　女　郎　來　額　上　掌　女　問　故　難
以。愛　今　母　表　上　周　曰　郎　頗　似　言
害。情　已　意　白　周　翁　若　咸　佳　病　矣
之。輕　立　甚　實　翁　則　家　咸　然　新
矣。也　定　決　情　則　肅　母　若　心　學
周　吾　其　不　吾　肅　然　女　有　事　家
翁　身　志　嫁　家　然　避　良　心　煩　不
未　尤　向　槐　人　避　席　心　事　亂　談
答。輕　無　哥　感　席　曰　好　少　故　命
此　枷　論　以　激　曰　不　天　年　似　運
時　哥　天　害　無　不　圖　必　則　病　然
女　變　翻　彼　已　圖　女　錫　歡　耶　有
郎　產　地　家　深　女　公　福　然　女　所
爲　特　覆　言　欲　公　子　乃　見　郎　感
義　重　女　已　害　子　剛　告　於　曰　耶
所　我　決　聲　之　剛　烈　餅　公　否　女
激　愛　不　顫　也　烈　一　行　園　吾　郎
主　槐　嫁　軀　得　一　至　沿　女　家　曰
旨　哥　槐　搖　翁　至　於　途　郎　人　否
立　烏　哥　乃　轉　於　此　自　咸　不　吾
定　能　篤　投　逢　此　老　語　咸　祥　家
其　使　死　其　此　老　朽　曰　若　得　且
志　槐　我　母　意　朽　彼　有　心　毋　
鋒　哥　身　懷　與　彼　家　心　事　妹　
　　　　　其　家　訂　佳　願　事　少　有　
　　　　　母　訂　姻　佳　願　翁　轉　出　年　所　
　　　　　　　姻　爲　佳　願　翁　轉　出　年　所　
　　　　　　　爲　佳　願　翁　轉　逢　出　年　則　感　
　　　　　　　佳　願　翁　轉　逢　此　出　年　則　感　
　　　　　　　願　翁　轉　逢　此　意　出　年　則　感　
　　　　　　　翁　轉　逢　此　意　與　出　年　則　感　
　　　　　　　轉　逢　此　意　與　其　出　年　則　感　
　　　　　　　逢　此　意　與　其　母　出　年　則　感　

有喜事。槐哥當爲我賀妹今者已訂嫁與人矣。少年聞言暴跳如獅曰妹戲我耶。女郎曰妹與哥言豈敢戲者。少年曰妹與妹母非於前日已允我乎。女郎曰槐哥何不早以媒妁來。槐哥家無媒是槐復何法挽回至閒我心則我已言之矣。槐哥當賀我少年曰佳吾深幸蕙妹得快壻惟蕙妹終負我哥不悅我也妹不他訂何待少年曰妹心何如倘有策可補救否。女郎曰彼家已文定且有證人尙我將賫恨九原憲妹乎。妹亦知我自前次公園中妹允我後無日不焦灼營謀乎。我母言有方翁吾爲妹也所以不告妹者恐妹不安田舊得賫立以償方翁使彼無所藉口然後以媒妁求妹今妹不假自彼在理宜娶其女。吾不願屬乞母母允償方翁金金無所得思售產以償我不惜破家產。

彼人必學優家富者。請聞其名。女郎曰彼人姓吳名其仁。商也。年三十餘。吾母言爲商者其人必善睜視女郎曰妹今得意自不憐我我亦不暇自憐惟妹幼入學校聞高尙之義論亦多矣。今奈何貪多金不惜下嫁市儈在理彼爲妹他日夫壻吾不應痛加詆毀。然吾視彼市儈實不值一錢。然妹視居積其家必富可恣我用。又中年之人尤爲老成可依賴仰望以終吾身。槐哥妹謂母言然也。少年之。

不能遏乃抗聲曰蕙妹再見急起足行自念世態變幻速於浮雲而女子之心尤爲險而難測及行數十步又悔發言太過乃退而返遙見女郎獨坐一亭中面爲樹枝所掩但見妃色之衣角行漸近聞嚶嚶泣聲少年聞聲心痛如割前憤立杳乃奔進亭中呼曰蕙妹蕙妹勿悲女郎見少年重來回其首以巾掩面不令少年見而哭益哀肩頻聳雲髮顫動少年旁立痴視亦泣久之女郎忍淚面少年因與同坐亭闌上女郎曰槐哥妹苦也哥乃不諒我心言已淚如麻身傾側乃倚少年臂少年曰有之彼人美鬚髯善談論嘗攜長煙管其家兒孫幾三四十人門外有大槐樹可合抱樹下爲溪可釣吾幼時曾釣於溪得魚巨且重絲斷魚逸洋洋而逝也少年談此不關要事因女郎意令一破涕耳常時女郎不歡得少年數語立露顏而笑今則否但歎曰哥見我哀言此冀以悅我嗟乎吾之歡悅日不在今生矣槐哥彼周翁者日前來吾家述哥家事甚悉哥孜孜求破產以娶妹妹是哥視妹重於家產也妹感哥至於無言然家產與愛情二者不能兩存我思無論如何我不宜令槐哥棄其祖產使槐哥毋子淪入窘鄉彼周翁言彼夜對哥家祖先向之泣然則哥宜留產固也留產則哥宜娶方翁女而妹向隅矣妹思死妹死則哥更苦妹不能從哥又不能死則惟有勉如母命而另嫁耳妹愛情專注哥身

誓終身不改變故願委軀魄於彼商人而留我靈魂念哥嗟乎妹本思不朋言使哥負益恣遂成號咷女郎掩面出公園門登車去

既言矣妹非欲哥賀欲哥憐耳少年於是淚下曰妹如此皆爲我我今尙何言時女郎尙在少年臂上與我絕今

上少年俯首欲吻女郎繼念不可女郎視少年曰是如何能吾日後日月當埋首眼淚中欲吾不哭者俟淚枯時耳女郎曰天暮矣人生終有分手之時請卽別去妹今爲彼商人聘妻哥亦爲彼方姓女郎之夫吾二人何妨恣哭女

與比恨矣少年曰蕙妹如此待我我將何以報蕙妹女郎曰哥決勿妄想哥有母哥父早歿哥

無兄弟哥不娶者哥之先人尙血食乎彼方姓女聞亦不惡哥宜和樂家室經久則舊事亦忘弗復

子當圖遠者大者泣則近婦人少年曰吾以七尺軀至於束手無策不泣亦恥也則又何

以妹爲念可也少年曰是如何能吾日後日月當埋首眼淚中欲吾不哭者俟淚枯時耳女郎曰男

胡能長久作絮語願哥珍重再前贈哥之璧願哥仍存之作永久之紀念可耳少年乃探袋出璧示

女郎曰吾無日不佩於身誓不與離惜前日失手落地碎而爲二女郎曰不妨此物合一時吾二人

破鏡重圓矣然當在天荒地老之後女郎又曰槐哥再見妹行矣少年曰妹去讓我坐此哭半小時

女郎曰妹今不能不行哥且弗哭俟我行遠後哭可耳且言且拭淚復回首視少年少年咽聲而聲

自是日後女郎與少年遂無相見緣女郎偶遙見少年則遠遠避去其次年少年娶矣而女郎猶未嫁也女郎心中之槐哥耳然槐哥另娶矣至於女郎口中之商人則虛幻之夫壻耳固無其人也女郎不過藉此以死少年之痴心使少年之父母女郎有母女郎自此不讀書偶讀書則所讀者不能不侍母也女郎自此不飾偶飾則着黑衣而以黑玳瑁爲釵女郎不出遊偶出則登千斡山徘徊於破佛經殆痴嗟乎女郎其果痴乎女郎素服皆曰此女青年信佛之主權妹自有之言時聲左右遠矚近望而潛然流涕鄰里人見女郎素服皆曰此女青年信佛之主權妹自有之言時聲女郎胡不嫁女郎曰槐哥嫁不嫁之主權妹自有之言時聲女郎終日仰首望天怨日月之逝不遠苟日月之逝如弈馬之蘭中度苦日月耳韋士曰悲夫悲夫悲夫

紀事短篇 噫嫁矣

晚鐘乃一聲聲如道歸去水面鷗隨波盪漾貼然無復機心蓋此時遊船已散十頃西湖乃完全爲（雙影）出沒湖光水色間柔櫓漸動斜日在山餘光閃約返照雷峯頂上乃燦爛作黃金色漁舟三五

水鷗安宅。既而天容冥合。頃夕陽雖沒而夜色蒼茫。中風景乃益幽雅。以此時一鈎新月。自輕雲薄霧中掩映而出。如十五女兒偷眼窺人。其姿態彌復婉媚。遠望蘇白堤邊疎柳垂楊。依稀可數。而中此少年乃負手痴立。惘然若一無所覩。但聞其口中時作太息聲。既而喟然獨語曰。嗟乎一寒至此。烏自得三百金耶。言已回首而望就其所望處覩之。牟里外有小樓一角。綠牕疏欞。隱約見燈光。少年痴望良久。喀然遂行至一老屋外。推門而入。屋既傾斜。門啓時乃格格作響。且言且笑。且爲少年開其口中時作太息聲。既而喟然獨語曰。嗟乎一寒至此。烏自得三百金耶。言已回首而望就其所望處覩之。牟里外有小樓一角。綠牕疏欞。隱約見燈光。中見此老屋僅兩間。矮而無樓。牆圍半已頹圮。而非俗者。老僕持燈出。一老僕以膳至。略理案頭書籍。陳膳其上。黃蘿薄粥。恰

水鷗安宅。既而天容冥合。頃夕陽雖沒而夜色蒼茫。中風景乃益幽雅。以此時一鈎新月。自輕雲薄霧中掩映而出。如十五女兒偷眼窺人。其姿態彌復婉媚。遠望蘇白堤邊疎柳垂楊。依稀可數。而中此少年乃負手痴立。惘然若一無所覩。但聞其口中時作太息聲。既而喟然獨語曰。嗟乎一寒至此。烏自得三百金耶。言已回首而望就其所望處覩之。牟里外有小樓一角。綠牕疏欞。隱約見燈光。中見此老屋僅兩間。矮而無樓。牆圍半已頹圮。而非俗者。老僕持燈出。一老僕以膳至。略理案頭書籍。陳膳其上。黃蘿薄粥。恰

好。既閉戶遂從少年入室。室甚小。一榻一案而外。餘地皆置圖書。幾無容膝之處。少年既入。頹然就坐。

既閉戶遂從少年入室。室甚小。一榻一案而外。餘地皆置圖書。幾無容膝之處。少年既入。頹然就坐。

好。既閉戶遂從。少年入室。室甚小。一榻一案而外。餘地皆置圖書。幾無容膝之。處少年既入。頹然就坐。

好。既閉戶遂從。少年入室。室甚小。一榻一案而外。餘地皆置圖書。幾無容膝之。處少年既入。頹然就坐。

其人年事不及三十。容貌清癯。色黯然似病。俄老僕以膳至。略理案頭書籍。陳膳其上。黃蘿薄粥。恰

其人年事不及三十。容貌清癯。色黯然似病。俄老僕以膳至。略理案頭書籍。陳膳其上。黃蘿薄粥。恰

其人年事不及三十。容貌清癯。色黯然似病。俄老僕以膳至。略理案頭書籍。陳膳其上。黃蘿薄粥。恰

其人年事不及三十。容貌清癯。色黯然似病。俄老僕以膳至。略理案頭書籍。陳膳其上。黃蘿薄粥。恰

是寒夜本色。少年微搖其首。示不欲食。老僕曰。主人不食。竟日矣。當自珍攝。何爲自苦若此。使老奴

是寒夜本色。少年微搖其首。示不欲食。老僕曰。主人不食。竟日矣。當自珍攝。何爲自苦若此。使老奴

是寒夜本色。少年微搖其首。示不欲食。老僕曰。主人不食。竟日矣。當自珍攝。何爲自苦若此。使老奴

是寒夜本色。少年微搖其首。示不欲食。老僕曰。主人不食。竟日矣。當自珍攝。何爲自苦若此。使老奴

心碎。少年心感其誠。爲之勉盡半甌。食已。老僕撤具出。少年獨坐而歎愁。苦不可言。狀嗟乎。食賤居

心碎。少年心感其誠。爲之勉盡半甌。食已。老僕撤具出。少年獨坐而歎愁。苦不可言。狀嗟乎。食賤居

心碎。少年心感其誠。爲之勉盡半甌。食已。老僕撤具出。少年獨坐而歎愁。苦不可言。狀嗟乎。食賤居

心碎。少年心感其誠。爲之勉盡半甌。食已。老僕撤具出。少年獨坐而歎愁。苦不可言。狀嗟乎。食賤居

貧。書生常事。若爾人者。何鬱鬱至是耶。

貧。書生常事。若爾人者。何鬱鬱至是耶。

吾今第一義務即以此少年之姓氏介紹於讀者其次則敘吾所以記此少年之故此少年姓余氏字紫笙爲浙之虎林人即今所謂杭縣者是矣紫笙之父爲一時名士家亦富厚然豪俠甚結交遍海內外千金揮手無吝色既而家漸窘供張不給向之受恩惠沾餘瀝者皆望望走避若不相識或以爲不平余翁笑曰若輩皆禽獸耳吾向日畜之如狗馬蟲鳥徒以爲行樂計固不能以人道責之也則貨其田宅隱居錢塘門外之小莊屋中以種蔬課兒爲樂不十年夫婦相繼死家益困奴婢皆挾貲遁唯一老僕守紫笙不忍去時紫笙年十七能操筆爲文章矣老僕督學甚嚴紫笙亦不敢自暴棄日夕攻苦家事一委之老僕然命奇數應童子試不售會科舉廢紫笙遂絕意仕進居故近湖日掉小舟遊湖上嘯歌自樂老僕則貨屋於市摒擋餘資設小肆使傭守之日得餘利數百文以資紫笙衣食故凍餓藉以無慮辛亥八月革命軍起於武昌浙江亦受風鷁鷁肆之傭夥忽囊括而遁老僕追之不得遂收其肆而境益窘矣幸浙江光復大局漸定紫笙之友有執事於某機關者招紫笙往司筆札月得薪十餘金用以自活英雄末路王孫式微是亦大可憐矣

紫笙從公之地離其家三里而遙定章以晨九時至午後五時爲百執事奉公之時刻故紫笙於夕陽西下時即棄筆返其廬廬踽踽獨行日以爲常歸途所經必過一小巷巷內多居貧民間有中人

之家而矮屋低簷狀殊簡陋且途中常有無賴小兒泥汚如鬼相聚爲擲錢之戲頗碍行路乘之溝渠悉壅塞氣味尤甚每行過此輒俯首而趨恐爲所涴一日當初夏之午後是日爲星期六散值較早紫笙挾其皮包安步返寓至小巷循例疾行忽豁然一聲有盆水傾於足側水花四濺所服之白袷衫遂着無數汚點紫笙素性好潔見衫爲水汚不期大怒急回首覓傾水者將加以責備及一見其人不徒不忍復出惡言反自以其怒爲躁急太甚蓋傾水者爲十五六女兒豐神絕世盈盈若含苞之蘭見水汚生衣憮愧不如所措倚門痴立視生衣且視其傾水之盆眼波流注似欲傾瀉而出繼見生不怒始靦然謝曰先生恕兒魯莽乃沾先生之衣紫笙自視佳麗神思飛越聞女言次復注視女蓋頃間一覩風姿即覺迷離惝恍至是乃施以詳細之考察見女服飾雖不華貴而纖潔無塵修穠合度圓臍六寸不事矯飾至其容色之美乃無恰當之文字可以形容特覺耳目口鼻之搆造與其位置無一不適得其宜而發穠舒卷眉黛淺深尤足使美人生色紫笙木立痴視不忍捨去女郎亦不走避時門內忽出一老嫗問女者請入內少坐老婦當爲先生謀去其垢紫笙不答以目視女郎女郎輾然微笑稍側其身立門傍

似讓紫笙之入紫笙不期爲之舉足既入內遂去其衣授嫗嫗受衣爲之潔治女郎遽返身入內室去紫笙俯首復入入時流波迴顧若有深情紫笙心益搖惑而女郎自此不復出嫗且治衣且與紫笙語詢其姓氏職業絮絮不已俄以衣歸紫笙曰水濱路去累先生久待矣紫笙着衣告行猶次且其步翼女郎則向之行注目郎復出脚跟無綫意中有人一轉眼間蓋已身入魔障矣

郎復出脚跟無綫意中有人一轉眼間蓋已身入魔障矣紫笙悵然若失既而見其持茶一甌來付嫗嫗持以飲紫笙紫笙殷殷謝飲頻以目盼女郎女郎顏色頗解徘徊湖濱領略嵐光水影是日乃仰屋而坐想像女郎夢之間乃數數見此女郎其後經此小巷乃一變其向章易疾行爲徐步偶見女郎則向之行注目良久矣紫笙以落魄書生不問樓頭春色暗藏女郎實是中之嬌嬌者名曰貝兒楊柳腰支芙蓉面目破瓜年紀一見紫情託爲奇遇及詮其爲陌上花枝非小家碧玉則相思之外復動其憐恤之心飛絮滿身不能自脫未幾而遁從漸稔未幾而眷戀益深嘵嘵盟心憐卿憐我邂逅之遭遂覺成纏綿之眷厲矣

吾今敬告讀者吾之握筆記此蓋醒世之齊非言情之作今且爲紫笙演其斷腸之歷史焉夫月圓易缺花好多殘此爲造化小兒弄人之長技非人力所能斡旋若操三寸之管單數卷之書則機軸在心組織任意宜可以暢所欲爲作志得意滿之結構矣然而小說家握管言情寫佳人才子之身世者乃偏多剜肺鑱肝賺人眼淚之作即此區區短篇文字亦復舍棄言幸不脫尋常科臼是世俗所喜好逢造物之惡耶他人吾不能知若不佞者頗欲著一姻緣美滿之書爲言情小說別開生面水窒有道經說雖欲強作綺膩風流而慘赭愁懷有觸即是雖欲強作綺膩風流而慘赭愁懷有觸即是雖欲強作綺膩風流而慘赭愁懷有觸即是

光之語乃下筆即帶商音以此律彼知天下固多傷心人也即如彼紫笙者門臨山水室有遺經讀而外得以遊覽爲樂是亦可謂於五濁惡世中得清淨場矣然即此安閒之歲月已爲造物所妬彼知紫笙於功名富貴一無所慕則徐徐以情絲罥之久之結絲爲網又久之而網成則紫笙形神交疲百擺不能脫矣紫笙既戀戀貝兒遂無一日不至其莊閣貝兒亦殊愛紫笙以貝兒向日所接皆少年浮薄之流一旦遇紫笙深情款款其愛好自異於恆常貝兒之假母即前日爲紫笙治衣者初聞紫笙姓氏知爲大家之裔且聞其奉公官署意必多金而揮霍者故款待頗殷勤且囑貝兒加意籠絡之紫笙既爲所迷則搜括供應唯力是視顧財力微殊不能滿壑之慾望然尚不加以

蓋。一。無。所。有。矣。親。故。盡。絕。室。無。長。物。烏。從。得。此。巨。金。者。紫。笙。長。嘆。無。語。揮。老。僕。退。焦。思。乏。策。唯。有。太。息。

對。曰。主。人。尙。未。知。耶。主。人。束。修。所。入。不。足。供。一。身。風。月。之。資。遑。來。衣。食。膏。火。皆。老。奴。力。作。所。得。家。中。

歷。道。貝。兒。身。世。之。可。憐。及。與。己。相。愛。之。切。意。雖。悉。索。敝。賦。亦。嘗。救。此。落。溷。之。花。老。僕。敬。聽。良。久。肅。然。

紫。笙。既。歸。思。搦。所。有。以。贖。美。人。顧。宿。昔。不。問。生。產。乃。進。老。僕。而。謀。之。初。靦。顏。不。能。出。諸。口。既。而。歷。

夾。

言。曰。三。百。金。詎。能。難。余。紫。笙。者。媪。但。勿。食。言。可。耳。拂。袖。而。出。悵。悵。歸。家。回。首。侯。門。從。此。蕭。郎。是。路。人。

紫。笙。聞。言。詫。愕。不。知。所。對。視。貝。兒。則。掩。面。伏。几。而。哭。兩。肩。微。動。其。哀。若。不。可。勝。紫。笙。且。憐。且。怒。奮。然。

紫。笙。曰。君。既。愛。貝。兒。盍。取。之。去。我。知。君。貧。不。忍。多。索。取。得。三。百。金。來。可。署。券。矣。不。然。請。君。勿。復。至。此。

貝。兒。知。紫。笙。既。絕之而貝。兒。齒稚。勢利之。見。不。甚深且與紫。笙相愛久。惡言不能出諸口。假母則大怒。一日謂。

之。曰。假母厭之甚陰令。文。假母厭之。中則洞然無一。所事事其至。貝。兒。粧閣乃益頻。或覺。日不去而囊。

力。者。爲之保障則其名應在被裁之列。於是紫。笙大窘。貝。兒之假母聞之面目。爲之一。變而紫。笙未。

裁。冗。員之方。法蓋不。問其所司之勞。逸。如何而視其人介紹者勢力之。大小紫。笙既無強有。

惡。礙。紫。笙沉溺既深。視錙金窟爲安樂窩。老僕數諫不之聽。既而厄運至矣。會某機關以經費緒。謀

愚。夜。坐。嘆。索。然。無。生。人。之。味。時。或。信。步。出。遊。聽。鳥。語。花。香。風。清。日。暖。昔。日。所。視。爲。良。晨。美。景。者。今。日。視。之。一。皆。含。有。相。思。滋。味。無。在。不。令。人。心。酸。唯。自。炊。烟。暮。縹。中。遙。望。紅。樓。一。角。此。蓋。貝。兒。之。居。向。日。夕。誦。之。輒。十。百。遍。吾。書。第。一。節。所。述。卽。紫。笙。失。意。之。情。狀。也。

夜來。反側。不。能。成。寐。明日。晨起。絕早。飯後。外。出。思。假。貸。於。爰。友。及。夕。喀然。而返。不得。一。錢。於是。日。暮。途窮。計。無。所。出。自。語。曰。嗟乎。安從。得三。百。金哉。此。此。嬰。嬰。宛。宛。者。將以。眼淚。洗。而。其。傷。離。殆。過。於。吾。思。想。心。痗。則自。語。曰。嗟乎。安從。得三。百。金哉。此。此。紫。笙。心。中。乃。日。日。求。生。財。之。策。意三。百。金。爲。數。非。巨。何遽足。以。困。人。會。令。彼。可。愛。之。貝。兒。入。我。門。圭。竇。間。則。絕。跡。不。一。至。而。寨。酸。氣。味。尤。彼。之。所。深。惡。於。是。紫。笙。簪。甚。矣。求。財。之。術。既。窮。顧。財。之。爲。物。其。勢。利。較。人。情。尤。甚。彼。於。富。商。大。賈。顯。宦。巨。紳。之。家。則。蜂。屯。蟻。聚。唯。恐。其。襲。棗。盈。若。蕈。門。圭。竇。間。則。絕。跡。不。一。至。而。寨。酸。氣。味。尤。彼。之。所。深。惡。於。是。紫。笙。簪。甚。矣。求。財。之。術。既。窮。思之。苦。益。甚。書。空。咄咄。神志。俱。疲。中夜。忽。起。臨。食。投。箸。不及。一。月。覺。已。形。銷。骨。立。老。僕。欲。勸。無。從。則。相。思。之。苦。益。甚。書。空。咄咄。神志。俱。疲。中夜。忽。起。臨。食。投。箸。不及。一。月。覺。已。形。銷。骨。立。老。僕。欲。勸。無。從。則切。切。引。爲。深。憂。謀。所以。解。主。人之。寂。一。日。市。吃。街。頭。見。畜。肆。中。出。售。某。小。說。雜。誌。以爲。主。人。好。讀。書。此或。足。爲。排。愁之。具。遂出。資。購。一。冊。歸。上之。紫。笙。紫。笙。知。老。僕。用心。良。苦。亦爲。文而。閱。廣告。忽見。徵文之例。謂以。著。述見。賕。者。酬。金。

甚厚初視疑爲目眩復讀一過知其事殊實則拍案起曰道在是矣賣文爲活雖非我所長然以貝兒故即執鞭猶且爲之況作筆墨傭耶計定乃棄書而起整衣出門外至湖濱小立一吸新鮮之空氣以自蘇其腦筋晚頃始歸是夕倚枕苦思將虛撰一瑰奇之事實而徧述之顧思久乃不相屬既而游目四盼忽注視壁上一少年之肖像少年軍服佩刀控馬而立身材壯偉眉目間有英氣其人爲紫笙之中表行蓋毋族兄弟也注視有頃推枕起曰天下實事之離奇有遠過於小說家所譬豈盧造者吾即以斯人之遭際爲吾著述中之材料可矣

紫笙之中表黃尹生亦世家子而凌替非不謀聞達乃隱居課子與尹生同學者有一女弟子爲其姨舅氏之掌珠名曰錦琴其齒與尹生相彷彿一對痴兒女日同案讀其相愛有如手足既而年漸長而愛根亦與之俱長花前索句燈下敲棋耳鬢廝磨不知猜忌然情芽已怒茁矣錦琴年十五舍讀而繡尹生亦於是年肄業於新設之武備學校二人之相見遂稀然愛情初未因之稍減顧兩家之父母皆不之知既而錦琴許婚他氏尹生爲大感然亦無可奈何矣其後五年尹生畢業爲軍官職上尉以其時知軍學者鮮故

省。大半反正。獨金陵猶負嵎於是浙江出大兵討之尹生與焉方尹生在營之際與他營一下尉善其人字子毅陳姓身頎而長美豐姿其得軍職蓋自兵士歷貢升者技術謀略皆卓絕一時猶能得士卒心平日落寞交合獨與尹生厚推心置腹相期共生死及師往金陵子毅所部不在出發之列子毅請於上官壯子毅志使代其人而往遂與尹生同營閑行閒值尹生軍中一中尉病不能行上官欲効力二人之志願悉合於是相得益歡兵至石頭城惡戰數日子毅身先士卒功績稱最城時互述懷抱下前一日忽之劑遂沉沉睡去夜間稍醒自知不起微笑曰戰死吾分也索紙欲作遺書止之不可草草作百餘字手顫甚不能復書乃以函函之付看護人曰為我交黃上尉遂復暈去明日城破民軍呼噪而入子毅聞歡呼聲詢看護人曰吾軍入城耶曰然曰吾願畢矣反側未安而逝不一頃尹生來視疾看護人出遺書與之尹生啓視略謂與君長別矣為名譽死吾復何悲君亦勿為吾悲吾之遺物一以付君身後之事請君以一身任之勿令他人手觸吾尸吾身含有秘密吾死後即當暴露乞君弗則吾目瞑矣尹生讀之大哭然不解其所云乃遵其所囑為之親易衣衾及易斂衣

則大駭舌撟目瞪手足不知所措嘻咄咄怪事蓋彼身先士卒勇往直前之中尉陳子毅者非男兒也既而悟其遘囑之意則又大哭爲之棺殮如儀殮畢挾其遺物返營檢點一切中有日記其歷史甚詳謂身出寒微父爲士人自幼即教之讀畜之如男子年十三父母俱亡無所倚賴惸惸獨立性質則大忍遂投身入軍藉思爲女界一伸其氣而其後半所記乃多愛戀尹生之語情不能自言其身世唯於此兎園册子中稍洩其纏綿不解之深情嗚呼奇矣以彼雄奇怪僻之心情爲此剛健果敢之事業宜其鐵石肝腸不知人世間有戀愛事而旌之歟更使我因此英雌而陡增無窮之感然則我之爲我既覩破其技則擾擾將復何爲別後之紀念者也

乃女子也既而悟其遘囑之意則又大哭爲之棺殮如儀殮畢挾其遺物返營檢點一切中有日記其歷史甚詳謂身出寒微父爲士人自幼即教之讀畜之如男子年十三父母俱亡無所倚賴惸惸獨立性質則大忍遂投身入軍藉思爲女界一伸其氣而其後半所記乃多愛戀尹生之語情不能自言其身世唯於此兎園册子中稍洩其纏綿不解之深情嗚呼奇矣以彼雄奇怪僻之心情爲此剛健果敢之事業宜其鐵石肝腸不知人世間有戀愛事而旌之歟更使我因此英雌而陡增無窮之感然則我之爲我既覩破其技則擾擾將復何爲別後之紀念者也

倚賴惸惸獨立性質則大忍遂投身入軍藉思爲女界一伸其氣而其後半所記乃多愛戀尹生之語情不能自言其身世唯於此兎園册子中稍洩其纏綿不解之深情嗚呼奇矣以彼雄奇怪僻之心情爲此剛健果敢之事業宜其鐵石肝腸不知人世間有戀愛事而旌之歟更使我因此英雌而陡增無窮之感然則我之爲我既覩破其技則擾擾將復何爲別後之紀念者也

一冊自記其歷史甚詳謂身出寒微父爲士人自幼即教之讀畜之如男子年十三父母俱亡無所倚賴惸惸獨立性質則大忍遂投身入軍藉思爲女界一伸其氣而其後半所記乃多愛戀尹生之語情不能自言其身世唯於此兎園册子中稍洩其纏綿不解之深情嗚呼奇矣以彼雄奇怪僻之心情爲此剛健果敢之事業宜其鐵石肝腸不知人世間有戀愛事而旌之歟更使我因此英雌而陡增無窮之感然則我之爲我既覩破其技則擾擾將復何爲別後之紀念者也

爲無獨倚惸惸獨立性質則大忍遂投身入軍藉思爲女界一伸其氣而其後半所記乃多愛戀尹生之語情不能自言其身世唯於此兎園册子中稍洩其纏綿不解之深情嗚呼奇矣以彼雄奇怪僻之心情爲此剛健果敢之事業宜其鐵石肝腸不知人世間有戀愛事而旌之歟更使我因此英雌而陡增無窮之感然則我之爲我既覩破其技則擾擾將復何爲別後之紀念者也

倚賴

世。逃禪。飄然。遇舉。僅得。於同。伍。中。一聞。其傷情之佚事。而已。既而自念。生有日。則又欣然而樂夢魂。乃至甜適明日。遂伸紙而書。爲尹生記。其傷心之歷史。雙影曰。人生恐夢。

殊不堪一思。其歸宿。彼紫笙者。當日握筆述尹生事。其心中。乃起無數感慨。不已。然安知他日不更有入爲我感慨者。則古今。

今日已爲我著書之資料。而我亦爲之感慨不已者何。爲乎。紫笙素善文詞。下筆千言。倚馬可待。顧今日則。

人直一坵之貊耳。彼爭名爭利。營營不已者。

殊不然。書未數行。輒投筆而起。蹙額若有所思。此無他。思貝兒也。相思之念。

之邀。飄然。其初頭。岑如。藏山身熱而怯風。睡沫中。乃含血。縷老僕大憂之。將求醫藥而苦於無貸。紫笙殊

不知厄運之來。綿綿未已。未艾而紫笙病矣。良以匝月以來。食息失時。心情

其疾。不爲意。曰。此小恙耳。何足慮。偶疾少已。即強起。握管老僕力勸不能止。謂吾書遲一日。成者即遲一

日。與貝兒相見不知貝兒此時方與他少年調笑。甚樂。心頭已無紫笙二字。乃紫笙迷戀不已。日

夜著述不復自顧其病。或疲不能支。則自牀頭出貝兒肖影視之。對之微笑。既而振筆復書。至暝。

欲作略血盈碗。始勉就牀席。然神志稍清。輒又伏枕揮翰。久之。而薈成悲。牀淚。亦英雄亦兒女。始

終。凡十餘萬言讀之令人叫絕而紫笙已奄奄一息矣。謄清既竣猶自校讀一過欣然意得以爲必錄則鄭重函裹使老僕持送郵局寄某叢報社求售此後病中日月唯有望穿雙眼盼青鸞之飛至耳。

一庭殘月四壁蟲聲孤燈斗室之中有少年仗床而喘氣息若不相屬一老蒼頭坐床側注視臥病之少年以衣袖自拭其涕是時紫笙之疾亟矣所居爲負郭孤村其境至寂平時鮮攬勝探幽則村居寔爲清雅之地一旦爲愁雲所籠此境遂而凄絕紫笙病入膏肓昏迷已半小時及稍清醒則低聲問曰覆信猶未至耶老僕知其意含涕慰曰主人勿復念此但善自愛重耳言已二人皆默然紫笙閉目而臥喘息益微但唇吻微動猶呼貝兒不已頃之天色明矣老僕煮水濕巾爲紫笙拭面見其臉肉已盡色如死灰則涕下不能自止既而溫粥半甌持以飲紫笙紫笙已不能飲乃以匙注之其口忽有人來叩戶且叩且問曰此余宅耶老僕聞聲急起啓關來者爲一郵卒手一函甚巨謂老僕曰若余姓耶曰然若余紫笙耶曰是爲吾主人之名郵卒知無誤遂以函授老僕曰此掛號信其中貯匯票爲上海某叢報社寄余紫笙者速簽名於收據吾不能久待矣老僕受函且欣且悲疾行而入見紫笙忽兩目巨張神采奕奕以手扶床似掙扎欲起老僕以函上紫笙欲啓函而無力老僕乃

爲代啓封紙既盡其內爲鄰局兌金之券檢之適得三百金因簽收據付郵卒紫筐聲曰速速將去貝兒來其言斷續不可辨老僕心知其意則慰筐躁急不可耐老僕念筐之病實以貝兒故今雖危殆苟得其人至者或沉疴可急不能語既而呼曰噫嫁矣貝兒嫁矣紫筐病方危勢不能舍之而出乃倩一鄰人代往去良久其人蹌踉而吾書久不及貝兒矣楊花輕薄萍梗飄流若而人者何足以塵吾如金之墨然以其之由則不得不於紫筐臨命時一敘及之蓋貝兒之與紫筐初未有眞摯之愛情特客而已一紫筐既絕則自有第二之紫筐進承其乏況所謂第二之紫筐者其人貴而少年蘊藉略似紫筐是宜貝兒之傾心相結不復置紫筐於方寸矣久之其人意雖不欲然勢不能敵則議以五百金爲假母贍養貲而此婚姻之契約草草成立當紫筐郷人往貝兒家時貝兒脫籍之議方定鄰人固謹愿者宿昔聞紫筐道貝兒用情之篤相愛之厚則嘆息以爲難得今紫筐方忍死相待而貝兒則已抱琵琶上別船去私心詫甚歸而大呼不省事老僕輩匐匍牀前且哭且呼頃之紫筐漸醒見鄰局匯券及貝兒之肖像猶在牀頭則

伸。手。取之。徹嘆語曰。得金遲。吾負貝。兒其聲低。絕不可辨。既而氣息愈微。目光漸散。嗟乎。紫笙乃雛。此。煩。惱之世。世界而去矣。而匯券與小影。乃猶在其手。在此一剎那間。似隱隱有鼓樂聲。由空氣中吹。度。而至。若送紫笙之長逝者。嗚呼。是蓋貝兒適人之彩輿過也。

著者曰。紫笙臨死數語。何其忠厚之至也。不責貝兒之負己。而自咎其得金之遲。其用情之篤。何如。

乎。天下唯不欺人者。乃見欺於人。亦唯不欺人者。雖受欺於人。而終不以其人爲欺。然而此語一出。

舉世皆笑。其愚矣。茫茫天壤。烏自復得如紫笙者。而與之言情也哉。

貴胄飄零記

清聞小季軼說（卒公）

滿清入關後。江上義師紛紛抗命。八旗健將徒知輓戰中原。與章文物多所未遑。一切皆沿襲明制。天下大定。始稍稍從事規畫。凡百制度咸經漢大臣范文程洪承疇所手訂。部院官缺。滿漢既判若鴻溝。而又限止與漢人通婚姻。顯示推崇隱防種族。混淆久將習同而化耳。且宗室無故不准出京。百里以外。旗民成丁。皆給口糧。就外表觀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均需仰給吾民。天下不平等之事。似無有過於此者。其實使之無事而嬉。正以絕其生計。定制之初。固自有深意而被其影響者終清之世。更不知凡幾矣。聞某將軍及五姑娘事。即其徵也。

吳生棣華者蘇之元和人也少而歧嶷未弱冠即舉孝廉慶上春闈鎩羽而歸年少氣盛恢鬱鬱不自得乃益縱情詩酒豪放不羈某歲適逢皇太后萬壽特開恩榜棣華有中表韓君由水部郎爲軍期尚遠日與部郎遨遊名勝互相唱酬間亦徵逐歌場作獵艷之擧聊破客中岑寂無如北地臙脂以居時去場機章京貽書敦勸以大義相勗棣華乃計偕北上遊陸而行倍經險阻入都即依部郎以居時去場素喜濃妝豔抹絕少輕清流利如吳下女兒含顰淺笑偷向屏角窺人之態以此益鮮當意每逢部郎入值輒長日枯坐杜門不出惟焚一爐香擁一卷書以自排遣此可憐之歲月

部郎有僕曰富三係北京產樸愿勤恕性尤伉爽部郎頗愛悅之惟有東晉畢吏部癖往往終日在廟觀劇諸役必使富三駕車以伺富三知棣華爲南方文士執事甚恭酢後輒娓娓言中朝掌故並及宮闈瑣聞事頗詭秘間有爲前人紀載所未及者詢以何據絕不肯道其究竟棣華亦特加禮貌待之不與諸僕伍

棣華嘗謂京師塵俗地所營營往來者無非出於名利兩途甚至苞苴賄賂公然倡言於大廷廣衆之間而自詡爲能故苟遇宴會必謝絕不赴蓋不慣向熱鬧場中求生活也出宣武門外數百武有

地●名○黑窰●廠○有慈●悲庵○爲遼●壽昌五年所●建○高於●平地●者●幾●數●尺○平時●浮●屠居焉○庵中有●亭●翼●然○名曰●陶●然○雖素●貧●盛名以地●處荒僻○無絲●竹管●絃之●盛僅餘○花草一○庭●融和○春●景蘆蒼四○壁搖曳○秋●風○士女之●遊者●殊●眇○棣華○獨喜其地○勢高曠○一覽無○遺林木蓊○鬱中消○氣○撲○人時聞○好○鳥○枝○頭○歌聲○清○徹○迴非○市○塵煩囂可○比每攜○茗具酒○榼○徜徉○於此○一日有外●省某●撫●至京○部郎○宴之於●家○棣●華●不●業●興●顯●官相●晉●接○乃遊●陶●然●亭●以●避之○富三●執●御●以●從○既●達●庵●所○登高○獨○酌○遠○望城○市○隱約○可○數○不禁○心○炙○神○怡○立盡○數○舷○趨赴○亭北○香○塚○摩挲○碑○銘○賞其○詞○句○纔綿○嗚咽○雛○誦云○浩浩○愁○茫茫○劫○變變○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此○恨○綿綿○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栩○吟○數○過○不○盡○低○回○久之○忽○觸○身世之○悲○眼○波○微○紅○含○淚○欲○滴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此等○感○觸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少○頃○默○念○慟○男○兒○荒○郊○痛○哭固屬○情○痴○已亦○何○爲○賠此○無○端○眼○淚轉○覺○破○涕○爲○笑○棣華○正悲○從○中○來○哭○不○能○仰○剎那○間○忽○有○非○關非○關○頓○覺○鼻○觀○時○徐○步○足音○跚然○戾止○有○美●一●人○携雛●鬟●一○迎風○招○展○珊珊○而○來○見棣●華●嗚●嗚●啜●泣○停步○徵○願○痴立○移○放聲○大○哭○亦○不自○知○此一○腔○痛○淚○適從○何○至時○樹○木○以○識○指○掠其○雲○心中○恍○惚○如有○所○失○久之○忽○觸○身世之○悲○眼○波○徵○紅○含○淚○欲○滴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此等○感○觸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少○頃○默○念○慟○男○兒○荒○郊○痛○哭固屬○情○痴○已亦○何○爲○賠此○無○端○眼○淚轉○覺○破○涕○爲○笑○棣華○正悲○從○中○來○哭○不○能○仰○剎那○間○忽○有○非○關非○關○頓○覺○鼻○觀○時○徐○步○足音○跚然○戾止○有○美●一●人○携雛●鬟●一○迎風○招○展○珊珊○而○來○見棣●華●嗚●嗚●啜●泣○停步○徵○願○痴立○移○放聲○大○哭○亦○不自○知○此一○腔○痛○淚○適從○何○至時○樹○木○以○識○指○掠其○雲○心中○恍○惚○如有○所○失○久之○忽○觸○身世之○悲○眼○波○徵○紅○含○淚○欲○滴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此等○感○觸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少○頃○默○念○慟○男○兒○荒○郊○痛○哭固屬○情○痴○已亦○何○爲○賠此○無○端○眼○淚轉○覺○破○涕○爲○笑○棣華○正悲○從○中○來○哭○不○能○仰○剎那○間○忽○有○非○關非○關○頓○覺○鼻○觀○

香氣橫溢中人欲醉翹首諦視適逢彼美笑靨迎人瓠齒微露不勝駭愕以爲絕世明姝意者芳塚香魂受多情人之哭拜特現色身以示感謝歟然雙瞳剪波秀髮如蟬鬢儀態萬方此非姑射仙人凌虛而至度必大家閨秀乘興出遊抑何簪攜小婢修眉入鬢豐容盛服野之高那得來此臨行猶展其美麗之目光頻頻回顧直至去遠棣華尙冥思未覺追夕陽西下縷步廊聲恍似煙起於人家屋脊庵內飯鐘錚然而鳴棣華始被驚醒快快而歸途次口占一絕曰天風吹下縷炊烟恍似雲英在人家

抵寓後與部郎忽忽數語卽歸齋偃臥托詞不適未進晚餐朦朧間忽聽獸環微動似有叩戶聲而

問爲誰又係婢女口角因思書齋中向無婦人足跡來此何爲正深納罕啓戶納之入則卽向在陶然

然亭畔所見彼姝者子之鬟也短髮覆額婉婭可憐趨進卽傾折致詞曰娘子

丰采自漸陋質未敢通辭刻在郊外蒙君子殷殷垂青歸家後益切欽敬不揣冒昧特遣婢子奉迓

高軒涼君子必不我遐棄也棣華頷之乃隨之行出門未數十步見一魏大邸第崇垣厚墉彷彿若

王侯所居鬟曰至矣相將入應門者皆十七八妙齡女子睨視微笑棣華亦不暇究詰俄頃歷階而

升。彼美。已。候於中廳。兩美婢夾持之。盈盈下拜。拜已。遜之上坐。棣華不知所措。囁嚅而言曰。鈑生下界。凡庸迺蒙寵召。實勝愧恧。彼美似欲有所答言。突有大聲發於戶外。奔騰砰湃。幾若萬馬千軍。一時出發。大猷而悟。則壁上時計正瑞瑞報十二下也。自思日有所思。夜乃形諸夢寐。豈將從此誤墮情網耶。立自懺悔。誓不蹈世間痴兒女覆轍。唯一念夢境歷歷在目。心中正復委決不下。

次日午後。即驅車而往。冀復有所遇。勞勞引領。芳踪杳如。躑躅中庭。根觸雕已。倚欄徵噫。頓覺失望。之狀。況富三侍側。撿言曰。爺胡悶損盡。勿與小人言之。或可分憂一二。棣華曰。非汝所知。亦非汝所能為力。言之笑為。富三曰。爺之心事。小人已略曉。端倪倪請試一猜言之。不中。爺幸莫怪。棣華曰。諾。富三因續言曰。此內城有名之五姑娘也。本出良家。父兄於某歲相繼逝。無以資生。五姑娘性至孝。為養母故。遂墮落。雖操賤業。非文人學士及貴介。子弟概不與交。一言且香巢屢築。詭秘異常。倘非前度劉郎。斷不容輕率問津。名花落溷。尚未有浪。蝶狂蜂。來相蹂躪者。亦正以此。爺本雅人。如需遣興。小人願導往一遊。棣華躍然曰。子言信否。富三曰。此非其時。當俟六街燈火燦爛。齊明後方可。徐步而往。庶不致虛此一行。遊五姑娘之門者。向例若是不則雖十造其廬。亦不獲一望見顏色也。棣華不得已。

姑從其請惟是迢迢長盪何以自遣又不欲折回寓中乃至大棚棚一酒樓小飲以待日輪高挂遲遲未下棣華此際仰視天末恨不能揮魯陽之戈使金烏立時西墜輒復喃喃自語曰人言北地盪盪斯語殆信未幾酒樓中來客漸多猶拳之聲與彈唱之聲雜沓交作則已昏沍暮色日漸淹長於南始至其所下車一望街道湫隘屋宇亦甚逼窄偪僪而入歷廳事數重愈形軒敞一若別有天地者見小盪三四人嬉戲廊下窗三與之耳語數四一小髮即導棣華入屏後遁遞出約炊許一婢搴簾以俟五姑娘送巡入室身被淺湖色繡花長褂罩以玄色四邊鑲之嵌肩上瓔珞雙垂披拂項際足登小蠻靴明艷之中別饒秀麗而梨渦雙印流目送媚較初見時益增嫵娜棣華起立爲禮即曰自陶然亭一別今爲第三次見卿矣五姑娘含睇嫣然棣華曰昨晚返荒齋後寫心旌搖搖不能自主

箋書畫零記

雙一婢搴簾以俟五姑娘送巡入室身被淺湖色繡花長褂罩以玄色四邊鑲之嵌肩上瓔珞雙垂披拂項際足登小蠻靴明艷之中別饒秀麗而梨渦雙印流目送媚較初見時益增嫵娜棣華起立爲禮即曰自陶然亭一別今爲第三次見卿矣五姑娘含睇嫣然棣華曰昨晚返荒齋後寫心旌搖搖不能自主

約炊許

珞雙垂

華起立

簾

思業已徑造妝閣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洵非身親其境者斷不能言之若斯之眞摯也五姑娘

其歡迎之態度立形愉悅侍婢或供茗或執巾奔走恐後極盡殷勤棣華至此幾疑置身衆香國裏

一精舍繚幛重垂爐香微裊簷具茗椀位置適宜壁間挂徑寸之小影拈花含笑神采如生一似表

天地者見小盪三四人嬉戲廊下窗三與之耳語數四一小髮即導棣華入屏後遁遞出曲折始引至

許道里始至其所下車一望街道湫隘屋宇亦甚逼窄偪僪而入歷廳事數重愈形軒敞一若別有天地者見小盪三四人嬉戲廊下窗三與之耳語數四一小髮即導棣華入屏後遁遞出曲折始引至

啞矣當三曰可以行矣償值而出當三使棣華下帷坐車中己則跨轅而馳軸聲轆轆正不知行幾

長於南斯語殆信未幾酒樓中來客漸多猶拳之聲與彈唱之聲雜沓交作則已昏沍暮色日漸淹

遲未下棣華此際仰視天末恨不能揮魯陽之戈使金烏立時西墜輒復喃喃自語曰人言北地盪

笑。曰。蒲柳之姿。何敢望此。展詢邦族。軟語纏綿。如膠投漆。如磁引針。兩情漸洽。卽命治酒饗客。

啣嗟一聲。盤筵已具。五姑娘旁坐相陪。執壺頻勸棣華。驟親芳澤。頓荷優容。此時已心悅誠服。拜倒石榴裙下。五姑娘有所語。恆唯唯諾諾。不敢違亦不忍違。是晚遂定情焉。天甫黎明。羣起垂淚送別。並約後會。且叮嚀以囑曰。君來必以富三先一人。愼勿來此。棣華應諾。卽與富三惆悵。五姑娘已呼之。

然歸夜去。明來如是者習以爲常。棣華家本豪於資。纏頭之錦。賞賜無慳。容固不待丁娘之歌。十索

也。五姑娘待棣華益厚。棣華益顚倒不能自已。

流光如矢。禮闈之考試期迫。棣華以倥傯場事。五姑娘處約有半月餘。未赴場後。稍事休息。因復乘

間往訪。既至。匆促徑入。甫及五姑娘繡闥。外一侍婢神色蒼皇。頻搖手示勢。令毋入。棣華不知所以。乃從門隙微窺。一少年據上坐。儀容俊偉。衣服麗都。頗具貴介氣象。五姑娘侍奉惟謹。嫵媚態百出。狀甚狎褻。棣華不欲再覩。因就別室稍憩。詢諸婢以房中阿誰。僉云不知有頃。五姑娘至。低聲道歉。並附耳語曰。此某王府貴人也。甚有勢力。來輒棘人。必數日始去。言次。眦淚瑩然。棣華再三慰藉之。惆悵而行。書齋枯坐。百無聊賴。因思五姑娘容華絕代。傾國傾城。一言一動。均足令人意遏。使竟置之。柳得任人攀折。則枇杷門巷。必將戶限爲穿。奈何豔幟高張。而行踪秘密。且素所來往者。又多不可。

恩。讌。人。是豈一泓。禍水耶。盍早絕之。或俾
讎之。遲勝。亦自逢場作戲。何用鰓鰓過慮。爲自問轉復自誣。由是坐待揭曉。過往益頻。已而泥金報捷。
歌。選。後棣華竟以第三人及第。授職編修。接着拜老師會同年。自不免有一番忙碌。五姑娘聞知。
殿。試。欣喜逾於平日。乃謂棣華曰。妾身不能自由。然此心已屬君久矣。君如南歸本拚一死。今君供職
報。欣。非也。老母素愛妾。惟妾言是聽。妾之所以不克自由。尚不欲爲君言之。禍且不測。衾裯之抱。固
輸。苑。必可常駐京華。薄命人或得苟延旦夕也。棣華曰。卿其爲母所厄而不令誕登彼岸乎。五姑娘
曰。所願也。特今生恐無幾希之望耳。棣華固詰之。則淚凝於睫。若不勝幽怨者。
異。鄉。遠客。惟望一紙平安家報。聊解鬱懷。胡圖驛使北來。遽賫噩音而至。則棣華母夫人忽感微疾。
逝。世。賀者在室。吊者在門。人事之倚伏。不常類若是。棣華檐蔭早喪。終鮮兄弟。遭此大故。夫人王氏
即。星。趺函促歸。棣華驟聞凶耗。擗踊哀號。痛不欲生。即日赴掌院處呈報丁憂。奔喪南下。麻衣如
雪。踵。蹌歸來。從此閉門讀禮。守制家居。長安花事。信息鮮通。棣華每一念及輒自解曰。苟三生石上
倘。有。前因。則他日重來燕市。原可再拾墜歡。惟念賞笑生涯。瞬息萬變。而五姑娘又時時受制於人。
苟。或。爲強。有力者。量珠聘去。則飛花人面。行蹈崔護重來之故轍。念至此不免時呼負負。逮服闋赴

都○部郎●已●放●關●道●擔●簷●之●任○富三○之●是●否●隨●往●抑●尙●留●京●殊●不●可●知●五●姑●娘●處●素●以●夜●往●必●與●富三○
俱○蓋●專●恃●彼●爲●先●導●也●默●計●里●巷●似●在●後●泥●窪●一●帶●然●是●處●居●民●櫛●比●究●不●識●誰●家●是●盼●盼●妝●樓●設●
更○遷○居●益●難●物●色●佬●大●之●京●城●却●從●何●處●詢●彼●姝●消●息●無●已●其●仍●求●諸●於●陶●然●亭●平●時●或●日●一●往●
時　或○間●日●一●往●守●候●數●月●惟●此●亭●也●塚●也●碑●也●依●然●如●故●而●意●中●之●人●又●安●在●
往●事○如●烟●前●塵●若●夢●棣●華●尋●訪●無●術●萬●念●俱●灰●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棣●華●當●此●亦●不●
能●不●詠●杜●詩●而●感●慨●係●之●棣●華●詞●華●豐●蔚●館●課●輒●膺●上●選●留●館●既●久●頗●受●掌●院●學●士●知●嗣●以●考●差●獲●
傷○簡●放●湖●北●學●政●差●藻●鑑●冰●衡●士●論●翕●服●薦●任●半●載●適●從●黃●州●按●臨●回●省●中●盛●傳●淸●帝●韶●遊●乃●行●文●
各●府●縣●暫●停●試●事●洎●哀●詔●到●鄂●各●大●吏●均●設●位●於●萬●壽●宮●朝●夕●素●服●哭●臨●衰●哀●之●末●日●禮●畢●荊
州●將○軍●忽●牽●裾●語●之●曰●晚●間●無●事●請●至●齋●署●一●談●及●往●將●軍●晉●接●彌●殷●邀●至●書●室●中●郎●大●笑●曰●數●年●
未●試●冬●府●縣●暫●停●試●事●洎●哀●詔●到●鄂●各●大●吏●均●設●位●於●萬●壽●宮●朝●夕●素●服●哭●臨●衰●哀●之●末●日●禮●畢●荊
州●將○軍●忽●牽●裾●語●之●曰●晚●間●無●事●請●至●齋●署●一●談●及●往●將●軍●晉●接●彌●殷●邀●至●書●室●中●郎●大●笑●曰●數●年●
之●間●之○愕●然●乃●各●去●衣●冠●材●官●六●七●人●已●圍●桌●安●箸●須●臾●而●酒●肴●紛●陳●羅●列●滿●案●坐●甫●定●將●軍●即●
君●遂●不●我●諰●耶●大●喪●中●不●便●宴●飲●聊●備●粗●肴●請●易●常●服●當●與●君●一●罄●衷●曲●棣●華●諾●視●將●軍●絕●非●
材●官●出●遨●飛●一●巨●舸●至●曰●請●君●盡●此●當●爲●君●破●此●疑●團●且●與●君●亦●未●嘗●不●利●也●棣●華●飲●訖●將●軍●
笑●曰●某●卽●某●部●郎●家●之●富●三●是●也●忝●列●宗●室●爲●某●某●員●子●近●支●少●時●臂●鷹●走●馬●豢●狗●自●豪●性●宕●

尙俠座上客常滿凡有所求無不應不數載家資蕩盡生計窘迫淪爲僕從益無顏向諸貴人歲求呼將伯自君出京之後某某員子即薨逝員子本無子乃檢查玉牒求近支之可以承繼及襲爵者某遂當選即由宗人府帶領引見奉旨准其承襲特賞頭等侍衞在乾淸門行走洊升副都統今歲夏奉詔出鎭鄂中不圖迺晤君於此言罷棣華離席曰自恨肉眼不識天潢幸將軍有以恕之將軍笑曰君文人固多禮節彼此不知何罪之有君能盡十巨艘乎某再告君以五姑娘蹤跡棣華聞五姑娘名即遣內侍導往一見傾心非常眷戀諭令謝絕衆客擬不日卽聞五姑娘自省家世懼爲上知恐遭嚴譴故委曲陳說爲緩兵之舉渠居恆悒悒者卽以此也聞者龍殿上賓五姑娘當可回復自由昨已遣人接之來鄂願以歸君以了此一重公案惟國璽納妾在例非宜緩日當以贈婢爲名送歸尊署可也棣華喜極誠謝席散乃歸語細君演述此事之奇詭並道將軍尙義宜其不致長貧賤也因卽準備靑廬專候繡幰不一月而五姑娘果至

歸。
棣。
華。
以。
終。

鬼新娘

（英國乾姆司霍格著）（瘦鵑譯）

却　過。去。彭。司。時。一。支。曲。兒。一。壁。唱。一。壁。笑。十分。高興。正在。這當。兒。猛可。的。瞧。見。前邊。不。上。幾。十。步。有。一。個。俏。生。生。的。絕。色。女。郎。也。在。那。裏。走。地。主。見。了。喃。喃。自。語。道。咦。好。一。個。乖。乖。出。落。得。艷。生。生。嬌。滴。滴。着。

說。白。

（上接第四期）

根。台。來。和。白。爾。麥。滑。鉢。爾。鎮。之。間。有。一。條。路。兩。邊。荆。棘。爲。籬。編。得。密。密。的。便。是。兎。兒。也。鑽。不。

墓。老。倫。司。節。日。的。前。一。夕。白。根。台。來。地。主。挨。萊。喬。治。山。迭。生。騎。着。馬。兒。慢。慢。地。沿。着。那。路。兒。走。

及。甚。是。安。閒。頭。上。戴。着。的。帽。兒。偏。在。一。邊。把。手。杖。敲。着。馬。鞍。前。的。撑。杖。嘴。裏。唱。着。詩。翁。勞。白。脫。

附。計。此。事。昔。歲。聞。諸。滿。洲。某。公。事。皆。實。在。未。敢。有。所。增。損。某。公。言。此。竟。且。微。哂。曰。吾。滿。族。唯。知。坐。食。生。

識。難。一。旦。有。事。吾。族。恐。益。將。失。所。著。者。謹。誌。之。不。敢。忘。及。革。命。後。果。應。其。言。因。並。識。於。此。著。者。

八兒忽地輕廻香頸流波一盼姍姍的走上前邊一片高地白甘岡上去再而沒地主又說道哼
呔你想給小蠻靴底兒吾瞧瞧這裏你可走不掉吾還要和你暢談衷曲咧我心中只在那裏想道他眞是個絕世無雙的美人兒他眞是個絕世無雙的美人兒早
已銷影滅不知所在地主又自語道吾再赶往前邊瞧去便加上一鞭飛馳而前不道轉了好幾
個灣依舊不見那美人兒心想他難道插着翅兒飛去麼吾再追去定要追到了他纔罷於是把鞭
亂鞭那馬飛也似的向前追去半路上却遇了他朋友密司脫末茂苔末茂苔高呼道哈羅白根
追風逐電的往那裏去地主勒了馬答道吾追一個女子末茂苔道你這樣追去想來那女子
定被你追着除非他坐了輕氣球上天去地主問道可是他已去得很遠了麼末茂苔道那女子
往前邊一路走來地主忙問道吾親
愛的先生你笑些甚麼可是素來和他相識的麼末茂苔笑着答道哈哈哈哈吾那裏認識他白根
台來和吾說他究竟是誰家的嬌娃地
台來追風逐電的往那裏去地主勒了馬
兒亂鞭那馬飛也似的向前追去半路上却遇了他朋友密司脫末茂苔高呼道哈羅白根
定被你追着除非他坐了輕氣球上天去地主問道可是他已去得很遠了麼末茂苔道那女子
往前邊一路走來地主忙問道吾親
愛的先生你笑些甚麼可是素來和他相識的麼末茂苔笑着答道哈哈哈哈吾那裏認識他白根
底向那一條路上去的地主道便是這條路末茂苔不說甚麼只呵呵大笑起來地主忙問道吾親
台來和吾說他究竟是誰家的嬌娃地
主道吾也正要把這个問你你剛纔所遇的女郎究竟是
誰家的嬌娃末茂苔道白根台來你痴咧吾一路走來除了吾一人以外並不見半個人影那裏遇

見。甚麼女郎。但這一里半之間也並沒旁的路呢地主咬着唇面上現着猜疑之狀說道原是原是這裏惟有這一條路這个吾眞莫名其妙了。先時吾和他相去很近瞧得個清清楚楚身上穿着一襲雪白的白羅衫子頭上戴着一頂蓋着青色羽毛的青色花冠玉顏上罩着一個青紗面幕下軀天上安琪兒似的美人兒路上的人那一個不注目你披向左肩垂在那楊柳腰下像他這樣一個可是當眞不曾遇見那美人兒麼末茂苦講那白羅衫子青紗面幕的美人兒兩人走了一會已到白甘岡上說也奇怪却見那美人兒又在這裏也向着前邊走去地主大呼道好啊好啊那个乖乖又來一塊兒不定等吾往磨坊裏啜了些兒麥便能今何不再同吾回到原路上去或者再能遇見那美人也說不定等吾往磨坊裏啜了些兒麥便能一同回鎮去地主便同着他朋友走回原路去那時夕陽初下到處染成臙脂之色地主滿面現着心神不寧之狀絮絮的只和末茂苦講那白羅衫子青紗面幕的美人兒兩人走了一會已到白甘岡上說也奇怪却見那美人兒又在這裏也向着前邊走去地主大呼道好啊好啊那个乖乖又來一塊兒不定等吾往磨坊裏啜了些兒麥便能同着他朋友走回原路去那時夕陽初下到處染成臙脂之色地主滿面現着丁末茂苦忙問道怎麼說地主道剛纔所見的美人兒依舊在這裏末茂苦道吾却沒有瞧見在那裏地主道你天生的一副近視眼自然瞧不見他此刻正走上一塊高處去羅衣如雪青紗如雲好一個可愛的人兒分明是個仙乎仙乎末茂苦道吾們何不走到他前面去瞧他到底是怎麼一樣人勿勿走下白甘岡正要到那塊高地上去那美人兒忽又不見兩人便又加鞭飛奔

到。那。高。地。的。頂。上。但。見。下。邊。一。條。路。兒。灣。灣。曲。曲。如。同。長。蛇。一。般。路。上。那。裏。有。年。倘。人。影。末。茂。吾。呵。

呵。大。笑。起。來。地。主。咬。着。唇。面。色。慘。白。如。死。末。茂。苦。道。呵。呵。你。遠。在。那。裏。做。夢。麼。但。還。也。不。妨。事。大。家。

年。少。時。候。心。裏。總。有。一。個。幻。想。白。羅。衫。子。咧。青。紗。面。幕。咧。花。冠。咧。楊。柳。腰。咧。溫。磨。心。上。魂。夢。都。適。只

吾。還。要。問。你。你。所。見。的。那。個。美。人。兒。穿。着。甚。麼。小。雙。靴。黑。色。的。呢。青。色。的。呢。你。可。瞧。見。麼。呵。呵。吾。們。

再。會。罷。吾。瞧。你。立。在。這。裏。還。戀。戀。不。捨。想。來。要。等。那。美。人。兒。再。出。現。咧。說。罷。躍。馬。奔。下。那。高。地。往。磨。

坊。去。了。白。根。台。來。呆。呆。的。立。在。那。裏。痴。想。了。一。會。纔。輕。轉。馬。頭。慢。慢。兒。的。下。去。一。路。上。兀。是。想。那。不。

可。思。議。的。美。人。兒。嘴。裏。也。不。唱。歌。手。中。也。不。舞。那。手。杖。走。了。一。節。多。路。又。抬。起。頭。來。向。後。一。望。却。見。

那。美。人。兒。仍。在。原。處。蓮。步。姍。姍。的。走。上。白。甘。岡。去。那。時。正。交。八。月。黃。昏。時。風。光。甚。是。可。愛。落。日。餘。光。

徽。徽。帶。着。薔。薇。之。色。照。着。那。美。人。兒。更。解。嬌。艷。欲。滴。白。根。台。來。悄。不。自。禁。高。聲。喊。他。等。着。只。見。美。人。

兒。揚。了。揚。手。果。然。走。得。慢。了。一。些。地。主。大。喜。過。望。猛。鞭。着。馬。兒。過。了。這。高。地。直。到。白。甘。岡。下。舉。目。一。

望。却。見。美。人。兒。曼。立。岡。巔。飄。飄。欲。仙。回。過。頭。來。嫣。然。一。笑。彎。下。楊。柳。腰。肢。施。了。一。禮。便。亭。亭。而。去。沒

並。沒。甚。麼。人。影。不。覺。吃。了。一。驚。從。頭。頂。顛。到。脚。尖。沒。命。的。鞭。着。馬。兒。豁。喇。喇。跳。入。白。甘。岡。麥。滑。鉢。爾。鎮。

入。羣。觀。之。中。但。見。那。花。冠。上。青。色。的。羽。毛。臨。風。微。顫。而。已。白。根。台。來。飛。也。似。的。趕。到。頂。上。見。四。下。裏。

而去到了鎮中便在一家名兒喚做（皇后之頭）的酒店前下馬進去喊了些兒白蘭地蘇打水喝着那白羅衫子青紗面幕的美人兒彷彿還在眼前亂晃停了會兒末茂苦來了兩下裏就相對狂飲起來一面講着那美人兒一個說沒有一個堅說有說得都面紅耳赤聲斯力竭摩拳擦掌的幾乎動武虧得末茂苦力自抑制纔平了白根台來的氣出了酒店末茂苦又邀他朋友到他家裏去小住數日那幾天裏地主舉止失常說話也無論次直好似中了魔術的一般回去時一逕赶到白岡想一見美人兒玉容無奈那美人兒總不出現一連幾天仍是芳蹤沈沈地主心兒不死每天薄暮時依舊打疊精神上白甘岡去伏在從前美人兒立處求上天垂憐使他一見雲英顏色不論是天上神仙地下鬼魅他都不怕從此一天一天的過去朝朝暮暮相思無極後來竟生起病來逐克透他到別處去養痾地主沒奈何便想往哀爾蘭阿姊家裏去他阿姊是甲必丹白陽之妻兩口兒住在一所精雅的小屋之中伉儷很篤甲必丹的父母和七个阿妹却住在施各來司培廳中相去倒還不遠當時聽得這白根台來少年地主要到來都很快意那甲必丹的七个妹子都待字閨中居處無郎一得了這个消息頓時濃裝艷裹珠圍翠繞起來朝晚忙着在玉鏡台上菱花鏡裏用工夫七人各自打扮得嫵嫵婷婷齊齊整整等那少年郎君來射雀屏偶聞外邊有車轔轔馬

蕭蕭的聲音那紅樓碧紗窗裏便立時現出七個那施各來司培廳中十分熱鬧宴會之後再開跳舞會那七個女郎自然是爭妍鬥媚各臻其極無奈白根台來心中只嵌着那白甘岡上的美人兒這一夜他兩個眼兒兀是盤旋在露娜身上那群雌粥沒一個足當一盼後來總瞧出其中一個芳名喚做露娜的眉黛頰痕很有些像那美人兒遣一個姊妹們便各各墜入萬丈失望之淵瞧着那露娜又艷羨又嫉妒然而也無可奈何第二天那六個姊妹們便各各墜入萬丈失望之淵瞧着那露娜又艷羨又嫉妒然而也無可奈何第二天那

瞧那綽約花容活像是白甘岡上的白衣女郎心裏頭說不出的有些兒熱溜溜地於是去買了一

露娜姑娘打扮得像孔雀似的到他阿兄家去瞧他的如意郎君白根台來也待得他分外的親熱

幾白羅衫子一頂蓋着青色羽毛的青色花冠和一個青紗面幕送給露娜泥他一裝飾起來又

要求他把面幕的下幅披向左肩垂在那楊柳腰下每天六點鐘後必須往近邊的高地上去立在

頂上做那仙女凌虛之狀露娜要博得情人的歡心自然一一應允從此每天夕陽紅時近邊高地

的頂上總有個美人倩影白根台來痴痴的立在下邊抬着頭兒瞧瞧去宛像是那時縈夢寐的美

人兒但是走到上邊依稀是個露娜不覺大失所望因此一連幾天雖時親露娜蘅澤然而絕口不

說「露娜吾愛你吾們幾時締個同心結啊」那種話似乎他的靈魂他的心都被那白甘岡上的

美人兒束縛着不能自主過了好幾天身體却已復原了頰上有了血色露娜長日和他把臂依依不捨難解難分眞個千種溫存百般體貼說不盡的恩愛白根台來的心便不期然而然的動了一天黃昏時候從漁場回來露娜在半路上候他等到白根台來走近時便立時扭轉纖腰走上前邊的一片高地嫣嫣婷婷好以那白甘岡上的白衣美人一般白根台來見了悄然自語道好個可愛的女郎何等體貼吾瞧他樣兒也很像是吾心坎上嵌着的那個美人兒從前不過是個影兒如今是實在的了吾何不走上去抱住他楊柳腰肢親親切切的喊幾聲吾愛呢一壁自語著一壁走將上去到了頂上落娜轉身過來情脈脈的嫣然一笑這一笑眞合着長恨歌中所說的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兩句話兒白根台來早已情不自禁展着兩臂去抱他那柔若無骨的玉軀親他的柔夷親他的香頰兩下裏愛情的熱度差不多要達到法倫表百度以上咧有一天晚上白根台來忙道吾最親愛的心上人吾們好久不見了吾想得好苦如今可能同着吾到吾阿姊家裏去那邊有一個天眞爛漫的女孩子出落得活像你呢那美人兒微笑着面前香腮上微暈雙渦白根台來忙道吾最親愛的心上人吾們好久不見了吾想得好苦如今可答道吾不願意和露娜宿在一起你向四下裏瞧瞧這裏是個甚麼所在白根台來舉目四望早知

道是白甘岡自己正立在那從前遇見這美人兒的所在心裏甚是詫異想不知不覺怎麼會從哀爾蘭飛渡回鄉呢但是如今既遇了美人可不肯輕輕放過當下便要求那美人兒到他自己家裏去美人兒却不肯答應說彼此只能在這裏把臂必須等勞倫司節日的前一夜結婚之後方能同去接着又說道此刻吾們須得分手了吾名兒喚做嫣痕阿琪爾緋郎君前生便和吾訂下白首之約郎君倘然嫌吾蒲柳之質要打消從前的婚約吾也能遵命白根台來鄭鄭重重的對天立了一個誓說此心永不他屬只等那聖勞倫司節日的前一夜結一對人間天上美滿無比的鴛鴦那美人兒聽了這誓言十分快樂親親切切的昵着白根台來交換一個指環白根台來疾忙脫下指環套在美人兒又嫩又白的纖纖玉葱之上美人兒也除下一隻鮮血般的紅寶石指環來還贈白根台來接着兩下裏把檀口香腮甜甜蜜蜜的揾了一揾纔分頭自去這時白根台來的一顆心幾乎融化在胸膛應之中下了白甘岡想回家去那知跑來跑去找不出一條路來一會似乎到了利爾河邊的挨闌碼頭上正要喚一艘小船過來却便豁然而醒原來是做了一場好夢身體正躺在阿姊家裏的床上曉光一線已上疏窗誰想紅葉三生却是黃粱一夢呢白根台來醒後甚覺惝恍迷離娟娟彼美還在想像指顧之間一瞥指上那紅寶石指環赫

百的前拉住了他的右手湊在那兩個糢糊老眼之前一瞧見了那雙紅寶石指環猛可的狂叫一聲撲

方施救無奈已沒用了靈兒早已和泥丸宮告別而去咧大家又詫異又恐怖面面相覷慘默無

的倒在地上死了登室中的幾個人都大驚失色白陽夫人急忙喚了女僕們來把屍身舁上床去

快發一些兒惻隱之心留下了這可憐的孩子罷說着把手扶了桌子踹跼而行走到白根台來之

道呼上帝快救這孩子怎麼偏偏揀了這聖勞倫司節日的前一夜結婚好不使吾心悸呼上帝你

結婚之期那老婆子不聽猶可聽了巍顫顫的立將起來伸出了那雙綰皮的手兀是亂搖喘着說

瞧着那皺紋疊疊的面龐莞爾而笑白陽夫人却高聲和他說聖勞倫司節日的前一夜來可怕可

他說甚麼怎麼好端端的說起八月九號聖勞倫司節日的前一夜咧那老婆子正坐在那裏瞧一

倫司節日的前一夜咧那老婆子正坐在白根台來走進登室一壁不住的喃喃自語說甚麼八月

獨殘年這天早餐時白根台來和他阿姊他阿姊H閣時這老婆子有些依依不捨便跟着一同來

他的風燭殘年這天早餐時白根台來和他阿姊他阿姊H閣時這老婆子有些依依不捨便跟着一同來

後來也曾撫育過白根台來和他阿姊他阿姊H閣時這老婆子有些依依不捨便跟着一同來

然在着血色照眼自已的指環却已不見白根台來咄咄稱怪不已那時甲必丹白陽家中漫有一

個老婦人在着這老婦人名兒喚做那白根台來母親的保姆

語。白根。台。來。却。毫。不。在。意。預備回蘇格蘭去。白陽夫婦和露娜等都竭力挽留他勸他取消那婚約。

他　却。悍。然。不。顧。只說有非常重要的事不得不回去一行。橫豎不久就來。的臨行之前。却去問他阿

姊。蘇。格。　。可。有一個芳名。喚。做嫣痕。阿琪爾。耕。的。女郎沒有。白陽夫人把這名兒念了好幾遍。回說。

這。名。兒。似。乎很熟。不過。想不起。是怎麼樣一個女郎。接着他又把那紅寶石指環給夫人瞧。夫人一

見。立時用力搶了下來。大呼道。你快把這撈什子的指環燒了。快些兒燒了。這指環並不是好東西。

白　界。上。無。上。的珍品呢。白陽夫人又大呼道。你萬萬不能帶這指環。你若是要使肉體上安適。靈魂上

根。台。來。忙。搶了回來。說道。親愛的阿姊。這指環甚麼不好。是一件美麗的東西。吾直當他是全世

不。受。痛。苦。必須立刻燒掉。更回絕那女郎。不然。你將來懊悔也來不及。咧。白根台來聽了這一番話。

甚　覺。奇。怪。瞧那指環。分明是很珍貴的東西。質地是金的。上邊嵌着一顆晶瑩鮮艷的紅寶石。在燈

光。下。邊。發出一種青蓮色的光來。異常悅目。裏邊刻着（愛麗琪）三個字。只是有些兒磨滅。瞧去

那。聖。勞。倫。司節日。但是在人前總不肯輕意說出那訂婚的事來。和他朋友末。茂苦更做了個避面

中。恰。好。貼。近心。坎。不上幾天。便離了哀爾蘭回到故鄉。心中仍不住的繫念美人。只

不。甚。清。楚。似是。久。歷年代的樣子。白根台來不肯使他阿姊不快。便把那指環密密的縫在胸口袋

眼巴巴的翹盼

伊了陽落去整整的盼了一天好容易盼到日落便躍馬如飛而出不久人家就瞧見他飛馳過鎮後邊走五十里似倫司節日的前一夜走過白甘岡時往往見月光如水中有一個曼妙欲仙的女郎亭亭的立在岡

那不大相見到了八月初上就預備一切忙忙碌碌的日夜不休九號那天早上白根台來便寫一封信給他阿姊興興頭頭的穿了結婚禮服指上套了那紅寶石指環抬着頭張着眼送那太全鎮支了不道也步他祖上的後塵遇了這一場悲慘的活劇眞是世上最傷心最詫異的事呢那時

的跟着的後來人家又見他們倆跑過十里外的所茅屋喚做毛司堪爾脫的以後便不見他們的踪影兩口兒風馳電掣而前彷彿一點鐘裏能轂走五十里似一個白羅衫子青紗面幕的美人兒

第二天早上有人瞧見白根台來的那頭一名駿直僵僵的躺在馬房門外早已氣絕不一會又在白

甘岡上發見白根台來的尸身全身發黑衣冠都凌亂不整只從頭到脚毫無傷痕那陳尸之處正

是從前遇見那美人兒的所在這意外事一出頓使四鄰的人大驚失色街頭巷口都談這白根台

來地主的事大家掇拾故事互相比証一般年老的人都說二十年前地主的父親酒醉墜馬恰死

個所在四十年前地主的祖父不知怎樣也死在白甘岡上如今這挨萊賓是山洪生家的末

草。幽　艷。誰。瞧。見了。做了。一個。小。玫。好。好。兒。的。葬了。那。艷。尸。從。此。每。當。春。日。這。三。尺。斷。墳上。叢生。紅。心。之。

知。被。了。婚。約。兩下。裏。甚。是有。情。後來。愛。情。漸。漸。兒。的。淡了。他。竟。捐。棄。舊。歡。娶了。白。根。台。來。一個。富。豪。之。

女。索。性。發。一個。很。放出。那。焚。琴。煮。鶴。的。手。段。把。那。可。憐。的。女。郎。殺。死。在。白。甘。岡。上。楊。柳。陰。中。後來。不。

訂。了。婚。約。兩下。裏。甚。是有。情。後來。愛。情。漸。漸。兒。的。淡了。他。竟。捐。棄。舊。歡。娶了。白。根。台。來。一個。富。豪。之。

這。挨。萊。喬。治。山。迭。生。的。祖。父。是第。一。個。死。在。那。白。甘。岡。上。的。起。先。他。和。一。個。美。女。郎。嫣。痕。婀。琪。爾。緋。

這。一。年。上。有。一。個。老。婦。人。喚。做。麥。利。盎。霞。的。從。格。拉。司。哥。來。把。那。鬼。新。娘。的。事。講。給。人。家。聽。據。他。說。

期。當。在。他。日。耳。汝。至。愛。之。弟。挨。萊。喬。治。山。迭。生。上。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八。月。九日。自。白。根。台。來。發。）

魂。之。夜。彼。池。上。鴛。鴦。花。間。蛺。蝶。行。當。妬。煞。阿。弟。也。結。婚之。後。須。往。水。木。明。瑟之。區。度。蜜。月。去。相。見之。

至。快。樂之。人矣。今。晚。即。與。彼。綺。年。玉。貌之。女。郎。嫣。痕。婀。琪。爾。緋。行。結。婚。典。禮。氷。丸。一。輪。燦。然。照。此。銷。

節。日。前。一。天。的。早上。他。所。寄。的。一。封。信。那。信。上。寫。着。道。（吾。至。親。愛。之。阿。姊。如見。明。日。弟。便。爲。世。上。

蘇。格。蘭。來。探。聽。一。切。只。從。末。茂。苦。口。中。探。悉。從。前。地。主。遇。美。的。情。形。旁。的。了。無。端。倪。惟有。聖。勞。倫。司。

面。幕。輕。裔。如。雲。瞧。去。宛。像。是。月。中。素。娥。呢。甲。必。丹。白。陽。和。他。夫。人。聽。得。了。挨。萊。慘。死。的。事。連。忙。赶。到。

巔。有。時。往。來。徵。步。彷。彿。洛。神。凌。波。一。般。身上。穿。着。一。襲。白。羅。衫。子。潔。白。如。雪。玉。顏。上。罩。着。一。個。青。紗。

一○般○再過○二十○年○他兒子○也墜○馬死○在○白○甘岡○上○大家○聽○了○這○一席○話●總○恍○然○大○悟○知道○冥○冥中○自○有○天○刚○當○下●末●茂●苔●去●喚●了●一●輛●車●兒●來○朔●那●老●婆●子●一●同、到●白●甘●岡●瞧●那●墳●兒●去○敘●士●推●婁●和●幾●個●鎮●人●都●跟●着●同●去○到●了●岡●上○那●老●婆●子●說●道○咦●這●裏●一●切●都●改●了●樣●兒●刚○從●前●並○沒○有○路○的○如●今○却○有○這○路●了○列●位○你●們○不○見○那○邊○不○有○一○棵○老○柳○樹○麼○那●樹●下○便○是○嫣○痕○婀○琪○爾○徘○徊○荊○棘○叢○麼○便○是○嫣○痕○婀○琪○爾○徘○徊○血○花○狼○藉○之○地○吾●們●如●今●來●此●憑●弔○好●不●神●埋○玉○之○所○你●們●不○見○那○邊○的○墳○麼○那●墳●裏●埋●的●是●把●錦●囊●好●好●兒●的●收●了●起●來○從○此○每○年○聖○勞○倫○司○節○日○的○前○一○夜○月○明○如○故○只○不○見○那○白○羅○衫○子○青○紗○面○幕○的○美○人○

小紀事 嗚呼慘哉

歐●洲●之●戰●爭○乃●日●見●其●劇●烈○舉●國●若●狂○衆●心●如●一○生●命●輕●於●鴻●毛○而●死●亡●近●於●眉●睫○嗚●呼●慘●哉○天●下●之●至●慘●者○蓋●莫●戰●禍●若●矣○砲●火●一●聲○屍●血●徧●野○彈●雨●飛●來○深●入●層●壘○其●或●兩●軍●近●迫○短●兵●接●戰○利●刃●穿●胸○血●腥●拂●面○主●客●相●搏○山●嶽●震●眩○聲●析●海●洋○勢●崩●雷●電○嗚●呼●慘●哉○今●日●

（子生）

雖然此特戰士之苦耳戰士者有愛國心以作其氣有聲鼓聲以壯其威當此之時髮指眦裂男兒死則死耳大丈夫戰死沙場雖死猶有餘勇其最難挹者則惟戰士家中之老母妻子耳然而幼子失怙孩提無識彼不自知其苦也嫡妻失養年力猶壯彼尙能自持其悲也惟是年逾古稀人同殘燭而目擊其所生育所撫畜由孩提而成童由成童而少壯由少壯而娶妻生子以至於死嗚呼此其悲痛爲何如哉益以貧病滋可傷已客有自伯戰歸者自述其八月十六號車中所見此一幅悽慘圖畫誠非記者筆墨所能形容惟是

魯失爾鄰漫仁者同弔筆而記之亦聊爲此輩無告人呼籲云爾

子者以孩至於死嗚呼此其悲痛爲何如哉益以貧病滋可傷已客有自伯

逾古稀人同殘燭而目擊其所生育所撫畜由孩提而成童由成童而少壯由少壯而娶妻生子失怙孩提無識彼不自知其苦也嫡妻失養年力猶壯彼尙能自持其悲也惟是年

男兒死則死耳大丈夫戰死沙場雖死猶有餘勇其最難挹者則惟戰士家中之老母妻子耳

然而幼子失怙孩提無識彼不自知其苦也嫡妻失養年力猶壯彼尙能自持其悲也惟是年

雖然此特戰士之苦耳戰士者有愛國心以作其氣有聲鼓聲以壯其威當此之時髮指眦裂

嗚呼悽哉

方客上車時適值夜半涼風滾動夜氣襲人斜月半鈎爲微雲所蔽星光映射作淒碧色時車中寂靜無聲客孤身頗寂寥時翹首窗外目注車旁黑影之倒退已而回顧則一老婦斜倚其後坐焉老婦髮雪白面皺作千萬縷迴紋兩目無光枯瘠如柴坐近車之角隅凝視車外不一置答首俯而目凝如故一似已失其聽官之知覺者嗚呼老婦殆傷其老伴之死亡抑其子之陣亡歟抑其夫之遠戍亦可以達觀矣且婦年如此其夫必已不在兵乎抑夫人生數十寒暑耳偕伉儷而至於八十七歲其亦可以無憾矣

老婦乃絕不一置答首俯而目凝如故一似已失其聽官之知覺者嗚呼老婦殆傷其老伴之死亡

壁若有睹若無睹後乃知是老婦者年已八十有七矣旁有若爲其妹也者槃槃頻詢此老婦願此

老婦斜倚其後坐焉老婦髮雪白面皺作千萬縷迴紋兩目無光枯瘠如柴坐近車之角隅凝視車

靜無聲客上車時適值夜半涼風滾動夜氣襲人斜月半鈎爲微雲所蔽星光映射作淒碧色時車中寂

戰禍瀰漫仁者同弔筆而記之亦聊爲此輩無告人呼籲云爾

魯失爾鄰漫仁者同弔筆而記之亦聊爲此輩無告人呼籲云爾

太息曰、嗚呼慘哉！傷兵！嗚呼慘哉！戰禍！嗚呼慘哉！老婦

方里之地、孰不深含惻怛之心、始以歎呼歌唱而來者、至是、莫不悲愴吁嘆而去、客於是亦不禁長

安步行時則蒭蕘俱靜、惟聞低徊歎息之聲、白衣翩翩、紅十字會來、此迎傷兵矣、噫嘻、斯時站前

灰色行者屬已而天色漸白、晨光熹微、伯魯失爾至矣、車站中人語雜沓、萬頭攢動、蓋鳳傭列車

載步徐行、至故爲是蜂屯蟻聚、以求先睹爲快、時則衛士夾道雁行排列、銳劍之光森寒耀目、車

車色軍衣之德廣下於是萬衆歡呼聲震屋瓦、既而歡聲寂矣、傷兵出矣、衛士清道、俾抬擔者得以

其捕虜德、兵歡聲寂矣、傷兵出矣、衛士清道、俾抬擔者得以停着

中之復亦殊微弱也、嗚呼慘哉。

子之、天折乎、客心憐之、因詢其妹、妹語客曰、吾姊四十始嫁三年而寡、惟遺一子、今老婦乃職死於

有其客沙子役、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燈一無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電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聲電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車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載車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灰載車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安灰載車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方安灰載車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太息曰方安灰載車其中之也家舉場若之、世首而孫年、可知此老婦之老伴殆必死於病而非死於役也、然則又何其悲之深哉、嗚呼

禮記

拜

六

九

禮拜六第十九期小說目錄

孤宵幻遇記……葉匊
阿郎安在……瘦鵑
萬不得已……瘦鵑
焦溪焚掠記……指嚴
壇場談話錄……幻影
柔　執……四郎
鑰匙世界……錢方圃
三童傳……韋士

余友張君婁東人掌教學校有年今歲暑中蘇地某氏延之於家爲兒輩溫故某氏固素豐有園林花木之樂張喜其地堪以消夏卽欣然允諾携琴書而至主人供張甚備爲設榻園西齋中是齋綴飾絕弗花而絕佳星斗燦然張君搖葵扇揮玉麈意殊灑灑自語曰碧天如海清輝千里似此良宵付之一枕黑甜得無令小宛笑人遂度圖月門披拂徑之丹黃推挂屑之翠樹趨得月軒憑闌而坐軒背爲蓮花池輕風過處蓮葉微動有聲花香暗度沁人心骨張君仰睇素娥俯視蓮花於圓臉冰淨之下看翠蓋紅妝越顯得盈盈嬌怯風情可翫因隨口吟古人詩句酬之自謂樂乃無極願彼邃然酣夢人異既而叅橫月下涼風襲衣睡魔多情漸來相親遂徑返齋中滅燭登床意謂半窗殘月猶足夢回紙帳月痕猶留一角張念此夢亦暫矣卽側身擱內思量復夢忽有讀書聲出於床前曰梳洗腸斷白蘋洲張睡思糢糊念此溫飛卿望江南

詞也。適諏此者其音柔婉。當爲女兒所作。諏聽懷耶。正思慮間。諏聲復作。所吟仍此數語。低回往復。若不勝情。張陲思渺。清則悚然恐懼念聽嬌喉。若含悲梗。豈天壻拋家深閨。誰共故誦此詞句。聽之。情往往而然。其實怪魅果能攫人者。雖鐵函豈復無術破之哉。

念此。移步徒見。其忽然而隱也。謂我視覺之幻則閉其目。閉目之不足則冒以兩臂。人遇恐怖。其惶遽亦隨之俱幻耶。

其移。戚頃嘗是怪魅呈身。不然。其珊珊移步而外出。或避匿。心何乃一蹙不驚。寂無聲息。兄我復未見。

於戚。其所以顧口竟噤不能聲。時月已低沈。全齋黝黑。思起燭燈身復弗敢徵動。蓋以爲麗者能隱現。則茉莉之香何以今遂無聞。豈嗅覺亦隨之俱幻耶。

叩其。初至胡遂相慫抑別有佳期。藉此爲良會耶。轉念間更一外囑而麗者忽奔張頓慄然。欲呼起僕人。

初至。並念此豈主人之女兒耶。然初未前聞。殆婢妾妄。轉念間更一外囑而麗者忽奔張頓慄然。欲呼起僕人。

並念。香正膩。遥聞鄰澤御白羅衫。覓而有致。宛小簾龍。浴時情景。張此際心搖。神惑。第愉眼覘其何作。

香正。麗者坐其案前。采黃支於杏酪。若有所思。眉目之間。以月色迷濛。莫可諦視。鬢上一簪茉莉花。則媚。

麗者。乃來我所寄遐懷耶。正思慮間。諏聲復作。所吟仍此數語。低回往復。若不勝情。張陲思渺。清則悚然恐懼念。

乃來。我臥榻之旁。微吟淺唱。瓜李有嫌。人其謂我何哉。乃迴身嚮外。欲一覘其異。啓眸注矚。果見一。

我所。寄遐懷耶。正思慮間。諏聲復作。所吟仍此數語。低回往復。若不勝情。張陲思渺。清則悚然恐懼念。

以寄。遐懷耶。正思慮間。諏聲復作。所吟仍此數語。低回往復。若不勝情。張陲思渺。清則悚然恐懼念。

詞也。適諏此者。其音柔婉。當爲女兒所作。諏聽嬌喉。若含悲梗。豈天壻拋家深閨。誰共故誦此詞句。

林烏啞曉呼回孤客驚魂旭日之光明於前窗遂披衣起身半宵弗寐精敝神倦於是散步園林以資吐納回念宵來恐懼之懷未免可笑何遂致有口弗敢聲有燈弗敢燃也彼即怪魅獨自往還當亦無相害意且丰姿婉孌體態可人儻得親近寧非佳遇今夕果再來者我必呼之共語卒視其容顏解釋其憂懷問之凄吟徒自苦究爲阿誰也因此即弗以昨宵事語某家人當驚悸既過每有欲自告奮勇者張君即其人矣是夜睡時故明其燈火念怪魅之來當在此時則心復蹋躇不安輾轉叩關欲入者張君驚心復起搖搖莫主欲問誰某何能成寐顧宵沈漏殘殊弗見麗者芳蹤第聞風蟬聲裏間以譙鼓而已既而齁門忽震如雷響如爪爬木即聞貍奴嗚聲達於耳鼓跡之乃在屋上始知適之即溷即此物也驚心遂定特弗能出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少頃叩門聲息而心彼人無衰態鬟髻蒼白拖其胸腹眉目間凜凜有神威使人望見欲疑張雖陽再生對之不寒自栗張君初擬再有所遇必呼與共語及此際斯意早拋九霄以外矣徐乃攝其驚心從帳隙偷視則見老者把玩不釋豈所珍藏之宋拓本墊敝序心念此人間珍本我以重價致之愛逾至寶老人

亦。鍾。愛之。耶。儻携以並去。是猶冠我心。突默察。老人容態。則殊譎歡色。顛首者再。郎研朱抽豪書之。

於。帖。張君。愛帖心熾。故雖恐弗肯。弗銳然驚怖之。心已更。達咋度而又過之。試思。明燈。輝煜。怪魅之。

髮。眉。畢顯相親。咫尺之間。苟起而擾人。張君其殆矣。故張此際頭腦騰痕欲裂。眼中徒見金花亂迸。

畢。室。迴旋。弗自知。以何因緣。覓得入夢。夢過盜。於途。駭而遁。走前路復阻。惡溪顧盜。追將及一呼而

醒。則已半窗紅日矣。起視塾。敎序尙在。案頭惟字旁間增朱圈意以。其尤佳妙也。視其所圈。知此翁

眼。力。殊高。邁張君以兩宵無眠且受驚悸。念居此非計。卽託故辭歸。來別。余爲述其所遇。因次其語。

著之於篇。

葉匍曰。屢讀蒲留仙書。輒以爲荒誕。憑意揣而張君語我。鑿鑿有如。蒲書所言不亦異歟。良以宙合。

之物。穉一心之靡幻。以此入彼。何事蔑有。閱之謂必無。無乃大愚且別詞低唱。佳帖聞評。風雅如此。

世不多遘。惜張君終弗敢呼與共語也。

小說彙編 阿郎安在 （一名鼕聲）

（瘦鵑）

嗟夫。度。不知能否送入鄉耳。脫能送入鄉耳者。鄉聞之亦且心碎也。昨日爲清明。儂以麥飯濁醪來郎墳

阿郎安在。那。其在天之涯耶。地之角耶。世界之蕊。處耶。儂今獨擁斗室。喃喃而語。此聲隨風徐。

上哭郎亦知之否耶時則紙錢之灰繞棠枝而劇舞似方追覓長眠人之幽魂白楊蕭瑟類直
鬼哭墳上幽花臨風搖曳若向儂頻頭招儂來就阿郎儂方盈盈下拜斗覺此身乃在樓心日光
綠窮碧紗窗而入照見阿郎眠床上蓮花之面微呈笑容雙脾如黑色之寶石含情睞儂儂大歡忭
立屍雙臂以首投入郎懷而詎意阿郎之懷立化爲坟前之石碑儂身則跪於地首作奇痛後有人
以手拊儂背且作溫言慰儂嘻阿郎來耶別來無恙耶儂遂騰躍而起力抱郎身弟舜歡再顧郎顧
郎不置而郎殊弟應且力擘儂臂不復如疑日在玉鏡台畔時之溫存嗟夫阿郎負心儂亦碎矣及
低聲語之曰妹勿苦倪儂歸儂殊弟能濰阿郎吾二人息息相依前此未嘗有一日別儂去郎能
仰視則吾阿郎已化爲吾小姑黛娟亦淚痕被面似痛哭方已旋以纖手挽儂臂促儂歸去儂
不寂寞姝且歸儂尙須在此伴阿郎也黛妹曰嫂必歸死者不能復生矣即力挽儂歸歸則窮婺
睡咸集爲數可八九人儂不得不矯爲笑容周旋其間餐已即潛自上樓入郎背室韻郎室中物俱
位置如郎去時狀也庇霞那開而未合綢瑣之板仍在沙發上郎猶記臥病之前一夕與儂被迭
於電燈影裏時耶郎幾爲儂捉跳而免而書架側之一自由椅乃爲郎所倒今此椅猶在地上翦
郎來扶之起也篤字之衛仍以背嚮桌郎之乘衣仍披背上儂堙首衣中悲痛萬狀念遷者每值陰

雨之辰郎或外出儂每親以此衣加之郎身今者此衣猶在而郎往矣夜中不能入睡念郎至於遶旦寸心耿耿繞郎坟上而燈影上壁涼颸披幃儂都疑是阿郎來也躍起四顧則又杳然不見嗟夫阿郎果安在耶

嗟夫阿郎安在耶今日儂又坐玉鏡台前理曉妝相視而笑儂則謂郎貌如蓮花郎則謂儂雙靨直類玫瑰今茲鏡猶如昔而不復照並頭雙影即儂之儂否乎妝已則沈沈以思室中闃寂了無纖響儂乃彷彿聞樓梯上阿郎之足音回憶疇昔每日薄暮阿郎歸時大門開合厥聲至厲上樓梯則三步并作一步排闥直入儂室聲直如地震儂必佯怒曰阿郎忒煞無賴不將嚇破儂心郎含笑拍儂首曰莫嚇莫嚇到狗狗身上去儂笑而啐郎嗟夫之容顏亦已爲郎憔悴杜韋娘不似舊時嗟夫韻郎今者夕陽紅抹妝樓時儂猶倚小闌干望郎回而驍知倚遍闌干十二望到月上時候不復見阿郎歸矣天乎阿郎安在趣來攜儂去也

韻郎儂今日在郎之小影前痴立良久不知郎知之否儂對影呼郎名而郎不答如故儂立悟自笑爲痴念此特郎之影耳光溫藕而含情若憐儂若愛儂儂復揚聲呼韻郎郎不答第以目注儂目

鳥能答儂者郎之身已在一坏黃土下矣嗟夫韻郎郎在九泉之下爲狀奚若九泉未必有逆旅僅
賸安樓儂尙偷生人世伴郎者又爲誰郎身冷誰爲郎溫郎髮亂誰爲郎理郎衣敝誰爲郎紉郎飢
誰爲郎治食郎渴誰爲郎瀹茗夜中獨處能不苦寂曩者紅燈影裏鴛枕函屏不可一夕無儂今茲
形單影隻孤衾如鐵將如何度此長夜耶韻郎韻郎獨客他鄉千萬珍重秋以爲期儂嘗來就郎也
韻郎儂今晨得郎之日記於妝台之中是記卽儂親爲郎書「韻倩吾夫之日記」數字於面上者
也郎每日必記三行閨中韻事亦復縷記阿郎興不憚煩哉郎臥病之前二日郎尙記曰「星期四
一月二日窗閒玉牖瓶中寒梅剛在着花時候玉蘆瑰枝亭亭弄影幽香纔纔縷縷湘簾閒與吾妻圍
爐而坐余手梅花落閱甚得吾妻則爲余治絨線機葱尖削玉指銀針頻頻而動時輒停針睞余而
笑玉唇爲爐中火光所映直類方春玫瑰也」又曰「星期五一月三日薄暮歸家明燈已上窗外
紅梅盛放中天月色大好輕寫梅花之影印上窗紗餐後無事嚇吾妻爲迷藏之戲吾妻以羅帕纏
其雙波展玉臂四觸余幾爲所捉越自由椅而過始得免而椅倒矣」嗟夫韻郎韻郎儂讀茲日記
汎瀾不已眼淚濱紙上與墨痕相滲雜從此天長地久樂不可再郎既不能復生儂死又不知何之
此恨綿綿庸有絕期耶韻郎韻郎儂心碎矣

韻郎。平。今晚。儂。眠。時。斗得。梅。花。落第。二。卷。於。枕。函。邊。書開。而未。合。方在。一。百。五。十。六。頁。於。圖。珠。前。負。荊。請。罪。處。嗟乎。韻郎。儂今。對。此。一。書。頓生。無。窮。感。喟。念彼。圖珠。雖受。盡磨。折。而一。旦。雲。散。霧。收。破鏡。卒。以重。圓。儂與。阿。郎結。褵。甫。及一。載。杭儷。之。篤。已臻。其極。乃鴛。鴦。翼折。連理。枝分。一。棺。綫。蓋。從此。便。隔人。天。破鏡。那有。重。圓之。日。覆水。距有。再。收之。時。圓珠。薄。命。儂命。更。薄於。圓。珠。矣。嗟夫。韻。郎。儂今。年。僅二。十有三。死期。尚遙。此別。鵠離。鴛之。光。陰。敎儂。如何。過。者。生而。無。郎。不如。無。生。儂胸。中。已有。成竹。矣。比來。夜中。恆不。能入。睡。雙。目。瞤瞤。至於。達。曙。黛妹。憐。儂。瞞得。安。神。藥。水。來。每。晚。進。少。許。便能。酣。睡。儂。因念。如。進。一。二。瓶者。必長。眠。不。醒。醒時。卽可。面。吾。阿。郎。矣。懨懨。歟。安。神。藥。水。他。日。儂。當。借。重。大。力。也。

韻郎。平。今日。爲。五。月八。日。匪郎之。誕。日。乎。儂以。白色。香水。花一。亘。束。賓郎。坟上。不省。郎。在。黃。土之。下。能領。其清。香。否。儂呼。郎名。而哭。郎。凡。二。時。許。不省。郎。亦聞之。而知之。否。晚間。儂。於書。架上。得。郎之。雪。茄一。合。中。尙。存十之。八。嗟夫。韻。郎。儂又。憶。及舊。事矣。憶每。日。夕陽。纔下。華。燈未上。時。吾二。人。輒比。肩。而坐。喁喁。絮語。郎吸。雪。茄。烟縷。縷纔。纔。儂身。此。簿。尋時。美滿之。光。陰。郎猶。憶之。否。韻。郎。今室中。闃寂。甚。郎胡。不。歸。儂實。不。聊生。矣。社鵑兒。汝勿。徒。

在枝上鬧異飛向九泉在吾阿郎前道幾聲不如歸去耶

吾至愛之龍郎昨夜儂第十二度夢郎矣郎爲狀無殊往昔雙眸澄湛如水注儂面皪然而笑趨來

把儂手歡然言曰吾至愛之妻今夕園中月光如水銀易從吾往玫瑰花叢中捉迷藏去也儂方欲捉迷藏去耶恨儂遽醒未曾從郎往但望

從郎行遽覺憨哉阿郎奈何靈氣猶未除夢中尙欲拉儂捉迷藏去耶

今晚仍來入夢把臂一話舊事也

龍郎今晚儂益惻惻不欲生書室中不上燈儂於暗中痴坐郎小影前凡百漫無所覺久之此身忽

至郎故上時新月破雲餘樹陰於地儂卽立此樹陰之中低聲呼郎名斗見郎冉冉自故中出含笑

招儂以手嚀阿郎果欲招儂同往耶郎其少須一小時後儂來矣

龍郎乎儂已在癡室中進安神藥水二滋矣阿郎與儂結婚時交換之藍寶石指環亦已葬之心坎

與郎相見之期不遠矣窗外夜鶯聲聲似送儂行明月入簾初不作凄凉之影阿郎安在趣來携儂

去也

萬不得已

小廝說罷

看官們呀世界上萬不得已的事正多咧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纔做出萬不得已的事來小的瑣

（瘦鵑）

項。肩。肩。不。必。去。說。他。只。把。大。的。說。來。小。可。生。平。很。崇。拜。兩。個。人。西。方。一。個。拿。破。崙。東。方。一。個。項。羽。道。之。後。世。揮。禿。毛。錐。喔。必。血。絞。腦。汁。做。這。種。無。謂。的。文。字。給。看。官。們。當。個。消。遣。品。既。不。足。藏。之。名。山。又。不。能。傳。

兩。個。葬。男。兒。生。龍。活。虎。眞。個。替。東。西。歷。史。上。生。色。不。少。然。而。他。們。的。結。果。都。很。悲。慘。使。人。一。百。二。十。

個。不。快。你。們。不。見。那。拿。破。崙。歷。幾。年。裏。雄。心。勃。發。何。等。利。害。縱。橫。歐。羅。巴。洲。眼。中。那。有。一。個。敵。手。一。

會。把。臂。兒。伸。到。東。一。會。把。腿。兒。伸。到。西。大。家。都。俯。首。帖。耳。動。也。不。敢。動。于。是。他。益。發。與。頭。今。天。攻。這。

國。明。天。打。那。國。似。乎。嫌。這。歐。洲。黯。澹。無。色。索。性。把。數。百。萬。人。的。血。染。他。一。個。紅。好。不。有。趣。但。是。滑。鐵。

盧。一。敗。之。後。爲。甚。麼。便。好。似。猛。虎。入。柙。驚。鳥。歸。籠。帖。帖。服。服。的。被。放。到。聖。海。倫。那。島。去。看。官。們。這。便。

叫。做。萬。不。得。已。了。你。們。更。不。見。那。項。羽。麼。起。兵。八。年。身。經。七。十。多。戰。所。當。者。破。所。斃。者。服。從。沒。有。吃。

過。敗。仗。攻。秦。滅。秦。攻。漢。敗。潰。差。不。多。覇。有。天。下。那。些。諸。侯。之。國。爭。先。恐。後。的。拍。他。馬。屁。誰。敢。動。他。一。

髮。但。是。坡。下。一。敗。之。後。爲。甚。麼。便。拔。山。力。竭。蓋。世。氣。消。死。心。塌。地。的。自。刎。烏。江。

不。得。已。了。便。是。吾。們。弄。筆。墨。的。人。爲。甚。麼。不。去。遊。遊。山。玩。玩。水。逍。遙。逍。遙。自。在。看。官。們。這。便。叫。做。萬。

輩。朋。友。的。行。徑。坐。坐。麼。託。卞。進。進。溫。柔。鄉。得。意。得。意。溫。存。溫。存。却。整。日。價。低。頭。小。窗。之。下。磨。穿。鐵。硯。

揮。禿。毛。錐。喔。必。血。絞。腦。汁。做。這。種。無。謂。的。文。字。給。看。官。們。當。個。消。遣。品。既。不。足。藏。之。名。山。又。不。能。傳。

之。後。世。將。來。只。供。人。家。糊。紙。窗。覆。醬。瓶。豈。不。可。嘆。看。官。們。啊。這。也。叫。做。萬。不。得。已。呢。貪。慾。無。厭。文。倒。好。

似。個。身　鐵。打　的。大。着。了。革。勸。許。
開。革。體。板。了。斷。老。急。力。命。白。多。
了。命。却。般。牛。了。爺。的。他　的。殷。苦。
自。黨。又。堅。個。腿。罷。大。却。一。都。處。
來。人。非。硬。鑪。骨。人。意。動。不。白。
水。姓。常。不。頭。道。罪。抵。都。動。是。殷。
龍。白。壯。論。好。罪。人。掌。不。兀。說。
頭。單。實。是。容。人。單。高。動。是。白。
滔。名。赶。誰。易。却。少。談。不。嗤。哥。
滔。一。梱。當。纔。一。了。豪。聽。嗤。兒。
汩。個。魁。不。把。佛。幾。氣。差。的。年。
汩。殷。梧。起。他。出。十。縱。役。冷。紀。
個。字。差。打。拿。世。綫。橫。們。笑。輕。
不。年。不。一。住。二。頭。那。一。自。輕。
休。紀。多。下。只。佛。髮。獄。齊。如。怎。
如。不。有。是。升。身。卒。上。去。麼。麼。
今。過。六。二。二。天。上。姓。動。不。不。
且。二。尺。十。十。晚。並。王。手。安。安。
說。十。來。五。多。他。沒。是。腳。居。居。
正。五。長。六。人。加。有。個。下。樂。樂。
文。六。兩。歲。却。上。牛。六。的。業。業。
咧。歲。臂。出。一。十。個。十。折。過。過。
語。出。上。落。大。來。傷。個。了。太。太。
說。落。肌。得。半。個。痕。把。手。平。平。
前。得。肉。面。受。鑪。纔。堂。有。日。日。
淸。面。纔。如。了。頭。了。知。的。子。子。
甲。如。纔。冠。傷。好。七。八。鑪。府。頭。好。
辰。冠。墳。玉。有。容。八。個。察。把。有。端。
年。玉。起。唇。的。易。個。人。他。口。的。端。
間。唇。來。若。傷。纔。把。還。拿。大。折。去。
杭。若。差。塗。有。把。他。住。鼠。了。了。開。
州。塗。不。脂。的。他。拿。加。他。把。手。甚。
城。脂。多。妓。破。拿。住。上。住。個。有。麼。
裏。妓。有。好。了。住。只。十。加。堂。知。革。
拿。好。赶。如。頭。他。是。來。上。堂。府。命。
住。如。梧。處。有。加。二。個。十。知。說。
了。處。差。子。的。上。十。鑪。來。府。平。
一。子。不。聽。折。十。多。個。使。說。白。
般。聽。多。說。了。來。人。警。盡。平。地。
字。說。有。被。手。個。却。察。意。白。地。
一。被。牛。拿。有。大。加。抵。地。受。
字。拿。年。時。的。半。上。掌。受。這。
不。時。紀。七。折。大。受。十。高。這。
差。七。輕。八。了。半。了。來。談。樣。
一。八。輕。個。手。受。傷。個。豪。大。
點。個。怎。人。有。了。有。警。氣。意。
兒。人。麼。還。的。傷。的。察。縱。抵。
沒。還。不。拿。折。有。傷。把。橫。掌。
有。拿。安。不。了。的。痕。他。那。高。
錯。不。居。起。手。傷。有。拿。獄。談。
兒。起。樂。他。有。痕。的。住。卒。豪。
沒。他。業。加。的。纔。傷。他。細。氣。
有。加。過。上。傷。纔。痕。加。說。縱。
錯。上。太。十。痕。纔。纔。上。有。橫。
兒。十。平。來。纔。纔。有。十。時。那。
沒。來。日。個。有。有。有。來。拉。獄。
有。個。子。警。有。有。的。個。了。卒。
錯。個。好。察。的。的。折。傷。獄。細。
兒。警。端。盡。折。折。了。痕。卒。說。
沒。察。端。是。了。了。手。纔。細。
有。盡。去。拿。手。手。有。有。說。
錯。是。開。他。有。有。傷。的。有。
兒。拿。甚。加。傷。傷。的。傷。時。
沒。他。麼。上。的。的。傷。傷。有。
有。加。革。十。傷。傷。痕。痕。時。
錯。上。命。來。痕。痕。纔。纔。有。
兒。十。平。個。纔。纔。有。有。時。
沒。來。白。警。有。有。的。的。有。
有。個。地。察。的。的。傷。傷。時。
錯。警。受。盡。傷。傷。痕。痕。有。
兒。察。這。是。痕。痕。纔。纔。時。
沒。盡。樣。傷。纔。纔。有。有。有。
有。是。大。痕。有。有。的。的。時。
錯。傷。意。纔。的。的。傷。傷。有。
兒。痕。抵。有。傷。傷。痕。痕。時。
沒。纔。掌。的。痕。痕。纔。纔。有。
有。有。高。傷。纔。纔。有。有。時。
錯。的。談。痕。有。有。的。的。有。
兒。傷。豪。纔。的。的。傷。傷。時。
沒。痕。氣。有。傷。傷。痕。痕。有。
有。纔。縱。的。痕。痕。纔。纔。時。
錯。有。橫。傷。纔。纔。有。有。有。
兒。的。那。痕。有。有。的。的。時。
沒。傷。獄。纔。的。的。傷。傷。有。
有。痕。卒。有。傷。傷。痕。痕。時。
錯。纔。細。的。痕。痕。纔。纔。有。
兒。有。說。傷。纔。纔。有。有。有。
沒。的。有。痕。有。有。的。的。時。
有。傷。時。纔。的。的。傷。傷。有。
錯。痕。有。有。傷。傷。痕。痕。時。
兒。纔。時。的。痕。痕。纔。纔。有。
沒。有。拉。傷。纔。纔。有。有。有。
有。時。了。痕。有。有。的。的。時。
錯。有。獄。纔。的。的。傷。傷。有。
兒。時。卒。有。傷。傷。痕。痕。時。
沒。聚。細。痕。纔。纔。有。有。有。
有。了。說。纔。有。有。的。的。時。
錯。囚。有。有。傷。傷。痕。痕。有。
兒。囚。時。的。痕。痕。纔。纔。時。
沒。犯。有。傷。纔。纔。有。有。有。
有。犯。時。的。痕。痕。纔。纔。時。
錯。們。甚。傷。纔。纔。有。有。有。
兒。們。是。的。痕。痕。纔。纔。時。
沒。甚。良。傷。纔。纔。有。有。有。
有。是。善。的。痕。痕。纔。纔。時。
錯。良。從。傷。纔。纔。有。有。有。
兒。善。無。的。痕。痕。纔。纔。時。
沒。從。疾。傷。纔。纔。有。有。有。
有。無。言。的。痕。痕。纔。纔。時。
錯。疾。厲。傷。纔。纔。有。有。有。
兒。言。色。的。痕。痕。纔。纔。時。
沒。厲。囚。傷。纔。纔。有。有。有。
有。色。犯。的。痕。痕。纔。纔。時。
錯。囚。犯。傷。纔。纔。有。有。有。
兒。犯。們。的。痕。痕。纔。纔。時。
沒。們。甚。傷。纔。纔。有。有。有。
有。甚。是。的。痕。痕。纔。纔。時。
錯。是。良。傷。纔。纔。有。有。有。
兒。良。善。的。痕。痕。纔。纔。時。
沒。善。從。傷。纔。纔。有。有。有。
有。從。無。的。痕。痕。纔。纔。時。
錯。無。疾。傷。纔。纔。有。有。有。
兒。疾。言。的。痕。痕。纔。纔。時。
沒。言。厲。傷。纔。纔。有。有。有。
有。厲。色。的。痕。痕。纔。纔。時。
錯。色。囚。傷。纔。纔。有。有。有。
兒。囚。犯。的。痕。痕。纔。纔。時。
沒。犯。們。傷。纔。纔。有。有。有。
有。們。甚。的。痕。痕。纔。纔。時。
錯。甚。是。傷。纔。纔。有。有。有。
兒。是。個。的。痕。痕。纔。纔。時。
沒。個。六。傷。纔。纔。有。有。有。
有。六。十。的。痕。痕。纔。纔。時。
錯。十。多。傷。纔。纔。有。有。有。
兒。多。歲。的。痕。痕。纔。纔。時。
沒。歲。的。傷。纔。纔。有。有。有。
有。的。老。的。痕。痕。纔。纔。時。
錯。老。人。傷。纔。纔。有。有。有。
兒。人。白。的。痕。痕。纔。纔。時。
沒。白。髮。傷。纔。纔。有。有。有。
有。髮。婆。的。痕。痕。纔。纔。時。
錯。婆。娑。傷。纔。纔。有。有。有。
兒。娑。好。的。痕。痕。纔。纔。時。
沒。好。似。傷。纔。纔。有。有。有。
有。似。銀。的。痕。痕。纔。纔。時。
錯。銀。絲。傷。纔。纔。有。有。有。
兒。絲。一。的。痕。痕。纔。纔。時。
沒。一。般。傷。纔。纔。有。有。有。
有。般。待。的。痕。痕。纔。纔。時。
錯。待。公。傷。纔。纔。有。有。有。
兒。公。二。的。痕。痕。纔。纔。時。
沒。二。天。傷。纔。纔。有。有。有。
有。天。這。的。痕。痕。纔。纔。時。
錯。這。老。傷。纔。纔。有。有。有。
兒。老。公。的。痕。痕。纔。纔。時。
沒。公。公。傷。纔。纔。有。有。有。
有。公。便。的。痕。痕。纔。纔。時。
錯。便。去。傷。纔。纔。有。有。有。
兒。去。甚。的。痕。痕。纔。纔。時。
沒。甚。麼。傷。纔。纔。有。有。有。
有。麼。革。的。痕。痕。纔。纔。時。
錯。革。命。傷。纔。纔。有。有。有。
兒。命。平。的。痕。痕。纔。纔。時。
沒。平。白。傷。纔。纔。有。有。有。
有。白。地。的。痕。痕。纔。纔。時。
錯。地。受。傷。纔。纔。有。有。有。
兒。受。這。的。痕。痕。纔。纔。時。
沒。這。甚。傷。纔。纔。有。有。有。
有。甚。麼。的。痕。痕。纔。纔。時。
錯。麼。革。傷。纔。纔。有。有。有。
兒。革。命。的。痕。痕。纔。纔。時。
沒。命。平。傷。纔。纔。有。有。有。
有。平。白。的。痕。痕。纔。纔。時。
錯。白。地。傷。纔。纔。有。有。有。
兒。地。受。的。痕。痕。纔。纔。時。
沒。受。這。傷。纔。纔。有。有。有。
有。這。甚。的。痕。痕。纔。纔。時。
錯。甚。麼。傷。纔。纔。有。有。有。
兒。麼。革。的。痕。痕。纔。纔。時。
沒。革。命。傷。纔。纔。有。有。有。
有。命。平。的。痕。痕。纔。纔。時。
錯。平。白。傷。纔。纔。有。有。有。
兒。白。地。的。痕。痕。纔。纔。時。
沒。地。受。傷。纔。纔。有。有。有。
有。受。這。的。痕。痕。纔。纔。時。
錯。這。甚。傷。纔。纔。有。有。有。
兒。甚。麼。的。痕。痕。纔。纔。時。
沒。麼。革。傷。纔。纔。有。有。有。
有。革。命。的。痕。痕。纔。纔。時。
錯。命。平。傷。纔。纔。有。有。有。
兒。平。白。的。痕。痕。纔。纔。時。
沒。白。地。傷。纔。纔。有。有。有。
有。地。受。的。痕。痕。纔。纔。時。
錯。受。這。傷。纔。纔。有。有。有。
兒。這

死了豈不可惜白殷毅然道二十五年後又是一個好男兒希甚麼那老頭子聽了這些話不覺點點頭說了幾聲好漢好漢便蹦蹦跳跳而去過了八九天白殷便要正法了正法的前一天早上朝日一絲剛透鐵窗而入獄裏那裏還有白殷的影兒那時知府監斬官和劊子手都已到齊甚是高興一會狂笑一會高歌不想明天頭兒就要和他告別倒好像明天就能自由似的第二天早上法場去那些喜歡瞧熱鬧的人都在牢獄門前老等不想差役們入獄一瞧白殷早已不見一邊壁上掘了一個大窟窿那脚鐐手拷和鐵鏈都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上邊貼着一張紙兒寫着幾個字道「煩王老公公轉致知府大人台收白殷拜干」大家瞧了面面相覷知府大人知道知府大人赫然大怒說那獄卒

預備提罪人上法場去那些喜歡瞧熱鬧的都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上邊貼着一張紙兒寫着幾個字道「煩王老公公轉致知府大人台收白殷拜干」大家瞧了面面相覷知府大人赫然大怒說那獄卒

已踪跡全無只見一邊壁上掘了一個大窟窿那脚鐐手拷和鐵鏈都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上邊貼着一張紙兒寫着幾個字道「煩王老公公轉致知府大人台收白殷拜干」大家瞧了面面相覷知府大人赫然大怒說那獄卒

着一會繩子聽了這些話不覺點點頭說了幾聲好漢好漢便蹦蹦跳跳而去過了八九天白殷便要正法了正法的前一天早上朝日一絲剛透鐵窗而入獄裏那裏還有白殷的影兒那時知府監斬官和劊子手都已到齊甚是高興一會狂笑一會高歌不想明天頭兒就要和他告別倒好像明天就能自由似的第二天早上法場去那些喜歡瞧熱鬧的人都在牢獄門前老等不想差役們入獄一瞧白殷早已不見一邊壁上掘了一個大窟窿那脚鐐手拷和鐵鏈都在地上堆了一大堆上邊貼着一張紙兒寫着幾個字道「煩王老公公轉致知府大人台收白殷拜干」大家瞧了面面相覷知府大人赫然大怒說那獄卒

伸出了半截舌兒縮不進去呆了好一會纔去報與知府大人知道知府大人赫然大怒說那獄卒

王老頭兒故縱要犯罪在不赦當下裏不管三七二十一發下一個命令把王老頭兒綁了起來呼么喝六的擁往法場可憐那老頭兒一聲兒也不響臉兒

便手忙脚亂的把那老頭兒綁了起來呼么喝六的擁往法場可憐那老頭兒一聲兒也不響臉兒

早慘白如死瞧着四面的人老淚潸然而下不一會行刑的時候已到劊子手刀光如雪已舉在頭

上正待砍將下去猛可裏從人叢外邊飛進一個少年來向着劊子手上踢了一下那刀便鏗的

跳在地上接着從身邊掏出一枝明晃晃的小手槍和一封信舉目向四下裏一望便長笑一聲舉

起。那手。槍。來。對着自己的頭。只聽。得砰砰砰的三響。身體。晃了。一晃。已向後。倒。將下。去。那知。府和。監。斬。官等。很爲。詫異。忙趕過去瞧。原來。那少年。不是別人。正是白殷頭上。打了三個。小窟窿。早已魂。歸。太虛天了。

今茲一瞧他身邊。正掉着那封信。便拾了起來拆開來讀道。

同胞聽者。予今死矣。十年學劍無裨。蒼生滿腔熱血。徒歸泡影。然而予之死實出于萬不得已也。息尚存。猶欲貢數言。述予生平痛史。於同胞之前。俾知伧伧倪倪。伏處於專制政府下之終非得計也。予蘇人。黃姓。邦彥。其名。年十六。以自費游學日本。越三載。畢業歸國。娶室陳氏。婦美艷。名是年夏之某日。偶臨窗買白蘭花。爲一警官所見。警官艷婦美。對窗痴望良久。始去。之達旦。婦仍杳然。翌日。微聞市人藉藉言。警官誘一女子事。予心知此女子必予婦無疑矣。則大憤。擬上書控之縣。不意書未上而縶騎已到門。蓋謂吾私與革命黨通也。予萬不得已。則略取錢鈔。奉父母從後戶逃。倉皇乘舟之南通州。投舅氏顧彼人面獸心之警官猶未足。以吾在終非不得予。則盡取戚家所有首飾可千金。并戚予父去。予歸。則見戚家嫗孺方相嚮而哭。問吾父安。福他日必成禍根。以是必欲死予而後已。一日。方出。警察大集。吾戚腕家之門。勢滋洶洶。大索

在云已捉將官裏去問吾母云在內室已投繯死矣予急馳入內室辟踊大號哀毀至不欲生詰朝忽得警署中費略謂趣來自首否則當死而父云云予念吾父年邁烏能受鉄窗中纍囚之苦脫不幸而竟死若輩虎狼之手則予罪且上通于天萬不得已立馳往警署自首嗟夫就意吾阿父已于一小時前觸石死尸猶橫陳于地頭上血糢糊不可辨予大慟幾于暈絕警察之監視甚嚴欲死又不得死越日即解歸原籍禁錮獄中逾旬日予滋弗耐越獄而逃蓋曩在日本時嘗習武士道年餘彼一片獄牆殊弗能禁吾鐵拳予出獄後奮夜入警官家剸刃其胸願遍覓吾妻乃弗得蓋已爲彼賊獻之縣官充下陳矣予爲家變所迫萬不得已乃變姓名爲白殷亡命走南洋羣島逕入革命黨三年間奔走黨事折不撓心力交瘁未嘗少懈洒吾熱血以澆自由之花今年奉黨魁命間關來杭謀起事不幸乃被逮正法有日矣予至弟欲寂寂死創子手手萬不得已遂復越獄而逃至黨員密會所則同志已星散室中物事凌亂予斗于地上得一書此書一入吾目萬念頓灰蓋生死相共之諸同志以一千元賣予于知府而知府之復書也嗟夫人心不古相市以僞即此已足亡國而有餘尙何言自由哉予得書後心弥痛以爲不殺是輩無以儆其後也萬不得已急携一手槍馳至向所寓之旅舍中則賣吾者一俱在一見吾色立變予即當門而

立。槍吾手。槍死其大半。脫逃者僅一二人耳。予既爲祖國斬此惡根。心大快。以此輩目中但有金錢。他日賣國亦意中事也。特予經此大創。亦鬱鬱不欲生。深願立脫此濁惡世一瞑不視。國事既不可爲。朋友又不足交。吾生奚爲。萬不得已。遂以手槍自殺。于是嗟夫。吾同胞予今死矣。予之死出于萬不得已也。願吾同胞其各爲國努力刈專制之根。澆自由之花。盡殺萬惡之官吏。俾不復茶毒吾民。苟他日而果有此日者。則此冤死之鬼。亦當舞蹈于九京下矣。同胞其勉旃。

（指嚴）

新江南野史之五 焦溪焚掠記

予家世業農。居武進焦溪之旁。溪水爲桃花港之分支。當溪流之中有鎮焉。居武進縣城北余家又北。鎮有田約五頃餘。乃予祖若父所居積而創置者。至予則頗以手胼足胝爲苦。遂設肆於鎮尾。售糧食及雜用器皿以博蠅頭利焉。自前清宣統初入民國二年。首尾僅及五年。基礎本未大固。又連年田穀不甚豐收。予既不事服田力穡。漸與農務疏遠。佃人又互相欺弄。收獲益不如人。癸丑秋間。予方以商計不佳。心緒甚劣。忽聞南京有第二次革命事。予因思民國共和至美之名。奈何同國自相爭鬩。若此且客歲軍事民間商業交通大受影響。予雖區區販夫。然聞大商家言至今商界能恢復豈容更有變端。正驚惶間。忽聞江陰將有兵變。江陰者。前清亦常州屬縣。濱江扼險。有

礮台防江距焦溪鎮止二十里若江陰有變其勢必及焦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人豈欺我哉且江陰下瀆必以焦鎮爲尾閭鎮民數千家雖不能比城市在鄉間亦稱繁盛設有刼掠尙足以供一飽吾安得不惟懼越數日聞當事者已與軍官接洽和平了結商會略籌餉糈以奉軍官吾儕小商俱得安枕誠爲大幸居數日有友人自江陰來者云江陰已可無事予大慰然友人言駐江陰之兵常向人言餉薄用繁兩不相抵如一旦將調往遠方則一切川資不備囊中空匱必求商民資助方妥友人答以兵有官餉奈何尙與商民事兵言譬如商民有刼掠亂事無我轂保護亦能一毛不拔乎友人不敢與較唯唯而止謂此等軍士頗有野心殊危險也予謂此亦軍士之常但使軍官能約束嚴明願全大局當不知有他虞友人亦頷之尋別去逾月聞中央有命將調江陰兵往閩省軍士頗不願往余思友人之言得毋驗乎心殊怦怦然若有大感者婦子皆笑予過慮至十一月十七日晨起忽有隸由中常往來之夥某君自江陰遄返言本地昨晚出事予以爲火災或盜刼某君神色倉皇汗流滿額但言予奔波徹夜憊甚矣且飢甚有冷飯乎予曰粥方熟請啜熱粥胡冷飯爲急呼隸中徒出粥一甌鹽蘿一碟餉之某君且啜且語言全市搶掠殆盡矣予色然曰土匪猖獗至是乎官軍在邇胡不出勦某君咦曰土匪當官食祿而謂之土匪子不畏誹謗罪乎予愕然駭其言之兩歧

某君正色曰。肆然搶劫者。實子所謂胡不出勦之官軍也。予變色搖首曰。有是哉。子毋誑我。官軍豈有甘胃不違公然蹈盜賊之行徑者。子毋誑我。某君冷笑曰。子以爲誑。子必目睹而始爲不誑。然則不出六時間。可使爾目睹矣。予聞其詞鋒愈逼愈緊。恐慌益甚。哀告曰。予實膽怯。聞有變。方寸亂。矣請實告究竟。搶劫者係何等人。其情狀若何。某君曰。官軍整隊而出。至北門外大市街。即編入肆中。索借川資。不與。乃搜索櫃柙。威嚇哄誘。無所不至。飽其欲。始呼嘯去。然縱火焚屋舍無算。全市精華。盡矣。予行時。烽火正熾也。予曰。子勿勿逃避。何以知全市皆盡。某君曰。自昨晚九時起事。至今早五時。尚未已。予行時。會遇一熟識之巡警士。語我。謂全市恐無一家能免也。予舌撟不下。不禁太息曰。官軍而如此。誠不可說。因絮絮問某某所設肆無恙否。某君不耐曰。頃言全市罹災。子尚謂惟石塘灣距此僅五里耳。何勞半時許。然不傍晚。則彼等膽終不壯耳。予頗不能其所謂惟石塘灣之兵。自江陰分駐。予固夙知之。豈與江陰兵通消息。即日生變。某君乃預知之耶。雖然。連日謠言蠭起。人必如驚弓之鳥。或者不無過慮。未可信爲事實。遂亦淡漠置之。至晚六時頃。予正在闔中持籌執筆結算日間收入現款。將晚飧矣。覓某君不得。予乃遣肆夥出街探望。忽聞鎗聲。

如。貫。珠。東南北三。處。一時。齊。發。夥。急。報。予。石塘。灣。火藥局。兵變。行搶。刼。來鎮。矣。予大驚。欲。有所。防。未。知。孰。攻。匿。知。應。守。何物。欲。即。遁去。未知。當取。何物。且何。處。可。藏身。一時。無計。反惟。高坐。闖。闖中。此時。各。夥。俱伏。於。新。式。打。店。應。守。內。不敢。外出。探。視。少頃。槍聲。愈。近。距予。肆。四五。家。為。一。質庫。汪姓。所設。全鎮。稱。最。巨之。肆。兵方。未。入。聲勢。洶。洶。予私。忖。彼。既。注意。質庫。予此。小肆。或可。免。頃之。急睹。黃色。外套。內衣。藍。色。手槍。快。鎗者。二。人突。入。余。肆。聲言。須。備。銀。一。千。元。不與。則。焚。爾。居。予哀。言。苦。況。實。無。此。巨。款。遂自。取。金以。奉。二。兵士。大不。喜。然亦。取。納。袖中。以。為。無事。矣。急報。肆。後。火。起。各。物。所。積。處。火。勢。從。下。而。上。予。急。呼。某。司。務。（焦鎮俗呼出店）主婦。與奎。官。尚。未。見。何。耶。想。尚。在。室。中。予。當。入。探。之。予聞。此言。心。急。如。焚。旋。見。某。司。務。答言。秀。姑。已。為。某。夥。所。攜。出。主婦。與奎。官。女。子。名。奎。官。女。曰。秀。姑。某。司。務。胃。入。火。中。宵。突。予

名）火焚。及身矣。妻聞予言。如夢中驚。覺。蹶然曰。予欲取飾物篋而不可得。是以徘徊且奎。室中。忽又不見何耶。予乃急入。自言曰。飾物姑緩。且覓奎官。因助之搜覓。是時火勢炎炎。烟已瀰罩。一室熱度薰灼及衣服。令人目不得啓。所謂不可嚮邇者。今日果得及身。試驗。忽聞奎官有聲大呼。其聲似在旁屋中。予謂妻曰。速出。勿遲。火已及矣。奎官聲似不在此室中也。語畢。疾趨東廂。突見奎官。而下。崩。墜適中奎官之身。奎官仆。火燃其衣。呼聲慘如豕鳴。余亟趨前。欲撥其焦。不啻雜。物扞格。未能遂。然以奮不顧身。故率從手。一試。指幾爛矣。因思取他木棒。爲利器。四顧未得。而拉。聲又起。東廂全屋。盡傾。余以欲取棒。故距離稍遠。瓦礫。僅傷頭面。奎官竟壓。爲。齏粉矣。哀哉。年才七齡。耳。聰質。俏。聰穎。且知好學。茲姑不論。惟余。僅有此子。而目。聲其慘。斃。此情此景。局外人。當亦爲心惻也。顧室。內之。余妻。當何如。轉念之頃。倏爾回。望則寧。知。崩。拉。聲中。余之。內室。已同身。其中。不言。可知。余此時悲憤。已達極點。大呼天。胡慘酷若此。兵士何滅絕人道。若此入。火窟中。以殉。余妻子。瞥睹老司務。自屋後出。背負一人。似余妻頭額。流血。漸。然也。呼余速覓地安置。主婦。主婦已受重傷矣。余報之曰。來。乃就東廂之東隙地指之曰。置此。暫息。老司務始將背者輕

放地中余就視之則額角已破後腦亦已損裂手足俱爲火所灼焦爛幾及半日瞳上插口已不能言微息僅屬而已且時作極慘痛之呻吟聲余相對垂淚急切不知設法乃謂老司務曰予勢不得不守此子速往囑某夥覓傷藥來或可治未知街東某醫生尙在否試一探之既而又曰奎官歷東廂下不知尙可曳出否余此時神經瞀亂隨口發令不顧人之何所適從老司務頗有閱歷少鎭定因挨趨隻中曰自以速囑某先生覓傷藥爲是已死者不可救不如救尙生者也老司務既去余乃細視妻之傷痕深入腦際係爲火磚所壓故破裂而兼焦爛腦泉微溢出勢已不救候其呼吸亦漸歸歇絕手按其脈則不搏躍矣乃不覺涕淚縱橫嗚咽大慟時方夜間火光既衰熄面目不甚了了然逆揣已無人色矣約半時許老司務至言醫生已不知所往傷藥僅得少許乃某先生家中所藏也幸其家非市廛尙未及禍藥肆則皆紛亂矣因以藥授余藥係末質余急爲敷抹老司務遂語余余獨閒壁汪家之典鋪其大門竟未攻開兵皆憤憤言嚮不干休然其門實鐵板鐵鍵至今未能破也余曰搶兵注重街東余店當可不再來矣老司務曰恐未必然東隣某店內搶刼已三次而望衡對宇之某雜貨行且五次矣直至無可搜括而後止余店之幸免者某先生之功也余問某先生何功

老司務曰某先生取閣上之破席敗絮縱橫列階下一似極破爛之荒貨鋪而令兩學徒運貨物貴重之物置閣上故搶兵輸過而不顧也余聞之亟歎某先生之忠篤綽有古誼問答未畢忽又聞搶聲甚近店中且有呼號聲余撫心搖舌而語曰殆矣店中當有變老司務曰觀地上之妻則聲息俱無層已冰冷大約已絕矣余不覺痛極而號昏瞀中覺有人推動余詢何人則老司務復至謂北隣沈興記布莊已被搶在室兵士覓擁入房闥持械恫喝搜篋中千數百元不足又挾勒釵釧等物主婦恐其凌辱欲取剪自刎始譁嘯而散幸未演姦淫之惡劇也聞此次搶兵互相訂約止劫銀米不許犯姦故遇婦女尙無任意蹂躪者然有最可恨之一事則本街地痞樂爲虎倀挾私報怨自鳴得意卽如沈興記之再劫亦係地痞所指點幸我店中無與地痞結怨之事尙未被害頃聞承萬茂南貨店同福堂藥店皆爲地痞乘機引導搜索倍酷承店女主年方少艾地痞平日涎之至是肆意調謔勢將捉搦女主大懼樓後臨河卽自窗內奮身外躍幸爲救者所起得未溺斃地痞等遂跳入他家（時滿街塡巷皆係搶兵所棄擲之零物無賴等踴躍爭取銅錢布帛隨地可拾竟成大同世界矣正語間一學徒倉皇向後疾走老司務呼而止之學徒驚顧似不勝其悚惶者余見其肘下似挾有包裹急前招致詢

以。何。往。學徒嗫嚅曰。店中忽。又有搶。兵來。欲逃。命。則逃。耳。余曰。逃命。則逃。耳。胡肘。下。挾。物。乃取。視之。則鍚。箔。數。扎。(吳人作冥鏹媚鬼之材料)錢。籌。數。串。(以竹篾代錢)銀。錢。二。三。枚。也。余曰。汝亦。甘心。爲。盜。乎。姑留。此。速去。可。也。學徒。面。無。人色。而。去。余歎曰。人心。鬼。蜮。一。至。於。此。此徒。年。僅十。餘。齡。耳。且平。時。頗。謹。慤。余。親。見。其。在南。街。導引。搶兵。入孟。復泰。綢。緞。店。又入。承。姓。火。腿。行。指揮。跳。踉。揚揚。自得。今。乘。此。起。事。一時。豈。得平。靖吾。妻。子。已。遭。慘。死。家。產。蹴。躏。未。盡。敗。然。零。落。若。此。且未。知。以。後。如何。余之。生。命。亦。不。知。若。何。結。果。哀。哉。亂。世之。民。誠不。如。賤。畜。雖有。祈。天。憐。閔而。已。居無何。某。夥。叫。號而入。血。流。被。面。即。老。司。務。所。稱之。其。先。生。也。大呼。禍。事。至。矣。東。窮。速去。勿受。目。前。痛。苦。也。余急。挽之。坐。曰。予幸。尚有。傷。藥。在。當爲。子。敷之。店中之。變。若。何。夥乃。牽。余衣。自後。戶出。時。後。室。火。已。漸。熄。出戶。即河。渚。微

有。星。月。光。不甚昏。黑。落有柳。樹一磯。當樹。前。聊拉余。坐磯上。泣而言曰。余與東翁。相處十。年無。猜。介。辛。苦。今橫禍。飛來。目擊東翁之遭。難。故願死守。此店不去。支持此數。小時之光陰。豈知妖孽橫生。令余。引搶兵入。店前此見。敗絮破席者。今已胸有。成竹昂然。登樓。余見學徒。與其兄力指。銀錢。邀湖上。意。憤甚。乃開。槍彈入。吾脛。吾勢不。可支。始却。退至此。吾傷。創已重。恐或不。起。東翁。能於。事平。後送。吾。骨。歸故。鄉。路卸。吾妻子。則感。且不。朽矣。余聞。其。語。悲。咽慰之曰。勿爾。余爲子。留數。藥。於。肩。額。脛中。彈丸。明日。當。遣。醫生。出之。當尙。無。害也。子姑。臥。此。以。養神。余求。老司。務爲子。覓。醫。藥。可也。聊至。是已。無。力作。語。但。唯。唯。伏。臥磯上。如被。創之羊。呻吟。聲。芊。芊。然。余不。忍。久。聞。旋見。老司。務至曰。我言。如。何。欲。惡。魔。兄。弟。覓。偕。搶兵。呼。嘯去矣。橫中。金無。一。餽。存也。余聞言。心如。刀。割。自念。十年。經營。頓成。灰。燼。餘。燼中。銀。鈔。二百。餘。而已。忽。岸然。曰。余此。時已。子。然。一。身。尙何。所。畏。余當。赴。店外。一。視情。狀。乃命。老司。務謹。持。菜。驟。自往。前。面而。行。老司。務曰。子將。安往。秀姑。已送。張。家去。當可。無事。張家。者。即予。婁母。家。居。街。後。村。中。搶兵所。不。注。意者。也。余漫。應之。趨而。至。店中。門戶。洞。啓。縱橫。雜。置。貨物。狼。藉。徧地。幾不。可。插。

足。凡南。貨。如海。參。蝦。米之類。携之去。糖及。乾果。取之不。盡棄。雜糅。自階下以至。街心。殆。偏。瓶。盆。等。瓦。器。皆。破。碎。犖。确。蓋。人足。踝。闖。闖中。錢。箔。帳。籍。杳無。蹤。影。僅見。一。冊。投階下有。抹。刀。血。痕。想。即。刺。某。之。拭刃。者。也。余心。碎。神。亂。淚下。如。綆。旋忽見。一。人立。余前。大呼。不了。舉眼。拭淚。視之。則余。中。表。兄。徐。姓。名。榮。大者。是。也。相見。大。哭。哭。後。始言。余母及。妻子。女悉。爲。賊兵。縱。火。不及。遁。出而。死。余方。自。石。塘。灣。收。帳。歸。不及。救。也。全店。及家。產。已付。一。炬。噫。榮大。所謂。母者。即余。姑也。年六。十。餘矣。勤慎。好。善。咸。鄙。其。稱。賢。婦者。數。十年。今。罹。慘。死。且榮。大。業。米。肆。爲人。亦。長。厚。乃使。其一。家。葬。身。火。窟。豈果。民。國。迷。信。破。除。即天。道。不。可。論。耶。抑共。和之。義。實係。其。亂。耶。胡傷。心。慘目。若是。余既。悲。中。表之。無辜。被。虐。更舉。余之。所遭。告之。相對。欷。歔。計無。所出。此時。槍聲。稍止。雞聲乍。鳴。或有。走告者。曰。亂兵。捆。載。向。北去。矣。沿途。遺。落。槍。彈。刺。刀。及軍。帽。皮。夾。信。札。等。甚夥。拾得。者。或報。於巡。士。巡士。始稍。稍集。大言。獲。匪。若干。人及。詢詰。則皆。鄉人之。避。難者。衆大。譁。即釋。放之。殆皆。與亂。兵通。氣者。也。徐中表。歎曰。國。家。捐。稅。於民。養此。等。巡。警。兵。士。直是。養。虎。貽。害。蓋彼。固無。日。不以。欺。侮良。民。爲。事。且狠。狠。相。倚。不。能。辨。其。是。非。邪。正者。也。即如。余。肆中。前日之。事。亂機已。兆。而巡。警。置。若罔。聞。先是防。兵中。有向。店中。購。米者。強。欲。賒。損。半。價。店夥。不允。致生。齟。齬。余乃。諭以。商情。公例。不可。因一。人而。破壞。該兵。乃率。數人。

發門。咆哮。大肆辱詈。余不能忍。告於巡士。巡士乃爲之勸釋而去。該兵以末獲。遂其敲詐銜恨甚深。晚時聲言將糾黨蹤蹈巡士開之以爲戲言不屑爲曲突徙薪之計也豈知未及三日而大禍作矣設早事防範或能彼有所畏而不敢動奚由猖獗若是哉老司務曰吾親見巡士中亦有助亂兵入人家搜索者特不服巡士衣冠耳然則彼固沆瀣一氣何防範爲正語時忽一巡士來查視損失衆語屏息。無辭時已署色朦朧矣徐中表乃遂巡自去余默默舉焚燬死傷損失之數告巡士巡士唯唯略詰情狀云將報告武進知事聽候申詳上峯辦理善後事務余涕泣請求伸冤巡士領之而出余既目送巡士知其視此等事爲偶然之數不甚着急且與蓉尊常刑事案不同故淡漠置之乃亟與老司務謀安插收拾諸事先趨視某夥以其爲店中得力之人且忠於店事而被慘傷晚近不可多得故尤爲注意此時倘臥磯頭飢寒交并大非所宜乃急與老司務扶之歸店令其在樓上安臥與以湯藥告以亂兵已去之事一方面報告妻母家余舅及姪偕來女眷慮至各慟哭失聲余舅乃代余雇工發死者面目尤糢糊不可辨手足有焦灼處已殘破不完余慘極擗踊欲自投於河衆持余不聽去然耳中哭聲如沸不辨爲誰亦復不知此身之尚在人間世也時有比隣某先生者平時愛奎官之聰慧時來問訊給以果餌今亦過視爲之大慼謂余宜撫

一。影。以作紀念。時鎭中固有操攝影術者。乃招之來。幷余妻及奎官之尸而使之從事。圖成慘然不忍睹。殆比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有過焉者。老司務已爲余市棺二。大一小用以藏吾妻及愛子之遺蛻。既訖。戚黨皆以二人慘死須多倩僧道爲之懺度。嗟乎。世俗迷信之誤吾妻以動儉相夫而遇无妄之災。吾子更婉變無知之童子猝遭禍亂而曰懺度其亦可罪耶。顧吾以傷心死者之故。不欲盡拂衆意。隨俗因循以了余後死之心念而已。余既葬妻子。聞人言。距鎭二十餘里之青陽。竟以先賄營兵三百元。遂免焚掠。噫。焦鎭無和親之使。宜其失敗也。越數日。武進知事蒞鎭。勘驗聞已。詳報上海鄭鎭守使。請示辦法。余以店事既蹂躪已盡。亦不復觀望。作恢復計。遂挈小女秀姑歸先人敝廬。幸尙有薄田可耕。勝於貧無立錐者萬萬也。尋有施姓委員查勘損失。聞有卹幾萬元之說。余既不受分文。又匝月。江陰軍官皆被戮而劫焦鎭之兵則多逍遙法外云云。

指嚴曰。此余咸也。是君所口述而爲之筆錄者也。於當時情事。整整然境過情遷。誰復念此中痛苦。世欲粉飾太平。則揚州十日記。直覆瓿耳。

小姐 說部 墳場談話錄

（幻影女士）

今夕。吾軀歸故土。他年君體也相同。此非基督教會公塚門前之聯語耶。入門則芳草如茵。綠陰如

幔豐碑斷碣矗立墳頭兩旁石刻天使或俯首沉吟或仰觀天際皆合掌膜拜作禱告上帝拯救狀

時雖申初日影未昃而墳場中一種幽寂之態恍如薄暮況復斷碑觸目（凡死於非命者必打斷其碑）益覺悽然乃循徑至予所愛二女童之墳前供花球於其上仰視碑上大理石刻兩女童栩栩宛然生前並首嬉戲狀四周小樹初茁松楸漸長蔓草宿矣噫夫彼可愛之女童已在上帝座側兩月矣迴憶去年此日避暑山居每當朝曦初上斜陽甫下時攜手同往大學附近草地吸鮮氣揖小草二女童衣絳衣短髮紛披跳躍林間厥狀美如小天使今者小草無恙猶夾書中別墅無恙猶在山下予亦無恙猶在人間而惟此可愛之女童不復再見於朝曦夕照中矣其家亦如烟飛同是此日而變幻如斯能不慨然雖謂人生天地間如蜉蝣暫寄修短終期於盡以較不免早晚二女童之死猶有芳塚豐碑他年儻死知復如何乃丁斯亂世耶然念及此萬慮俱絕時微風忽來似太挾哀怨之聲入我耳鼓噫誰來此間灑傷心之淚耶舉目四顧則數武外致瑰叢後一少年撫石刻美人而泣石像愁容慘怛合掌向天日照雙瞳瑩如有淚少年見飛絮沾身彼蒼狡獪致我如斯我又何力以與造物爭耶愛妻乎往事如塵休矣休矣

為時。已暮。慈親將倚門待我下星期再與卿相見也。言已與石像接吻巡視芳塚一週。垂首而去。予愴然聽之。自念是人也。胡為哀傷至是。厥狀如癡。其崇於撒但者歟。將往一瞻彼墓。行不數步。一素衣女手花一束。再再而來。比近則同學曾女士也。二年不見。驚問何來。友指少年哭拜之墓曰。予特省此君來也。予曰此君為誰。曰子憶謝家姊妹乎。予曰。豈韻薇少薇歟。曰然。塚中人即韻薇也。行及門。乃去。予姊妹殊懼也。已告堂上下。星期不歸。予于歸。何不及。予友以。及碑下。予親其文曰。（愛妻鄒謝韻薇之墓。傷心夫壻鄒震翰立。一千九百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特省此君。予曰此君為誰。曰子憶謝家姊妹乎。予曰。豈韻薇少薇歟。曰然。塚中人即韻薇也。行衣女手花一束。再再而來。比近則同學曾女士也。二年不見。驚問何來。友指少年哭拜之墓曰。予悚然聽之。自念是人也。胡為哀傷至是。厥狀如癡。其崇於撒但者歟。將往一瞻彼墓。行不數步。一素衣女手花一束。再再而來。比近則同學曾女士也。二年不見。驚問何來。友指少年哭拜之墓曰。予省此君來也。予曰此君為誰。曰子憶謝家姊妹乎。予曰。豈韻薇少薇歟。曰然。塚中人即韻薇也。行及門。乃去。予姊妹殊懼也。已告堂上下。星期不歸。予于歸。何不及。予友以。及碑下。予親其文曰。（愛妻鄒謝韻薇之墓。傷心夫壻鄒震翰立。一千九百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特省此君。予曰此君為誰。曰子憶謝家姊妹乎。予曰。豈韻薇少薇歟。曰然。塚中人即韻薇也。行省父母。如是而已。友曰。寃孽亦自渡。始也自子離校。予與謝君亦出往某校習師範。謝君姊妹每皆遇彼少年。尾隨予乘輿彼亦乘。予坐車彼亦坐。及門乃去。予姊妹殊懼也。已告堂上下。星期不歸。予曰。憶昔同硯時。彼嘗告我。幼失恃。姊妹二人。育于庶祖母。繼母與其父居。于對海。每星期必渡海省親一日。謂予曰。此次渡海。小輪中一少年向我癡望。乃與妹起憑欄避之。幸香江峽極窄。十五分鐘已到岸。否則殊不耐也。予聞言不以為意。越數星期。復語予曰。是月底晦氣。每渡海

省。以避之。予聞謝君言。雖以爲無行之少年耳。數月後。謝君忽離校。問其妹。始知不久將于歸。蓋卽嫁與尾隨其後之少年鄒姓某富翁寵妾之獨子也。年弱冠。爲之論婚。無當意者。偶渡海適與謝君遇。寇家路窄。撤但纏身。自後每星期特渡海尾隨謝君。以求謝祖不得已而許之。婚定而謝君離校。壬子月。圖乃行。婚禮焉。自是竟不相見。惟聞其妹言。謝君延致習于家中。學文而已。去歲季夏中旬。其妹不愛故。躬自渡海以懇謝君父母。不克復托成友以求謝祖不得已而許之。婚定而謝君離校。壬子月到校。又不請假。師友均以爲異。去書問之。覆音殊草率。僅姊病重數字。乃訪之。則已往鄒宅造視。則目瞪口閉。如死人。婦驚而號。家人奔集。急爲抽筋。症謂凶甚。急用電話延著名西醫數人。德英兩大醫士。均與其中。共議救治之方。欲啟其口。灌以藥。屢曰閉絕嚴。用諸儀器。亦無法啓之。惟用銀針注射耳。營救兩句餘鐘。始甦。目視諸人。淚涔涔下。未幾。母妹庶祖母咸至。謝君招妹近前。雙握其手。珠淚盈盈。見者咸掩泣也。是日諸醫更番守之。每兩小時注藥一次。予知謝君無完膚矣。是夕復延看護婦四人守護。禁親友入擾。病者終無

起色諸醫相議剖腹出胎兒由德國大醫生用手術取胎兒兒死腹中久矣剖腹後略有起色家人稍安冀有轉機也孰知次日創處忽發炎諸醫知無望乃任所親入視嗟乎各人之哀傷吾不忍言矣予曰惜哉謝君溫順貞淑誠世間難得之好女子也二九年華榮花始茂豈意蘭方莛秀橫被霜摧月正騰輝遽遭雲掩也友曰最難堪者其祖勞而無功更可憐者少嫂孀孀天色慘淡浮雲蔽空喪馬悲鳴踟躕顧玄車徐進無聲環廊鮮花憔悴作可憐紅色鄰子傴僂車後少薇痛哭失聲斯時予淚乃奪眶而出矣道過公園花草搖曳似點首相送林間小鳥啁啾悲鳴西人見此喪車亦免冠爲禮出花園道予乃與訣別貯立以泣至喪車不見始歸也君不見墓前石人絕肖謝氏蓋鄒子以謝遺照令石匠仿刻者每遇星期必來與像癡語予聞友言心亂乃如芬絲時已暮景蒼涼乃各別墓而歸念吾人生此世間撤但常乘隙而入不至愁城不止予友之事即撤但所簸弄者也噫試問落殘幾許花方能結果然而佳果既結任人採擷與否不數日必盡腐爛矣況世擾擾安有佳果撤但何爲而造此惡因吾願借天帝偉力滅絕根但勿令芸芸衆生爲其顛倒也

壬子秋間予以同學汪女士介紹于姚氏保傅兩女均玉齡學生之甘蔗也入世而失特嫡

母。攜之。是春。欲令入某校幼稚園。卒以溺愛不果。欲使從次兄讀。又憐其稚。且鑑于長姪爲傭婦所誤。有子女五人。長女長子婚嫁已畢。次子九齡。延師教授。最幼二女。予保傅之。讀新聞文一二次。便領悟。今歲竟能作句。計加減數。予愛之不啻弱妹也。去歲初冬。其長兄逝世。遺下八齡殘疾之嬭子。強提索哺之。庶兒及少年。孀婦一家。悲苦惟賴二女爲之排遣。乃至今夏芒種之日。二女童忽以染疫殤。翌日而敏慧之次兄繼之。次兄既殪。姚爹及次妾相繼歿。一星期中死者三人焉。昔日洩洩融融。今者惸惸寂寂。祇餘孤孀之姑媳及稚弱之兩孫耳。兩女童之病及喪葬。予雖傾囊理葬之。致會墳場舉畢。而予亦病。乃辭職歸。昨偶探二女童墓。乃過故人班荊道恨。歸而述之。是夕

（四郎）

小說編　短

柔紈

七月。年而未滴。深閨兒女。每過此夕。澄洗頭之水。貯乞巧之針。瓜果庭前。深深下拜。尤爲秋夜作點綴品。盒底蛛絲。櫻頭慫恿。倡談者猶口角生香。齒芬爭艷。詎知一年容易又到秋風。徧此歡喜美滿之良宵。

忽視一幽寂悽惻之哀史余家法界之崑山路比隣多前清顯官以亡國大夫作滬上寓公者七夕之夜右隣某姓家忽有一女子以暴疾逝世當時亦漠然置之近晤余友西神殘客爲余縷述女子歷史殘客固與某姓有戚屬之誼者其言當非虛妄獅吼有靈鴛媒無賴語其哀感頑艷與楊玉奴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之往事獨稱長恨歌也是又烏可以不記

三郎李生家世貴顯至生中落矣然美丰儀早慧十三四卽能日試萬言爲文章雅有法度戚黨爭之謂王謝子弟劣猶當作尙書郎者將於若人見之生父名士也以太史公出令江蘇前清甲午人薄京秩而不爲以輸施清苦內而開坊外而道府非坐守一二十年不辦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開坊外而道府非坐守一二十年不辦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口譽之生南下邑邑不歡抵任後以不習吏治不一年挂彈冠其曹偶未幾遂遣派東瀛留學法政生父一盤首蓿久作冷官忽覩科中造秕政叢生親貴擅權苞苴暮夜生父以世家子早入木天交遊甚廣又雅擅文章要津中

鮫南李生家世貴顯至生中落矣然美丰儀早慧十三四卽能日試萬言爲文章雅有法度戚黨爭之謂王謝子弟劣猶當作尙書郎者將於若人見之生父名士也以太史公出令江蘇前清甲午人薄京秩而不爲以輸施清苦內而開坊外而道府非坐守一二十年不辦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何故遇散館大考時往往有故違功令冀考列下等以得外用者生父以試題脫字無意得之方自恨蕩山乍到風引舟回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輕裝南下邑邑不歡抵任後以不習吏治不一年挂彈改爲敎諭司鐸丹陽其家屬則留廬蘇州是時生年十五矣時當道者有遊學預備科之設生以此階前玉樹英姿颯爽轉瞬乘長風破萬里浪喜可知也

亡滑稽末造秕政叢生親貴擅權苞苴暮夜生父以世家子早入木天交遊甚廣又雅擅文章要津中

不無憐其才而思大用者生父亦多方設法事機熟矣而二豎爲災忽握此老朽以去生得電後倉猝返國喪事既畢始負笈再遊三島荏苒年餘生之學緣結矣鄰枝有某女士者其父亦官海中人方以弄走某親貴門下炎手可熱女挾重金至東瀛名爲求學實則歐化東來女先灌輸其學識意將於華華學子中覓一如意郎董學成歸國舉人進士唾手可得既入政界當道又另眼相待朝廷破格求才更不須論資遷擢女知之素稔成竹在胸固非相識於牝牡驪黃以外也是時生已得畢業文憑特餐學力未超思留東實習一二年再行返國女一見之下遽訂知音始則論文談藝朝夕往還繼且伴嘻淺笑欲語又停微蹙訂婚之意生亦窺見其隱而顧訝無因而至蓋天涯萍梗偶爾相逢在女郎雖一往情深在生實始願不及此也一日女忽語生曰方今國事多艱君躬學成致用正宜奮發有爲若遲遲其行殊非朝廷培植人才之意家父昨有書來屬物色人才君亦有意於此乎有期不遠君苟歸國當首指之屈舍君而誰生生長高門富貴之說浸淫於腦蒂中聆女郎言心不能無動女郎更爲撫掌一聲汽笛生遂遠離扶桑日出之區而作京華好夢矣

京師首善之區自世風不古紀綱失墜人人懷重利於市爭名於朝之奢願屑屑鞅鞅奔集都中首

善。二字乃當更名首惡此其端不自前始特清季尤變本而加厲耳生既至京師友朋酬應勞碌萬狀一日忽有同鄉京官某者來爲生執柯謂某顯官有女公子者通中西學程度優美非君不足匹此淑儷生詢其名則女郎父也心知女郎所爲含糊不遽允私以問諸友人或曰此女公子者學奕然無行中蔣之醜喧傳鄰右近乃發憤東遊正不知其晚節何如耳生大疑更問他人迄未得其要領有黠者曰子亦駭矣使其信也絲頭巾未必能壓殺人或此言而妄子不坐失一好機會苟與之聯姻者將爲兩他人方以不得列其門下爲恨子反之生聞其言又如醍醐灌頂功名富貴婚姻之事誠在汝好自爲之

願。以大義相勗。謀於其父。以道員分發廣東。抵省未久。即得造幣廠之優差。獨居深念。以一窮措大。驟得此位置。身膺重之上。敬女郎之力不亞此。則不覺由愛生敬。由敬生畏。一切惟女郎之命是聽。女性悍。妬。一旦其夫納妾。必告之悔女。始回嗔作喜。笑曰。孺子休矣。不向老娘道長短。我亦何必故爲河東獅。既訂百年好。合巹之夕。新人或復反耳。生指天誓曰。以明其無他。乃解其衣。所慮者子猴子野心地位。益高願望。益奢。南

初則一意於女郎無暇分其愛於他人繼則微詞相探試巍朕兆柔紈雖似默許而女郎則創蓋詭知柔紈視勝於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欲使生以禁錮視之也生懼於女威雖不敢還而情絲一線固結纏綿柔紈亦若即若離陰陽兩電已作無形之吸合佛說因緣殆有冥冥之然而然者女之權力震鑠閨中而家庭瑣屑朋好往還不能片刻不與生相離生與柔紈目成已久每俟女郎他出則促膝道相思之苦柔紈亦紅淚闌干自傷身世生殷勤勸慰謂當設法謀久長策小星三五我獨何人邀讓衾裯諸公專美於前且女郎何如人層層一細事喚俊僕至閫內談風道月了無一約束豁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豈視我眞庸懦無能耶柔紈諫泣曰是奚可者蔣菲下體既承睿愛生死所不敢望抑事當三思靜以待時則可若鹵莽決裂以行之夫人之積威大略可知防範益密會舉省某道員出缺肥缺也女郎馳徒令妾抱長門之痛若深季常之懼耳抑官聲之爲何也生聽之不覺如冷水澆背萬念俱消而情根深種終無日不縈魂於方寸間女郎亦微有所知一介使走都中且鑒重金與俱不敢日具除命下生治裝蒞任送行者自崖而返生獨與女郎乘一舟試入以遊詞曰顆卿偉力誠不意富貴還人一至於此今日榮蒞新任聞新任蒞歲可獰數十

萬金飲水思源當事事態卿所爲抑卿亦當使我略享自由之幸福否則我亦奚樂爲卿牛馬走耶

女郎笑曰子所言大可笑人自由不自由在子之自爲我則奚知且子所謂自由姑不論今天下競倡平妻之說矣長陵婉若賢者不免夫物莫能兩大爭春梅雪煞費指歎生曰此余平章此事余實絕端反對然設有名更亞於小妻事有同乎外嬖尊卑之分依然婉孌之好彌篤若余今日之所欲爲而尙未爲者子許之乎抑不許之乎生言甫畢女郎陡然曰子所言殆爲柔兒而發耶子今貴矣堂堂親察公乃不能庇一弱女子子之恥亦余之罪今者行李在途僕夫不戒喊無執己屬於子自今日始當跬步不離余牀閣之側眠食皆與我俱以存體統倘猶日與奴子等暱徵眼先及於此俟進署後我當爲汝圖其好事且當量珠傳鋸以餉周公阿杜也推有一語與子約柔獨他人子獨不嫌其簡褻乎生不意女郎體貼至此得邀俞允已覺寵加九錫遂額手稱謝不置

臨江官閣紅燭高燒喚罷黃嬌玉山頹矣生自舟中一席話後遂幷柔執之影不復得見偶詢吉期女郎以莊具未預備對腸迴九曲苦念伊人至此乃乘醉狂言貫女郎以背約之罪女郎曰子毋然吾閩粵東曰珠江爲珠貝所自出故名珠蚤中方少一珠釧子試爲我覓雙條脫須以珍珠穿成每珠一粒色必白量必重徑必圓子朝得釧吾夕以乘執畀子矣凡事必雙方獲益子擁佳麗我獨不

可什變瓊寶耶生初不信其說女自矢不再違約翌日生乃使者紛馳遍索市肆日
白矣而珠不巨珠或巨矣而輪扁不中程式則又視如砆厮最後於粵東故家得一
合度無疵可摘以二萬金購得之方意名珠量去美妾換來今夕何夕正好詠冬郎
知楊枝駱馬同付銷沉角枕錦衾長宵抱影生至此方知受女郎之愚弄而憤恨交
澤以爲快時粵省調軍某者與生父同舉鄉薦生以年家子禮晉謁儻受青眼制軍
下其夫人故爲女郎密友七日七日爲夫人初度之期制軍署中必以是日稱觴召
陳於防閑生乃得與柔執通一日之殷勤鵲饌同心枝譜連理方密暱深深之際女
返輒挾柔執無算綢繆密室中不令與一人接宵穴竇爲戶以通飲食玉容憔悴奄
之而無如何也紅綃一角消息難通萬斛相思化作淚痕點點紅冰碧血不沾禁袖
之石華黏壁矣

秋風八月變起武昌急耗飛來各省謠諑東傑處南服獨立較遲然人心已驚惶
得耗後亦謀至上海暫避辦嚴之際行色匆忙時正月圓三五時也生忽從一小婢
輻云是柔執托彼轎致者舉女郎忙迫時亦未之留意生急展視之上書訥謝夫人
夢中詩銜恨願手中得素紙一幅特甚生及女郎

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二句下繪一月影別無他語生讀之大慟然初不知其爲訣別詞也抵泗後忽不見柔紱縱跡詢諸女郎亦含笑不語久之乃知女郎於瀕行之時已與新安賈約定以五百金之身價妾誠無力璧趙雖然尙有明珠二粒藏於敗絮中聊以報也至五百金之數幸鑒吾誠勿復相逼余生爲李家人死作李家鬼此時暫以尊府爲傳舍俟大婦之怒少解不堪奉事君子此女之從新安賈曰吾故李家妾不容於大婦轉售於子奈下體忽染奇疾痛發於面不多日綠葉成陰之感泗百千倍增十百千倍價購一雛姬薰香而沐浴之居然楚楚動人驚鴻照影之思百鍾千鍊兎起鶻落方寸靈臺忽受此無涯之煎迫遂不覺沉沉大病國事滋桑粵東去官之悲痛便增十百千倍價購一雛姬薰香而沐浴之居然楚楚動人驚鴻照影之思百鍾千鍊兎起鶻落方寸靈臺忽受此無涯之煎迫遂不覺沉沉大病

之氣足以生育柔能制剛柔能執久雨柔執之風顯未償李生之虛耗已至時距生與柔執在粵東官署歡會之日蓋僅歲星兩周耳翌日柔執遂服毒自盡於嵩山路之某里某家矣洲迷聚麗地老天荒此七月七夕之良宵遂永永為其進身之階致貴之道無一非卑鄙齷齪者所為然於柔執亦卒能以一死報之白虹貫日金石為開妾婦也而事有足以愧夫世之所謂名蜚溆媛者余故為傳其事如此傳柔執正所以為不如柔執者說法耳

小說 鑰匙世界

（錄方鼎譯安東新報）

予友自西洋一日造廬就訪為言西洋文明友出掌以示翊翊然曰歐西文明無論精神方面物質至西洋視居比利時京城某小家之側室譬視一過即獻其鑰匙之多推戶入室內外有鎖其北向之窗亦如之自內扃焉人咸難入予始至西洋之窗亦如之自內扃焉人咸難入予始至西洋視居比利時京城某小家之側室譬視一過即獻其鑰匙之多推戶入室內外有鎖其

視此現狀而究其利之所在不外乎使人安心居住而已然實際上反有足令動魄驚心者門有匙窗有匙抽屜有匙面臺圓屏有四亦莫不各爲一匙凡室中一一物能閉閤者無不有鑰匙之特別裝置

譬如青鳥黃姑出寄一書雖不鎖歸必啓之以匙否則不得其門而入更深門未下鍵外不能排戶而入因扉合則已鎖矣乎廣此間一週朋儕酬酢不必言即門戶牖閤一端已繁不勝言一日同居某君忽遺其鑰致不能排闥就寢貸住旅館云

邇後予由比利時至法京巴黎僦處旅邸舍予之門苟一閤閉無匙則不得再入學友某君住同一旅館一壁之隔咫尺之間朝夕過從然往返一次開閤啓閉用匙凡四次苟予入友室須先按電鈴傳達彼處迨彼聞聲啓扉予然後得昂昂直入予足跡所至僅比京法京而已雖未敢斷言歐西全洲均屬如是但以予臆測恐西洋諸國鑰匙之數將倍屣於人口也聞彼郡人云巴黎各車站每日上車下車者有三十三萬人乘地底鐵道者每日一百七十萬人假定每人各有五匙則巴黎一方火車上下之鑰匙每日約有一千萬之多若并坐電車馬車自行車者徒步行者併算之則僅鑰匙之往來已達五千萬之數西洋誠鑰匙世界哉

予嘗一爲計算假如錦匙十枚重以銀計則五千萬鎰匙應有數十萬斤又論其長每枚設以寸計以歐羅巴全洲計之其多又將若何銜接之定可繞地球數匝也

三童傳

（俠情小說）

（章士）

太平天國治金陵久城中少聲鼓之聲而多哉管之樂幾可謂承平矣其朝中軼事故不過巴黎一地耳法蘭西一國耳若太平天國時草野黎泯中亦必有一二奇男俠女行事可傳者今秋於友人案頭得一書名老能道之予謂其時天國衛其後傳紙已三童傳以與書賈易升斗作者亡國之餘不足悅人乃屈身破屋中次三童事爲傳述傳中事跡如下傳曰蔣將軍者幼與天王同里才遜天王而武勇過之天王臨寓慰勞將軍泣曰某與天王幼相善及從龍幸黃龍之

於傳中所稱蔣將軍家及老蔣將軍死天國亡己身俘未膺斧鉞然亦流落乏食欲歌哭無聲欲文飾然亦足以自抒其哀所以不傳者則湔代文禁嚴或是書出後版即被燬而作者就戮亦未可甚不足悅人乃屈身破屋中次三童事爲傳以與書賈易升斗作者亡國之餘不足悅人乃屈身破屋中次三童事爲傳述傳中事跡如下傳曰蔣將軍者幼與天王同里才遜天王而武勇過之天王臨寓慰勞將軍泣曰某與天王幼相善及從龍幸黃龍之戎蹤遍數省天王效力願天王善治軍國便他日直搗黃龍之

上承天命下拯蒼生則某雖死猶生天王急執將軍手曰將軍勿悲區區劍胡足惜命醫醫至皆無策齊聲曰將軍骨斷某等不能續能者惟湘南木栗山隱叟耳天王乃命使赴湘南迓隱叟不願使者夜入隱叟室圖力劫隱叟有女美舞劍如風力敵劫者劫者盡伏女叱問何爲曰若等洶洶若是自金陵來者當盡飲我劍彼洪氏賊奴耳豈是能救民者劫者詭曰非也乃自官兵而降天子來女問有何憑信一人進曰女郎胡善疑解外衣出官誉兵服示女蓋是人乃官兵而降天子來女美舞劍如風力敵劫者劫者盡伏女叱問何爲曰若等洶洶若是自金陵來者當盡飲我劍彼洪氏賊奴耳豈是能救民者劫者詭曰非也乃自官兵而降天子來女問有何憑信一人進曰女郎胡善疑解外衣出官誉兵服示女蓋是人乃

子。樺。天。質。柔。弱。芷雲。則。柔。術。劍。術。超。距。飛。刀。劍。戢。無。不。精。平時作。男子。裝。挾其弱。弟。踰。跨。踰。被紅。帔。

馳騁。山林。街市。間見者。不知。爲女子也。又好。獵。遠近。護。蹤中。每有。芷雲。蹤。蹤。率數。日不。歸。或以。爲懼。

蔣將。軍不。以爲。意也。曰芷。兒之。技斯世。當。少敵。者虎。豹。尤不。足。患吾特。患翼。日無。人能。搆。我耳。芷雲。

培。其固。有之。性不。欲加。以鑿。伐性在。靜者。吾每。以活。淡深。遠之。言行。語之。性在。動者。則授。以慷。慨。

子。樺之。師爲。宏。農。楊。先。生。秋。波。才士。也而。豪。放。具大。志。師弟。極。契。合。楊先。生嘗。曰。吾。教。學者。務在。養。

激。昂之。文與。夫凜。凜。烈。烈之。事。跡。熙學。者不。喪其。天。眞至。年。長。天性。定。然後。動。者。抑之。使靜。者。勉。

之。使。動。互。相。調。劑。卽爲。成。材。今。茲。芷。雲。與。子。樺。方。在。髫。年。正。培。養。天。性。時。吾不。欲。拘。束之。使戚。戚。無。

業。趣。也。一。日。芷。雲。子。樺。畢。學。而。入。內。室。芷。雲。燒。捉。先。奔。子。樺。低。首。徐。步。行。旣。登。堂。面。蔣。將。軍。蔣。將。軍。

悅。曰。爾。讀。如。何。矣。曾。受。夏。楚。未。芷。雲。笑。曰。未。蔣。將。軍。試。子。樺。佾。背。書而。誦。子。樺。誦。如。流。又試。芷。雲。

並。雲。誦。數。句。而。忘。蔣。將。軍。曰。如。何。芷。雲。急。改。誦。他。頁。熟。書。以。續。蔣。將。軍。不。曉。也。子。樺。匿。笑。誦。畢。蔣。將。

軍。曰。去。休。姊。弟。乃入。拳。姬。室。而。嬉。拳。姬。者。吳人。也。將。軍。妾。亦。慧。能。讀。與。芷。雲。子。樺。極。相。親。密。二。人。入。

室。李。姬。方。出。芷。雲。嗔。子。樺。曰。頃。者。弟。何。笑。我。子。樺。曰。姊。何。亂。誦。芷。雲。曰。偶忘。之。無以。續。耳。子。樺。曰。然。

則。是。不。當。笑。耶。芷。雲。笑。曰。不。當。笑。弟再。笑。者。我不。伴。弟。歟。矣。此時。李。姬入。李。姬。殊。倩。隻入。時。似。慍。一

見。苣雲。姊。弟卽歎然。李姬。時甫十八。長苣。雲一歲耳。故三。人嬉戲之狀。不知者見之。幾以爲是姊妹。及。幼弟也。嬉久苣雲。問李姬近日何事抑鬱面少歡色。李姬曰。非若姊弟來此者。我今日又將悉哭。矣。彼司難物之周媼大放肆吾向索室中應用物彼乃厲色向我我本思與彼對較。厚。自謂必可免煩惱豈知彼輩但醫威嚴酷取之。則。帖耳不動。恭謹小心寬待之。反如。劣馬失羈。狂。驕。此等人不妨寬容之乃今日我行廻廊間。彼竟咕嚕。嘗我。我。女子又素性和善待下人寬。繼恐人謂我恃。顏。陳其事於將軍耶。彼等亦知我意如此故。續續。辱我。曾不少寬假。我只能掩面肆。哭。以自惜我身。跳。欲。踔。其騎者。姑娘公子試思之。我尙何法。我自。退。吳來。爲。勝。已自卑賤。尙能與。彼輩。負氣耶。尙能。視。世。惟。姑。娘公子在。此吾。始。敢。略。吐。心曲至於他人。則。誰。不。以。假。顏相向。同爲。姬者三。人。并我而四。彼。三。人。但。知。修飾顏色爭妍效嫵惟恐失。寵而。膏。斧。鉞。且。日以傾軋爲事。利我受辱。增。彼。笑。樂。我家在。吳。中爲紳。不流離至此。胡有此日。姑娘公子。乎。若姊弟。謂我命運如何乎。李姬。子樺呼。速回坐。此小事何勞。姑娘怒。苣雲不。顧。少頃入。則已命人呼。周媼矣。李姬曰。彼來。幸。姑娘怒之。不然。彼。更。怨。我。苣雲不語。有頃周媼至。立李姬室外。苣雲推李姬出。周媼以爲。乃李姬呼己。則。岸然曰。我

碌碌無一息暇東西奔走足底皮寸寸厚不意此處亦居然呼我乃問李姬曰果何事者李姬曰吾前告汝室中花瓶爲婢所碎令汝置一新者來以免將軍見責今仍爲此耳周媼曰吾以爲有天大事也乃如此些些小事也值得呼我我事多非專爲爾室司花瓶葉瓶者誰碎之使誰理之我有花瓶隅之周媼曰果何事者李姬曰吾前告汝室中花瓶爲婢所碎令汝置一新者來以免將軍見責今仍爲此耳周媼曰吾以爲有天大事也乃如此些些小事也值得呼我我事多非專爲爾室司花瓶葉瓶者誰碎之使誰理之我有花瓶隅之周媼聞後有足聲足步甚厚不意此處亦居然呼我乃問李姬

怒不測當壯年時雖極受寵之愛姬偶不當意立命環首曾不憐惜及怒解而玉人已殞則令淚隆殯葬之費具窮極華麗將軍自臨哭而擴成棺下玉人已長埋不復聞將軍哭聲矣或謂是乃將軍梟雄鷙桀之天性云

一日將軍與楊先生語將軍曰吾子女好嬉女尤甚屢生事惱我又第中無與彼等年齡相若者彼等無與偕嬉受敎之暇則入內室與婢妾戲荒棄學業吾甚惜之倘先生能得一二佳子弟來此偕吾子女讀讀竟又偕吾子女嬉則善矣然恐人家佳子弟不肯來此何楊先生離席曰將軍言極有見地吾久思進言乞將軍允携一友人子來侍公子姑娘讀卒未果吾友人子姓江名鴻性亦慧與公子姑娘年亦相若倘將軍允我者則拜賜矣將軍曰先生勿謙吾今卽命衙卒往迓之也楊先生曰彼居於荒村依其姨母我當自往挈之否則其姨母必不肯聽彼來將軍曰然則先生明日行矣楊先生悅而去子樺芷雲弄入問楊先生曰先生頃言確耶吾等可得良友矣芷雲又笑問楊先生曰彼良友能武否學業似吾弟否楊先生曰武藝彼略能之讀書亦不讓若弟芷雲子樺卽問楊先生奚曰何急急吾尙未晨餐也餐後卽行惟彼處去此五十里必以明日至也芷雲曰吾命駛卒以吾父之健駿奉先生楊先生曰勿須或能以傍晚至

楊先生去芷雲子樺則拭書席文具令潔又易新服曰無令良友鄙我儕不潔芷雲開良友能武則年年約十七貌秀美如美女而神采軒奕眉宇間有俠氣披篮色騎服據鞍門款段道上又登高阜企而望聞遠處蹄聲卽疑是楊先生偕良友返至暮突見一少年絕塵過少趙空場中溫演武技翼不以生疏見譏子樺則督率書僮治晚膳以俟日甫夕芷雲挾弟跨駒出第年約十七貌秀美如美女而神采軒奕眉宇間有俠氣披篮色騎服據鞍子何在楊先生曰彼先我行若儕未見耶芷雲子樺至是知前覩少年卽是已所盼候之友繼不見楊先生偕乃又俟之有頃楊先生引三人相見後各大懽悅偕入室而膳蔣將軍見江鴻如侍公子治潔室館江鴻江鴻武技與芷雲較各有所長江鴻謙恭知禮亦大悅曰已待於前路楊先生引三人相見後各大懽悅偕入室而膳蔣將軍見江鴻如侍公子治潔室館江鴻江鴻武技與芷雲較各有所長江鴻善鎗擊的無不中芷雲悅亦習鎗武藝則互相傳授交換所能江鴻讀書勤初來學遜子樺後乃與之齊驅芷雲與江鴻日益親近江鴻視子樺如弱弟呼以樺弟江鴻憐子樺弱受姊侮自是子樺遂師江鴻然身弱進益殊遲書室卽在花園左課暇則皆聚花園中嬉笑江鴻與芷雲亦他奔江鴻乃就子樺與言子樺笑曰鴻哥昂藏有丈夫態

何今日羞赧亦作幼女鄭嫣狀耶江鴻不言但執子樺手曰樺弟勿言適窘我我好羞每他人言語觸我心事則面頰不自知何故漸漸沸熱吾姨母嘗謂我處處是勇男子氣格惟好弟亦不入內室作意外事拯其父但終日居園中皆覺活潑潑有生氣絕不似前時寂寞甚直是女子才貌則視芷雲而笑芷雲於是噴李姬曰以芷雲始笑夫情愛之爲物飄裊如游絲當於無形間捉摸之覩芷雲近日與江鴻之情景似二人之間已有游絲飄裊其間矣

第三章　拜鵑

第中三月思歸覩其姨母楊先生以請於將軍蔣將軍第曰胡告爲江公子欲何時歸者即日江鴻留姨氏家毋過三日江鴻皆諾策馬去芷雲子樺乞江鴻速之雖小別然三月末嘗一息耳又一小婢侍姨母家特姑娘來始歡江鴻緩述之姨母悅具豐饌款江鴻豐饌爲漢中之冠宅外陳地中之芋田爲活姨母在門首溪流登高

離故亦微微悵戀芷雲覩早歸子樺乞江鴻皆諾策馬去芷雲子樺送之雖小別然三月末嘗一息耳又一小婢侍姨母家特姑娘來始歡江鴻緩述之姨母悅具豐饌款江鴻豐饌爲漢中之冠宅外陳地中之芋田爲活姨母在門首溪流登高

阜而望之路折不見影始下江鴻行時已午後抵姨母之村日已西下馬入村姨母方

中浣衣見江鴻至歡然同入屋雖徹然整潔家無他人姨母耳又一小婢侍姨母家特

詢江鴻以蔣將軍第中事江鴻縷述之姨母

老松幹上之蠹及蔕葉蔽葉耳雖不及將軍第中食膳之華然江鴻食之覺清雅適口別有風味及夜然油燈光不甚亮而江鴻幼與姨母親不啻已母母子久別聚話雖油燈不明而歡樂不因之稍減夜闌婢已寢姨母起視戶樞閤門加鍵命江鴻坐曰鴻兒前爾去時甚倉卒吾言未盡今續而詳言所言皆爾家事爾以前塵詢我不爾告者以有待也今茲實盡情傾吐之時爾其聽之爾母吾妹也吾父無子只我姊妹二人吾妹生後吾母及父即逝妹長大貌特美與我較我猶無鹽也然今思之妹殊不幸我以貌陋故今茲尚延一息於斯世則隨者實有福然當時人無不輕鄙我而重視我妹賢爲仙人我嫁我夫未兩年夫死一子亦殤吾遂寡居吾妹則嫁一年後即生爾爾父爲書生家亦不資吾嘗時極養爾母之逸樂是時世局尚未亂天國亦未起義然士豪猾獄力凌強善之家識者謂亂象已伏且茁然起矣爾家受阨即在亂象初茁之時吾地之士豪推一人爲巨擘則不憶既負力又惡不畏法事無顧依附之積行無忌最好刼人家金其次則刼人家美女少婦供彼下陳暴奴偶過爾家門窺見爾母艷美百計思刼爾父傾家募壯士五十人備弓矢火器守家嘗時政治不行以強相尚強者勢能凌弱衆者無可訴述爾父之壯士亦有以健勇名者一年餘

惡人憚於威嚴無敢犯者彼暴奴亦匿跡消聲且不敢出犯鄰近爾父益厚結諸壯士壯士盡願效死力吾嘗時爲若家慶謂以後可安居矣孰知彼暴奴懷恨嘗復仇嘯聚漸衆期年黨羽達數百一日舉衆與若村五十壯士戰壯士迎拒一以當十自日出至晚未息創傷遍體暴奴人衆則輪替更換以戰五十壯士入夜焚油潰布帛以繃暴戰益力壯士漸不支壯士之魁大呼曰有志者衝鋒擒魁去傷者聞聲一手捫創一手仍持矛以突暴奴呼衆圍壯士五十八力竭俱被戮無一乞免者爾父爾母已先投井中暴奴入逼索不得疑自後戶遁去先是暴奴另命一奴督二十人守爾家前後戶至是乃問奴奴曰未有人逃出暴奴斥其受賄欲殺之刃加頸矣奴曰我死不甘彼實未出戶請允我入室搜索必得人以報不得願死暴奴許之奴入四索不見泣投暴奴暴奴斬之頭斷猶旋滾地上至一處而止暴奴視之乃一光石方尺許揭石見井爾父爾母在焉縶出殺爾父於井邊而投其尸入井以爾母去以後事吾不之知閱數日吾募人告我以爾母下落者贈百金有人告我爾母適留我家得不罹厄時爾甫二歲餘耳惡耗來爾不知痛我哭爾亦哭然我知爾不

知。哀。也。是年彗星橫亙天際。天落紅雨。六月雨雪。中夜而天明。見光如日出。說者謂爲大亂之兆。其後。天下果然沸騰。而暴奴亦去我鄉爲賊。鼻創敷藥而愈。然有瘢痕可指而識之也。言至此。微歎。又曰。揭竿起事者。敗則爲寇。成則爲王。矣天國之興。吾不知其所以興。然彼暴奴則有殊功於天國。今彼。當日事興否。蓋彼作惡多。又焉能一一記憶之。置之心坎。爾前行時。吾囑爾於蔣將軍第中私覓。談。彼。曰。後。

一。鼻。上。有瘢痕者。爾今得之乎。江鴻初聞其姨母言。泣不可仰。至是則躍起握拳切齒曰。彼即所謂蔣將軍也。其姨母。然。吾久知之。爾今當思所以報之矣。爾家一系存者惟爾爾無兄弟。吾初謂此子。事。尼。後。彼。仇。蔣。

切。爾。事。楊。必。將。

忌。齒。莽。宜。審。機。而。行。若。不。權。輕。重。而。妄。動。失。我。望。矣。江。鴻。諾。泣。曰。天乎。此仇。必。報。不。報。者。非。人。

亦。勿。再。訪。我。爾。戮。爾。仇。吾。聞。之。自。忻。慰。不。能。戮。尙。何。言。吾。言。止。此。江。鴻。靜。聽。不。語。姨。母。又。曰。行。

全。在。爾。吾。飄。零。孤。苦。日。後。收。局。不。問。可。知。吾。今。盡。告。爾。稍。聚。即。當。長。別。爾。行。後。吾。大。約。遁。跡。爲。

先。生。爲。爾。父。好。友。吾。託。彼。引。爾。入。該。第。爲。爾。復。仇。之。初。基。今。爾。已。入。第。吾。能。已。娼。吾。功。亦。成。以。

授。爾。武。技。我。之。孤。心。苦。誼。爾。當。諒。察。哉。天。之。仇。何。可。不。報。

幸。爾。幼。即。多。力。故。吾。特。延。師。

大 鼻 驛

慙。 媲。 跪。 之。 僧。 皆 也。 字。 樺。 昨。 仍 盆。 芷
芷 婢。 將 則 不 奸。 贅 心 笑。 日。 不。 勤。 雲。
雲。 見。 軍。 事。 能。 險。 歎。 憤。 曰。 不。 肯。 盪 子。
子。 樺。 泣。 將 軍。 蹤。 然。 兒。 兒。 女。 嬌。 狀。 亦 動。 憐。
愛。 將 軍。 叱。 問。 何。 爲。 芷 雲。 子。 樺。 姊。 入。 中。 堂。
乃 命。 衛。 卒。 入。 將 軍。 曰。 牽 李。 姬。 去。 斬。 之。 李 姬。
李。 姬。 下。 禁 樺。 姬。 室。 得 履。 人。 私。 以。 男。 子。 履。 置。 李。 姬。
之。 笑。 激。 究。 李 姬。 泣。 視。 芷。 跪。 爲 李。 姬。 乞。 免。 死。 將 軍。
慙。 芷 雲。 及。 子。 樺。 姊。 弟。 入。 中。 堂。 常。 攻。 學。 楊 先。 生。 見。 江。 鴻。 亦。
不。 言。 他。 事。 江 鴻。 習。 武。 技。

雲子樺而去芷雲子樺謀曰父喜怒不常李姬仍
奸人得肆志也思必得從中播弄者乃語子樺曰
各婢妾室縱聽室中人言語而室中人無一不談李姬事他三姬皆在室中私笑慶功
婢蓬頭所自棘也喜尤甚飲酒且歌芷雲怒入室拔刀叱曰爾害李姬前後事吾盡悉
爾必嘗我刃意乃吾婢蓬頭策也芷雲勇且俠又將軍所鍾愛今又見挾刃懼甚乃跪曰
使將軍責我是否粵姬泣粵姬素知芷雲勇且俠又將軍所鍾愛今又見挾刃懼甚乃跪曰
禁所有守卒必不任我設施乃先携酒造禁所視守卒守卒凡四人芷雲大聲喝開門
靈乃將軍愛女立起健鬪門李姬與芷雲相抱而泣芷雲曰勿悲我拯若出酒令李姬
泣曰吾知姑娘意矣姑娘恐我苦賜我鴆俾全軀以歿姑娘恩惠厚矣我弱質居此本
死所較生樂也今與姑娘長別願天福姑娘芷雲曰非也此良酒又以一瓶示李姬曰
出謂守卒曰吾憐爾儕苦今賜爾儕酒守卒不敢受芷雲叱曰取去守卒受酒芷雲又
飲之守

痛。逐。以。等。情。自。率。進。泣。可。曰。既。卒。
哭。之。憧。語。父。縊。姬。而。不。於。妹 厥。葬。
失。後。憧。禁。懷。矣。蔣。將。成。道。上。自。問。之。哥。速。行。江。鴻。諾。芷。雲。握。李。姬。手。曰。行。矣。返。若。家。視。若。父。母。無。以。此。處。爲。念。也。李。姬。
聲。事。覺。芷。雲。問。子。樺。曰。李。姬。死。弟。悲。否。子。樺。曰。焉。得。不。悲。芷。雲。曰。悲。如。何。子。樺。曰。今。晨。卒。
守。卒。棄。性。蠢。自。知。前。後。曲。折。懼。禍。因。遠。遁。拳。姬。葬。式。窮。極。華。麗。將。軍。哭。芷。雲。子。樺。送。之。子。樺。
將。軍。首。肯。芷。雲。行。將。軍。從。芷。雲。後。守。卒。已。易。人。非。夜。中。飲。酒。者。芷。雲。開。禁。門。忽。退。走。驚。曰。李。姬。
軍。進。欲。視。李。姬。芷。雲。因。曰。李。姬。面。已。變。色。乞。父。勿。觀。觀。之。更。
晨。問。守。卒。曰。黎。明。時。吾。
守。者。皆。不。能。言。一
五五

祭○文○請爲○姊誦○之芷雲笑○曰○諾○子樺○誦○曰○惟月○日○蔣芷雲○及弟○子樺○謹祭○於吾父○亡姬李氏之靈○曰○嗚呼○姬吾姊○弟亦依○依相樂○也嘗憶某○日○姬指吾姊○弟而言曰○吾久別家里○無天倫之樂○然視若僧猶○悅○姬○吾姊○弟○人也吾聞吳○爲聲明文物之○邦○故○姬慧而麗溫且慈○姬不○得偶吳乃來○於金陵事吾父父○日○吾姊○弟○之意俱鬻○然流露○也豈今遽棄吾姊○弟○而逝乎將○以返吳中依其先○人以樂天倫○耶○姬之○逝非善○終○也乃受人譏汨羅東○山之○事○又見於今○世○生不○如死之○爲樂○也姬其悲○也耶其○不悲○也耶芷雲曰○弟作○祭○文何爲○附○以我○名○子樺曰○然則○夢寐中猶○足相○見○也○丁亥○日嗚呼○哀○哉○突然姬○可○勿悲○也往吳中則○御○風凌雲○頃刻○即至○念吾姊○弟○則夢寐中○猶足相見○也○丁亥○日嗚呼○哀○哉○突然姬○可○勿悲○也往吳中依其○先○人以樂○天倫○耶○姬之○逝非善○終○也乃受人譏汨羅東○山之○事○又見於○今○世○生不○如死之○爲樂○也姬其悲○也耶其○不悲○也耶芷雲曰○弟作○祭○文何爲○附○以我○名○子樺○曰○然則○晨○起○即○尋○江○鴻不○見不○知○彼○乃送○李姬出○三百○里○外○也往返○六百○里○如何○能○即○歸○子樺○曰○然則○吾儕○倘○有○數○日○寂寞○也芷雲○曰○然○

決○是夜○江○鴻○知○李○姬事益○恨○蔣○將○軍○兇○暴○既別○李○姬經○市○購○匕○首自思○歸○時○必○刺之○歸之○日○芷雲○子○樺○迎○於○門○情如○兄○弟○江鴻○思○此二○友○豈不○愛○其父○吾何○忍○卑劌○然繼○念我○亦有○父母○今何○在則謀○刺之志○立○江鴻○易服○挾刃○登屋○匿蔣○將軍○尚未○息方與○子樺○語以蔣○將軍○素愛○子樺○故○也○

樺。自。痊。存。創。剌。如。乘。衣。書。入。惟。江。
徵。咎。吾。敢。潛。吾。此。犢。就。內。鄰。子。鴻。
脫。子。必。之。然。弟。江。逸。去。再。他。圖。作。號。知。不。然。蔣。將。軍。疑。爲。外。仇。所。爲。秘。之。不。言。但。曰。子。樺。病。耳。芷。雲。與。江。鴻。言。亦。因。流。涕。及。明。謂。第。中。必。鴻。傳。昨。夜。事。倘。有。疑。我。者。嘗。思。退。讓。見。蔣。將。軍。父。子。和。悅。狀。心。轉。念。及。已。父。又。自。傷。孤。苦。將。不。可。失。今。茲。不。剌。更。待。何。日。樺。吾。友。吾。何。忍。入。室。就。彼。前。剌。其。父。不。如。立。窗。外。鄰。七。首。入。中。之。思。完。颯。然。一。聲。七。首。已。貫。窗。見。蔣。將。軍。已。驚。而。立。子。樺。臥。地。上。江。鴻。大。悲。蓋。七。首。失。的。已。中。子。樺。足。江。鴻。不。得。已。急。逃。易。及。七。首。發。自。覺。已。失。準。悔。恨。無。已。不。敢。再。發。因。近。
微。脫。江。鴻。但。作。慘。色。報。其。師。耳。楊。先。生。知。其。事。亦。哀。子。

年。至冬。而病危。楊先生。乃召三晝。勉以立身之道。我曰。且死爾等。皆慧。當力學思爲。世用毋荒毋怠。

又謂芷雲曰。若爲女子中性剛健者。近於俠。後當劑以溫和。又謂子樺曰。爾男而弱。今又蠻然。當勉爲健男子。勿太柔。彼江鴻爾可友之也。又謂江鴻曰。爾性極似芷雲。亦宜劑以柔。以全爾眞。子樺可。

憐。爾當與爲友。時時保護之。三晝皆諾。曰先生寬思慮。小恙不足患。楊先生又曰。吾家經亂離。家人四散。吾今死。無復他恨。謂江鴻曰。爾無父母。吾忝爲爾父之友。我二人相依猶叔姪也。吾遺囑爾均受而讀之。江鴻泣應。楊先生又曰。吾死不能更督責爾。宜常記爾姨母之訓。江鴻曰。吾永矢勿諼。楊先生曰善哉。遂逝。蔣將軍臨哭爲治喪。出殯日三晝泣極哀。將軍執紼前行。儀仗蜿蜒里許。金陵城內外人見者無不悼楊先生而嘉蔣將軍能崇師也。楊先生葬事畢。蔣將軍仍留江鴻伴芷雲子樺讀。歷數月。痛師之念。始稍稍衰。於子樺督後性益靜。讀愈勤。芷雲江鴻則習武技。不輟。時芷雲年佳。辰人生殊難得也。江鴻曰。然子樺曰。人當佳景每易生感慨。鴻哥何思胡沈吟不答。江鴻曰。我不略此。佳景耳。芷雲曰。吾知之。鴻哥乃思家也。江鴻曰。否。否。吾孤零之身。慈親早歿。前依姨。

母。又有楊先生今姨母他遷楊先生亦歸地府我今無所眷戀矣今住此良友相聚極樂然人生終有分手之日則此時亦如在幻夢中耳子樺曰哥思此乃云不思耶雲曰吾父幸和煦待哥亦佳哥與鴻哥何念及別離子樺曰鴻哥與我當一生爲良友江鴻曰然是所望雲顧子樺曰爲良友然則我如何耶子樺謂江鴻曰吾三人思永久相親不願有離別之日鴻哥亦擬告哥一大事哥長矣吾姊已及笄此後相聚之日良短江鴻聞言顧其顏色雲則頹然低回久之子樺謂江鴻曰鴻哥吾姊爲哥侍巾櫛何如言訖視江鴻察

誓。吾猶之當是思親之故鴻哥孝哉我雖情痴自能節抑以待鴻哥何時解誓者我即何時委身鴻哥至欲我斬斷情絲則山河可改此心不能易矣江鴻曰芷妹痴哉我此生無娶妹曰也芷雲曰此志我自定之我自能守之固不間鴻哥有娶我日與否也江鴻曰善時日已西三人各散芷雲豪雄不似尋常女子然是夜亦不能不揮淚而泣又念此時不知江鴻心中正作何思或不屑憐我只笑我愚我盡改我平時磊落之態以泣於深閨我聞我徒自苦耳芷雲之心思如此然則江鴻如何者苟此時芷雲踽足於江鴻之室外者則芷雲耳中當有一種淒惻之泣聲或較芷雲自己之聲爲更恐也次日清晨絕早江鴻獨坐園中一小亭中自思來此已三年而仇弗復時機易失日後且悔今

恩。及今。猶。爲。曾不。叔。掠。一志。思。逐。胡。人。天下。殷。殷。關望而。今者。功。敗垂。成。少得。便。知足。其所謂。滿。招。損之謂。歟。

漸。實。首。忍。惡。苟。只。豪。曰。身。鴻哥至。欲我斬。斷情。絲。則山。河可。改此心。不。能。易矣。江。鴻曰。芷妹。痴。哉我此。生無。娶。妹曰。也。芷雲。

不。能。再。躊。躇。一得。隙。間。即宜。動手。正思。間見。有人。影。拂花。枝。過。江鴻。視之。乃芷。雲。芷雲。見。江。鴻低。

能。作。語。江鴻。呼之。始入。亭。坐二。人各。懷心。緒。初時。相對。不。能作。語。江鴻。乃思。談論。時局。以破。寂。

曰。朝中。用人。太濫。聲歌。太侈。祇圖。安樂。弗計。久遠。治民者。但知。剝民。曾不。少使。休息。郡邑。漸。

軍。收復。臣下。匿不。聞之。天王。天王。亦縱。日與。妃嬪。酣飲。自謂。天下。已平。半壁。河山。足以。自守。

楊。先生。言。當初。起時。揭竿。裔臂。其勢。極盛。且待。民有。

莊雲曰鴻哥是也吾等幼又何能爲力只能坐觀興廢爲異日感歎之資耳言至此子樺入江鴻問何自來子樺曰自吾父室中來父今日起極早召我侍晨餐今倦方臥皮榻上江鴻聞言心動自念此時機也乃問莊雲餐未莊雲曰已餐子樺同聲曰速去餐畢速返吾等候鴻哥也江鴻入室取一寶劍躡足往蔣將軍室江將軍果臥皮榻上鼻息推門入將軍首繼念及莊雲子樺乃但以劍點尖將軍脇下穴鴻哥尚未耶江鴻曰然吾晨起即來此聽鳥語江鴻聞言心動自且言曰將軍憶咬鼻之人乎是吾母也今爲報仇來將軍聞言猶瞪目視江鴻繼而長歎始絕江鴻江鴻行近蔣將軍張目視江鴻江鴻思取蔣將軍首繼念及莊雲子樺乃但以劍點尖將軍脇下穴將軍死後始跼足閨門出抵書室略進餐回視已衣並無痕跡藏劍乃徐步入園坐亭中與莊雲子樺談談至夕第中無人知將軍已死者蓋將軍素好晝寢暮時不欲人驚其好夢故無敢窺探者及晚始有婢請莊雲子樺往視將軍則將軍殭矣莊雲子樺踊哭第中大沸命人報天王天王命使來視大衆刺客又賜諡號又賜金治喪即葬花園中莊雲子樺跼踊極哀江鴻亦流涕私語曰如此

不能宜朕德化以化下民也其停樂三日以誌朕過凡百臣工悉齋戒半月每日往將軍靈前竭誠致祭以安將軍在天之靈此足見天王惋惜蔣將軍之深而當時天國國勢之危也所謂叛兵四逼者誠然是時曾國荃已復安慶江浙江西漸漸不爲天國有水陸幷攻已有困逼金陵之勢天王胥遁爲己所致一朝羅亂脫衣旰食親率六軍籌備戰禦傳命令蔣將軍家人入城芷雲子樺約江鴻僧入城江鴻仇已復本思身殊難不如暫與子樺僧隨地保護之蓋江鴻之憐子樺與芷雲之愛江鴻其熱度正相若也三壹又因與芷雲子樺久相處情不能驟絕又知金陵且亂子樺弱而蹙蹙脫身荒谷夜深不得宿見火光乃奔入一小村火光出茅屋中入屋乞留宿一老嫗納之入則第已爲曾軍所佔江鴻徘徊第外正致慨歎兵出而喝江鴻素不受人侮怒甚拔刀戮數兵而行追毀而天國亡矣江鴻芷雲子樺各相失江鴻過覓於城中不得城中無食物不能居乃出城視舊第者至竟在細辨之芷雲也問何得至此芷雲曰吾自城中出欲入舊第奈已爲兵踞故宿此江鴻曰吾亦然今如何芷雲曰吾弟尚在城中城禁嚴苟能出城者吾三人且偕遁荒山中耳江鴻曰善又曰子樺究在城中何處芷雲告之江鴻曰妹何不挈弟偕出芷雲曰彼弱不能行吾女子何能挈彼

吾自己乃踰城出者哥不知城中方大索女子耶哥男兒裝入城擊之出江鴻曰吾亦不能芷雲曰哥何不能江鴻曰吾實能之耳乃謂芷雲曰明日晚待我東南隅城下芷雲諾江鴻將行老嫗自室內出呼曰晝餐而後去江鴻始憶一日未食乃入室食芷雲曰今已晚晝以明旦入城江鴻曰善乃受第中人惠且讓芷雲爲將軍女故待芷雲及江鴻吾今告妹以事妹勿懲剌妹父傷子樺足者皆我也不意如此吾父殺人多哥報哥父母仇當也吾父之心雖不恨哥不再相仇然哥手刃我父者也我前於改誓矣自願孤棲終我生不嫁男子以謝吾父江鴻記取日晚東南城隅相會也江鴻入城遍城無行者戰慄伏地下而爬見兵至則殫臥雜死人中僞死人堆屍爲下炎日逼曝臭氣中人欲暈一二狼犬破時尙有泣聲至是則否反有歡聲遠近相應歡者非人亦非兵非城也芷孤人血兵見之殪狗狗屍遂雜死人中初方伏竽隅而泣其門外有人爲守守者非人亦非兵非掠地爲死者以待兵過兵則遍搜各室轉金寶婦女人煽曰佳哉如此方是烈性女兒及明江鴻行謂芷雲曰記取日晚東南城隅相會也江鴻入城遍城無

乃縱屍耳。梅聞江鴻至疑是兵縮如鰻江鴻大戚曰。梅弟何怯懾至此又曰留弟於城中受斃恐者。皆我過也今從我出城若姊待若久矣乃披子梅行緩江鴻負之達城門口已落守門兵。暴戾如虎著紅衣紅衣兵爲攻金陵最出力者性亦最鷙不甚服紀律出城者皆須搜身藏江鴻至門。見狀不欲出謂子梅曰吾挾弟躍城出何如子梅不肯曰倘爲兵見且死江鴻乃引子梅赴城門。處紅衣兵正譁笑見江鴻子梅皆白。皙如女子。入然此二童不啻傾國也恐是喬裝者乃留江鴻及子梅坐身。纔遍始放之出及江鴻紅衣兵亦圍手江鴻已怒強忍之忽一兵呼曰此女子也屑肌。嫩白如雪且吾已觸彼隆起之乳峯矣兵甫呼江鴻力奪兵刀殺兵他兵大怒舉舉兵器格江鴻兵。

因謂曰。哥眞女子耶江鴻答曰然吾爲女子吾無兄弟習欲報父母仇故飾爲男子言訖已紅衣兵。一躍下紅衣兵亦勇躍下追之江鴻奔迅紅衣兵追不及江鴻已着創血溢衫盡濕子梅乞江鴻息以。馬兵五十人至兵有鎗江鴻挾子梅奔匿一樹林中馬兵多圍林而捉江鴻。鎗彈如雨下江鴻。

躍力敵彈子梅倒地號痛江鴻視之子梅腦際血流如注一馬兵奔進欲擒江鴻江鴻曳。

之。盡。利。明　吾　鴻。之。
外。斫。劍。日。中。亦。下。
或　人。斫。晨。彈。彈。馬。
奪其。馬。及。鎗。力與。馬。兵。戰。發彈。無。不。中。江
盡。不。能。再。擊。江。鴻。疲。甚。創。痛。發。自知。將。死。
因下。馬。詣。子。樺。所。子　樺。徵。息。倘。
力。竭。矣。且死。子。樺。延。其。所。績之。聲曰。鴻
姊。乎。曷抱。弟。與弟。偕死。也。
紅衣。馬。兵。出。覓。其。同。伴。但。見。林中。有。兵。馬。
之。屍。五。十。人。五。十。馬。悉。臥。地。上。
下者。至於。江。鴻。子。樺之。創。軀。則不。知。何。處。
去矣。著。三。童。傳。者。曰。江。鴻。子。樺。
樺。一。童。男。一。童。女。之。創。軀。亦不。
能。自。起。而。出。樹。林。已。傷。必。不。能。運。劍。以。首。盡。落。如。有。人。以。
存。江。鴻。曰。樺　弟。乎。倒。馬。兵。盡。墮。騎。江。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已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簏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界之蟊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罰抄襲家一如前法

禮拜二十六

THE SATURDAY
NO. 2 3

1914 T 15

禮拜六第二十期小說目錄

飛絮沾泥錄……
無可奈何花落去……
家學淵源記……
雙妒記……
劍膽簫心……
藥匍……
迴瀾……
指嚴……
梅郎……
杏痴……

含露珍花羞風豔惡匪不奇麗可貴而一旦僻枝隨風飄泊沾泥墮溷儕於糞土牛羊且得而踐踏之矣女子情性柔弱嬌婉甚類名花上植然才容而外尤宜茂其淑德不則莫自貞閑逸乎禮法才容貽辱之器耳矧其具妖豔淫冶之顏而自謂有才此其人不如委地殘花永淪汚濁者幾希矣厥罪攸歸則在父母之不知教小兒女弗獲導引爲得正軌如盲索途鮮免躓蹶遽其身困名裂弗令之譽幷及父母則已悔且何及如余所述之珊姑不尤可歎耶珊姑生而明秀夫婦絕愛異之謂與其兄雲郎堪云雙寶一良駒一明珠齊入懷矣雲長珊三年嬉戲恆共父母嫌兩兒對游或猶弗歡則伴之以鄰兒福生福生年齊於雲父爲人厮役顧貌極清朗性復慧給珊父母愛之亞於其子女意謂今則兒女之伴侶俟其長便備役之是兒能堪使令也而珊珊更有伴曰願娼蓋父母特任之令保傅珊姑者奔馳歲月催送年華雲與珊天眞爛漫之稱年倏已迅邁而讀書識字之務乃鱗集而至讀書雖未必憂患之始而此後之榮枯顯辱要有萬殊則其爲禍爲福亦正未可知時珊才六齡也福生伴讀亦能邀先生奬借如彼兄妹讀三年均能抽豪作

短文若稗官之書俚俗之歌詞閒窺其義蘊宣其旨趣皆成能事矣兒童當十餘齡之際其思惟最易發故好奇之心隨而彌熾福生從外間得封神西游諸說部既自喜其詭奇怪誕更念荷進彼必得至歡進之乃果然復從索更有勝此者乎珊更語之曰果將得尤佳者來當以饜之繼花之忘兄妹得之皆嗜之若稗官則染器也文秀之邦其童話小說類受官司審定豈無故歟顧福生所進詎皆進德益智之資以爲租賃雲兄妹得之皆嗜之若稗官實具最大魔力然少年者正似乎素絲可以白亦可以

香囊異君於是福生益悉心搜討或竟旬其撰滿出其所蓄之資以爲租賃雲兄妹得之皆嗜之忘

嬉游試覩此情可知啓發少年之睿智稗官實具最大魔力然少年者正似乎素絲可以白亦可以

兄妹必得至歡進之乃果然復從索更有勝此者乎珊更語之曰果將得尤佳者來當以饜之繼花

易發故好奇之心隨而彌熾福生從外間得封神西游諸說部既自喜其詭奇怪誕更念荷進彼

俚俗之歌詞閒窺其義蘊宣其旨趣皆成能事矣兒童當十餘齡之際其思惟最

末前聞而味之乃至穠郁珊爲女子感觸尤易故散其愛稗官亦彌甚每當夕陽斜照樓頭珠簾高捲

之書不無豔意言情之作雜糅其間郎情儂意恩愛纏綿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其事實皆雲兄妹所

黑而稗官則染器也文秀之邦其童話小說類受官司審定豈無故歟顧福生所進詎皆進德益智

嬉游試覩此情可知啓發少年之睿智稗官實具最大魔力然少年者正似乎素絲可以白亦可以

香囊異君於是福生益悉心搜討或竟旬其撰滿出其所蓄之資以爲租賃雲兄妹得之皆嗜之忘

兄妹必得至歡進之乃果然復從索更有勝此者乎珊更語之曰果將得尤佳者來當以饜之繼花

易發故好奇之心隨而彌熾福生從外間得封神西游諸說部既自喜其詭奇怪誕更念荷進彼

俚俗之歌詞閒窺其義蘊宣其旨趣皆成能事矣兒童當十餘齡之際其思惟最

瓶供饜香一妙麗女子支頤當窗凝眸把卷則知珊姑已散學歸樓讀小說矣樓止居珊姑及嫗嫗

弗絨於父母之室珊第於晨昏問省一覲父母而已蓋父母之意以爲似此掌珠允宜貯之深樓絕

乎凡俗且女公子而無妝閣寧不失大家體態爲人謄笑其實父母子女得煦歡一堂闔熳笑語乃

云人之中更無能娛我如福生者雖父母之珍寶供我膏粱食我粟是過也於是游則昵福生語則

諸人

並福生兩小無猜聯肩共坐人不知其有主僕之分者幾疑爲天生佳耦神仙眷屬而珊與雲手足之親則轉以疎淡矣珊十三歲之年其父母忽念子且成童可以出就外傅女亦長成尤當弗出閨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居後寂寞無聊兄及福生弗獲時晤則泥顧媼爲之述野談巷語以其事乃大率類乎小說顧媼者原一蕩婦貧困不自聊遂傭珊姑家臨事謹善能得主婦歡然老去風懷時猶莫制則歌豔情靡麗人心志今珊既來問道則傾腸倒胃搜索所聞見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木幾叢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蓉含蕊圓月舒光旋闢其壁間小窗以寄遐眺窗下卽其家園雖無奇峯老樹之勝而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津津弗厭安知後此之顚連困辱卽拜其賜矣一日春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以相告語犬豕之口寧生象齒顧媼所述所謂才子佳人竊玉偷香之外詎復有他珊無知聽之乃之村歌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原一蕩婦貧困不自聊遂傭珊姑家臨事謹善能得主婦歡然老去風懷時猶莫制則歌豔情靡麗人心志今珊既來問道則傾腸倒胃搜索所聞見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居後寂寞無聊兄及福生弗獲時晤則泥顧媼爲之述野談巷語以其事乃大率類乎小說顧媼者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居後寂寞無聊兄及福生弗獲時晤則泥顧媼爲之述野談巷語以其事乃大率類乎小說顧媼者之親則轉以疎淡矣珊十三歲之年其父母忽念子且成童可以出就外傅女亦長成尤當弗出閨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並福生兩小無猜聯肩共坐人不知其有主僕之分者幾疑爲天生佳耦神仙眷屬而珊與雲手足之親則轉以疎淡矣珊十三歲之年其父母忽念子且成童可以出就外傅女亦長成尤當弗出閨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居後寂寞無聊兄及福生弗獲時晤則泥顧媼爲之述野談巷語以其事乃大率類乎小說顧媼者原一蕩婦貧困不自聊遂傭珊姑家臨事謹善能得主婦歡然老去風懷時猶莫制則歌豔情靡麗人心志今珊既來問道則傾腸倒胃搜索所聞見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蓉含蕊圓月舒光旋闢其壁間小窗以寄遐眺窗下卽其家園雖無奇峯老樹之勝而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木幾叢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津津弗厭安知後此之顚連困辱卽拜其賜矣一日春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以相告語犬豕之口寧生象齒顧媼所述所謂才子佳人竊玉偷香之外詎復有他珊無知聽之乃之村歌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蓉含蕊圓月舒光旋闢其壁間小窗以寄遐眺窗下卽其家園雖無奇峯老樹之勝而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木幾叢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蓉含蕊圓月舒光旋闢其壁間小窗以寄遐眺窗下卽其家園雖無奇峯老樹之勝而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津津弗厭安知後此之顚連困辱卽拜其賜矣一日春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以相告語犬豕之口寧生象齒顧媼所述所謂才子佳人竊玉偷香之外詎復有他珊無知聽之乃之村歌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原一蕩婦貧困不自聊遂傭珊姑家臨事謹善能得主婦歡然老去風懷時猶莫制則歌豔情靡麗人心志今珊既來問道則傾腸倒胃搜索所聞見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居後寂寞無聊兄及福生弗獲時晤則泥顧媼爲之述野談巷語以其事乃大率類乎小說顧媼者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之親則轉以疎淡矣珊十三歲之年其父母忽念子且成童可以出就外傅女亦長成尤當弗出閨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並福生兩小無猜聯肩共坐人不知其有主僕之分者幾疑爲天生佳耦神仙眷屬而珊與雲手足之親則轉以疎淡矣珊十三歲之年其父母忽念子且成童可以出就外傅女亦長成尤當弗出閨閣遂謝先生先生解帳自去卽任福生以日用出納之計爲其能書習算弗忍以力役困之也珊深居後寂寞無聊兄及福生弗獲時晤則泥顧媼爲之述野談巷語以其事乃大率類乎小說顧媼者原一蕩婦貧困不自聊遂傭珊姑家臨事謹善能得主婦歡然老去風懷時猶莫制則歌豔情靡麗人心志今珊既來問道則傾腸倒胃搜索所聞見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蓉含蕊圓月舒光旋闢其壁間小窗以寄遐眺窗下卽其家園雖無奇峯老樹之勝而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木幾叢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津津弗厭安知後此之顚連困辱卽拜其賜矣一日春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以相告語犬豕之口寧生象齒顧媼所述所謂才子佳人竊玉偷香之外詎復有他珊無知聽之乃之村歌以遣之迨憶少年述其盛事其聲淫嫚之狀不堪入耳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蓉含蕊圓月舒光旋闢其壁間小窗以寄遐眺窗下卽其家園雖無奇峯老樹之勝而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木幾叢碧沚之上精舍三楹頗具軒暢之趣時珊方注目花叢念牡丹雖好歸占春先幾日紅酣玉暖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津津弗厭安知後此之顚連困辱卽拜其賜矣一日春光明媚景物清妍珊曉妝初罷丰姿乃如芙蓉出水不假雕飾而碧茵一片灌以相告語犬豕之口寧生象齒顧媼所述所謂才子佳人竊玉偷香之外詎復有他珊無知聽之乃

景。良辰。正宜園游閒遣來來。爲我攀取茶蘼。我將以膽瓶供之也。福生。望見心亦狂喜。念自塾散以來。與珊乃如分飛勞燕。偶從堂上相見。雖亦弗禁對語而分在主僕。年各長大。襄時之耳鬢撕磨。烏得於此晤對玉人。雖彼居樓頭。我駐花間。未能如並坐聯語之樂。然架無鸚鵡。儘可深訴衷情也。因含笑而前曰。珊姑晨妝早。端整矣。深樓獨處。不嫌岑寂耶。珊聞語。霞明兩頰。截之曰。速將花作贄。花好如姑。惟此花僕攀折彼花僕●●●珊聞語。霞明兩頰。截之曰。速將事以爲機鋒。渠既有意。我亦多情。則我兩人其眞天生鸞鳳儔矣。著者曰。人苦不閒禮教天下之大。辱彼且泰然。思之毫無慙容。甚或彰然蹈之。罔知顧忌。臨深履薄。認爲康莊如。珊之作。此思念正患。以我所聞佳人多有。自尋仙侶者。福生愛我彌甚。且又俊美風流。適以益花上樓爲言。殆借說部故。其招福生也。又匪如幼歲之懷。惟念己年事正芳。獨對菱花時亦自許佳人而並頭人。杳曷遣情懷。頭無人也。福生奉詔立折荼蘼一枝返身出閣。踵珊樓所。珊此際心情亦不自辨。爲局促爲恬適而片無已。我其送花上樓。平珊聞語面微頳。引首他顧。少頃嫣然一笑曰。爾送荼亦佳。顧嫣方外出樓將花作伴亦佳。我當攀取奉姑第樓。地懸殊勢難授受。擲向姑邊。又恐弗進。致令豔質委泥碎作片。

花。來。何處學得如許辭令。乃來調弄人。福生卽授花珊微笑返身插諸鬢。審花姿態小語曰。福生可愛哉。其聲極微。願福生已備聞。卽趨前曰。我謂珊姑可愛。僕愛之乃寢寐弗忘。寤不知珊姑果愛我耶。珊此際忽聞足音跫然。從樓梯而上。福生愕然。急足趨起者再四。珊低語曰。毋恐此徑幽靜。時願媼已入室閉。珊語亦弗以爲意。福生在此。爲異第笑言曰。姑娘欲買花耶。福生速購其尤。二盈以歸。時願媼已入室閉。珊語亦弗以爲意。福生在此。爲異第笑言曰。姑娘欲買花耶。福生速購其尤。二盈以歸。時願媼已入室閉。珊語亦弗以爲意。福生在此。爲異第笑言曰。姑娘欲買花耶。福生速購其尤。二盈以歸。時願媼已入室閉。珊語亦弗以爲意。福生在此。爲異第笑言曰。姑娘欲買花耶。福生速購其尤。二盈以歸。時願媼已入室閉。珊語亦弗以爲意。福生在此。爲異第笑言曰。姑娘欲買花耶。福生速購其尤。

復輾然遂囀其靈喉作豔歌福生則輕擊珊掌若爲按拍媼復從旁和之顧其聲枯澀殊嫌不佳此其情狀幾令身處者自滋迷惑大家閨閣耶青樓歌榭耶蓋莫可別已俄聞樓梯作響有人徐徐而登且足音歷落知升者決非一人於是樓上歌聲節歌掌拍俱劃然終止福生推椅起立謹站顧媼之側以目示意乞爲設計媼則意態從容若無其事第引頸矚來者爲誰某卽聞來者呼曰我兒宵也今夜好月色樓頭望之倍見光明爾母佳興突生特登樓翫月來也珊聞爲母惶懼無已達外室從二婢携塵墾葵扇母涼御輕羅慵妝卒卸見福生雖長成如許尙大有稚氣爲時媼卽起迓含笑相向曰福生得爲時媼側意大訝叱曰福生爾來何急寓非可笑因顧福生曰明日始工後日決畀爾爾可安心歸寢矣福生得此如囚遇赦匆匆欲行更許之四五日後必有以奉贈今爲第四日彼伺我弗見故登樓問詢實則我猶未拈針也心性躁急氣曩我以其敏慧許爲製一錢袋後遂忘之而彼乃深鐫心坎無時弗思前日向我索袋我始追憶時珊自臥內姍姍而出嬌聲曰母親何弗坐窗前涼風多並可翫月神致也母如弗聞怒容顧福生曰爾行我將詢爾爾來此匪一朝夕何遂全忘禮數我女妝樓豈容爾趾足爾休矣趣以爾所理之清書呈我今夜爾弗得居此矣福生聞語殺觫萬狀跪而請曰僕年稚無知乞覓恕此遭僕父不

泣。然。忘其宵寐。願媼則慰之曰。姑嬢何其痴情耶。天下儘多如意郎君。奚必福生。以姑嬢之門第之

眞。歡。娛別離益酸楚。此後淚流鴛枕泣響闌干。對月懷人。傍花憶笑。此其歲月何以能堪。念此對燈

連。理。雲時而猛風暴雨分折兩邊其情原自難堪。且己處深閨彼居鄰舍。粉牆一道便是天涯會合

非。復。珊家奴矣是夜珊母忿怒已極爲翫月而來却未翫便去珊俟母去悲淚雙流在天比翼在地

咫。尺。訣別無從而此一角紅樓除非魂夢重臨念此心摧魂越如失性命既收拾襆被即携歸己家

怒。痛。編生泣數行下哀痛如喪考妣起立下樓步踹跚弗能疾主母從後促之又弗敢取迴顧自思玉人

德。不。終爲福生作說客爾昏憒極矣速塞爾兩口毋許有後辭遂蹴福生曰速起去求亦無益徒滋我

主。僕。有分爾奈何猶未及知福生來此爾竟不之揮斥是爾正有應得之罪乃不此之省反責我爲

聆。媪。言怒益烈厲聲指媪曰爾今日何遽昏憒若斯我命爾伴我女者爲爾習儀多識也男女有別

自。幼。來此衣食智慧何莫非夫人之澤今遭屏棄人有弗審其情者反將嗤夫人爲德不終矣珊母

此。際。進言拾戒其誰因溫語以請曰夫人且霽怒福生任性失儀原是可惡第罪究未至斥革兄彼

腸。悲。切念鵝鵝比翼寧知不即此分影長離耶願必強撫其神容弗敢慌亦弗敢言媪自恃其寵念

在。茲。歸去無所依恃且不得生也言罷崩角不已珊覩此狀如聞晴空霹靂其驚駭乃莫可名狀廻

才。貌。誰家少年郎。不欲娶以爲偶。我主人愛姑嬢。甚經其選擇。必得快壻。則姑嬢。涯。兄福生。究僕隸也。從此斷絕。正云良會珊。咽淚曰。福生可愛。吾腦紋縷縷。乃一。骨。肉成塵。腦髓。化之時。何能須臾忘之。也。愛戀之切。其間何容雜一毫世慮。更何容計門第。計僕。隸。吾惟咏會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耳。媚。半日良。能娛我。何今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果有謀。能。令破鏡重圓。歟再拾者。吾則感。媚且無量也。媚凝思有頃。曰是亦可圖。第不知姑嬢之意云何。珊曰。趣言之。媚乃並。珊而坐。揚其燈穗。令之極暗。附口於珊耳。切切以語。語良久。珊曰。媚之謀。善哉。遂各歸其寢。後三日。清晨。珊家鬟下婢。阿鳳灑掃廚室。將棄其垢物。即趨後戶而後。戶洞開。念已有他傭先我啓門矣。出而望之。殊無人跡。第聞巷犬猋猋。破此曉寂。心遂驚訝。狂奔呼。起他傭。謂昨宵有穿窬之徒入室。速起檢視。損失蓋後戶洞開也。於是諸傭皆起。先自檢其橐篋。皆。曰。無所損。復入各室察之。几案依然。曾無。物。以去。殆賊之廉者歟。喧鬧間。珊母亦起。詢得其情。深以爲異。則詔僕侍輩曰。後此。珊母晨。妝。既竟。弗見女來問省。即命人往。視。謂豈抱疾故。晏起耶。其人奉命往。至於樓頭。見室門已。啓。因呼。珊。姑及。媚。迄無。應者。心異之。入其。臥內。則房。櫳寂寂。人影杳然。往復。探視。終莫。能得。遂趨。

告主婦主婦駭然自往搜索亦無踪跡於是各爲儗想其游園耶其往別室耶然卒皆歸於泡影羣思珊姑從未出門今乃門闥以內無從覓其倩影寧非大異矧媼者珊之姑及顧媼非穿窬也衆皆曰是矣是矣顧外出何所事耶時珊母已哭成淚人珊父臥病榻間亦焦私游於外是殆必無此理此際阿鳳忽擠語曰是矣適間後戶洞開豈皆忘之耶已切切相告語曰天下之奇無所不有彼大家急異常偵騎四出冀得一嘗及暮而猶無佳朕鄰舍復絮絮以議謂之姑嬢及老媼一旦而並弗見此其中殆有絕妙珍聞供吾人談資也其明日鄰舍復絮絮以議謂福生自出大家兩日之間恆混跡茶酒之肆昨乃僉曾未一見豈往瞻其父耶其父則曰未之見也於是羣繩床瓦釜冷置牆隅陰森黝黯殊無人跡適其父歸遂詢福生曾來爾所耶其父則曰未之見也於是羣是羣復以爲奇聞傳語恭繁漸入珊姑父母之耳珊母則如得大解徹憬然以悟號咷以哭即趨珊樓所啓視其貯藏之篋而連城之寶都無餘賸更檢顧媼室所留亦祇敝衣陋飾而已心念前夕事所料益自謂眞確家門何辜乃產此淫舜之女且事已外揚人言難滅此其蒙羞孰可倫比於是摧心泣血幾於昏殆以語珊父則一痛而厥迷糊聞作怒聲曰不意如珠如花將護珍養乃虛愛此賤兒也顧媼生直非人類恨弗審若輩棲息何所吾當拔刀斬之令作肉臊羞足洩我羞憤此時合

家。乃大忙。碌延醫覓遁。量藥問籤。珊母之哀號。又時而問作心雖鄙。珊無恥而之。情耀輝彩。鳳廿自隨。鴉亦已。昔可奈何。第弗知其巢居安耶。寒煖適耶。倘得猶而面別配鴛儔。猶不失吾愛女也。逮珊父疾少已。即請載諸報章以求之父復大惡聲播鄰里。猶嫌弗足乃欲大書於紙佈告天下耶。吾家遇此歷祖含羞。吾與若爲之父母者厥罪且弗容於家。廟自今而後偵騎可以無遺。阿珊賤女鬻如其已早天招其魂而家初固有此一女而今則死矣。他日即賤女來歸。猶尋故居。吾則揮之門外。視爲已死之魔鬼。淫蕩之妖婦而弗復女之。蓋吾女固死亡久矣。珊母聞此心傷。如割然弗欲置辯。致違夫子意。旨亦只對窗垂淚。自悔當初若福生俾讀。願媪保傅其事。皆一着之差。而今則全局都非。愛之害之。怡相因緣措置無當。曷已自恨著者曰。珊母於大錯既成之後。始憬然自悔。蓋亦晚矣。愛女胥人居其情已可悼痛況鄰里喧傳某家千金女。乃隨厮養俱奔。今招魂設奠。諱曰已死。實死而未死。也人世所重。聞譽或甚於生命。珊父母負此惡譽。更以何顏臨人。天果有缺。地果有陷。彼夫婦或且相携入之精神之。苦痛殆更甚於殊其軀體焉。然苟當珊之稱年。能善爲教養訓之以女德導之以閨儀則貞靜幽嫻。人且讚爲大人家舉止端詳。又何至有今日之哀。耶願珊姑媪此際究何所往。

歟。倚得迴述之。先是福生見斥之夕。珊問計顧媼。思得鴛夢重圓。媼遂爲之借著籌謀。謂果欲北頭永守者。非僧遁不可。不則姑嫂難以不字語父母。福生亦未得越隙來此間也。珊聞計深以爲善。然棄親離家。未免愁懷萬種。心緒如焚。徒以天良弗敵私慾。率遂以父母之慈。愛閨閣之尊嚴。悉舉而思痴。吾亦樂得而從之。已摒擋兩日行色。悉治滯重之物。弗携惟携珍貴飾品。蓋貨之即資財也。一皓魄將殘。風露凄清。巷柝絕響。珊家後戶乃有一人鼠伏而伺。未幾。門呀然開。珊姑顧媼相生低語曰。可以行矣。珊姑嬌怯。弗習行道。益以宵來多露。步履乃時虞顛蹶。福生顧媼曰。爲爾可憐才。累我冒此鉅險。吾自痴情爾。其何以慰我耶。福生曰。吾有不常侍姑嬢者。神明殛之。語已。各無言。至於火車站東方已呈魚肚色。鳴鳴一聲。赴滬之人。習於綺靡。泰半放蕩淫佚。故四方不檢之徒。趨之以爲淵藪。喜其如崇山大海。無所不納也。福生則肥馬輕裘。宛然公子。珊既抵滬。盛飾。若神仙時而紫韁自挽。鵾影並現於高車時而歌院雙臨。光輝直奪。彼明電。

每有盛會輒邀芳躅旁人咸側目曰是誰家貴介攜仙侶來住春江美眷如花年華似錦眞堪豔羨

哉旁則顧而樂之自謂身在天上不復憶爲人在塞家有雙親矣居數月福生交游漸廣靚妝華服多金奉之若神明花酒流連狗鷄徵逐惟意所到罔不供承如志福生快甚益取珊之所藏以

爲揮霍珊亦少少覺察以彼揮金如土何可常持久遠然意不忍拂卽慨然與之顧福生乃弗如前

此之馴服或則呼朋縱博或則昏夜醉歸珊泥之偕游每曰吾有事爾獨去可也以此珊遮鬱鬱不

自得念雙鸞翔翼照影不雙看人家卿卿我我馬龍車水復何樂趣乃深居簡出不復作大隄之游

自謀曰朋友招邀不得已也繼而怒珊煩絮憤然曰爾自挾我偕遁我身固自由爾烏能禁之令毋

待福生歸時以詞讓之謂偕遁時之誓君猶在耳何遂背棄日向外間尋生活耶福生初猶飾辭

出也珊聞此心搖手顫如渥冰寫念個人薄倖抑何疾如反掌吾初以爲其人堪與長久故冒天下

之大不韙而從之如今囊金垂盡孽種將生而彼不吾溫存如將遐棄吾其何所歸耶以吾不肖倘

歸覲父母必且撻而斃之有家無歸天壤茫茫誰憐我無知之女噫吾知罪矣我之忘檢無恥本當

沈淪惡鬼道此後重重墮落正未可知今特其先聲而已念此吞聲飲泣肝腸寸斷而彼福生絕弗

顧恤復返身出門赴彼新歡矣願媪長諸僕婢一家之度支均歸稽核而其私橐乃漸充見珊時呈

媳歸因乘燭待之久而杳然繼思或其駭極而已眠歟入其臥室徒餘几榻囊篋臥具全無踪跡珊

門應珊念吾囊金雖已無多而室內陳設亦頗不貲倘未燬於火則吾猶深慶因卽雇車遄歸及家門依然入內室几案無恙心則大慰謂天獨見憐故弗令回祿肆其淫威也時已午夜獨弗見顧

歸珊急以行兩足之健逾於平日而耳目所接乃不辨何所聞見趨良久始覺疲苦乃駐足四顧則萬電齊明夜游人鬧春江花月依正各行其賞心樂事也此際救火之隊已告厥成功而抱兒趨臥室蹴於門次旋悟臥室爲絕地奈何入此待斃即即返身出胃煙燄以行兩足之健逾於平日而耳目所接乃不辨何所聞見趨良久始覺疲苦乃駐足四顧則萬電齊明夜游人鬧春江花月依正各行其賞心樂事也此際救火之隊已告厥成功而抱兒趨臥室蹴於門次旋悟臥室爲絕地奈何入此待斃

大訝媼其捨我而逝耶急檢己囊囊而所餘叟叟五十金已不翼而飛頓覺日逝小兒呱呱而啼亦不之抱撫人之無良至於此極勢衰財盡皆望望而去將誰怨尤亦惟自悔而已其明日有少年張某來訪福生幷問昨宵受驚未珊出款之見其人丰神俊逸儀態甚都因以福生別有所眷棄其舊人遂藉探訪之辭爲漁郎之問津珊豈女貞張原浪蝶一席之情話而狡黠妄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欺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吾曾慣蓬戶荊釵誰復甘然察夫現勢張既不來傍依無所則珊惟有携兒托缽爲卑田院中人耳

懇念幸得郎非薄倖可憐我復緣慳此去天涯未審再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茶寮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魂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妾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話而狡黠妄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近日來知福生別有所眷棄其舊人遂藉探訪之辭爲漁郎之問津珊豈女貞張原浪蝶一席之情話而狡黠妄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生薄倖中道棄捐之事語之其辭楚楚可憐動人悽惋張某者福生之狎友夙豔珊麗質苦無由接探訪之辭爲漁郎之問津珊豈女貞張原浪蝶一席之情話而狡黠妄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已其明日有少年張某來訪福生幷問昨宵受驚未珊出款之見其人丰神俊逸儀態甚都因以福生別有所眷棄其舊人遂藉探訪之辭爲漁郎之問津珊豈女貞張原浪蝶一席之情話而狡黠妄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逝小兒呱呱而啼亦不之抱撫人之無良至於此極勢衰財盡皆望望而去將誰怨尤亦惟自悔而已其明日有少年張某來訪福生幷問昨宵受驚未珊出款之見其人丰神俊逸儀態甚都因以福生別有所眷棄其舊人遂藉探訪之辭爲漁郎之問津珊豈女貞張原浪蝶一席之情話而狡黠妄約輕紗每聯肩過市人猶豔艷之曰是一雙小夫婦其穠情殆非膠蜜可喻願知其事者則嘅然以歎謂個女郎吾見其琵琶再抱矣一日張忽忽惶遽至慘然相嚮曰自與卿纏綿恨不搓身作一絞兩合以死報卿卿意何如珊曰妾魂已成團何忍有片刻之離無奈家父來滬催迫歸鄉行期即占此晚卿其善自珍衛吾如得閒便當來重尋仙路也珊聞語顏色慘白瞪目良久始哽咽曰儂奈何言此復無語張倉皇曰家父俟我於此地不可久留與卿別矣語已匆匆自去珊自張去後每傍花滋淚對月吟愁未能忘情輒與張偕來何日而所有家具已貨質垂盡錦衣肉食悉易布鉢爲卑田院中人耳

不敢。足繼而家徒壁立。乞撥無門屋主寡恩索逋弗償則驅而逐之門外幕天席地六合爲家古之傷心者之所爲而珊亦學步爲之兒啼於懷母泣於途念已已往之醜史而今之墮落苟述之於人意必足以一二餒珊徒如雨輪轂所經足以攝一市之凝眸曾幾何時此境乃如春夢了無痕跡人誰知此際哀哀路人亦有識我者矣何以我經歷道列肆中人目乃灼灼視良油然而生慚悔之念一起天良油然而生慚悔之念一起天良油然而生慚悔之念一起天

儼然多一蓬鬢黃臉之乞婦於其行乞之際不復疑旁人之指點笑語則以久習於此已安於此也

某日之晨珊出其昨所得錢購麥餅兩枚餅質粗劣爲珊嚮所未御顧此際食之乃以爲天下之至甘食已乳其懷中兒此兒蓋曾無片刻離其母抱母境良苦楚而兒福正弗淺富貴利達之家母子緣巧遇奚可復令錯過因即趨其座側悽然曰張郎一去胡久不來令儂盼殺張顧見珊諦視良久始辨識嘉賓在側乃有乞婦稱郎心則大慙顏際頓泛紅霞漸及耳頸餘客皆注目以觀一室之囂三四據坐而談心念個人一去儂已大更滄桑今彼復來放居當有人面桃花之感然既有之親愛未必有若此者也且行且乳兒入於某茶居座客已羅列滿室遙見室東隅座上少年張某欲其辱於廣衆卽以銅圓一枚畀珊曰可將去無叨叨也珊兒張弗認已意微慍繼思我本不欲重三細小補因復言曰郎與儂香巢雙宿佳日同游豈數十年隔奈何遽已忘之並不我認識耶儂今墮落原不敢仰附於郎惟願郎自撫於懷憐或笑或嗤意若鄙此乞婦並張某者而視線乃背集於張之羞愧直欲伏案下以自藏窘極成怒突舉手披珊頰大呼曰此地誰容爾亂言耶

小哀情說

無可奈何花落去

（法國施退爾夫人著）（中華瘦鶴譯）

施退爾夫人 Madame de Stael 名盎瑟兒曼因以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生於巴黎生而穎慧好學異常女紱十三齡已窺哲學政治學之堂奧顧以好學過度玉體旺羸幾瀕於危父大驚令餐風眠露如在泥塗此其痛苦實所應得蓋非是不能忘舊如張某諸先生適之所見彼乃依舊銀衣豐衣足食世耶以儂度之天公當弗甚加之憐惜冷然曰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如是其賸賸也語至此乃絮絮述其雞事於座客座客聆之弗甚介意公子儂心則弗甘又昔日誘儂陷儂之福生與願媚不知猶在人世耶以儂度之天公當慎之於其朔也

已弗辭其友返身出茶室而去珊被擊大哭憤恨之極乃不欲自諱其醜溫淚陳詞於座客曰諸先生生平崇尚自由主義大革命起頗爲民黨盡力既見其殺人如麻淪喪人道弗足爲貴介公子儂心則弗甘又昔日誘儂陷儂之福生與願媚不知猶在人世耶以儂度之天公當慎之於其朔也

徒有自由之形式而無自由之精神遂閉戶著書吐露胸臆揮其如椽之筆慨然作不平之鳴及絕世怪傑拿破崙興夫人憤憤不平上書詰問其罪之所在拿悍然不顧但答曰夫人汝瑯遊地球可也居巴黎則決不可夫人知無可奈何圖遂飄然而去既出巴黎即赴德國與西來約德諸大文豪相結納旋著（遊德記行）一書文筆奇峭爲時所稱後遊意大利復著一說部曰（柯琳娜）（Corinne）（按柯琳娜即此篇原著）哀感頑艷不落尋常小說窠臼書出傳誦全歐文名籍甚尋走瑞典往英國又著（退去之十年）一書力詆拿破崙不遺餘力及拿被放於愛爾巴島乃買棹歸巴黎於政治上多所盡力整年拿捲土重來使使者告夫人曰（今後予欲制定憲法願夫人助吾一臂夫人笑謝曰（陛下於十年以前豈非無我又無憲法而欲治天下者耶今奈何需我）一千八百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去世（節錄泰西婦女龜鑑）

一

羅馬者世界山溫土軟之鄉也才子佳人多號生其間爲江山生色英倫奈維爾少年貴族奧斯佛

羅馬女詩人

爾擔簦往遊抵羅馬之翌日朝曦絲絲方力排雲幕而出奧斯佛爾豁然而覺忽聞鐘聲鏗鏗敲聲殷殷若將舉行絕莊嚴之典禮詢之人則謂羅馬名女詩人柯琳娜將於今晨行加冕禮於大廟中也出至街上則聞人數數道此柯琳娜之芳名惟其姓氏初無一人知者即此美人身世亦屬渺茫考其著名之始乃在五稔以前咏絮才華直不讓謝家道韞用是五稔以還頗以詩鳴於時掉芳名藉甚一時文人雅士都趨香奉此女詩人直推之爲祭酒是以今日特假大廟爲加桂斗見俊男美女列隊而來歌聲悠揚恍同仙樂首爲羅馬貴人之領袖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則進而致頌辭柯琳娜舉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聲四起柯琳娜花顏笑倩流波四睞遍及奧斯佛爾之身見其面露愁容身被墨絰則復彈其一追悼死者之詩而聲中乃含有慰藉生者之意奧斯佛爾聞之覺聲聲打入心坎字字其七弦琴歌一追悼死者之詩而聲中乃含有慰藉生者之意奧斯佛爾聞之覺聲聲打入心坎字字其已歡聲四起柯琳娜花顏笑倩流波四睞遍及奧斯佛爾之身見其面露愁容身被墨絰則復彈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姍姍入廟諸人歡呼以迓羅馬貴人之領袖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則進而致頌辭柯琳娜舉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神光魂爲之銷恨不化身爲車中之錦茵以一親美人之鄉澤車至大廟前乃止車中人盈盈下車其如玉頰杏腮桃直能壓倒馮鮑嫵媚似天上安琪兒莊肅則又類希臘石美人像奧斯佛爾乍接貴人次爲一古式花車駕以四駿馬俱潔白如雪御者僉爲白衣嬌娃宛如上界仙女車中一姝溫葉之晃也奧斯佛爾亦于於道左者移時斗見俊男美女列隊而來歌聲悠揚恍同仙樂首爲羅馬貴人之領袖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則進而致頌辭柯琳娜舉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姍姍入廟諸人歡呼以迓羅馬貴人之領袖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則進而致頌辭柯琳娜舉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神光魂爲之銷恨不化身爲車中之錦茵以一親美人之鄉澤車至大廟前乃止車中人盈盈下車其如玉頰杏腮桃直能壓倒馮鮑嫵媚似天上安琪兒莊肅則又類希臘石美人像奧斯佛爾乍接貴人次爲一古式花車駕以四駿馬俱潔白如雪御者僉爲白衣嬌娃宛如上界仙女車中一姝溫葉之晃也奧斯佛爾亦于於道左者移時斗見俊男美女列隊而來歌聲悠揚恍同仙樂首爲羅馬貴人之領袖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則進而致頌辭柯琳娜舉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姍姍入廟諸人歡呼以迓羅馬貴人之領袖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則進而致頌辭柯琳娜舉其摻之手彈一七弦之琴曼聲歌（意大利之榮光）之歌咳珠吐玉曼妙無倫行雲爲之遏梁塵欲動歌神光魂爲之銷恨不化身爲車中之錦茵以一親美人之鄉澤車至大廟前乃止車中人盈盈下車其如玉頰杏腮桃直能壓倒馮鮑嫵媚似天上安琪兒莊肅則又類希臘石美人像奧斯佛爾乍接貴人次爲一古式花車駕以四駿馬俱潔白如雪御者僉爲白衣嬌娃宛如上界仙女車中一姝溫葉之晃也奧斯佛爾亦于於道左者移時斗見俊男美女列隊而來歌聲悠揚恍同仙樂首爲羅馬

鐫。上。心。頭。於是乎步步跨入情網矣。柯琳。娜歌方。竟桂葉之冕。已加其鬃首之上。樂聲。呼盤中。乃徐。

徐。出。廟。去。出時行經奧斯佛爾立處。冕忽。墜落。奧斯佛爾急拾之起。以授柯。琳。娜操意。大。利語。表。其。

企。慕之。意。柯琳。娜嬌聲道謝。操英語。絕嫻熟。奧斯。佛爾益爲之心折。翌日之晚。奧斯。佛爾。造柯。琳。娜。

家。紹介。相識。楷斯。得爾福德親王及其他諸客俱整頓全神注定柯。琳。娜。奧斯。佛爾。

菁。離。彼。姝。如花之面。覺其嬌柔溫媚。曾未。前覩。談笑。風生。曼妙而復。活潑。是晚。別。時。柯。琳。娜。依。依。

明。晚。再。來。然。翌日。奧斯。佛爾。竟力抑其。如火之熱。情。毅然不往。蓋乃父。臨終。時。曾諄。諄。囑。勿。蹈。情。

網。自尋。煩。惱。因不。欲。違。亡。父。命。詎意。數。日。後。情。不。自。禁。有個。人兒。早已。添。入心窩。裏。排之。不。去。由是。雙。眸。睽。睽。亦。未。

又。日。日。出。入。美。人之。居。亡。父之。命。業爲。美。人。顰。笑。所。勾。消。初不。置之。胸臆。二。來。復。後。竟相。將。周。遊。羅。

馬。彳。于。古。塔。荒。邱。摩。挲。斷。碑。殘。碣。或。入。禮。拜。堂。考。其古。蹟。或。造。美。術。館。覽。其圖。畫。顧。二。人。之。見。解。乃。

互。岐。一。則。純。是。英。一。則。全爲。意。咨。趨。其。反。對之。軌。道。弗。能。相。合。而彼。此之。情。愛。則。膠。合。無。間。不。能。滲。

入。以。滴。水。之。愛。之。一。字。雖未。嘗出。諸二。人之。口。似各。各心。照。不。宣。特花。晨。月夕。把臂。於。花。前。月。下。時。恆。

流。露。其。愛。情於。眉。梢。眼角。間而。不自。覺爲。日既。久。此一。對多。情兒女。已擲。身於。愛河。情。海中。矣。一。日。

之。晨。柯。琳。娜忽。得。奧斯。佛爾。一。書。略謂。有。事他。適。小別。數日。卿其。珍重。云云。蓋爾時。奧。斯。佛。爾。情。夢。

斗醒覺柯琳娜柔情脈脈日見纏綿情絲萬縷必且牢縛此身無力解脫脫欲不入情網惟有力避
彼妹不見因作是言諸有事他適寤則未嘗離羅馬一步也柯琳娜得書心滋快快念個郎如何
不別而行殊令阿儂弗解於是日徜徉於羅馬各處花園中冀與其情郎一面一日奧斯佛爾
屈維泉畔忽見一妹方臨水照其倩影奧斯佛爾一見水中人面爲之大驚蓋此妹者即柯琳娜也
柯琳娜亦已見奧斯佛爾立趨來把其臂玉腕暈紅若與天半朝霞競其妍麗奧斯佛爾低呼曰柯
琳娜吾愛予行得毋碎汝芳心乎柯琳娜惻然曰郎既知儂心碎奚事他適寧阿儂不德應受此相
思之苦耶奧斯佛爾聞言心不期而大動亟曰柯琳娜自明日始必日造卿許以贖此罪柯琳娜曰
郎其誓之奧斯佛爾曰誓之何傷

二　浮雲蔽月

奧斯佛爾與愛柯琳娜之情熱度日增試以法倫表計之當不止百度而求婚之語終訥訥然不能
出諸口一若冥冥中有人力關其口不令出聲柯琳娜知瓜熟蒂落之期尚未至則亦隱忍以俟然
顛欲奧斯佛爾中情實已至急有時求婚之語將躍躍然奪口而出而腦府中斗憶及亡父蓋乃父
生時奧斯佛爾娶一女郎曰露珊哀加葬得者爲室顧彼此初無情愫相逢時女年僅十二長後未

嘗見其一面以素無惓慕之人而乃結百年偕老之偶事實大難特亡父之命似又難違違之且有斯佛爾曰柯琳娜爲情愛故卿局語吾以卿之身世俾得知卿究爲誰家嬌女柯琳娜曰阿郎之命愛吾或亦愛吾國乎羈遲他鄉終匪上策曷從吾歸與吾共晨夕柯琳娜曰儂愛郎自當從郎行奧蘇格蘭短歌聲悽惻如念家山破奧斯佛爾遂立動其思鄉之念淸淚盈眸謂柯琳娜曰柯琳娜之念姑俟他日一日又至的伏利柯琳娜操琴歌一歌曰

柯琳娜此指環乃亡父贈亡母者吾今贈之卿卿其納之柯琳娜悲聲言曰郎其留以貽他人阿儂即爲不幸之日故樂此一日以盡餘歡入晚賓客盡散與辭而去柯琳娜掠後其如雲之鬢髮消受海風伎氣盈盈坐月光如水中益覺儀態萬方匪復人間凡艷奧斯佛爾低聲言曰吾愛後此年年月月無復有此夕矣奧斯佛爾急曰柯琳娜絳唇半啓微喟曰嗟夫恐後此年年月月無復有此夕矣奧斯佛爾急曰柯琳娜聞蹙嫵哀加莽得之名狀絕驚訝當道其身世之前一日特張燕於密西那士角似明日及耶穌復活節柯琳娜往奈泊爾斯省友奧斯佛爾偕行柯琳娜猶不肯道其身世奧斯佛爾故嬲之乃已事謂亡父之意欲吾娶一女郎露嫵哀加莽得今與卿暱亡父在九泉之下必不謂然儂且無幸奧斯佛爾曰有吾在卿何慮者儂愛郎自當從郎行奧斯佛爾知卿究爲誰家嬌女柯琳娜曰阿郎之命吾歸與吾共晨夕柯琳娜曰柯琳娜操琴歌一歌曰柯琳娜此指環乃亡父贈亡母者吾今贈之卿卿其納之柯琳娜悲聲言曰郎其留以貽他人阿儂

福薄弗敢御也奧斯佛爾曰吾當忍死待卿萬萬不娶他人柯琳娜曰恐郎一聞阿儂身世儂而去時昔款款深情立歸泯沒不復有一絲之遺留奧斯佛爾大呼曰萬無此事卿其勿懼脫一斃月久久弗散儂心殊覺其不吉今晚天殆欲斷吾二人情愛也是晚柯琳娜之侍女以一紙呈奧斯佛爾則柯琳娜自述其身世之文也

三　美人身世

嗟夫奧斯佛爾儂今述儂之身世矣儂將來之命運即祝此一紙而決儂父何人即哀加葬得貴族。是儂生於意大利儂母亦羅馬產至郎疊日所言之露珊哀加葬得者實爲吾妹繼母所出者也繼母爲人至陰刻遇儂極落落所有愛情悉予其三歲之愛女露珊初無餘瀝分潤及儂爾時儂已十齡阿母即撒手長逝遂往倚姑母於莆勞倫司及十五齡阿父始來携儂歸拿塞姆勃萊繼母所出者也繼母在拿塞姆物萊無所施展繼母所以羈勒儂者又基嚴命儂忘却意大利不許研究詩學而已郎父宗維爾貴族者阿父之至友也阿父擬以儂字郎儂心滋快嗟夫奧斯佛爾當時吾二人美術幷棄交友長日無所事但授露珊以書以慰吾寂寞令吾精神上略愉快者則惟有阿父一人

儂名與諱十決利居先時鋒苟
嘗爲繼方凡意日恆朗末鋩相
四 卽女母能百遄光惻謖稔太露逢者
來視郎儂之命運可於郎眼中卜之也」
無可奈何

儂名與諱十決利居先時鋒苟
嘗爲繼方凡意日恆朗末鋩相
卽女母能百遄光惻謖稔太露逢者情絲相綰必益固結嘗郎父來時儂乃竭力以博其歡心跳舞也唱
歌也相繼而進究竟匪吾曹女子所宜郎父心殊弗怡謂儂輕佻有餘莊重不足匪阿郎偶奧斯佛爾惜儂彼
詩家柯琳娜儂之身世今悉已語郎矣初未諱一事儂他日之苦樂惟
郎是決郎讀是書後

柯琳娜貌爲鎭靜往見奧斯佛爾曰奧斯佛爾郎已知儂身世矣於意云何心已決未奧斯佛爾曰柯琳娜吾心終弗變情天不老吾二人之情庸有已時他日吾仍當來此柯琳娜殆將棄儂去耶昨日今朝情之冷熱已變奧斯佛爾曰吾至愛之愛人卿其勿恐吾父雖不汝喜吾即不克娶卿亦決不他娶奧斯佛爾遂思更勾留意大利三月然後他適越數來復方在維尼司一夕與柯琳娜覩晏一宴會柯琳娜靚妝盛飾綽約有如仙子座次奧斯佛爾偕之起至於室隅而慘白若含無限愁思柯琳娜頗曰郎何事遽變其色奧斯佛爾答曰予今晚卽當歸英以予所隸之軍將赴西印度予亦被召須立入軍中去柯琳娜呻曰明日儂便不得見阿郎面此心能不不寸碎奧斯佛爾力自鎭靜答曰吾愛吾身雖歸英倫吾心猶在卿許天長地久永不忘卿抵郎既爲儂他日計尤當爲儂今日地綢綿數月情根已深一旦作分飛之燕烏得不腸斷心碎郎愛儂當憐儂也奧斯佛爾曰卿設法俾得再入哀加葬得家之門苟不幸而失敗吾必立來意大利蒲伏於吾卿砌下生死惟命時燈光絲絲穿窗而入行舟已俟於門外柯琳娜背面嗚咽曰嗟夫上帝嗟夫吾父遂投其身於柯琳娜玉臂之間兩心相印度予亦被召須立入軍中去柯琳娜呻曰明日儂便不得見阿郎面此心能不不寸碎奧斯佛爾力自鎭靜答曰吾愛吾身雖歸英倫吾心猶在卿許天長地久永不忘卿抵郎既爲儂他日計尤當爲儂今日地綢綿數月情根已深一旦作分飛之燕烏得不腸斷心碎郎愛儂當憐儂也奧斯佛爾曰卿設法俾得再入哀加葬得家之門苟不幸而失敗吾必立來意大利蒲伏於吾卿砌下生死惟命時燈光絲絲穿窗而入行舟已俟於門外柯琳娜背面嗚咽曰嗟夫上帝嗟夫吾父遂投其身於柯琳娜玉臂之間兩心相印

無可奈何花落去

如擣雙淚交彈少選乃踉蹌起顛顫然如飛而去既至英倫則其所隸軍暫不首塗惟各軍人不得

他適以俟命令奧斯佛爾端居多暇抑抑無俚因至拿塞姆勃萊謁哀加莽得夫人悍然不聽且曰予猶憶汝父之言

汝脫欲與彼不肖女合予必力梗汝事奧斯佛爾廢然曰吾父哀加莽得夫人曰然汝父嘗有一書

痛論茲事今在其老友密司脫迭克生許奧斯佛爾遂往蘇格蘭見密司脫迭克生索書一讀書中

則力誡奧斯佛爾勿與哀加莽得家長女合此女自頂至踵盡是佻儇氣且狃於意大利惡風力足

玷英倫美俗苟爲吾子當從吾言奧斯佛爾彌覺悵悵屢作書致柯琳娜乃未見隻字之相報知情

絲絕矣因叠無聊賴友人復告彼謂意大利女子多楊花水性柯琳娜貌似多情其實至不可恃於

是奧斯佛爾益睡棄柯琳娜直如敝屣其長嵌心頭之小影立時磨滅實則爾時彼姝者子已離意

大利撲被來英諸書俱未入目蓋自檀郎一別每切馳思空閨獨處良苦寂遂決意歸國相從既

抵倫敦遽擺小極以致不克見其情人及痊可居館主人偕之觀劇於名女優雪棠絲夫人所隸之

劇場中柯琳娜遂得見奧斯佛爾而哀加莽得夫人及霖珊亦在談笑宴宴厥狀至樂其對霖珊更

覺有無限柔情華燈影下時時相視而笑柯琳娜那堪見此狀態不覺心爲之沈翌日大閱柯琳娜

復。見。奧斯佛爾於軍前赴赴然有大將風大閱既畢則扶露珊乘馬而去覩其千種溫存百般憐惜儼同夫婦柯琳娜芳心欲碎柔腸寸斷玉體似已沈沒於北氷洋中飄飄然不知所屆是晚月上時即往見奧斯佛爾則謂其已於一小時前赴蘇格蘭去矣柯琳娜必欲一面雖死亦甘遂亦首塗之顧久久乃不見其踪影斗見一白衣女郎翩然而出狀如飛燕柯琳娜審爲露珊露珊四顧無人馳入綠陰中踞於亡父墳上喃喃冒曰阿爺其相兒令奧斯佛爾傾心於兒娶兒爲婦則兒無復不特意事如登樂士柯琳娜聞聲低語曰汝登樂士汝姊且入墟墓矣語時惻然下奧斯佛爾所貽之指環襄之以紙就月光中書數字於上曰郎從茲自由矣書已急馳至門次授之一男子懇

交。僕人以呈奈維爾貴族於是掩面逃去

五　花落去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哀加莽得夫人體質日弱不久即奄然而逝露珊曙後孤星彌覺凄寂將己。謹之。貲自非奧斯佛爾莫屬奧斯佛爾亦至願擔此重任初爲柯琳娜故倘躊躇未決今茲指環業還情根已斬遂毅然決然與露珊結婚結婚後即從軍往西印度柯琳娜一聞奧斯佛爾結婚

之之靈毓秀鍾靈孰立離蘇格蘭歸意大利隱居菲勞倫司城中寸心既碎紅淚已枯日擁秋墨度其淒涼悲痛之娜之名至於數十遍欲力忘其人顧乃弗能覺此床頭人之愛情殊冷遠不及彼妹之熱摯思之不已回首前塵低徊欲絕夫越四載奧斯佛爾復歸英倫輾轉床第一病頻連昏昧中每呼柯琳之歲月回首前塵低徊欲絕夫越四載奧斯佛爾復歸英倫輾轉床第一病頻連昏昧中每呼柯琳

己柯琳娜之倩影乃復盤據其腦府心坎中未嘗或忘與露珊落落無復情意思慮過深病遂難瘳

醫士因勸往意大利養痾妻若女伴之同行將至弗勞倫司聞柯琳娜亦居城中心乃彌痛自怨作

薄倖之郎辜負彼妹熱情今茲小姑居處雖尚無郎然而使君有婦破鏡難圓夫既至弗勞倫司遇

楷斯得福德親王問柯琳娜則云病甚香桃骨損玉容消無復舊時顏色但為子故憔悴至今

也奧斯佛爾聞言滋悔歎喟弗已因即草一書授親王囑轉致柯琳娜求一見柯琳娜覆書不可但

欲一見其妻女奧斯佛爾立以女往露珊初弗欲繼恐愛女有變則亦隨往滿擬痛詆其姊顧一見

其其人狀露珊惻然心動姊妹相持而哭時柯琳娜已從牀上憔悴幾無人狀露珊惻然心動姊妹相持而

在天比翼在地連枝夫婦間契合無間夫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妹其誌之露珊謹誌其言以事奧斯

情立王口中探得夫婦失歡事因語其妹曰吾親愛之阿妹夫婦之間萬萬不能容一騃字令後阿妹當合露珊與柯琳娜為一以事而夫則

親其人怒氣乃立平柯琳娜偃臥床上憔悴幾無人狀露珊惻然心動姊妹相持而哭時柯琳娜已從

彼此不復能合阿妹之病即坐在一騃字令後阿妹當合露珊與柯琳娜為一以事而夫則

佛。爾。遂不。復有。勃。駱。驚。輯睫。如初。奧斯。佛爾。初不。知聯。綴此。情絲。者之。爲誰。也。奧斯。佛爾。夫婦既。洽。而。慘　而柯。琳。娜死。矣。死之。夕。柯琳。娜起。坐沙。發上。舉其。垂瞑之。雙波流。盼太空。楷斯。得爾。福德。把其。纖手。以。倣。其。蠔。首。衊天。時明。月爲。浮。雲所。蔽。天上。如。潑。墨。宛然。翼。日在。奈。泊爾。司。時。柯琳。娜舉。其。纖。指。指之。繼。默。無。語。珊。珊。入。奧斯。佛爾。黯。然。從。其。後。立。踧。柯。琳。娜。前。柯。琳。娜。作。勢。欲。語。顧已。不。能。出。聲。則。徐。仰。嘴。玉手。弱。而。無。力。落。於。衣。袂。上。而。芳。息已。不。續。嗟夫。花。落。矣。

比。來。予。爲。說。部。頗。多。言。情之。作。而哀。情。處。其。泰半。朋。輩。都。謂吾。每一。着。筆。輒。帶。死。氣。賺人。家。幾。行。知。矣。瘦。鵑。傷。心人。殊。弗。能。禁。其作。傷。心。語。也。至此。（無可。奈何。花落去。）一。篇。以。慨。悔何。如。眼。淚。舉。覓。何。苦。來。然而。結。習。難。除。亦屬。無。可。奈。何。杜。鵑。本。天生。愁。種。子。杜。鵑而。啼。得。瘦。其苦。更。可。讀之。亦足。令人。無。歡。（指。殿。）

理想教育小說

家學淵源記

予。性。喜。酬。應。凡來。者。無。不。竭。情。招。待。此。予。所。夙。持之。社。交。主義。以爲。當。然。蓋予。乃。小學。校主。任。每日。報名。投籙者。不下。十數。起。有。家。族。尊長。慫。恿。予。入。自。治。者。有。個人。入。自。修者。有。過而。問。詢者。扱來。報。往。顏。形。新生。矣。有親。戚代。表者。有學。生。偕其。同學。自至者。有

教員也小學校以普及教育爲其天職則主任教員應以普及教育爲目的自不待言自細按普及之意味則必使社會中人人有感情知信仰而後可施實行下手之方法雖佳教育成績雖良終不能使之圓滿無遺憾也因彼等多數人方挾淡漠之態度以對付教育甚或仇視之而我猶自高聲償不屑與彼等聯絡則彼等非望而郤走亦必退有後言耳故予欲使彼等驅除此惡感情而始於聯絡終於信仰則非社交上得力不可社交之執行事務種種而本地風光之試驗場斷推本校應接室蓋酬應爲社交之第一步也且予之平心靜氣和顏悅色以服務於此應接室中不獨皆歡欣愉快而去可無望門興歎之缺憾與雅俗格不相入之懷疑而且藉此熙熙攘攘不齊即其面目語言心理亦萬有不齊既入校中之變態更萬有不齊靜觀默察正如持愛格司電光燈照人肺腑然時奇觀也凡欲廢游散興體操婦女或嫌放假太早或駭生徒太多種切情狀之映入腦筋其可笑可恨者不知凡幾然予付諸樂觀蓋此皆足增長予經驗之知識者也果也予乃於某日後得遇一生平所極凡鄙俗之流往往對人敷弄文雅粗獷之輩至此乃反過意矜持狡黠者待人先言愚闇者多問預事商人類斷斷於學費仕宦則注意於出身貧賤者先詢將來職業頑舊者必爭誦讀經書老輩恆

爲敬佩之人與極不能忘之事

是日午膳既罷予循例散步於應接室外之草地上蓋應接室與事務室本一室而隔爲二應接室之前卽與學校園相連遙望花屏草圃風景幽秀近階則青葱一片細草如茵予絕愛之故飯後必盤桓於此約三四十分鐘始歸事務室斯時如無客來則有校中職員隨意問話開校後學生亦常來此問訊予因得悉其家世與平日行爲今尙非其時也職員亦以服務期未至到者寥寥予遂獨坐室中幷新聞紙亦不甚取閱諸職員皆贈以別號予既知黃獨子必不來此問話且必不取閱新聞紙因自携新聞紙出步草場上且閱且行忽校役相呼客至矣予乃急趨入應接室客已鵠立室中以待其人農履清潔氣象光明一種英爽之氣撲人眉宇而含靈挺秀望而知爲有才識之人肘下有八九齡之學童二面目衣履彷彿相類予既與寒暄竟各展姓氏則知渠爲華知新省會中學校校長也二學童一子一姪子曰瞻姪曰英同庚而皆有初級小學二年之程度對人婉孌而有禮凝重中仍含活潑性予十年來見學童多矣無如此雙雛之可愛者因與華君略談數首現狀華君語多獎借予亦略述聞名敬佩之夙心華君因言每月中第二第四星期必返舍當至校聆教因予校中亦有

附。屬。高。等。小。學。主任。者。爲。一。新。畢業。學生。經驗。尙。少。故須。時時從。君討論也。予遜。謝。不。敏。私幸。藉。此。得。與。華。君接洽。甚遂。本願。乃答。言。當。如期。造。尊府。候。教。幸勿。客。金玉也。遂爲之。錄。名。入冊。且略。詢。二。生。所。習。而別。自是。華君。果於。下星期。過訪。而予。亦親。造。華君之。廬。

嘗。予。初。次。登。華。君之。門。不。覺。生。無窮。觀感。蓋。予所。飫聞。而夙。習者。則學。校。教育之。根柢。純在。家。庭。教。育是。也。今。華。君之。家。庭。教。育何。如。予。乃。對。之。生。媿矣。華君。居某。巷。宅。不甚。宏。麗。而。整。潔。異。常。門有。老。僕。方。淪。茗。以。進。且云。客。請。少。坐。主人。卽出。矣。予。徘徊。齋中。則見。四。壁。圖。畫。或。懸。或。設。長。桌。約可。容。十人。圍坐。上有。雜。誌。新。聞紙。多種。縱橫。羅。列。無。纖塵。老僕。之。言。不。啻。於。然。感。其誠。故勉。取。一。碟。奉。客。予本。不。嗜。茶。然。感。其誠。故勉。取。一。枝。贈。又。轉。獻。其父。華。君。謙。不。敢。當。既而。贈。置。碟。於。几。自取。雞毛。長帚。及布。拂。拭。塵。座。勞。則風。琴。左。峙。圖。稿。右。張。如對。良師。益。友。齋外。小。院。落。修竹。數。竿。孤桐。百尺。花壇。盆。種。青。翠。點。染。活色。生。香。置身。其間。頓。忘。俗塵。盥洗。正玩。賞間。主人。牽子。姪出。行相見。禮。且謝。枉過之。盛情。難。却。不。得。已。而。從。之。入。室。則。几。椅。座。小。櫥。等。華。君。乃指。碟。語。予曰。此碟。亦。渠。所自。作。也。予。諦。視之。乃厚。玉。版。紙。所成。周。邊。略。

向上翹下有托底驟視之宛似眞瓷予亦自笑不料其可諦某先生蒞華君領之因各展一新紙閱視時略論時事贈奉本日新聞紙以進且告其叔曰園中養花軒已設校中本冠同儕然固在校中上翹下有托底驟視之宛似眞瓷予亦自笑不料其可諦某先生蒞華君領之因各展一新紙閱視時略論時事贈奉本日新聞紙以進且告其叔曰園中養花軒已設校歌果可謂諷可聽英亦展畫稿倣習蓋二人之性俱好美術惟一嗜音樂而一則專心於圖畫此在校中本冠同儕然固有校歌果可謂諷可聽英亦展畫稿倣習蓋二人之性俱好美術惟一嗜音樂而一則專心於圖畫此在校中本冠同儕然固有原理知教育者不過就兒童之天稟固有之外因教育之力而引之使自尋樂境而寓防範於無形之中予兄篤學垂死英五齡而孤予夫婦鍾愛過當遇事輒加呵禁恐其發育或受障礙也予深知其弊而不忍拂其意也華君語予曰曩研究教育之方啓風琴之蓋按拍習歌以養其耳凡置風琴畫稿其一耳凡置書籍圖畫此在校中本冠同儕然固有原理知教育者不過就兒童之天稟固有之外因教育之力而引之使自尋樂境而寓防範於無形之中予兄篤學垂死英五齡而孤予夫婦鍾愛過當遇事輒加呵禁恐其發育或受障礙也予深知其弊而不忍拂其意也華君語予曰曩研究教育之方啓風琴之蓋按拍習歌以養其耳凡置書籍圖畫此在校中本冠同儕然固有原理知教育者不過就兒童之天稟固有之外因教育之力而引之使自尋樂境而寓防範於無形之中予兄篤學垂死英五齡而孤予夫婦鍾愛過當遇事輒加呵禁恐其發育或受障礙也予深知其弊而不忍拂其意也華君語予曰曩研究教育之模範殆無過此者殆無過此乎予亦自笑不料其可諦某先生蒞臨華君領之因各展一新紙閱視時略論時事贈奉本日新聞紙以進且告其叔曰園中養花軒已設校歌果可謂諷可聽英亦展畫稿倣習蓋二人之性俱好美術惟一嗜音樂而一則專心於圖畫此在校中本冠同儕然固有原理知教育者不過就兒童之天稟固有之外因教育之力而引之使自尋樂境而寓防範於無形之中予兄篤學垂死英五齡而孤予夫婦鍾愛過當遇事輒加呵禁恐其發育或受障礙也予深知其弊而不忍拂其意也華君語予曰曩研究教育之模範殆無過此乎予亦自笑不料其可諦某先生蒞臨華君領之因各展一新紙閱視時略論時事贈奉本日新聞紙以進且告其叔曰園中養花軒已設校歌果可謂諷可聽英亦展畫稿倣習蓋二人之性俱好美術惟一嗜音樂而一則專心於圖畫此在校中本冠同儕然固有原理知教育者不過就兒童之天稟固有之外因教育之力而引之使自尋樂境而寓防範於無形之中予兄篤學垂死英五齡而孤予夫婦鍾愛過當遇事輒加呵禁恐其發育或受障礙也予深知其弊而不忍拂其意也華君語予曰曩研究教育之模範殆無過此

未幾閱報且覓華君乃請予入園因步出齋後行甬道問約百數十武得一門入之即見長廊曲檻蘁花軒則几案精良茶果設備一少年迎於牖下華君指謂予曰此卽附屬小學主任陳學韓君是也仰慕久矣予特偕彼來候君於此予遜謝互致問詢陳君年雖少而慤謹有老成典型久爲小學良好教員揣其人頗勤而耐苦蓋予見其衣履樸潔而時持日記簿有所登錄因以知之予既與華陳二君入座旋見贍英二子亦至軒左室果有風琴及畫稿一如齋中也華君乃取架上所庋卷軸請予展視予周視室中凡合景橱十許架各庋尊彝書籍等錦軸牙籤琳瑯滿目予自慚俗陋向無賞鑒之才但以主人情重得一擴眼界計亦良佳因歷觀宋明善本法書名畫美不勝收華君固言其先人夙嗜此手澤存焉非良友至家人皆視爲大訓天球不敢妄動也予固謝其意之厚自徧觀所藏且竟爲時甚久計日已亭午矣是日予出時天頗晴明至此陰陰欲雨蓋秋風蕭瑟易致陰雨也予以校中且午膳欲遂辭去華君曰先生勿爾惟不我遐棄故惠然肯來已辦盤桓永日矣奈何嘗午膳而去予知其意誠懇且貪觀察其家庭之好模範遂留焉須臾僕爲布其治筵酒香清洌肴味豐厚望而知爲精庖所製者方將入座華君立主任二子執壺命予爲上客陳爲次客予欲

讓陳不可得方欲就坐華君唱曰內子率子女見先生予舉目外視豐容盛鬢穀紋羅裙落落大方從容綏步而入者主婦也垂髫之女清揚宛若而從於後者十餘齡女公子也其後尚有五六齡子女二人尤婉孌可愛至席前皆鞠躬爲禮即最稚者皆能隨之磬折如儀予益佩嫻習之爲目行禮既畢主婦賂致詞謂蒙先生教導二子等語予踧踖不安遜謝再四主婦始率子女退去予固夙知華君夫人係某師範學校畢業生曾主某女學教席今以子女多遂不復任職而其家庭教育成績如此洵足實副其名矣既入席肴蔬迭奏無不精潔終難得有正味一旦驟嘗精膳齒頰津津味正如宦海中人羈絆朝市間緇塵滿袖忽得解組歸田逐吾初服一種怡情適性之狀正非言語所能形容乎乃亟饗精庖之難得華君曰此大半皆力役所手製者予固久不用庖丁矣惟一傭媼亦稍能助理如客至則內子又親操刀七焉予乃思吾妻雖亦能教育子女而家政不甚完備且烹飪非其所長客至恆必借助於庖人其精潔有味終後者皆自製者此亦一大關點也他日其就學於此倘得往來聆教則切磋琢磨之益多矣予方謙謝不遑忽聞琴聲悠揚發於右室合景楹之因微露通家遞從之意華君曰內子久慕尊閨

久之因謂女公子之琴已高妙若此耶華君曰非也此內子特奏以娛賓兒女輩恐無此技也乃莎士比亞望海歌原調予於去歲作少年立志篇仿樂府歌行作詞句譜此調以快耳比於附缶而又事事密合於教育之眞理在吾輩視之眞神仙不啻也且君夫人既從事醯鹽梅忽又爲鏗鏘雅奏何其好整以暇耶設非絕人之才豈能若是華君曰此亦性之所近所謂樂此不疲者耳蓋女子心細而精明天稟類偏於審美凡美術之易感人者女子必喜近習之或爲境遇事物所困則失其天稟而有不暇矣內子幼承家學外舅某先生德行文章世所宗仰而閨中姑姊妹無不盡媚詩禮且悉能以餘技習詩畫剌繡故自其髫齡即耳濡目染蒸爲慣性又性本酷愛故於烹飪縫紉事無所不習雖逮有子女百忙中猶不廢吟詠及音樂且時或作畫若課程服務然彼固非是不樂也凡賓至必手自調羹甫出庖廚又入琴臺一彈三弄習以爲常家人不之異子女亦化之散吾家之放任爲非是然吾抗儷之主張適合苦不能改也予曰鄙人無所知於教育然亦稍讀中西教育諸家之書嘗之西大家以快樂主義發達兒童心理者尤

爲天經地義若君家優美文明之快樂主義吾方崇拜之不暇吾願普天下之家庭子女悉如君家則敬育可不勞而奏效矣然則此等放任其亦可畢耶彼束縛者固不自覺其操持過切乃妄視正軌爲放任耳惟其妄視束縛爲正軌者過多故影響及於學校教育使兒童畏威而不懷德欺情而私意下之良好根性致生教育上許多障礙耳鄙人之來現身說法庶幾有轉移補救之力乎幸君勿以暴鄙校中曾一行之而家庭信仰之感情驟進學生遂午餐最多語次午餐畢君遂請予與隊二人散步園中二子從之且攜茗壺菸盒等聽客索取斯時園中風景爽朗敞與任意嬉謔者足見家族之重視教育有進步矣此皆華君之演說爲功也

鮮華君君未及答隊君曰愚親會之果爲娶務也

星期嘗開家族懇親會以聯絡學生之家庭務求君來現身說法庶幾有

軌爲放任耳惟其妄視束縛爲正軌者過多故影響及於學校教育使兒童畏威而不懷德欺情而

不滿性一種暴戾驕恣之舉倣習慣汨沒吾人之良好根性致生教育上許多障礙耳鄙人私意下

則敬育可不勞而奏效矣然則此等放任其亦可畢耶彼束縛者固不自覺其操持過切乃妄視正

不察耳若非所習則自可循序漸進無庸蹤急語時徑旁有丹桂正作花如金粟予即指而問瞻曰

嘗於自修時先覘下築書中果有是課惜所見在先而所讀在後也華君曰此亦何害但患習焉而

字是也今數科書中亦及之子尙未誦讀耶予曰計時適將及是課始須下一星期始及耳英曰子

齊而一致耶華君曰雁飛時必平列成羣宛如一字古人謂之青天雁

朗秋色燦斑巖桂因風而送香秋花映日以衰豔臙忽仰視天空而問曰此何鳥也胡行列如是整

膳已畢華君遂請予與隊二人散步園中二子從之且攜茗壺菸盒等聽客索取斯時園中風景爽

無衣履垢敝與任意曠課者足見家族之重視教育有進步矣此皆華君之演說爲功最多語次午

餅華君未及答隊君曰愚親會之果爲娶務也

星期嘗開家族懇親會以聯絡學生之家庭務求君來現身說法庶幾有轉移補救之

此樹此花亦曾識乎瞻與英同聲曰此名桂花又曰木樨既誦讀其說而圖繪其狀矣安得不知陳君兩賞二子之能強識英忽出一紙示瞻瞻以獻余則碳畧所繪之桂花也枝葉生動有致予問之曰子對此寫生乎英曰然予曰子畫能如是用心必大有進境英頻搖其首曰難難因以手探懷中出二紙曰吾欲能如此則心悅矣然吾嬸母之筆則尤不敢跂望也予乃展視二紙其一則低枝亞月細蕊嫣風已極幽秀之致而其一乃略作水彩如聞妙香神妙欲到秋毫顚非有意求工者所能彷彿也予知華君夫人法繪大爲歎服華君曰小兒輩妄事炫耀此豈可令大方家見耶頃之園中大致已徧涉予忽憶及校中下午有職員談話會時雖未至不可不早歸豫備並此會爲校中職員聯合機關籍以商榷一星期中之教案及其他設施方法免致各行其是而生窒礙事極尋常意實切要故予頗注重焉因向華君辭謝欲去且述明理由華君知予有事遂不復挽留但訂後約予乃要求以二事一爲懇親會演說一爲吾妻欲常至華君夫人左右參觀家政華君無不允許斯時華君指教等語遂辭出

星期予校中非常熱鬧車馬盈門過者或疑爲期前預祝或笑爲例外多勞實則予早揭櫫楣間且登新聞廣告謂本校開第若干期懇親會也社會程度離預若此予不禁爲之悲感

是日。涵告。來賓頗多學生之家長赴會者過半。大禮堂中幾偏座分男女賓女賓尤躍躍有興味蓋予發起書云有學生家族演說及致員職員之家族演說故爭來觀聽外間傳播皆以為特別演講會。既坐定予乃第一幕登壇宣告此次懇親會之理由且預告演講之特色略謂知新並不敢絕對非。其容言詞疏朗略謂家庭實教育。之基欲與諸君商榷進行故特懇華君夫婦現身說法且推舉各職員家族之稍明事理者各出。其意以餉諸君願諸君注意宣布畢即請華君登壇華君乃翛然其容言詞疏朗略謂知新並不敢絕對非。之根。各書云有學生家族演說及致員職員之家族演說故爭來觀聽外間傳播皆以為特別演講會。既坐定予乃第一幕登壇宣告此次懇親會之理由且預告演講之特色略謂家庭實教育。之基欲與諸君商榷進行故特懇華君夫婦現身說法且推舉各職員家族之稍明事理者各出。

用。嚴厲方法束縛虐壓兒童此不獨世界新說改變舊時習慣之後始有此言吾先人遺命即以好模範為子孫作則未嘗敢掉以輕心所謂好模範為子孫作則未嘗敢掉以輕心所謂論。蓋謂兒童之性斥詈之夏楚之彼未必純然服從惟無心之榜樣為彼所耳濡目染則倣倣未有此精。

不。似者。市井之兒習為販賣仕宦之子熟於拜跪若不敢而能者習使然也吾人即就此意正用之。

律己。甚嚴而施教則寬必使吾身言語動作無一不可為後生表程而一方面則涵泳之以優美之。

藝術。愉快之以適性之嗜好養其活潑之天機實峻其濡染之防範較之終日罵詈鞭撻者其功效。

豈可。以道里計哉故為父母者殊患已身之不堪作則不患頑劣之終鮮率致也今日教育學發明。

家庭教育尤為世所注意不意與吾祖訓適合故鄙人家庭之收效獨良非鄙人之別有心得也亦

如古人所謂不識不知順其自然耳演畢衆皆鼓掌華君夫人繼續登壇絕不作靦覥兒女態

容言寒家有子女五人夫君擔任教育每月止三五日在家未嘗施以嚴厲之督責然長者十餘齡

俱知向學稚者四五齡亦未嘗啼哭跳踉重煩管束表面上似一切放任毫不在意者不知身爲婦

女育兒是其天職凡體察心理調護衞生實無一刻不在心頭但皆就其自然發育之順序以施能

力絕不爲任性妄動之干涉故表面上看似放任耳夫君秉守祖訓有此好模範非獨兒童之幸福

實吾輩婦女有育兒責者之大幸福蓋此良好機會足使家庭教育之事業事半而功倍今日述告

諸君非欲自鳴得意亦願與諸君姊妹等共保此幸福設不幸處境稍不順尙可勉爲其難耳演既

畢諸女賓鼓掌稱善且目送之若不勝豔羨者次及某教員之夫人某女士女士亦以家庭教育著

稱因言寒家實無華夫人之幸福而既受育兒之重任不敢不勉爲其難今有子女二人長子已入

小學幼者尙在襁褓姑老在堂需人奉事予乃持以堅忍小心四字凡子女或疾痛啼哭未嘗稍

涉煩惱及怒詈必細察其致此之由而設法解釋之有時老姑不耐責吾寬縱吾不敢辨尤不敢稍

涉怨懟恐爲子女所覺也凡子女性或乖戾必徐徐爲之矯正行之既久漸見功效則老姑亦覺敎

導之善良與惡乖戾之惡撻之非是吾之能力遂易施展此乃吾區區之心得所堪告於諸君者其餘普

通之理論。華君所及者。不復贅陳。女士演既竟。行當及予妻矣。予妻亦某師範畢業。先後同學。然識力經驗類不如華君夫人遠甚。且僅生有一子。未離襁褓。純然在愛力瀰漫之中。求已。惟有一語稍扼要。則曰兒童之精神動作。與爲母者息息相關。彼若有不適不當。爲母者必無毫髮之忽略。能如是。則兒童之生活力必健全。生活力既健全。則其天性亦自不至乖戾也。自予妻演畢後。尙有家族略陳意思。大都寥寥數語。餘多不肯登壇。蓋常人之性。勇於私辨。而怯於公議。故視登壇爲重大事件。未敢輕於嘗試。然自有此會。而躍躍欲動者。漸有其人。且因此而求家庭教育之改良者。亦不乏其人。然則華君夫婦演說之功。果非淺尠也。

國慶後之一星期。予乃偕予妻至華君家。實行參觀家庭教育矣。是日予妻自挈所愛之嬌兒。鄭重出門。如初次拜謁新親者然。被予兒以新製之白絨軟布西式嫈衣。首戴細草綠花綴小絨結爲蚨。螺狀之涼帽。覆臉潔膚。玉雪可念。在抱中呀呀學語。一種嬰娟可愛之態。令人頓增無限歡喜。予妻亦被雅淡之新鮮裝束。乃水墨灰散花錦地之熟羅外衫。下出實地牡丹玄紗大襦裙。雲髻鬖髮。丰神儀表。與嬌兒相稱。予則左右護持之。行時與予妻交互抱此嬌兒。幸所經非鬧市。塵無肩

摩。轂。擊之苦且無多街巷已至目的地之華宅蓋予所以不乘車馬者一則內地非通商口岸之比車馬非富貴家不辦一則運動習勞係吾輩之天職出必與輩反覺其不適於身體幸年來風氣開通婦女避面自匿之習慣漸破故予妻亦以不乘與輩爲便既至華宅老僕已與吾相稔欣然導予入廳事自入報告此次蓋不似前之多延晷刻蓋老僕甫入而華君夫婦已出似已豫備者酬應既過即延予夫婦入園仍在養花廳小憩此時予兒不勝喜躍蓋予家庭中雖小蒔花草然逼窄已極勞勩遂失其觀覺自由之權華夫人之子女則嬉戲防護倍極不安於抱中力甚無乃於發育之機微有傷害先

等。入廳事自入報告此次蓋不似前之多延

通。婦女避面自匿之習慣漸破故予妻亦以

車馬。非富貴家不辦一則運動習勞係吾輩

既。過即延予夫婦入園仍在養花廳小憩此

甚。不及此間十一故兒童眼界頓開且睹各

求。奔走自由予妻恐其顛仆受損傷僕防護

笑。自若各持玩物以贈予兒即最稚者亦知

喜。盈握展玩竟有山陰道中應接不暇之樂

當。能代勞決不令渠蹉跌也予妻始歸坐然

倘。出訪友聞某友新自美國大學畢業返國

舍。小友及玩物牽衣留予似欲啼哭者予乃

華夫人曰凡小兒之性不受屈抑彼欲如何而止之則反動力愈甚無乃於發育之機微有傷害先

生。宜姑順其意。抱而與以玩物。然後徐授之。夫人若行所無事者。則前嫌盡釋矣。予笑而從之。予兒果復故態。持玩物屢視。若已相忘於余者。予歎華夫人之經驗佳良。眞不可及。遂與華君曁愛諒以通家。亦復何所引避。乃從華君之言。華君曰。今日吾輩可登來青閣者園之西隅一小閣。牖外隱隱見山光。華君先日乎。予思業承華君。攀愛諒以通家。亦復何所引避。乃從華君之言。華君曰。今日吾輩可登來青閣者園之西隅一小閣。牖外隱隱見山光。華君先

人。所樂以供吟。詩讀書者也。所藏手澤頗多。常時家人所不至。既登華君之。戚趙君亦來。趙亦風雅。士惟詩酒自放。不肯入教育界中。是日華君縱談詩文。不復及教育事。予亦就其意。發揮頗多。妙論俱從。趙君指也。趙君大喜。且曰。吾昨過某君。刺刺語學校教育事。不休。殊堪煩厭。彼不過一小子。侯猢猻王耳。乃亦如俗吏。口不離利祿事耶。華君笑曰。教育本吾輩天職。未嘗不佳。但瑣屑自炫。如市井兒售物。如紈袴子數家珍。則頓成惡相矣。君所言未嘗不是。但因噎廢食。則亦過也。趙君默然。予佩華君之言。簡而賅。遂亦不復贅論。旋置午膳。酒肴羅列頗豐。趙君飲量甚宏。予則守戒已久。量本窄。略事酬應而已。華君以敬客故。稍稍鼓興過於予。飲次。趙君議論風生。大都汗漫不經。蓋此公固落拓不羈之酒狂也。及酒酣耳熱。能曼聲度曲。藝頗不凡。而態可掬。且天氣已涼。尙任意徂。

楊箕踞厥狀絕傲若使家人及小兒童見之必多妨礙蓋家人必厭其放誕兒童則映此狂誕之態於腦而喜傲傚之也予乃恍然悟華君之遊家人而開來青閣正自有故以此可益證家庭教育之不容不隨地留心也頃之予乃從容言有事須去不能久侍因命僕先取飯至告罪先飯既畢盥漱已遂辭華君而行并與趙別趙舉醉眼睨之曰可惜好男兒不向酒中尋生趣乃僕僕黃塵白日間也予知其已酣付之一笑而已

職員會既覓予乃迂其歸途復至華氏迎予妻則予妻已在廳事旁小齋中俟予也予兒則且酣睡於妻之腕間又恐其受風取輕紗覆其面華夫人婉辭挽留謂兒睡不可強行不如靜以俟之晚膳門爲時過晚則諸多未便當此斜陽未下一路疏林黃葉點綴兒愛妻徐步其間絕好一幅天然圖畫不勝於屑與衣歸禹禹耶予妻深知予意亦盥漱畢即行予暑妻之同意益踴躍請代擔任久抱即欲一試演習不意予兒一入予手即哇然而醒時予妻持有乳餅取少許飼之兒既見予雀躍索抱遂不復睡予乃舒臂受之即起欲行華君之長女及贈英等俱來挽留尤注意予兒時時吻之予妻乃致詞謝惠勗然甘寢前至此則決計行矣予乃肩兒從其後顧與華君爲別華君夫婦及子女皆送之門右華夫人且伴予妻行出巷數十武予妻辭

之始返途遇校中人皆以予爲助妻歸寧絕不知自友人處歸也予時與妻子行夕陽佳景中且思中國自古數千年來皆閉妻子於閨中絕對不容携心愛之妻訪心愛之友今予幸獲此破除舊習之機會遂享此特殊之豔福乘興而來返而尙有餘興自謂可傲古人焉正意想自負間家門在望矣既入則暮色蒼然備嫗已問晚餐若何予乃隨意命調一二簋以助餘興予妻見予孜孜多喜意乃卸其新潔之衣自結束入廚下予笑曰今日勞瘁矣姑不作三日新嫁娘可乎予妻且行且答曰欲精使君知有兼味也予乃聽其所爲仍與予兒繞指爲戲既而予妻作羹出笑曰予眞如邯鄲學步且不俟三日後矣予詢何謂予妻曰此法華夫人所教也予視簋中僅一蛋花湯因曰此亦長物胥斷耳妻曰子試嘗之予遂取呷果異於平日不覺心折乃問子親炙通德之門能得其要領否妻曰予雖淺嘗輒止然亦自有心得不知君以爲何如人皆謂華夫人之家庭教育盡主於愛而其所設施一偏於寬以予所觀則反之實乃所挾持以左右子女者在在生其自然之畏敬而春風和煦與地皆有一定限制如膽之習琴英之摹畫長女之造花小兒女之摺紙入此一區勞無雜物作此一端目無旁瞬既而驅之草地令踢球顚撲則贍英方欲稍延琴畫之時地而厲色冰言已至絕對

不許贍英亦不敢固違有一反其平時照顧之狀者予心大疑乃乘其隙詢之曰此所以能保有寬愛也吾則疲玩沈溺不墮入惡道不止今日姑寬明日將用夏楚又明日則雖用夏楚而不效矣故予於當行時不肯絲毫假借不當行時又似無在不可假借也子誠思是言非以嚴敬爲歸宿耶予神往者久之曰此何絶似左傳中子產論政寬猛之言也徵子言吾家不幾蹈子太叔之復轍哉

自是予乃延華夫人爲演講員每月之第四星期必開演講會一次華夫人亦欣然從之後乃更進爲名譽教員代予上修身課久之校風一變爲靜穆而活潑學生漸少不規則之行動花費一年又屆暑假矣成績佳良忝爲城鎮中各校之冠未幾秋風送涼又復招考予時仍徘徊應接室前之草地上適華君夫婦偕來予若有所悵觸罣然作語曰客歲遇君夫婦於此間乃令予之教育知識上別開一種優美世界此時此地此際遇誠不可多得哉華君夫婦乃相顧微笑

志良的岳父官名式如別號和甫乃是一個守舊黨的魁首生平最反對的是學堂不要說把他自己的孫子送到學堂裏去讀書連那些親眷朋友家的子弟說起了要入學堂他也要高談闊論引經據典的阻止他們道回特別開恩破除家宿戒肯把孫兒遠遠的送入幼稚園還要寫信給志良央他老人家的性情恰巧成一個絕對的反比例各種科學沒有入過學堂也是很歡喜新學和他老人家異常頑固說他染了時下習氣呶呶不休什麼名教罪人什麼聖門蔑貶把時傑辦學堂的有請他當教員的也有邀他一同出洋游學的他一概不去悉心研究論他的程度到是一位不出名的大學畢業生呢有了新學的根柢就有許多便●想●很●無●新●一●一●他●經●己●志
●在●很●奈●學●門●位●謹●據●的●良
●家●訓●他●界●不●八●送●典●岳●的
●庭●斥●的●的●去●股●不●的●父●
之●了●老●朋●悉●大●怕●阻●官●
內●一●人●友●心●家●人●止●名●
尚●番●家●與●研●却●家●他●式●
還●從●異●他●究●也●反●們●如
不●此●常●往●論●很●顏●道●
能●嚴●頑●來●他●歡●譏●回●
幹●加●固●漸●的●喜●誚●特●
父●管●說●漸●程●新●這●別●
之●束●他●的●度●學●是●開●
蠱●不●染●有●到●和●什●恩●
那●許●了●請●是●他●麼●破●
些●與●時●他●一●老●緣●除●
怎●新●下●當●位●人●故●家●
麼●學●習●教●不●家●呢●宿●
歷●界●氣●員●出●的●原●戒●
改●的●呶●的●名●性●來●肯●
良●人●呶●也●的●情●和●把●
社●物●不●有●大●恰●甫●孫●
會●往●休●請●學●巧●的●兒●
呼●來●什●他●畢●成●兒●遠●
普●時●麼●一●業●一●子●遠●
及●傑●名●同●生●個●名●的●
教●受●教●出●呢●絕●喚●送●
育●了●罪●洋●有●對●時●入●
呼●束●人●游●了●的●傑●幼●
又●縛●什●學●新●反●雖●稚●
怎●便●麼●的●學●比●沒●園●
樣●自●聖●有●的●例●有●還●
能●己●門●請●根●各●入●要●
够●怨●函●他●柢●種●過●寫●
施●恨●跙●一●就●科●學●信●
展●着●把●同●有●學●堂●給●
呢●自●時●出●許●沒●也●志●
因●己●傑●洋●多●有●是●良●
此●

第四章　欵壻與逐妹

個守舊黨的魁首生平最反對的是學堂不要說把他自己的孫子送到學堂裏去讀書連那些親眷朋友家的子弟說起了要入學堂他也要高談闊論引經據典的阻止他們道回特別開恩破除家宿戒肯把孫兒遠遠的送入幼稚園還要寫信給志良央他老人家的性情恰巧成一個絕對的反比例各種科學沒有入過學堂也是很歡喜新學和他老人家異常頑固說他染了時下習氣呶呶不休什麼名教罪人什麼聖門蔑貶把時傑辦學堂的有請他當教員的也有邀他一同出洋游學的他一概不去悉心研究論他的程度到是一位不出名的大學畢業生呢有了新學的根柢就有許多便●想●很●無●新●一●一●他●經●己●志
●在●很●奈●學●門●位●謹●據●的●良
●家●訓●他●界●不●八●送●典●岳●的
●庭●斥●的●的●去●股●不●的●父●
之●了●老●朋●悉●大●怕●阻●官●
內●一●人●友●心●家●人●止●名●
尚●番●家●與●研●却●家●他●式●
還●從●異●他●究●也●反●們●如
不●此●常●往●論●很●顏●道●
能●嚴●頑●來●他●歡●譏●回●
幹●加●固●漸●的●喜●誚●特●
父●管●說●漸●程●新●這●別●
之●束●他●的●度●學●是●開●
蠱●不●染●有●到●和●什●恩●
那●許●了●請●是●他●麼●破●
些●與●時●他●一●老●緣●除●
怎●新●下●當●位●人●故●家●
麼●學●習●教●不●家●呢●宿●
歷●界●氣●員●出●的●原●戒●
改●的●呶●的●名●性●來●肯●
良●人●呶●也●的●情●和●把●
社●物●不●有●大●恰●甫●孫●
會●往●休●請●學●巧●的●兒●
呼●來●什●他●畢●成●兒●遠●
普●時●麼●一●業●一●子●遠●
及●傑●名●同●生●個●名●的●
教●受●教●出●呢●絕●喚●送●
育●了●罪●洋●有●對●時●入●
呼●束●人●游●了●的●傑●幼●
又●縛●什●學●新●反●雖●稚●
怎●便●麼●的●學●比●沒●園●
樣●自●聖●有●的●例●有●還●
能●己●門●請●根●各●入●要●
够●怨●函●他●柢●種●過●寫●
施●恨●跙●一●就●科●學●信●
展●着●把●同●有●學●沒●也●給●
呢●自●時●出●許●沒●有●是●志●
因●己●傑●洋●多●有●入●良●
此●

志良的岳父官名式如別號和甫乃是一個守舊黨的魁首生平最反對的是學堂不要說把他自己的孫子送到學堂裏去讀書連那些親眷朋友家的子弟說起了要入學堂他也要高談闊論引經據典的阻止他們道回特別開恩破除家宿戒肯把孫兒遠遠的送入幼稚園還要寫信給志良央他老人家的性情恰巧成一個絕對的反比例各種科學沒有入過學堂也是很歡喜新學和他老人家異常頑固說他染了時下習氣呶呶不休什麼名教罪人什麼聖門蔑貶把時傑辦學堂的有請他當教員的也有邀他一同出洋游學的他一概不去悉心研究論他的程度到是一位不出名的大學畢業生呢有了新學的根柢就有許多便●想●很●無●新●一●一●他●經●己●志
●在●很●奈●學●門●位●謹●據●的●良
●家●訓●他●界●不●八●送●典●岳●的
●庭●斥●的●的●去●股●不●的●父●
之●了●老●朋●悉●大●怕●阻●官●
內●一●人●友●心●家●人●止●名●
尚●番●家●與●研●却●家●他●式●
還●從●異●他●究●也●反●們●如
不●此●常●往●論●很●顏●道●
能●嚴●頑●來●他●歡●譏●回●
幹●加●固●漸●的●喜●誚●特●
父●管●說●漸●程●新●這●別●
之●束●他●的●度●學●是●開●
蠱●不●染●有●到●和●什●恩●
那●許●了●請●是●他●麼●破●
些●與●時●他●一●老●緣●除●
怎●新●下●當●位●人●故●家●
麼●學●習●教●不●家●呢●宿●
歷●界●氣●員●出●的●原●戒●
改●的●呶●的●名●性●來●肯●
良●人●呶●也●的●情●和●把●
社●物●不●有●大●恰●甫●孫●
會●往●休●請●學●巧●的●兒●
呼●來●什●他●畢●成●兒●遠●
普●時●麼●一●業●一●子●遠●
及●傑●名●同●生●個●名●的●
教●受●教●出●呢●絕●喚●送●
育●了●罪●洋●有●對●時●入●
呼●束●人●游●了●的●傑●幼●
又●縛●什●學●新●反●雖●稚●
怎●便●麼●的●學●比●沒●園●
樣●自●聖●有●的●例●有●還●
能●己●門●請●根●各●入●要●
够●怨●函●他●柢●種●過●寫●
施●恨●跙●一●就●科●學●信●
展●着●把●同●有●學●沒●也●給●
呢●自●時●出●許●沒●有●是●志●
因●己●傑●洋●多●有●入●良●
此●

一番從此嚴加管束不許與新學界的人物往來時傑受了束縛便自己怨恨着自己怎樣能够施展呢因此怎麼不樂竟是一病嗚呼修文地下去了他母親吳氏痛着兒子短命追原禍始怪着丈夫和甫

與他拼命。和甫本來是懷內的。受了這番劇烈的風潮。自己也不免有些懊悔。便不知不覺的成了季常第二。從此吳氏的說話。一句。都不敢忽略。這回吳氏受了女兒囑託。教和甫寫信。和甫又怎敢違也不消說得。和甫把舉兒喚出。依着他的家訓。拜見志良。志良忙上前扶起。定睛細看。却也生得眉清目秀。聰明伶俐。舉止活潑。毫無佻薄輕浮之氣。兩頰微紅。好似蘋果兒一般。煞是令人可愛。問答幾句。也覺齒牙伶俐。不像尋常小兒。當着生客。便羞縮回避。期期不能出一語。志良見了這樣可愛的孩子。贊了幾聲好。想着內兄時運不佳。可惜短命。不能够看這好孩子。眼看他長大成人。建功立業。又可憐這孩子沒有父親保護。學業上又不免多受一層阻礙。想到這裏。不覺嘆口氣道。這舉兒年紀雖小。已很老成。送他出門。受些磨鍊之義務。不可遲緩的。但岳父暮年。祇有這一個孫兒。怎能放心得下呢。和甫聽了志良的話。呆了一呆。一會兒便掀髯大笑道。世間孩子。沒有一個不戀愛着家庭。家庭的戀愛過深。智識的進步便遲。暮放他出去見見世面也是絕好的學問。況從小絕了依戀家鄉的天性。養成一個自立的性質。將來遠渡重洋。也可不怕着艱險。他一身的猥瑣很不淺。老夫豈可以舐犢私情。阻

由獨立的性質將來遠渡重洋也可不怕着艱險他一身的猥瑣很不淺老夫豈可以舐犢私情阻

止他的進步呢志良聽着這冠冕堂皇的言論只答應了幾個是字暗想這老人家的性情爲何變得這樣快現在的開通比着以前的頑固竟像兩個人一般不是件奇事麽那知這都是懼內的緣故米已成熟飯不要毋自已的面子惹人家笑話了落得學着時髦派頭說幾句熱心求學的面子話好不是自已願意把孫兒送往幼稚園去一轉念想生異起來但和甫祇知道是他老妻的主意還沒有曉得是他女兒的妙計呢當下吳氏夫人同他媳婦陸氏也出來和志良見面又懇懇切切的囑託了一番閒談了幾句志良便對着吳氏夫人道既這回到劉答志良的幾句堂皇話是一時三刻在他腦筋裏頭趕緊搆造出來的倒弄得志良詫

他望穿秋水到了第三天晚上再也耐不住了便催着預備到上海去和甫夫婦也應允了陸氏忙忙碌碌給馨兒置備行裝除了衣服鞋襪之外那些蚊帳被褥枕頭都是照着幼稚園章程所定大小尺寸顏色做起來的又清潔又雅緻一宿無話明日志良起來梳洗既畢用了早餐別了岳父岳母和舅嫂一齊動身去趁十點三十分的快車和甫夫婦和陸氏一人伺着馨兒金貴挑着行李一齊動身去趁十點三十分的快車和甫夫婦和陸氏一共三個字眼圈兒一紅一股心酸熱淚已好像潮水似的要湧起來志良恐誤了時刻急忙携着馨兒的手回過頭來向着他的岳父母和舅嫂說一聲請留步罷便迤邐向車站而去陸氏也只得硬着頭皮含了眼淚跟着公婆慢吞吞的回進門去看官聽者志良到嘉興的第四天早上他的母親即往普陀山進香這也是年年的舊例然爲什麼不顧家中沒人照應呢因爲曉得志良於這日一定可以回家的故安心前去不料志良被岳父母强留着躭擱了日子家中主人便祇剩得杜氏紅玉兩個女流原來這都是杜氏的陳平妙計他囑香頭（香客之領袖俗呼爲香頭）提前進香的日子又曉得志良不在是不放心出門的却又恰恰定的日子志良可以回來了使太太放下了心一面却教他親苦苦的留着女壻使志良遲幾天回來他可逞心適意的擺佈紅玉你道杜氏的計

策周到不周到呢。那時太太進香纔去。志良赴滬未回。杜氏裝着寂寞無聊的樣子。去找紅玉閒談。

假意說道。志良去了四日音信全無。應得要回來了。不知爲着甚麼事情躭擱着還不見回來。說時忽見翠蘭手中拿着一封信。笑盈盈的走進來道。外邊王阿三等着。這封信是少爺教他從上海帶回來的。你去招呼阿三到廚房裏去吃些點心。翠蘭應着出去。杜氏接了信。隨卽吩咐翠蘭道。你去招呼阿三到廚房裏去吃些點心。翠蘭應着出去。杜氏接了信。隨卽吩咐翠蘭道。你哥哥要你到上海去。明朝早上趕八點鐘的快車。你哥哥在車站上候着呢。紅玉突然之間聽了。杜氏的閒話。覺得很爲詫異。哥哥要我到上海去做什麼呢。便慢慢的把信接了過來。仔細一看。見寫着道。

珊卿吾愛。六日午後余乘二點鐘特別快車三點四十五分卽抵嘉興。岳父母俱康健。汝嫂亦安。適翠兒尤活潑伶俐。令人生羨。可免却余以前種種之憂慮。岳父言論入時。與昔判若兩人。竟莫明其變化之速。何一至於此。初尙疑翠兒之入幼稚園。或受人鼓吹。非出諸本意。而今始確知其一片誠心。苟早能消滅其固執之見。令兄或不至抑鬱而死。惜哉。此次出門固知不能多延時日。故卽於翌日坐一點二十五分鐘慢車赴滬。暫宿一宵。次晨送翠兒入學。諸事已妥。擬卽趕趁下午二點鐘特別快車回嘉。與復命。適途遇舊友馬君劍虹等五人。新自西洋回國。久別重逢。不得

紅玉看了這信心中大喜遙望覺得上天入地像志良這樣人物找不出第二個的了要想兒一句話回答杜氏却搜遍五臟六腑不得一個字兒只漲得滿面通紅杜氏覷着這個形狀幾乎笑了出來這封信是杜氏捏造的王阿三是翠蘭招呼他來假充的翠蘭沒有生身父母祇有一個舅氏不略爲酬應馬君等擬於滬濱籌辦一完全女子學校强拉余幫同組織義不容辭只得勉力承大約於一星期後方可稍有頭緒回家一行母大人進香諒已動身爲子者不克親送殊舟中接談論既覺煩苦又慮捍格若玉妹能來可分余一臂之勞在玉妹亦可藉此練習世故濡染更明不復羞縮縮作閨中故態且能識得幾個女友將來求學亦不至寂寞寡歡孤立無助獲再者玉妹來時須帶一女傭以備途中使喚切不可使妹孤身獨來因渠不慣出門恐有失誤也中門戶不得不嚴卿獨力偏勞當亦能諒余也後雇馬車前往車站相迓萬弗失期致令空勞往返本應請卿同來適母大人又以進香他出家中無人照料只得勉力承命余空空勞往返本應請卿同來適母大人又以進香他出家於明日十二點鐘

志良手泐

志良又筆

母朱氏阿三就是朱氏的姘夫是一個游手好閒的無賴住處離金宅不遠翠蘭依着杜氏預先寫好的信拿去交給阿三候着從上海回來的樣子到志良家裏來送信那紅玉本來認不得志良的筆跡況又是杜氏刻意經營模仿的怎樣能够辨得出呢信是託人帶來面送的自然是沒有郵局的圖章了阿三又是素來認識的人不要說辨不出他們的眞僞連那紅玉心上也沒有一些兒影蹤呢那時杜氏見紅玉漲紅了臉說不出話來便笑着道妹妹去讀了書將來成個女學士做個女學界中的偉人這不是很希罕的麼我來給你預備明天好趁八點鐘的快車呢紅玉期期道寄母剛纔進香去我怎樣好擅專着到上海去杜氏道那也不打緊的有你哥哥的信在這裏婆婆也不好怪着你的你到上海又不是去閒逛求學問是正正經經的事情婆婆知道也一定是很歡喜的你若因爲寄母不在便不去了不要說你哥哥心上不舒服就是婆婆回來知道爲着自己進香耽誤了你的學業那不是使老人家心上抱歉麼好妹子你儘放心罷婆婆回來我把你的意思告訴婆婆說你要等寄母回來纔肯去是我恐怕志良盼望催趲你去的這樣可好麼紅玉聽着萬分感激杜氏能够體惜他便抬起身來說了一聲遵命這時阿三進來謝了

杜氏的賞杜氏便問了些上海現在的情形和志良的起居阿三胡言亂語說了幾句牛鬼蛇神沒有對証的閒話又拔下去說道少爺來了信可有回信沒有小的明天仍要到上海如有回信帶去太太也很便當杜氏還沒有答着他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喊道少奶奶一向好嗎我朱媽許久不來了太太出了門冷靜得怎麼樣我來給奶奶請安奶奶在那裏呢說時兩足已奔入中門一眼見了阿三忽的又變着聲調道你這忘八蛋賭鳥養的到很會受用你多時鑽在甚麼洞裏迎鬼影兒都不給我朱媽道我我說了幾句牛鬼蛇神沒有什麼事情做事情沒有找到却碰見了少爺我說明天要回去的少爺便託我帶着信來省得金貴阿三只是不答應杜氏便解勸道朱媽快來不要和阿三吵了他來寄信是眞的你要跟他到上海本來要一個人同去伺候小姐道明天也要到上海去現在到有一個機會在這裏我家小姐道明天也要去難道我去不得的麼朱媽一句句的說明天要回去的少爺便託我帶着信來省得金貴阿三聽得倒退了幾步連忙搖着手道休要動蟹奶奶在這裏瞧着好沒規矩我在上海給我的面我找得你很苦了今天被我撞見再不怕你地遁了去須得和你拚命說着就惡很很的直撲阿三阿三嘴得緊着臉道不要吵了我告訴你罷我到上海去做什麼事少爺老實對你說我明天還要去呢朱媽道你去我也要去難道我去不得的麼朱媽一句句的

個 差 使 就 作 成 了 你 罷 使 你 也 得 借 佛 游 村 廣 廣 眼 界 好 不 好 朱 媽 聽 了 忙 奔 上 前 去 行 了 個 禮 笑 着 說 道 奶 奶 這 樣 說 連 火 車 票 都 不 要 我 買 了 那 是 眞 的 歷 可 不 要 騙 我 呢 杜 氏 正 色 道 你 連 阿 三 的 火 車 票 也 都 是 我 的 不 要 你 們 兩 個 人 難 爲 一 個 錢 阿 三 聽 着 搶 先 謝 了 一 點 阿 三 便 回 轉 身 來 得 意 洋 洋 的 跑 出 去 了 朱 媽 接 着 道 奶 奶 這 個 差 使 一 定 是 覺 我 的 了 杜 氏 道 小 姐 現 在 沒 有 什 麼 事 小 的 也 要 回 去 了 杜 氏 把 頭 點 點 說 道 你 放 心 罷 我 不 會 誤 了 小 姐 的 事 朱 媽 答 應 着 飛 也 似 的 追 上 阿 三 的 舉 動 聽 着 他 們 的 說 話 覺 得 杜 氏 眞 常 替 他 出 力 又 派 別 人 去 的 只 要 你 回 去 了 明 天 早 些 來 不 要 誤 了 小 姐 的 事 朱 媽 答 應 着 飛 也 似 的 追 上 阿 三 同 朱 媽 來 總 有 好 幾 天 就 擱 呢 杜 氏 道 你 放 心 罷 我 就 去 收 拾 些 應 用 的 東 西 諒

的紅玉。不知怎樣能夠消受得這許多魔蝎呢？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已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簏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界之蟊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未完）

小說情眼 劍膽簫心 圈點悉仍原稿

楔子 （杏痴）

綺窗冷月玉砌繁霜暮色蒼涼長天寥寂鳴呼噫嘻夜闌矣秋深矣天涯宋玉悄然生悲而獨俯仰宇宙往復今古感人事之萬幻嗟哀樂以百端愁思無已太息垂淚嗚呼噫嘻造化於人賦異萃精生而有情萬物之靈而復歷劫喪其志磨折賊其生遂令天下佳人海內逸士觸目愴神迴腸盪氣須臾之間奄忽失據至可痛也佛氏有言不生不滅莊生亦云方死方生嗟我勞人息影天壤日月不居榮華盡枯夫奚爲哉夫奚待哉嗚呼噫嘻前哲云亡伊人難再韶秀競起吾道不孤庶幾踵武斂艷遺塵宛爾若沐薰澤不與草木鳥獸同腐化而抱無涯之戚也嗚呼噫嘻碧簾朱檻奩影香痕霧棟雲甍歌衫舞袖千年不朽之文萬象還玄之轍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觀吾輩者盍收拾閒涕淚躡屐而從吾游甲寅初秋杏痴氏記於南臺猴啼山館

第一回 燕子歸來京華夢醒 桃花人隔潭水情深

斜日荒荒林木瑟瑟寒雁三兩薄雲哀鳴山徑窅遠僕僕行役廻車駐足神惘心惻趦趄不進時一二十許少年披榛莽斬蒿萊攀援而登鐘山之巔按劍嗟噓西風撲人拂衣欲舞少年面貌瘦黑百戰風霜嗟哉憔悴矣然眉宇飛動英氣颯爽望而知爲非常人屹然立默然不語良久歎曰刼後河山之感不堪重觀也衰楊敗草黃塚猶新每當月死風凄昏夜鬼哭慘

僕而一蘇伊艾秋少
馬養日城何事虫年
技神侍隨父宦燕京歷十戰侯門如海乞憐昏暮者
扶蒺藜親送吾兒東郭外十里亭下少年曰舟車水陸兒素諳悉人生須耐辛茹苦奚僕馬爲

龍子不
長安忍
得利刃而干劇之言已沉痛欲絕拔劍上下
舞光芒射牛斗天地變色林鳥驚起四散少年舞
天荒地老兮長夜悠悠鷗波點點兮獨任沉浮橫劍摩挲兮千金莫酬昂首四顧兮愁休攝休
衆生若溺兮富貴可求隱遯山林兮鹿豕同游貢花無主兮萬里悲秋戰雲起伏兮煙水空留
鬌髮裂眦快恩仇蒼然一笑脫玉侯痛恨人謀與鬼謀旣念時局涕泗流雲昏月黑虎頭州荊
棘塵沙石室囚安得一泛范蠡舟滄碧濃青四望收
歌三折嗚咽不勝沉沉雲靄如助人泣徘徊絕頂不忍舍去若謂亂離餘生將與湖山共老者
亂嗚白露斯零夜闌矣悄寒不禁少年覺驚曰衰颯如此寧可久居不將爲病纏綿耶時日未
業正遠吾人擔負若何鄭重速去此速去此挽衣循舊徑下山倏忽不見
人伊何人獨感慨泱漭若有隱憂莫訴者白門歌舞吳越王孫少年劉其姓寒潭其字生長姑
魑魅魍魎禹鼎莫能象其奸少年憤甚不欲久居
乞假歸省且便道南都覽金粉六朝遺跡暢心目
行耿耿梓鄉孝思不置行矣吾兒翌日曉晨當備

攫客寓　覆城如　海諸逋　鼓笛三　鼓輪南　招商局　屋宇整　赴佛照　講公德　曰天津　眠草酔　也行行　影遲紅　父年高
風日熏　炎尤不　可勞行　郊坰也　父喜諾　杏暗拂　晴沙少　年負革　囊策蹇　驢過柳　陰下默　然自忖　百年駒　隙人導
幾何此　行不可　辜負　錦山屏　如黛碧　波漣綺　機聲互　應船入　吳淞口　下於黄　浦灘頭　肩荷弄　走搬運　行李喧　喧擾擾
而抵江　蘇之上　海　司役强　拉固邀　厭惡殊　甚少年　已於天　津埠一　見之知　中國人　性質大　抵如此　不以爲　異也　其聲清　越魚龍出　聽少年　倦進艙　和衣而　臥此四　五日中　海程生　活頗得　天趣經　山東沿　海諸島　嶼圓幅　方壺大　有秦皇　欲渡齊　景忘歸　之慨傾　壺飲盡　一杯下　少年沽　酒船樓　憑闌遠　望瀛洲　蓬島下　輪船出　口少年　挽寓夥　代購船　票價清　宿金作　別上船　晨光萬　點燈　火千家　波濤洶　湧聲中　夾雜　鼓笛　招商　局宇　赴講　曰眠　也影　父年
風日　熏炎　尤不　可勞　行郊　坰也　父喜　諾杏　暗拂　晴沙　少年　負革　囊策　蹇驢　過柳　陰下　默然　自忖　百年　駒隙　人導　幾何　此行　不可　辜負　錦山　屏如　黛碧　波漣　綺機　聲互　應船　入吳　淞口　下於　黄浦　灘頭　肩荷　弄走　搬運　行李　喧喧　擾擾　而抵　江蘇　之上　海　司役　强拉　固邀　厭惡　殊甚　少年　已於　天津　埠一　見之　知中　國人　性質　大抵　如此　不以　爲異　也　其聲　清越　魚龍　出聽　少年　倦進　艙和　衣而　臥此　四五　日中　海程　生活　頗得　天趣　經山　東沿　海諸　島嶼　圓幅　方壺　大有　秦皇　欲渡　齊景　忘歸　之慨　傾壺　飲盡　一杯　下少　年沽　酒船　樓憑　闌遠　望瀛　洲蓬　島下　輪船　出口　少年　挽寓　夥代　購船　票價　清宿　金作　別上　船晨　光萬　點燈　火千　家波　濤洶　湧聲　中夾　雜鼓　笛招　商局　宇赴　講曰　眠也　影父　年風　日熏　炎尤　不可　勞行　郊坰　也父　喜諾　杏暗　拂晴　沙少　年負　革囊　策蹇　驢過　柳陰　下默　然自　忖百　年駒　隙人　導幾　何此　行不　可辜　負錦　山屏　如黛　碧波　漣綺　機聲　互應　船入　吳淞　口下　於黄　浦灘　頭肩　荷弄　走搬　運行　李喧　喧擾　擾

揀其中有鼎陛棧司役和鶯敏活畀以行鼇雇重而往至則棧主人笑嗤相迎足恭有禮臥房陳設几榻無塵斯時電火通明晚膳適進酒肴雜陳少年果腹後覺四肢倦無力飲門就寢鼾聲大作紅日上窗紗時已晌午少年推枕起漱盥畢治茶點召僕人前詢之曰海上風景何處最佳答曰清幽如愚園徐園繁盛如張氏味蒓園行旅諸客無不過往他若市肆喧囂柳巷齷齪想非先生所願閒也少年曰余意在游園耑爲早作准備乎僕應命去斜陽澹水流海上繁華之區得此一隅人已視爲樂土以較吳下留園相去猶未可以道里計也出幽如愚園徐園游客稀少鷄犬相聞層樓甫閣異卉名葩鞦韆上下飄飄欲仙如武陵人入世外桃源洋樓數楹別無清景士女雜沓翠綠金黃窮極奢侈夕陽芳草地裙底悄香浮如縷如梭者非豪門巨室出歸途經張園門口有人持紙條金迷紙醉彼特祖先遺業不可一世之概者一旦纏頭散盡呼籲無靈舊交袖手不顧淪落異鄉顛躓窮途飢寒交迫面無人色迴憶前塵舊影如夢如雲悔嗟何及而勞顧客宿歇士挾姬人輦俊馬睥睨自若有坐良久低首歎曰花城歌舞紙醉金迷彼特祖先遺業揮金如土即曲巷中人妄許風流翊翊白得少年枯揮子洋樓於愚園赴徐園游客稀少鷄犬相聞層樓甫閣異卉名葩鞦韆上下飄飄欲仙如武陵人入世外桃源

笑聲。益縱。殆不。知人間世有。愁苦事煩。惱境者。少年。離座。起立。掃興返寓。正黃。昏。燈火。候也。

柳絮。風前歸心。一片。少年。不欲久羈海上。束裝。乘小輪回吳。船行太湖波光瀲灩。虹橋如帶。雲淨天。空。輕舸上下。少年悠然遐想。歎觀止矣。行程三日而抵金閶。檣帆蟻聚。夾河岸窄。難為水信然。上船雇肩輿進城。途中譁顧已非舊景。惟閭巷鄉譚。噫嘻。在耳。北方。清音。嘔。覺舌端。生澀。獸環。敲動。童子啓關。一見少年。飛奔入報曰。公子歸矣。少年。若疑一愁一喜。俄頃。間神情萬變。天下父母之愛其子女。皆如是也。少年。倒。母懷。性。畢露。曰。阿母安耶。雲天。無雁。一枕鄉愁。苦光陰好。難。挨。過。吳氏。開顏。曰。十年。小。兒。不見。千里。歸來。我。心。快。慰。何。如。耶。女妹。秋。兒。年。已。十六。敏慧。不。讓。汝。今。校。中讀。尚未。還。少年。曰。兒念。妹。甚。將往。校。探。妹。吳氏。曰。兒。憊。宜休。養。妹。歸。當早毋勞。此行。少年。領。諾。夕陽。西沉。深。院。無。人。少年。坐。京。叩。老。父。起。居。並述。途。次。平。安。家中。健。勝。忽聞。剝。喙。聲。翩翩。一。女。郎。入。見。少。年。未。及。端。詳。倏。然。馳。去。少。年。方。不。解。復聞。嬌。聲。唧。溜。如。雛。鶯。出。谷。自遠。而近。曰。阿。哥。何。時。來。胡不。令。妹。知。穿。矣。今。日。校。中。開。游。藝。會。張。家。雲。文。姊。共。妹。因母。親。囑。弗。去。乃止。張家。雲。文。姊。耶。近。狀。何。如。也。幸。妹。告。我。曰。雲。文。姊。嬌。艷。逾。昔。聰。明。冠。儕。

遇。晚。待。耳。長。非。花。綈。抱。嘻。肯。鼈。
雲。歸。半。少　如　愛。春。迨　嘗　異　贈。先
文。家。晌。年。何。花。瘦。翌　少　哉。阿。生。
姊。耶。校。許。如。也。短。年。春。哥。咸。稱。
繫。姊。役。每。何。想。燭。未。光。否。秋。讓。親。
綴。家。始。星。輾。慕。夜。起。爛。秋。兒。愛。之。
成。距。揉。期。轉。其。長。燕。熳。兒。粲。然。妹。
文。校。眼。六。反。人。此。京。萬。外。然。一。胸。
也。十。拔。晚。側。耳。情。時。紫。即。一。笑。前。
少。里。關。妹。枕。欲。怎。年。千。張。笑。軀。紫。
年。許。出。姊。席。趨。堪。十。紅。雲。倚。靡。花。
握。每。見。家。不。訪。消。歲。少。文。雕。微。一。
妹。星。二。必。安。之。受。同。年。其。欄。露。朵。
手。期。人。遣。然。而。今。窗。未。人。而。乘。雲。
示。六。訝。屑。俠。黃。少。讀。起。幼。愛。柔。文。
親。晚。曰。與。胆。昏。年。者。秋。少。莫。黃。姊。
切。妹。今。載。癪。月。隨。十。秋。兒。年。能。插。繫。
狀。姊。日。之。腸。上。父。歲。兒。妹。一。釋。花。綴。
曰。家。星。校。少。瓜。北。兩。妹。外。歲。耶。於。成。
好。距。期。中。年。李。行。小。手。即。兩。情。少。也。
妹。校。來。秋。非。之。形。無。同。張。小。之。年。想。
妹。十。校。兒。有。嫌。影。猜。窗。雲。年。所。之。
好。里。何。忽。邪。人。隔。情。讀。文。一。鍾。襟。
花。許。爲。忽。意。言。閨。根。者。其。歲。有。
每。秋。隨。於。其。可。音。遂。秋。人。兩。不。
星。兒。之。其。間。畏。望。兒。幼。小。盡。
期。始。往。間。也。欲。美。妹。年。無。
六。悟。及。也。思。待。人。妹。一。猜。
晚。曰。校。立。一。來。分。好。歲。情。
姊。余。門。猶。見。日。天。妹。兩。根。
家。誤。猶。未。道。而。一。好。小。
必。矣。未。啓。別。駐。方。花。無。
遣。雲。來。也。後。系。落。
屑。文。校。立。相。雕。
輿。姊。何。思。切。
載。非。爲。之。夜。
之。於。秋。苦。漏。
歸。昨。兒。
星。
期。
一。
晨。
送。
之。
來。
余。
誤。
矣。
少。
年。
不。

（未完）